

說小俗通本足校精

施公案

第一册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辭獻刊發“刊叢說小俗通”

通俗小說是民間文學中的骨幹，「文學」的效用能够「深入民間」這就是通俗小說的偉大之處。稗官野史固然是供人茶餘酒後消遣的讀物，但在文學上的地位，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例如已故名作家魯迅先生對於通俗小說的旁搜博採而加以考證和介紹，又如新文學運動的中堅人物胡適之先生推薦三國志、水滸傳、紅樓夢等給大眾閱讀，便足以證明了通俗小說確有可取的地方。

不過，通俗小說在坊間雖有大批的印行，然而往往不能使有識的讀者感到滿意。因爲一般的版本，非但錯字很多，並且把原書的內容任意刪削，以求縮去篇幅而減少成本，於是發生了殘缺不全的弊病；而標點的謬誤，段落的紊亂，那尤其是不必說了。

現在我們爲了要保持歷史性的通俗小說的真面目起見，特地不惜工本，精密地選取了各種有價值的通俗說部，總名之曰「通俗小說叢刊」，陸續付印問世。主要的優點，是我們把印行的手續和姿態來一下大規模的改進。我們蒐集了各書木刻的善本，經過了審慎的分段，再加上確當的標點，對於原書的文字，完全保持着本來面目，決不擅爲割裂；這樣，我們所刊的各書，已使它都有了「善本」「足本」的特長，使讀者可以窺其全豹。至於校勘的嚴格與版式的整齊，印刷的清晰，更是處處顧到，毫不草率。

其次，關於各書的封面的印製，我們也曾費了很大的思慮，力求其畫面和色彩的美觀，同時更使其達到高尚古雅而獨樹一幟的地步。因爲我們在出版方面所持的態度，是主張有優良的創造，卻鄙棄着「無所用心」的模仿的。

在這裏，我們因了聚精會神而璧畫的「通俗小說叢刊」已在次第出版，這艱巨的改進工作，委實是值得一提的，所以在卷首綴此數行，敬請各埠的經銷同業和讀者們注意！

施 公 案

說小俗通 本足校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698B



上海市文化局圖書室
登記 <u>05513</u>
書碼 <u>1552351</u>

行印店書明春海上

~~1658759~~

1637894

夫施公案一書，久已海內風行；南北書肆，各有翻刻，僅以江都令始，以倉督終；其敘事簡略，用筆草率，大有疎漏，而施公之德政偉績，又未能罄其什一；兼之書中語言，本係北音，輾轉翻刻，殊多亥豕魯魚之訛。本局將前部重復校補刊刻，與後案合成全璧，凡名傳方略實錄，無不采取。蓋施公之忠君保國，天霸等之義俠從公，描寫殆盡；至於賑飢山左，總漕淮南，並隨處除莠安良，平反冤獄諸實跡，均由天霸等人相輔而成。夫天霸一綠林傑寇耳！棄逆從順，卒至身膺殊典，褒封公爵，至今姓氏昭著，猶在人口，雖施公之德政化人，亦由改過遷善之獲報也！前後採輯，凡五百二十八回，悉心讎校，重刊以公同好。雖屬稗官野史之文，而實跡實事，直可補正史之一助云耳。

光緒二十九年蕤賓月

小引證

燕下鄉脞錄少時即聞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涖州督隄工，從者擾騷閭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勦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案公爲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累遷督漕運，奉命勸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甯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身入官，身且不顧，何有於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語，蓋二百年第擔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第十八回	告土地人訴苦	啞叭着急難言	二一
第十九回	地藏菴出異事	尼姑隱匿人頭	二二
第二十回	審老道追逼首級	轉拿人究問真情	二三
第二十一回	判斷異事相連	人命又套令案	二四
第二十二回	賢臣判結案	行文斬衆囚	二四
第二十三回	判案已畢等回文	斷女子親父收領	二五
第二十四回	旁蟹鳴冤枉	飛簽拿老龐	二六
第二十五回	當堂申文詳報	判啞叭打手式	二七
第二十六回	清官參透手式	巧判啞叭奇冤	二八
第二十七回	俟天明往審土地	問老者賴親結案	二八
第二十八回	解開螃蟹情弊	差人訪拿凶犯	三〇
第二十九回	戚鬻子告妻	黑犬闖公堂	三一
第三十回	飛賊書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義	三三
第三十一回	慶賀三官唱戲	棟樑巧遇拿我	三四
第三十二回	王梁耍伏舊路	王棟勸解粗心	三五
第三十三回	義士保賢臣	私訪關家堡	三六
第三十四回	風坎檐前瓦	七人告土豪	三七
第三十五回	施公收民狀	改姓又私訪	三八
第三十六回	王仁巧遇車喬	豪奴識破賢臣	三九
第三十七回	賢臣入虎穴	吊打問口話	三九
第三十八回	回縣審豪霸	舉監鬧公堂	四一
第三十九回	嚴訊三片賊	細問受害情	四二

第四十回	施公修家書	差施忠上京	四四
第四十一回	州文催辦事	縣尊瞧來文	四六
第四十二回	賢臣審木櫃	戚鬍子棄妻	四七
第四十三回	書史出櫃外	施公回縣衙	四八
第四十四回	賢臣審竹床	判斷告妻案	四九
第四十五回	氣惱黃杰士	智擒三水寇	五〇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辯服衆	救孤寡回家	五二
第四十七回	仗鄉紳巧言折辯	差二府追問奸夫	五三
第四十八回	講論古典服衆	一驗寒暑明冤	五四
第四十九回	衆商人堂前請拜	不白人洗却沉冤	五五
第五十回	遵古驗寒暑	因節賜旌表	五七
第五十一回	施安報凶信	施公痛義士	五八
第五十二回	水寇孤店貪杯	施忠展義擒賊	五九
第五十三回	羣寇得凶信	會議江都縣	六〇
第五十四回	殺場斬衆犯	騎馬鬧江都	六一
第五十五回	州縣官鬥志	捉風審小鬼	六二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罰縣把門	硬駁衆官禮物	六三
第五十七回	傳四鄰問話	各人報姓名	六五
第五十八回	三衙奉命催審	蠻人心懷忿恨	六七
第五十九回	奸夫與尼對詞	判結人頭公案	六八
第六十回	判明婦人頭	回復見州尊	六八
第六十一回	皇恩詔賢臣	回京都引見	七〇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懶心灰	商議告歸林下	七二
第六十三回	十里亭鄉宦餞行	桃花店得信心慌	七三
第六十四回	惡虎莊遇寇	聚義廳報仇	七四
第六十五回	見驛夫馱轎心驚	越牆找尋施縣主	七六
第六十六回	鏢死武天虬	自刎濮天雕	七七
第六十七回	好漢救賢臣	天霸敘舊言	七七
第六十八回	施忠見二嫂	火燒惡虎莊	七八
第六十九回	賢臣心下疑	側耳細聽音	八〇
第七十回	順天府到任	袂歌脚出境	八一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宅	八二
第七十二回	賢臣跪提督	陶公求賢臣	八三
第七十三回	撞見陶提督	私放對子馬	八四
第七十四回	見書收禮物	而君奏國律	八五
第七十五回	皇王准題本	恩償一年俸	八六
第七十六回	兄欺弟昧銀	告當官灰心	八七
第七十七回	拿火頭鬥斗之妻	因奸情究出陳蠻	八九
第七十八回	當堂審張氏	張氏吐真情	八九
第七十九回	瞎子生心訛詐	清官審斷銅錢	九〇
第八十回	淫婦忘八進衙	母女當堂對詞	九二
第八十一回	貪色借年貌	替娶親得妻	九三
第八十二回	小西來報機密	男女造衙告狀	九四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實話	玉山道真情	九五

第八十四回	翁塔當堂實譚	賢臣問得隱情	九七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詞	開中門迎接	九八
第八十六回	凶僧搶少婦	鎖拿李太歲	一〇〇
第八十七回	關太施英勇	倭刀破雙拐	一〇一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聖君	順天當堂發放	一〇二
第八十九回	爲政有功陞倉廠	行路偶遇盜官糧	一〇三
第九十回	訪惡霸倉廠除害	行善事羅漢臨凡	一〇六
第九十一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衆官員射箭賭鈔	一〇八
第九十二回	施賢臣設計請客	索御史暗惱忠良	一一〇
第九十三回	索御史懼參請罪	施賢臣假審庖人	一一二
第九十四回	至尊下郊禱甘雨	番僧妄想討御封	一一三
第九十五回	張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潞龍	一一六
第九十六回	張洪教暗進雨壇	傻和尚明警世男	一一八
第九十七回	衆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駕	一二〇
第九十八回	懼詔問妖僧說奏	破邪術天師出班	一二二
第九十九回	張手雷法臺騙邪	擲鐵牌龍澤致雨	一二四
第一百回	王靈官拿妖繳令	番僧法壇現原形	一二六
第一百零一回	施賢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閉鎖空房	一二八
第一百零二回	念歌謠助雨濟世	種銀苗遁跡歸山	一三一
第一百零三回	衆倉戶巧蒙作弊	施大人復申牌示	一三三
第一百零四回	奏條陳倉上守法	施大人領命出巡	一三四
第一百零五回	入京師賢臣陛見	扮客商私訪民情	一三七

目

錄

第一百零六回	少婦送葬毒破綻	惡霸路行逞威風	一三九
第一百零七回	走漫窪小西取水	逢賊寇賢臣遇災	一四一
第一百零八回	衆盜寇嘲笑對句	關小西聞信驚心	一四三
第一百零九回	商家林賢臣被困	三義廟義士發風	一四五
第一百一十回	施大人被綁明柱	關義士獨闖賊巢	一四七
第一百一十一回	關小西輕冒刀鋒	施按院暗驚魂魄	一四九
第一百一十二回	小銀槍寨戰關太	衆綠林箭射施公	一五〇
第一百一十三回	飛山虎喝退羣伙	衆草寇拜叩大人	一五三
第一百一十四回	賀義士隨往山左	施欽差住宿濟南	一五五
第一百一十五回	請天霸路上遇險	施賢臣住店逢賊	一五七
第一百一十六回	刁氏女幾年得利	張豹兒一旦遭擒	一五九
第一百一十七回	飛山虎賊店遇友	施大人覓徑求賢	一六一
第一百一十八回	鴻雁三聲寄冤有救	新墳一祭舊恨方消	一六三
第一百一十九回	朱蠢婦直言無隱	鄭公差應變隨機	一六七
第一百二十回	傅鄰右屈直共證	聽堂詞涇渭皆分	一六九
第一百廿一回	馮大生圖財害命	金有義提審出監	一七一
第一百廿二回	衆官按戶口造冊	千總報漕運米糧	一七三
第一百廿三回	賀天保備兵擒寇	方小嘴設計槍糧	一七五
第一百廿四回	衆官兵捆送方成	賀義士力追于六	一七七
第一百廿五回	飛山虎被抓亡身	賽袁達中鏢落馬	一七九
第一百廿六回	見稻穗擬名派差	聽民詞新聞惡霸	一八一
第一百二十七回	誤差使班頭遭讒	求閃批家口收監	一八三

第一百二十八回	張岐山割肉見怪	王朝鳳飲酒得差	一八六
第一百二十九回	激將法巧煩好漢	探隱情偶遇佳人	一八七
第一百三十回	李醉鬼冤沉得釋	韓道卿惡滿遭擒	一九〇
第一百三十一回	關好漢下帖吃驚	黃莊頭聞名添喜	一九二
第一百三十二回	關小西假請惡霸	賽鄭恩暗算忠良	一九四
第一百三十三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黃天霸信義金交	一九七
第一百三十四回	賽時遷暗保賢臣	施大人誑促惡霸	一九九
第一百三十五回	關小西押送回衙	施大人候旨問罪	二〇二
第一百三十六回	响號受斬黃龍基	接皇宣審吳進孝	二〇四
第一百三十七回	喬三脫逃黃關請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	二〇七
第一百三十八回	拿惡奴朱亮獻功	赴市曹囚徒梟首	二〇八
第一百三十九回	賢臣遣小西請客	天霸尋王棚出城	二一一
第一百四十回	忠心感神聖托夢	州衙看案卷察情	二一二
第一百四十一回	主僕閒談說夢景	賢臣改扮訪民情	二一四
第一百四十二回	酒肆聞霸道名姓	路遇得惡徒真情	二一六
第一百四十三回	惡閻王誑請相面	施賢臣巧用說詞	二一八
第一百四十四回	喬四怒激雜似虎	惡霸拷打施大人	二二一
第一百四十五回	張才求情暗救賢臣	小西下帖巧逢天霸	二二三
第一百四十六回	等人命得知消息	報恩官暗探吉凶	二二六
第一百四十七回	黃天霸踴訪賊宅	惡家奴謀害賢臣	二二九

卷二

第一百四十八回	城隍土地作護法	白狐大仙引路迷	一
第一百四十九回	聞警惡閻王逃走	奉差黃壯士追亡	四
第一百五十回	黃天霸獨戰衆寇	金大力巧遇英雄	六
第一百五十一回	王棟解羣圍認友	李興救家主勾人	八
第一百五十二回	金大力棍掃衆惡霸	黃天霸鏢傷六和尚	一一
第一百五十三回	黃天霸押解交差	施賢臣回衙審案	一三
第一百五十四回	黃帶子莊頭說情	惡閻王羅四正法	一五
第一百五十五回	商家林費玉鳴冤	河間府施公接狀	一八
第一百五十六回	二官府告假欽差	五大人住河間府	二二
第一百五十七回	設謀誑捉五林啊	派差徧訪一撮毛	二六
第一百五十八回	討限期連累家屬	說諸話訪出情由	二五
第一百五十九回	得虛實姜成送信	掃巢穴衆寇伏誅	二七
第一百六十回	驛館立拘牛腿炮	鄭州躡訪一枝桃	三〇
第一百六十一回	白雲庵計全洩底	玄天廟天霸尋鏢	三一
第一百六十二回	和尚開山門答話	天霸追謝虎中鏢	三四
第一百六十三回	天霸回公館養傷	朱李投鄭城望友	三六
第一百六十四回	賢臣任邱縣調兵	朱計李家務求救	三九
第一百六十五回	金亭館豪傑定計	歸德驛謝虎被擒	四一
第一百六十六回	旅館婆耆夫告狀	藍田王提審出監	四四
第一百六十七回	施賢臣賣卜訪案	白朱氏問卦尋夫	四七
第一百六十八回	消災孽朱氏求神	訪情由天霸裝鬼	五〇
第一百六十九回	探消息施公淨宅	辦差使吳徐領籤	五二

第一百七十回 公差訪拿賀重五 五五

第一百七十一回 馬快頭奉差違命 五七

第一百七十二回 賀囚徒畫供結案 六〇

第一百七十三回 施巡按回朝繳旨 六四

第一百七十四回 旨宣黃天霸面君 六五

第一百七十五回 復宣黃天霸見駕 六七

第一百七十六回 撻木蘇王抗旨比武 六九

第一百七十七回 老佛爺降旨封官 七十二

第一百七十八回 施總漕八里橋打尖 七三

第一百七十九回 計神眼巧逢故友 七五

第一百八十回 賢臣私訪涇江寺 七七

第一百八十一回 施賢臣假扮香客 七九

第一百八十二回 衆綠林店內暢飲 八一

第一百八十三回 兩岸仰瞻施按院 八四

第一百八十四回 李公然船頭重義 八六

第一百八十五回 赴淮安初經水路 八九

第一百八十六回 寵美妾樂極生悲 九〇

第一百八十七回 縣令狗情主僕疑忌 九二

第一百八十八回 怕刺客神眼留心 九五

第一百八十九回 代友報仇吳成行刺 九七

第一百九十回 計全忠心遭毒器 九八

第一百九十一回 神彈子無心結怨 一〇〇

凶犯巧遇琉璃河 五五

朱節婦訴狀陳情 五七

朱節婦旌表流芳 六〇

暢春園見駕訴功 六四

敕賜安樂亭演武 六五

欽賜施仕倫擊盃 六七

康熙佛爺怪罪含填 六九

施總漕擇吉赴任 七十二

何路通十字街比武 七三

魚鷹子扶保賢臣 七五

主僕偶住杏花村 七七

衆綠林羣爭店房 七九

施大人復遇賓朋 八一

浮橋怒打運糧官 八四

何路通水底輕敵 八六

到靜海又接民詞 八九

送義僕絕情處死 九〇

總漕折獄生死冤明 九二

疑計全欽差遇險 九五

爲平冤獄賢臣遇險 九七

李昆爲友盜靈丹 九八

方世杰有意報仇 一〇〇

第一百九十二回	方家堡李昆中藥箭	大樹林世杰遇三英	一〇一
第一百九十三回	黃天霸鏢打方世杰	李公然盜藥救自身	一〇三
第一百九十四回	遇妙藥計全活命	按服色李昆訪案	一〇六
第一百九十五回	神彈子旅店逢三傑	白猿觀萍水識英雄	一〇八
第一百九十六回	俠士窗前聽密語	奸夫屋內露真情	一一〇
第一百九十七回	王成衣捉奸被殺	富木匠行惡遭擒	一一二
第一百九十八回	曹義僕當堂釋罪	富木匠就地行刑	一一三
第一百九十九回	關小西私探玄壇廟	黃天霸獲囚靜海城	一一五
第一百一百回	設埋伏闖王定計	劫法場衆賊喬妝	一一七
第一百零一回	飛虎山砍逢好友	七煞神大鬧教場	一一八
第一百零二回	教軍場要犯被劫	靜海城百姓遭殃	一二〇
第一百零三回	李公然彈打玉面虎	白馬李力戰活閻王	一二二
第一百零四回	關小西私出救二李	活閻王力托千仞閣	一二三
第一百零五回	兩英雄雙中金鏢	活閻王松林遭困	一二五
第一百零六回	黃副將追賊遇險	陳知縣失囚請罪	一二六
第一百零七回	陳知縣連夜徵兵	施總漕安排拿賊	一二八
第一百零八回	飛山虎滄洲討救	神彈子花閣降妖	一三〇
第一百零九回	戰妖魔喜得青虹劍	拿凶僧兵圍玄壇廟	一三一
第一百一十回	李天壽大戰黃天霸	賽猿猴力敗何路通	一三四
第一百一十一回	小元霸鎚打賽猿猴	三義士併力助官兵	一三六
第一百一十二回	玄壇廟吳成漏網	唐官屯于七遭擒	一三七
第一百一十三回	黃天霸兵回奉新驛	活閻王夜走臥牛山	一三八

第二百十四回	惡霸行劫丟失大人	傑士設謀暗解要犯	一四一
第二百十五回	衆豪傑商議訪總漕	十義士月夜下滄州	一四二
第二百十六回	施仕倫窩中受困	白馬李私探遭擒	一四四
第二百十七回	吊打欽差吳成泄恨	審問奸細薛鳳詭言	一四五
第二百十八回	好漢認死不露真情	惡霸機靈暗設消息	一四七
第二百十九回	黃天霸初探薛家窩	甘教帥鏢打笑面虎	一四八
第二百二十回	天霸誤撤賽姜維	鄧龍大戰飛駝子	一五〇
第二百二十一回	方世杰驚走黃天霸	賽姜維誤入望山堂	一五一
第二百二十二回	尋朋友有心臨險地	傳捕役無意得功勞	一五三
第二百二十三回	白發魏定計沙家集	黃天霸二進薛家窩	一五四
第二百二十四回	黃天霸誤投問路石	薛莊丁回窩送急信	一五六
第二百二十五回	方世杰回取薰香盒	謝素貞力戰白發魏	一五八
第二百二十六回	甘教師大戰五虎	黃副將獨救主人	一五九
第二百二十七回	神彈子有心打薛鳳	黃天霸無意中吳成	一六一
第二百二十八回	郭起鳳貪功被獲	衆好漢江邊受困	一六二
第二百二十九回	草上飛單身救友	王頭目途中洩機	一六四
第二百三十回	施欽差將計就計	崔中軍調取三軍	一六六
第二百三十一回	小元霸混入薛家窩	沒毛虎洩機留賓館	一六八
第二百三十二回	賽姜維逃出望山堂	黃天霸三進薛家窩	一六九
第二百三十三回	鄧虎鎚打方世杰	甘亮活捉謝素貞	一七〇
第二百三十四回	施欽差勦滅臥牛山	黃副將活捉東方雄	一七一
第二百三十五回	黃花鎮又遇風波	朱家店夜逢刺客	一七二

第二百三十六回	李天壽報怨喪身	朱繼祖爲兄逃命	一七三
第二百三十七回	黃天霸放走朱繼祖	施賢臣限捉張桂蘭	一七四
第二百三十八回	彭百曉畏死洩底	飛來燕偷盜金牌	一七五
第二百三十九回	失金牌施賢臣喪膽	訪盜跡計千總捕風	一七六
第二百四十回	招商店李四洩機	龍王廟計全得信	一七七
第二百四十一回	神眼計樂陵城送信	鐵頭僧龍王廟遭擒	一七九
第二百四十二回	九龍龜神眼盜金牌	一枝蘭獨力退天霸	一八一
第二百四十三回	樂陵縣施賢臣斷案	謝家莊一枝蘭栖身	一八二
第二百四十四回	因投宿李昆降妖	恩報仇謝豹行刺	一八四
第二百四十五回	防裏防路通遭袖箭	急中急天霸發金鏢	一八六
第二百四十六回	白楊崗踏勘變飛鳥	茂州廟捉拿一枝蘭	一八八
第二百四十七回	一枝蘭茂州廟遭擒	黃天霸謝家莊施勇	一九〇
第二百四十八回	施賢臣賣卜訪冤屈	老漁翁覓醉吐真情	一九二
第二百四十九回	洪家翁具狀代伸冤	陳氏女認供甘抵罪	一九四
第二百五十回	中途遇盜又失金牌	狹路害人猝逢鐵匠	一九五
第二百五十一回	褚家莊副將訪英雄	銅山縣囚徒受國法	一九七
第二百五十二回	羣雄聚議褚家莊	光祖獨上鳳凰嶺	一九九
第二百五十三回	鳳凰嶺光祖下說詞	褚家莊天霸負豪氣	二〇一
第二百五十四回	天霸夜走鳳凰嶺	計全急回徐州城	二〇二
第二百五十五回	英雄尙義巧遇良朋	兒女多情面求佳塔	二〇四
第二百五十六回	鴛鴦樓天霸大戰	鳳凰嶺計全下書	二〇六
第二百五十七回	施賢臣假神斷山	黃天霸繳牌覆命	二〇八

第二百五十八回	鳳凰嶺黃天霸聯姻	菊花莊郝其鸞行劫	一一〇
第二百五十九回	關小西大戰郝素玉	何路通私探菊花莊	一一一
第二百六十回	落陷坑放走何路通	比拳勇誘敵郝素玉	一一三
第二百六十一回	素玉深感關小西	其鸞巧敗金大力	一一四
第二百六十二回	黃天霸辭別鳳凰嶺	金大力怒打菊花莊	一一六
第二百六十三回	郝其鸞中棍遭擒	李七侯奮勇殺敵	一一七
第二百六十四回	李公然仗義釋其鸞	張桂蘭有心結素玉	一一九
第二百六十五回	語話衷腸佳人重義	情聯手足俠女同心	一二〇
第二百六十六回	施公爲關小西議婚	李昆代郝素玉作伐	一二二
第二百六十七回	代子仲寬老婦告狀	爲氏辨屈賢臣准詞	一二三
第二百六十八回	酌理準情差提淫婦	賄賂乘隙追指姦夫	一二五
第二百六十九回	集英軒因夢悟詩	枯樹嶺開棺檢驗	一二七
第二百七十回	淫婦狠心冤魂不散	姦夫毒手弱女何辜	一二八
第二百七十一回	案中案因案破案	姦寡姦以姦從姦	一二〇
第二百七十二回	吉日良辰小西入贅	佳肴美酒計全鬧房	一三二
第二百七十三回	郝素玉嫁夫從夫	郎如豹知法犯法	一三四
第二百七十四回	郎如豹聞風行刺	張桂蘭捉賊立功	一三六
第二百七十五回	施賢臣嚴訊賽門神	黃天霸巧捉郎如豹	一三七
第二百七十六回	眞土豪伏法受誅	假知縣虐民酷吏	一三九
第二百七十七回	施賢臣問話論賊官	黃天霸賣拳逢惡僕	二四〇
第二百七十八回	假知縣縱僕行凶	眞欽差定計除害	二四二
第二百七十九回	朱光祖暗地說原因	施賢臣巧使美人計	二四三

第二百八十四回	都天廟姊妹雙賣藝	贛榆縣強寇中機關	二四五
第二百八十二回	毛如虎醉後被擒	黃天霸急中誘敵	二四七
第二百八十三回	于亮敗走何路通	施公嚴訊毛如虎	二四八
第二百八十四回	用奇刑假知縣招供	梟逆首勇副將監斬	二五〇
	逃強盜還去報強盜	嫉仇人偏遇有仇人	二五三

卷二

第二百八十五回	落馬湖施公被難	陰山洞張才設計	一
第二百八十六回	褚家莊天霸送信	悅來店張才陳辭	二
第二百八十七回	張才設計救施公	路通獨力擒李配	四
第二百八十八回	落馬湖衆寇伏誅	淮安府施公赴任	六
第二百八十九回	褚壯士一意順施公	賀人傑千里投天霸	八
第二百九十回	黃天霸仗義撫孤兒	施賢臣誠心留壯士	〇
第二百九十一回	賀人傑神技取風旂	余成龍巧智盜印信	二
第二百九十二回	施賢臣丢失印信	衆英雄議訪強人	四
第二百九十三回	張桂蘭緩語勸人傑	褚壯士暗地訪成龍	六
第二百九十四回	余成龍激走褚標	賀人傑智誘任勇	八
第二百九十五回	余成龍語留賀人傑	施賢臣獨遺李公然	一
第二百九十六回	李公然前往摩天嶺	賀人傑初探凌虛樓	三
第二百九十七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壯士回署頒兵	五
第二百九十八回	黃天霸大破摩天嶺	賀人傑火燒凌虛樓	七
第二百九十九回	繳印信人傑立功	敬河神賢臣致祭	九

第三百零一回	風捲麻裙含冤待白	驅埋綉履抱屈難伸	三一
第三百零二回	張樹榜文招尋綉履	追伸冤屈拘質公堂	三一
第三百零三回	一官拚棄賢令開棺	雙履招來冤民出獄	三六
第三百零四回	抱布買絲賢臣私訪	叩門投宿豪士洩機	三八
第三百零五回	再開棺甘爲佐證	重對質立破沉冤	四〇
第三百零六回	淮安府鄉民告狀	蚩蝟廟巨寇行兇	四二
第三百零七回	因驚成病弱女全身	見色貪淫貞娘慘死	四四
第三百零八回	漕督府老褚標獻計	招賢鎮金大力賣拳	四六
第三百零九回	張桂蘭披劫蚩蝟廟	老褚標追探水龍窟	四八
第三百一十回	老褚標暗約黃天霸	張桂蘭巧拏費德功	四九
第三百一十一回	水龍窩衆寇遭擒	招賢鎮強徒示衆	五一
第三百一十二回	韓侯廟英雄救弱女	花神祠太歲活遭殃	五三
第三百一十三回	柳溪村李公然訪案	陶家廟賈人傑贈金	五五
第三百一十四回	賀人傑有心盜員外	李公然無意救公差	五七
第三百一十五回	安人好德婆子陳情	惡霸驚心英雄得意	五九
第三百一十六回	施賢臣因公參縣令	朱壯士仗義救書生	六〇
第三百一十七回	報水災賢臣查賑	勘河道父老攔輿	六二
第三百一十八回	黃天霸怒擒水怪	何路通獨探龍窩	六四
第三百一十九回	假水怪抗敵盡遭擒	真妖魔待人方出現	六六
第三百二十回	斗姥閣放胆獨降妖	殷家堡同心議劫餉	六八
第三百二十一回	失餉銀關太受傷	急頒兵計全報信	六九
第三百二十二回	國法難容與帥問罪	天良不昧遺書通情	七一

第三百二十二回	賽仁貴獨搗護莊河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	七三
第三百二十三回	雙槍手巧敵關小西	一聲雷嚇退金大力	七三
第三百二十四回	何路通一探護莊河	黃天霸二打殷家堡	七四
第三百二十五回	賀人傑巧計收賽花	郝素玉軟鎚打殷勇	七六
第三百二十六回	發號令再渡護莊河	決夜戰三打殷家堡	七八
第三百二十七回	思罷戰馳信請良朋	想求和甘心許幼女	八〇
第三百二十八回	朱光祖力主和議	施賢臣慨諾良緣	八二
第三百二十九回	賀人傑奉命接慈親	關小西無意逢強寇	八三
第三百三十回	施賢臣聚議訪淫徒	賀人傑馳歸見老母	八五
第三百三十一回	思盡孝幼子承歡	囚貪心老成遭騙	八七
第三百三十二回	圖財害命反告誣裁	託夢伸冤據情互控	八九
第三百三十三回	刁祖謀欺心對質	李王氏上控鳴冤	九一
第三百三十四回	據案推詳終求定讞	嚴刑審問立破奸謀	九四
第三百三十五回	蔡天化二次露真名	老褚標一議捉強寇	九六
第三百三十六回	衆英雄大戰天齋廟	蔡天化小住藏春樓	九八
第三百三十七回	妓女無心窩留巨盜	狗兒畏罪首告強徒	一〇〇
第三百三十八回	落妓院強盜誤遭擒	解公堂淫徒再逃脫	一〇二
第三百三十九回	老褚標兩議捉強徒	蔡天化一心訪名姝	一〇五
第三百四十回	安東縣德彪擺擂臺	萬家村光祖訪良友	一〇七
第三百四十一回	見招帖慷慨論英雄	說姻緣殷勤求壯士	一〇九
第三百四十二回	求勇士三顧萬家莊	捉強徒同上淮安府	一一一
第三百四十三回	邂逅相遇女郎屋意	倉皇遇害公子無辜	一一三

第三百四十四回	月明鏡破據夢推詳	物在人亡傷心控告	一七
第三百四十五回	呈金釵銀匠訴冤	悟銅鏡縫工起解	一一〇
第三百四十六回	折疑獄大審金二朋	雪奇冤參處山陰縣	一一二
第三百四十七回	推誠接物大宴羣英	協力鋤強允拏草寇	一一四
第三百四十八回	曹德彪隻手敗吳崧	史占魁奮身敵石勇	一二六
第三百四十九回	石勇巧打史占魁	徐寧誤敗殷家虎	一二八
第三百五十回	賢郎勇旅館談心	假英雄擂臺獻醜	一三〇
第三百五十一回	粉金剛力敵曹德彪	冲天砲奮鬥徐文豹	一三二
第三百五十二回	徐文豹大鬧曹月娥	衆英雄協拏蔡天化	一三二
第三百五十三回	逞強能衆英雄鏖戰	中要害蔡天化成擒	一三四
第三百五十四回	正國法強徒授首	挾私仇惡霸傷心	一三八
第三百五十五回	因驚成疾梁女全貞	抱屈鳴冤陳郎入告	一四〇
第三百五十六回	察理淮詞親提縣令	聞風報信暗告強梁	一四二
第三百五十七回	計全大鬧溫家寨	路通誤落陷人坑	一四三
第三百五十八回	慧太歲潛投聚夾峯	何路通救出溫家寨	一四三
第三百五十九回	訊家屬追究行蹤	緝強梁購覓眼線	一四六
第三百六十回	聚夾峯師徒設謀	桃源縣衆寇劫獄	一四七
第三百六十一回	萬世雄獨力退官兵	衆囚徒同心歸賊寇	一四九
第三百六十二回	鐵頭僧設險守要	黃天霸奉命出征	一五二
第三百六十三回	黃天督帥征草寇	李公然故意敗強徒	一五四
第三百六十四回	關小西刀斬呂飛熊	賀人傑鏢打曹如虎	一五六
第三百六十五回	探軍情妄思劫營寨	授密計暗地取山頭	一五八

第三百六十六回	救英雄合力攻山	鐵頭僧拚命拒敵	一六二
第三百六十七回	黃天霸偷渡田家窪	衆英雄大破聚夾峯	一六四
第三百六十八回	惡戰頭陀兇僧被捉	掃清賊寨衆將班帥	一六六
第三百六十九回	施賢臣說詞激猛將	黃總鎮負氣訪強人	一六八
第三百七十回	奸猾賊留書露信	英勇士暗訪明查	一七〇
第三百七十一回	數載歸來一朝死去	百身莫贖兩個含冤	一七二
第三百七十二回	未亡人明心求殉節	刁族長得意代鳴官	一七四
第三百七十三回	法外推情恩准視殮	事後報案意圖雪冤	一七六
第三百七十四回	疑案難明縣令宿廟	寶物未獲總鎮尋蹤	一七八
第三百七十五回	醉白樓道士洩機	漕督府賢臣聚議	一八〇
第三百七十六回	忽悟前言具供死狀	細推詩句莫解冤情	一八二
第三百七十七回	觀書消遣頓悟詩詞	報病傳醫密詢底蘊	一八四
第三百七十八回	探寡媳老婦哭監	奉來文賢令押解	一八六
第三百七十九回	因疑案縣令訴前情	秉公心賢臣聽冤訟	一八八
第三百八十回	折疑獄嚇煞族叔祖	斷遺腹思及未亡人	一九〇
第三百八十一回	賢臣恤寡節婦請旌	總鎮知風強徒遁跡	一九二
第三百八十二回	黃天霸大鬧挑花庵	馬如龍獨戰呂祖殿	一九四
第三百八十三回	雙飛燕敗走桃花庵	老褚標夜宿松林甸	一九六
第三百八十四回	樽酒言歡爲長夜飲	是非代白作不平鳴	一九八
第三百八十五回	老褚標患病在中途	朱光祖設計誘強寇	二〇〇
第三百八十六回	黃天霸解餉誘賊	朱光祖借牌還刀	二〇二
第三百八十七回	聯交結強盜苦陳詞	探情由總兵假獻馬	二〇四

第三百八十八回	爭勝負寶耳墩定期	決輸贏黃天霸討戰	二〇七
第三百八十九回	使雙鉤敗走黃天霸	設妙計暗算寶耳墩	二〇九
第三百九十回	朱光祖問路斬更夫	郝天龍巡夜回本寨	二一一
第三百九十一回	盜雙鉤初進連環套	借火亮驚醒寶耳墩	二一三
第三百九十二回	朱光祖再進連環套	黃天霸搜尋寶耳墩	二一五
第三百九十三回	施神勇英雄盜雙鉤	畏罪法巡卒私逃難	二一七
第三百九十四回	寶耳墩據報問情節	郝天龍奉命看雙鉤	二一九
第三百九十五回	失雙鉤寶耳墩嚇倒	報機密吳用人投誠	二二一
第三百九十六回	吳用人詳細說機關	黃天霸決計索御馬	二二三
第三百九十七回	約盜馬暗施毒計	再探信頗破狡謀	二二五
第三百九十八回	避火炮偷渡後山河	盜御馬三進連環套	二二七
第三百九十九回	黃天霸活捉寶耳墩	衆英雄大鬧連環套	二三〇
第四百回	分給資財恩威並濟	誤肆劫掠冒昧而行	二三二
第四百零一回	擔酒牽羊情殷謝罪	察言觀色心許投誠	二三四
第四百零二回	繳御馬黃天霸升官	爲慕容雙飛燕行刺	二三六
第四百零三回	極惡窮凶飛燕授首	奇談怪事麻雀鳴冤	二三八
第四百零四回	啁啾小語妯娌談心	煌煌論言英雄受賞	二四〇
第四百零五回	報佳音老幼兩相歡	齊赴任英雄雙接印	二四二
第四百零六回	慈恩德麻雀再鳴冤	察形迹和尙真倒運	二四四
第四百零七回	命官媒仔細驗僧尼	審逃婦推敲判曲直	二四六
第四百零八回	治罪人遵依國法	率臣職入親天顏	二四九
第四百零九回	失妻母子惜別依依	兄妹姑娘敘談款款	二五一

第四百十回
卷四

郝素玉喜產佳兒

張桂蘭巧捉竊賊

- 第四百十一回
- 第四百十二回
- 第四百十三回
- 第四百十四回
- 第四百十五回
- 第四百十六回
- 第四百十七回
- 第四百十八回
- 第四百十九回
- 第四百二十回
- 第四百二十一回
- 第四百二十二回
- 第四百二十三回
- 第四百二十四回
- 第四百二十五回
- 第四百二十六回
- 第四百二十七回
- 第四百二十八回
- 第四百二十九回

總鎮署桂蘭撫竊賊
 節婦鳴冤孤兒待恤
 梁節婦申訴冤誣
 驗真假刺血斷孤兒
 寶飛虎矢志報父仇
 狹路相逢驪仇必報
 遇驪仇強盜雙行刺
 三傑大戰馬虎鸞
 施賢臣受驚暫駐
 毛家營強盜落店
 惡強盜因醉遭擒
 恨店東馬虎鸞殺店
 賀人傑追趕馬虎鸞
 馬虎鸞力竭勢窮
 大樹林虎鸞遁跡
 尋惡賊莊主說原因
 羨奇遇郎舅相逢
 枯樹深馬虎鸞被縛
 村老多情恭迎憲駕

濟南府施公接狀詞.....一
 賢臣聽訟太守無知.....三
 施賢臣施策試驗.....五
 警刁頑備禮迎節婦.....七
 馬虎鸞同心存友誼.....九
 隻身保護勇敢可嘉.....一一
 施胆略英雄獨立功.....一三
 小西殺退寶飛虎.....一五
 衛輝府懸賞緝拏.....一七
 智二房店主設機.....一〇
 賢店東半途送信.....一二
 擒劇盜黃天霸施鏢.....一四
 關小西捉拏寶飛虎.....一八
 賀人傑餐風宿露.....一八
 花豹村人傑尋蹤.....三〇
 想逃生強人入死路.....三二
 說前情英雄暢敘.....三四
 六里鋪施賢息肩.....三六
 賢臣留分接見鄉民.....三九

第四百三十回	心存私意乞假完姻	體恤下情蒙恩入贅	四一
第四百三十一回	殷家堡強人起解	六里鋪賢臣啓行	四三
第四百三十二回	洞房春暖措置咸宜	金屋風和鋪陳華麗	四五
第四百三十三回	占中雀屏允稱快婿	夢聯鴛枕竟遂良緣	四七
第四百三十四回	賀人傑初入塔鄉	施賢臣經過神廟	四九
第四百三十五回	遇怪風駐節大名城	訪淫僧私探關王廟	五一
第四百三十六回	探情由無意遇紳士	籍詩句當面諷淫僧	五三
第四百三十七回	辦詩句無量難言	識仇人智能報信	五五
第四百三十八回	賊禿尋仇遣刺客	英雄有眼識凶人	五七
第四百三十九回	黃總鎮客店說來由	惡禿賊黑夜雙行刺	五九
第四百四十回	中金鏢智亮被獲	免大難賢臣受驚	六一
第四百四十一回	慣用騙供細審情節	難煞刑法盡吐真言	六三
第四百四十二回	案情重大知府調兵	淫惡難逃總鎮獻計	六五
第四百四十三回	接公文無心稍戀	讀信扎見義勇爲	六七
第四百四十四回	飛毛腿刺殺假施公	殷賽花投宿關王廟	六九
第四百四十五回	殷賽花假意誘賊禿	惡無量放膽犯佳人	七二
第四百四十六回	賢父女誘擒惡賊	小夫妻力殺淫僧	七四
第四百四十七回	李公然香閣衆淫僧	衆英雄大破關王廟	七六
第四百四十八回	關王廟淫僧正法	保和殿賢臣面君	七八
第四百四十九回	施賢臣再回漕督任	黃天霸初訪琥珀杯	八〇
第四百五十回	欽使遙臨瑯琊稅駕	高賢蒞止蓬蓽生輝	八二
第四百五十一回	朝麟山王朗激雲鶴	二賢村世雄劫施公	八四

第四百五十二回	惡智明疑是疑非	賢總漕不生不死	八六
第四百五十三回	用巧言報恩舊主	設妙計醉倒嘍兵	八八
第四百五十四回	敘前言將恩報恩	騙惡賊因計生計	九〇
第四百五十五回	出驛站細訪瑯琊山	入酒館小鬧沂州鎮	九二
第四百五十六回	貪賞賜小二說真情	訪行蹤雲章留豪客	九四
第四百五十七回	聽言語天霸追蹤	說姓名吳球交手	九六
第四百五十八回	天霸尋黑漢力鬪父子	王雄送實信路遇英雄	九八
第四百五十九回	衆好漢回轉瑯琊驛	三英雄潛入朝朝驛山	一〇〇
第四百六十回	入山寨窺望雄關	殺仇人邀請好友	一〇二
第四百六十一回	獻寶杯雲鶴說威風	報喜事王朗消仇恨	一〇四
第四百六十二回	賀人傑拚力救施公	黃天霸飛鏢傷曹勇	一〇六
第四百六十三回	出重圍人傑失路	渡寬河王雄駕舟	一〇八
第四百六十四回	助曹勇王朗大施威	黃天霸人傑重入寨	一一〇
第四百六十五回	王頭目傾心獻策	施漕督虛己下人	一一二
第四百六十六回	施大人求賢枉駕	吳壯士棄暗投明	一一四
第四百六十七回	行假計入山相助	說真情回驛陳言	一一六
第四百六十八回	何路通入水殺巡兵	黃天霸拚力戰強寇	一一八
第四百六十九回	黃天霸大破朝驛山	何路通抽犯沂州府	一二〇
第四百七十回	施漕督先回淮安任	黃總兵夜探瑯琊山	一二二
第四百七十一回	入深地問路殺更夫	闖高樓放箭傷人傑	一二四
第四百七十二回	負冤鬼三更託夢	誠孝子滿口懷疑	一二六
第四百七十三回	訪奇案無意得凶人	招口供欺心是賭鬼	一二八

第四百七十四回	傳縣令錄供擬抵	歸故鄉斃命離奇	一三〇
第四百七十五回	無賴子挾仇報案	賢令尹據稟登場	一三三
第四百七十六回	劉縣令具詳請示	施漕督拍案驚奇	一三五
第四百七十七回	驗毒物表揚節婦	明字理敘述案情	一三七
第四百七十八回	施大人謝恩任事	黃天霸遠別回衙	一三九
第四百七十九回	說姓名好漢識好漢	談委曲英雄感英雄	一四一
第四百八十回	回衙門激說朱光祖	問路逕跌倒王大拳	一四三
第四百八十一回	見良友入室談心	命表弟鞠躬賠禮	一四五
第四百八十二回	辭委任褚標用激詞	感知遇君召勉應命	一四七
第四百八十三回	萬君召遠赴陝西城	賀人傑三入殷家堡	一四八
第四百八十四回	小夫妻逃走殷家堡	賢郎勇約探齊星樓	一五〇
第四百八十五回	陷深坑險擒小將	中火彈急煞佳人	一五二
第四百八十六回	見傷痕英雄痛兒女	探消息豪傑訪強人	一五四
第四百八十七回	褚標解藥救殷強	君召投山尋普潤	一五六
第四百八十八回	出潼關義重普潤僧	獻樓圖得遇飛雲子	一五八
第四百八十九回	說細情虛言允許	動盛怒舉手交鋒	一六〇
第四百九十回	飛雲子強作解紛人	普潤僧翻成和事老	一六二
第四百九十一回	拂衆意雲虎竊樓圖	尋宿店君召入古廟	一六四
第四百九十二回	投王朗遇巧舊賓朋	見黃成喜分佳飲食	一六六
第四百九十三回	送消息施公得信	扮刺客趙五行凶	一六八
第四百九十四回	得細情天霸赴山東	施手段普潤打客店	一七〇
第四百九十五回	遇僧人欣然敘舊	得良友各述前因	一七二

第四百九十六回	用機謀復見王朗	探消息初訪殷龍	一七四
第四百九十七回	淺見機妬忌雲鶴	亂交戰打死黃成	一七七
第四百九十八回	抱奮勇兄弟亡身	遇賓朋翁婿得勝	一七九
第四百九十九回	莽和尚嚇倒老村夫	名秀才禮接黃總鎮	一八一
第五百回	優和尚努力加餐	渾強盜豔妝入寶	一八三
第五百零一回	華堂上灌醉新郎	洞房中誤逢和尚	一八五
第五百零二回	貪女色秦明被獲	重友誼洪魁報仇	一八八
第五百零三回	施暗器普潤受傷	進讒言雲龍動怒	一九〇
第五百零四回	惡曾勇獻計請名人	妙賽花當場施毒手	一九二
第五百零五回	喜相逢擊走黑閻羅	訴離情恨煞惡強盜	一九四
第五百零六回	普潤僧再上瑯琊山	黃天霸三探齊星樓	一九六
第五百零七回	啓埋伏八方受敵	逞英雄衆將施威	一九八
第五百零八回	臨危地趙五救人傑	道其名天霸遇雲鶴	二〇〇
第五百零九回	賀人傑絕處逢生	王寨主難中改悔	二〇二
第五百一十回	尋救樂送信淮安	脫疼軀誤臨黑店	二〇四
第五百一十一回	萬君召痛毆店主	托天王害殺客商	二〇六
第五百一十二回	鬧酒肆惡打王七	見豪容巧遇朱魁	二〇八
第五百一十三回	施大人待客情殷	張桂蘭救夫心切	二一〇
第五百一十四回	郝素玉結伴尋張七	張桂蘭並力戰李奎	二一二
第五百一十五回	歷險路兄妹相逢	述下情父女覲面	二一五
第五百一十六回	大英雄負氣往沂州	女將軍妙手傷強寇	二一七
第五百一十七回	見烏鴉溝督究奇案	起屍骸縣令赴屍場	二二〇

第五百十八回	塞淫婦戴氏據口供	治奸夫高飛處罪刑	二二一
第五百十九回	張老七解囊施藥	黃天霸起死回生	二二三
第五百二十回	施漕督臨鎮沂州	陸知府彌縫巨盜	二二五
第五百二十一回	籌計策細閱樓圖	逞威風獨臨戰陣	二二七
第五百二十二回	開金鎖巧樣精工	繫鐵箱畫圖畢露	二二九
第五百二十三回	飛雲子初次識施公	衆英雄更番戰王朗	二三二
第五百二十四回	臨大敵埋伏齊開	得玉盃英雄出色	三三四
第五百二十五回	飛雲子計破齊星樓	黃天霸威震沂州府	三三六
第五百二十六回	遞公稟百姓呼冤	施薄懲知府撤任	三三八
第五百二十七回	獲強人申奏朝廷	治奸臣降施刑法	三四〇
第五百二十八回	除奸賊滿朝清正	降玉旨衆將加封	三四二

優八一惠讀
待折概顧者

說小種各

備目另繁書
素錄有多名

言情小說

春夢留痕
情場獵豔記
九尾狐
雙鳳伴鳳
上海新黑幕
海外續紛錄

洋裝一冊 三四〇〇
洋裝二冊 二四〇〇
洋裝一冊 二八〇〇
洋裝一冊 一八〇〇
洋裝一冊 一六〇〇
洋裝一冊 四〇〇〇

偵探小說

〔世界偵探名著〕

符錄環正集
符錄環續集
毒藥瓶
箱屍奇案
紅寶石
秘密婚約
神祕的遺囑
聶克卡脫探案〔正集〕
聶克卡脫探案〔續集〕

洋裝二冊 二二〇〇
洋裝二冊 二〇〇〇
洋裝二冊 二八〇〇
洋裝二冊 二八〇〇
洋裝二冊 二八〇〇
洋裝二冊 二四〇〇
洋裝二冊 二〇〇〇
洋裝二冊 二〇〇〇
洋裝二冊 二六〇〇
洋裝二冊 二五〇〇

〔美國探案叢話〕

魔術殺人
雙生案・銀行之賊

〔英國探案叢話〕

小姐失蹤

洋裝一冊 一四〇〇
洋裝一冊 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 二二〇〇

織手秘密

〔福爾摩斯探案〕

洋裝一冊 一〇〇〇

福爾摩斯新探案

洋裝二冊 二八〇〇

血書

洋裝一冊 二〇〇〇

佛國寶

洋裝一冊 二〇〇〇

福爾摩斯的死

洋裝二冊 二八〇〇

再生後的福爾摩斯

洋裝二冊 二八〇〇

假乞丐

洋裝一冊 一六〇〇

〔亞森羅蘋探案〕

偽公爵

洋裝二冊 二〇〇〇

俠盜案

洋裝一冊 二〇〇〇

大獄記

洋裝二冊 一八〇〇

兩雄決鬥

洋裝一冊 一八〇〇

恐怖的美人〔上集〕

洋裝二冊 二八〇〇

恐怖的美人〔下集〕

洋裝二冊 二八〇〇

復活的羅蘋

洋裝二冊 二四〇〇

神祕的鐘聲

洋裝二冊 三〇〇〇

水晶瓶塞

洋裝二冊 二〇〇〇

〔陳查禮探案〕

查禮新探案

洋裝二冊 三〇〇〇

桃色慘案

洋裝一冊 二〇〇〇

怪手印

洋裝一冊 一四〇〇

○五掛電二八九電
一三號報號一四話

行發店書明春

三益口錦市路四上
號里怡里畫中馬海

新式
標點
施公案全傳卷一

上海圖書館藏

清朝康熙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揚州府江都縣，姓施名仕倫，御賜諱不全，爲人清正，五行甚陋，係廂黃旗漢軍籍貫，（東四旗，在東城，西四旗，在西城，乃爲八旗，鼓樓就是界限。）住鼓樓東羅鍋巷內，他父世襲鎮海侯爵位。

詩曰：施公爲官甚清廉，秉正無私不懼權，百張呈詞一日審，不順人情不愛錢。

第一回 胡秀才告狀鳴冤 施賢臣得夢訪案

話說江都縣有一秀才，姓胡名登舉，他的父母爲人所殺，頭顱不見，胡登舉合家嚇得膽裂魂飛，慌忙出門，去稟縣主，跑到縣衙，正遇陞堂，就進去喊冤，走至堂上，打了一躬，手舉呈詞，口稱：「父帥在上，門生禍從天降，叩稟老父帥，即賜嚴拿。」說着，將呈詞遞上，書吏接過，鋪在公案。施公靜心細閱，上寫：

具呈生員胡登舉，祖居江都縣，生父曾作翰林，告老家居，廣行善事，憐恤窮苦，並無苛刻待人之事。不意於某日夜間，生父母閉戶安眠，至天曉，生往請安，父母俱不言語，生情急，踢開門戶，父母尸身俱在床上，兩個人頭，並沒蹤影。生忝居學校，父母如此死法，何以身列膠庠，對雙親而無愧乎？爲此具呈，嚙叩。

老父師大人，恩准速賜拿獲兇手，庶生冤仇得雪，感戴無既。沾仁上呈。

施公看罷，不由點頭，暗暗吃驚，想道：「黃夜入院，非奸即盜，胡翰林夫婦，年老被殺，而不竊去財物，且將人頭拿去，其中情由，顯係仇謀，此宗無題文章，令人如何做法？爲難良久，說道：『即委捕廳四老爺，前去驗尸，你只管入殮，自有頭緒結斷。』」胡秀才一聽，只得含淚下堂，出衙回家，伺候驗尸。且說施公吩咐速去知會四衙，往胡家驗尸呈報，把呈詞收入袖內，吩咐退堂，進內書房坐下，長隨送茶畢，用過了飯，把呈詞取出，鋪在案上，翻閱低頭細想，此案難結，欠身伸手，在書架上拿了古書一部，係拍案稱奇，在桌上要看，對證此案，即日好斷這沒頭之事，將拍案稱奇，自頭至尾看完，又取了一部，係海瑞參嚴嵩的故事，不覺困倦，放下書本，伏於書案之上，朦朧打睡，夢中看見外邊牆頭之下，有羣黃雀兒九隻，點頭搖尾，唧啾喳喳，不住亂叫，施公一見，心中甚驚，又聽見地上，唧唧啾啾的豬叫，原來是油光兒的七個小豬兒，他望着賢臣亂叫。施公夢中稱奇，方要去細看，那九隻黃雀兒，

一齊飛下牆來，與地下七個小豬兒，點頭亂噪，那一個小豬兒，站起身來，望黃雀拱抓，口內哼哼亂叫，雀噪豬叫，偶然起了一陣怪風，把豬雀都裹了去了。施公夢中一聲驚覺，大叫說：「奇怪的事！」施安在旁邊站立，見主人如此驚叫，不知何故，連忙叫老爺醒來醒來。施公聽言，抬頭睜眼，沉吟多時，想夢中之事，說：「奇哉！怪哉！」就問施安這天有多時了。施安答道：「日色西沉了。」施公點頭，又問：「方才你可見些什麼東西沒有？」施安道：「並沒見什麼東西，倒有一陣風刮過牆去。」施公聞言，心中細想，這九隻黃雀，七個小豬，奇怪，想來內有曲情。將書擱在架上，前思後想，一夜未睡，直到天明，淨面整衣，吩咐傳擲升堂，坐下，抽籤叫快頭英公，然張子仁上來，二人走至堂上，跪下叩頭。施公就將昨日夢見九隻黃雀，七個小豬，為題，標寫說：「限你二人五日之期，將七黃七豬拿來，如若遲延，重責不饒。」將簽遞於二人，二人跪扒半步，口稱：「老爺容稟，小的們請個示來。」這九黃七豬，是兩個人名，還是兩個物名，現在何處求老爺吩咐明白，小的們好去訪拿。」言罷叩頭。施公一聽，說道：「無用奴才，連個九黃七豬，都不知道，還在本縣應役麼？分明偷閑躲懶，安心抗差玩法。」吩咐給我拉下去，打兩邊發喊，按到每人打了十五板，二人跪下叩頭，復又討示，叫聲：「老爺，究竟吩咐明白，待小的們好去拿人。」施公聞言，心中不由大怒，說：「好大胆的奴才！本縣深知你二人久慣應役，極會搪塞，如敢再行囉唆，定加重責。」二人聞言，萬分無奈，站起退下去。訪拿九黃七豬而去。施公也隨退堂，一連五日，假妝有恙，並未升堂，到了第六日，一早吩咐點鼓升堂，坐下，衙役人等伺候，只見一人走至公堂案下，手捧呈詞，口稱：「父師，門生胡登舉，父母被殺之冤，求父師明鑒，倘遲久不獲，凶犯走脫難捉，且生員讀書一場，豈不有愧如門生另去投呈伸冤，老父台那時休怨。」言罷一躬，將呈遞上。施公帶笑道：「賢契不必急躁，本縣已經差人明捕暗訪，專拿形迹可疑，審得自然替你伸冤。」胡登舉無奈，說道：「父台速替門生伸冤，感恩不盡。」施公說：「賢契請回，將呈留下。」胡登舉打躬下堂，出衙回家。且說施公為難多會，方要提胡宅管家的審問，只見公差英公，然張子仁上堂，跪下回稟：「小的二人並訪不着九黃七豬，求老爺寬限。」施公聞言，激惱成怒，喝叫左右拉下，每人打十五大板，不容分說，只打的哀求不止，鮮血直流，打完提擲，戰戰兢兢，跪在地埃，口尊：「老爺，叩討明示，以便好去捉人。」施公聞言無奈，硬着心腸，說道：「再寬你們三日期限，如其再不提凶犯，定行處死。」二差聞言，節節打戰，只是磕頭，如雞食碎米一般。施公又說：「你們不必多說，快快去捕要緊。」施公想二役兩次受刑，亦覺心中不忍，退堂進內。可憐二人還在下面叩頭，大叫：「老爺，可憐小的們性命罷！」言畢，又是咚咚的叩頭。縣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之人，見二人這樣，個個鬼死狐悲，嘆惜不止。一齊說：「罷呀！起來罷！老爺進去了，還求那個？」二人聞言，抬頭不看見老爺，忍氣站起，腿帶棒傷，身形恍惚，旁邊上來四個人，用手挽架下堂。且說施公退堂書房坐下，心中想昨日夢得奇怪，

黃雀小豬我即以九黃七豬爲凶人之名，出票差人，無憑無據，真難察訪，不得已，兩次當堂責打差役，倘不能獲住，去官罷職，甚屬小事，怨聲載道，而遺臭萬年。前思後想，忽然靈心一動，轉又歡悅，如此這般方好。隨叫施安說道：「我要私訪。」施安聽得，不由嚇了一跳，口稱：「老爺，如要私訪，想當初扮做老道，熊宅私訪呼及性命，幸虧內裏有人護救，而今再去，內外人役，誰不認得？」施公一聽，說：「不必多言，你快去就把你穿的破爛衣服取來，換上。」施安不敢違拗，只得答應，出書房到自己屋內，將破爛衣服搬出，送至老爺房內。且說施公將衣換上，拿幾百錢，帶在身上，以爲盤費之用。施公自到任後，沒有家眷，只跟來施安等二人，衙內並無多人，還有兩名廚子，施公吩咐晚飯用畢，趁着天黑，好出衙門，以便辦事，吩咐施安小心看守。施安答應，隨將主人悄悄送出，又對看門皂隸說道：「老爺今日出去私訪，不許高聲，快快開門。」施公步出一溜一點而去。施公正走中間，只見茶坊之內，一切人在燭下坐着吃茶，往裏面鑽，走堂的見衣服破爛的，不像個吃茶的客人，就出言不遜。施公一聽，心中不悅，後又嘆息，既然私訪，計較什麼話？只作不聞，叫：「走堂的，快拿茶來，要用香片，快些泡來，無論什麼點心，只管拿來，吃完照數給你們銀錢。」走堂的聞言，就不敢輕慢了，隨即送上茶來，並各式點心。施公坐着吃茶，側耳聽那些人言言語語，內中一人道：「你們這縣內，老爺清正，自到任來，諸事廉敏，體惜民情，一方福星，真可謂青天！」衆人說完，大家走散。施公一見，欠身將茶錢會清出店，夜晚路上人稀，忽然烏雲密布，狂風大起，細雨紛紛，甚爲焦急，又覺身疼，忽然想起我何不到城隍廟裏去避雨投宿？隨即邁步前行，一溜溜來至廟前，瞧一瞧，四顧無人，廟門緊閉，那雨密密而下，沉吟嘆氣，沒奈何，且在山門之下容身，可喜雨止雲散，一輪月光，地濕難行，鼓樓已交三更，只覺身上寒冷，實在滿目淒涼，賢臣只爲民情，絕無反悔之處，自知爲官與民除害，誠謂事君能致身，快樂而無對，只愁胡宅人命，如何訪出真犯，如何結案，耳內忽聽交五鼓，堪堪黎明，一夜未眠，漸至天亮，見有往來行人，連忙起身，出了台階，一溜一點，向街坊上走，把這頂破帽子按了個齊眉，縱然撞着熟人，把頭一低而過，留神細訪，那土豪惡棍，以及那殺人凶犯，堪堪時交已刻，肚內飢餓，見有個飯店，正進去吃飯，邁步前走，那知掌櫃的一見施公相似，乞巧，渾身破的面目漆黑，一聲大喝，叫：「那窮人不要進來！」施公一聽，即住脚步，帶笑回答，叫道：「掌櫃的，不必口出惡言，我是照顧你的，並非討飯之人，我如今會過了錢，然後吃飯何如？」說罷，將錢取出，交於櫃上，於是方端東西來。施公一邊吃，一邊暗嘆，正嘆世情之薄，往外觀看，見一個半老婦人，走到店前，又哭又喊，年紀約三十餘歲，披頭散髮，臉上青紫，懷抱小兒，兩眼流淚，口內數數落落道：「奴家現有千般怨恨，這段冤枉，活活屈死人了！欲去告狀，偏偏的縣主又病，衙門人攔住，我這屈情，挨到幾時，仲冤聽說縣老爺官清似水，誰知竟不坐堂了！未知病係真假，若是假病，躲懶，有負皇恩，不理民詞，枉爲民之父母，明早我且告去，擊鼓鳴冤。」

如再不准我告，我就一頭撞死。」說完，又哭又罵，後面圍繞許多人看。施公聽見，暗說道：「好叫人不解！一個婦人，他竟敢毀罵官府，但不知所為何情？待我出店跟他去，自得其詳。」且說訪拿九黃七豬二役，回到家中，吃酒商量，九黃七豬的事情，竟無法訪緝。子仁說：「英兄，咱二人日期都忘了，你我歇一夜，明日假裝乞丐，在於城裏關外，日夜巡訪，不怕為難事，只怕不專心。」公然聞言，點頭道：「既辦公事，要自己竭力。」二人酒飯都已吃完，安息一宿，次早起來，即忙改扮停當，同出門去，要訪九黃七豬的消息。子仁說：「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往年江都縣裏，關外觀音院寺，我見辦會的不少，我二人現未訪着凶犯，何不到此關外蓮花院廟中走走。」英公然答應：「使得。」二人一同邁步，直向廟而來，登時到了門首，看一看清門淨戶，並不辦會，二人立了一回，見廟中角門內，走出兩個小沙彌來，留心細看，但見大的約有十五六歲，小些的有十一二歲，個個生得唇紅齒白，即如小女孩一樣，一個手拿掃帚，一個手拿斗箕，嬉嬉笑笑，走至山門以外，二差看見，忙忙讓開，兩個小和尚抬頭看見二人，身上襪襖，點點頭嘆惜道：「你等可來不着了，往年間，我們院裏必做盂蘭盆會，二位窮大哥，要吃點個齋飯，是容易的，今年不能了，我們廟內來些人，倒像鬧喪的，因此不辦了。」大的說：「你哥兒們既來，也無空回之理，如肯替我們打掃打掃，我自然與你飯吃。」二差聽說，一個來接掃帚，一個來接斗箕，一面掃地，一面同小沙彌講話，問道：「二位小師父，幾時做和尚的？師父叫何名字呢？」二人答道：「我本是良家子弟，因自小多病，無奈做了和尚，起早至晚燒香掃地，念經，我師父真利害，他的法號，人稱九黃僧人。」小和尚說的無心之話，兩公差聞言，不由心內一動，英公然向子仁擠擠眼，九黃二字對了。又見一人從外挑了一擔菜蔬，往廟內送去，還有雞鴨魚肉，公然看見，要察訪真情，叫聲：「二位小師父，我今胆大，借問一聲，依我想來，此乃善地，不知用此等物何故？既不辦會，或是請客麼？」小和尚見問，就望着大沙彌連忙扯嘴，小沙彌方交十二歲，那知好歹，先就快嘴，說：「窮大哥聽我細細說來，千萬外面勿要告訴別人。我家師真真利害，手使單刀，有飛檐走壁之能，結交天下英雄，江湖弟兄，今日借東請客，故買雞肉，還有一言，我們廟內缺少燒火之人，二位願意，豈不是好？」二差聽了此言，正中機軸，子仁帶笑又問道：「令師想在廟中，我們進去見見，如其果能用我二人，深感大情。」小沙彌見問，又低聲說道：「我們家師，今日早晨進城，未回廟中，在城裏尼姑菴內，七月十五辦會，請客演戲，夜晚還放烟火，那女尼是我家師的乾妹子，年紀二十多歲，生得美色，家師代他買的廟宇，傳授他武藝，跨馬輪刀，件件皆能法名，叫七珠姑姑，遠近皆知。」大沙彌在旁聽見，大喝一聲，罵道：「小禿驢，你又混學舌，前者師傅打誰呢？又說瞎話，叫師父知道，把筋還要打斷了你的。」正說間，忽從內裏走出一人，凶眉惡眼，老漢高大之人，大叫一聲：「大沙彌，後面的哥兒們叫你。」大沙彌答應，即忙跑進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探消息知縣看辦會 請僧尼公差下說辭

且說公然見天色將晚，叫子仁到別處吃飯，既得真信，快快回衙，子仁答應，一同出寺，進城稟報，好結此案消息，也算你我第一大大的功勞。說着，滿心歡喜。且說施公從飯店出來，跟隨那婦人竊聽叫訴告狀的緣故，竟自跟了一回，不得明白，見天色尚早，不便回衙，何不出城訪訪，等天晚回衙，想過邁步出了城門，可巧正遇二差欣然而來，施公遠遠望見二差，是乞丐打扮，不由贊嘆，我且躲避，任他過去，不意二人早已看見，隨後跟來，施公進廟，公差緊行，也進了廟中，施公坐在台階，二人看一看無人，搶步下跪，叫聲「老爺，小的等奉差，訪拿九黃七猪，今在蓮花院內，訪得九黃與七珠，乃是乾兄妹，係蘇州人，先好後拐到此。」施公聽說，變化為喜，又問「因何名叫九黃七猪？」二差說：「他徒弟會對小的說過，因他師父背後有黃豆大的九個猴子，故名九黃，尼姑因胸前七個黑痣子，故名七珠，惡僧廟內，還有盜寇十二名，無所不為，從頭一一稟明。」施公聽說，沉吟良久道：「天色不早，你二人隨我進城，天黑到十字橫街，暗暗凶僧淫尼舉動。」言罷站起，二差跟從施公進城，看那軍民人等鬧鬧吵吵，聽那些人議論紛紛，也有說：「縣主比前任好。」也有說：「耳軟聽信衙役的。」也有說：「私訪愛百姓的。」也有說：「縣主真真清廉的。」正中一人，喚一聲說：「你們住口，莫要亂說，仔細縣衙人聽見，你可吃不了的包子！」施公在衆人之內，竊聽閒話，爲的是公案不結。抬頭只見一片燈光，人語喧嘩，又見擠擠攘攘，到了到了，施公站在衆人之中，看見這法台上，正對觀音菴門，搭了一座高台，台上結綵懸紗，花燈掛滿，正面設了一法座，座上一個和尚，濃眉大眼，滿臉橫肉，頭戴佛冠，身搭紅衣，口喧佛號，手疊佛印，混捏酸款，兩邊有衆僧陪座，細看非盡男僧，還有女僧，一傍接音，年紀俱在三十上下，因七月佳節，天氣還熱，個個光頭無帽，身搭偏衫，雖說接音，其中一人，杏眼含春，因僧眉來眼去，喜笑顏開，還不住的東張西望，賣弄輕狂，施公看罷，又往台下一瞻，正中設擺高桌，兩旁板凳，數了一數，一邊九個尼姑，兩邊共十八位，皆穿法衣，俱是光頭腦袋，接打各樣法器，年紀俱在二十上下，個個風騷，人人嫵媚，雖無脂粉，俱是齒白唇紅，面似桃花，雖然俱打着法器，口念佛語，也是視南瞻北，看那滿面芙蓉，並無一點道心。賢臣看罷，暗暗點頭，怪不得攪亂江都，原來如此！這正位上坐者，必是九黃，且衆尼之中，未知那是七珠，細看桌子上，有個打鼓鐘的女僧，別有風流，較之衆尼，更生美貌，施公看後，暗說：難怪招惹僧俗亂心，聽見法器連打三陣，天有二更時分，施食放完，許多軍民四散，施公同了二差，說：「這九黃七珠原故，我全知曉，你二人明日先不用進衙門，還到蓮花院中，千萬小心，引誘小和尚，套問真情，把那十二名盜寇的根由，訪明回衙，定計以便拿獲。」二役答應，於是施公趁天黑回衙，施公迎接。

公進房，淨面更衣，酒飯用完，上床安息一夜。至次早，起來淨面，吩咐點鼓升堂。施公坐了大堂，眾役排班，施公伸手拔簽二枝，向下叫王仁、徐茂二人答應，即上前跪下。施公說：「你火速去把十字街觀音菴七珠尼姑請來，本縣要辦吉祥道場，還到城外蓮花院，把九黃和尚請來，本縣要僧尼登壇。」二人答應，下堂而去。又往下吩咐，去請攝守府，又派那些馬步三班人役預備，且說去請九黃七珠的王仁、徐茂二人，會在一處同行，彼此閑談縣主之事，不覺來到觀音菴前，一同步進菴裏，那七珠淫尼正在禪堂內，心中思想九黃和尚情濃，忽聽院內走的脚步響動，心下驚疑，說道：「什麼人一定是施主送香來的？」想罷，喊一聲：「小尼那裏答應？」來了小尼，走入禪房，滿面笑迎，口稱：「師父不知呼喚弟子有何吩咐？」淫尼見問，說道：「你快去看看是誰在那裏走的脚步響？」小尼聞言，忙忙跑出一見二人，就問：「你們是那裏來的，怎麼往裏硬闖？」我們這是女僧所在，豈可輕易進來麼？」二差聽說道：「我們是縣衙裏頭兒，你快去告訴令師，我們奉縣主之命來請七珠姑，立刻進衙去辦吉祥道場。」小尼一聽，即回言道：「呵呀！原來是衙役老爺呢！略等一等，我回明家師，回頭再來請你進去。」言罷，即轉身進禪房，將公差之言說了一遍。七珠一聽，心中不解，說：「縣主請我辦事，細細施不全與我，並無往來，聞近日眾家寨主們鬧的多少人命案件了，莫非有什麼知覺，若不去，他是一縣之主，居他治下，若去，又恐不便。」沉吟一會，偶生一計，說有了我何不如此這般允他？」遂叫小尼請他們來見我。小尼答應，出去把二差引入禪房。七珠偷眼一看，不過是縷帽袍套，拐古啣嘴的打扮，應見孤的相貌，七珠心煩無奈，口稱：「上差到此何幹？」小尼獻茶，二人一見，渾身軟麻，神魂飄蕩，意馬難拴，人人說七珠美貌，今見方知話不虛傳。淫尼與二差問了姓名，二差便說：「我二人奉縣主之命來請你到衙辦吉祥道場，須得尊駕親自跟我們同去才好。」說罷，忪怔忪的歪着頭，目不轉盼，看着尼姑。七珠一見，暗罵二役皮臉可惡，如不是王法之地，立刻叫你的個頭落地，今施不全叫人來請，有些吉凶難定，我想城內人命極多，或有動靜消息，亦未可知，倘無動靜，不去，又是不便，沉吟一會，管他什麼，少不得的要走走，就有變動，料着外有九黃哥哥家寨主，自己又能飛檐走壁，馬上雙刀，何足畏哉，惱一惱馬踐江都殺他個魂胆飛裂，就見他何妨。想罷，假意帶笑，叫聲：「上差，不知單叫我進縣，果還叫那別的人？」徐茂說：「請北關蓮花院的九黃師父，你們就走罷，我家縣主立候着呢！」七珠帶笑說：「上差少坐，待我更換衣服，一同進衙。」二差聽說就走，心中歡喜，七珠即換了一套新衣服出來，二差鼻子裏，只是聞着陣陣的蘭香，留神一看，真真可愛，一言難盡，把他個心中難熬，口內不住的贊嘆，說道：「快走！」七珠出了禪房，叫小尼快來關門，小尼說：「來了。」淫尼在前，公差跟着，在後一同出菴，且說徐茂相伴七珠進衙，叫王仁出城去請九黃和尚，王仁答應而去，不敢怠慢，出了北關，無心看那廟外之景，忙進角門，正往裏走，抬頭看見公然子仁，倒嚇一跳，他兩

個打扮乞丐的形相，在那裏打掃山門後庭，王仁心下納悶，方要上前說話，只見公然把手忙擺，子仁搖頭撒眼，他二人恐有旁人識破了機關，走漏消息，王仁心靈連點頭，往外而行，竊喜廟內無人看見，三人先後出了廟，走到僻靜所在，各敘各人之事。王仁說：「奉差來寺，特請九黃進縣。」公然說：「賢弟！聽說心下吃驚，叫聲『老弟！快些回去！你想請他，萬萬不能！』」王仁說：「還求二兄指教，小弟如何行法才好？」公然說：「賢弟！此凶僧大爲利害，單刀雙拐，半空能行，過了樓房，如走平地，現今聚了許多強盜，個個武藝純熟，萬夫之勇。」王仁聽完，公然之言，不由嘆哂笑了一聲，叫聲：「英哥！休要驚嚇！俺在六扇門裏走動，若要沒此本領，小弟如何敢在公門應役？」今日務要將九黃和尚請去。」又說：「只須如此這般，管叫他應允。」二兄但請放心。」說罷，張英、二差站起，先進廟去，王仁略遲一會，邁步進廟，走到院中，一聲大叫：「廟內有人麼？」廟中走出僧人，一見就問王仁：「你是那裏來的？是做什麼的？」王仁道：「你說我是誰？」僧人帶笑說：「你好像衙門中公差麼？」請入內堂吃茶。」王仁跟僧人走入廟堂，讓坐敬茶已畢，王仁說道：「我無事不來，今領縣主之命，立刻請你九黃師父進縣去辦吉禱道場。」僧人一聽，帶笑說：「上差少坐，待我稟明了當家，就來請你們去見。」說罷，邁步穿門，走入密室，九黃和尚正同十二個响馬飲酒作樂，忽抬頭看見小僧說：「你不在外面，照看門戶，爲何進來？」小僧就將王仁之言，告訴九黃，九黃心中不悅，帶怒道：「你去回復他，就說我少時出來見他。」小僧答應，出了密室，來見王仁說：「我師父就出來。」且說凶僧聽得公差來請他，望着衆寇說道：「列位寨主，依我想來，施不全差人來請，不知是好意，是歹意，同你們到要商議商議，方保無事，且問他有詭計多端，狐迷假道，若進衙，恐其不便。」衆寇見問，一司說道：「雖說是你們所行之事甚大，我等料大胆之人，不敢驚動於你，江都文武官員，何畏之有！如果有風吹草動，戰馬撒開，殺得他個江都縣天昏地暗，請你，你就去見他，何妨？隨機應變，見景生情，若設壇場，你就念經，自今來往走動，你我交好，又怕何人！我們在此打聽消息，九哥又能走壁飛檐，果有不測，弟兄都在這裏，一同努力上前，殺官劫庫，把人斬盡，闔城變海，我等高山嘯聚，官兵無可奈何！」凶僧一聽，心中大悅道：「衆位言之有理，你們在此我到前面，見他有何言語，若是禮貌恭敬，我就應允，倘是自誇上差，即便將他殺了。」說罷，站起，凶僧歪歪斜斜出來，狂言大話：「何人請我念經？九老爺不受錢的。」王仁看見九黃凶惡，說道：「倒應了他二人之話，自應小心，便問小僧：『這就是你當家的師父麼？』小僧說：『正是。』」王仁惱在心內，忙移步至凶僧面前，見九黃閉目合眼，酒氣噴人，王仁心中靈明，走至九黃身旁，帶笑道：「大師父好呵！」九黃雖醉，心裏明白，聽公差問好，把醉眼一睜，答道：「我好，你好麼？」王仁肚裏罵好個撒野的賊，令人可惱，又暗想且住，我來求他，少不得下些氣兒，無奈何，答道：「重承九老爺一問，何以克當？」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公差請凶僧 守府助賢臣

且說凶僧斜着兩眼，說：「你就是縣衙裏公差麼？」王仁答道：「我就是特奉縣主之命，來請九老爺法駕，進衙去辦吉祥道場，故此小的方到寶刹驚動。」凶僧聽說，心中不悅，叫聲「朋友，你可了不得了！你膽不起人，我銀錢多有，也不等念經的錢用，你自己去說與你老爺，我不去的。」王仁聽了，心中着忙，不去如何是好，不如再與他些軟話，再看如何。忽聽凶僧復又冷笑道：「豈有此理！江都縣界內，除九老爺一人，難道衆和尚都死完了！莫說施不全請我不去，不是九老爺說句大話，就是萬歲爺宣我，我不去，也是平常的事情！」王仁一聽，即忙帶笑，打了一躬，叫聲「九老爺不要生氣，你老人家不去，小的該倒運了！如何回復縣主之命？九老爺若不發點善心，小的回去，縣主要將我活活打死了！九老爺是佛門弟子，無處不行慈悲，那不是行好麼？我的九老爺，只可憐我王仁當差役的苦處，千萬相求，開一線之路，求九老爺的法駕一行，我小的就得有命了！」凶僧坐在椅子上，正在生氣，耳內只聽得九老爺長九老爺短，說了多少趨奉之好話，方見凶僧一笑，罵道：「鬼嘴的猴兒頭，嘔的你九老爺也沒有法兒了！也罷你九老爺如不憐你，這就苦了你！」王仁一聽，凶僧應允，喜不自勝，就連連打躬道：「真是救命了！謝過九老爺，少不得勞法駕起身，小的還有個夥計，先請觀音菴的那一位七珠尼僧，進縣共辦道場，已經去了，咱們趕上一同進縣，縣主一見齊到，豈不甚好！」凶僧聽的明白，心中大悅，肚內暗想，我當只請我一人，誰知還有七珠妹妹，如知請他，我早應允，大胆去也何妨，施不全若是誠心請我，沒有什麼歹意，大家平安心方想罷，說：「上差少等就去。」步入禪堂，往後而行，衆寇笑臉相迎，問明原由，俱各敬酒已畢。凶僧進房，換上美色衣服，暗帶防身兵器，辭別衆寇，往外而走，叫道：「上差，你們同走。」王仁答應，出廟進城。且說施公暗自忖度九黃七珠之計，差役進來跪說：「本城守府振大老爺衙前下馬，祈老爺定奪。」施公一聽，坐下擺手，說：「知道了。」賢臣忙出公座，下了大堂迎接，二位老爺手挽手，說着滿洲語。施公問守府：「臥哥好麼？」振公回答好。施公見堂上人多，不便言講心事，吩咐爾等不必散去，本縣與振老爺講話，回來辦事。衆役答應伺候，且說施公與守府進二堂坐下，長隨獻茶已畢，施公見左右無人，說道：「今日特請駕臨，煩鼎力相幫，只因幾件人命盜案，今日凶僧淫尼，與衆寇作了許多人命案件未結，現發差請九黃七珠到縣，假說作吉祥道場爲由，拿他二人，除非如此這般，求老兄相幫，大事可定。」守府一聽，答道：「自當協力捉拿，小弟暫且告辭回衙，好暗派兵馬，早作預備。」施公送出守府而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水獺無知公堂告狀

商人大意錢鋪昧銀

且說施公升座，忽見一物，自公案下扒出，站起望施公拱爪，口中亂叫，衆役一見，上前就要趕打。施公見此物來得奇怪，喝住衙役不要打，細看原來一個白水獺。施公口內稱奇，莫非此物也來告狀，想罷高聲大呼：「白水獺，你果有冤屈，點點頭兒，引着公差，去拿惡人，不懂我話，要來胡鬧，立即將筋打斷！」施公言罷，往下觀看，衆役也爲留神，見水獺拱手點頭。這是怨鬼跟隨，附着畜類身形，橫骨楂腹，不能言語，口中亂叫，內帶悲音。故此施公說：「大爲怪事。」就知其中必有冤情，伸手抽簽，叫值日公差：「你們領簽，快跟這水獺去，不許趕打，任着他走，或是見什麼形迹，立刻鎖拿，帶進衙門，如有徇私粗心之處，經本縣查出處死。」青衣答應上來接簽，至水獺前叫道：「領我快走。」公差言猶未了，到也奇怪，那物爬起來，往堂下就走，公差跟定白水獺出衙而去。施公又驚喜，驚的有頭無尾，最難明斷，喜的畜類竟通人性，堂上那些三班六房，人人稱奇。抬頭只見門外闌進兩個人來，扭在一處，你嚷他扯，扯的這個臉上青紫，那個衣服撕破衣衿，個個布衣，容貌平常，年紀不過四上下，來到公堂，一同跪下，滿口亂嚷。施公喝住：「你等無知，既來告狀，何用吵嚷？慢慢說來，再若吵嚷，本縣立刻用刑！」二人聞言，不敢高聲，這個口稱：「老爺，小人姓朱，名有信，祖居江都人氏，自幼攻書，也知禮義，我現在小本貿易度日，只因前赴馬頭起貨，路過錢鋪，換銀九兩八錢，整整四塊，掌櫃的用秤子秤了，適有小的母舅經過，慌忙放下銀子，去迎母舅，相敘罷時，再來取銀，他不承認，昧銀拐賴，因此告狀，求老爺判明。」訴罷，叩頭碰地。施公問那一人：「你開錢鋪的麼？」那人見問，叩頭稟道：「小人姓劉，名永，本係徐州人氏，帶領家口，來此江都，錢鋪生理，開了已十餘年，老少無欺，朱有信來，並未見他銀子，甚樣兒的，明明訛詐，撕破衣衫，旁人來勸，破口大罵，左右問我要銀四塊，九兩八錢銀子，小的往前，並沒會過，不知他是那裏人氏，叩求老爺公斷，若不與民人作主，只恐遲了刁詐之心思了。」未知後事如此，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縣主判斷曲直

民婦言講道理

話說劉永訴罷叩首，屈的他二目垂淚。施公一聽，沉吟良久，想這江都民刁，頗能撒賴，此事無憑無據，怎得問明，再三躊躇，主意拿定，帶笑叫聲：「朱有信，本縣問你，世界上銀錢最爲要緊，你自不小心，失落銀兩，先有罪過，還來告狀。」那人氣的滿口大叫。施公故意動怒，喝了一下去，少時再問：「朱有信，諾諾而退，施公叫聲：『劉永，本縣問你，果真沒有見他的銀子麼？』劉永說：

「小人實未見朱有信的銀子；如若昧心，豈無個天理。」施公說：「你既沒有見他銀子，也就罷了，本縣如今吩咐你，你如不遵，立刻重處。」施公說：你近前來聽着。劉永站起，走至公案旁邊，方要下跪，施公搖手，即站在一旁。施公提起硃筆，說：「劉永伸，手過來！」劉永手伸在公案，施公寫了銀子二字，把筆放下，帶笑吩咐說：「劉永聽真，你去面向外，跪在月台之下，不許東張西望，只看着手中銀子二字；如若棹去一點，立刻叫你將銀賠出，還要重責。」劉永答應，不敢不遵，心中含怒，走至月台跪下，只看着手中銀子二字。施公又叫衙役上前來，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快去快來，衙役答應，出衙去後，施公又見打角門進來一個婦人，頭上披髮，面上青腫，脚步慌亂，年紀約有五旬，喊叫冤枉，口稱：「青天救命。」氣的風風顛顛，跑至案桌前，跑下數數落落，悲聲悽慘。施公叫聲：「那婦人，有什麼冤情，款訴來，本縣與你公斷。」那婦人見問，停悲，口尊：「老爺，小婦人告夫主萬惡。」施公一聽，大怒道：「放刁胡言，自古至今，妻告夫者，先有罪的律，有明條，難以容恕，你快把夫主的惡迹，你所告夫的情由說來，我立刻拿來對詞。」那婦人口稱：「老爺，小婦人丈夫，名董六，嫖賭不規，求老爺差人拿來當堂對訊，就知小婦人的冤枉。」施公聽罷，說道：「既然如此，你下去等候。」那婦人答應，下堂伺候。施公即出簽去拿董六，不在話下。但見先所差去青衣，把錢鋪到永之妻，帶上公堂跪下。施公見那婦人，雅淡不俗，就說：「你丈夫欠下官銀數兩，他叫把你傳來，交還此款，或有或無，快快說來。」婦人見問，口稱：「老爺言之差矣，凡事自有家主，小婦人的丈夫，該下官錢，理宜追究他還；小婦人難道自有銀償還麼？」小婦人清白良家，閨閣女子，傳我前來，甚麼緣故，拋頭露面，進縣見官，豈不令人笑談？知道的，言是丈夫連累了妻子，不知道的，說我敗壞閨閣，只恐良家隣右，人言不遜，老爺本是一縣之主，為民父母，作官不正，甚是糊塗，枉受皇家爵祿之封。」施公聽民婦言之有理，心中到覺懽悅，並不動怒。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施公審銀子

斷薑酒爛肺

且說施公含笑說道：「那婦人休得亂道，俗言為臣要忠，為子要孝，官清吏肅，上有法律，朝廷定例，公堂放刁，雖云不斬無罪之人，你且休要含怨，凡事自有神鑒，你今略待片時，就知詳細，人有虧心，天必不容。」說完，施公叫：「差役上來，細聽吩咐。」又叫：「那婦人，你不用生氣了，你在那月台上，猶如因你男人欠銀不交，罰跪在那裏，等本縣當了你問他，聽他說有銀無銀，你就不怨本縣了。」那婦人一聽，扭頭一睜，見男人果跪在月台之下，低着頭，不知看手中的什麼，婦人看了，正在納悶。施公吩咐公差，你去站立堂口，高聲問劉永，有銀子沒有？公差答應，走至堂口，一聲大叫：「劉永呵！老爺問你，銀子有是沒有？」劉永只當問

手內寫的銀子二字，高聲答道：「銀子有。」公差回稟：「老爺，方才那劉永答應，銀子有，不敢動。」施公叫：「那婦人，你可聽見你丈夫說，銀子還未敢動，故此他叫本縣傳你來的，本縣想你家中，必有銀子，你不肯實說，本縣此時也不深究於你，你既不念夫妻之情，本縣無憐民之意，嚴刑追迫你的丈夫，你可休怨本縣。」一面說，一面偷看那婦人聽見這話，就有些懼怕之形。施公故意作威，將驚堂拍的連響，振耳，喝叫：「快拾大刑伺候。」衆役同去，把夾棍抬來，嘩嘩一聲，放在當堂，原是嚇他。施公並不叫人動刑，到向了旁邊，站立書吏說：「汝等伺候本縣，也知道本縣法重刑很，鐵面無私，本縣甚有憐念貿易之人，苦掙財利，養妻贍子，今劉永之妻，進衙認賭官項，豈不人家省事，且顯本縣之德，那知這婦人不明道理，還怨本縣，他不念夫妻之情，本縣不得不用刑法了。」那書吏明白，深知本縣心事，回答道：「老爺至明，本該重究方服民心。」施公又看那婦人的動靜，低垂粉顏，施公又將驚堂連拍威嚇，叫人動手，夾他男人，嚇得婦人面目變色，在下連連叩頭，說道：「青天且莫動刑，我實說就是了。」施公微微冷笑，回手一指，叫那婦人：「快說，若是有理，就免動刑打你丈夫。」婦人道：「銀子家中有一包，不知多少，叫我收起，不許言語，先蒙老爺追問，我不敢說出有銀子的話來，方才老爺問他，他說有銀子沒動，小婦人方敢直訴，求老爺開恩，情甘將銀子拿交官項，懇求寬免大刑。」施公一聽，哈哈大笑，傳劉永問話，青衣忙到堂口，叫劉永上堂，與你妻對詞，劉永一聽，遂即邁步上行，來至堂上，看見妻子，不由嚇了一跳，知瞞銀子之事已露，面色頓改，到堂跪下，施公叫聲：「劉永，銀子動了沒動？」劉永見問，把手往上一伸，說：「銀子還在。」施公點頭，說：「有銀子就是。」忽聽劉永對他妻子說：「你不在家，爲何至此？」吳氏見問，面帶怒色，罵：「沒良心，還有臉問我，我且問你，你是男子，欠下官項，你作主意，該交不該交，憑你爲何，又叫老爺把我女人家傳進衙門，拋頭露面，你可曉得面目何存，可見親朋，快快些去，把你給我的銀子，我放在棚頂上，皮箱裏面，拿來交還官項，好求老爺免打。」吳氏這些話，把劉永說的目的，口呆，無言可答。遲至一會，吳氏不知其故，徧徧追迫，說：「你還不去，難道發就就算了，帳麼？」劉永一聽，就大罵：「好個蠢婦，誰叫你多話？」施公聽他這事，現已敗露，心中大怒，一聲大喝：「你夫婦再要爭吵，即行打。」劉永、吳氏都嚇得低頭不語。施公帶怒，叫聲：「劉永，你味他這些銀子，你已欺心，並不想天理昭彰，鬼神鑒察，該死奴才，人生天地之間，全憑忠孝節義，廉恥信行，大丈夫嚴妻訓子，須要守分，買賣交易，秉心公平，老少無欺，虛心正道，神靈自然加護，貿易必得興隆，害人心一萌，孰料神佛先知，默默之中，早已照察，適才朱有信換銀，你欲瞞昧，天不容逆，還敢扭打到衙門裏來，仍是胡賴，非本縣神明如電，賊證俱無，何處判斷，你自知陡起私心，你那知本縣判事如神，略用小計，即入圈套，理宜加等重重枷號，本縣姑念你愚昧無知，罰銀子五兩，自新改過，如再放刁，決定重處。」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瞞銀倒罰銀

碰死真烈婦

施公又向了吳氏說：「你婦人埋怨本縣，今可聽我吩咐，你丈夫並非欠的是官項；他竟敢欺心訛詐換銀之人，因為當堂追問，他不肯認，所以本縣設計，傳你進衙，原先你怪本縣不該傳你對詞，事今敗露，無有話說，為何婦人暗起虧心害人，本縣仍念你是婦人，寬免刑責。」吳氏聞言，叩頭求老爺格外施恩。劉永在旁，嚇得面黃臉青，叩頭磕地口稱：「老爺小人情甘受罰。」施公一聽哈哈大笑，吩咐：「把劉永拉下去，重打十五板，以下次昧心之事。」衙役答應，把劉永拉下，打完十五板，吳氏見夫受刑，疼心不過，又叫把朱有信上來問話，說道：「你銀失落，皆由大意，原要財不離人，縱與娘舅說話，理該將銀收起，如或被左右賊人盜去，就難明白了；幸而劉永欺心，瞞昧，以致爭吵入衙，本縣如不將銀判出，你必埋怨本縣不明，在外面議論言不遜，順今日判銀歸你，這其中你也有過，本欲責以粗心，本縣加恩饒恕，以後凡事必須留心。」朱有信叩頭謝恩。施公復又聞言，叫聲：「劉永你昧良心，責打於你，何以又罰銀子五兩所罰之銀，入官濟貧，為的是叫你知過自新，上有王法，暗有鬼神。」施公名正言順，不但劉永知感，而三班六房，個個點頭心服。施公又往下叫一人跟去錢鋪，把原銀取還，交付朱有信，外取罰銀五兩，以作公款。又問劉永朱有信二人，本縣方才的話，聽真了沒有？二人回說聽真了。施公說：「既是如此，一律放你等回去。」衆人叩謝下堂而去。公差跟着劉永，出衙取銀。且說施公正要退堂，又見自角門進來二人，走至月台，一人挑了剃頭担子，放在廊下，上堂跪下，向上說：「小的將董六兒傳到。」施公擺手，公差站起，施公說：「把那婦人叫上來問話。」公差答應，轉身而行。施公往下一看，留神打量，董六形色相貌，粗皮大眼，鼻子高聳，燕尾鬚，年有四旬上下，凶氣滿面，怒色忿忿，施公看罷，心內明白，往下就問：「姓何名誰，快快說來！」那人見問，只是叩頭，叫聲：「老爺小人世居江都縣中，姓董名鏗，原是良民，排行六兒，剃頭生理，度日，不知為何傳小的進衙。」施公一聽說道：「你妻告你。」董六聞言，就嚇了一跳，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審決真情用刑具

替前天伸冤雪恨

董六叫聲：「老爺，小的妻子馮氏，他偶得氣迷之症，於今半年有餘，小的不知他告狀，只求老爺叫他來當面問明，到底告的是什麼條款？」施公說：「本縣早已想到他告你，若要沒理，一來欺天滅倫，二來他必是瘋症，因此才將你傳來，對對口供，便見真假。」吩咐青衣拾過大刑來，伺候了，衆役答應，早有人把馮氏帶上，跪在一旁。董六一見叫聲：「蠢婦，自家有病，就該保養，為

是爲何鬧進衙門？」馮氏聞言，氣的渾身發抖，罵道：「天殺的你還狂言麼？罷了罷了！算來我是對頭冤家！」施公一聽，大聲喝道：「何用你胡吵？先叫馮氏說來，你在旁如要爭論，一定掌嘴。」馮氏叩頭叫聲：「老爺，小婦人的冤枉之事，鐵石人聞之也要痛惜；我家世居江都，父母俱亡，哥嫂把奴嫁與郝遇朋，丈夫開設成衣舖，本好貪杯，老實之人，交這不義之徒，董六爲人輕狂，夫主在時，引他入內，穿房入戶，好似至親，與夫同來同往，情益交厚，那知這賊人面獸心，看上奴貌，暗起不良之心，自後同夫終日飲酒，不治菓菜，只用薑酒敬他，不上幾月，夫主得了重病，身腫吐血而亡，可憐奴家孤苦，又無伯叔兄弟，正當天氣炎熱，出於無奈，捨身改嫁，將身價銀數兩，爲葬夫主之計，可恨忙亂之中，並沒主意，也無心問及，只得隨行過數十家門口，及到他家見面，方知是董六所娶。」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捉拿僧尼盜

土地祠判鬼

話說馮氏說：「我有心不允，更難追悔；身價銀已經花用，小婦人無奈含忍，將就而過，數載以來，生下兩個兒女，誰料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正報應不差；前日惡人吃得沉醉而歸，神差鬼使，說出實情，他說：『爲奴用盡心機，薑酒爛肺，無人知曉，百日之功治死，你諒也不知，夫妻兒女關心，你疼不疼？』言罷沈沈而睡，小婦人聞言，痛氣交迫，伏思既生男子於世間，全憑忠孝，女生宇宙，貞節爲重，不講禮義廉恥，何異於猪狗？當在老爺堂下，辦顧兒女牽連，也都付流水，骨肉不含羞，前夫不能伸冤，今幸與夫報仇，小婦人雖身至九泉之下，瞑目無憾。我與此賊，恩愛反爲仇寇，小婦人惟求老爺伸此冤枉，千萬萬剛情所願受。」馮氏訴罷，令人悽慘。董六在旁一聽，急得不顧王法，大罵：「淫婦，滿口胡說，盡是瘋言，你就爲了吃的穿的，不得如意，也要忍耐，何必對青天老爺亂吵？你該想想我董六打着許多兒呢，豈是容易的？你這潑婦瘋癲，告我有何證據？幸蒙老爺寬厚，不會怪你，由你潑婦亂說。」只見馮氏氣的面白發紫，罵個「囚徒，還敢強辯，鬼神使着你自已說出『薑酒爛肺之言』，謀死我夫，圖奴家當着清官，尚不承認麼？」董六聞言罵道：「嫌漢子的淫惡潑婦，你的前夫死後，沒有埋葬之資，你央媒人求我，說着『願嫁與我，』乃是明媒正娶，已經數載，生兒育女，你因在家中衣食不給，氣成瘋疾，裝出鬼魔告狀，說『我謀害你夫，圖你爲妻。』有何證據，害你前夫，再者你既知我是仇家，就該早告我，問你爲什麼嫁了我，又來告我，何故？」馮氏只氣得打戰，口不能言。施公心中明白，故意皺眉，大罵：「潑婦瘋癲，無有告夫主之理，三從四德，全然不知，既知前夫死亡有故，就該早來鳴冤，你既嫁於他，又成仇寇，不是同謀害却你夫麼？過了這數年，怎麼再來告夫主，料此人又是不趁你心，真像古有句俗言：『毒婦心似鶴頂紅。』」便

叫青衣拾大刑過來，我把你這刁婦，有心怨你過，猶恐不改，又生害人之心。」施公越說越怒，命「左右拉下，把這惡婦，領到班房，快動大刑。」衆人答應上，前如鷹捉燕雀，不肯容情，拉着往下就走，套繩刑具後跟。真叫馮氏氣的渾身打戰，急得張口結舌，高聲喊叫：「冤枉我！」喉嚨叫啞，無人理問。青衣把婦人帶進了班房，不多時，婦人哭喊，倒像受刑的聲音。且說施公未傳董六之先，就吩咐過，雖叫馮氏入班房，並不用刑，叫假裝受刑之聲，衆役又把刑具弄的響聲不絕，這是計套真情，好鳴不白之冤。惡人不知其故，一聞妻子叫苦之聲，心中疼忍不過，他就往前跪扒半步，口稱：「老爺，容民細稟小的原因，他有些病症，叩老爺寬恩免刑，留他十指，好作針線，以度光陰，聽這刑法，發他受的了，叫他知道改過，前非罷了。」施公聽罷，大喝道：「你這大胆奴才，就該打嘴，此乃朝廷設立衙門，理化軍民，也許你夫妻到此胡鬧，本縣作你家的官兒不成？」吩咐人兒：「快去班房，說與動刑的，格外加重。」青衣答應，跑至班房門口，高聲大叫，傳話已畢，只聽一陣列具響動，衙役發喊，又聽馮氏叫喚，十分悲苦。施公偷眼下看，但見董六不住回頭往外看，十分憐惜。施公叫聲：「董六，你心莫惜那惡婦，叫他受刑法，向後就知利害，再不敢告丈夫。我今且問你：先會娶過妻子，沒有娶這馮氏有幾年了呢？現在生有幾個兒女？實在說與我聽，我好開恩與你。」惡人見問，口稱：「老爺容稟，小的父母雙亡，沒有手足姊妹，學個剃頭生意，以後開了個剃頭棚，交了個郝遇明裁縫生意，甚是興隆。我與他穿房入戶，往來走動，彼此難分，好似至親，後來他不幸得病而亡，孤苦無倚，無親，少兒缺女，又沒兄弟，可憐無力殮葬，聽到他妻悲啼無法，可喜馮氏賢惠，肯身改嫁，葬夫，馮氏嫂子也有倚靠，死者入土爲安，生者終身有賴，小的那日帶酒應允，聘禮拿舉兩得，一小的因思郝兄死後，需錢治備棺木，馮氏嫂子也有倚靠，死者入土爲安，生者終身有賴，小的那日帶酒應允，聘禮拿去，小的醉醒，追悔莫及。剛過七日，催娶過門，想起郝兄，至今慚悔。幸而夫婦和順，兒女已長成七歲，不料蠢婦，偶得氣迷瘋癲，進衙告狀，此是已往的實情。小的代婦懇求寬恕回家，感恩不淺。」連連叩頭碰地。施公微微冷笑，叫聲：「董六，念其朋情，又是明媒正娶，何言後悔？此事世上常有，本縣再問你：郝遇朋何病身亡？」董六見問，鬼神撞亂，不肉不由，答且說道：「老爺，他那裏有什麼病，吃酒死的。」施公故意哈哈大笑說：「什麼濁酒，就把人喝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誘哄人惡的實言

吩咐重刑訊凶徒

施公問：「你，你也會吃酒不會？」惡人見問，認是好話，答道：「小的也會吃點酒。」施公又問：「不知你吃酒的量，吃得多少呢？多吃害人不害人麼？」惡人說：「小的也不瞞哄老爺，還吃過數斤。」施公說：「這等說來，你還吃不過本縣了！本縣除了辦事，

退堂後，是吃酒爲樂，只有一宗毛病，不好，最好飲酒，懶意吃菜，最愛吃的葷兒，圖他性燥，有火料也。一惡人一聽此言，大聲道：「老爺，老爺，快別拿葷下酒，很不好呢。」此必是吃死冤魂當報，怨鬼撒亂他的，施公聽得話內有因，就得了主意了，故意說：「葷酒不可同吃，也不知怎麼講說呢？你若解說的明白，真有好處，本縣要不用了。」惡人見問，才覺住口，驚得渾身打戰，張口結舌，又不敢不說。施公見此光景，冷笑罵道：「迷徒，你既不說，本縣少不得要動刑追你。」吩咐把馮氏帶上來對詞，青衣答應而去。施公又問：「葷酒不可同吃之故，惡人不敢說出，只是發怔，立刻把臉都變青了，施公心中明白，卻又恰恰大笑，看見青衣把馮氏帶來跪下，施公吩咐：「馮氏，你把董六謀把你前夫，細細說來。」馮氏答應，又照前所告之言，一一哭訴。施公問：「董六，你可聽真了麼？難怪你方才說葷酒不可同吃，內中有些隱情，爛肺之事，你這該死的囚徒，快說來，免得用刑。」惡人見問，不住的叩頭，淚流滿面，無可奈何，口稱：「老爺，小的貿易守法，不敢越禮胡行，小的便娶馮氏，乃是甥姪，止恐他心願從，今來告狀，無憑無據，若以葷酒爛肺，謀死前夫，何不早告，含冤數年，忽又喊冤，而且贖證全無，他有瘋症，是以枉告。」施公大喝一聲說：「你這囚徒，好張利口，事已敗露，親口自言酒葷害人，你與郝遇朋生前，每日一早，空心以葷飲酒，此乃本草遺留，六沈八反葷酒爛肺毒方。」諒你不懂藥性賦，若依本縣想來，必有主謀之人，問真再議。」吩咐動刑起來，衆役一齊答應上堂，把董六拉下倒地，兩腿套上夾棍，左右拉繩，只聽惡人哎喲，魂離天外。青衣用涼水照臉連噴幾口，惡人醒來，疼的叫苦哀求。施公問道：「招不招？」青衣回說：「他不招。」施公又問：「馮氏，你丈夫不招，倘若你再不實招，立即送你之命。」馮氏說：「小婦人苦告並非謊言，如有不實，情願領死。」施公一聽，吩咐將夾棍收繩，惡人聽得，魂飛胆裂，大聲叫道：「招了，招了。」青衣住刑，施公說：「那怕你堅心似鐵，難管官法如鑪。」吩咐鬆棍帶上來，青衣將夾棍繩放下，把董六拉下去跪說：「怎樣與郝遇朋交好，入房見色，欺心害命，佔妻，因用董酒百日爛肺之功，治死郝遇朋，得娶馮氏。」從頭至尾，細說一番，招供是實。施公聽罷，又問道：「你用的這個毒方，從何而來？其中必有主謀之人，告訴於我，你說來，免得受刑。」青衣接口，一旁喊道：「快說，若遲了，老爺又要用刑。」惡人胆怯，叫聲：「老爺，聽小的實說，傳方之人，因小的見色迷亂，終日神魂不定，小的乾媽媽，見此光景，問小的有何心事，小的即將前情告訴於他，是以將方傳於小的，不料小的酒後失言，該死，叩求老爺免刑。」施公聞言，見惡人招承，伏在台階，眼瞞着馮氏說：「你來告狀，你也想想，生兒育女，已經多年，生米煮成熟飯，也罷了我董六死了，我與你也是解不開的這段扣兒。」馮氏一聽，只氣得渾身打戰，用手一指，罵聲：「傷天理的狠賊，當着老爺，你還敢胡言，從前我丈夫受了這囚徒牢籠，你說的却也不錯，奸因夫引，若不引焉有此事！如今老爺斷事如神，青天有報，你醉後失口洩機，還講什麼夫妻，大家命該盡了。」馮氏

氣惱在心，說：「你就該打死！」又用口咬，打罷，倒退，向着階柱一頭碰死。施公誇獎，好個貞女！復又大怒，罵聲：「董六你這囚徒，只顧你與王婆定計，連害二命。本縣問你：你這乾媽媽住在何處快說！」惡人心想，不說又怕受刑，叫聲：「老爺，王婆住在東街關帝廟南首，門前掛着牧生的招牌就是。」施公聞言，立刻差人把王婆拿來，上堂跪下，眼見馮氏氣惱，又見董六受了刑法，心中害怕，且說惡人見了王婆，大叫一聲：「乾媽，多謝你的仙方傳的不錯。」施公一聽，喝住再要多言打嘴，喝聲：「王婆，你乾兒子供出你傳他藥方，害死郝遇朋，謀娶馮氏，是與不是，快快說來，免得受刑。」王婆回說道：「小婦人並無此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拿王婆結案

僧尼等念經

施公吩咐：「賤婦，不發不招。」青衣答應，將王婆樓起，王婆疼痛難忍，大叫：「老爺不用發了，我都說了罷！」施公吩咐：「鬆刑，快快說來！」王婆說：「小婦人與董六通奸數年，傳方是實。」施公聞言大怒道：「薑酒爛肺之事，料你不懂，是誰傳你說來！」王婆叫聲：「老爺，小婦人的丈夫在日，是個醫生，常言六沉八反之藥方子，所以記得不敢撒謊，老爺詳情。」施公聽罷，吩咐寬刑，衆役答應，把刑鬆了。施公提筆判斷，王婆先與董六通奸，後又傳方，良婦被他謀娶，水落石出，馮氏自盡，按律應絞，秋後處決。董六謀奸，毒死親夫，謀娶馮氏爲妻，依律處斬正法。判畢，叫拿下去畫押。吩咐收監，禁止立刻將王婆董六收禁看守不題。且說施公叫人把馮氏娘家人傳來領尸，可巧劉永銀五兩，差人呈上，施公吩咐與馮氏買棺，董氏家產，斷給親丁變賣，養贍他兒女，衆人叩謝出衙，堂上三班人役，個個稱奇。施公吩咐書吏擬稿詳報上司。堂事方畢，又見請九黃七珠的王仁、徐茂、上堂，跪下口尊：「老爺，小的二人把僧尼都傳了來，在衙門外等候。」施公吩咐進來，二役答應出去，領僧尼上堂，施公看見惡僧，豹頭環眼，黑肉滿臉，鬚七寸許，年約四旬，又看淫尼，白面如粉，唇紅齒白，年紀不過二十以外，生的嫵媚，站在堂前，並不下跪，打躬問訊，含笑問道：「老爺，叫我何事？」施公一聽，心中暗怒，勉強含笑說：「奉請二位，本縣虔誠還願，許下僧尼對壇念經，各請十三位，拜懺，行觀燈，破獄，取水，金橋過往，放烟火，施食，行水陸吊掛，金身佛相，旛幟寶蓋，要扯滿棚，僧冠僧衣，普化一切，都要新鮮，香燭齋食，有煩二位費心，明早設壇三天，共要多多少少白銀？」僧尼聞得施公之言，九黃叫聲：「大老爺，小僧承縣主吩咐，不辭辛苦，應當照辦。」淫尼帶笑說：「九黃，爺小尼窮介。」九黃復叫聲：「大老爺，明早登壇，我們二人先要取些銀子，以備請客之資，餘待事畢再算。」施公叫施安取銀，交付僧尼，出衙而去，每人又各請僧尼十三名，預備行事，及應用物件，一切齊備。未知後事如何？

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縣衙念經辦會

僧尼行香游街

且說施公見僧尼領銀去後，吩咐移文去知會守府，暗派兵丁捉拿凶僧淫尼二人，搭起對面綵台蘆棚各五間，又悄悄分派役內三班人等，明日如此這般。施公吩咐已畢，又見胡登舉上堂，手捧催呈，一旁打躬。施公接呈子說：「賢契請回，本縣雖未捕獲，現今暗中查有蹤跡，事在早晚結案。」胡登舉答應，出衙回去。又見堂下走上二人，跪在左右，都舉呈詞，同口呼冤。施公就問：「爾等何事不用如此，個個講來？」齊聲答應，一個說：「小人名叫海潮，久在本縣居住，昨晚偶出怪事，賊人盜去東西，又把女兒搶去，婆家日後要娶，如何是好？求恩派人拿賊，以消其恨。」施公一聽大驚，又問：「這個你爲何事？」那人說：「小人名叫李大成，南北貿易，昨在界內，被強盜將伙計砍死路旁，貨物劫去，求老爺差人速拿強人。」施公問說：「就知是九黃和尙與那十二名強盜做的事。」施公說：「爾等呈子留下，聽傳結案。」二人答應而去。施公退堂，衆役散出，個個你言我語。且說凶僧淫尼，領銀各回菴院。九黃回寺，會晤十二個兄弟，言論縣衙辦事，明早設壇，我已應允，倘有吉凶，衆兄弟必須商議而行。不言衆寇提防，且說施公退堂，書房悶坐，沉吟江都些豪霸，施某所爲小計，必要捉清，那人命盜案，猶如雪片飛來，還有無頭的案件，觀音菴裏尼姑，蓮花院內凶僧，還有十二個响馬，我今設計要拿凶徒，先捉強盜，再拿餘黨。施公前思後想，不覺三鼓寬衣安睡。次日起來，淨面更衣已畢，吩咐施安，到外面預備停當，端等僧尼對壇。施公好出去拜佛，且說九黃和尙，先打點輔排一應佛像，送至縣衙，在經棚內陳設，凶僧隨後請衆僧一同進縣，共辦佛事。七珠也是先將法器送至縣衙，各樣陳設，結彩掛燈，鼓樓旁邊，搭起高棚，不多時，僧尼陸續入縣，各歸各棚，茶房獻茶已畢。守府振公來至衙門外下馬，入報，施公迎出大門，二公都是蟒袍褂，施公在僧棚內參拜主壇，守府在尼棚內參拜主壇。九黃、七珠個個身藏兵器，提防不測；二公進棚拜佛，九黃留神偷看，並不帶多人跟隨，凶僧淫尼一見這般光景，就不以爲有別的意思。一齊站立，施公帶笑，望九黃說：「和尙請坐，大衆不用多禮。」衆僧回答：「不敢，都站立合掌向心。」施公上行禮畢，起身外走，帶笑說：「本縣失陪。」二公出棚，大堂設椅而坐，閑談，僧尼點鼓敲磬，打了三通，燒香開讚宣畢，止了法器，就叫茶房送茶獻畢。僧尼就鋪排福旛執可等物，運出衙門，守府縣公所爲人民隨着走走，那街市上三教九流，都有熱鬧行香，走了四條街，回至衙前，鼓手吹打，大鑼大鼓，響聲應天，住了法器，齋房吃齋。二人帶領多人，擁進棚來，吩咐下役人等，將湯飯菜，不住的折換新鮮的，使喚人的手脚不閒。僧尼留神，看視二位老爺動靜，還是別無他意，都放下心

懷，安然吃齋飯畢，各入經棚；茶罷，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施食台上開法

軍民進衙看會

話說衆僧茶畢，取水請神，天晚施食一會，三更方散。僧尼出衙，各歸寺院。次早進廳，因僧淫尼，見無動靜，才覺放心，施食已畢，散出回寺，話說施公叫施安快去如此這般，到北關蓮花院內，把英公、張子仁，叫他暗暗進衙，有機密事用他。施安答應出衙不多時，二人進衙，施安到書房稟明，二差跪下叩頭，施公含笑說：「起來，聽我吩咐！」二人站起，施公說：「你們在廟中，怎麼樣來呢？」二人口稱：「老爺在上，那廟中十二寇與衆僧，個個俱是全身本領，小的們看他都有些手段，論起來真好武藝。」施公聽說道：「不用你們誇講，本縣深知你的武藝也不弱，現有一事，須你二人去辦，別人反要誤事，這蓮花院十二寇，煩你二人設法拿他；若是走脫一人，拿你全家入監，限今夜將他等捉來。」二役一聽，渾身打戰，復又跪下說：「強盜實是利害，刀馬純熟，求老爺多派人去。」施公聽說大怒道：「你二人本領，本縣深知，總要你等今晚三更到廟，捉拿十二寇與衆小和尚，但有錯誤，唯你二人是問。」二役不敢再說，諾諾連聲而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二役復入蓮花院

兩官再三定寧計

且說廟中那些和尚，一早就進衙入棚念經作法，見無動靜，並不介意；因僧淫尼，俱不帶防身兵器。念完經時，各上齋堂，齋完仍歸棚內，伺候施食。且說守府縣公，彼此講滿洲話，如此定計，到晚拿捉僧尼。及至天黑，點燈之時，僧尼都上法堂，在施食台上，正位是九黃，左右接撥文的是別僧，施公就在九黃身後坐定。二公伺候兩三日，施食都是這樣的，凶僧故不理會。這一日，振公暗挑好漢，外穿長衣，內穿椰身小衣，暗帶兵器，跟隨左右，好捉凶僧。自下兩溜，高棹兩邊坐着兩溜，和尚接打法器，尼姑那邊也照樣辦理。振公也照施公行事，坐在七珠背後，台上跟隨兩人伺候。只等施公那邊動手，這邊也就動手，內外埋伏停當，專等號令，一擁而入，并力幫獲。且說差二去廟中，拿十二個响馬，二役走至廟中，兩個小和尚一見帶笑道：「兩位窮大哥，你們不打掃佛殿，往那裏去來？」公然說：「你有所不知，昨日聽見城中吳鄉宦家放堂，打量去個趕早兒，那知給了點子稀湯。」小和尚笑盈盈道：「你們運氣不好，我們給你們送送，找不得，到晚上吃罷，再煩二位上樓打掃。」二役大喜答應，正好趁機打聽响馬消息，便好下手。隨即取了掃帚簸箕，上樓打掃，漸漸天晚，點了燈燭，十二強盜聚會上樓飲酒，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衆盜飲酒在高樓

二差定計倒扣門

且說兩公差將樓打掃干淨，強盜上去坐定飲酒，猜拳行令，將到三更時分，都吃得有幾分酒了，因等九黃回家再飲，商量要去打劫人家。二公差趁空將蒙漢藥浸在罇中，二公差又要哄小和尚，取酒案以戲法爲由，把小和尚綁個結實，棉花塞口，二公差轉身叩門。又到廚房，衆僧個個食杯一見二人，說：「窮大哥，我們張羅再謝。」英公然張子仁同說：「使得。」出廚房至樓下，聽了上面還有人聲，就知藥性尙未行到，二人暗急道：「此時縣內還無救應，如何是好？」且說縣裏施食台上，僧尼之事，九黃舒展喉嚨，聲音響亮，吐字真切，台下僧配法器，雖然配着法器，個個看着僧尼，堪堪三更時分，施公看棚裏外埋伏兵役甚多，專等號令下手。施公一看，就揚揚得意，暗送眼色，快頭心下明白，就知委空叫動手了，又送眼色與壯丁，馬快兵役，不敢怠慢，走到凶僧背後，把九黃連腰抱住，滾在台下，各人各持鐵尺短棍，兵兵一陣，把九黃兩肘兩腿打傷，難以轉動，繩網結實。振公那邊，見衆人一亂，也就動手，七珠方散施食，正在鬧熱間，忽聽人聲，尼姑正在暗驚，守府站起，忙使餓虎撲食的架式，把七珠後腰一抱，七珠復用力爭扎，二人一齊跌倒塵埃。七珠用解法要跑，兩個快頭撲上手持鐵尺，當肩一下，七珠空手，難以躲避，打得二目發昏，跌倒在地。振公扒起說道：「好利害，淫尼力大。」叫兵役捆住，即時皆捆起來，守府這才放心。淫尼滿口混喊，守府令人打了一頓嘴巴，淨尼不敢喊叫。其餘僧尼，也不敢轉動，令人看守。二人會同帶領兵役，開北門，燈籠火把，照如白日，直到蓮花院廟內。公差等的心急，只見遠遠一片燈光，就知城內人馬來了，說道：「我們快去迎接。」二人往前緊跑幾步，迎着跪下報名。施公帶笑問道：「你二人辦的事情如何？」二人見問，隨即將事說明。施公一聽大悅，叫聲：「振公哥，你我先守住山門，叫他們二人帶了兵役進去，將強盜拿住，其餘衆僧全行捆綁，一同回衙。」守府答應，隨吩咐公然子仁帶兵十五名進廟，將衆強盜與僧捆綁，抬進城去，重賞爾等。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小和尚實訴

遭難婦有救

且說二公差領兵一擁而進，直至玉皇閣，十二寇被蒙汗藥治住，俱被擒了，又領至廚房，餘僧醉臥，登時被擒。二役報明，二公下馬進廟，廊下坐定，燈火照如白日，吩咐帶上衆寇與僧等問話，公然說：「衆寇被藥酒所迷，尙未醒來，小和尚明白。」施公說：「帶上來。」二役走至空房，掀開棉被，把口中棉花挖去，解開腳下之繩，提到二公前。施公用手一指，喝道：「你休得胡言，九黃

已經被擒，若不實說，立取你狗命。」小和尚聽見九黃七珠被擒，知道不好了，說：「老爺不用動刑，我們實說了，就將從前怎樣進寺，如何作惡，如何奸淫，如何避雨，誘進廟內，亂棍打死他男人，把婦人養在廟中，尸首現在廟後，一一說明。」施公一聽，就說道：「既有婦人，衙役跟去喚來。」不多時帶到，施公一看，那婦人淚眼愁眉，形容憔悴，施公問道：「你是那裏人？丈夫到那裏去了？」那婦人口叫：「老爺，小婦人丈夫，姓楊名進寶，被和尚害死，將小婦人強佔在寺。」施公說：「爲何不替你丈夫告狀？緣何夫死從僧？」那婦人說：「關在空房，萬難脫身。」施公說：「也該一死全節，何忍偷生，不顧大義？本縣不便細說其故。」那婦人說道：「小婦人住在羅文路，名叫羅鳳英，丈夫貿易折本，無奈投親，只因大伯住在江都城內十字街前生理，小婦人同夫投奔到此，還可度日，不料至此下雨，暫在山門避雨，適值惡僧無故用棍把夫打死，將奴身藏住，宣淫小婦人無奈，只望撥雲見日，替夫伸冤，叫大伯領尸入土，小婦人總死九泉，也可閉目。」施公一聽，意甚憫切，天已大亮，施公吩咐：「你且起來，隨本縣進城，自有公斷。」又吩咐：「將十二寇併一切人等帶着，留兵看守廟宇，分派已畢，二公出廟，上馬進城，大街兩旁之人，觀看擁擠不開，議論紛紛不表。且說兩個男子，一個婦人，攔馬跪倒，口喊：「冤枉！」二公勒馬，打量這女子，年紀約有三旬，頭挽仙髻，挑面朱目，腰似楊柳，青衣藍褲，三寸金蓮，杏眼微睜，兩個男子，一個相貌凶惡，衣帽齊整，一個口眼歪斜，一身粗衣，白襪尖鞋，睜眼張口，滿面發青。施公看罷，說道：「爾等都是告狀的麼？」那惡人先答應道：「是。」忽又一人喊冤，係告土地，不過是俗常打扮，施公吩咐：「一併帶起，當堂再問。」青衣答應上鎖，二公並轡進衙，至滴水簷下馬，立刻升堂，振公旁坐，三班排列，只見角門跑進二人，上了公堂，大叫：「縣主爺爺，小人來報屈情。」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狀告泥土地

啞叭喊冤枉

且說施公坐堂，看那告狀之人，身穿綢綾，生得清秀，年紀四旬有餘，面貌慈善，看罷，施公道：「報上姓名來，有什麼怪事？」那人說：「小的姓王，名叫自臣，住在東關，父母亡故，只有婦室，小的東關典當生理，家之對門，有座地藏尼菴，女尼在內，昨晚小的回家稍遲，月明當空，約三更時分，小的來至家門，首叫門，忽見菴門之上，掛着兩個男女女人頭，嚇得小的魂魄俱無，急進家門，將門關上，直到天明，不敢隱瞞，今早尼菴中女僧老尼，反來怪人，不得不報。」施公聞言，心中暗想：「直正奇事，都出此地，除非如此辦法，想罷，吩咐衙役，跟王自臣傳了庵主來，該直答應，隨同而去。」施公又叫衙役，速去帶那告奸的海潮來聽審，再傳搶劫殺命的李天成，並胡登舉，傳來聽審，衆役答應而去。施公吩咐：「先帶凶僧聽審，公差答應，立刻帶上一齊呼堂。」施公、凶僧並不下跪，施

公大怒，罵聲：「囚徒，快快實招過犯！」九黃大叱：「貧僧如來佛教之下的弟子，謹守規法，原是請辦佛會，爲何拿我？大清法嚴，憑作鎖擒。」施公見他一派不忿之氣，用手一拍，本縣給你個對證，叫兩個小和尚上來跪下。九黃一見罵道：「小秃驢來此何幹？」小和尚說：「你的事情犯了，你不如早點認罷，免的驢脚吃苦。」施公道：「你的凶惡，本縣已訪真切。」吩咐把凶僧帶下去，將蓮花院衆僧帶上來，青衣答應，把八個僧人帶上公堂跪下。施公反帶笑臉開言道：「你等實說，本縣定然經恕。」和尚們一聽，叩頭回道：「求老爺只問九黃，這人命盜桑，登時就明。」施公吩咐帶下去，又把十二寇帶上，一齊跪下，相貌猙獰，此時衆寇藥酒都醒，知道被擒。施公說：「本縣有一言，與你們好漢商議，目下九黃七珠被拿，本縣頗有好生之德，你們實言講來，要替九黃七珠瞞昧的，反誤自己，不但自家受了罪過，還不知性命如何，你們想想。」強盜一聽，施公吩咐，個個感化，不約而同，口稱：「老爺，小人們不敢不招，方才憲訓煌煌，只求老爺把九黃叫來，好當面對詞，即見清渾。」衆寇說完，又說：「叩祈老爺超生。」施公聽罷衆寇之言，說道：「少時即喚問凶僧，你們報名上來，本縣好分別結案，以便開脫。」俱各說了姓名，再叫九黃到堂面對衆寇一聽，都報姓名，說道：「鳳眼郭義，上飛腿趙六，寬胎膊吳老四，快馬張八，抱星鬼周九，鐵頭劉五，活閻王喬八，獨眼龍王三，喚小良銓杜老叔，撲刀趙二，單鞭胡七。」挨次報名已畢，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告土地人訴苦

啞叭着急難言

施公吩咐將名記了，又叫這一班人帶下，另在一處，勿與九黃見面，原差答應押下，又叫告土地的那人，立刻提到公堂跪下。施公說：「你是告土地的麼？」那人答應：「是。」即將實情訴來，那人口涎：「老爺聽稟，小人今出無奈，捨命告土地尊神，小人家住縣城以外，桃花村，名叫李志順，妻子就是本村王氏之女，自幼聯婚，父母亡故，又無兄弟兒女，因家貧困，沒奈何出外經營，小人束手空拳，有開藥鋪的親眷，留小人生意，刻苦三年，積了五六十兩銀子，牽掛妻子無靠，小人辭回，仍扮討飯之人，那日到家，要試妻子之心，小人走進土地廟內，四望無人，把銀子埋在香爐之內，交結本莊土地廟回家，可敬妻子耐守苦節，次日到廟內香爐中取銀子，那銀子却不見了，小人思想無計，纔來告當方土地之神，叩求青天大老爺判明。」施公一聽微笑，兩班衙役，個個抿嘴。施公叫道：「李志順，你的銀子交與土地，雖無人見，那神是泥塑的，混來胡告，就該打嘴，今且准你，你且回去，明日在廟伺候。本縣去審土地。」李志順答應，叩頭出衙而去。施公又叫把告狀的男女三人帶來問話，原差答應帶上，男左女右，跪在地下。施公道：「你告狀爲何事，快快說來，若有虛言，本縣官法如雷。」下面那雄壯之人先說，叫聲：「老爺，小人姓周名順，住在

城外五里橋，父母不在，缺弟少兄，此婦是我妻子，素質而守清貧，積善之家，偏生禍亂，那一個他是啞叭，姓武，原係無籍之人，憐其貧苦，留他家中使喚，吃了飽飯，改變心腸，他是狠心，竟敢訛我妻是他婦，拿刀持杖，竟與小的拚命，小人無法，同妻進城，在老爺台下告狀，叩求老爺作主，判斷伸冤。訴罷叩頭，旁邊急的啞叭連聲喊叫，二目如燈，淚似雨下，說話不明，急的拍拍胸膛，抓耳撓腮，不能言語，不顧王法，嗚嗚亂喊，只像瘋癲，堂上人皆發笑，施公向下說道：「你不必着急，你與周順先下去，少遲與你們結案。」施公設計問婦人道：「本縣問你想必你們夫婦心慈，那啞叭素日老實，你與周順憐其孤苦，留在家中使喚，也是有的，可憐不怕王法的，妄生訛心，說你是他的妻子，本縣也惱這種狠心人，該重打，逐出境外，免得你夫婦受害，這是正理，本縣問你，你到底底是啞叭之妻，還是周順之妻呢？快些說來！」那婦人答道：「小婦人乃是周順之妻。」施公又說：「本縣想來，你素與啞叭非親非戚，焉肯招來入內行走，便不迴避麼？只要你實說一句，本縣立刻一頓大板，追了啞叭的狗命，決不姑容，這人在江都地方胡鬧，你快說來！」施公一片流言，那婦人認以為真，即說道：「小婦人不敢說言，那啞叭是我哥哥，小婦人是他妹子，因丈夫叫他在家過活，誰知他改變，衣冠中禽獸，因此丈夫無法，才來告他。」施公引誘實情，毫不動怒，吩咐下去，帶周順上堂跪下，施公含笑說：「周順，你聽了，本縣初任江都，最惱棍徒，你好心待人，反成冤家，真是不良的棍徒，本該打板枷號示衆，本縣問你，這啞叭不是親戚，焉能留下面生之人，豈能進門，必是啞叭無理，得罪於你，反目無情，快實說來！」周順見問，心慌意亂，張口結舌，施公見周順這般形相，便說道：「周順，你不用着急，快說來！」衆役便排刑具，周順見追的緊了，更沒主意，說道：「小的與啞叭，是有些親。」又轉說道：「是姑舅親。」施公哈哈大笑道：「你們到底是姑舅親。」吩咐把周順帶下去。又叫啞叭問話，只見堂下兩個人上來，看是先前尼姑菴門口來報掛人頭的王自臣，與尼姑跪在下面。王自臣道：「老師父當家師，我是多年鄰居，你自說昨晚山門掛人頭的，今往那裏去了？你說實話。」施公聽了，大喝道：「好奴才，上堂混鬧，自有本縣裁處，你先下去！」王自臣隨即下堂。施公說道：「女僧你不必害怕，這事依本縣想來，你若欺心，菴中把入害死，豈肯將頭反掛在山門？必是你早晨開門，看見了心中害怕，藏起來也有的。」尼姑一聽，心中發戰，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地藏菴出異事

尼姑隱匿人頭

施公看他如此，又叫：「女僧不用思想，只管說來，本縣自有開處你的道理。」尼姑口稱：「老爺，小尼祖居本縣人民，父母俱亡，自幼出家，謹守清規，今降大禍，小尼並不知有什麼人頭，懇求老爺恩典。」施公聽罷尼姑之言，故意帶笑說：「女僧適才王

姓認告了。」再問王自臣道：「王自臣，你見人頭掛在巷門，你來主報，這裏尼姑反說沒有。」王自臣說：「老爺小的與尼姑往日並無仇恨，豈敢生事賴人求老爺用刑嚴問，即使無有此事，情甘認罪。」言罷叩頭。施公吩咐把尼姑撈起來，青衣答應上來，撈起尼姑，左右把繩一擺，哎呀嚇得渾身打戰，說道：「老爺，小尼招了，小尼開門，見了兩個人頭，掛在巷門，一時心中害怕，叫老道拋在野外，給他紋銀五兩，是實。」施公聽了尼姑之言，道：「好大胆的惡尼，見了人頭，就該來報，才是且權下去！」青衣答應帶下，吩咐把巷中老道拿來對詞，公差答應而去。不一時，拿到，戰戰兢兢跪下。施公問道：「老道人，你將人頭拋在何處從實招來？」老道說：「小的今年七十五歲，一身孤零，棲身巷內，那日圖銀幾兩，包送人頭，恐人看見，拋在隔壁一家院子以內，即回巷中是實。」施公一聽，說道：「好個迷徒。」吩咐公差同他到那一家，把人頭取來，倘無人頭，把那家主帶來，公差答應，出去不多時，帶了一人上堂跪下，公差回道：「小的同老道到了那家，原是廣貨鋪子後院，小的問他們人頭一事，那店主與衆人一口同聲說：「沒見人頭。」小的就把店主帶來了，請老爺定奪。」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審老道追逼首級

轉拿人究問真情

施公聽罷，叫聲老道：「你把人頭果然拋在他家院子裏的？」老道答道：「是的。」施公即問那店主說：「老道將人頭拋在你院中，你見過，只管直說，此事與你無干。」那人叩頭說道：「老爺容稟，小的祖居山西，今到江都貿易，三間門面，廣貨鋪子，到後房共有五層，買賣作了十有餘年，小的姓劉名君配，今年五旬，鋪中夥計十多人，小的牆內，未見人頭，若說是有，焉敢無因誑哄老爺，況且人多目衆，誰人不曉，求老爺明察。」施公聽罷，吩咐再把他店中夥計叫一人來，公差答應，去不多時，帶一人上堂跪下。施公見此人衣帽隨時，年紀不過四旬，就問道：「你是劉君配的夥計麼？」答應：「是。」又說：「那地藏巷內老道，說將兩個人頭拋在你家後院之內，快些說來。」那人口叫：「老爺在上，容小民細稟，小的祖居山西，與店東同府，姓王名公弼，今年四十五歲，有個表弟，昨日早晨往後院去，如今未回，不知去向，也無蹤跡，正在愁煩，老爺便查人頭之事，小的全然不曉，只求老爺台前恩賜，速找小的表弟，言罷痛哭。」施公說：「奇了，正追人頭，又出怪事。」思忖良久，心生一計，何不如此這般，事情對景，想罷，叫聲：「王公弼，你的表弟往後院一去，就不見了。」王公弼說：「正是，小的那日聽見財東說：「表弟到後院跳出牆口，隨即就找不見蹤跡。」施公聽了心內明白，吩咐王公弼你且下去伺候，答應退下。施公吩咐把老道夾起來，衆役應聲一擁而下，拾過大刑，擺在當堂，那老道人嚇得魂飛天外，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判斷異事相連

人命又套命案

且說衆役喝倒老道，拉去鞋襪夾起，施公吩咐擺起，老道發昏，用水噴醒，口稱「青天！小的原本拋在後院是實。」施公說：「鬆了夾棍，拾在一旁，又叫：『劉君配，那老道所言，你聽見否？你若不招，本縣要來夾你了！』劉君配說：『小的真是沒見。』施公大怒，吩咐夾起來再問，衆役上來，將劉君配上，一擺昏迷過去，用水噴醒，又問不招，吩咐敲起幾杠子，劉君配受刑不過，說：『招了。』施公說：『官法如雷，不怕不招，快些實說。』君配招道：『那日微明，小的肚痛要出恭，就至後院，忽然一响，看見却是男女兩個人頭，小的卽至院外一看，並無一人，心中正想王公弼的表弟開門，也到後院，看見人頭，與小的要詐銀洋，若不依他，就要告狀，因此小的忽起殺人之意，哄騙允他，哄他至坑旁，使他不防，當頭一棍打死，小的把那兩個人頭，俱埋在此坑之內，鋪內無人知曉是實。』施公一聽，吩咐寫供，又叫人知會捕衙，立刻去驗起人頭，對詞給案，不多時，捕衙回署，施公見有男女人頭放在當堂，公差把胡登舉傳來，方要打躬，見有人頭，上前細看，說是父母的頭，雙手捧定，一陣大哭，施公道：『胡賢契，這就是令尊令堂的首級麼？』胡登舉含悲道：『正是。』口稱：『老父台，速拿凶賊，替生員父母伸冤，感恩不淺。』施公說：『賢契稍待，以便結案。』胡登舉立在一旁，施公吩咐帶九黃和尚聽審，不多時帶上凶僧，昂然站立，施公大怒道：『你這囚徒，事已敗露，還敢強硬，夾起來再問。』衆役發喊推倒，把刑一擺，九黃咬喉昏絕，用水噴醒，叫道：『老爺，小僧照實認定招供。』施公吩咐把小和尚帶來對詞，衙役帶上跪下，施公道：『本縣先問你，殺死胡翰林夫婦，爲何將人頭掛在尼菴門上，快說饒你不死。』小和尚說：『老爺若問，小僧深知，那九黃在廳飲酒，小僧常時伺候，他與七珠原係通奸，城中胡鄉宦，本是菴內施主，那日翰林同夫人小姐到菴內焚香，看破了淫尼，甚屬不堪，翰林催了夫人小姐回家，七珠羞愧，九黃替他報恨，那日酒後，跳牆而過，去了一個時辰，手提兩個人頭回來，七珠心中大喜。』施公又問：『如何掛在尼姑菴門呢？快講。』小和尚說：『老爺那九黃是色中鬼，那日進城，從地藏菴門口過，見一個美色尼姑，把他魂引去，因不得到手，九黃回廟，愁思無門，可入，將人頭挂在菴門，必將菴主鎖拿進縣，得空他好飛檐走壁，夤夜騙淫，倘若不允，用刀殺死。』施公聽罷，吩咐將小和尚帶下，施公又問九黃凶僧，小和尚之言，可聽見否？凶僧一聽，就說：『罷了，應該命盡，老爺不必再問，小僧招了。』施公吩咐傳胡相公上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賢臣判結案

行文斬衆凶

第二十三回

判案已畢等回文

斷女子親父收領

且說胡登舉上來，站立一邊，施公帶笑說：「賢契，方才九黃七珠等對詞，都聽真了？」胡登舉含悲說：「門生聽真了，叩求老父師嚴究候結。」施公道：「禍因自招，才能生事，令尊當朝半生，身居翰林，賢契也讀孔聖之書，嗣後莫招三姑六婆之人，令堂不到尼菴，焉有此災！以恩作怨，七珠九黃才下狠心，這首級賢契帶回府去安葬，端等回文斬賊，再勸你免悲傷。」胡登舉聽畢，跪叩說：「多謝恩師指教之恩，今與門生報仇，來生啣環。」言罷叩首站起，退至旁邊，脫下衣服包好，抱在懷中，下堂出衙回家。不題。再說施公正，在嘆息，又叫把劉君配帶來，與王公弼地藏菴的道人上來對詞結案，差役答應，全帶上來，先向尼姑說：「禍因你起，聽本縣判斷。」見頭就報，焉有此患，帶累多人財，賈老道拋去首級，迷徒圖銀，忘却殘生，人頭拋在人家後院，那知移禍與人，暗有神明，君配就該當官來報，事可逢巧，又生禍端，遇公弼表弟，心生不良，見頭訛詐銀子五百，劉君配痛銀，又生拙志，棍打顧生，埋在一處，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問：「老道，你是那裏人氏？」老道說：「小的河南人氏，名叫吳琳，只因家貪流落江都。」施公說：「尼姑給你五兩銀子呢？」吳琳向腰中取出，公差接過，放在公案，又問尼姑：「你隱藏人頭，移害與人，拉下去重責十大板，放起下去。」又叫：「王自臣，此事算你有功，老道之銀五兩，賞你去罷。」又吩咐將老道收監，候有回文發落，又往下叫：「王公弼，劉君配你二人聽我吩咐，公弼說：『叩求老爺，替小人表弟報仇。』」施公說：「本縣作文具報，但等回文正法，你將表弟速速埋葬，隨時傳你親眷報仇伸冤。」公弼聽罷，叩首謝恩。施公又叫：「君配，當日見人頭早報，焉有今日，因你起了虧心害人，應當抵命，本縣詳文回來，再行判定。」施公叫人解押劉君配回鋪，算清帳目，交了賈夥帶回入監。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公差押劉君配下堂回鋪交代，及至鋪內交代了王公弼，以後進役入監不題。且說施公吩咐行文，報明上司，又見衙役下跪回話，說：「被盜財物，強奸女兒，海潮帶到。」施公說：「叫上來。」不多時海潮上堂跪下，施公道：「你告失女盜騙，衆凶已被本縣拿住，少時叫你結案。」吩咐把九黃七珠帶下去，再把十二冠帶上來，衆役答應，立刻帶上跪下，施公叫：「海潮，你認識十二人之內，見過那幾個好與結案？」海潮答應，上前捺次看了一遍，跪下口稱：「老爺在上，容小人稟明，那日晚上眼花昏迷了，叫女兒上前來認罷。」施公說：「使得。」海潮叩首而去，不多時同女兒上堂，跪在一旁，施公見他愁眉不展，兩眼含淚，見人慚愧，施公看罷道：「海潮，叫你女兒上前去認。」答應：「領命。」走下來至寇盜面前，認盜。海潮說：「那晚就是這個賊，把我口中塞棉花的，那個捆繩子的，把我打的，嚇得我二目昏花，認不真切，因此叫吾兒認真切記。」認罷，上堂回明。施公帶怒，叫二寇

說：「你們偷盜人財，罪難輕恕，見色強奸，罪上加罪，快些實說！」二盜各自招認。施公吩咐海潮，領女回家，詳文到時，再領賊贓，謝恩而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四回

螃蟹鳴冤枉

飛簽拿老龐

且說施公只見二人上堂跪下，呈簽回話，小的將失物的李天成帶到。施公說：「李天成，本縣拿獲十二寇在此，你既失盜被害，你必認識，且把你夥計喪命之由說來。本縣與你結案。」李天成答應，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施公聽所說與訴呈相符。施公道：「你休要傷感，本縣判斷公平。」又叫衆寇上前跪下，問：「你們在南北兩路打劫事情，從實招來，免受苦刑。」衆寇一聽，共說：「小的等作惡，原是不假，情願治罪畫供，求老爺免刑。」施公聞言大悅道：「你等順理，本縣豈無好生之德？」遂叫：「李天成，你可聽見了？」這強盜都招口供，你事可結案，先回收殮你夥計尸首，再聽傳令贖物。」李天成答應，出衙而去。且說施公又問衆寇，那海潮李天成二人之賊，現放何處？衆寇說：「兩家財物，銀錢花費一半，下剩在蓮花院內。」施公一聽，吩咐將招單拿下去，叫衆寇畫押呈上。施公帶笑說：「你們聽我吩咐，我這裏行文詳報上司，少不得委曲你們在監候着喜信。本縣但有開脫生路，無不盡力。」衆寇認作好話，個個心喜，一齊答應。施公叫禁役收監，吩咐小心，禁子答應，把十二寇帶去收監，多加防範。施公又叫小和尚上來，說：「你們再把凶僧之過說與本縣聽聽，好結此案。」小和尚遵命，自始至終，又說一遍。施公聽罷，與招單相符，拿給僧尼畫押呈上，立刻吩咐，連十二寇共作移文，詳報上司。回文一到，以便正法結案。又吩咐禁子，當堂給九黃釘了腳鍊，又把七珠打了三十大板，打個死去活來，這才同收監內。又把施食的十二個和尚帶來跪下。施公說：「爾等內有蓮花菴中僧人否？」衆僧回道：「我等十人各廟居住，他們是蓮花院的。」施公說：「你們十人，既不是九黃廟中之僧，與你們無干。從今以後，你們謹守清規，本縣今日開放你們去罷！」衆僧一一謝恩，叩首起來，下堂念經出去，各回本廟而去。施公又看一僧，面貌慈善，都有年紀，不相行惡之人，說：「你二人同這小和尚回廟，焚修去罷。」四僧謝恩，叩頭起來，同蓮花院餘僧俱跪下。施公看去，腰粗膀大，凶眉惡眼，個個都是不法之人，不問情由，抽簽擲下，每人打三十大板，一面枷在江都縣路口上，一月示衆，問：「情願還俗，即發回家爲民。」又叫施食的十二尼姑，跪下一看，就認出賢惠的有四個尼姑，吩咐帶在一旁，向那八個尼姑說道：「你們聽本縣吩咐，你們各回菴去，七珠自作自受，從今你們須守清規，那七珠的觀音菴內，每人輪流照着焚修，但有風吹草動，本縣查出，定不寬恕去罷。」八尼一齊答應，叩頭而去，四個尼姑都担驚怕。施公說：「你們四人作的壞事，你們自己明白，還有什

麼辯處，快快實說！本縣好結此案。」四尼不敢強辯，個個叩頭，口稱：「老爺，小尼心邪，不料老爺的神目如雷，小尼等豈敢虛言強辯，只求老爺看佛面，小尼以後，改邪歸正，謹守清規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當堂申文詳報

判啞叭打手式

且說施公聽了四尼之言，大笑道：「國法難免，把四尼推下，每人重責十五大板。」皂役答應，齊喊拉將下去，登時打完，雖還俗配人，施公放了四尼，又吩咐知會四老爺親到蓮花院，清查財物，傳海潮、李天成領贓，再叫他等文書回來，看立斬衆盜，以解心中之恨，公差答應下堂去，知會四尼，傳海李二姓，跟去蓮花院查財物。且說施公又叫將啞叭帶上來，登時帶到跪下，但見二目流淚，急個搓手，抓肚拍心，指指口，搖搖手，衆役與振公都不解其意。施公說：「武二，你不必着急，方才你抓抓肚子，是自恨不會說話，拍拍心，是心中明白，本縣打的手式，只要你把手式打的明白，本縣就立刻替你審明。」啞叭一聽，心中暗喜，連連叩頭。施公說：「你家住何處？」啞叭見問，用手向東一指。施公說：「東關以外。」啞叭點點頭。施公又問：「什麼地名？」啞叭用手指頭，滿地混畫。施公吩咐給他紙筆寫來，啞叭接了，立刻寫完，衙役呈上。施公說：「家住雙塔寺。」啞叭點點頭。施公又問：「你家中有什麼人口？」啞叭搖搖頭。施公說：「只你一人，父母手足全無，是不是？」啞叭點點頭。施公叫聲：「武二，少時本縣叫周順夫婦上來，不許你多嘴，你再打手式。」啞叭點點頭。施公吩咐把周順夫婦帶上來，叫道：「周順，你與武二是什麼親眷？再說一遍，好替你結案。」周順心內打算主意，說先前問我說：「是姑舅親。」少不得還照舊，又說了一回。施公聽罷，微微冷笑，說：「本縣問你，與啞叭是姑舅親麼？」答應：「正是。」又問：「你這門親，你女人知道麼？」說：「老爺，小的與武二係表兄弟，千真萬真，小的女人焉有不知之理。」施公說：「既是真親，你女人固然知道，少時叫你女人上來，不許你開口！」答：「小的豈敢多話。」施公叫那婦人上來跪下。施公道：「本縣要問你，你也知道，方才你可聽見你夫主說：「父母俱亡，田宅化盡，你哥哥不成器，胡鬧。」不知真假，本縣問你是否？」那婦人答道：「小婦人出嫁六年，我哥哥口不能言，自幼啞叭。」周順聽見，就多言起來，施公動怒，吩咐打嘴，不管他，兵兵打完了，打的血水淋漓。施公叫道：「你婦人不用胡思亂想，實訴真情，本縣自有公斷，你要聽真，少時本縣問啞叭，不許你多嘴。」那婦人應道：「曉得。」跪在一旁。施公叫道：「武二，本縣問你，不許撒謊，周順是你甚麼親戚？」武二擺手搖頭。施公說：「你與他無親。」武二點點頭。又問：「那個婦人與你什麼親眷？」武二聽了，把手指那婦人，又指指自己，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清官參透手式

巧判啞叭奇冤

施公問啞叭說：「你與那婦人有什麼親？」啞叭指了自己，將兩手第二指十字架兒，反正比比，又把身子仄倒，將手比比，二人同睡之相，又起身抓抓肚子，拍拍心口，急的呵呵連哭帶訴。施公帶笑叫聲：「武二，本縣深曉，你才用手指指他，說你們不是兒妹，又把手指指頭十字比比，你們是夫妻，躺在地，你們是同枕之人，抓抓肚子，不能說話，拍拍心，是心裏明白，你的冤枉，別人不知，本縣猛省是不是？」武二聽畢，登時止淚，拍着胸膛，又指指施公，又往外朝上指指天，又連叩了幾個響頭。施公深知他心裏說：「指指天，指指官，言官可比天，判的是了。」施公說：「不用比有了，那婦人是你妻子，本縣問你，現有丈母沒有？」武二搖頭。又問：「你有丈人沒有？」武二點點頭。施公說：「你既有丈人，豈不是有了活口麼？好對證了。」說罷大笑，吩咐差人跟了武二去，立刻把他丈人傳來，問明了好結案，差役答應而去。將武二帶下同往。周與那婦人一聽，去傳武二的丈人，登時變了面色。施公看得明白，吩咐將他二人押去收監，要小心看守，牢頭答應，帶下收監。天晚，守府見施公判案如神，心中大悅，欠身告辭。施公相送，二公手拉手兒走着，守府大笑，誇獎施公一口滿洲言語，說着送至衙外，彼此哈哈欠腰分手。施公進衙，見一公差跪下回話道：「小的奉命跟了白癩去，到了北關外匯河，那個白癩往河內指一指，亂叫一聲，旁有一洞，鑽入裏面去了。小的回來，稟明，請老爺定奪。」施公聽說，一聲大喝道：「好個胆大奴才，竟敢把那白癩放走，空身回來，待本縣明早親自去驗，再看緣故，追你狗命，下去。」公差起來，嚇得諾諾而退。施公吩咐，明早伺候本縣往桃杏村判泥土地，衙役答應。施公退入後堂，走入書房，坐下，用飯已畢，在燈下開看古今書籍。施安就溜出去躲懶。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俟天明往審土地

問老者賴親結案

巨說施公獨坐看書，天交二更時候，耳內忽聽啞叭鼠叫，施公往下細看，拿燈一照，只見地下跑過二個水鼠，咬在一處，看見施公，看他兩個一齊立起，前爪兒拱，口中啣啣的亂叫。施公心下自疑，說：「這也奇怪，往日鼠見人必躲，今日為何大胆，竟不怕人，莫非他也來告狀麼？」想罷，取燈細看，兩鼠齊往房外而去。施公秉着燭燈隨去，找到書房門首，即不見了，地上祇有新瓢半片。施公拾起來，轉身將燈放在桌上。坐下細想，只瓢片水鼠之故，不覺自嘆，忽見施安送茶進來，站在一旁。施公手內拿茶，暗想：「爲官那得清閒，晨起晚眠，我想當顯顯威名，豈知官司煩難。又聽衣架上衣服掉落，施公聞聲，即叫施安拈起，搭在架上，連掉幾

次，施公心內就明白了，明早升堂，只般斷法，想罷寬衣上床而寢。次早，淨面更衣吃茶，吩咐伺候升堂，登時鼓響榔敲，升了公堂，衆役呼堂，施公想昨晚之故，伸手抽籤二枝，高叫徐茂、郭龍二役答應，上前跪下。施公吩咐徐茂：「你去把瓢鼠限五日拿到，郭龍你去把流衣限五日拿到，若過限日，重責不饒。」二役答應，接簽爲難，無奈下堂出衙而去。且說施公方要起身去審土地，只見公差同押了啞叭的丈人來，到跪下，青衣回話。施公看那老人面皮蒼老，形容瘦弱，髮鬚皆白色，如銀絲，畢吁而喘，還帶咳嗽。二目昏花，微有淚痕，頭帶毡帽，渾身布衣布鞋，布襪，手持拐杖，年紀花甲，面貌慈善。施公看畢，問道：「你是啞叭什麼親戚？」老人見問，口叫：「老爺，啞叭是小的女婿，同居住，情好結親，他的父母亡故，小人無奈，招他上門，只因女兒不甚賢惠，憎夫不能言語，暗中偷逃，不見蹤跡，啞叭心急，也出在外，今蒙老爺傳喚進城，叩求老爺判明情由。」施公帶笑說：「不必悲傷，本縣問你家住那裏，你叫什麼名字？」老人回道：「小人住雙塔寺，名叫鮑君美。」施公說：「有個周順，你可認得麼？」老人說：「周順乃是小人的內姪兒，自從女兒逃了，至今也沒有見他。」施公一聽大怒，把周順並那婦人捉來，青衣不敢怠慢，立刻帶來跪下。老人一見周順女兒，明白了八九分，不由不發怒。施公道：「周順快把拐騙之事說來。」周順仍不肯招，施公吩咐夾起來，衆役發喊，一齊上前，推倒套上，夾棍將繩一收，周順昏將過去。周順醒來，又見那婦人手也撻起，只痛徹於心，只得實招說：「他姨妹嫌啞叭二人偷情，後又逃走，要成夫婦。」一一招認。施公聽他二人招供，吩咐書吏寫供，拿下與周順同那婦人畫押呈上。施公過目，定罪已畢，吩咐把周順打了二十大板，拖起跪下。施公說：「周順，你通奸拐騙，恕你不死，收監，傷好充軍。」君美啞叭見周順收監不表，施公吩咐把那婦人拉下，重負十五大板，以戒私通，打的淫婦聲叫，啞叭求情，打完。施公說：「你們翁婿聽了，此婦帶回家去，切莫招閑雜人等來，日後久而知羞，改邪歸正呢！」去罷。君美啞叭叩謝三人出衙去。施公吩咐前往土地廟去審事，下堂上轎，吩咐執事人等，登時出了北門，那跟白獺的公差，跪下回話說：「白獺從此鑽下水去。」施公一聽說：「你等起去，聽我驗看。」施公轎內遠遠望着樹下之穴無數，大小不同，驗罷，施公說：「他用嘴指了幾指，鑽入樹下。」答應：「正是。」施公說：「罰你下河換上來。」那兩個公差無奈，只得下河，幸當天氣溫和，脫去衣服鞋襪，跳在河內，有一頓飯時，慌忙上岸，不顧穿衣，跪在施公轎前，心內戰戰兢兢，口中叫道：「老爺，小的摸着一個死尸，用繩子拴着一扇小磨子，搬不起來，回明老爺知道。」施公聽了，沈吟一回，吩咐衛豹下去，把那拴的尸首，將繩用刀割去，搬上，再把磨子拿上來，本縣重賞你。衛豹復又下去，即將死尸拉上，次把石磨拉上岸來，穿好衣裳立在一旁。施公驗尸，楚身無衣，又看石磨一個眼兒，那些百姓看的不少，且說施公在轎內暗想，只一扇陰磨有眼，將尸墜下，要有那一扇有睛的陽磨，定然明此冤枉。遂差李茂領簽，不許怠慢，限五日內，必要見真，若是粗心

大意，重責不恕。說罷。又吩咐起轎，來至東關，方上吊橋，忽然天變，狂風大作，震天灰塵，黃沙亂滾，日色無光，耳內只聽人聲亂喊！霎時風定塵伏。施公就問衆役，方才是什麼響？公役答應，近前看見轎頂沒了，連忙回說道：「轎頂刮去，想必被風刮落河內。」施公一聽，心內大驚，吩咐起去，將此處地保傳來，公役即時叫來，跪在轎前報名，地方王保伺候。施公說：「此段地方你管的，本縣轎頂刮落河內，你快些找來！」王地保答應，脫下鞋襪，去摸了多時不見，復又去摸，把轎頂摸着上岸，穿衣手持轎頂，走至轎前跪下，口稱：「老爺，小的摸着轎頂了。」施公一見大悅，說道：「你且起來！」即將轎頂安上，「本縣問你，轎頂在何處摸着？」地保回說：「小人摸到橋樁之下，有二尺多深，伸手摸着的。」施公見事有可疑，又問：「你叫什麼名字？」回說：「小的姓夏，名叫進忠。」施公說：「你再到那摸轎頂之處，不論何物，摸來我看。」夏進忠復又去摸，不知摸着何物，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八回

解開螃蟹情弊

差人訪拿凶犯

且說水手夏進忠下去，換了多時，並無一物，只有一蟹，拿來請驗細看。施公細看有碗口大的螃蟹，渾身發青，其形可疑，四個爪兒，兩個鉗子，看罷，心內暗說：奇怪！靈機忽動，方才狂風阻路，刮去轎子，轎字拆開，乃車喬二字，却像光棍之名，又摸出此蟹，四根爪兒，必須如此，只般方能結案。發簽差王仁說：「你領此簽，限三日把車喬拿進衙門聽審。」王仁無奈，接簽答應而去。施公吩咐起身，不一時將到桃杏村，忽聽喊冤之聲。施公用脚一蹬轎夫，連忙停步，門子上前，揭起轎簾，施公問什麼人喊冤，公差帶上，原是一個貧婦，口稱告窮。施公一聽，不由發了一笑，說：「世上也有告窮的麼？只是你生成八字，想來你無依靠了，我念你年老，發在尼姑菴中，叫差役送你去罷。」就說本縣之言，交代明白。「青衣答應，貧婦謝恩，而軍民稱頌，不表。施公直往桃杏村審土地人役馬夫，前呼後擁，登時進村，地保跪迎轎前，報名：「東關里地方王麻子，迎接老爺。」門子說：「起來引路。」入村不多時，大轎到土地廟前，施公下轎，先看破綻，再升公坐，想罷，進廟，閃目看了上面，供奉一位土地，左右侍立二位小童，供桌以下，左判官，右小鬼，並無別的陳設，只有一個大香爐。施公看罷，心中納悶，肚中自語：「這事全無題目，可做，怎麼是好，不得已轉身出廟，升了公座，吏役人等，左右侍立。」施公往四面看了一遍，看的男男女女，如佛頭一般，周圍環繞。施公看罷，將臉一變，說：「要審土地，吩咐叫告土地的李志順快上來。」公差一聽，回說道：「李志順伺候多時。」施公點頭，又叫把廟內土地抬出來聽審。衆役答應，不敢怠慢，一個個跑入廟內，立刻把位泥土尊神抬出。施公故意做腔，站起，帶笑把手一拱，高聲說：「施某今日驚動老兄了，請坐。」言罷回頭，吩咐看坐，青衣答應，拿了一張椅子，放在下面，衆役把土地抬起，放在椅子上坐定。青衣在旁站着。施公設智推

情忙出公座，往前一推一點，哈着腰緊行幾步，故伸雙手，到相與人拉手的那一種款式；又見施公把手拉了，復倒退幾步，灣着腰帶笑，大聲說：「賢契請坐！」又吩咐：「把我的公座抬來，對坐，好好商議事情！」青衣答應，把椅子拿來，放在土地對面，施公又故意哈哈腰退步坐下，眼望土地講話，叫聲：「賢契，休要見怪，驚動尊駕，爲的民情，我是知縣，你也是一方之主，我與你居官一樣，陰陽一理，原無二致，都受皇恩，所事不過管轄百姓，公判民間冤枉，不負朝廷雨露之恩，請問本村李志順回家將銀子埋在爐中，老賢契就該留心照應才是，爲什麼被人竊去，爲何知情不舉，卽爲守主，賢契只管告訴與我，好拿竊賊人，你我官官相護，我不礙你，若是不說，卽作表文，升天參事，你莫後悔。」施公滿口搗鬼語，忽然聽見衆人之中，有人冷笑一聲說：「真真搗鬼，是哄愚人。」施公一聽，怒道：「什麼人說話帶他過來？」衙役卽行到衆人內找尋，將說話之人，帶至公案前跪下，施公問道：「你姓什麼？名什麼？你笑本縣是哄愚人，想來偷銀的你必知情從實說來，如不招認，立刻處死。」那人叩頭口叫：「老爺小人叫劉二，因見老爺審問土地，是以小人不覺失笑，小的該死，叩求老爺施恩。」施公問：「你如何知土地廟內有銀？」劉二說：「小的是李志順同村之人，那日晚間，李志順回來，酒店相遇，上前問候他，李志順不理，小的氣忿不過，隨後卽跟他去，他夫婦話，方知他的銀子在香爐內，小的卽到廟中，將銀取了，現聞李志順在老爺台下投告土地，老爺已准他狀，今日審土地，是以帶來，分文未動。」卽將銀包呈上。施公吩咐叫志順上來，打開銀包，看過銀子數目，跪稟：「銀數不少。」施公大怒道：「你今銀子有了，本縣問你知罪否？可惱你不念糟糠之婦，反懷疑心，才有失銀之故，理應重處。那劉二雖說偷銀，原是氣忿戲弄，盜聽言語，本該重責枷號，但本縣有好生之德，罰你二人修理土地神廟，重裝金身。」二人叩頭謝恩。施公吩咐打轎回衙，此案施公審土地事，不得而已，既爲民之父母，不得不爲民分憂，失銀無證，從何處追問，豈不知土地泥塑，何能說話，借審土地之名，百姓曉得奇聞之事，看者千萬，同在內中，察其形色，不料果然劉二說出，始得結案。可見施公爲民，用竭苦心，不愧民之父母，且說李志順牽差緝訪，磨盤蹤跡，訪了數日，並無影子，限期又到，恐怕責打，只得四處找尋。那一日進一酒店，看了桌子底下，放着一扇有睛的小磨子，用心細看，與河內小磨相同，卽問：「開店的，你桌下小磨，那上扇放在那裏，我要借用一用，就還。」開店的見問，說回道：「老客人，那上扇磨盤沒有，我自到這李姓鋪子，只有下扇，如有上扇，客人只可借用。」李茂聞言，冷笑道：「我到有上片，不知是一付不是一付呢，須把你這半扇配去合合，是不是？」站櫃的心中不悅，說道：「客人酒還未吃，倒說醉話，既不照顧，請便出去。」公差一聽，心中大怒，說：「爺們與你好說不去，牽着才走。」便將那鎖繩拿出，套在頸上，不由分說，牽着就走。說：「你不認得，我們是奉太爺之命，特來叫你帶這小磨進衙門裏去。」掌櫃的無奈，只得立起，同出店門。且說施公大轎前呼後擁，方進

東關街道狹窄，人多擁擠，執事前行，忽聽道旁一人，高聲哭喊不止。施公轎內一聽不悅，心內說：此人胆大，知本縣過路喊叫，定有奇冤。施公吩咐：「住轎，把喊叫之人，立刻拿來。」該值一聽，連忙跑去，一擁上前，拉到轎前跪下，那人渾身打戰叩頭。施公就問：「你有什麼冤枉，快說來！」青衣又喝：「快說！」那人說：「小的住在南關以外，姓王，名叫王二，父親去世……」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戚鬍子告妻

黑犬闖公堂

話說王二說：「小的父親去世，慈母在堂，兄弟全無，賣豆腐爲生，因爲老爺轎到，石獅子被衆人擠倒，一盤豆腐都打碎了。」施公聽罷說：「帶起王二來，鎖拘石獅子聽審。」軍民人等，聽見審石獅子，以爲新聞，三五成羣，甚是熱鬧。且說奉命鎖拿石獅子的公差，見施公大轎去遠，齊至石獅子跟前，只見多年獅子，橫歪在地，被土埋了半截，賣豆腐人在傍。衆公差個個報報怨怨，用力漸漸掘出，用繩抬進縣衙。賢臣立刻升堂，書吏三班喊堂，纔要吩咐書吏看那些結的招供，忽聽堂下叫一聲，不知從那裏進來一隻黑犬，跪至堂口，可也奇怪，竟至公堂，他就不胡跑亂跳，把身形伏地，前爪兒跪下，抬起頭來，望賢臣汪汪大叫三聲，不住擺尾。清官與書吏三班人等，留神察看，各役舉棍要打，賢臣喝退，施公腹內自思，說：這狗來的奇怪，跑上公堂，他竟會下跪，大叫三聲就不動，我施某有心不究，古云：「馬有垂韁之力，狗有守戶之功。」他果有靈性，問他必懂，賢臣想罷，帶笑說：「那隻犬，你是畜生，敢來鬧公堂，大叫三聲，果有屈情，再叫三聲。」那犬聽見吩咐，隨又叫了三聲，叫畢扒伏不動。賢臣稱奇說：「爾等去叫人跟了他去，若有緣故，立刻拘拿見我。」該簽役名叫韓祿，進來答應，上前接簽，那犬咬着公差衣服，拉着出衙而去。賢臣吩咐退堂。施公用畢茶飯，傳出點鼓升堂，清官升堂，書吏三班，站立兩邊，賢臣說：「帶上石獅子聽審。」公差答應，無奈將石獅子抬上堂來，又把王二帶到，施公叫聲：「王二，本縣因從前坐轎子，被石獅子絆倒，碎了你的豆腐，你纔大叫。」王二答應：「是。」施公說：「少時我問石獅子，他若不應，算你說謊言不實，難免責打你且去，在石獅子一停，好與他對詞。」王二至石獅子傍邊，跪倒，賢臣原是哄騙，賢臣離坐，一跛一點，走下公堂，至石獅子跟前站住，吩咐：「拿椅子來！」該值人答應，把椅子拿來，賢臣隨看軍民甚多，心生一計，勃然變怒，吩咐衙役，將衙門關鎖，傳衆百姓上堂，衙役答應，高聲叫道：「老爺傳衆人上堂問話。」衆人無奈，皆上堂跪倒。施公道：「爾等是什麼人？」衆人同聲說：「是買賣人。」施公說：「來本縣衙門何事，爾等既是生意之人，理宜守居，各做其事，何得擅入衙門聽審官事，吵鬧鬧，應該何罪？」衆人磕頭，說道：「子民無知，該死，求老爺施恩饒恕。」施

公思想良久，說：「爾等求饒，本縣姑念愚民免責，每人罰錢十文，與王二以作資本。」衆人身邊帶有錢文，隨即交接，也有未帶錢的，向相熟借給，衙役挨次湊得錢，共有串餘，拿到施公面前，賢臣吩咐：「傳王二上來領錢。」王二跪倒，施公說：「你將錢拿回家，盡心生理，孝養寡母，不可枉費。」王二磕頭謝大爺恩典。施公吩咐開放儀門，衆人俱各散出衙門，議論紛紛不提。且說賢臣吩咐退堂，施安獻茶用飯，堪堪天晚，秉燭施公燈下，觀看古今書籍，看到天有三更，人都去偷懶，獨有施安伺候，忽聽門外脚步之聲，賢臣往外問什麼人，那人豪氣答應：「我呀！」一掀廉幃，闖進書房，賢臣留神觀看，小帽青衣，渾身鈕扣，腰緊搭包，單刀橫腰，薄底快靴，年紀二旬有餘，海下無鬚，滿面凶惡，帶着怒容，身輕體健，甚是雄壯，賢臣看罷，不慌不忙，面帶春風，問道：「壯士，夤夜入內，有何事情？」那人大叫道：「施不全聽真，我本豪傑英雄，江湖朋友，被拿進監，我心不平，有意反獄，你把衆家兄弟快放出來，若有一字不允，今晚傷你之命，除却衆害，好叫朋友任性而行。」言罷，抽出刀來，用刀一揚，舉在空中，施安一見，魂不附體，躲在外邊桌底之下，賢臣高叫：「壯士，停手，施某好比籠中之鳥，救應全無，生死任從尊意，暫容片刻，再殺不遲，壯士來此何為？本縣就死，也是要忠言盡心，即死閉目。」那人聞聽，將刀住手，微微笑說：「有話快快說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飛賊書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義

且表那人聞，一聲大叫：「施不全有話快說，你好閉目受死！」賢臣一見，雖然心中胆怯，忠字在心中，全無顯出懼色，滿面含笑，叫聲：「壯士，既容言明肺腑，施某將言語奉陪，細詳大禮。忠孝節義，人生世間，都須有點，不枉奔走風塵，我施某官居縣宰，清廉自守，難趁百人之心，俗說爲臣要忠，作子必孝，大丈夫不忠不孝，枉生世界，爲官要與地方除害盡忠，豈能顧衆，因此多人恨我。」賢臣又云：「人有善念，天必從之，心懷惡意，衆禍相侵，不思已過，還怨恨別人，壯士明義，人不犯法，而律雖嚴，無罪之人，心也不驚，既要作孽，天地難容，施某若是留情，我即不忠，他們果係英雄好漢，你今害我，豈有偷生怕死，雖死何懼哉？壯士想想那些貓鼠而眠，無能之輩，可惜好漢前來，與彼報仇，施某死後，今古標名，可惜壯士反落惡名。」施公言罷，故意哈哈大笑道：「壯士，要殺任從於你，我不全皺眉，算個什麼人。」那人被施公這些話，說了個進退兩難，低頭一想，叫聲：「不全，我要殺你，易如反掌，你今把作官的印給我拿去，見江湖衆友，進衙憑據。」賢臣聞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一陣冷笑，道：「壯士，不用留情，一刀把我殺死，到也爽快，想施某爲官失印，也是一死，請壯士想想。」那人聞聽，心中大悅，道：「不全，不拿印出來，定要殺你。」施公

無奈故意遲遲，拿出一個布包，在桌上打開，取出一物，點頭嘆氣！雙手遞過，那人隨手接去，不管真假，出房就走了。賢臣說：「好漢留名！」那人見問，微微冷笑說：「吾便留名，有何懼哉？吾大名就叫我。」告罷，縱身一跳，蹤跡全無。施公呆了半晌，叫聲：「哎，嚇死我也！」嚇了一身冷汗，自嘆說：「不虧三寸不爛舌，吾命休已！」嘆罷，回書房來，找施安，忽聽桌下哼施公秉燭一照，施安渾身打戰，施公大罵：「畜生如此恩待你，畏刀避劍，若不念你勤勞，我決不恕。」一夜未眠，天亮吩咐升堂，點鼓喊堂，賢臣坐下，押簽叫王棟、王梁，二人答應，上前跪倒。賢臣說：「本縣差你兄弟兩人領簽限五天，將名叫我拿任，來見本縣，如要違限，定行處死，去罷。」王棟、王梁叩頭，口尊：「老爺與小的個示下，這個『我』到底是誰，吩咐明白，小的好去拿。」施公見問，硬着心腸，一聲斷喝：「唬滿口胡說，你們既闖江湖，連『我』也不認的，下去。」二人無奈，領簽下堂不表。且說施公見那隻黑犬跑上公堂，搖頭擺尾，爬在堂下，又見跟犬的公差，跑了個張口結舌，上堂跪倒。賢臣叫聲：「韓祿！」見公差進門叩頭，喘吁口尊：「老爺容稟，小的跟犬出了北關，數里之遙，漫荒無人之處，此狗跑進蘆葦之內，前爪刨土，鼻子又聞小的，借鋤搜掘了三尺多深，底土埋一死尸，身上無衣，刀傷血跡，年紀不老，相似病形，小的看罷，用土掩蓋，留下地方看守尸首，小的特來稟報。」賢臣聽罷，沈吟多會，腹內自說道：「必須如此這般，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慶賀二官唱戲

棟梁巧遇拿我

賢臣靈機忽動，叫聲：「韓祿，你就將此犬帶去，小心喂養，再去知會四老爺，驗明尸首刀傷，留地方看守。」公差答應，扒起賢臣往下叫：「那黑犬聽真，古言良馬比君子，畜類也是胎產，既有鳴枉之故，心必靈通，你就跟韓祿家去，叫他喂養，不可亂跑，但有不遵，本縣把你重處！」那犬聽得此言，扒起跑過，隨在差役後邊，不表。賢臣又見二人抬着一個磨盤，公差跟進角門上堂，帶着二人，跪在一旁，青衣跪倒回話：「小的將陽磨拿到。」賢臣吩咐：「放在旁邊，將河中那扇磨盤取來。」徐茂答應不多時，取到放在一處，吩咐道：「李茂將二扇合在一處看看。」公差連忙端起，往一處一合，只聽得響合在一處，不大不小，正正一付。賢臣往下叫那人：「本縣問你，河內小磨墜戶，被本縣搜出，如今小磨相對，快把害人之故，從實招來，免得用刑。」洪順只得叩頭，口稱：「青天磨盤墜戶，小人不知，小民祖居江都，北關外桃柳村，姓李開設一座酒鋪，嗣後不開，纔盤給小人一應器皿，言明價銀一十兩，當時交足銀子，不知他的去向，收拾鋪子，纔見一扇小磨，在後面存放，昨日公差拿來，小人見老爺，至於死尸，不知情是實。」施公又問：「你叫什麼名字？」回答：「小人名叫洪順。」施公說：「雖言你到鋪原有一扇，此話思來也是有的，你果不

知李姓去向？」正然講話，忽見堂下跑上一人，跪倒，高聲大叫：「老爺，要我李姓，小的知道。」施公說：「你姓什麼？」回道：「姓王名德，與洪順是表兄弟。」施公說：「若不拿來，將你治罪。」賢臣抽簽道：「徐茂，你就跟王德前去，把這李姓拿來問話。」公差接簽，王德叩頭扒起，一同下堂，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王梁要伏舊路

王棟勸解粗心

且說賢臣心不爽，往下吩咐：「人來，爾等把這兩扇小磨拿來收好，將洪順帶下看守。」隨即吩咐：「退堂。」且說奉命拿「我」的公差，王棟、王梁二人，帶簽出衙，一直就走。王棟向王梁說道：「想當年咱何等快樂，只因身犯官私，拿進衙門，前幸縣主開恩，收在衙內應役。如今逢到這難辦差使，叫咱無處去拿，我想依舊去做綠林。」言罷回身就要走。王棟用言勸了幾句，王梁無奈，隨兄去訪。且言奉命拿流衣的公差郭龍，他愛吃一杯，吃了個大醉，一走出店來，唧唧嚷嚷的罵人，耳內聽見有人談論，只道渾身發熱，肚子脹大，訪醫調治。又一人說道：「有異人，此人姓劉，由南關來的，不想是個高人，我的病症，是他治好，看就好謝，國手劉醫。」郭龍得聞此言，立刻酒醒，劉醫二字，管他是與不是，拿走搪塞，免打忙行幾步，趕上那人。郭龍問：「剛才你說劉醫，但不知他住在何處？我有要事求他，借問一聲。」那人說：「郭爺，劉醫生大夫，是我街坊，跟了我來，到他家去。」且言王棟、王梁一連九天，沒有訪着消息，一日南關三官廟唱戲，弟兄無心打聽，王梁叫聲：「兄長，何不到酒樓去吃酒？」王棟說：「使得。」二人邁步向前，剛至樓下，忽聽樓上一聲大叫，誰敢拿「我」？王棟、王梁聽見，慢慢上樓，悄悄說：「有了蹤跡，咱們進鋪，暗探明白，好上樓去拿他。」王梁低低回答：「曉得。」他二人迫向程店家，一見認得了的店主，帶笑，忙忙站起，口說：「上差，好久不到小鋪，今日光降。」王棟、王梁說：「樓上有什麼？」掌櫃的說：「今來了一個惡人，拍桌子打凳，吃了爛碎，鬧得不像樣，年輕雄壯。」王棟、王梁說：「不如趁醉下手要緊。」說罷，忙上前樓，強人正在睡夢之中，二人上去捆住，就用杠子抬在縣衙而來，不表。且說公差徐茂，一連幾天，並無題目，這一日入茶鋪消愁，明為吃茶，暗暗留神，只見又來幾人，內中一人，大怒說道：「我自吃茶，不用了他，飄老鼠，如今長大，混沖財主，忘記他父賣飄飄半世，即是他父外號。」徐茂正訪飄鼠，聽見提飄老鼠三字，心中一動，正打主意，外面又有一人，吵吵罵罵的，徐茂說：「不吃茶。」起身會錢，出鋪觀看。但見五短三粗，凶眉惡眼，有人拉扣，徐茂上前說：「列位閃開，讓我走！」餘人退後，徐茂說：「你先用打，事犯了！」那人聞聽，話截心病，登時變色，說：「罷了，跟你去見老爺，回來再說。」徐茂點頭，拿出無情鎖，套在那人項上，扣上疙瘩，拉了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義士保賢臣

私訪關家堡

且說公差郭龍，跟那人去帶大夫劉醫，他轉彎抹角，登時來到，那人用手指道：「這門裏就是，你叫罷，我有事不能奉陪。」拱回頭而走。公差閃目觀看，果然門下有板牌，黑漆上書大田主劉醫，看罷，郭龍上前用手擊門，高聲叫道：「裏邊有人麼？」不多時，裏邊走出一人，搖搖擺擺慢慢走出，手中拿扇，長袍短褂，體面不過，年紀四旬上下，郭龍一見，不容分說，伸手扣住，劉大夫氣的大聲嚷叫：「你是何人，爲什麼揪我？」郭龍說：「你事犯了。」嘩啷拿出鎖來，套在項上，拉着就走，不表。且說賢臣一連兩天，並未升堂，悶坐書房，思索無形之案，難結。次早吩咐點鼓升堂，只見王仁、趙虎二差，叩頭求限，再拿衆犯。賢臣硬着心腸說：「爾等二人，久役必猾，尙會求限，伸手抽簽，拉下每人打五大板。」挨次打完，賢臣說：「再限十天，如違加倍重責。」二人謝恩下去，無奈出衙辦事。儀門又進了三人，走上公堂跪倒，回話：「小的跟着王德，將李姓拿來。」施公擺手，公差退後，賢臣叫聲：「王德，這人就是前面開鋪子李姓麼？」王德答應：「是。」賢臣說：「與你無事下去。」王德叩頭扒起而去。施公往下問那人：「你姓李麼？」答應：「是。」「名字叫什麼？」回道：「小人名叫李龍池。」又問：「當日北關外桃柳村，你開過鋪子麼？」答：「是。」又問：「爲什麼不開，盤與洪順？」李龍池說：「因夥計回家去，小人一人，不能照應，才盤與洪順。」施公說：「你夥計那裏人氏，姓甚名誰，那時回去？」龍池說：「小的夥計蘇州人，姓郝名叫良玉，年三十九歲。」賢臣聞聽，話已相對，書吏把北關驗尸，報呈拿過，賢臣就明白了，復叫：「李龍池，你的夥計蘇州人，本縣把他帶來，與你對詞。洪順告你之故，你可曉得麼？」李姓聞聽，就答應回說：「老爺，只管拿文去提。」賢臣聞聽，道：「人來帶洪順問話。」該值人答應，回身下堂，立刻帶來，跪在一旁。施公說：「洪順鋪店主李龍池盤與你麼？」洪順回答：「是他。」又問：「你盤他鋪，見過他的夥計有無？」洪順說：「小的未見。」且說堂外有王德聽得明白，冒冒失失，跑上堂來，跪下口尊：「老爺，小的見過郝良玉的。」賢臣聞聽，大喜道：「將王德帶往北關外，叫他死尸認認，回來再問。」公差答應，不多時，回到公堂，公差退後，王德跪下口尊：「老爺，那尸竟是郝良玉的，不知何人謀死，拋在河內，可憐，可憐。」施公聞言，叫聲：「王德，與你無干，下去。李龍池，你可聽着了，分明是你謀害夥計，貽害於人，吩咐拿夾棍來夾起。」兩邊答應，如虎似狼，一齊擁上，掀倒拉去鞋襪，套刑一籠昏迷，冷水噴活，仍然巧辯。施公說：「本縣與你據證，快把兩扇磨子拿來。」差役答應，立刻抬放堂下，凶徒還辯不招。施公說：「必是見財起意謀害，還敢強辯，人來夾棍上加刑。」公差答應，上前用棍敲打，惡人死去活來，說招了。施公吩咐：「訴上來。」惡人忙將見財起意，把夥計灌醉勒死，拖往河內，磨盤墜尸，不能

漂起日後將店盤去避禍之故，滔滔說了一遍。施公聽畢，提筆判斷，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風吹簷前五

七人告土豪

且說施公吩咐書吏呈招，提筆定案。李龍池圖財勒死夥計，律應抵償，折產追贓存庫。申文到蘇州，招郝良玉親人收尸領贓，死尸暫掩官地，洪順釋放，王聽有功，賞錢十千，判畢。拿下惡人畫招呈上，施公叫書吏作文詳報，令禁卒把李龍池收監。王德洪順領賞而去。又見公差王棟、王梁回話說：「小的二人把我拿到，現在衙外。」施公聞聽大笑，說道：「帶進來！」王棟答應不多時，拾進一人，王梁把單刀放在堂口站立。施公離坐，一溜一點，細看見那「我」是誰，怎見得有詩首，詩曰：

自小生來膽氣豪，八歲學成武藝高。大江湖無伴侶，今朝帶酒災殃遭。龍逢洩水未升飛，滿懷志量不能標。

施公見他渾身上下有好多道，繞了一身繩子，雙合二目，施公點頭嘆惜，灣腰與那人親手鬆綁。王棟、王梁一見着忙，跪倒回話：「老爺要是鬆了他，倘若逃走，再要拿他，比登天還難。」施公說道：「有眼不識泰山，他乃蓋世英雄，今日何以至此？」二役無奈，閃在左右，但見與那人把繩子全解，那人翻身扒起，盤膝坐在地上，閃目垂頭不語。施公見他不跪，帶笑說：「壯士受驚了。」又善化一回，野性知化，下跪說：「老爺今釋放我，心上何忍，愧見朋友，願求一死，不然投到老爺台上，少効犬馬微勞，以報饒命之恩。」施公說：「你有真心，施某萬幸。」那人說：「小人若有私心，死不善終。」施公聽說，伸手拉起說：「好漢，你的大名，本縣不知。」那人回答：「小的名叫黃天霸。」施公說：「此名叫之不雅，改名施忠，壯士意為如何？」天霸說：「太爺吩咐就是。」施公大悅，轉身升堂，吩咐施安說：「王棟、王梁每人賞銀五兩，免差。」二人領賞謝恩不表。又見二人跪倒回話：「小的徐茂，奉命瓢老鼠拿到小的郭龍，奉命大夫劉醫拿到。」施公說：「此一人音同字不同，吩咐帶上來。」答應不多時，帶至跪在左右，公差退下。施公閃目觀看，問：「瓢姓，你實在叫何名，從實說的，本縣好放你。」那人見問，不敢撒謊，說：「小的是本縣窮民，小的父親在日賣過瓢，所以諸人取笑叫瓢半斤。」施公聞聽對了，那晚鼠拉半斤破瓢之故。那人又說：「小人本姓毛，名叫毛老兒，頑笑人叫瓢老鼠小的無過，犯公差鎖拿，不知何故？」言罷，叩頭。施公又問：「大夫，你叫流衣麼？」那人回答：「小人名叫劉鳳，因大夫二字，稱名。」劉醫：「小人分外守法，不知為何鎖拿？」施公心中有些為難，無據為證，怎麼動刑坐下思維，心生一計，說有了。往下叫聲：「徐茂，把他暫且帶下，不許作踐，拿住對頭再問。」又叫郭龍，近前附耳低言說：「把那城隍廟內，十日限期，如此設法，不可洩漏。」郭龍奉令下堂，同着徐茂，同往廟內用計。且說施公同書吏，低低祕密說話，書吏點頭答應，去後堂前，忽然狂

風驟起，只見簷瓦掉落三塊，跌的粉碎，施公大驚道：「莫非是房上堂瓦三塊，簷三片。」書吏接言：「此方有個惡人，闖三福，前任劉縣主，壞在他手內。」施公才要追問，聽忽一片喊冤，進門，留神下看，有許多人，老老少少，上堂跪下，哭哭啼啼，一個說：「惡霸名叫關大胆，打死小的父親，叫大吞吃。」一個說：「小的妻子，被硬霸作妾。」一個說：「徒賴小的欠他銀錢。」一個說：「強姦小的女兒，剛交十五歲的兒子，霸去作奴僕。」一個說：「小的母親，從他門前經過，拉進家去，配成夫婦，看見小的家房屋好，假契一張，就叫騰出。」一個說：「知道小的稻田，硬割去。」一個說：「惡奴管家，闖三福，愛者就搶，老爺不與民作主，小的們，難居住江都了！」言罷，眾人磕頭，施公聽眾人訴罷，腹內自思，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施公收民狀

改姓又私訪

施公說：「爾等不必混嚷，准告。」又說：「那一人把他的事，慢慢實說。」一人答應，口稱：「大老爺，小的細裏，關宅仗勢利害，論他又作過本朝監院，告老回家，甚是豪富，他父辭世，一字名叫關升，見人婦女美貌，謀害姦騙，遠近叫他關大胆，殺人如同兒戲，遭害者不少。前任縣主，小的等告他，可惜清官被參，今復舍死投天。」施公說：「爾有狀拿來。」七人答應，每人遞上呈子。施公一張，一張看完，與他們說：「待對詞結案。」眾人答應，叩謝而去，吩咐退堂。書房坐下，僕人獻茶，手拿茶杯，不多時擺飯，施忠同桌而食，飯罷茶畢，施公思想，短叫長呼，施忠看見施公爲難，走過口尊：「恩主，又何疑難心事，小的自能出力報効。」施公就將告關家之事，又前次打扮老道，二次爲九黃七珠扮乞丐，備說一遍，這次仍欲私訪，義士回答：「這有何難，只用老爺扮作客商，小的改扮跟老爺騎驢，小的跟隨老爺，到了飲馬河關家堡，私訪賊徒，總難得消息，小的夤夜展施走壁之能，暗進賊室，何愁大事不成？」施公聞聽大喜，連連說好，叫聲：「施安，明日掩門，只說老爺有恙。」次早改裝，腰中帶錢，施忠進內，收拾停當，起身忙把行李，搭在馬上，拉定出治宅門而去。一路聽軍民議論紛紛，不覺來到飲馬河邊，施公低低叫聲：「施忠，少時若入虎穴，要你小心。」好漢答應，心中早有主意，主僕私訪不表。且說王仁，只從討限，挨了十五天限期，無心打彩，混了兩天，這日私訪到北關以外，肚飢餓了，有個熟飯鋪內，坐下吃飯，忽聽鋪外嚷口，鬧說：「爺們一個錢也是照顧，算你養身父母，緣河階不起我，要這樣也沒有，要那樣也沒有，我才知道江都縣欺人，我在家何人敢慢待我車喬。」公差聽見車喬二字，即走向前，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王仁巧遇車喬

豪奴識破賢臣

却巧走到跟前，打量了打量，不容分說，套鎖拉起就走，來到縣衙，聽老爺染恙，只等升堂，好交簽票。車喬鎖在那裏。且說施公到了關家堡，見那邊樹下有人亂跑，一溜一點，走到跟前一看，原是老叟，鬚鬢皆白，含笑說：「借問一聲，此地何名？」老叟見有人問話，抬頭打量，是買賣人打扮，站起帶笑回答，忙說：「不敢，客官要問此地，往南去，名叫飲馬河。」老者復又往東一指，說：「那邊有樹圍繞，那裏叫作關家堡，可惡得緊，千萬不要往那裏去。」老叟才要往下說，却聽見那壁廂一片馬蹄之聲，閃目細看，但見是一羣人馬，蜂擁而來，老者一見，只嚇的魂飛天外，把舌頭一伸，轉身磕頭，拌拌奔走而去。施公不解何故，才要回步，那一羣人馬來到面前，施公舉目細看，有讚為證：

惡人妝扮胆氣豪，前排頂馬帶腰刀。家奴萬惡多任意，英英雄耀眼匪高。人人纓帽紅映日，個個矩裙配長袍。獨霸此方文武懼，性好貪花任逍遙。豪奴三編舉頭樣，崑坑黎庶遭災殃。前呼後擁多威武，揚鞭打馬四下瞧。三五成羣擄搶婦，敗興無恥多少嬌。見色妄自號大胆，遠近居民望影逃！

又見中間一人，騎着俊馬，衣帽華麗，年有三旬，揚眉吐氣，傍有一人，鬼頭蛇睛，衣帽應時，年有五旬，面前一個隨奴。施公耳中聽得咆哮聲音，那年老人嘴內響響，呼聲，一擁過去，有一箭之遙，又見嚇的的肥拉拉，跑來幾匹馬，來至施公面前，一個個撲撲跳下馬來。內有一年老人，上前帶笑，舉手望施公說話，口尊：「客家老爺請客官一敘。」施公心下驚疑，腹內自思，莫非他識破本縣，若前去吉凶不保，不去，又可惜施某勞苦，俗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望施忠、施忠點頭，施公暗喜，有你保我，何足懼哉。施公望眾人帶笑說：「愚本與你主人素不認識，未必是叫請我。」眾人齊聲道：「不錯。」施公說：「既承貴老爺美意，就到府上一拜。」一言畢，邁步隨衆而走。施公一路仔細看來，到關家堡，依濠溝旁邊，桃柳槐檉，板橋直過府門下，兩株大樹，立着許多院奴。施公暗嘆不亞虎穴龍潭，衆人下馬停步，施公無心觀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賢臣入虎穴

吊打問口話

施公隨惡奴走至門外，見那人進內打一躬，上前至惡棍跟前，雙膝跪倒，口尊：「老爺，小人們奉命，把文人叫來伺候。」關升問聽說：「罷了。」那人叩首站起，閃過一傍，惡棍閃目外看，站立一人，麻臉缺耳歪嘴，雞胸駝背，身軀瘦弱，容甚不好看，罷心中

不悅，叫：「那客人既進了我的宅舍，緣何發懼，只管來見。」施公聞聽，心下着忙，腹內說：罷了，罷了，可算入絕地了！想畢，把心一橫，邁步溜點進門，強陪笑臉，把手望惡人一拱，說：「買賣人有禮。」惡人望施公說：「施縣主你來的意思，我已知道，且坐下，我有得問你。」施公聞聽，惡人識破，明知禍事到身，也就怕不得許多，故把手望惡人拱了一拱，帶笑說：「買賣人大胆謝坐。」轉身一屁股坐下，惡人一見微笑說：「不枉你我通家之好，前來看我。」復又叫聲：「施縣主，我且問你，你此來必爲你黎民，總而言之，你乃我明家達子，來意到要實講，咱們露面不藏私，知道你未從上任，扮雲遊老道，捉五虎，獨把此方的光棍，被你殺到，又聽九黃七珠，假扮乞丐，說話念經，拿捉，也叫你拉到，這次難爲你好，高想扮作客人前來哄我，話要實說，只怕還有商量。已經我把你機謀看破，你實說，也難放你回去了。」施公聽惡人之言，心中着急，勉強陪笑道：「官長，錯認了人了，我是作客之人，馬背自尋此方，你去想想，吾真是貿易之人，既承呼喚，還求吩咐明白，放我出去。」故意妝愚人之相，站起向惡人深打一躬，轉回身子，就要出走。關升坐上，微微冷笑說：「施知縣，你先莫慌，來意我已透澈，私訪關某作惡之人。」施公道：「世界上廣有同姓同貌之人，官長，賴我是縣堂，豈不活活把人急殺。」惡棍聞聽此言，心頭火起，叫聲：「人來，你等與我把這可惡的贓官，綁捆起來，高高吊在喂馬棚，拷打一頓。」衆奴答應，一擁上來，賢臣只嚇了個身軟體戰。關三幅說：「且自從容。」又見施公還不說實言，關三幅說：「既不招認，與我綁了。」衆奴答應，齊上，四馬拴蹄綁起，立刻就到喂馬棚，把繩拋過駝樑，把個縣主拉在懸空。惡奴關三幅說：「打。」好利害，施公被打得死去活來，不表。且說義士施忠，看見恩主去後，把驢送在店中，回來好等消息。等至天黑，不好施展走壇之能，夤夜入院，以救恩官。義士想罷，連忙牽馬到店拴上，就將酒食煎炒吃盡，天氣不早，腰帶利刃起身，到店，到關家堡打探消息，四下尋找，不見蹤影，又見宅門緊閉，他心內着急，就知其故，有些不妥，急想窺探，忙解單刀，插在背後，慌忙邁步，往向裏行走，急煞好漢，四面尋找了多時，並無影蹤。英雄一想，不敢怠慢，跑跳過溝去，走至牆根，暗暗踮高施展或藝，將身縱到牆上，施忠捨命去找恩主，天井內房，都找遍了，爬到瓦櫺，往下觀瞧。忽聽房下脚步響聲，留神細聽，是婦人聲音，好漢救那恩官的心急，又聽這邊說話聲音，口中不言，心內自思，好像熟人言語，莫非江湖一拜之朋，不在綠林，夤夜至此，有何事情，仔細看准，好救難中之人，想罷，偷淚隔窗瞧看，倒刀人越聚越多，見得郝天保的形容不定，好漢仔細看罷，心中歡喜，即忙邁步，入房內，就走，將利刃拿在手內，爲的是日久不見，難以憑信，咳嗽一聲，就往裏走。郝天保手拿短刀，正自威嚇難民，王二映燈光射入兩目，難民苦口哀告，忽聽一人進房，不由吃驚，認是結拜弟兄，說：「老兄爲何夤夜到此。」施忠聽說話親熱，滿面春風，叫聲：「兄長，自從那年分手之後，江湖閑游，聞聽江都拿住响馬朋友，縣衙行刺，見賢臣忠心，治國安民，是以饒命，道即留名，後來吃

酒，被獲擒拿，與我親解其縛，以恩報恩，捨死放我，感動天地，棄却綠林，報効縣主！」從頭說了一遍。施忠又說：「兄長在關宅，必知詳細。」天保見問，也將情形告訴施忠，二人直奔馬棚，回手取刀，嚇嚇挑斷繩縛，天保把手提起賢臣，不聞哮哼之聲。施忠說：「恩主醒來，不見動轉。」天保恐人暗見，雙手提起，渾身攢刀，高擎過去，叫聲：「賢弟小心。」施忠伏身探望，雙手抓住施公。天保挺身上起，好漢就立拉上去了。施忠回身放在棚上，提出天羅地網之門，又低叫道：「兄長快出牆去，我好送恩官上來。」天保答應說：「曉得。」好漢對着施忠，要顯本領手段，牆拐角把身子一擰，脚朝上頭往下，展翅之狀，扒至房檐，伸脚把住瓦樑，挺身手占房瓦，扒起來至施公一處。施忠說：「兄長快下牆外，好救縣主出去。」依言牆上跳下，等接賢臣，施忠也不敢怠慢，雙手提起賢臣，放在牆頭，忙解腰帶，拴在施公腰間，這才用力把賢臣繫到牆下。天保接住，解開帶子，將身背在肩頭而去。施忠不見動靜，低聲叫喚郝哥，你在那裏！不聽答應。好漢隨同下牆，臨行拜別嘴邊哨聲，順音如飛而去。只見松林透出燈先，施忠進林一看，內有殘廟，殿中有燈，又聽人聲不斷，借燈光認出施忠，嚷說：「黃塞主到了！」眾人聞聲，哄都奔了。施忠隨手執住一個，施忠一看，原來舊日朋友，好漢滿臉暗笑，真乃三生有幸，都拉拉手，隨將施公放在桌上，天保一旁站立，施忠與衆人道詳細說，個個動氣，纔要粗暴，却被施忠攔住。好漢見施公面如金紙，只當傷命心中一急，拿出單刀，才要自刎。只見恩官伸腿伸手，大叫一聲，腰脅疼殺我也。施忠尊聲：「老爺醒來，施忠在此，小的無能，使恩公受刑。」賢臣聽見施忠二字，睜眼又伸了伸手，說：「雖然疼痛，覺着有些活動。」賢臣翻身坐起，在供桌上，看見施忠又氣怒，暗暗滿殿燈光，人有許多，暗想：我剛才吊在馬棚受刑，莫非命盡不能焉？然到此，叫聲：「施忠！」好漢連忙答應。施公說：「本縣問你：我與你夢中相會呢？還在陽世？」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回縣審豪霸

舉監鬧公堂

施忠回答老爺說：「今幸恩公無恙，現在陽世。」就把自關宅向天保如何搭救到此，備說其詳。正說間，郝天保走過叩頭，又叫衆家弟兄過來叩頭，個個跪倒，天保口尊：「老爺小的等俱是响馬，叩求太爺開恩，從今改正，願投太爺台下，以助犬馬之勞。」賢臣聞聽說：「好漢請起，有話商議。」衆人站起，施公說：「衆位好漢，本縣有拙言奉告，依我請來，你們這樣的壯士，何愁高遷，今言投順施某，感情不盡，就是一家本縣保舉做官了，你們二位目下就可顯矣，施某豈敢埋沒了衆位好漢，那時改過，還望三思。」賢臣又帶笑道：「施某還有一件奉懇，拿捉關升三片，再把王姓夫妻救出一併解進官衙，難民好作狀頭，本縣動刑嚴

究，好定惡人重罪。衆好漢一齊答應，留下兩個保守賢臣，其餘八人前去，越牆進院，拿住兩個家奴引路，登時關升三片及衆惡奴，個個用繩綁起，又把男女救出。王二夫妻上前叩謝救命之恩，好漢叫聲：「王二少時你挽你妻，同我們去見老爺，一同回縣。」王二夫妻答應，叩首站起，閃在一旁，吩咐關宅家奴引路，開門送出宅外。王姓夫妻在前，衆寇押關升三片，惡人遲慢，拿刀背就打，不表。關宅家奴投親友送信，天亮遂城搭救。且說衆寇離了關家堡，登時回到廟中，押進殿門，見了賢臣，一齊告明就理。賢臣聽見得了關升三片，少不得心中歡喜，仰天大笑。賢臣說：「有勞衆位，異日再謝。」衆人各散。又說：「趁此回縣。」施忠答應，邁步出殿，向店把驢應轉身望天保說：「兄長保護老爺，少等一刻，我去把驢牽來，老爺騎回衙。」天保說：「快來。」施忠答應，邁步出殿，向店把驢牽到廟前。賢臣一見，慌忙出殿，兩家好漢，扶持老爺上驢，施忠拉着關升三片，王二夫妻，跟隨天保後面，押出三義廟上路。此時天亮，王二挽妻，足下鞋弓襪小，緊緊跟隨，惡人主僕，面上慚愧不走。天保拳打脚踢，無奈只得隨驢緊走。豪奴惡棍，雖說受屈心中不服，軍民一見，議論不表。且說賢臣騎驢，多人圍隨，登時進了江都城門，竟奔縣衙，就有那些縣役，見了賢臣，個個上前跪接，進至滴水檐下，驢立刻升堂，傳齊內外書史，馬步三班人等，喊堂站班。只見施忠、天保帶領關升三片、王二夫妻上堂，施公一擺手，施忠等站立一旁，賢臣吩咐書史寫牌，一面放告，又叫人傳先前告狀七人進衙，當堂對詞，分派已畢，叫聲：「施忠、請郝壯士。」天保聞聽，忙上前雙膝及地，往上跪倒，賢臣一見，大悅，帶笑說：「壯士免禮，救命之恩，永存報答，理應留在衙內，尤恐不雅，怕招風聲。」天保聞聽，點頭叩謝，縣主驕恕之恩，又與施忠說了幾句，下堂出衙而去。且說賢臣見施忠帶天保出衙，施公心才放下。但見角門外，進來多人，個個手舉狀呈，跪在月台前，賢臣一見，就知是見牌告狀，心中大悅，吩咐：「人來，爾等把告狀人都叫他們起來，站在月台下東邊，既有呈狀，接上來，本縣看明呈詞，叫着上堂回話。」下役答應，立刻接狀，不許喧嘩，將狀送上公案。賢臣伸手一張一張，閱完，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嚴訊二片賊

細問受害情

賢臣看完狀詞，吩咐把關升帶來聽審，衆役知關宅勢力，也怕賢臣法度森嚴，無奈一齊邁步至堂外，把惡人關升三片緊緊推擁，扯到堂下，衆役齊聲喊叫：「下跪。」惡人不跪，賢臣一見，不由微微冷笑，罵聲：「凶徒，真真胆大無法無天，坑害黎民，差人拿你，竟敢不服，私打官兵，本縣爲民父母，與民除害，私自訪你，惡奴關升三片，你竟認識本縣，把我騙進室內，胆敢吊在馬棚之上，藤鞭打我，你一心要害我，幸佛保佑，暗裏有救家丁施忠，一刻救出虎穴，你們作爲我親眼看見，今又有告你多人，再者犯

罪見官不拜，應該死罪。你們二人實招，免受刑法。」關升大叫：「施知縣，你我官私打不清，私訪由你，不但勾通响馬，明爲私訪，私行打劫，搶去首飾、衣服、金銀，不用審我，問你罷，或是官休私休，快些說來。」三片接說：「話實不錯，作官不該與響馬私通。」施公聞聽大怒：「人來，爾等把他二人的耳朵擰上，再着人用棍打腿，看我在本縣面前跪不跪。」衆役答應，立刻將兩個惡徒，苦打一頓，惡人疼痛不過，只得跪下。賢臣罵聲：「該死囚徒！」罵畢，叫聲：「人來，把王二夫妻帶上對詞。」下役答應，立刻帶至跪下。賢臣說：「王二，你夫妻怎麼遭害，快快言明。」王二見問，淚流叩頭，口尊：「青天爺爺，容民細稟，小的父死，只有寡母一家三口，離關家堡不遠，做小本生意，那日妻子站在門前，看見關升騎驢經過，妻子陶氏迴避不及，便叫家奴搶去，訛賴說小的欠他的銀子百兩，有銀交還，放給妻子，若是無銀，算作妾婢。無奈小的趕去，拉進他家，哀求無用，用非刑苦打，鎖在屋內，夤夜暗暗謀害。幸虧爺爺家人將小的一救出，只因那日惡人搬搶吵打，家中寡母，活活嚇死，尸靈還在床上。」訴罷引頭，賢臣聞聽，用手指定關升，罵聲：「大胆，敢作這樣傷天害理之事，從實招來。」關升仍是不招，賢臣吩咐打嘴巴，各打了三十個嘴巴，兩個惡人，那裏架得住，打得滿口流血。賢臣又叫衆青衣退後，施公才要叫原告對詞，動夾棍嚴究，只見打角門進來四人，搖搖擺擺，往上廳走，四個窮酸，一齊帶笑說：「關大爺受驚了。」三片說：「反了，事畢再議。」賢臣坐下，聽的明白，早已參透來意，帶笑道：「四位賢契來意，我已深知，免開尊口，請回。」正說間，州尊差人投書，折開一看，不近情理，爲惡棍關升講情。吩咐把五人硬往外逐出，尤義回州復命，州官懷仇，派文官拿黃河套水寇銀勾見大王，四窮酸氣忿回家，打點行贓州尊，欲壞施公事情。不表。且說那告狀之人，與賄看書吏、軍民下役等，一見賢臣把五人硬叫拖出衙門堂外，到處個個皆言忠正。却說施公見下役把五人拖出，心中氣平，還恐有人來攪擾，吩咐立刻閉門看守，不放一人出入，有心嚴究惡人定案。叫人來快帶關升三片上來，差人答應，立時帶上兩個惡人，不肯下跪，坐在地下，賢臣微微冷笑，說：「關升三片，你這兩個囚徒，好手段，真乃不錯。我問你兩個，還有什麼變動，料你縱有撥天的本領，也不怕你兩個，今日先嘗嘗夾棍的滋味。」吩咐：「動手夾起，只待本縣取了口供，才好定罪，好與那些仇未報、冤未伸的了案。」言猶未畢，下邊答應，一齊發喊，弄翻倒地。關升三片走了真魂，口內齊說：「不好，救星全無，早知施公如此利害，不該在馬棚吊打。」耳邊只聽堂上聲響叮噹，略下夾棍公差上來，拉去鞋襪，兩惡人騎上兩個人，一人掌刑，攏着惡人，一手提胸膛繩子一攏，二人死去。施公吩咐：「住了，」停了一會，關升哎呀一聲，關三片忍痛咬牙，哼了一聲，說道：「爺爺寬恩饒恕，從前做的事，我盡招認。」關升也一一招認。施公聞聽兩個惡人齊都招認，叫書史按衆人告的狀子呈上，處重款定了個十惡不赦的斬罪，叫人拿下惡人，畫了招認呈上。施公過目，叫人卸刑，又叫：「告狀人等聽本縣嚴究關升三片同

招，定成死罪；本縣即刻辦詳上司。回文立斬。那時傳爾等賸看，正法報仇，請你四老爺，把爾等帶到闕宅，把霽去人丁妻子，各認領回，不許冒認。再占去房屋，地畝物件，仍歸本主。衆人聞聽，齊口稱：「謝太爺救命之恩。」施公吩咐：「起來。」衆人答應。施公叫人把告狀人等帶去，知四爺到闕宅招認。施公吩咐而行，殺死人命，都是關升，不用細說。施公吩咐：「傳禁卒上堂，把惡人主僕，上刑收監，生員人等，叫書史作稿，說他們藐法鬧堂一套，安心作對。差人送到府學，那窮酸交官通史，行賄府學，老師接住文書，振作惡人。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施公脩家書

差施忠上京

施公也怕關升全州官衆儒懷仇，恐有不便。堂畢寫封家書上京，一來與太老爺上壽；二來也要保自己頭巾，立起退堂。書吏馬快三班，賸看軍民人等，議論紛紛，都與施公担驚不表。且說施公退堂，進書房歸坐，施安獻茶。施公思想，州官懷仇，又想到太老爺的生辰，理當差人上京拜壽。施公伸手，拿起紙筆，將片家書，登時寫畢，封好，差義士施忠到京，不言施公隨即次日起程。且說施公天晚秉燭，獨自看那未結呈詞招稿，明早升堂，不覺天交三鼓，施公困倦，上床安歇。次早起來，淨面更衣，吩咐點鼓升堂。坐下書吏上堂，衙役伺候。拿車喬差人王仁上堂，跪下回話：「小的奉命把車喬拿到。」施公一擺手，王仁站起。施公雖說出簽叫拿車喬，今日到了，又無原告題目，如何判斷，沉吟良久，無奈下問你叫「車喬」？答應：「是。小人本姓喬，因爲造車營生，人都叫小人車喬。」施公聽見，不是江都聲音，說得一口京話。施公說：「你是何處人氏？」車喬說：「小人是京都人。」問：「來江都何幹？不許隱瞞，快快實訴，好好放你回京。」車喬口尊：「老爺，容小人細稟。小人祖居京城，父親早喪，只剩寡母，並無弟兄，住海岱門外欄杆市，樓杆衙衙，趕車催牲口爲生，花兒市口。程萬全堂老藥鋪，有個鬻子姓陳，吃茶飲酒，彼此相好，他認小的母親作爲乾母，他因得病，想回家鄉，僱車叫送至揚州，擇日起身，小的拋母送他到家，掛念老母，要速回京。路過江都，小的到店吃飯，走堂欺是遠客，張口就罵，小的與他理論，過着老爺公差，不容分說鎖來，真正冤枉。求老爺明斷，放小的回家探母，感恩不淺。」說罷不住叩頭落淚。施公聞聽點頭，心中爲難。且說：「暗中鬼魂，豈肯相容，差人韓祿進喂養之犬，屍死冤魂，在黑犬身上，看車喬在堂上跪着，連忙跑到惡人身邊，帶耳連腮咬的一口，惡人魂驚，哎喲：「犬咬，那家喂養，好不願王法。」想要站起，急奈魂伏黑犬，那肯放鬆，搖頭擺尾，不撒口兒，咬的車喬亂叫：「救命！」施公想起黑犬郊外剋出死尸，今見此犬上堂痛咬，就知應此人身。上。施公高叫：「黑犬聽着，若是爲故主報冤，畜牲既能通靈性，聽我吩咐，此乃朝廷設立公堂，焉許混鬧，他有過惡，自有皇法治。」

罪。再要無禮，定要重處。閃在一傍，聽本縣問他可也。」畜生那時聞聽，鬆口退在一傍，但魂伏黑犬，張牙睜眼，嗚嗚嗚，此惡人又見車轎口中，呀呀胡說：「謀財害命，如今害着自家，冤冤相報，焉能逃脫。」施公便有主意了，叫聲王仁，上前跪在一傍：「本縣問你不知他牲口上，還駝着何物？」王仁回說：「駝的是被套行李，現存店中。」施公說：「取來我看。」王仁下堂，去不多時，取到放在堂下，衆目同觀。一個有牆子的大褥套，一個小褥套兒，取出來推了一堆，棉襖單袍套，小衣靴襪，被褥全有，小套裏取出一個包兒，銀錢不少。施公看罷，參透其故，帶怒叫聲：「車轎，本縣問你，你送親回家，如此還有這樣飽載行李，快些從實說！免動嚴刑，你休生含糊！」惡人見問，故意作屈，泣哭不招人來，將他夾起，衆役答應一擁齊上，請過大刑，伸手倒塔，領了推倒，嘴臉胡塵，拉去鞋襪，套上夾棍，惡人害怕，口叫：「冤屈！」灰棍擺的凶惡，犯人昏迷，用水噴過，車轎睜眼，叫：「青天爺爺，小人實招。」施公吩咐：「住刑。」公差答應退後，施公說聲：「車轎，快說真情！」喬說：「大老爺，小的原係送陳姓回家，他乃江都城中城隍廟後居住，小的見他衣服銀錢，偶起貪心，一路無得下手，行至江都臨近荒地，小的見四下無人，把陳姓用刀扎死，拋屍水坑，天黑歇店，次日起身，被人拿住解縣，自知害人，無人知覺，那曉「犬來執證」，當日陳姓在萬全堂藥舖中，從小抱養此狗，晝夜不離左右，把黑犬養大，得病回家，難舍此狗，帶犬回家，小的害陳姓，此狗嚇的跑了，蹤影全無，那知這黑畜生，竟會告狀鳴冤，這是已往真情，只求免刑，情甘領罪。」施公聽罷，說：「好大胆奴才，既已認親，就該好好送他回家，與理才通，緣何又有歹意，謀害人死，上天不容，只曉黑犬是一畜生，即不理論，你那知道黑犬有救主報恩，用刀殺死他，主掩埋水坑下邊，即爲此犬看真，當堂來告，領人掘出死尸，拿你，你今朝把事情犯了，報應循環，真真不錯。黑犬鳴冤，可垂千古，你的惡名不朽。」施公一番話，說的車轎無言可對。施公吩咐人來，卸了惡人夾棍，又叫書吏呈招，拿下惡人，畫了十字呈上。且說施公提筆，斷車轎謀財殺命，應該抵償不赦，斷畢，又差人到城隍廟後，把陳姓嫡親，立刻傳來，當堂言明其故，陳姓至親，哭恨不絕。施公吩咐：「把車轎的牲口，立刻變賣，連衣服銀錢等物，交其領去，取尸掩埋。」又叫陳姓親自把黑犬帶回去，恩養。分派明白，不必細表。賢臣又叫書吏作稿，立刻申文，又令禁卒，將車轎收監，等同文正法不提。施公才要退堂，忽見門上人慌慌張張，跑上公堂，跪倒回話說：「衙外馬上，一人口稱有州尊太爺的緊急公文到了，請老爺定奪。」施公聞報，變色一擺手，那人叩首扒起，回身下堂。賢臣心中細想，報內說這狗官人，有什麼動靜，他若與關爺講情，也未可知，遂即吩咐：「着他進來。」州官來人，隨即上堂，將文呈上回去。且說賢臣展開，上寫本州示江都縣知悉，頃奉上文，以渡口黃河套一帶水寇作亂，劫傷客商，名目銀勾大王，爲賊之首一名，劉六、劉七，藏在海面，招募會下水人幾百，素知江都補快，個個能幹，限一月內獲到，如拿不來革職，旬月日期。賢臣看罷，心中大怒，罵聲狗官，害我不

淺，思想多會，計上心來，何不如此這般，將在謀而用兵，施公吩咐：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州文推辦事 縣尊瞻來文

施公吩咐退堂不表。且說着去拿老龐解四的兩名公差，自從領了簽票，城裏關外，訪了幾回，不見形影。到了這日，趙虎劉奇兩人，關外撞見，同到一座小廟，坐在石板，彼在報怨，說道：「十天限期，眼下將滿，違限照例要打，縱然寬限尋找，又沒原告，先要人犯，只得耐性訪拿。」二人講話，只聽打呼振耳，公差舉目觀看，殿內一人，躲着睡覺，滿身破爛，那人一翻身，如神差鬼使，忽說睡話，唧唧唔唔，一聲大罵解四，我把你這狗娘養的，躲着我走，又不與我言呼呼又睡，趙虎聞聽，低言望劉奇說道：「老弟你聽見麼？咱們何不如如此這般，給他個好語，是不是再講？」劉奇回答：「使得。」二人站起，一同邁步進殿。劉奇走到那人身邊，也冒冒失失，用手照那人肩上加勁一拍，大叫一聲：「老龐呵！解四回來了！」那人聞聽，夢中驚醒，一翻身坐起，忙問：「在那裏呢？」公差回答：「就是我。」那人睜眼一看，認的是公差，忙忙站定，笑說：「二位上差，為何與我取笑？」二人聞聽，立刻變臉，張口就罵：「老龐，我把你狗娘養的，解四在那裏呢？跟我們找找他去，要有了他就沒你。」那人聞聽，只當真話，口尊：「二位公差，他家我認得的，裏面找找他，倘不在家中，我再領爺們，去找找有何不可？」二人回答：「快走，到了他的門口，如叫不出來，只管罵他，有禍與你無干。」那人回答說：「是。」不多時，來至解四門首，那人上前用手拍戶，叫幾聲不見答應，依着公差，放着高聲叫着解四，就罵，公差們在一旁。且說解四正與妻閑話，耳內聽的門外罵的，不堪，心中之氣，往上直沖，神差鬼役，他那裏受得住氣的話，即邁步出房開門，冒冒失失，照着那人，就氣呵呵大叫老龐，沒廉恥，他二人揪起就打。兩名公差聽的明白，說：「有了解四的名字，一齊搶步上前，不容分說，回手抖出鐵鎖，套上二人，拉起就走，往縣而來不表。且說：「施公退堂，進入書房，取出州裏來文細看，心中發恨，點頭想計，施忠不在，如何是好，忽然想起一人，着施安即去傳來，叫李升立刻來見，去不多時，傳進朝上跪倒。施公說：「起來。」李升叩首站起，施公滿面帶笑，將州文要拿水寇的話，說了一遍，又說：「我今着你同施安去探黃河套事情，若得真信，即回。」李升答應說：「老爺吩咐小的與施安同去。」施公叫聲：「施安，莫辭辛苦，你同李升前去辦理。」施安次日同李升早晨起身不表。且說施公用畢晚飯，茶罷，天色黃昏，乘上燈燭，施公獨坐，看那未給之案，看到三鼓，纔寬衣上床安歇。次日施公起來，淨面，吩咐升堂上坐，書吏衙役伺候。施公往下吩咐：「爾等馬步三班聽真，今日日本縣往城隍廟內判事，吏役佛候。」衆役答應，個個手忙脚亂，登時執事刑具，預備停當，轎夫抬轎，施公上轎出衙。且說未訪關升之前，奉命訪拿瓢鼠劉誠的徐

茂郭龍兩個公差，昨日就知道今日老爺在城隍廟審事。他們就照施公之命，用計出衙。二人先帶瓢劉醫二人，出了店門，也往城隍廟而走。二人一片裏用計說話。不說瓢劉醫兩個私談所行之事，不覺到來城隍廟門首，只見老道門首站立，一見公差鎖拉二人，道人滿臉帶笑，口尊：「二位上差，何往進小觀坐坐吃茶？」徐郭二人聞聽，帶笑說：「好說道，我二人特來擾茶，恐當不便。」道人笑請相讓，一同進了城隍廟的角門，剛越靈官殿來到配殿，徐茂叫聲：「道兄，今日午間，老爺來你觀中問事，少不得茶水早早預備才好。」老道回答：「有現成的。」五人又進西殿，看了看，原是一座子孫殿。徐茂把瓢老劉大夫一邊一個，鎖在小鬼脚上，郭龍帶笑，望着郭劉二姓說道：「你們兄弟兩個，也無用發迷了，聽我告訴你們哥兒兩個，自把主意拿正。若是見了我們老爺，只管響啣啣的回話，古人云：『越怕越有鬼。』實在告訴你們，我們終日跟着老爺，深知他欺軟怕硬。」二人回答：「多謝上差的指教。」言畢，公差與道人出了殿回去，仍用鎖把殿門鎖上，三個人說說笑笑，耳聞音都往後邊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施公審木櫃

戚鬍子棄妻

話說瓢老劉醫見兩名公差，鎖了殿門，與道人往後去了。配殿內就坐他二人，遲有頓飯之時，不聽人聲。他二人閃目細看，只見正坐供着九位娘娘，下面兩邊都是衆神，緊靠着那邊，一口破木櫃，餘外並無別物，滿殿塵土，厚有指許，蜂蛛結網。瓢老劉看罷，先就長吁短嘆，又遲一會，忽嘆不住，低聲往那邊劉醫說：「誰能想我的這宗事情，除你外人不知，家兄有病，請你看脈吃藥不效。家嫂原係風流，彼此招情，家兄在時，不能稱心，因此才起謀害之意，商議用砒霜毒死病兄。家嫂守寡，與我通奸事情，作的安妥，鄰居親朋不知，平平安安載餘，與嫂嫂暗裏夫妻，何故今日拿咱兩個，莫非你口齒不緊呢？」那劉醫聽了說道：「你我既作了虧心，誰敢口齒不隱，醉口關天，非同兒戲，豈肯老實告訴與人，你依我猜來，一官是你嫂子又續了人，這歡喜間，信口說，出人聽在腹中，人後對人亂講，當差的聞風稟到縣尊，因才拿你我。少時縣主判問，咱們拿個主意，趁此無人，早些商議。」劉醫又說：「咱們兩個，捨作下身不要，且不可招，如若招出來，決然抵命，挺刑不招，還得活命，必須改過前非，學作好人。」老劉聞聽，點頭說：「劉先生，你的主意不錯。」二人正自私語，打定主意，忽聽痰嗽之聲，嚇了一跳，並無聽准聲音，在那裏復又細聽，多時不聞人聲，老鼠又忍不住，叫聲：「劉先生，將才是你痰嗽。」劉大夫回答：「我無有病，爲什麼痰嗽呢？」瓢老劉聽說：「我無痰嗽，外面又無人影，這就奇了！殿中就只你我，都沒痰嗽，可是怪呢？」瓢老劉思想多會說：「是了，劉先生不是你胡猜，這一定

是上面的娘娘，聞之不順，痰嗽一聲，攔住咱們。」劉醫聞聽，低低回聲：「老鼠你不得了，你竟嚇的滿嘴胡說，將才我聽的聲音，像你身後緣何賴娘娘呢？阿彌陀佛，也不敢當了。」瓢老鼠聞聽，扭頭一看，自己身後，就只有頂破木櫃，自己頸子鎖在小鬼腿上。二人有勾多時，復又說：「是了，一定是鬼大哥見怪。」言罷，嚇的他回身冲着泥小鬼跪倒磕頭，禱告說：「鬼老爺，鬼祖宗，饒過我們罷！」嚇的劉醫也沒脈了，登時發怔。且說施公坐轎出衙，來到城隍廟裏，公差道人在道旁站立，等候迎接，三人跪下過名，門子一旁喝道：「起來。」二人答應站起，施公下轎，邁步進廟，至靈官殿坐下，問郭龍、徐茂事情，委辦安麼？二人回答：「小的們，遵照老爺吩咐所行。」施公說：「帶瓢老鼠劉醫問話。」公差答應，忙叫道：「人拿鑰匙開鎖，推開門，把二人拉出殿來，跪在公案之前，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書文出櫃外

施公回縣衙

話說當下施公說：「爾等把所犯過惡，快快實招，免得受刑！」二人見問叩首，說：「老爺在上，容小的奉稟，二人江都良民，並無犯罪！」賢臣聞聽，微微冷笑，高聲往殿裏問話，有了沒有，殿內有人答應，回老爺定然，施公吩咐：「差人去把殿中那項木櫃抬出來，衆役立刻把櫃抬出，放在對面。」施公吩咐：「開櫃。」道人答應，上前用鑰匙開櫃，開了櫃門，自裏面跑出一人，手拿紙筆，走到公案，放在桌上，賢臣閃目一看，心中明白，惟有瓢老鼠劉醫一見，只嚇了個魂裂胆飛，渾身打戰，頭裏聽見痰嗽之聲，我爾忒猜，原來櫃內有人，賢臣說：「瓢老鼠劉醫，諒你二人無可辨巧，跟本縣回衙定案。」二人聞聽，淚眼愁眉，不敢張言，賢臣吩咐：「搭轎回衙。」衆役答應，賢臣起身，剛出廟門，才要上轎，忽聽對過門有男女之聲吵嚷，又聽婦人喊罵，又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情賢臣聞聽，心中不悅，吩咐：「人來，爾等去速拿吵嚷之人進衙門話。」青衣答應：「是。」賢臣上轎回衙，公差領定瓢老鼠劉醫跟隨，登時進衙升堂，賢臣吩咐：「帶瓢老鼠劉醫結案。」衙役立刻帶進，跪在堂下，施公微笑說：「你二人還有辨處沒有？」二人見問，叩頭求恕，情願領罪，賢臣叫人立把瓢老鼠嫂子拿到當堂跪倒，施公提筆問話：「那婦人一一承招。」即刻判斷，瓢老鼠毒兄圖霸，本應立斬，梅氏通姦謀夫，即刻處決，劉醫圖財賣方，毒死良民，應當充軍烟瘴，判畢，拿下惡人書花押，賢臣過目，又叫把男女三人重責三十大板，結去凶煞，傳禁卒收監，立刻作稿，申詳上司，等同文正法。又見堂上帶上男女二人，披頭散髮，跪在那邊，下役打千回話：「小的把哇嘴之人拿到。」施公下看男女二人，帶怒問說：「你等係何親眷？」男子見問，先就說話，口尊：「老爺容稟，小的並非親故，乃是夫妻，因事不明拌嘴，被老爺嗔人拿來。」施公聞聽，心中不悅，一聲大喝：「哇，你們夫妻吵嘴，人間常

有緣何罵我，應該何罪？那個見問，叩頭說：「老爺容稟，小的姓戚名順，本縣居民，貿易為生，昨日討下五十兩銀子，酒醉歸家，暗把銀子放在床上鋪內，今朝不見，問妻不知。因此吵嘴，小的要當官鳴冤，狗婦回言失口自犯，被老爺聽見拿來，叩懇老爺公斷。」賢臣聞之，並不生嗔，反為帶笑，又問那婦人：「你的男人藏銀，你沒有看見，因此爭吵，是與不是？」那婦人說：「老爺，銀子我沒有看見。」施公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帶怒叫：「戚順，你乃在路帶酒，是自不小心，失去銀子，也是有的，誤賴妻子，以與吵嚷，算無家教，理當歸罪於你，人來看守，戚順，明日重處。」其妻釋放歸家，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施公審竹床

判斷告妻案

話說施公吩咐：「搭轎。」又說：「帶戚順同去。」不多時到了戚順家，吩咐：「帶戚順夫妻問話。」二人跪下，施公說：「戚順，你的銀子放在床下墀內，除你夫妻，再無外人知曉。」施公又問：「戚順之妻，本縣且先問你，娘家姓什麼？」那婦人說：「小婦人娘家姓刁。」施公問：「你夫帶酒回家，銀子放在床下墀內，你無有看見麼？」婦人說：「不知。」施公說：「適才復驗床下破蹤，只見有往來手扒的手印，緊裏邊又有個人身子印子，事甚可疑。」施公驗畢，出歸房坐，故意施威：「人來，快把大胆墀床拿來，本縣嚴審。」差役跑進幾人，把床墀拿出，施公大叫：「墀床，聽真，爾等家主告你，問藏銀快快實講，不然本縣就要動刑。」復又故意點頭，緣何你們說不知，豈有此理，人來：「快把竹床重處再問。」下役雖然答應，心裏暗笑，不敢怠慢。施公又想：「說『竹床翻過』，一看，床下蜘蛛結網全無，點了點頭，吩咐：「着實打起來。」登時把張床打的破爛。施公說：「作刑，叫他訴招。」遲了一會，施公自言，怪不得因年深日久，受了男女陰陽氣，得空參星拜斗，得了的精氣，不能正果，偷了家主銀五十兩，交與城隍廟的小道，為的是好上供燒香祈神，脫他輪迴之苦。施公又說：「偷銀既與了道士人來，即拿城隍廟的小道，一同戚順、刁氏，赴縣聽審結案，將門封鎖。」施公進衙，立刻升堂，只見下面把戚順夫妻帶來，跪在左右，差人退下。且說施公叫聲：「戚順，聽本縣吩咐。」你銀交墀床，被人盜去，交結城隍廟的小道，竹床受刑俱招，都是刁氏之過，少不的本縣就要難為汝妻，人來，把他攙起來再問。」眾役發喊，一齊同上，立刻攙上刁氏，只疼的粉面焦黃，刁氏忍刑不過，認：「情願實招。」施公擺手停刑，施公冷笑罵聲：「惡婦，那怕你心似鐵，不怕你不招，快快說來。」刁氏回答：「老爺在上，小人細稟，小婦人今年二十九歲，半路改嫁戚門，與小道士偷認的，是以得往來，丈大成順貿易，時常在外，前日夫主出去討帳，那晚小道在小婦人家中，不料丈夫半夜帶酒歸家，叫門慌的小婦人把小道藏在床下，披衣開戶，丈夫大醉，小婦人又不敢秉燭，怕他看出形容，細聽睡熟，小婦人即便送小

道出門，次早夫起床下去摸不見銀子，說：「小婦人偷去。」因此吵嚷。施公叫聲：「威順，你的銀子有了，你聽刁氏所供，有點不好。」施公吩咐：「動刑。」登時夾起。小道高聲喊叫：「招了，招了！」施公擺手，停住刑具，定了招稿。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氣惱黃杰士

智擒三水寇

賢臣人叫將銀取來，叫威順看道不少，賢臣吩咐卸了男女的刑具，又令人拿下招詞，男女畫了招字，復又呈上。賢臣叫聲：「威順，本縣問你，妻還要否？」威順見問，往前跪倒半步，口尊：「老爺不用問了，想這樣種老婆，小的不要他了！叩求老爺當堂發賣。」賢臣說：「算你還有男子之志。」隨提筆判斷，妙齡不守清規，通奸盜銀，二罪俱犯，應重責三十大板，城隍廟前枷號一月。卸枷之日，照律重處還俗。威順自不小心，應賀賀易失察。刁氏與小道通姦，忘其夫婦恩義，應該處治，傳官媒當堂領下官賣價銀領去。判畢，拿下，叫：「威順，你畫個字。」發放已畢，不表賢臣忽想起出簽拿老龐解四的事，趙虎劉奇各拉一人上堂。龐大先說：「小的龐大，他叫解四，小的們乃是本縣人民，因為開鋪折本，盤與錢姓。」賢臣又問：「你姓什麼？」那人見問，叩頭碰地，口稱：「老爺容稟，小的是本縣居民，姓錢，名叫廷玉，父母早喪，只有小的一人，要尋買賣為生，可巧他邊有鋪，一應傢伙，中人說合，倒與小的言明制錢五千，中人名叫解四，鋪主姓龐，小的接生意，只有兩月，不知把小的二人拿來何故？」賢臣說：「叫你二人並無別故，你二人作的事情，還來問本縣麼？」吩咐人來先把他二人夾起再問。那老龐受刑不過，扭項大叫：「解四，我顧不得你了。」說：「老爺叫人不用動刑，招了小的兩個開鋪，正沒趣，那日夜晚，見一孤客，被套盛有，小的兩人誘哄進鋪，用酒灌醉，謀殺將尸首砍得數塊，裝在牀袋放魚池邊，淹埋之後，各分銀六十兩，衣裳在外，恐有禍事，是以倒鋪與錢姓，小的招認的事，實不連累好人。」賢臣說：「解四，你招不招？」解四見龐大招認，只得也招承了。施公吩咐書吏，定了口供，拿下二人，畫了手押，呈上。施公提筆判斷，批的害殺過客，不知家鄉，解四應該抵償，立斬。老龐年老，應定秋後絞罪，追解四家產，變賣入庫，令人到池邊找着尸首，賞棺木仍埋魚池一傍，墓前立碑，一面寫被害情由，施公判畢，立刻作稿，申詳上司，不必說了。且說施公至三鼓而寢，次日升堂，忽有鳴冤之聲，自角門進來一個少年女子，跪在堂下，淚流滿面。施公吩咐接狀，書吏答應接上呈詞，放在公案。施公舉目觀看，上寫：

具呈為萬惡姪，謀奪家產，斬宗滅後，冤辱貞節事。妾王氏貞娘，叩稟。

青天大老爺台前，亡夫方節成，本係鹽商，家財數萬，九十無子，妾素受方公之恩，以妾報德，亡夫一宿而終，妾懷孕足月，生男襁褓，不料族姪方剛，嫉妬生謀，冤妾為私情不節，豈九十老兒生子，親隣皆順，方剛之言，族中長幼二十餘身，公分夫主家財，推出母子無歸，妾之父母，皆以方剛之言為準，冤辱逼於死路，幸得母舅收留，往往呈告，皆被方剛買通官吏，各有司衙門，不准辯白，以致冤成覆盆。今日幸親青天，恩准陳情上告，再乞叩青天大老爺，恩准提究滅倫欺孤之惡姪，救正派之香烟，庶妾身清白不枉，操持節志，生死血淋，繼恩於萬世矣！

施公看罷狀詞，往下開言，問說：「王氏，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作何生理，你今多少年紀？嫁與那鹽商時，有幾多歲數？」那婦人說：「老爺，少婦的父親，名叫王守成，領方鹽商一千兩資本，出外為客，不料遭風，資本消盡，不敢露面，只因祖母身亡，缺少棺木殮葬之資，小婦人父親無奈，出門設法，鹽商聞知，叫小婦人父親前去說道：『作客為商，賺錢折本，乃是常事，何必掛懷前項。』又送綾銀百兩，殮葬祖母之後，又叫小婦人父親與他姪方剛共辦行商之事，小婦人父親感其大恩，更嘆老者九十無子，情願將妾獻與商人為妾，苦苦哀求，方公充納，不料一宿懷孕，次日方公身亡，家產俱係方剛執掌，餘事俱載呈狀之上。」施公聽了，又看婦人舉止端莊，叫聲：「王氏，你是幾歲嫁的？」王氏叩頭說道：「小婦人嫁他之時，才十六歲，二月二十日過門，二十二日數盡，奴情願守志，族人不容，逼奴改嫁，以死不從，自產嬰兒之後，步步謀害，羞罵小婦人，爺娘無奈，將小婦人領回，要害妾命，喜幸母舅收留，以全方門之後，已經六載，含冤未伸，今朝始得撥雲見天。」施公想當日長沙太守壽高八十，養兒，即長沙周文碑題道：

詩曰：九十公公養一娃，有人恥笑有人誇。若是老夫親骨肉，後來依舊作長沙。

施公心說：「可知方公九十生子，積德感動上蒼。」想罷，叫聲：「王氏，難為你真心持節，扶養幼子，本縣給你清分皂白。」王氏見准狀詞，連連叩頭，施公叫聲：「王貞娘，明朝把你父母舅舅帶着德保同來，上堂聽審。」王氏聽說，拭淚下堂。施公隨即出票，傳那方剛族中老幼，限明日午堂聽審。公差答應，接票而去。且說施公升堂，施公吩咐：「帶上王守成夫妻來。」青衣答應，夫婦走上跪倒，施公說：「你女貞娘告狀，快把此事情節，細細訴來。」王守成夫婦見問，叩頭流淚，稟：「老爺，貞娘乃是小人之幼女，幹出醜事。」施公微微冷笑，罵聲：「奴才，滿口胡說，親生女子，誰不心疼，你說以女報恩，你這奴才，非是疼女，係誤其終身，也不是生男養女，分明是賣你女兒。如今說她不端，有否憑證，如再巧辯，一定動刑。」施公又問：「你女既無別事，為甚被逐回家，方姓血口噴人，你豈受其辱，你為何追逼他死，快把情由說明，若有言差語錯，動刑拷問。」王守成含淚，叩：「老爺，小的也曾

分辯，若不滿十月，算小的閨門不緊，已經十個月滿足，如何是爲敗壞？怎奈方宅族人，不依當面受污，小的也覺荒唐，是以領回，逼他自死，偶遇內弟劉之貴，苦救貞娘，隨他舅家過活，貞娘屢次要告，無遇清官，今幸青天榮任，乞祈公斷。」施公聽罷，吩咐劉之貴、貞娘、母子二人上堂，青衣答應，帶至下跪，施公先看德保，雖然僅五六歲，却是品貌端莊，清秀，天庭飽滿，地角方圓，兩耳垂肩，鼻如懸胆，十分安詳，身穿錦紅棉襖，隨他母跪在一傍。施公心中大喜，把他抱上來，接在懷中，施公便問之貴說：「你甥女被方剛喪其名節，王守成尙且疑心，你夫婦留下，是何緣故？」劉之貴跪扒半步，說：「老爺小的知道甥女從小遵守規矩，就只方宅，成其夫婦，花燭二日，太翁就終，令人可憐，適喜十個月滿足，誕生一子，方族藉以九十生子爲辭，圖賴產業情真。」施公說：「你言有理，世間也有九十生子之理乎？」之貴見問不言，施公又問：「你爲何不答？」劉之貴說：「若論九十生子的話，也有半信半疑，小的默思甥女平日是個最賢慧的，若要冤他有私心，小的死也不信，因財圖害甥女是實。」施公聞言含笑說：「難爲你，憑信貞娘，真乃眼力高強，九十老兒種子，世間也算奇事，因你們少賣詩書，那得知道本縣自有憑據，除其疑心。」貞娘一聞此言，連忙叩頭，施公吩咐道：「劉之貴王氏起來，站在一傍聽候發落。」命人傳方剛合族人等，上堂聽審。施公說：「尊宅那位是族長，只見上來一人，名叫方敏文，掃地一恭，口尊。」老父台，方家支派族長，就是商人。」說罷下跪，施公說：「去世的方節成是你的何人？」方敏文回答：「是商人的嫡派族姪。」施公說：「你那堂姪娶王氏，族中知道麼？」方敏文說：「這件事，族中都知道，但只是不明媒正娶，原是通房使妾。」施公說：「九十納寵，你們爲何不攔？」敏文說：「商人同合族也會勸過，怎奈貞娘之父，苦苦纏擾，以恩酬情，族姪雖然九十，身體康健，兩下情愿，不料只一宿而終，貞娘如同追命之鬼，望父台判斷。」施公微笑，叫聲：「年兄，莫非貞娘暗裏有什麼情，你姪之死，若有屈意，只管實說，本縣嚴刑拷問。」方敏文聞聽，不由暗喜，施公又說：「我且問你，老者無子，幾時去世，合房全無掛孝，你們是一姓兩字，快實講來罷！」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辯服衆

救孤寡回家

話說方敏文說：「商人們與節成是嬌派親支，現有家譜可證。」施公說：「是嫡派親支堂叔，也有一年反服，今並無一人穿孝。」敏文說：「節成已經死了五載，方剛是嬌親堂姪，過繼與節成爲嗣，三年孝服已滿，隣里街坊可證。」施公聞言，故意吃驚，說：「又來了，你越發胡說，既然姪兒死過五載，連他死的情由，也不明白，還要本縣追問，還敢說親支嫡派。」問的敏文無話回答，只見磕頭，施公伸手指定，連罵：「你就該死，真是衣冠畜生，既爲嫡派族長，爲什麼人死情由，不去問明，安頓王氏，心懷反意，」

分明你們長幼謀害他，貪圖堂姪家產，不顧綱常，恐其娶妾生子嗣，難分家業，所以害其父，今又謀其母子，豈不知蒼天難容，一宿成胎，冤枉貞娘私情，逞強逐出家財，肥己全，不想圖謀家財滅嗣，應該何罪？你既爲族長，即是頭一罪人。」施公吩咐：「先打三十戒方再究。」青衣答應，就要動手，只見敏文長子二府方標，捐納出身，領頭向前一躬，尊聲：「老父台，暫息雷聲，聽治下細將情由稟明。」施公吩咐暫且停住，就問說：「年兄有何分辯？你是方節成的何人？」方標說：「節成是職員堂兄，家君本是族長，堂兄有疾而終，是真，九十老如風中之燭，草上之霜，絕不該納妾合歡，不惜性命，喪其殘生，尙無嗣子，現有成嗣之人，族中之人甚衆，誰敢來侵吞家產，堂兄果是有人謀死，尸骸必有傷痕，老父台不信，開棺請驗，若有參錯，情願領罪。堂兄果能種子，也是陰德所感，誰不願從！但只過們一宿，族兄年老，無人憑信，所以將貞娘逐出，雖說通房使妾行出醜事，禍係方門，聲名到底王氏年輕，不知羞恥，必有私情，十月生子，如何算得？」施公問得微微冷笑說：「據你說來，却也有理，節成人驗，既無傷痕，你父如何又說？」問本縣拷問王氏呢？」方標聽說，滿面飛紅，口尊：「老父台，家君今來到此，乃疼人氣忍在心，望老父台寬恩。」說罷一躬。施公說：「據你講來，實是量狹之故，想着官報私仇，這也容易，把王氏叫來，夾幾夾棍，拶幾拶子，絕他出了氣如何？」方標聞言，連連打躬道：「職員無知冒犯，情願領罪。」施公叫聲：「年兄何言領罪，本縣說個人情，少緩加刑重處，那淫亂之婦，告你合族，且你賢父子當堂說他送煖偷香，但此事無憑無據，你父子怎肯無故飛言？」又說：「孤兒不是節成之子，通情何人求年兄說出名姓，拿到立刻嚴刑究問。」方標聞聽，連忙控告，尊聲：「父台，若問王氏淫邪，實無憑據，只因服侍亡兄一宿而亡，但是年老血敗精枯，是以起疑，老父台明鏡高懸，細細判斷。」施公含笑說：「年兄現在爵祿榮身，將來也要臨民，豈肯順着那些無知愚蠢之人亂說，賊情以賊爲證，姦情以雙爲憑，若不滿十個月生兒，是他父母拘禁不嚴，既滿十個月，就是你方宅門中之事，德保既不是節成骨肉，要拿姦夫是誰？若是無憑無證，卽爲以強欺弱，年兄之父，身爲族長，自有家法，快說姦夫姓名，以便論罪。」王氏若無證據，難怪他含冤。」施公問的方標，張口結舌，汗流如雨，不住打躬，口尊：「老父台，吩咐的極是，家君雖是族長，原不同居，王氏雖是通房使妾，先兄家中奴僕最多，持家不嚴，也是方剛之過，族人因方剛年幼，所以不便深究，只可逐出無恥之婦，免得再生禍亂。」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仗鄉紳巧言折辯

差二府追問姦夫

施公聞聽不由一番大笑，說：「年兄越發糊塗起來，日後還要爲官出任，道理不明，誰肯相服？方剛年輕，族長就該照應。豈不

知小兒作罪，禍遺家主，那容家下作亂。未從逐他，就該先把情由問出，若說不知蹤影，姓名明明，愚蒙本縣，憑你狡辯，全然無理。年兄多費工夫。」施公登時動怒，方標一見着忙，無言回答，自覺理屈，羞愧滿面。施公吩咐傳方剛上堂，下面答應，方剛戰戰兢兢，階前跪倒。施公說：「你多少歲數了？」方剛說：「商人二十二了。」施公向方標說：「他竟比王氏還長一歲，你如何說他年幼無知？」方標不住的打躬領罪，施公又問：「方剛，你繼嗣幾年了，快快說來！」方剛說：「商人過繼之時，剛十七歲。」施公說：「既在他家已經六年，你說年老當家，必然是你。」方剛聞聽，越發怔無頭緒，對答跪在下邊，施公把驚堂木一拍，問道：「你爲何一言不發？」方剛說：「不知老爺所問何事？」施公說：「你來爲什麼呢？你仗鹽商，在本縣跟前推諉與我，且問你，把王氏逐出，說他作了醜事，與何人苟合，你可說來！」方剛說：「商人終日在外辦事，並不知情。」施公說：「你既然不知，如何把德保驅逐出門？」德保又是繼父骨血呢？」方剛回稟道：「原是族人說的。」施公說：「既是私情，就該拷問根底，你只顧分財肥己，即不辨真假，杖勢威嚇，寡婦孤兒，含冤負屈，伸冤到此，叫本縣與他判斷分明，你今若指出奸夫，有了憑據，將王氏定罪，無憑據，顯係斬宗滅嗣，該當何罪？你要知王法無情。」方剛聞言，登時變色，磕頭碰地，說道：「商人粗心該死，合族生疑，是真王氏，若有敗門之事，家下共有百十餘人，豈無一人知覺，斷不是商人家作的事，定是他父母家中作來之事，雖生孩兒，豈能方家承嗣？王氏一派力辨，族長也曾苦苦追問，查姦，王氏父母恐衆觀不雅，代其哀求，是以帶王氏而回。」施公怒嗔，叫聲：「方剛，若是他父母閨門不緊，如何到十個月才生，你們合族人的婦女們，都是懷胎幾個月生子呢？」方剛目著族長，不能對答，他的堂兄方連，是新科進士，見他對答不來，連忙上前打拱，口尊：「老父師容稟，十月生兒，論理難怨，王氏含冤，九十老者種子，也難怪方家疑心，老父師明見如神，此事古今罕聞，貞娘不無暗地私情，若諄諄拷問，有礙顏面，今王氏告狀公堂，求父師斷明。」施公含笑，叫聲：「方連，貴族說王氏無恥，並無什麼憑據，真假難辨，是不是呢？」方連說道：「老父師明鏡高懸，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講論古典服衆

一驗寒暑明冤

施公說：「莫怪你族中少見少聞，又還欠讀書，自古以來，老人生子，如劉元普八十餘尙生一子，皆因他陰功浩大，故天特報其德，有成九十，較之八十，又長十年，諒來貴族不能辨其真假，要求清白，又有何難辨出，把家庭仍歸於他，若果有私情，將王氏當堂立刻處死。」方連聞之心內歡喜，向上打躬說道：「老父師吩咐分明。」施公說：「這件事年兄雖依貴族，分去家財花盡，

如何是好？方連說：「合族情願公賠。」施公說：「年兄金榜題名，清高貴客，斷無失言之理；只恐內中有不情願的，年兄與貴族言明方好。」方連暗想納悶，這施公先說有少見少聞，還欠讀書，莫非有什麼比例，思想多會，即道：「老父帥，若怕族中人不應允，何不齊叫上堂問了一問。」施公說：「有理。」隨把方宅合族叫上，將前情說了一遍，合族同聲答應說：「公同賠完，終無更改。」施公聽罷說道：「昔日文王曾生百子，八十五歲而生周公旦，乃九十九子；武王未登殿時，周公旦之外，又得雷震子大義男，湊成百子。固論你方族有這許多讀書之人，豈不知曉，因分家財，就推不知，此時比內中還有效驗，你們難解。但凡過古稀能生子者，此子骨隨不滿，身不耐寒，懼熱怕寒，站在日中無影，即有也須細看，才能看出，先天不足之故。本縣之言，爾等皆不信，藏經之中，上有七言絕句一首：

七十生兒懼暑寒，精神衰微影單老，老若生兒能健壯，定有傍人拜孝男。

賢臣說：「德保方交五歲，你們家有與此子同年的抱來比比，自然分出真假。本縣說你們少讀詩書，見識甚少，你們未必賓服。」方家族人聞聽驚喜交集，堂下叩頭打拱，口尊：「老父帥，若能驗出真假，德保果係無影節成，有後王氏貞娘烈節，祖宗增光，感恩不淺。」方標令人即把管家個病孩兒抱來，施公觀看，比德保短小，骨瘦如柴，身穿棉襖，愁眉不展，施公冷笑，遂把衆人罵了幾聲：「畜生，與本縣還敢胡混，小兒有痛怕冷，比孤兒勝似一層。」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衆商人堂前請拜

不白人洗却沉冤

施公看罷嬰兒，向方進士說道：「此是何人之子？」方連回說：「來保之子，來保今年二十七年。」施公說：「此子雖然有病，穿的是夾襖，德保那樣肥胖，當此初秋，却穿一件棉襖，可見比那孩子大不相同了。」施公又命衙役到街市上將五歲孩子找了幾個來，施公將德保遞過差役，都在丹墀下，又叫拿各樣東西玩耍食物等類，哄着玩耍，同在院中鬧鬧烘烘，那觀看軍民議論不表。施公論上方宅族長，下去看看德保影兒，方文敏答應，靜心細看，個個小孩皆有形影，惟德保形影縱看不甚明，只當年老眼花，仔細又看，並無影兒，這就不是登時族長如小兒呆望，驚得打躬叩頭，懇求赦免。施公吩咐：「青衣，先將孩子送出，每人賞銀一兩，都在族長方敏文家去領給。」青衣答應，遵依而行。施公說：「你們不肯認罪，懇求本縣使我勞盡心力，你等若是愚民，還可恕了，爾等鄉紳讀書明理之人，似覺難容，即不深究，人說本縣賞罰不公，若諸公無意吞謀產業，爲什麼將有病孩童抵塞混沖，自然更怕冷，以致本縣當堂審問不真，你們存心不善，情理實實難容。本縣有心加刑治罪，念你們宦家體面何在？族衆

每名罰米五十石，以備冬月濟貧。族長年尊不公，姑額外罰銀百金，爲慶賀去世老翁生子之禮；及旌獎王氏貞娘操守之真；限三日把家產歸齊，爾族將轎子紳衿，都到劉門迎請節婦德保，好叫他光宗耀祖，轉回家門。至於方剛立嗣，不該逐出孤寡，從今一應家務，概由王氏掌管，永不准方剛經手，如有人不遵者，來稟定奪。」方族人等一齊打拱，叩頭拜謝。施公吩咐傳王氏劉之貴，王守成夫婦上堂跪倒。施公叫聲：「王守成，本縣爲汝女貞娘，判明涇渭，當日被方宅之人，怨你女兒，作了無恥之事，你夫婦逼那節婦自盡，險些兒誤他母子一命，本當加刑治罪，姑念你因羞辱，實出無奈，你還要憐年少烈孀孤兒，從今必須諸事照前。若是有人欺壓她母子，只管來稟本縣知道。」王守成夫婦聞聽，往上叩頭說：「大老爺，今將兒女汚名洗清小的就死也安。」施公聽罷，又叫聲：「王氏，聽本縣吩咐，難爲你涇渭分清，今朝變白，你心無愧，暫且跟你母舅回家去，三日內家財歸齊，花紅鼓樂，迎接回轉方門，執掌家務，與方剛無干，看他孝你如何，若有不好，立刻趕出，乃與老翁守節撫養幼子，本縣詳請門第增光，流芳萬世。」貞娘聽罷謝恩。施公又向劉之貴說：「可羨你能識貞娘節操，恩養甥女外甥孫，非是容易，總要照常照應他母子，一應家用物，鹽行買賣，也須你時刻代伊料理。德保成人子承父業，他族人若有侵欺孤子寡婦之處，來稟本縣拿究。」劉之貴叩謝。方敏文心中暗想：草木翎毛，尙且有影，眞真奇怪，這定是節成親生骨血，可見是有屈情。施公見方敏文呆思，就知應驗，吩咐：「傳方商人上堂。」敏文堂前跪下。施公說：「你看德保有影無影？」敏文口呼：「青天老爺，眞真無影。」施公說：「這就是老翁有德，上天不爽之故。小兒健陰之體，赤身有無妨礙，你將有病孩兒領過來，比德保瘦弱，僅穿夾衣，街上衆童都是單衣，就在堂前脫衣一試，立刻分明。」施公說：「人來，你們把大家孩子脫去衣褲，都哄着玩耍。」青衣答應，遵依而行，把病孩子也是脫去，小人貪吃貪玩，俱都喜悅，不怕寒冷，惟獨德保不耐風寒，與他菓子銀錢俱不要，哭着要穿衣服，口中呼喚媽媽，方監商合族人等，面面相覷。施公坐在上面擺手，吩咐：「青衣把小孩抱着，與他穿衣服，交與王氏，領在一傍，伺候發落。」施公又叫上方家合族之人說：「你等胡言，無憑無據，又沒比例，所以心內懷疑不信，今日當堂試過，有什不服，只管講明。」方宅族人聞聽，含羞抱愧，面面相覷，一齊打拱叩頭，都說：「青天博通古今，明見如神，寒族無知，冤枉王氏貞娘，那知肯成陰德，懷下子嗣，從此再不胡行，望父台開恩。」施公聽罷，微微冷笑，說道：「這等說來，諸公的疑心去了，沒有不服之處了。」方宅合族一口同音說：「謝太爺的大恩，給絕戶斷出孩兒，爲節婦洗明冤枉，並無有不服之處。」施公說：「你們不該冤枉節婦，有那外事，因家財恨節婦之名，怎知貞娘青春嫁與老者，爲他爺娘受過恩德，那料一宿而終，可憐操持，立志不去改嫁，給你方門增光，此乃去世老翁陰功，大使王氏產養後代，你們爲家財逐他出來，若非告到本縣案前，王氏貞娘之屈，如何得伸，臭名莫洗，你們既係鄉宦讀書之

家豈不知律有明條，全不想斬宗滅嗣，應該何罪！快快說來，按律定罪。」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遵古驗寒暑

因節賜旌表

方家合族之人，聽得施公要按律治罪，叫他們自招，嚇得魂飛魄散。惟施公又派人押下家族人等，限三日取齊家產交明，各人充納，俱各散出。施公後又差人掛匾額一面，美貞娘節烈，立刻稟明上司，當堂存案。吩咐退堂，入書房，刑房書吏送人犯招稿。施公燈下觀看，至晚寬衣上床而寢。次早淨面整衣升堂，放告牌掛出。只聽喊冤之聲，由角門而入，至堂前下跪，說：「小婦人冤枉，求太爺恩准判斷。」施公閃目觀看，原是一年老婆，有五旬上下，身上穿布衣，兩眼垂淚。施公說：「你何事家住那裏，細細說來。」貧婆說：「小婦人姓崔氏，家居城外雙楊樹，孤兒寡婦，母子務農爲生，今年種了幾畝田地，每日種灌結的茄子甚大，實指望賣錢還稅，不料連夜偷去，兒子因怒染病，不但無錢交納國稅，冬天衣食皆無，只有死路。幸值老爺判事如神，因此前來告狀，求老爺拘賊救命。」施公聞聽微微笑道：「你種茄子，豈無街坊隣居，所稼種之地，晚間必要巡查。」崔寡婦見問，說：「老爺小婦的園子，僅靠河邊，夜間沒有巡查，不知那賊來偷去。」說罷，放聲大哭。施公說：「賊人不過偷盜茄子，難道連茄根都拔去不成！」崔寡婦說：「他要茄根何用，只恐茄子長大，還是來偷。」施公說：「茄子已被偷去，共有幾回，據實說來。」寡婦回答：「茄子偷去有六七回，算來價錢五千有零，雖然茄根仍在，還能給了糞錢，人工開發。」施公叫聲：「崔氏，茄子已經失落有六七回，又不比別的盜案，拿着有贓可證，賊偷茄子，挑到長街，隨時賣去，又不知姓名是誰，即拿住也是枉然，無憑無據，怎麼查問。本縣念你孤寡，逢賊之害，秋季錢糧免你偷茄子，只可認個晦氣，且自回去。」崔氏不肯下堂，青衣將他扶出，那些暗看軍民不悅，議論紛紛不表。施公見崔氏去後，却又暗着青衣前去查訪，有無差同崔氏下去。這日施公升堂時，才午初，差往雙楊樹崔氏家的八個公差，當堂回稟。施公一見便問：「你們可將本縣吩咐之言，告訴崔寡婦麼？」衆役回稟道：「依辦。」正說話間，又有差去叫賣茄子的，幾個公差回話，說：「小人們奉差把守東門，將賣茄子俱都拿來。」施公聞聽，滿心歡喜，吩咐連担子全帶進來，聽審。」不多時，担子筐兒都放到堂前，個個害怕，跪下叩頭。施公留神觀看，問說：「你們是江都縣的居民麼？你們都是江都百姓麼？」施公又問：「叫什麼名字報上來？」齊說：「趙大」「劉二」「周三」「阿四」「金五」「姚六」一個個書吏記明，各寫一帖兒，就令各人即去認各人的担子，將帖貼上，站定。青衣上堂復命，施公連忙離坐，來到茄子面前，數了一數，共四十三担。施公細細看驗，偷到二十筐的上面，伸手拿起一個，看來多時，看出破綻，又見幾個茄苞，又看筐上貼的姓名，施公看過，放下茄子。

轉身歸坐，往下吩咐把偷茄之人白進忠白集成帶來聽問！青衣答應，立刻下去帶上跪倒，不住叩頭口尊：「大老爺聽稟下情，小的弟兄本籍江都，小買賣營生，不敢越理胡行，不知拿到事情什麼？」施公開聽說：「萬惡凶徒，你二人欺心胆大，還敢在公堂誑說，崔家與你何仇，不顧別人，把茄子偷來，孤兒寡婦，痛心傷情，你早些實招，免得動刑！」二人聞言叩頭口尊：「青天老爺，寡婦茄子，不知何人偷去，小的不知其故！」施公見不肯招認，帶怒罵聲：「賊徒竟敢妙辯，分明是你們偷去了，還說屈情，本縣把你個真賊實犯指出，青衣把筐內茄子，多拿幾個上來觀看！」公差答應，不多時拿到，放在公案上面，施公說：「白進忠白進義，你們口稱未偷，崔氏茄子，本縣問你，既是自家種的，爲何茄苞兒還未長大，因何就摘？」二人聞聽，一齊強辯，施公說：「這茄子，因何個個打着窟窿，這又是什麼原故？」二人聞聽，一齊發怔，說：「是蟲咬的，或被風打的，也是有的！」施公開聽，不由大怒，說：「分明偷的茄子，公然肥己，今日事犯，尙敢胡說，昨日崔氏告狀，本縣故意施下暗計，差人密訪，令他母子茄子，此一比大小不等，不論大小茄苞，針孔穿過，你二人今日已經中計，還辯什麼？」吩咐公差拿着茄子給他們看，青衣將茄子拿來，二人一見，個個都發呆，只是無言可對，只是磕頭求饒，說：「小的原是一時起有歹心，當夜竊盜！」施公開聽冷笑，說：「你這兩個該死的奴才，要是你們自種的茄子，豈肯一時盡摘，只顧自己過活，不肯顧別人，天理何存？你們還說什麼？可嘆崔家老婦好容易種的，眞眞費心費力，只望賣些銀錢度日，你們坑害於他，眞正可惡，今日實犯難逃，依律處治，還是依着盜人家律例，還是賠補？此二條任你們擇！」二人說：「情願賠補！」施公說：「本縣做戒你下次，將二人拉下，每人重責二十大板，再叫他賠補！」青衣答應，上前重責，叫苦哀哉。施公吩咐差人傳崔寡婦上堂，不多時，跪在下面，施公說：「爾茄子着他賠償！」一齊退下。施公正要退堂，忽見施安進來，遂問李升訪拿水寇之事，不知施安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施安報兇信

施公痛義士

施安見賢臣問李升，不由心中一痛，淚如雨下，賢臣一驚，說：「難道其中有什麼緣故？你快快講來！」施安拭淚心悲，口尊：「老爺要問李升，不由大痛，前者小的奉命私探黃河套，扮作客人，那一日趕到黃河套，小的們下在渡口旅店之中，天有下晚之時，小的身乏打睡，李升獨自出了店門，小的睡醒，問他何往，店中回說：「不知李客出店，並無留信！」小的有心去找，不知去向，等至黃昏，不見回店，小的坐到三更時分，忽然睡去，李升邁步進房，小的如同夢中，一見他說：「老爺恩重如山，私探水寇，誤上賊船，到了江心，忽聽胡哨一聲，四下來了許多船隻，將我命喪水中！」施公開聽，不覺淚下，即問：「如今怎麼拿賊報仇？」施

安又說了一番施公又哭之不已。只叫施安拿銀送到李升家裏，安其妻子之心，不可說此兇信。施安說曉得不表，且說外面雲版響聲不多時，只見施忠進來，施公看見義士，心中甚喜，好漢上前請安，口尊：「老爺在上，小的施忠回轉京內，老太爺都好，今有回書一封，請老爺過目。」遂從懷內取出雙手呈上。施公接過，爲國心煩，不看家書，先告訴李升之事。施忠聞聽水寇之猛，李升之義，心中難忍，一聲大哭起來，說：「老爺不必悲哀，今李升已死，老爺何用胆驚？等小的去會水寇，與李升報仇，兼答恩養之德。」又說：「小的還討二人，此二人乃是兄弟，名叫王樑、王樑，武藝高強，小的深知。」施公點頭，伸手提筆，立刻標寫紅票，遞與施忠收起。施公復又吩咐說：「你三人務要機密行事，不可招禍，你去打點行李，明早好走。」好漢答應，回到自己房中不表。且說施公把家書打開，細看一遍，看完不覺二鼓，施公困倦，站起收了家書，寬衣解帶，上床而寢。次早升堂辦事，叫施忠三人起身。三人一同邁步出衙，衆差役納悶，私言不必說。且說他三人到無人之處，施忠這才言謀奉差的緣故，一一告訴棟樑二人知道。又言：「李升死的話，說了一遍，三人不勝的嘆惜。」棟樑帶笑說：「當日我們弟兄二人，綠林貿易，山東一帶，頗有名望，不知江湖吃多少虧，昔年撞見捕官，甚是利害，彈弓無虛，長槍短棒，人人驚怕，圍住我們兄弟，兩脅中箭，忽見一人騎着黃馬，揚手發鏢，並不脫空，傷了幾人，我們趕上他們，留名，外號打鏢黃三，大生得儀表如此，一面分手而別，至今未曾相逢。」施忠聞聽說：「二位這就是先父，那匹黃馬日行千里，獨作綠林，嗣後改換心腸，歸農學作耕種，小的八歲，學會家傳之藝，父母西歸，亦入綠林，十五出馬，並無對手，今年二十二歲。」棟樑聞聽說：「原是令尊大人，失敬失敬。」三人即時敘了年庚八字，結爲生死之交，棟樑居長，次者施忠，王樑居三，三人敘說，天已三更，方才安歇。次早起來，出店去探水寇消息，連在江口探聽幾天，並無蹤影。三個好漢，正是着急，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水寇孤店貪杯

施忠展翅擒賊

且說店東自知三家好漢，也是江湖客人，並不知是縣中差役，高聲大語，叫小心早掩店門。且說三名水寇，今晚是劉六、劉七的東道，請銀勾大王，挂角蛟，堪堪天晚，水寇駕舟，離江出岸，竟奔劉家店而來，三寇貪杯好色，正在熱鬧，且說施忠等三個好漢，商議店中妥當，知會店中拿賊之故，各帶隨身兵器，側耳細聽，那邊歌聲振耳。王棟說：「天氣不早，你我過牆行事。」施忠答應，三人上牆，觀看動靜，翻身順牆溜下，脚占實地，大叫道：「爾等水寇聽真，今逢狹路，快出來受死，口言不字，把刀斬盡。」且說三寇正然高興，酒有八分，銀勾大王三寇懷抱娼妓取樂，聞聽人喊，心慌意亂，往外就跑，被施忠、棟樑三人，在離店不遠，前後捉獲。

綁網起來，好漢這才通名，說：「我名施忠，三人奉縣主之命，特拿你等。」把三人網起，天明到渡口，武職衙門廉三元千把等官，那敢怠慢，立刻傳令發兵到店，等候護送。三個好漢叫：「把水寇抬在車上。」兩家店主，不敢言語，只求無事。且說施忠忽見有羣人來得不善，施忠說：「列位小心，等我擋住那些鼠寇，下車站住，迎面攔擋。」嘍兵水卒們看見，個個跑散，各保性命。施忠方又走轉回來。且說賢臣這一日升堂，廉三元上堂口尊：「老爺，今有京都差官，不久到縣。」施公聞報，吩咐書吏三班人等，伺候到接官亭，迎接差官，衆役答應，到接官亭等候。廉三元跪倒回話，稟：「老爺差官離此不遠。」賢臣說：「再去打探。」三元答應退去。賢臣又吩咐：「人來，即發書吏面縣衙門，上挂燈結彩伺候。」該值答應而去。且說賢臣起身出亭，閃目一看，塵埃飛空，對子馬龍旂王仗，賢臣急走幾步，跪在塵埃報名。馬上差官說：「起來。」施公站起，不乘轎騎馬，繞道先行進城，衙前下馬，躬身等候。揚州官員得信，也到江都縣衙之前。州官引領跪接，欽差大人，欽差上堂居中站立，衆官跪聽宣讀，欽差高聲朗誦：

江都縣知縣施仕倫，爲官愛民，作事清廉，不懼勢力，忠正可嘉，再揚州作官不清，有害黎民，貪贓殃民，有壞國風，革職爲庶，寬恩免究。揚州現在令二衙暫權，不日補缺，命江都知縣陸知府二衙，盤查揚州倉庫，但有虧空，行文上報，治罪議處。欽此。

第五十三回

羣寇得兇信

會議江都縣

欽差讀罷，衆官叩頭謝恩。州官立刻脫去吉服，換上便衣。賢臣含笑，躬身望欽差說話，口尊：「大人，卑職等斗胆，請大人敝邑暫歇金亭館驛，卑職等好盡恭敬之誠。」欽差伸手拉住施公的手，叫聲：「賢兄說那裏話，你我乃通家之好，何言恭敬，可賀賢兄初任成名，不日高遷，出京見過令尊翁之面，本欲盤桓幾日，奈欽限緊嚴，不敢停留，暫別再會。」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差官告辭下堂，衆官跟隨出衙，送到界外，衆官回轉江都。揚州壞官，先告辭出衙，等候交任，盤查倉庫。揚州二衙，姓王名輝，乃東昌人氏，以文才選的，爲人耿直，深服施公斷才。王輝帶笑望施公說話，口尊：「縣令，貪官壞任，上諭命你我二人，盤查倉庫，又令下吏代理，少不得領教他，一同進州。」賢臣素聞王輝與貪官不合，爲官正大。一聞王輝之言，施公忙忙站起，躬身口尊：「州尊大人，卑職何敢多言，任憑尊裁。」王輝聞聽，起身陪笑說：「賢令請坐，你我乃通家之好，何須套言。」施公連忙回答：「恕卑職斗胆。」王輝笑說：「下次再提卑職二字，有失體統，令人恥之。」賢令請坐，公議正事要緊。」施公坐下，對王州尊說：「你我先

攘他回州，好作手法，如此這般，大家取便，豈不美哉。」王輝聞聽，回答：「甚妙。」二公正議之間，忽見施忠進來，走至賢臣身旁，跪倒回話說：「小的奉命到黃河套，水寇吃酒擒來，營兵護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賢臣聞聽，說：「事畢領賞。」施忠站起，又叫書吏寫了回票，好漢手拿回文出衙，交與班頭帶回黃河口不表。且說賢臣即命書吏出告示，貼在十字要路口上。

揚州府江都縣正堂施，為曉諭事，江都遠近人等受屈知悉，今奉上文到縣，六日以後出斬九黃七珠，並蓮花院十二寇，內有惡人關升、豪奴三片，還有那些應斬之徒，盡行誅之，傳其仇家到法場，隨看正法，以為報仇雪恨。無論軍民人等，知悉。話說賢臣與二衙一同出衙，馬步快兵跟隨。施忠、王棟、王樑保護水寇車轎，前呼後擁，到江都城。隨看軍民稱論不表。施公與二衙解水寇，兼上揚州盤查倉庫。且言揚州江都遠近，有四名响馬，稱為南方四霸，個個武藝精通。黃天霸改名施忠，手使鏢鎗三支，改邪歸正。一名郝天保，蘇州人氏，年三十六歲，黃鬚子，馬腰峯仁，聘子，使的朴刀，騎紅鬃馬。第二名濮天雕，年三十二歲，黑面目，五短三長，江南人氏，手使單刀，坐騎青馬。第三名武天虬，杭州人氏，二十六歲，手使亞虬槍，坐騎白頭馬。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殺場斬衆犯

騎馬鬧江都

且說三寇議到江都劫法場，救蓮花院十二寇，因有免死狐悲之故。郝天保見過施忠，打那關家堡，同救施公，知道賢臣正，施忠義主，若說不到，有傷綠林之好漢，偶生一計，公私兩便，面議各帶手下到江都，打聽西門外斬犯，看了一座酒店，在下令人暗暗打聽。且說賢臣同王輝押解水寇，進了揚州，貪官壞任無職，二衙縣令進州，施公把三名水寇，交與州官收監。當即二衙受事，與知縣盤查倉庫，所有虧空要賠，官住館驛，變產交還。賢臣告辭回衙，進書房坐下。施忠獻擺茶飯完畢，天黑秉燈。施公查對各犯呈詞，想起殺場斬囚，犯人甚衆，難保無事。施忠見施公為難，好漢參透其意，說：「老爺倘殺場之內，有變動小的承管，只請放心。」施公當時坐堂，施忠旁立，一面吩咐王棟、王樑兄弟二人答應，上前跪下。賢臣先叫：「王棟，傳你到西門外正面，高搭涼棚五間，門前要懸花結彩，內設文武公案，伺候明日吉時行刑，不可錯誤。」王棟答應，叩首下堂辦事。賢臣又叫：「王樑，你去知會府守振大老爺，就說本縣奉請，明早借兵卒，先到西門外保護法場，人人雄壯，器械鮮明，務必要請大老爺駕到，並去曉諭江都門軍，明日西門緊閉。」王樑答應，出衙而去。又叫：「徐茂，你去說與禁子，明日五鼓預備。」徐茂答應，轉身下堂。又吩咐那些內外馬步三班人等聽真，明日五鼓，全班伺候。賢臣分派已畢，站起退堂，進內書房坐下。望施忠講話，說：「你出衙察探事情如

何」施忠說：「小的已見郝天保面，說有人要劫法場。」施忠又向賢臣說：「依小人意，即將九黃七珠十二寇在衙前先行斬去，可無妨礙。」賢臣聽施忠之言，略略放心，賢臣又看這些應斬之人，件件理清，不覺心內也安。待至三更時分，方才安寢。次早淨面用茶已畢，賢臣升堂，吩咐再搭囚棚二間，你們諸事小心，事畢有賞。英公然答應，回身下堂辦事不表。又叫道：「張子仁，你去出城請振大老爺，說明馬步巡兵營，查四面若有仇家來進殺場，搶着正法報仇，問對了姓名放進，寸鐵不許帶入監斬棚，右邊站立，不許叫喊，你把守囚棚，等本縣押犯出城，一同守府監斬。」又叫跟隨人役，在南牢門首，即設公案，再預備劊子，押犯答應，登時預備停當。賢臣移步至獄門首升堂，該值人手取斬犯牌高擎，如飛來到監門，高聲大叫：「裏面禁子聽着，牌提五處出監，又提四個惡犯，關升關三片五虎花大。那賢臣手提硃筆點名，押赴西門而來。王樑一見開放城門，挽着衆犯，來至殺場。見守府振公帶領兵馬，在棚內巡查嚴密。且說衆寇住處等信，武天虬、濮天雕先發水卒，探聽消息，這名小卒，哨探殺場外面，回繞兵丁巡查，城門緊閉，只說城內綁犯，這名小卒，忙忙進店報與衆寇，也就不敢遲慢，打扮各樣人物，暗帶兵器，濮天雕未出店，先傳暗令不表。且說這賢臣把西門斬的囚犯，綁出門外，劉醫飄老鼠早已發去，賢臣吩咐快提四寇，並衆犯都提出監來聽點名，差役答應，手舉囚犯牌，跑到監門，喊道：「裏面聽着，提犯人按名照數點提。」禁子聞聽，一擁進牢，提出四寇，並衆犯，點名推出衙外。施忠一見，吩咐營兵查著巷口，屠家掄刀如動，登時斬完，又點出四名，總而言之，一連三次，把十二寇斬了。施公道：「點九黃與七珠，僧尼二人，照樣上綁。」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州縣官聞志

捉風審小鬼

話說從牢內綁出九黃七珠凶僧惡尼，賢臣施忠衆役推出衙外，屠家手舉刀落。且說施忠見殺了十二寇九黃七珠，大事定矣，可無劫法場之虞，跟着施忠也大悅，起身，上轎出衙，施忠乘騾後跟，四名司刑的屠戶帶領土兵人等，緊隨縣主，竟奔西門而來。王樑一見，那敢怠慢，叫門將軍開門，放賢臣轎出西門，衆人役跟隨飛奔殺場，且說武天虬一見城門已開，眼望天雕說道：「殺場來的犯人甚奇，怎不見我一拜之友，一起起來，都是無干人犯，兄長你挨開門。」又道：「出來人夫轎馬，莫非此來，內有衆友見面，此時須要齊心努力，刀殺官役，今日踏平江都，不必留情。」天雕點頭，且說施公登時進了殺場，下轎，人報守府分傍武裝而坐。且說城中諜探的，那各小卒跑來，口呼：「衆家寨主不好了！」即將城中十二寇九黃七珠已斬說了一遍。天雕聞聽，不以爲意。惟有天保天虬一聞此言，一聲大喊：「呀，氣死人也！好個不義黃短命，不思神前一拜，少不得大家與你作對。」言罷，又

一聲喊，氣填胸坑，即向衆寇一聲暗號，只見八名強寇，站立一字排着，個個拿出兵器。郝天保一見，即行勸住說：「你們衆家兄弟，不必動手，人已經被斬了，十二人雖係朋友，自作取死，此事官也遵的王法，無要動手，二位寨主衆家弟兄聽真，此事何用作難？」用刀一擺，齊收兵器，睜看熱鬧。且說施公與振公在監斬囚棚內，二人閑談等施忠去動刑斬法，而悅人心。施公正與振公談話間，探報子下馬上前跪倒，小的來報，廉三元與老爺叩頭。施公說：「所報何事，快快言來！」探報子答應：「小一回，老爺擗州神快州官到任，請老爺前去迎接。」施公說：「我已曉得。」即起身出殺場而去。施公吩咐：「帶人犯進棚。」五虎關升三片官黑搭，姜酒爛肺謀姦，董六老龐解，四車喬飄，老鼠老西兒，張才薄方，王媒等，不過是殺絞斬而誅之，立刻催作抬尸，散了殺場。有那賄看了仇家的，個個合掌念佛，真乃是軍悅民歡，不必細表。且說施公與守府二公，出棚上馬，乘轎進城，十字路口分手。施公因接迎州官回衙，進內更衣，出來吩咐，馬步三班人等，不用跟隨，轎夫散去，牽馬伺候。不多時，拉到兩匹馬，施公乘馬，施忠在後，隨同出衙，他主僕二人，已刻進了揚州衙門。施忠服侍施公下馬，一溜一點，同進州衙角門，但見堂前結彩懸燈，三班六房，鬧鬧哄哄，大小官員，站起迎接，恭敬。施公站在居中，官吏帶笑齊呼：「縣主，崑候台駕到臨州，尊太爺，將來到怪縣主未去迎接，帶怒進內，又傳話出來，有禮相見，即把堂規。」施公聞聽，惱怒在心，我今奉旨監斬犯人，是以未敢遠接太爺，但言有禮相見，這說他陞官，便要鋪堂的，不用商議，快去打聽禮物。官吏聞得，信以為真，齊說：「縣主速去辦理，以免太爺見怪。」言罷，個個出衙回去。施公帶笑說：「列位係是伺候州尊，勿要遠去，我也同去打點金銀。」州衙答應：「小的曉得。」施公吩咐，即往外行出衙，同施忠步行往西一座飯店，施公進去，施忠挽馬拴住，隨後進鋪，好漢傍站，堂官過來帶笑請問：「爺們用酒用飯，吩咐小的好辦。」施公回答：「不拘什麼，這好吃，快些辦來。」走堂端上湯飯，排了桌上，主僕二人，用畢會鈔。施公與施忠商議州禮之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罰縣把門

硬駁衆官禮物

話說施忠辦買八色水禮，開禮單，寫手本，賢臣起身，出鋪上馬，施忠拿着食盒，往衙而來。州官可巧回衙，賢臣叫聲：「施忠拿手本禮單。」施忠遞過，施公吩咐：「你可拉馬在此等候，我進去投遞。」賢臣帶笑上堂，望書吏問話，不知那位是的，內中書吏回答說：「那邊坐的，就是。」賢臣聞聽，扭項觀看，來到那人面前，把手本禮單帶上，帶笑說：「奉煩投遞。」那人接手本禮單，往內宅回話口，尊「老爺，今有江都知縣施仕倫，具手本禮單。」賊官聞言，心中大悅，睜了臉禮單，不過是平常禮物，並無銀兩，心

下沉吟，不由動怒，將手本禮單拉碎，叫聲：「進才出去，快快告訴於他，本州不敢擔受禮物，少時升堂。」進才答應，來至大堂，見了施公，就把吩咐的話，說了一番，賢臣聽罷，轉身下堂出衙。施忠上前口尊：「老爺，不知事情如何？」賢臣心中有氣，不便細說，叫聲：「施忠，把那禮物，叫抬盒的人拿回去。」說罷，起身走至台階，賭氣坐下，專等機會嘔氣，又暗罵貪賊狗官，衆同寅及書吏上前，就問說：「老爺生氣，爲送禮之故？」賢臣說：「太爺清正，我施某帶來重禮，不受，反罪我小官把門。是在此代太爺辭禮。」衆官吏聽施公之言，個個遲疑，半晌講話，就：「縣主既是州尊之命，焉有不遵之理，我等何苦碰，可吩咐將禮抬回。」專等貪官升堂行禮，齊至大堂伺候，就有內司走過，開門見禮，見官吏回言，照着施公的話，說了一遍，內中聽了，心中惱怒，去見貪官，叫聲：「老爺了不得了，不用籌禮，小的取見施知縣投帖送禮，老爺動氣，說：『偏不要他賭氣。』他放下坐褥，把守大門，見衆官的禮到，竟大胆吩咐說：『太爺一概免禮。』衆人把禮拿回，老爺還講什麼？」州官聽說：「快去吩咐外班，我立刻升堂。」進祿走到外宅，高聲說道：「三班伺候，太爺坐堂。」只聽得梆點齊鳴，賊官上堂拜印已畢，官吏參拜，官役牢頭禁卒，平鄉的地方，保甲人等，叩頭已罷，貪官要尋施公，帶怒便叫：「江都知縣問話。」施公遂即向前口稱：「施不全參拜。」州尊聽見賢臣報名，慌忙站起一擺手，即便說：「請起。」施公站起，躬身一旁侍立。州官又叫：「施知縣，你知罪麼？」施公躬身回答：「卑職不知在大人台下領教。」州尊劉元見答，含怒說：「本州欽受御旨，點我揚州管理萬民，大小官員，都來迎接，惟少貴縣，莫非輕視本州！你等我盤查倉庫再講，若有一點私弊，立刻革職。」賢臣聞聽，強裝躬身行禮說：「非是卑職莫來迎接，惟因今朝奉旨監斬人犯，國矩完畢，始敢動身，及趕到衙門，大人駕已早到，萬望大人寬容，盤查倉庫請算，或足或少，自然有人。」劉元聽罷，面帶愧色，忽見堂下走上一人，公案前跪倒，手舉呈詞，州官接狀詞觀看，上告：

具訴告人東隣趙大西舍王二，前居張二，後住李四，地方陳虎，呈爲本郡南關以裏，東路口坐東向西，有三教寺一座，山門正殿，四層配殿，羣房共計七十九間，數年並無僧道在內焚修，每逢初一十五，有隣人進寺燒香，本月十五日，衆人進廟獻供，進殿遇見怪事，衆目同視，第四層魁星殿內，泥小鬼項掛少婦人頭一顆，並無尸骸，不敢隱匿，衆人公共叩懇。大老爺秦鏡高懸，宜伸不白之冤，子民感叩洪恩，萬世無既。

州官看罷，不由肺腑吃驚，他在座上，不好明言，暗叫自己我劉元大運不濟，上任就逢此事，頭一人施不全對頭，還未判斷，他是我命中仇星，到手銀子，他偏橫逆，貪官急中生計，肚內說何，不如此這般公報私仇，劉元故意叫聲：「縣令施不全伺候。」貪官說：「今寺中有人頭無尸一案，委汝驗明，三日內斷出尸親，本州纔到此，不能辦理，我出批，你作速去辦。」言罷，提筆上寫。

州批縣審批爲本州南關以裏路東三教寺中魁星殿中泥鬼項上掛少婦人頭一顆無尸投告前後隣居地方人等公舉，必須三天內斷出尸親收復。倘三日內不結，該令才短摘印後遞取決不輕恕。

州官寫畢下遞賢臣接過。食官下叫陳虎你領縣官速到三教寺斷鬼回復。施公深打一恭，走下堂來。劉元吩咐退堂。衆官散出，都與施公担驚。食官又派人役刑具，賢臣看見刑批，微微冷笑出衙。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至施公身傍跪倒，乃是地方陳虎，奉州官之命，起來回話。好漢伏侍施公上馬，施忠乘驢，地方引路，竟奔三教寺而來。賢臣偶然靈機一動，叫地方陳虎上來，賢臣說：「本縣問你：你緣何呈報人頭之事不帶凶犯上來，理該把你重處。」地方回答：「人頭掛在鬼項。」賢臣却說：「又來了，你既呈報婦人頭掛在鬼項，本該就把小鬼帶來，是誰把人頭掛在他的項上，好明不白之冤。」施公吩咐快去。地方賭氣抓起轉身去拿繩扛，不多時陳虎進廟，令人伺候公案，一應鋪設停當。地方引路，賢臣進內升坐。又見本州四名衙役刑房，鄉紳保甲，牢頭人等，上前叩見，報名已畢。施臣下叫陳虎，地方答應跪到。施公說：「傳四隣回話。」陳虎答應，翻身下行，立刻就跪下說：「小的張三，小的李四，小的趙大，小的王二，老爺在上，小的叩頭。」施公說：「我問：爾等人知此婦死的緣故麼？」四人從頭至尾，訴說一遍，呈詞無異。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傳四隣問話

各人報姓名

四隣報名訴罷，走下出殿。賢臣安心要看廟內破綻，好推情斷事。審人頭屈冤之案。施臣站起離坐，一溜一點下殿。施公同衆役與施忠從新繞殿，轉過游廊，配殿羣牆照壁，並垣墉之處，又至後殿梓童殿上，左照右觀，並無尸骸，少不的打草驚蛇，再察形跡，主意已定，併忙回至大殿，下役人等圍隨。賢臣升座留神，只見那些膽的軍民，鬧鬧哄哄亂說：「從未見過審泥小鬼的這稀奇事。」紛紛說話不題，且說賢臣吩咐帶小鬼，陳虎答應抬上。施公安心展才驚衆，未從判斷泥鬼，賢臣伴手提筆上寫：

州批縣審，本州南關以裏路東有三教古廟一座，山門大殿共三層，計七十九間，後有梓童殿中，小鬼項掛少婦人頭一顆，無尸。今本地方呈報，衆目同觀事實，此廟內數年以來，並無僧道焚修，現今原被告全無州尊委本縣施斷嚴限三日以內回復。尤恐此郡舉監生員，三教軍民不知，今出示曉諭知悉，願隨者赴廟聽審泥鬼，倘有斷不清明之處，許爾等公舉特示。

寫完住下。又叫陳虎你把告示速去貼在衙要之處。賢臣又說：「聽我吩咐，今州尊委我，派你等四人，大家公辦，審清人頭，大

家有功，若是我怠慢，州尊惱怒，罪名非輕。」四公差聞言，也是鼻內流酸，賢臣惱在腹中，故作不知，說道：「陳虎，你去把住廟門，並吩咐舉監軍民三教之人，他們既來進廟瞻看，許進不許出，如有不遵，立刻鎖拿去見州尊嚴究，就算殺人之犯，如期莫怨。」施公斷事不明，你要狗私放出一個，本縣送你算犯法之人。」陳虎聞聽，嚇得一跳，無奈答應：「小的曉得。」這地方把告示貼上，回來復命。賢臣一擺手，地方閃在一傍，天色將晚，賢臣睜月台上站着泥塑小鬼，項掛少婦之頭，看罷眉頭一縐，計上心來，離坐出殿，走至月台，帶笑高聲說話：「你們這內中舉監文人賢愚不等，瞻看本縣審鬼，須聽我施某吩咐，不可頑法。」只聽答應：「上來跪下，賢臣就問：『你是件作，名叫什麼？』」回說：「小的名叫張五。」施公說：「你把鬼項掛的少婦首級驗看，是何物所傷？」不許粗心謊報。」張五答應，至泥鬼跟前，取出一根筷子，拉着那少婦之頭，細細瞻看多時，回身進殿，回話：「老爺，小的細驗明白，婦人頭上，致命斧傷二處，腦袋是斧子砍下來的。」賢臣聞聽，一擺手，件作退下。賢臣設計誘哄愚民，審鬼是由頭，好追尋題目，說：「本縣奉州尊所委，勢難諉卸，皇上點我作官，豈肯有負聖恩，本縣幼年習學法術，與你報仇雪恨。」霎時間，忽見東南狂風大作，邁風來了亂滾，垂着泥鬼打轉。賢臣一見，就知其意，不由的暗喜，感動佛祖神聖，待下高叫：「風中女鬼，聽我吩咐，不可狗私，快捉人犯，本縣差人帶你人羣裏找去。」隨叫：「馬騰，你跟旋風，不可攔當，任他旋轉，倘有可疑之處，領來見我。」馬騰答應，思想無奈，邁步出殿，跟定旋風，東就東，西就西，旋風滾的急快，公差兩眼似燈，馬騰高叫，列位開路，莫擋風神，衆人聞聽，瞎叫，心中無虧還好，有虧之人，面上變色，旋風在天空中鑽出鑽進，找尋仇人不見，又起一陣狂風，往寺外而滾，馬騰也隨即跟出，轉眼不見，心下爲難，正在思想，忽見旋風從陰溝裏進庵，復又出庵來，引公差進內，那風習習連轉三轉，從陰溝刮入庵內去了。公差一見，說起來殺人之犯，一定在內，何不進廟，用手拍門高叫：「裏面有人麼？」女僧正坐，忽聽外面打門，忙喚：「小尼，看外面什麼人打門？」小尼回身來至角門開門，那公差邁步進庵，閃過找風，只見旋風聲習習，往裏直滾。公差那管內外，跟風往裏就來。那風忽進禪堂，聲習習圍着大尼姑團團而轉，刮的尼姑用袖遮面。馬騰一見，不管好歹，回手取鎖，嘩啷一聲，就套在女僧項上。那風出房，又起一陣大風，刮去不見，那個尼姑嚇的面色焦黃，口中直叫：「公差不由分道，拉起就走，穿街越巷，直奔三教寺而來。那些瞻看軍民人等，一見個個說人拿來了，咱們快聽老爺斷鬼。」賢臣聽的明白，閃目外觀，只見鎖拉一人，却是女僧，頭上無帽，白面秋波，桃腮杏眼，櫻桃小口，甚是窈窕，身穿綾羅，足登鑲鞋，年紀三旬，邁步上台階，進殿跪下。公差報名，小的帶女僧。賢臣聞聽，擺手，馬騰退後。賢臣點頭，難怪尼姑性亂，敗壞法門，叫聲：「女僧聽真，今有屈死女鬼，在本縣台下投告，私通謀殺他命，冤魂聚而成風，引領差人拿你，快快實訴，免得動刑。」那尼姑口尊：「老爺，小尼本州人氏，多病出家，奉公守法，不敢爲非，老爺就

便夾死，豈不冤枉佛門弟子麼？」賢臣聞，聽微微冷笑，往下吩咐一聲：「女尼不用強辯，你去在台上把鬼頭掛的人頭看真，回來再講。」尼姑只得打起出殿，走到泥鬼面前，睜眼一看，那顆人頭，不由心中害怕，忙忙回身進殿跪倒，口尊：「老爺，小尼看過，不識其面。」賢臣聞聲微笑：「你竟是滿口胡說，本縣知道其故，屈死冤魂，是你所害，因奸殺命，還不肯實招。」喝叫：「兩邊與我撈起來再問。」衆役答應，把女僧撈起，十指連心，痛不可忍，又吩咐：「加擷。」只見陳虎回話稟：「老爺，今有本州三老爺，奉太爺之命到寺，不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二衙奉命催審

蠻人心懷忿恨

揚州三衙奉州官劉元之命催審，馬到寺門，見人進報，不見縣公迎接，心中不悅。此人蠻地之人，捐納三衙，到此，不覺暗惱在心，待我進寺看他怎樣審法。走上月台，賢臣難越大理，立刻下迎，一步一點，至殿檻就不向外，滿臉說些帶笑客套。高叫：「三爺恕我有事在身，失迎之過，另日陪禮。」三衙回答道：「豈敢。」邁步進殿坐下，三衙把手一拱，隨即坐下，二人言講人頭之事，三天限滿案件。這位三衙姓穆，名叫作印，在傍聽審。且說尼姑上撈不肯招認，賢臣吩咐：「加擷。」姑姑總不招認，賢臣用手一指，喝叫：「大胆惡尼，你不招認，且下去。」叫聲：「施忠，你同馬公差速到庵內，所有庵內尼僧，不論大小，都拿來問話。」好漢答應，邁步前行，與馬騰離三教寺，竟往白衣庵而去。不多時，拿到上殿跪倒。賢臣觀瞻女僧已罷，說：「你師父犯下之罪，他賴你們謀害人命，你要實說，莫要虛言。」尼僧見問，嚇的磕頭碰地，口尊：「青天老爺，小尼今年十八歲，命犯孤寡，八歲進庵，蒙師訓誨，緊守清規，法度最嚴，不知何故，將帥徒全拿送寺，叩求青天老爺，秦鏡高懸。」賢臣大怒，吩咐動刑，一連三撈，可憐把小尼十指撈傷，怎奈心堅似鐵，不肯招認，只求超生。又說：「小尼並無過犯。」賢臣說：「他不招，吩咐卸去刑具，帶過，不許與那小尼見面，換過答話。」青衣答應，遵依而行。且說施公爲難，吩咐：「人來，把那二個小尼帶上問話。」下役答應，立刻帶到，嚇着叫他下跪，只見那小尼，渾身舊衣襤褸，粗眉凹眼，漆黑的麻子，長的不堪。施公看罷，腹內暗轉，要明此冤，得誘哄於他，滿臉笑着，忙出公位，小尼面前，伸手拉住，叫聲：「小孩子起來，不用啼哭，你的師父師兄先回庵中去了，跟了我來，我好叫人送你回庵中，不用哭。不聽說，我還叫人把你鎖上，還打一頓板子，跟了來罷。」言畢，拉起小尼，往上走來。施公復歸公位坐下，也不嚴妝，這取腰間紡綢手巾，替那小尼擦那眼淚，鼻涕拭乾，細看帶笑問話：「小孩子，太爺問你，你今年幾歲了？不要哭，不害怕，告訴我，好買東西你吃。」回頭叫聲：「施忠，你去買些菓子，與他吃吃，飽了，好送他回庵。」好漢答應，去不多時，那把買些菓糖食，施公伸手拿起，遞與小

尼復又帶笑說：「小孩子吃罷，吃的飽飽的，好送你回庵，不害怕。」小尼聞聽，快活活，笑嘻嘻，接過就吃。且說三衙暗笑，我看他審事平常，倒會哄小孩子，若到臨期，怎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十九回

姦夫與尼對詞

判結人頭公案

不言三衙有氣，且說賢臣誘哄真情，一回手，把腰間小小的花荷包解下，拴在小尼胸前。俗言小孩子識哄，那裏見得吃吃，又見給一個最好荷包，樂的他眉開眼笑，指手畫腳的叫聲：「太爺，你這個荷包給我，我好裝錢，便宜了我師父了。」施公聽出題頭，不由心中大悅，扭項叫聲：「施忠，把你腰中散錢給我些。」好漢答應，回手腰中打摸些錢，遞與賢臣接過，都給小尼裝在荷包裏。賢臣帶笑說：「小孩子，這些錢帶回庵去，好買東西吃，我問你，不知昨晚來的那位太爺，是你的什麼人，你告訴於我，我好叫人送你回庵去。」小尼見說，心喜歡的手腳亂動，一面歡笑，說：「太爺你問我，我不敢說，師父要打我。」施公說：「你師父不在這裏，你只管說，好送你回去。」小尼四處一看，果不見師父，這纔說：「那位太爺，比你還俊，他每晚半夜，總到庵中，帶些酒肉餽餽，與我師父，師兄飲酒頑耍，餽餽和肉，我吃飽了，打發我睡，還給我錢，每日晚上，囑咐我，「不准告訴外邊之人。」那太爺白日並不見來。」施公聞聽大悅，下叫：「人來，快把那老小二尼帶來對詞。」下役答應，翻身下走，不多時，把二尼拿來跪下。賢臣說：「你們不招，有人招了，叫那孩子，把告訴我的話，對你的師父，師兄，再說一遍。」小尼見問，復又啼哭，叫聲：「太爺，我不合你好咧！我說了告訴你，不叫我師父師兄知道，因何又叫他們來對話呢？我不說，我怕打。」傍邊老尼聞聽着忙，叫聲：「你不要胡說，回庵送了你的小命。」賢臣說：「人來，來掌口。」一聲答應，上前邊五下嘴巴，打的牙落，賢臣又問小尼，小尼又照前說了一遍。二尼聞聽，無言可對，個個仰面長嘆道：「命該如此。」口尊：「老爺不用再問，小尼招了，師徒犯與西茶鋪陳姓往來，是實。」賢臣吩咐：「人來，帶下老小二尼，少時對詞。」下役答應，立刻帶下，施公吩咐：「馬騰，你速拿西關茶鋪陳姓聽審。」接簽下來出寺，不多時，將陳姓帶到上殿跪下。賢臣喝道：「今州尊委我斷人頭公案，鬼訴真情，旋風到庵，捉拿女僧，訴說爾因姦殺命，快快實招，免得動刑。」那人見問叩頭，口尊：「老爺容稟，小的與尼姑並無通姦之事，如殺人更沒此事，老爺上裁。」賢臣說：「你到言通理順，善問如何肯招。」吩咐人來，把他夾起，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六十回

判明婦人頭

回復見州尊

下役答應一聲，夾棍夾起；陳公義見無證據，求生忍刑不招。賢臣說：「好一個惡徒！」吩咐：「人來，快把三名女僧帶來對詞。」下役立刻帶上跪下，賢臣叫聲：「小尼，你認認那人，是你假太爺不是？快說！不說打嘴。」小尼跪下害怕，即細看回答，叫聲：「老爺，這就是那個太爺。」賢臣聞聽，事情都對，心中大悅，問那老尼：「你快把實情招來，免得動刑。」老尼見問，不由仰面長嘆，眼望公義叫聲：「冤家，不用強辨，老尼替你招罷。」尊聲：「太爺聽稟，小尼俗家姓屈，父住東關，無兒，只生二女，小尼年幼多病，因此許進西關白衣庵中，不多幾年，師父在外募化修塔，後來小尼又收兩個徒弟，緊守清規。遇見西蘭茶鋪陳公義，見小尼容貌好看，反心用計，進庵許愿，常常往來，請小尼到他家裏，不防被他灌醉，姦騙酒醒無奈，續通好了徒弟，打算無人知曉，不幸父母去世，發送事畢，小尼妹妹許嫁與人，妹夫姓賈名君車，貿易在外，妹夫出門，妹子暫住庵內，公義那晚來至庵內，看中妹妹芳容，忍心要行苟且之事，妹妹不依，氣的尋死覓活，只要告狀，陳公義帶酒行凶，用斧砍死，尸首埋在庵後，他半夜將人頭拿出尼庵。嗣後不知怎樣掛在鬼項，只求青天再問公義便明。」賢臣扭項下問：「公義，從實招來，如有一字虛假，立刻處死。」陳公義見問，回答：「小人情犯是實，不敢強辨。小人南關有一仇家，想着移禍雪恨，那晚仇家有事，人烟不斷，小人未曾得手，故把人頭隔牆棄在三教寺內，小人不知怎樣掛在鬼項是實。」賢臣聞聽說已招，不必深究，吩咐帶下，跪在一傍伺候。又叫帶過老小三尼，事情算結。少時賢臣又叫：「地方看守着人頭，等回復州尊，起只頭。」那時看軍民議論不表。且說賢臣同三衙到了州衙門首下馬，進了角門，下役帶着犯人，賢臣向書吏手中接過招詞，一跛一點，方至州尊衙內，施公帶笑說：「煩你代我通報一聲。」那人站起說：「老爺請坐少等，我替老爺遞進。」伸手接過，邁步進裏走，內司把招詞遞給貪官，睜看一遍，不過因姦謀姦不允，害死妹妹，姦夫理宜身頭二處，回復起尸完案。劉元看罷，心中又喜又惱，喜的是不全的斷法精奇，惱的是江都縣有他作對，不能行事。貪官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何不打一點重禮，差心分腹家人，暗暗上京，求皇親索老爺快快提拔些他離江都。賢臣借貪官的仇，陞轉順天府，不表。且說貪官又叫人傳出，命三衙起尸驗明，早入堂結案，曹把臣犯寄監。劉元的內司奉命上堂，見了賢臣，不過說了幾句褒獎之語。賢臣隨即出衙，叫聲：「施忠，天色晚了，到館驛歇息，明早起身。」次日主僕出了揚州，在路正言貪官的過惡，賢臣抬頭見迎面跑過幾匹馬來，又聽得內有一人大叫：「夥計們，不用上揚州去，這位老爺就是江都縣的清官施公。」只見那些人聽說，跑回坐騎，個個跳下馬來，一人跪在當頭，哭訴情由。賢臣不解其故，勒馬留神，都係買賣打扮，個個驚慌，擋在當頭，口中只嚷：「內有一人腮流痛淚，口尊：『老爺，小的前已告過失盜情形，蒙老爺拿獲斬犯報仇，另搭夥計，別處治貨，從此經過五里碑，路遇一伙強盜劫財，盡行搶去，嚇的小的等抱頭不顧財帛，只得逃命。小的等特奔揚州來報賊情，幸而途遇爺

爺叩求青天救命。小的名叫李大成。」說罷，一齊磕頭。賢臣聞聽，李大成三字，想起前番的蓮花院十二寇那一案，就是此人失盜。賢臣長嘆，叫聲：「李大成，可嘆你命犯賊星，今搭夥又被寇盜，但五里碑不是本縣交界，揚州的轄管。」客人因施公言語，似有不管之意，放聲大哭。那這些人哭的賢臣心軟，說：「你等莫哭，寇去有多遠，人有多少？」那些人口尊：「老爺，賊去多遠，小的等只顧逃命，未曾細看，不知幾人，只聞稱郝寨主，聲音漸去無蹤。」施公聞聽，想必是郝天保在內，彼時臨別，言過保江都無事，此地方乃屬揚州地方，嗣又劫法場，多虧義士施忠施恩嚇退。賢臣想罷，何不拿話說於施忠，說：「施忠，方纔他言內有郝天保，想是綠林之人，他當初原說保我江都安然無事，此地雖屬揚州管轄，然與我交界接壤，今番又猖狂搶劫客商，其情可惡，真不管匹夫小人之談，但不知你管與不管？」施忠一聽羞愧，一聲大叫曰：「氣殺我也！」雙脚跳了幾跳，說：「恩主不用急躁，老爺略等小的前去。」言罷催馬而行，未頓飯之工趕上，果是郝天保同衆朋友。施忠一見喜悅，郝天保見施忠說他言而無信，不覺慚愧。天虬天保面紅說道：「原物未動，老弟拿回送還客人，我等就此散去，免傷弟兄和氣。」言畢，帶怒叫聲衆友，相你我塵土不染，方稱英雄，義氣爲重，其餘多人拋下貨物，即騎上馬，高叫黃老弟，但願你指日高陞，纔見得朋友衆人將手一拱，齊跨坐騎，揚長而去。那衆人去後，郝天保自知理短，羞過一陣，無奈眼望施忠講話，叫聲：「黃老弟，爲你一人，愚兄傷却衆友，沒的說你把貨物銀兩搶去，交還原客，我也告辭了。」尊聲：「天保兄長，你我不比他們，何用介意，另日狹路相讓。」隨叫衆客原物照數收去，衆客千恩萬謝而去。施忠回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皇恩詔賢臣

回京都引見

賢臣見施忠回來，就問：「事情辦得如何？」好漢從頭至尾詳稟一番。賢臣甚喜，又向衆好漢說道：「容日再謝！郝天保等九人聞聽施公之言，就勢告辭，各位坐騎，施公相送，衆寇望施公說話：「異日再會！」言罷一齊上馬，催駒回歸林中。施忠回到樹下，站立賢臣說：「施忠就此起馬進縣。」好漢聞言牽馬，施公乘馬，施忠板鞍，主僕頓轡，正走之間，抬頭看見江都城門，進了鬧廂，入門鬧市，耳內聽得斧斤之聲，閃目一睜，路東一家好齊整宅舍，原是水作，在那裏安蓋大門。賢臣一見，肚內把天于地支，細細推算，值日神將，從頭暗數，心中說道：「既蓋大門，豈不擇日，他家如此不懂禮義，難道他家無有讀書之人，今日黑道五鬼破壞，要想興隆，萬萬不能，其中必有緣故。本縣何不問其內裏之情，隨叫：「施忠，你去把安門的家主叫來，我有話問他。」好漢下馬，邁步走到那家門首，帶笑開言說：「借問你們一聲，那位是家主？」門裏一人，年有四旬，應聲答道：「不敢，愚下就是，不知有何見

廉畢，一同進京。」施孝說畢，站起，廉三元下面叫到：「小人稟老爺，新任老爺離此不遠了。」賢臣一擺手，上報退去，賢臣雖坐上轎，出城至接官廳等候，不多時，新官已到，二人禮畢，一同進署交印。盤查倉庫諸事，全結交代明白。新官送施公出衙，施忠、王棟、王樑三人，把賢臣送進館驛。且說賢臣，當明早起程，又寫字一封，打發施忠去請孔先生到京。施忠接柬，領命出館，不多時回來，上前稟話：「小的奉差役投書孔先生，無容相見，回字一封，請老爺過目。」施公接過書，皮上寫「孔淨字奉賢公」，此柬不可令旁人觀看，目下也不可自觀。明公到了官居總漕，身逢大難，再觀此柬，必有應驗。賢臣看罷，暗道：「真神人也。」依言將書收入錦囊之中，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懶心灰

商告議歸林下

且說施忠、王棟、王樑三人，見施公嚴肅，個個溜到避人之處。王樑帶笑開言，望施忠、王棟說話，叫聲：「二位老弟，愚兄一言公議，明日縣主回京，你我早定主意，自當差以來，我先灰却上進之心。新官上任，要想在施爺台下辦事，斷然不能。且又未知新官情性，可與施公性賢。孰料你我命小福薄，若是跟隨進京，諒來也是小縣，倒不如決辭施公，退歸林下，與衆朋友無拘無束，豈不快樂，望二位三思而行。」施忠聞言，沉吟不語。王樑答言說：「兄長講的不錯，却在理上。」施忠見他二人都是如此言說，不由意動，心活點頭，三人一同邁步，進庭到施公面前，一齊下跪。施公一見不解，忙問說：「你三人這等光景，有何事情？」王樑先就接言口尊：「老爺，容小的細稟，今日老爺高遷，明日起身，小的等不忍分別，再者小的三人，蒙老爺恩待，深感高厚，本欲伺候老爺進京，奈小的有家口牽連，因此叩見，小的等不能進京。」賢臣聞聽一驚，自思：「王家兄弟，不跟猶可，聽其口氣，連施忠也有不跟之意。」施公不悅，望施忠說話，叫聲：「施忠，我問你，他二人不跟我進京，有戀新官之意，你想想，你不跟我去，豈不有負當初意？你今日敗子回頭，金不換，我念你俠義，待你可也不薄，兼之你父母俱故，緣何你也辭我？」施忠見問，口尊：「老爺，小的父母雖已辭世，祖塋在此，不肯遠離，斷了祭掃，古人云：爲臣要忠，作子要孝，老爺高升，乃萬千之喜，無如小人草木之身，不敢言忠，奈小福薄，不敢上京，情願慕廬守孝。」言罷，叩頭求恕，懇求老爺恩典。施公竟無言可對，沉吟多會，開口說：「你三人今日齊辭本縣，你們心灰意懶，不願跟去，古言孝悌忠信，綱常大義，人生天地間，不過占一個字，要想十全，萬萬不能。俗云：盡忠者，不能盡孝；居官憐下，有傷國體，認了清名盡忠，想戀故土，即不能遠行，本縣難以留你，同我進京，請問你們意歸何處，告訴於我。」三人一齊叩首：「老爺請聽，小的等仍歸林下，須學古人。」施公道：「本縣還有一句話，好歹莫愚，要心不改，豈不開猛虎回頭，落那朽

名。」三人聞說，猛然點悟，即謝：「老爺指教之恩，老爺小的若無冲天之志，死後怎入祖坟。」施公說：「駟馬難追，總要信行。」言罷，扯手一擺，下面三人，叩頭立起。又見一人上庭跪下，口尊：「老爺小的，是振守府大老爺的家人，老爺奉差公幹未回，知道老爺高升回都，不能親送，小姐太太吩咐小的送來路費銀五十兩，還有家信一封，求老爺帶上京去。」將懷內把銀子書信取出一併遞上。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十里亭鄉宦餞行

桃花店得信心慌

施公接過帶笑說：「多承你家老爺費心，回去告訴太太，替我致意道謝，我欽限急緊，不能面辭，容日到京拜見。」家人答應，出館而去。且說賢臣帶笑望施忠棟樑說話：「我無物可敬，還是銀子五十兩，留與你三人，莫嫌菲薄，每人作件衣，作為紀念。」言罷，把銀遞與三人。施忠接過，三人復又叩頭，登時天晚，賢臣用飯已畢，乘上燈燭，坐談閒話，一夜未幾，天已大亮，舉監軍民人等，候送賢臣回京，衆人又飲酒餞別。施忠棟樑隨衆而散，賢臣的馱轎馱子，家人馬匹，圍隨上了官塘大道，竟奔京都，趕行程途。正在飯時，俄而一座店面，賢臣打尖歇息，施孝下馬，上前伺候，賢臣下了馱轎，護送上房坐下，施安等外面照着馱子騾夫，捲下馱件，喂上牲口。店小二揩桌，帶笑問道：「老爺吃什麼東西吩咐小的好去傳話？」賢臣見他一團和氣，回答：「不拘什麼東西，葷素都使得，只要速快。」店小二答應曉得，不多時用手託定擺在桌上。賢臣用畢，拿下，與下人吃完，施安會帳，賢臣拿茶，忽然聽牆壁房中有人講話，說：「夥計咱們快些吃飯，收拾收拾，等這位坐上馱轎的老爺走好，搭伴同行，你不會走過，出了這座桃花鎮，不遠慢窪，那就是惡虎莊，眼力要差，不是頑的。若是撞見他哥兒們，所有行李都得留下。」又一人回答說：「老弟放心，走了罷，咱們有什麼，除了性命就是人，再者，不過是舊衣服，他也不要，就拿了去，怕他怎的？可惱遠近官員，都爲身家，懼怕賊寇，由了他們胡鬧，損人利己，路截客商。」又一人說：「你們哥兒，你也不用怕，賊不同黨，這南路一帶，有四霸，誰人敢惹的，有個姓黃的名叫天霸，比那三霸王行事能幹，雖說是賊，專截貪官污吏，不截孝子節婦，孤客窮商。聞聽黃天霸投到揚州府江都縣施老爺，你沒見過好官府，真真清似水，明如鏡，斷事如神。」又聞得天霸改名施忠，當了內司，盜賊還怕幾分。昨日聽見施老爺升堂進京，都施忠不跟，告辭不知去向，也怕不得許多造化。」閒說罷，出店挑起担子，也有背包的，走過門去。施公看的明白，心下欽服好漢施忠，名不虛傳，放他走了，豈不可惜。放他歸林，便宜盜寇作亂，話說且住，我過惡虎莊，倘要被盜寇攔截，少不得借施忠名頭，吉凶再講。賢臣吩咐起身，下人扶持上了馱轎，抬了馱轎，擡出店外，家人上馬，出桃花鎮，疾奔惡虎莊而走。賢臣思想後悔，不該

放走施忠，自己怨恨自己，行的不是，本有今日，担此驚怕，只恨不能插翅飛過此莊。衆人正自奔走，心裏都想逃過險地，剛到邊，窺忽聽馬嘶四面有馬跑，登時圍繞上來。衆客商魂飛魄散，拋下被套，各顧性命。施公的驢夫，久慣包程，懼強盜的規矩，不敢前走，忙把馱子圍住。四面人馬圍裹上來，得祿得壽年輕，不管死活，開口大罵：「少要上前驚着老爺，你們狗命不保。」只聽得把得祿刺於馬下，得壽放馬就跑。賢臣着急高叫：「好漢，且休動手，初到寶莊，有英雄好幾位，認得我施某。今日提名道姓，休要見罪。第一名姓郝名天保，第二名姓濮名天雕，第三名姓武名天虬，第四名姓黃名天雷，四家好漢，都與施某會過面，勝似同胞兄弟。」盜寇聞聽，停刀說：「衆家兄弟聽真，休要動手，必須稟明寨主再講。」一人飛馬進了惡虎莊，至門前下馬，進廳口尊：「寨主買賣到門，萬千之喜，又遇施不全來臨，我常聽見兄長念及，因此不動手，請令而行。」天虬聞聽，想起蓮花院內十二寇，都死在殺場，而尤懼怕天霸，被其羞慚，直到而今，仇還未報。天虬沉吟多會，望天雕講話道：「濮兄長，狗官到來，令人想起從前之事，甚是傷心，不可遲疑，就此出去。」吩咐上馬，三寇乘馬，登時來到施公駝轎一傍，慌慌忙忙下馬，故意忙行幾步，跑至賢臣面前，迎着拱手口稱：「賢公既到，請進荒莊一敘。」賢臣答說：「多承寨主美意，少不得施某領情。」二寇聞聽甚喜，隨叫人引路，請賢公坐的馱轎驢子在前，二寇上了馬，跟隨後面，到惡虎莊而來。轉眼至莊門首，衆寇下馬，施孝等上前與驢夫，搭下驪轎。賢臣卽曲躬下來，二寇相讓，一同進門上廳，分賓主坐下，立刻置酒，賢臣告辭不允。武天虬性快口尊：「老爺，不知上京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惡虎莊遇寇

聚義廳報仇

賢臣見問，帶笑就將奉旨召進京城引見，施忠離歸林下的話，說了一遍。武天虬一聞施忠不在面前，稱了心懷，滿面得意笑容，口尊：「賢公，恕小人失陪。」賢臣說：「請便。」天虬望天雕眼色一遞，當卽告退，在僻靜處會議，不表餘寇相陪。且說二寇同到廳後，武天虬叫聲：「兄長，理該冤仇當報了，黃天霸郝天保，既未跟隨，咱們還怕那個？」商議卽把施不全剝衣綁在廳柱之上，把他剛心，與十二弟兄享祭亡靈，則有何不可。二人商議已定，二寇復歸坐位，施公方欲告辭，天虬面帶怒色，大叫：「施不全，今日大王兩句話問你，有仇不報怎麼講？」賢臣就知命不遠矣，施公心忠，也不怕了，面無懼色，答道：「有仇不報非君子。」天虬聞聽，拍手大笑，說：「好。」卽喚人來把狗官拿下，剝去上身衣服，綁在廳柱之上，與死去十二寨主剛心祭奠。小卒答應，一齊擁上，嚇事書史等一見，嚇得真魂，邁步想跑。濮天雕取刀下了絕情，其餘施孝施安得祿等一並綁起，將三人綁在廳柱之上，把

死都棄於度外。破口大罵。堪堪主僕命在旦夕。三強盜哭祭十二寇方畢。纔要去取賢臣心肝獻祭。從外跑進一人。在衆寇面前跪倒叩祈。衆位大王。小的奉命四路哨探。盤今有一起。販紅花紫草綢緞商人。路過離莊不遠。打聽明白。只有差官四民保護。本領平常。特稟寨主。二寇擺手。再去哨探。小卑扒起而去。天虬說。依愚兄看來。施不全好似籠中之鳥。還怕他飛上天不成。你們先出去滿載而歸。那衆寇一齊出門。各騎上馬前去。且說施忠棟樑三人。自從施公告別之後。心中挂念施公。催馬剛過桃花鎮。帶領了衆人。正要奔惡虎莊。又聽行路之人言談。衆寇截奪一起人去。施忠望棟樑說話。叫聲。二位兄長。可都聽見了麼。必是漢天雕武天虬。他二人記懷前仇。今日狹路相逢。截住施公。不能前行。我們快行。施公必遭大難。言罷。好漢催馬如飛而去。衆寇正被李五一下彈弓。打的着傷。無如強寇比先愈多。將李五圍住。正在進退兩難。認的是施忠。達官不由大喜。忍不住大叫。黃老弟。你從那裏來。想殺我李五。施忠心中只記施公。留心細找。耳內忽聽李五二字。按馬一看。原來鏢行神彈子李五。又望那邊。只見漢天雕武天虬。並不見施公。與家人馱轎驢子。施忠這才將心放下。帶馬上前。帶笑回答。李兄長。可曾會過武漢二寨主麼。達官說。久已聞名。未曾會過。施忠說。今日應了俗語。大水冲了龍王廟。咧沒得說。今求衆位賞我黃天霸點臉。大家笑合笑合。也免傍人恥笑。言畢。催馬過去。衆寇一見施忠到來。一齊到來親近。惟有天虬天鵬心驚。無奈叫聲。黃老弟。貴體可安。施忠陪笑答道。二位兄長。與衆家寨主。近來康泰。施忠又問。武漢寨中二位嫂嫂可好。二寇回答。托賴安好。又問說。二位兄長。難道不認得李兄麼。二寇回答。不會見過。施忠說。列位不用動手。大家見見。話猶未了。棟樑也到。衆人不識。施忠代答。衆寇說話。你們不認得他兄弟。這就是常說的王棟樑。彼此在馬上拉了拉手。見禮已畢。施忠說。衆位仁兄老弟。容我一言奉稟。這位李兄長。名混綽號神彈子。結交遠近朋友。買走鏢行。今日到莊。他算一客。大家含笑說。咱們既涉江湖。朋友要緊。免傷和氣。二寇依言。李五聞聽。下馬收鞍。說道。衆位寨主。恕小弟多有得罪。言罷。李五收拾貨物起程。告辭施忠等而去。施忠見李五去後。望二寇說。兄長小弟進莊拜見嫂嫂。二寇聞言。不免心中着急。答說。老弟高情。我二人回莊替賢弟代問。施忠聞二寇言。不由疑惑。天虬天鵬思量施忠。必要進莊。說。黃老弟。休要客套。咱們勝似同胞。一母所生。如何惱着愚兄。彼此說話。一同進莊。天鵬催馬到僻淨處。叫心腹小卒。速卸回莊。如此這般。小卒答應而去。施忠說。二位兄長。小弟請問此廟收拾的很好。未知內裏供着何神。天鵬帶笑回答。此乃姓許的重造一座三義廟。施忠說。狠好三義廟。但不知內裏有趙雲無有。就與咱們一樣。南有四霸天結義。郝天保居長。天虬居次。天鵬居三。豈不是四弟趙雲麼。天虬說。老兄弟。你比趙雲還使的麼。怎比兄是一個鹵莽張飛。這算你賴我了。說畢。催馬進莊。

到了門首，一齊下馬，彼此謙讓進內，衆寇左右相陪，小卒上前巡杯。天虬望施忠說話，口內連呼：「老弟，你不在江都縣跟官招福，未知到做處何往？想當初願結生死，都在綠林，很好，偏你要娶榮子貴，洗手不幹，又不稱心。」施忠聞言，氣惱在心，爲施公忍耐在心，帶笑說：「三哥，你的話講得不是，我天霸雖作綠林中人，誰不曉得專截貪官污吏，愛勸孝子賢孫，當日因衆友纔到江都縣裏行刺，施老爺那知是位杰俊，施公進京面聖，我如要跟隨，何愁不得高升？小弟因爲祖塋在此，豈肯斷了祭掃，棄其坟墓，故爾直辭施公不去，爲的廬墓守孝。三哥言我天霸之過，豈有此理？」天雕聽此一番急話，連忙高呼：「小卒，換大杯上來。」小卒答應，登時拿到。武天虬說：「老弟，休要記念在心。」好漢接酒，用手舉盞，看光景，難以問話，故意連飲數杯，現出酒形，裝作說：「我已醉了。」衆寇說：「老弟，量如滄海，緣何說醉，千萬不可逃席，我等敬酒。」施忠回答：「少陪。」就邁步進廳，閒步走到馬棚邊，從門縫細觀，被他看出破綻來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六十五回

見驃夫馱轎心驚

越牆找尋施縣主

話說施忠隔着門縫一望，看見馱驃驢子都在院內，又望見那邊馬棚內，倒跌幾人，躲在地上。好漢吃驚，酒氣全無，如若不是恩公有難，大約喪命，恨我匹夫，悔心誤事，早來馬能落空，心內一急，就一跳在牆上，順牆扒過那邊，腳占塵地，忙至馬棚打聽施公吉凶。聽見驃夫問道：「你知老爺在何處快快說來，好救爾等之命。」驃夫見說：「老爺未曾傷命，開口內塞棉，用繩反背，綑在那邊空房之內。」施忠聽見賢臣有命，滅却愁容，連忙上前，回首取刀，把縛驃夫繩挑斷，二人扒起。施忠說：「你二人不用遠離，我去救老爺要緊。」言罷，好漢邁步竟奔空房，且說跟施公的那名小卒，見好漢隔門越牆而過，不敢怠慢，跑在廳上，一聲大叫：「衆家寨主不好了！黃塞主見鎖着馬圈之門，隔門縫一望，越牆而過，進園去了。」天虬天雕聽聞，就知事情敗露，二寇着惱成怒，大叫：「好個負義囚徒，安心要來尋氣。」站起，用手把桌子往棟樑一推，只聽喇喇碗盞杯盤落地粉碎，豁了棟樑一身菜湯。兩家好漢氣往上撞，隨身都帶着兵刃，不由怒從心上起，連忙站立，上前動手，地方窄狹，二人眼空，各使飛步，跑出當院，回手就刺，抽出兵刃。武天虬一見，大叫：「二哥，你擒拿這兩個鼠輩，我去捉拿黃短命，好一併報仇。」天雕等答應，各抓兵器出廳，園裏棟樑動手。天虬今日把施忠的利害忘了，伸手在架上忙取把亞虬鎗，邁步忙至園門首，心頭有氣，也不顧叫人開門，用力一脚，咕咯把門踢下，雄糾糾闖進園門，高聲：「大罵我把你無義之賊，吾來拿你。」好漢見武天虬要動粗魯，不由他動殺人之心，回手忙取鏢鎗托在掌上，大叫：「武哥，你休得撒橫，今朝小弟難顧刺血之盟。」兩下相隔數步，施忠那肯容情，單背一舉，提着鏢鎗。

對着天虬照心刺的一聲响，武天虬嘔啞咕咯倒在地上，鏢穿前心，魂魄飄蕩，手脚亂動，命歸泉下。施忠也覺傷心，爲施公難以顧義，不免從今江湖落罵之名。好漢嘆惜上前，腰間取鏢，搽去血跡，放在身邊。忽見家人王虎趕到，施忠叫聲：「王虎，小心看守房門，尙有舛錯，追你的狗命。」好漢囑咐一番，邁步往前院來，幫棟樑成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鏢死武天虬

自刎濮天雕

話說後跟小卒，看見天虬喪命，喊的驚魂失色，跑至前院，說不好了！武寨主被黃寨主一鏢穿心而過，死在馬圈之內。天雕聞聽，大叫：「阿啞！一聲氣死人也！」天雕拋下棟樑，竟奔施忠，撲頭一刀，好漢側身躲過，天雕一刀砍空，氣的破口大罵：「狼心賊！徒你爲保全一人，傷許多朋友，我與你誓不兩立！」高叫：「衆兄弟，大家拿住匹夫！」衆寇答應，一齊都奔施忠，好漢能飛牆走壁，身體輕健，並不招架，跑到那邊，天雕砍空，仗的力猛，往前一栽，施忠說：「仔細裁着身體，小弟又要惹不便了！」天雕聞聽，只羞了個面紅。施忠又見餘寇跑到牆下，復又將身縱起，站在牆頭，展眼之工，上了大房。天雕一見，只急得怪嚷，衆寇心驚，施忠坐在房脊上面，故意哈哈大笑，叫聲：「濮兄長，聽小弟奉勸拙計，休要動氣，小弟當初既爲縣主，難顧朋情，古言爲人須要始終如一，半途而廢，算的什麼人物？小弟既然騎在虎身，要想下虎，萬萬不能我天霸苦無，擒龍手段焉敢，長江把浪，我的本事，衆位深曉，寨主留情，黃某有義，放了施公，領你大情，衆位若無義氣，以天虬爲樣，一鏢一個，諒無處可跑，試試天霸狠毒手段，列位允與不允，快快講來！」羣寇聞言，齊說不好，惟天雕一聲怪叫：「待我擒拿於他，今日先叫他試試我箭罷。」房上施忠聞聽，我何不先下手，取出鏢鎗托在掌中，天雕方要去取弓箭，施忠此時不肯少停，高叫：「兄長莫要怨我，你不留情，誰人有義？」只聽刷的一聲響，盜寇背臂受傷，濮天雕往後一仰，啊呀！顯些跌倒，鋼刀難舉，拋於地上，疼的渾身是汗，眼望房上開言，就罵：「斷義絕交，你心太狠，彼時原說同生同死，有官同做，有馬同乘，鏢傷同盟，理上欠通。」說着拿起刀來，天雕竟是自刎而死。衆寇一見，登時散亂，不願圍着棟樑，房上施忠心中暗嘆：自己絕情，因爲施公一人，正忠感動，天綠林中全傷義氣，房上一聲喊叫：「那個要動，黃某不容！」手捏房椽，翻身落下，腳站實地，滿面帶笑，說：「衆家寨主，莫要見怪，人生天地之間，全憑忠孝節義，當日天霸歸願施爺，既有當初，必有今日，全信雜以全義，萬望列位包含。」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好漢救賢臣

天霸敘舊言

衆寇聞施忠之言，一齊棄棒并棍，口呼：「黃寨主，我等原是武漢二位手下，他們既死，我等願棄綠林，各自四散。」施忠聞聽，帶笑回答：「衆位各隨其便。」好漢望棟說：「二位兄長，快跟我來搭救施爺要緊。」二人又恐衆寇相隨，全進馬圈來，至空房門首，家人王虎持刀把守房門，小卒將門開放。施公與施安等主僕四人口內塞棉，把二手反捆，正都愁死，忽聽人聲門開，心下着忙，腹內說：「不好了！要命人來也！」開目細看，見是施忠、棟，心中納悶，肚裏又說：「他三人到此來，莫非我心想的迷了，正自驚疑？」施忠趕上前，見賢臣光景，心裏嘆惜，口呼：「恩公在上，恕小的等救應來遲。」賢臣聞聽，急的口不能言，張瞪着眼，施忠納悶，衆寇上前來，趕忙的伸手與他主僕把塞口棉花掏出，又用小刀挑去繩縛，賢臣活動心中，慚愧不覺淚下。施忠勸解恩公，站在傍觀，吩咐小卒，立刻把衣服取來，與他主僕穿好。棟左右攙扶，賢臣邁步，回轉西廳。施公上坐，讓衆寇兩邊站立，賢臣眼望棟，說話，叫聲：「三位好漢，救我之恩，何以答報？容日結草，刻骨難忘。」施忠口尊：「老爺容小的一言奉稟，小的三人，只知老爺回轉京城，朝王見駕，就要升官。那曉路遇無情之寇，把爺誘進惡虎村中，摘心祭靈，逢此大難，老爺雖在眼前，天使其然，小的等到此救護，也是忠心感動天地。今日小的幾句不平之話，當着綠林衆友，表說心懷，我天霸爲老爺，傷却江湖朋友，四海忘交，此時爲爺鏢打天虬，天雕着傷自刎，小的今不顧人之穢罵，愧見天下弟兄，小的爲老爺，所爲圖名上進，孰知勞而成空，當年爲友行義，施展飛簷走壁，夜靜更深，進衙書房以內，提刀行刺。老爺見小的，並不心驚，明言大義，小的醒悟，方知恩公是爲能臣，要留姓名，小的卽說：「叫我無傷爺命。」是以留情，老爺送我出房，上牆而走。嗣後小的帶酒遭擒，王家兄弟押進縣衙，小的自知性命難保，恩公並不動怒，又蒙釋放，親解其縛。老爺在堂上講說道：「一人成名，九祖光榮，作賊爲寇，究竟不久，那個江湖害人，慶過八句。」小成聽此金石之言，願投拜恩公台前，小的爲報恩改過，黃河擒拿水寇，關家堡救爺，捉拿惡豪，定計斬決十二寇，小的使碎心機，總買不動恩公之心。老爺只顧不用我天霸，閉塞投者，以擋後來。」好漢越說有氣，顏色更變，棟旁邊連忙相勸道：「老爺使不得，不必剛暴，皆因命小福薄，難怨賢弟，如今當念恩公相待情分。」施忠點頭後悔，如說錯了，豈不叫別人賤不起嗎？回嗔作喜，吩咐：「小卒，快殺豬宰羊，收拾酒飯。」小卒答應，頃刻停備。天色將晚，秉燭，小卒擺桌設椅，讓賢臣上坐，衆寇下陪，擺設肉山、酒海，小卒巡行，酒過三巡，菜用美味以畢。此時施公這才答應，心裏還想施忠上京未知肯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施忠見二嫂

火燒惡虎莊

施忠高叫：「衆位兄弟老爺，今晚聽小弟有幾句拙言奉稟，只因爲信卽離全義，鏢打二兄，三哥自刎，小弟心中牽挂二位嫂

嫂到老歸根，究竟何人衆位？二位長兄，若是有後，何用懸心，日後成人老大，知道我傷他父親，好仇報雪恨，黃某却樂我傷人，傷我道也理當。惟二位嫂嫂正在年輕，你們若是不管，又恐傷亡之情，且是難事，衆友請出嫂嫂，問問情形，我才放心。」小卒快請二位夫人前廳有話商議。小卒答應，登時將劉氏、李氏請到衆寇同施禮相見，觀他雅淡梳妝，都在十八九外。施忠代笑，讓二人上位正坐，好漢上前行叔嫂禮，躬身拜見，說道：「二位嫂嫂相諒，小弟原本耿直，方才鏢傷武兄，漢哥自刎，可惜二位兄長無後，嫂嫂倚靠何人？」二位夫人回言：「黃叔叔不必多言，我們聞得你兄已死，我等坤道，冰霜節烈，何須多慮，我們惟尋死以報汝兄英名，少時便見分明。」施忠聞言，自覺慚愧無顏，勉強答應：「二位嫂嫂，你去昇天，我却放心。」劉李二氏拜辭便行，少時小卒來報：二夫人自縊窗櫺之上，施忠暗嘆，復又歸坐高叫：「衆家寨主，此事並非天霸心毒，出乎自然，以盡他夫妻之情，倒也罷了。」吩咐天明，此莊掩埋，四面放火燒之。衆寇答應，搬運柴薪，依言辦畢。且說賢臣羞愧，又見衆寇飲酒，眼望了施忠叫聲：「好漢，我還有一言，特商量，施某蒙你救命數次，兼蒙壯士搭救之情，祇因官卑權小，暫時委曲。而今聖旨召我進京，見駕，倘能陞擢，補報你的大德也。壯士若肯同我前去，管保有始自能有終，且可得意之處，也免人傳我之不仁，還請三位細詳。」施忠聞聽，冷笑口尊：「老爺快快歇心，休題上京之話，小人們不敢從命，無如福薄，灰却上進之心，想起老爺未上任之先，帶領施安妝扮立門，熊家有難，命在頃刻，若非佛天保佑，來一壯士外號「傻」三字，李升夤夜救出險地，不過得一馬快兵役來，黃河水寇，上司行文到縣，限期一月捉齊，違限革職。彼時命「傻」三去訪，命喪水中。嗣後老爺聞信，也屬平常，賞銀數兩而已。他妻無靠，嫁與別人，算是跟官一場，白白喪命，癡心妄想，總成畫餅。老爺恩收天霸，小的併擒水寇，保住老爺前程，後來累次盡心細想，此事如作春夢，臨危急回頭一想，因此心灰意懶，恩公免此設想。小的從此不再跟官了。」賢臣聞聽，愧汗交流，棟樑聽不過意，叫聲：「黃兄長不必講了，古云：盡忠而不能憐下，恩公待你我三人，情出恆常，只是命途不齊。」大家暢飲，看看天亮，各幹其事。且說施忠聞言，回噴帶笑，讓賢臣用畢酒飯，撒去碗盞，吩咐：「先把賢臣送出莊外。」又叫：「小卒自家養的各死家資，領去，無家大小，小卒分資。」等候事畢，小卒放火。施忠又出莊至賢臣駝轎以前，帶笑說：「老爺此去上京，路上平安，指日高陞，小的等不能遠送。」施忠告別，言罷乘騾而去。賢臣一見，心下難忍，嘆惜不已，吩咐起程。騾夫答應，催動牲口，施安施孝得祿三人，圍隨入官塘大道，朝行夜宿，飢餐渴飲。這日天晚，進了彰儀門，至西河沿，離前門不遠，下往三合店內，茶飲飯畢，騾夫喂料牲口，施安看守騾子，駝轎施安伺候賢臣，燈下正看面君的律例，耳內忽聽絲絃之聲，賢臣不解，莫非店中有家眷，既開店，就該迴避。賢臣正自思想，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賢臣心上疑

側耳細聽音

賢臣說：「施安你去打聽正房內是什麼弦唱，訪真回話。」施安答應，轉步出房，走到院中，聽店外鑼聲三棒，瞥見門房內閃出燈光，至門首把門一推，推開一人在燈下寫帳，聽門响，停筆一看，慌忙站起，口稱：「客官請坐。」施安帶笑問道：「上房是什麼人飲酒？」店東在施安耳邊低低說了幾句。施安點頭起身就走，連步走進，就東廂房，賢臣一見，就問：「打聽真了麼？」施安說：「大老爺小的打聽得是前門裏西兵部巷黃帶子八老爺，與東橋氏巷紅帶子三老爺，把海岱門外東邊伸門以裏，雷震口雙楊樹的賽昭君八姐，賽天仙五娘子，兩名袂絲胸，接到店中取樂。」賢臣聞聽，京都大邦之地，也容這種人混鬧，可笑朝中文武，俱是畏刀避劍之人，不管閒事，豈不有負皇恩？我今既遇此事，明早朝王必奏。夜深賢臣安息，次早淨面更衣，上馱轎，一應馱子，收拾妥當，出店。家人一齊跨鞍上馬，離店，霎時出了西河沿的巷口，轉灣聽城門響，東西門大開，家人圍隨，驟夫加鞭，便擁進前門，來到浙海侯施太爺門首，看門人一見，那敢怠慢，跑出多人，搭下馱子，拾下馱轎，賢臣下來入內。正遇太老爺與夫人閑坐，賢臣上前請安。太老爺吩咐坐下，太老爺說：「仕倫，你把江都做官情形，多陳與我聽。」賢臣將自始至終一一告稟。太老爺嘆息一會，說：「我兒乃皇親題奏，明晨逢五入朝之日，帶領引見，爲父身體不爽，今日早發家人送告病職名去了，你今歇息一晚，明日先得須見國舅，好帶你面君。」賢臣答應告退，就回自己房內，夫妻相見，歡喜不勝。次早賢臣淨面更衣，出來門首上馬，到國舅府門前，可巧正逢遇皇親賢臣一見，慌忙下馬，連忙搶步上前打恭口尊：「皇親大人在上，卑職乃揚州府江都縣施仕倫，請國舅大人安。」皇親聞聽，帶笑哈着腰兒，伸手拉住賢臣的手，叫聲：「阿哥請起，昨日皇上還問你，我今帶領引見面君。」仕倫答應：「卑職曉得。」言畢，皇親先行上馬，賢臣隨後乘騾，竟奔朝門而來。登時來至外禁門，早有引見官員等候。見國舅到來，舉職名手本，曲著腰兒，往前緊跑幾步，趕上躬身帶笑，望皇親道着客話，說了幾句。國舅聞言，說：「我知道了，阿哥你辦事不錯，少時面君，你們小心，皇上問什麼，奏什麼，不許多話。」衆官答應，國舅命帶領施公與引見人員，同至內禁門，追了哈勒呢思哈皇親，回手接過職名，吩咐說：「爾等不必進前，在此處伺候，聽我好信，引帶你面君。」衆官答應。且說此日隨膳奏事，等辰刻到進膳的時分。這日該梁衛二位值日，衛公帶人敦請國舅那敢怠慢，移步至梁九公跟前，躬身帶笑，口尊：「太府少停。」高擎官員職說道：「各該引見，懇求尊駕將職名帶進面君的牌子，寫得甚清，借里皇上若喜，官員無有不感高情。」太府聞聽，含笑說：「國舅免說客套，職分當爲，敢不遵行。」接手接過職名，住居江都縣施仕倫，開聽說：「此公作官清廉。」轉身進去，頃刻飯

時分，只見先是膳盒子，後是梁九公出來，站立金階，高叫：「旨卜。」國舅聞聽，令眾人緊跑幾步，近前跪聽宣讀，上面高聲朗誦，這班人挨次升官補缺。今單宣施仕倫見駕，眾人望闕謝恩已畢，該引領散去。且說：命國舅與施公上前，梁太府一見，心中不悅，無奈說：「跟我來。」二人答應，隨後數步登時，領到太和殿前。皇親見施公無旨，不敢近前，站立金階。只見九公進殿，不多時出來，點首。國舅同施公一見，站一傍，彎着腰兒，緊跑幾步，至九公面前。梁九公說：「國舅候旨，仕倫跟我面君。」施公答應，隨進了太和殿。九公退在一邊。賢臣上前，行三跪九叩禮，皇上叫聲：「施仕倫，拾起頭來，朕耳聞你在江都作官清廉，你今將所結之案實奏朕聽。」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順天府到任

袂歌脚出現

賢臣就把江都事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又把施忠好處，奏了一遍，又奏揚州劉元到任，索要禮物一事。皇上聽罷，說：「請皇親進殿。」梁九公答應，慌忙跪在一傍，皇上怒說：「國舅，劉元本是無恥之徒，汝何保舉到任，索勒屬官銀錢，施仕倫送禮八色，不收，竟罰仕倫把守大門。朕想其中必有弊端。」索皇親聞聽，口尊：「陛下，奴才焉敢欺主，劉元唐縣素日清廉，奴才焉敢保舉揚州，路隔遙遠，那知索取銀錢，叩主人恩寬赦。」皇上聞奏大怒，說：「你欺君瞞朕，寡人既罪於你，且看皇親，暫免不究，着你罰俸一年。」國舅謝恩，心內懼國舅叩首站起，退出痛恨賢臣。且說萬歲叫聲：「仕倫還有何事奏來？」賢臣答應，又將捉風審鬼之故，件件細奏，皇上聽罷大怒，旨下梁九公傳出，即將劉元革職為民，放人另補。九公答應，傳出不表。皇上帶笑又問：「還有何事，只管奏朕。」賢臣答應，奏道：「那日欽差江都縣，主公召臣速即進京，新官到任，交代清白，星夜趕程，來至彰儀門，天黑，難進城門，在西河沿三合店內住下。臣到夜晚，又逢怪事，絲弦嘹亮，婦人歌唱，混亂，男女飲酒取樂，令人打聽，乃是官家子弟，宿店荒淫，酒色。這賤人名曰：「袂歌脚。」打扮風姿，惹的那無籍之徒，勾引那良家子弟，明唱暗賣，有害軍民。」皇上聞奏不悅，說：「朕不知禁地有這種事情，亂國家風俗，卿家所奏，即行驅逐。」賢臣叩首謝恩，皇上叫聲：「仕倫聽朕加封，即陞順天府尹，賜采緞八端，白金千兩，自今以後，准卿面君奏事。」賢臣叩頭謝恩，皇上帶笑說道：「朕問你，那黃姓以改名施忠，現在那裏，快把他叫來，朕好重用於他。」賢臣連忙回奏說：「自惡虎莊救臣一命，時當回家而去，聖諭臣當差人找他前來，以受皇恩。」皇上聞奏說：「卿家出朝，即速召來，朕好重用。」言罷，龍駕還宮。索國舅回府而去，賢臣也出禁門，家人扶上馬，手下家丁，前呼後擁，到了自己府門下馬，進內與施侯太老爺太夫人請安已畢。正外面報子到了，太老爺大悅，叫聲：「仕倫，快叫人打發喜財，辦你的事。」

去罷。施公答應起身，出廳到院，吩咐管家打發喜錢。只見遠近親朋都來道喜，施公定日期慶賀。次日天明時，賢臣起來淨面更衣出來，大門外上馬，就有順天府的衙役都來伺候迎接新官到任。賢臣進了順天府衙，印綬供在上面，賢臣參拜已畢，升位坐下。屬員書吏馬快馬步三班，三班人等叩見已罷。又喊堂，衆役見賢臣身軀瘦小，暗笑。被賢臣瞧破，要想法警衆，忽想起正事，伸手抽籤，叫聲「陳處」。公差答應上前跪倒。賢臣說：「你領此簽，速到前三門外，限月內把袂歌腳逐出境外，倘若玩法不遵，一併處死。」差人接簽不提。且說賢臣忽聽衙外喊冤之聲，開目向外觀看，只見門上人攔擋急的那人喊叫。賢臣吩咐：「人來，爾等把那喊冤之人帶來。」差人答應，翻身跳去，大叫：「老爺吩咐，你們不必攔打那人，叫他問話。」隨即帶進跪倒。賢臣留神細看那人頭上無帽，面皮蒼老，鬚髮皆白，尖嘴縮脛，渾身襤褸，淚眼愁眉。賢臣看罷說：「那一貧人，本府問你什麼冤枉？只管慢慢實說。」那人叫聲：「老爺，聽老奴細稟。老奴姓董，名叫董成，家住涪東街藥王廟門西小街口，年七十一歲，妻六十九歲，主母五十歲，小主三十七歲。老爺在日，作江西巡撫，作官八載，得病，新官到任，盤查庫餉，虧空數萬銀兩，家產變折盡絕，後來人丁轉回京來。」董成一哭訴，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室

賢臣一見老奴悲傷，不覺慈心一動，說：「董成不必慟哭，屈情只管實訴，本府與你作主！」老奴聞聽，停悲，尊聲：「青天爺爺，老奴主僕坐吃山空，飢寒難受，無奈老奴苦作營生，常常作工掙幾文錢，到家餬口。因此衣服鞋襪爛完，故老奴忍飢餓在家。主母看老奴狼狽不忍，說：「老爺居官之時，造金兩錠，重二十兩，上有團龍，原爲傳家的金，現受飢寒，拿金一錠去換，度過光陰。」老奴拿金去換，不料金鋪小視董成，拿話盤問老奴，只得從實相告，他說：「今日天晚，明早取銀。」賢臣聽說：「董成金子拿回，明日再換，何用爲難？」老奴見問，說：「老爺，金鋪就將金子留下，明日取銀，老奴就說明日取銀，何物爲憑據？」衆人說道：「換金老鋪，遠近無欺，金鋪自然與你執照。」財東提筆寫畢，用一手印，那時老奴相念，記掛主母忍飢，與他要錢一串，是以急急而回。主母怪老奴留金鋪內，及次早赴鋪取銀，金鋪竟敢不認識老奴，怒目橫眉，斷喝老奴，取出執照，放在櫃上，不防跑過一人，搶到手中，撕爛，捺入火爐焚化。急的老奴渾身打戰，與他說理，鋪人反倒大罵。賢臣說：「董成住口，鋪家瞞金情真，就該當衆街坊，與其說理才是。」董成叩頭，尊聲：「青天爺爺，金鋪內到跳出幾人，當着衆人說道：「人生天地之間，總要良心，愚下小鋪年代已久，生意並無欺心，那黃金有十兩，若有不信，請進鋪內一看，倘有金子，算是訛詐人家，分明窮徒討錢不給，他便生歹心，就

是換金子，又無執照，空口訛人。」衆人聽說齊笑，都罵老奴，不容分說，又打了一頓。老奴無奈，送信與主母，倒說老奴昧下金子，屈情難伸。」賢臣聽罷，察言觀色，却像是真，吩咐：「董成，本府與你訪察，快快回家稟報你的主母，五日到衙拿金。」老奴聞聽，止淚，連忙叩頭道：「但能有了金子，申明屈情，雖死也感厚恩。」言訖站起而去。賢臣也未發簽票，退堂回宅。一日賢臣吩咐備馬，賢臣至大門，乘馬到正陽門外，即訪二條衛，賢臣聽老奴董成說的換金鋪面，留神細看，見有坐北向南三間門面，金館相對，賢臣帶領了家人，到鋪門首下馬。賢臣到在這錢鋪內，人不認得，只當換金賜顧之人，財東滿面帶笑讓坐。賢臣坐在櫃外，敬茶，賢臣說：「在下要換十兩重一錠金子使用，正面有龍的才好。」夥計答應，倒有一錠，這財東聞聽，心中有病，忙說道：「那錠金子，早已兌換出了，這位老爺，要正面團龍十兩一錠的，容日惠顧。」賢臣見那人攔說，却參透他是昧金是實，故意帶笑，請問：「貴姓？」那人回答：「賤姓陳。」賢臣又問：「寶鋪就是尊開的麼？」那人回答說：「是愚下開的。」賢臣說：「撥茶了，既無現成的，改日再換。」言罷告辭，出鋪上馬，主僕頓轡，正走之間，只見滿街人都亂跑。賢臣心下不解，留神細看，勒馬慢行，軍民彼此言說：「咱們快躲，今日九們提督，查看營城，陶大人在萬歲前有臉，滿朝文武都怕，自從作提督以來，法度森嚴。」賢臣看罷，心裏說：「一個提督出城，這等利害，打的路絕人稀，要是王駕出都，就要把房子拆了。」賢臣正想催馬前行，一名營兵上前，用墨鞭子攔住，說：「請回罷，讓大人過去再走。」施公聞聽生氣，正說要見見大人去，收駐家人下馬，賢臣一努嘴，家人把馬牽進巷口，賢臣迎着提督的馬頭，雙手伏地，高聲報名：「臣順天府知府施仕倫迎接王駕。」陶公吃一大驚，一勒絲韉，低頭認得是不全施公，扒伏地上，嚇的慌忙下馬，伸手扯住，說：「請起。」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賢臣跪提督

陶公求賢臣

賢臣反裝懼罪之形，口尊：「陛下，恕臣之罪，臣今來此前門，爲一宗公案，查察真情，求陛下赦免。」陶公聞聽施公之言，嚇的着忙，說：「休要取笑，施老爺，你言說接駕二字，其實不該，吾乃提督，並非王駕，今日出城查營，跑過此間，貴府與我頑笑，不大要緊，笑壞軍民，施大人快快請起，須要尊重。」賢臣聞言站起身來，帶怒說：「尊家官威高大，國家封疆大臣，你既食君祿，必須秉正理民，持法平等，總是要禮。大人想自身不正，焉能治民。聖人之書，周公之禮，天子至貴理當遵行。龐州定律，蕭何之例，古今法度，傳到大清，聖上出宮，也不過如此威嚴，斷人行，要是尊駕無禮，就得拆房行路，再者還有清朝儀制，親王才放軍伍對提督，並非國戚皇親，私越國律，罪名非輕，今日出城，私擺對馬五對，威嚴驚衆，與理不通，嚇的我順天府尹叩頭，只當皇駕出城，施不全

今日大膽，先行稟過，少不的驚動大人，且請放手，想你爲冢宰賢臣，長街鬧市，焉得不懼怕，古語云：臣不奏之過也，既食君祿，理當報効，也算不全大膽，明早面君，必奏大人今日之事，且鬆手，尊駕只管查營，不全告辭進城，另有機密，不可明言，異日領教。」九門提督一聞施公之言，羞的面紅過耳，將手一擺，帶愧叫聲：「施老爺，留情要緊，須看同僚之分，晚上到府領教。」言罷，吩咐人來，告訴把對子馬統行撤去，惟要頂馬，也不用威嚇人了。該值答應，依言撤去。且言陶公帶笑，口尊：「施老爺先請。」賢臣聞聽，也不肯久戀，回說：「不全有罪了。」言罷，二公從此哈哈大笑分別。家人拉馬，二公扳鞍乘駒，分南北而去。賢臣心中有事，連飯也不吃了，帶領家人進城回宅。且說九門提督，心中煩惱，不去查營，也回進城，到門首下馬進內，外官散去，該值官伺候陶公，回進內書房坐下。茶飯懶用，心中大煩，想這禍難消，長吁短嘆。誰知查營撞見施府尹，須得小心隄防，着倘或明日參我，又當如何？左右爲難，偶生一計，何不如此這般。想罷，吩咐管家進內傳話，諸事停當，拿至書房，陶公修書一封，遞與管事家人，復又吩咐：「如此這般急去，不可使外人知曉，密投候府下書，快去即回。」管家答應，照依主人行事，令人端定禮物出衙，竟奔侯府而來。且言施公進內，與太老婦太夫人請安已畢，回到自己住宅書房坐下，心中思想，明日面君參提督，事畢下朝，進順天，就好斷金子，想罷，手提筆寫參九門提督摺子，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撞見陶提督

私放對子馬

賢臣寫完摺底，預備明日題奏。且說施侯這日廳上閑坐，忽見得壽得祿笑哈哈走至身旁，回話，口尊：「太老爺在上，今陶提督差人來見，口稱還有書札投遞。」施侯聞聽，心中煩想，說：「陶花岐與我並無來往，他今叫人下書，莫非有什麼風聲不好？」施侯問聲：「得祿，快把你大老爺叫來。」答應不多時，上廳走至太老爺身旁，侍立。施侯說：「坐了。」賢臣坐在下面，施侯就將下書之故說畢，施公聞聽，心中明白，微微冷笑，不敢瞞父，將前事告知。施侯說：「爲人不必過傲，陶花岐九門大人，權衡非小，而今滿朝文武，不敢攔阻，久已私放對子馬，科道各官，無人敢參，依你如今怎樣？」俗云：「踏人一脚，須防一拳。」要看同僚之分，凡事和氣，何苦爲仇？」賢臣聞聽，心中不悅，無奈帶笑，口尊：「父親，何用掛心，受祿不做險中險，怎能名傳天下揚？爲兒在街當人，已經誇口，若不面君，落人笑談，既差人求見，看看來書上寫何言，要是哀而不傷，若過的去，就是大家平安；仗勢權威，我不懼怕，教他認認爲兒的，父親只請放心，爲兒自有道理。」得祿出去，見陶府管家的，只須如此這般，近步至大門，只見陶府管家上前，帶笑答應，說：「你就是陶府的人麼？那人見問，回答不敢，愚下就是。」迎至下處，帶笑說：「奉求替小弟進去回說我家老爺。」

請太老爺安小柬一封，微禮一盒，見書札自然收禮。一言罷，從懷中取出書信，雙手遞過。得祿接柬放在盒蓋上面，彎腰端起盒子，攬在懷中放在地。把束奉到太老爺面前。施侯說：「與你大老爺看。」施公接過拆開，閃目瞧看，上寫：

陶花岐束奉賢公面前，須念同僚一殿之臣，一時昏憤，行事稍錯，私越國律例，罪名非輕，賢公若見我過面君啓奏，重則革職，輕則罰俸。陶某怎見合朝文武，望賢公海量寬恕，特肅上柬，如同親造府門，微禮一盒笑納，紋銀千兩，聊表寸誠，數字不恭，頓首拜具。

賢臣看畢，哈哈一笑，站起望施侯講話，口尊：「父親，此書竟是求兒恕他。」施侯聞聽，叫聲：「仕倫，他既懇情於你，爾可恕之，倒也罷了。這一盒禮物，不知什麼東西，且看下同分解。」

第七十四回

見書收禮物

面君奏國律

賢臣見施侯相問，連忙回答說：「是白銀二十封。」施侯聞言，叫聲：「我兒，九門提督與你下書送禮，恐其科道聞風，有所不便，參你受賄作弊，反爲不美，我兒難道只許你參人，不許人參你不成，必須三思而行，方保無虞。」賢臣聞說：「父親大人何用掛心，些微小事，他既送來，不收叫他反爲担驚。明朝五鼓登殿，不參他越國法，爲兒現有一計收禮面君，不收禮更要登殿，以壓衆僚。」施侯點頭，賢臣叫聲：「得祿，告訴於他。」得祿答應，拿起盒子，轉身下廳，帶笑依言說了。陶府管家接過盒子，遞與跟伴，哈哈腰兒，分別得祿進內。且說陶府管家回轉，我不知知道二字這麼貴重，投回府中，照樣就說。不多時來到府中，稟復主命。且說賢臣提筆思想，已受人情，如何再參提督私放對子馬款，爲難多會。不若明早面君，如此這般啓奏，倘或准本，豈不是清室定例。提筆刷刷，立刻寫完草稿，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摺好裝入木匣。次早起身，賢臣淨面，便出門上馬，穿街越巷，登時來到禁門，個個乘馬下轎，王公侯伯文武大人，至公議處，按品級而坐。看看辰刻，請膳進宮，梁九公站上金階，籌事，那些官忽然聽得裏面人大叫道：「有旨下，單宣府尹面君。」賢臣聞得有旨，連連答應，越衆出班，一溜一點，走至禁門，秉正雙膝跪下，口稱：「接旨。」俯伏在地，九公正面傳宣召旨。梁九公一見說：「快跟我來。」賢臣平身，隨後進太和門，至殿台階下，梁九公進殿，不多會，只見站立殿外，望賢臣一點首。施公不敢怠慢，哈着腰兒，打一躬，走金階，步玉路，同進殿內。梁九公退閃一旁，賢臣口呼萬歲三聲，行了三跪九叩首，朝王禮畢，俯伏在地。皇上問曰：「仕倫，朕看卿家奏草，乃清室家例，依卿准奏，就命卿家親自驗看，曉諭八旗衆家的，朝臣對子馬，頂馬，自今規則已定，有人越例者，聽參。」

國家親王，許放對子馬四對；世子駙馬，許放對子馬四對；貝勒覺羅，許放對子馬三對；黃帶子升五爵，許放對子馬兩對；九門提督，許放頂馬二匹；六部大人，許放頂馬一對；八旗古塞襲板板梅，許放頂馬一匹；無蔭封的各旗，許放頂馬一匹；皇上說：「即命卿家曉諭，欽此。」欽遵。越律者，按例治罪。卿乃治國能臣，還有何事？只管奏朕。」賢臣見問，正中機會，叩首說：「謝主龍恩，臣啓陛下，清室江山一統，萬國來朝，海宴河清，軍歡民樂，五穀豐登，惟有穿宮太監，恐致弗端，必得挨次查驗，以杜彼等邪思。」皇爺聞奏，龍心甚悅，叫聲：「仕倫，依卿所奏，就命卿家查驗可也。」賢臣說：「謝主龍恩。」皇爺一擺手：「卿平身。」萬歲叫聲：「九公，朕賞不全一年全俸。」言罷，轉駕回宮。且說梁公在一旁聽的明白，氣的眼睛直呆呆的，瞪着賢臣，分明見着，只裝不知。九公見駕已回宮去，氣的無話，多時方說出話來，叫聲：「不全跟我來走出。」下了玉路，梁九公看見無人，帶怒說：「施不全站住，我問你，先不過合你說句頑話，就同我們一個眼裏插棒，參了一款。你先出去，少時我們與伴兒商議再講。」賢臣一聞梁九公之言，叫聲：「梁老爺，何用動氣，且停一步，聽我一言，並非我有心參你，因他先叫我參，才敢斗胆，有心不奏，又恐老爺笑我無才，不過隨口之言，何用嗔怪呢！」九公聞聽說：「不用你巧變，請罷。」賢臣下太和殿高聲說道：「旨下。」那些王公侯伯等官聞聽，不敢怠慢，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皇上准題本

恩賞一年俸

衆朝臣謝恩已畢，一齊站起，與施公拉手賀喜，散出朝來，乘轎騎馬，各回府宅內。有九門提督有病，見賢臣並未題他，心中知情，雙手哈着腰兒，君賢臣拉了拉手，彼此一笑，部不說破，分別各乘馬回府。賢臣頓轡加鞭，離府門不遠，瞧見門前多人鬧吵，原是內監看見賢臣一齊發怒，跑過攔路說話，叫聲：「府尹，今朝與你拚命，井水不犯河水，爲什麼無原無故，參我們一本？」衆太監常中有些。又望賢臣說話，叫聲：「施老爺，永恕我等，怎麼想個法兒，把此事消滅，方感大情。」言罷站起，望施公深深一躬到地。施公行禮相還，帶笑回答說：「衆位老爺，不用爲難，我有主意。」把嘴伸到衛公耳邊，悄語低言，嘻嘻咬咬，只見衛太監點着頭說：「如此甚妙，只求老爺婉轉些兒。」又叫：「梁老爺走罷。」隨卽告辭，且說施公想起董成告金之故，吩咐進衙，施公到大門上馬，家人跟隨，登時到順天府門。衙役一見本官，不敢怠慢，青衣喊道：進衙，至滴水下馬。賢臣上堂升坐，衆役喊堂已畢，只見去逐袂歌腳的公差陳虎，上堂跌倒回話：「小的奉命曉諭各堂子的，限十日以內，把袂歌腳趕出境外，回稟大老爺。」施公一擺手，公差叩頭退下。又聽衙外喧嘩，見二人走進大門，上堂跪下，年紀約在三十上下。賢臣說：「你們來何事，從實訴事。」二人

見問，叩頭口尊：「老爺，小的二人乃係親兄弟，父母早喪，分居，小的姓富，名叫富仁，他叫富義，因為弟在家遺失銀子，他說：『小的偷去。』因此爭吵相打，告到大老爺台下，斷明。』施公聞聽，下問：『你是兄，他是弟，你二人各住，他的銀子怎麼說你偷去？不知住在那裏？家中還有什麼人從實講來，不准放刁。』富仁說：『太爺容稟，小的家住東沿河，金太監寺對過街西，妻子錢氏，女兒今年十二歲，叫大叔，見小的，稜行手藝，全家三口，小的年三十八歲，妻三十四歲，因無買賣柴米之錢，聽見兄弟要買房子，可得銀二十兩，小的無處借貸，無奈問他借了二兩，未應，留小的吃飯，兄弟去買東西，小的等了多時，外房只弟婦一人，似覺不便，是以小的走出回家，剛然坐下，見弟跟我來要銀子，回說：『小的未見他的銀子。』即時動氣，衝居相勸，總是不聽，把小的衣服拉破是實。』賢臣聽了，叫聲：『富仁，你到見過他的銀子無有？』回說：『小的並沒見過，憑空執詐。』賢臣說：『這就奇了，你且下去。』富仁叩頭下堂，施公又叫：『富義，本府問你，家中有什麼人作何生意？銀子放在何處？從實言來。』口尊：『大老爺容小的細稟，小的家住鐘鼓樓後，妻何氏年三十二歲，小的三十五歲，子名素桂八歲，錢鋪生意，因乏銀錢，才把鋪屋變買價銀二十兩，心想添在鋪內，不時兄長前來借貸，有心周濟，未等出口，小的留兄吃飯，出去沽酒，回來兄長回家去了，小的就隨即拉開抽屜，就不見銀兩，妻子說：『屋中大伯坐着，又聽抽屜之聲，自兄長去後，再後無人來。』賢臣聞聽，叫聲：『富義，你賣房二十兩銀子，共是幾塊？』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兄欺弟昧銀

告當官灰心

賢臣說：『你二人乃一母所生，私打鬧上公堂，富義聽妻之言，賴兄偷銀，不思弟忍兄寬，俱有罪過。』賢臣故意大怒，說：『本府問你，到底見過他的銀子沒有？』富仁回答：『小的未見，只聽旁人告訴小的，說他賣房二十兩銀子，小的方向他求借，見他是滿口推辭，小的就回來家。』賢臣一聽為難，思想主意已定，回怒變喜，帶笑叫聲：『富仁，你家住金太監寺街南對過，你的妻子錢氏。』賢臣又叫：『富義，你家住鐘鼓樓後，妻子何氏，銀子不用問，向本府要罷。本府想來，你二人未必吃早飯，實說吃了沒有。』二人見問，一口同音，小的二人並未吃早飯。賢臣聞聽，說：『我說呢，不用了，二人生氣，銀子向本府要，先賞你二人制錢三百文，先去吃飯，吃了飽飽的回來，好領銀子。』言罷吩咐：『來人，把他二人帶去吃飯，不許為難。』該值人答應，賢臣又叫施安，給了差人二百錢，差人接過，三人叩首站起，一同往外就走。賢臣坐下，高叫：『公差劉用，把他二人帶回來。』差人答應，又把富仁、富義帶回，跪在堂下。賢臣說：『忘了一事，放你二人去吃飯，須得留下些東西，你們把襪子脫下，吃完回來好取銀子。』兄弟

答應，回身坐在地下，將襪脫了，當堂放下。二人穿鞋站起身來，賢臣吩咐：「吃飯去罷。」二人出衙不表。却說門外，堂下瞧着人等，不知其故。且說賢臣叫差人近前附耳如此這般，即去快來。郭鳳答應道：「是。」回身走至堂前，把富仁穿的襪子，拿起出衙，竟奔富仁家門而去。賢臣坐下法堂上面，心內想法驚衆，忽見原告董成帶領少年人上堂，跪在面前。賢臣就問：「董成，這少年人上堂何故？」董成見問，尊聲：「老爺，此人是老奴家主名董鳳鳴，今日拿金子以作明證，叩求老爺鳴冤洗狀，老奴感恩非淺。」賢臣說：「董鳳鳴將金留下，木府好替你拿人回家，告訴你母，不可難爲董成，斷回金時，在家等待。」二人叩首謝恩，主僕爬起下堂回家。且說公差郭鳳，手提富仁的襪子，出順天府城，竟奔東值門金太監寺而來。不多時來至富仁門首，用手拍戶，只聽人聲答問：「是誰？」錢氏移動金蓮，往外而行，來至門邊，抽手開放門，將身閃在一旁，說：「叫門那人，是作什麼的？我家男人不在屋裏，有什麼事情？只管來說話，等他回來好說。」差公聞言，答話說道：「我與富爺時見面，有個緣故，方來叩門，今早弟兄拌嘴，因爲銀子相爭，他們兩個告進順天府裏。現在兄弟俱受苦刑，我親目看見，他受刑不過，招認家有二十兩銀子，是三個半銀子，向大娘要拿出去，免受拷打，恐其不信，只說二十兩銀子，是三個半銀子，另四塊，這不是還有他穿的襪子一雙，因挨夾棍脫下來的，叫我拿來作證。」郭鳳又道：「奶奶，難道大爺穿的襪子不認的嗎？」錢氏聞之，又看見襪，信以爲真，忙進內房，開了箱子，把銀子一包，拿出，回身出來，眼望公差說：「就是我家丈夫交與我的些銀子，小婦人也不知有多少。」公差接過點了，那塊數不錯，連忙回身，邁步出門。衙公案前跪倒，打襪內取出銀子，向上一舉，口稱：「老爺，小的郭鳳奉命把銀子拿到，請問爺過目。」賢臣聞聽，心中大悅，將銀包打開，看驗塊數成色，與富義說的相對。又見下役帶富仁，富義上堂跪下。賢臣一見，帶笑說：「你二人吃飽了麼？」二人回答：「多謝老爺恩賜，小的們吃飽了。」賢臣說：「你二人各把襪子穿上。」二人跑下幾步，拿襪子穿好，復又跪下。賢臣下叫：「富仁，把你這個狗徒，手足無情，昧心盜銀，那知本府略用小計，差人到你家中，向你妻錢氏把銀子取來。我問你還有什麼折辯無有？」富仁一聽，心中不信，只說假話，用巧辯折證。賢臣大怒，便吩咐：「人來，將銀子拿去，他看。」下役答應，上前接了銀包，回身放在他兄弟面前，二人一看，分毫不差。富仁見銀只是發怔。賢臣坐下發怒，大罵：「富仁，奴才，全不思千朵桃花一樹所生，你的用心，本府如一時心粗，用嚴刑拷問你，兄，豈不冤枉了他。略施小計，獻出銀子，應出明白之心。」吩咐左右，拖下重打三十大板，皂隸答應喊堂。富仁渾身打戰，他兄弟替求，憐免了責，枷號半月，在富義錢鋪門首示衆。銀子交還富義出衙。施公方要出簽拿人，聽的家中着火，不由吃驚，不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拿火頭鬥斗之妻

因姦情究出陳蠻

話說賢臣見火心驚，衝內三班書吏，並瞧看之人，一齊害怕！賢臣不題出簽拿人，惟恐燒着堂庫。一跛一點，往後緊跑。站立滴水之下驗看。都嚷鬥斗之家失火，街房隣舍鬧鬧烘烘，地方報火，登來了救火衆軍，都是急忙將桶取水，一片哭聲振耳。時九門提督也來督令救火，頃刻房倒屋塌，壓下火頭，又用水潑，烟消火滅。即拿火頭之家，霎時並無蹤影。九門提督並四門提人賢臣坐在下首說道：「救火之人，點名註冊，都有賞賜。」只見帶着一個年少婦人，衆官見其動作，非是良女，陶提督忙問你們帶過此婦何故？大撥作庫見問，上前行個回話：「此婦正是火頭。」陶公心中不悅，說：「你們都是胡鬧，難道他家沒有男人麼？」撥作庫說：「大人，小的問過，他說他男人在順天府當門斗，並無別人。他男人已在火中燒死了，因此將他拿到。」站立一傍，賢臣說道：「本府問你，你既知火內有你男人，緣何不聽見喚着人救？」那婦見問，口尊：「大老爺，火熄之後，不見男人，小婦人思量着，必是火內燒死。」賢臣聞聽，哼哼了幾聲，扭項望陶公說話，口尊：「陶大人，此婦大人不用帶去，內有隱情，卑職帶回衙門審問，內中必有緣故。」陶公聞言回答說：「使得。」賢臣隨令人搜驗尸首，果然搜出死尸，衆大人說：「貴府將婦人帶去，我們也走。」賢臣相送各位大人去後，回身升堂坐下，把那婦人帶來跪在堂上，賢臣叫聲：「婦人，你男人叫什麼名字？從實講來！」那婦人口尊：「大老爺容稟，」不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當堂審張氏

張氏吐真情

那婦人叩頭說道：「小婦人男人，當順天府門斗，姓孟，名叫文科，好酒，今日吃醉，不幸燒死，小婦人因爲不知，失了喊叫。」賢臣聞聽大怒，說：「本府問你，與你男人還是結髮還是半路夫妻？從實說來！」那婦說：「娘家姓張，今年二十三歲，自十八歲嫁與孟姓爲妻，小婦人是填房，迄今六載，男人今年四十九歲，他並無親眷，小婦人父母俱在，父親五十九歲，母親陶氏四十歲，父名叫張義，現在換金鋪內夥計。」賢臣聞聽，提起金鋪，又問：「金鋪不知在於何處？鋪家姓什麼？那裏人？你父在鋪作何手藝？俸金多少？」張氏見問，認爲好話，口尊：「大老爺，小婦人父親在金鋪打雜，每月只掙銅錢吊半，金鋪在正陽門二條街，坐北朝南，姓陳，父親住在琉璃廠東門，財東與父交好，他認我親乾姐，小婦人出嫁，花了他幾多銀子，今日到此，與小婦人男人吃酒，男人吃醉，不幸被火燒死。」賢臣聞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叫聲：「張氏，不用刁頑，本府有心，把你嚴刑重處，尤恐於心含怨，管

叫你片刻甘心認罪。賢臣吩咐：「帶過張氏。」賢臣坐上閃目，往堂下一瞧，立刻得了主意，叫聲：「人來，就帶至堂後，如此只般。」人役答應，賢臣又叫：「人來，你即出衙公幹。」不多時，領命差人都辦齊來，先領命的領了多人，立刻把倒牆整磚搬了許多，堆在堂口前面寬闊之處。又見後領命的差人進衙，手牽兩隻羊，後跟兩人，挑了兩担木柴，同至月台以下，放在一傍。差人上堂，跪倒回話：「小的稟太爺，將應用東西辦到。」賢臣又叫人立刻把瓦匠叫來，磚砌起四堵圍牆，諸事完畢，發了工價，匠役散去。賢臣吩咐：「把羊殺死一隻，連那一隻活羊，一併放在牆裏，令人把木柴引火，引着燒羊，登時火着燒的那隻活羊，怪叫。堂上書役，並瞧看之人，都不解其意，紛紛議論。且說賢臣看見活羊燒死，吩咐：「衙役，帶領人去，如此這般。」公差答應，翻身下堂，依然把牆拆了，將瓦搬去，打掃乾淨，把兩隻羊挪到孟文科死尸一傍。上堂回話，又吩咐：「人來，傳件作驗尸。」青衣答應，高叫：「件作。」下面答應，走至賢臣身邊，跪下。賢臣吩咐：「你去把死者孟文科的尸，兩隻羊的尸，都用木棍撐開，仔細看嘴內，或是乾淨，或是泥土，不可粗心。」件作答應，邁步至死尸死羊跟前，仔細驗看明白，回說：「小的將死尸死羊都驗明白，燒死孟文科口內，干干淨淨，死羊口內，也是干干淨淨，惟有活羊燒死，口內多是灰土。」賢臣聞聽，帶笑望月台兩邊瞧看之人，說：「本府審案，不過推情評理，今日燒羊，有個緣故。常言良馬比君子，畜類也是胎產，比如無論誰人身遭回祿，四面全是烈焰圍燒，豈有束手等死之理。必然四處奔逃，口內喊叫，無處逃奔，才得燒死。你們想燒的房，倒塌，灰煙飛起，人要開口喊叫，至於死後，焉能口內無灰之理。方才本府叫件作驗看孟文科口內干淨，火之燒於死後，閉口瞑目，是以口內無灰。殺死的羊，也是如此。惟有活羊，衆目同看，燒死火內，亂逃亂叫，不知無處可走，燒死，因此滿口都有灰土。」言罷，賢臣站起升堂，叫人把張氏帶過，跪在下面。賢臣叫聲：「張氏，你男人死的不明，從實講來，免得受刑。」張氏口尊：「大老爺，丈夫醉後燒死的。」賢臣聞聽冷笑，又將燒羊之證，從頭至尾，分解一遍，燒羊與你夫同樣，快快實說。張氏跪求鬆刑。賢臣吩咐：「鬆刑。」張氏尊聲：「大老爺，容稟，此時只求恩典，叫人把婦人父母金鋪陳魁一併傳來，當面一對就明。」賢臣聞言，說：「人來，你們領他到死尸死羊跟前，叫他瞧瞧，口中有無灰土，好叫他甘心認罪。」衙役答應上前，帶下張氏去看，賢臣又往下叫：「桂玉，劉國柱，你二人立刻到那正陽門外，二條街，衙路北換金鋪，把陳魁領來，再到琉璃廠東門，將張氏父母鎖拿對詞，本府立等。」三人答應，領票下堂。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瞎子生心訛詐

清官審斷銅錢

且說三名公差，領票出衙而去。賢臣坐在堂上，查着招詞，聽的打角門走進幾人，賢臣細看，都是年老的一齊上堂，嚷道：「我們是朝中內監，奉梁衛二位首領之命來見，共十二名。」首領們說：「來此看情也在你，不看情也在你！」賢臣聞聽，就知道是前天緣故，帶笑說：「衆位不用動氣，我有道理，此乃奉旨之事，少不得驗看。」言罷，站起帶笑說：「老爺們跟我來！」吩咐人在外面伺候，不必跟隨。伺候答應，內監同賢臣邁步來至二堂，讓坐，賢臣帶笑說話：「梁衛錯瞧不起施某，拿話堵我，我才啓奏，皇爺准抄查驗，不全有心不驗，又恐背旨，是驗看了衆位體面，駕到府衙，少不的施某通私看情，老爺們出衙，只說都已驗過淨身，老爺們好好回朝，多拜上二位首領，萬望担代，明早朝主，必然啓奏，包管大家無事。」內監聞言，心中歡悅，帶笑齊說：「府尹從今以後，才知太爺是正人君子，都是我們首領之錯，容日答報太府。」上馬回朝。且說賢臣正坐，從外跑進兩人，一個年老，一個像似瞎子，賢臣用手一指，罵聲：「刁奴才，有什麼冤枉，快快說來！本府好與你們公斷，何用吵嚷？」二人見問，有年紀的先說，口尊：「大老爺容稟，小的是教門中回子，這瞎子也是回子，小的們乃表兄弟，小的是媽媽跟前的，他是姑媽生的，小的姑夫死了，他在齊花門外禮拜寺住，算命爲生，小的現在順天府西邊鼓樓彎裏，開一座湯羊鋪生理，昨晚這瞎表弟進城到鋪，小的問他來意，說他買賣不齊，短少日用，姑媽叫他來找小的，要點費用。大老爺上裁，一個姑表至親，小的留他住在家內，想着今早給他幾百錢拿去使用。那知睡了一夜，變了心腸，把小的血本銅錢兩吊拿着便走。因此告到仁明大老爺台下，可恨他瞎眼迷了心，欺負年尊，與小的相打。」賢臣聞聽說：「何用爭嚷？」叫聲：「瞎子，我問你二目雙瞎，還行壞事，人家錢你拿着便走，也使得嗎？」瞎子見問，口尊：「大老爺，他說完了，小的細稟，小的名叫王蘭芝，大老爺看小的眼瞎，心却公道，雖說姑舅親，各衣另飯，上回大老爺說：人生天地間，不過憑的良心二字。」賢臣說：「王蘭芝依你說來，兩吊錢真是你的了。」瞎子回答：「不是小的錢，小的就敢拿着走嗎？內有緣故，這兩吊錢，小的也不是容易積的，終日游街，算命打卦，揮不得多少錢文，少吃儉用，攢勾兩吊，小的心裏想着要買兩件衣服遮體，有心煩別人買，又恐賺小的錢文，是以思到表兄身上，聞他在鼓樓彎裏開鋪，典衣鋪，他狠是熟識，煩替小的去買，因此把兩串錢拿進城來，找我。適遇天晚，未買，因此留小的住在鋪內，說今早去買，小的夜間思量氣候和暖，一時還用不着棉衣，何不把錢拿回家去，放給與他，加幾文利息，養膳小的寡母，到冬再買衣服未遲。所以才不買了一早起來拿錢要走，不料表兄爲財昧了血心，只用他說一句良心話，仰求大老爺公斷。」施公聞聽，心中爲難，無據無證，沉吟多會，又問：「那個回子，你什麼名字？」回子見問，叩頭口尊：「大老爺，小的名叫洪德。」施公說：「你鋪中還有夥計？」洪德回答：「鋪中一個夥計，他白日挑出淨肉擔子去賣，到晚回鋪歸錢。」施公說：「既是你的錢，可有記號無有？」回子尊聲：「大老爺，小的串

錢不過是見數串起，那裏來說記號呢？賢臣又問王蘭芝說：「你的錢可有記號對證沒有？」瞎子見問，說：「大老爺，各人的錢，豈無記號，小的穿的錢，是滿底子。」賢臣數過，施安回稟：「小的數過，分文不錯。」施公吩咐：「公差，快取新沙鍋一口，堂內架起乾柴沙鍋，內放入水，把錢放在鍋內。」公差遵照辦理完畢，回稟。施公吩咐：「將二人帶上。」公差隨即將二人帶上堂來聽審。公差答應，將回子瞎子帶到一齊跪下。施公說道：「二人爭吵，告進衙門，本府非刑拷責銅錢，他又不曾說話。本府有妙處，叫你二人心服。」施公道：「你們去到鍋邊細看，鍋內水面上飄的是什麼東西，用鼻子聞聞，是什麼氣味，明白報本府知道。」差人答應，走至沙鍋跟前細看，水底是錢，浮面飄着一層的油，端起一聞，羶氣之味，收下回身上堂，跪倒回明。賢臣又叫：「王蘭芝，你可聽見了麼？」快些與我動刑。」蘭芝隨說：「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淫婦忘八進衙

母女當堂對詞

賢臣說：「王蘭芝快些招來！」瞎子道：「爺爺容稟，就將見錢起意，時晚酒後，打發表兄睡熟，把錢摸得，話也是真！」從頭訴完，賢臣閉聽，罵聲：「刁奴才，本府分解你聽，若是你的錢無別味，要是回子的錢，他不住的賣羊肉，接錢手上有油，錢上必有油氣，不然皂白難明，那知本府專判奇怪之事，本府看你訛錢之過，理應重處，另枷在於羊肉舖門首示衆，姑念你母孤寡無靠，拉下重打二十大板，免枷。」青衣答應，用頭號板打的兩腿崩裂，打完跪在一傍。賢臣叫：「洪德，本府恕你蒼老，免打回去。」叩頭謝恩。回子見他表弟挨打，心內不忍，將兩串錢領出，與瞎子一串。王蘭芝摸著，不顧疼痛，一齊叩頭欣然而去。又見從角門進來男女幾人，上堂跪下，下面差人上前回稟：「小的等將陳魁、張義、陶氏帶到。」賢臣擺手，公差退下。賢臣說：「報名上來。」小的金鋪陳魁：「小的張義：」「小婦人陶氏。」賢臣聽畢，叫聲：「人來，把陳張二人帶下去，命陶氏快快實說。」陶氏口尊：「老爺請聽，小婦人夫主貿易爲生，金鋪打雜，小婦人終日閉戶家坐，單夫獨妻，度過光陰，無故招災，拿進衙門，莫把旁言，信以爲真。」賢臣閉聽動怒，說：「刁婦住口，少得胡言，吩咐與我撈起來。」青衣答應，上前撈起來，惡婦人實難忍，滿口說：「招。」賢臣聞聽冷笑，罵：「狗婦不性，你不招。」吩咐：「鬆刑，快些實說。」陶氏口尊：「大老爺，是小婦人害了女婿，禍起陳魁，都是張義之錯。夫主無能，家道貧寒，金鋪手藝，引誘東家，入他之門。張義飲酒吃醉，又將女兒灌醉硬姦，陳魁又定計鬥孟文科，缺少三親六眷，生心謀死，好拐女兒同走，安心把張義捺在京城，所以又教女兒叫他應允小婦人，母女同着他去，陳魁惟恐小婦人女兒不去，取出攢龍金子穩他。」施公聞聽，叫聲：「陶氏，金子不知有多重，快快說來。」陶氏說：「陳魁言及，一足足十兩八錢，正面

雕的是團龍。」又說：「金子爲定，絕無更改，你母女跟我回南，快活無窮，你們母女害死孟文科之後，金子爲聘，不必煩媒，若不允從此事，金子退還。」是以母女當時滿口應允。小婦人三人定計，將文科灌醉，命根上用一搯，孟文科立時喪命，放火把他燒的團圓，料的真假無處去辯，掩埋神不知鬼也不覺。那知大老爺神目如電，看透其中情形，所招俱實。」施公詳理不假，內中又供出董成之金，施公想畢，又罵：「陶氏狗娘，叫你謀塔放火，帶累鄰右，又遭回祿，居心何忍！」吩咐：「人來，先把他母女帶下看守，不許交言申話。」公差答應退下，施公復又想起一事，再叫把張氏帶回問話。下役答應，帶上跪下，說：「本府問你放火之先，怎麼謀害你夫？」張氏見問，回答：「小婦人回過陳魁，早把夫主灌醉，同小婦人抬到房內，他掐着頸子，抱緊，小婦人伸手揪他的命根，用力連揪帶摸，只聽哼的一聲氣絕。陳魁才去，留話再聽消息，小婦人害怕，無奈放火燒房。」施公問聽，罵聲：「狗娘下去，不許與陳魁答話。」公差退下，施公又叫人來，爾等去把孟文科鄰右傳來，下役答應而去。立刻叫到堂上，跪下報名：「小的是門斗左鄰張志忠。」「小的是孟文科右舍李有成，見大老爺叩頭。」施公說：「本府傳你二人，並無別故，既是孟文科緊鄰，張氏謀夫，難道不聽見響動？」二人見問，一口同音，說並無動靜，忽然今日起火，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貪色借年貌

替娶親得妻

張志忠李有成說：「孟文科之死，實不知其故，今日忽然起火燒房，實不知別情是實。」言罷，叩頭在地。施公聽罷，說：「此事與你們無干，不許遠離，少時定案，解部對話。」二人答應，叩頭退下。施公吩咐：「把陳魁張義帶上。」青衣答應，登時帶到跪下。施公叫聲：「張義陳魁，你們的事敗露，從實招來，免得受刑。」張陳二人見問，不肯實招，吩咐：「夾起。」登時上刑昏迷，用水噴醒，仍然不肯招。施公又說：「把張氏陶氏帶上，跪在一傍。」施公說：「你母女把孟文科之故，當他二人說來，如若不講，即刻上拶。」張氏復又說了一遍，張義聞聽，女兒一派實言，心中後悔，陳魁聽張氏供招，無奈何說：「小的情甘領罪。」施公吩咐：「書吏把口供記了。且先與他卸去刑具。」施公又叫：「人去到直東門北小街口，把董成傳來圓案。」下役即領命而去。施公又叫張義上來說：「他母女與陳魁實招，本府問你，他母女與陳魁姦情，你那有不知？」張義見問，還要嘴硬巧辯。施公又問：「陶氏張氏，你們與陳姓姦情，他說不知，須得你兩次問他，不然又要動刑。」只婦人已經害怕，聽見動刑，心中害怕，陶氏就望男人說話，罵聲：「滲辣貨，我問你，你說不知，那日你回家撞見我，二人做那事兒，你爲什麼抽身回去？」張氏一傍接言，叫聲：「父親，我們已經三曹對案，全都招認。」張義聽見他母女之言，無奈叫：「太爺，就算小的知道罷。」施公問聽，忍不住哈哈大笑。忙吩咐

書吏作稿，拿下去，令四人畫了手字，呈上。施公過目，一邊吩咐：「陳魁，你定計留金，交與何人？」回道：「交與陶氏。」施公叫聲：「陶氏，那錠金子，現在何處快快實說。」陶氏回答：「現在身旁。」言罷，忍疼回首取出上遞。青衣接過呈上。賢臣叫施安也取出那錠金子看，一樣分毫不錯。吩咐：「即把陶氏、張氏、張義帶下。只見公差把董成主僕傳到跪下。賢臣說：『董成，你看只下面受刑人是開金鋪的不是？』董成聞聽，到那邊看回道：『就是他。』賢臣又道：『陳魁，你把昧金之故講來。』陳魁怕刑，不敢強辨，口尊：『大老爺聽稟，小的見他貧寒，金子未知是他的，因此欺他年老，生下歹心，只知肥己，無人曉得，那知上天鑒察，小的貪色，給與陶氏，今朝事情敗露，獻出金子，原是董成之物，小的情甘領罪，叩求老爺免罪。』叩頭流淚。施公又叫：『鳳鳴，董成換金，若有歹意，焉敢告進衙門，若非審陶氏女姦情，只怕屈死了董成，永為怨魂，果要昧金，勢必逃走，豈有送信，又轉家門，今日斷令原金復歸本主，到要你另外加恩於他。』鳳鳴答應說：『是。』施公帶笑說：『董成此事，皆因粗心招禍，莫怨別人，回家千萬莫改忠心，上天不負好人。』老奴叩首流淚說：『大老爺尊諭，自當遵行。』施公大悅，伸手把兩錠金子拿起，叫聲：『董成，把金拿回家去，見了你的主母，加意勤慎，商議度日去罷。』董成謝恩，答應扒起，上前接金。主僕下堂，歡天喜地，出衙而去。施公吩咐：『書吏，立刻辦文，內有人命重情，送部定罪。』施公令該班人役，將陳魁、張義、張氏、陶氏帶出衙去，才要退堂，又見走進一人跪倒，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小西來報機密

男女進衙告狀

話說：那人跪在公案一傍，說：『小的來報機密。』施公細看來人，容貌年紀，約三十以外。施公看罷，開言說：『有何機密？快講！』那人見問，口尊：『大老爺，小的在京都居住，原籍山西太原縣人，父母雙全，兄弟三人，小的姓關，名叫關太，懶在家中，有心在京，父母給小的銀子，千兩來京，託夥計經營，不幸本錢虧盡，無奈學走黑道，全憑折鐵單刀護身。那晚剛進高山寺，誰曉踏進空房，撞見遭難一人，太爺其中詳細，小的有訴呈，一見便明。』隨即呈上。賢臣接過一看，大驚道：『關太，本府問你，此事都是眼見嗎？你且起來，下堂等候，少時到我私宅內，有話問你。』關太答應退下。賢臣回手，將呈話放在靴筒。又見打外面進來幾個男人，嚷上公堂，紛紛跪下。賢臣看畢，道：『你們男女，既到本府衙門，不許亂說，叫一人來說。』賢臣說：『那年老的婦人先講。』老婦聞聽，口尊：『大老爺容稟，小婦人家往後門火神廟邊，後河沿臨街大門，夫主姓張，名叫張大，終日挑水，五十八歲，並無兒女，小婦人今年六旬，常與人家說媒，又會接喜，在渣子行程住。這位奶奶，與小婦相好，當日作過鄰舍，去歲叫提親事的，說的朱家闖

女，今年二月過禮，三月間娶親。是晚半夜，出了怪事，今日告狀，內有隱情，此是已往之故。要問別事，只問他便知。賢臣問第二，名說：「那婦人把你的情由講來。」那婦答應說道：「小婦人家住火神廟對過門內，天帥府斜對過，亡夫姓馮，名叫馮義，在日叫學爲生，不幸病過三載，留下兒女，女兒今年十八，兒子十二，名叫馮昆玉，現今母子耐守清貧，小婦人五十三歲，亡夫五十歲，去世無靠孤苦，作些針線度日，兒子作小本買賣，張媒與女兒提親，王家之子，今年二十，寡母性善，並無生理，父已去世，也無親戚，在白布店經營，此子品貌端正，家道貧乏，母子稱美，其人端正，小婦人想家貧寒，女兒長成，無奈應允，行聘過禮，擇期就娶，郎才女貌，也只罷了。不料昨日過門，今且偶出怪事，女兒發人來叫，提起情由，真真羞煞下情，只問親家母罷。」賢臣聞聽，話內必有大變，又問他便知。叫那婦人，把你的實情由稟上來。郝氏答說：「大老爺，小婦人郝氏，今年四十四歲，亡夫四十八歲，姓王，名玉麟，他在日布店交易，子名王振，年二十歲，他父死後，也在布店多蒙財東看其父，周濟我子娶親，算一番好意。那知其中有變，小婦人家住後門方碎口內，夫主去世四載，兒子出店，每月工銀一兩，昨日娶媳進門，晚上親明散後，他兩小夫妻入洞房，小婦人睡覺，將近半夜光景，忽聽媳婦喊叫，當道他夫妻不和小婦人連忙穿衣跑出房門，見一人往外飛跑，天黑看不真，却又見兒子從門外而進，勸他媳婦莫要做聲，新人痛哭，拉住小婦人叫娘，只說「坑殺人了！」小婦人追問其故，說道：「你兒出去後，又進房，摸着，滿嘴鬍鬚，欲與我成親，被我抓臉，他就跑，面目無從看真。」媳婦就要尋死，小婦人害怕，看守天明，請他母到家，公同伸冤，叫大老爺明鏡高懸，判斷仔細。」賢臣又問：「你家除汝母子，還有何人？」郝氏回答：「並無別人。」王振禍都由郭東家所起，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實話

玉山道真情

王振說：「郭東家原籍太原府，名叫玉山，開布鋪，小的父親在日，每月身價三兩，父親去世，小的將鋪接續，去歲小的商議親事，一應費用，許以相助，小的回家，告訴母親，是以央媒提親，他說：「我是與你看中一女，住天帥府對過，可着媒去說。」小的應承，挽張媒一說，即妥，擇吉三月娶親。財東他反說：「離家日久，欲要娶親，奈本處不許外鄉之人，自從看見馮家之女，想成疾病，此親算我所娶，給我紋銀五十兩，另續新婿，再加工銀三兩，管你一世不受貧寒。若要允，還我財禮，遂出鋪外。」小的無奈，應承，囑哄母親。昨晚小的成親之後，故妝出外，在門首溜進房中，新人哭喊，手抓口噴，搶天呼地，以是今日告狀，全是他的之錯，今情願領罪。」賢臣聽罷，大怒罵：「王振，你只個畜生，該死，世上此事豈可允得的麼？」往下又叫郭玉山，好大年紀，行此傷天害

理之事。郭玉山回說：「大老爺在上，容小的細稟，那日討帳路過此處，瞧見此女端莊，嗣後得病待死，因是定計，都是實真情。叩懇大老爺恩典寬免，以後痛改前非。」說罷叩首。賢臣大聲罵道：「好姦徒，倚勢圖姦，該當何罪！快拿大刑伺候，爾等男女六人聽真，國法無私，本府按律治罪。禍因郭玉山而起，將才本府聽罷六人之言，前後到也相對的，就只那郭玉山其情可惡！你替王振娶親之事，實是願意助他銀兩，又外給銀五十兩安家，每月加工銀三兩，再無更改。」郭玉山答應：「不錯。」賢臣問聽道：「馮朱氏，你女兒給王振爲妻，乃係明媒正娶。內中生事，是郭玉山之過。可喜你女兒辨出魚龍，保住節操。本府隱惡揚善，你女兒既爲王振之妻，還有變動無有？」馮朱氏叩頭說：「大老爺聽稟，先嫁由父母，後嫁出自己，小婦人不敢作主。」賢臣又問馮氏：「馮氏含淚說道：『可嘆奴運不好，遇此歹人，母親恩養十八歲，許配婚姻，嫁雞隨雞，終無更改，好馬不備雙鞍，要是重婚，怎麼見人皆因婆母不知，變生禍端。小婦人夫主縱虎入門，小婦人不恨別人，可惱賊徒。』」賢臣話：「好個將錯就錯，貞節有操，惟天可表！本府無不容含，包你意足無怨。」賢臣下叫：「張媒，你是願打願罰，打五十大板，願罰銀退回。」張媒回答：「小婦人願罰，算是運氣不濟，銀子無動，還在腰裏帶着。」回手把二兩銀子取出，遞與公差接過，送上公案，退下。賢臣叫聲人來，快到玉山鋪立，刻取銀五十兩來。玉山跪倒，賢臣道：「郭玉山，且聽本府定你的罪過，願替王振娶親，並無反悔，餘外幫銀五十兩，每月長工銀三兩，今日就算是你贖罪之項。本府今日寬恕，快寫無更改執照一張爲憑，自今以後，不許你與王振穿房入戶來往，倘自不遵，加倍罰銀重處。」玉山聞聽，只當領罪免刑，連忙討取筆墨，硯鋪在地上，扒伏立刻寫完，雙手上遞。青衣接過，呈上。賢臣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寫的到也通順看罷，又叫：「郝氏，你領銀三十兩，朱氏領銀二十兩，聽本府的吩咐，你二人領銀子以爲安家之費，自今安分度日，婦道不可門前站立。」又道：「郭玉山，本府今日恕你解部重處之罪，輕罪難饒。人來將他拉下，重打三十大板。」皂隸不答，應容分說登時，拉下打畢。又叫王振把執照賞你收去，自今以後，小心留意，不可生事弄非。王振答應，接下執照，回手揣在懷中，又復跪下。賢臣說：「王振，本府瞧你妻母面，恕你重罪，年輕不思前後，敗壞人倫，輕罪難饒。」人來：「把他拉下，重打二十大板。」賢臣又叫將郝氏、朱氏、馮氏、張媒四個婦人釋放回去。諸事畢，賢臣又吩咐書吏作文一道，立刻行到宛平縣，把郝妻不見一案，用文關來，帶到私宅中，問明他故，請旨定奪。即將文書作成，命伺候人役，持文到縣提人。再說賢臣離坐下堂，乘轎出衙，關太跟隨至府，賢臣入內，取出關太訴狀，重新又看，上寫：

具稟小的關太，因無生計，半夜至一山名曰「桃花嶺」，上有唐建桃花古寺一座，甚爲寬大。小的作賊，挖洞進內，但見屋內空虛，並無銀錢，正在自怨時，哀忽然逢着怪事，撞見一位公子，在祕室遭難。見着小的，誤作殺他之人，驚跪在地，哀告

求生。說：「是旗軍，係官宦子弟，父爲梅林章京，膝下只他一人，名叫巴州布。此寺是乃父轄下，該住持僧慧海，春秋二季上京，與伊父相往來，賓客相待，伊父供其銀，作夏天避暑之所。伊今歲來寺攻書，住在山上。適惡僧上京，發售該山樹菓。寺中之件，偶然散步閑游行，經廟後，遇着青春婦女，欲即走避，奈不識路，以致互相逢見。不料惡僧回寺之後，初尙全用茶飯，既而往內復出，把伊拉到空房，舉刀要命。跪求看其父情，留下毒藥等物，令其自死，免漏風聲。將門鎖上，如天明不死，仍是刀下傾生。」小的聞言，氣忿在心，隨將來意述明，公子叫：「小的救命。」又說：「惡僧萬惡，還有衆僧，武藝精通，半夜搭救，逃走到京，好告訴他父，啓奏調兵，擒拿惡僧。」小的聽言有理，當即救公子出寺，送至京城，到家幾日，並無音信，小的不平，是以來此投書上稟。

賢臣看畢，訴呈，收起，又叫關太進書房，復又追問一遍，說：「你有傳家寶刀一口，現在那裏來拿我看？」關太答應，從腰間取出，只聽叮噹，關太雙手將刀奉上，說：「請大老爺過目，小的此刀，傳家七代，名曰折鐵倭刀，祖傳二十六宗，變化多端。」賢臣閃目細看，有詩爲證：

刀柄可把利刃吹毛，倭鋼鍊就，上將魂銷。傳家至寶，避邪降妖。

施公看罷交還，關太從新將刀收好，一傍站立。忽見守門人進書房回話：「外有順天府衙役求見。」賢臣吩咐，令他進來。不多時帶進，跪下報名：「小的郭起鳳，給大老爺叩頭。」小的王殿臣叩頭。小的二人奉命到宛平縣，把郝妻一案提來。」老少二人跪在左右。公差退下，賢臣觀看已畢，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翁婿當堂實訴

賢臣問得隱情

再言：那人見問，口尊：「大老爺，小的住在護國寺東廊以內，小的房主，官名都稱按大爺，現爲梅林章京，作工人，作房一間，大錢五百，夫妻兩口度日。老妻與房主覓飯，暫作月工，所生一女，名叫關姐，今年二十過門，我就是女婿，偶出怪事，小的女兒過門，未滿一月，忽然那日到小的家，要女兒，回說：「未回家。」他竟不依，反賴小的，將女藏了，翁婿之冤，因此斷不明白。告進宛平縣，二月有餘，幸喜青天提問，好似撥雲見日，小的名叫馬富，妻子秦氏五句，這是小的真情，望大老爺明鏡高懸，判斷。」言罷，叩頭，賢臣說：「少年之人說來，不許隱藏。」那人見問，尊聲：「大老爺，小的名叫胡六，白塔寺後住。寡母今年五十一歲，小的二十四歲，父在日定下親事，困窮耽緩，今歲方娶過門，尙未一月，那晚忽然不見，小的次早去岳家吵鬧，竟賴未歸，告進二月有餘，小

的手藝就誤時日，叩求爺爺速判冤枉。可憐寡母無靠。一言罷，叩頭哭的可傷。賢臣聽聞，忽然想起一事，叫聲：馬富，有一個桃花寺的慧海和尚，與按大爺家往來，不知你見過沒有？馬富說道：「如若老爺提起慧海和尚，小的怎麼不認得的呢？是女兒乾伯伯認妻爲乾兒，女兒出嫁，曾來幫了好些東西，自以此後不來。」賢臣聽聞，言對景，心下明白，吩咐胡六馬富：你二人不用胡賴，本府另有裁處，放你二人討保回去，營生度日。汝女日後自有下落。暫且回去。又叫郭起鳳王殿臣：你們快將他帶到衙門，告訴書吏，如此只般事，畢回話。公差答應，帶下去了。且說：次早賢臣吩咐備馬上朝，來至禁門，隨衆出班，緊走幾步，趕至梁九公跟前，帶笑說道：「梁老爺，少停貴步，卑職有機密事，轉奏聖上。」把本匣付與梁九公。太府打過匣，轉身進太和殿，不一時，膳盒下來，九公一見，忙把本章呈上。皇爺接過，閃龍目細看，原來桃花寺凶僧慧海和尚，作怪隱藏婦女看罷，龍心大怒，命內侍拿過文房，皇爺在本後批寫了幾句。九公接過御批，裝入木匣，掩定，轉身至金塔，高聲說：「旨下，施府君接旨。」賢臣答應，出班跪聽宣讀。梁九公帶笑說：「皇爺准奏，照批行事。」賢臣謝恩，站起，接過木匣。又說：「梁老爺，你把那數名老伴，多拿盤川，打發到順天府起路引，叫其回家，不過壓壓耳目，再上京來，他算遵旨辦事。」梁九公說：「承情知道了。」言罷，進內繳旨。賢臣見衆公俱散，也就乘馬回府下馬，至書房，展開本章，批寫着，依卿行事，私下便調將提兵，若有不遵旨者，立即拿問，帶同赴京。賢臣看完批語，甚喜。只見施安帶進關太，郭起鳳王殿臣隨後而入。三人上前，叩見。賢臣說：「你三人來的正好，聽我吩咐。今自本府起身，趕到桃花寺。明早你三人到寺，可要如此只般，千萬莫誤。」三人說知道。賢臣回手提筆，寫了一張批文，用印封好，叫聲：「郭起鳳王殿臣，你二人奉批，乃奉旨之事，趕至蘆溝橋，飛虎廳，武職衙門投批，不可錯誤。投批之後，與關太會齊，即於次日趕進桃花寺，只樣如此打扮，見我報信，不可說明大事定矣，自有重賞你們。」施公催馬，施安施孝跟隨，竟奔桃花寺州口而行。頃刻到山下，忽見茶棚裏面，走出一個僧人，施公下馬，相見已畢。僧人引出香棚，坐定吃茶歇息。那僧人口尊：「施主，來至荒山，莫非還願燒香，請問貴府何處貴姓大名？好易知照。」因桃花寺近來官府，查得甚緊，爲此叩問。」施公見問，思想了一回，說：「在下姓方名，叫孝義，在南城琉璃廠路南居住，作買賣生理。」正話間，大頭和尚進房，高叫：「今有倉平州與房山縣老爺告條，貼在寺前，明晨初一開山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批

開中門迎接

話說打發送告示差役去了後，又有飛虎廳差人到來，照應凶僧。又與施公講話。施公假言到廟參拜，明早還願。慧海聞言，點

頭，又叫僧人把施孝喚進，立刻備齋款待主僕。且說郭王二人，至飛虎廳門首，說：「借問，這就是飛虎廳麼？」門上答說：「這就是衙門。」王殿臣接說：「京都順天府，施大老爺，奉旨遣役投批文，郭起鳳王殿臣求見。」門上人不取怠慢，進內回稟，林公聞聽，心中納悶，接出了儀門。王殿臣懷中取出御批，雙手舉起，站立居中。林公一見，上前跪倒接批。林公展開批文，爲皇上御批，府尹示，此乃奉旨批文。蘆溝橋西北有座桃花寺院，即在桃花嶺內，廟大寺廣，隱一羣惡僧爲首，和尚法名慧海，端的無賴，任意胡行。寺內窩藏婦女，吃酒荒淫，苦害良民。總因下員失誤，覺察之故，擾亂地方。今早有人告到本府衙門，施仕倫奏本皇上，當今准奏。批私行進廟，探訪凶僧。專等四月初一日，速發人馬，我與你力擒拿凶僧慧海，解進京都嚴問。倘有風吹草動，以及過午不到，衆官一體聽參。林公照批文，叫聲：「上差，見施大人，就說我即率兵前去。」二人接批，退出不提。且說林公打發二役去後，即挑馬上弓箭手一百名，籐牌手五十名，梢棍手五十名，都是年力精壯，機械鮮明，那個敢違按軍法重處。該值將校答應回身，出衙辦事。林公回後，即命內丁備用，那些將佐千把等官軍器，半夜須要齊備。林公又把將佐叫進書房，附耳說：「你等如此只般，不可洩露機關。」且說施公在廟，凶僧持齋已畢，吩咐小僧秉燭備茶。慧海說：「小僧失陪。」施公回說：「請便。」凶僧起身，回至後房，與衆婦人取樂。施公心下已參透八九，又暗察裏面，有男女喧嘩之聲。賢臣同施安望諠譁處，只聽淫媾歡笑謳歌。施安挽扶賢臣上牆看看，忽然一僧，提順天府之故，心下着忙。又聽凶僧接言要害性命，又聞慧海僧要盤問，嚇的驚疑不止，復又細聽賢臣不料失脚墜地，被衆僧聽見，一齊站起，皆往外走。賢臣聽得明白，叫聲：「施安，同跑在菜地藏躲。」聽着和尚開門出院，四下看看，並無人影，只有兩隻山羊。衆僧不會細照，回身關門安寢，喧淫不表。且說賢臣同施安躲菜地裏，聽得和尚進去，關門說：「勾了勾了！」主僕回到房中安歇。次早賢臣淨面，正衣吃茶，預備拜佛，留施安看守行李，更衣出房。手擎香火，各處上香。那時賢臣雙膝跪地，暗暗祝告聖母娘娘，保佑弟子今日拿住凶僧，方顯正真無私，祝告已畢。上香叩頭站起，叫施安將疏文送在火池焚化，送香資銀五兩。賢臣回身，忽見關太郭起鳳王殿臣三人進廟，悄語低言，將調兵之故，細說一遍。賢臣附耳低言，吩咐王殿臣你去喚一老者，喚一小婦，帶一小童，緊跟在後，倘有人囉唆，命飛虎廳官兵鎖拿了。二人答應剛去，只聽廟外山下兵器响，暗報人馬到了。忽有一僧聽施公道：「郭起鳳你看，有個游廟凶徒，名叫李太歲，叫他出廟，令飛虎廳兵丁鎖拿。」那僧見了，叫聲性本說：「了不得了，我看那香客，果是施不全，爲什麼要天明過後害他？恐後兵到。」性本聞聽，嚇的抽身便要逃走，又捨不得那些美娘，連忙告訴慧海。慧海說：「只有何難，不用胆怯，叫他看我的流星，又拐有何懼怕。」忽見大頭僧，慌慌張張，跑進道：「常家的將爺前隊到山門，快去寺前迎接。」慧海和尚不敢怠慢，連忙站起，走至山門，忽見鬧烘烘人馬到了，迎面威風

凜凜，二僧走上幾步，雙膝跪下。老爺在上，小僧叩頭。林公馬上含笑說：「請起。」林公來至山門，棄鞍下馬，二僧引路，進寺參禪，稍坐吃茶。林公道：「此來我奉旨搜山，焉敢久騷，兼之領兵還要找尋野獸，是以散步來此。」又到裏堂，林公見賢臣認得，上次賢臣進京時，會過，要搶上去拉手。見賢臣着忙說：「我乃香客，失迎老爺求恕。」林公聞聽，深知其意，將計就計說：「香客請坐，此處乃佛門善地，何論官民，都是一體。」賢臣聞聽說：「老爺此言，折死小的了。」兩個凶僧見他信以為實，心中暗喜。林公帶笑望二僧，又說些閑話，用計穩住二僧，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凶僧搶少婦

鎖拿李太歲

話說衆兵丁把座桃花寺圍住，只見那些進香的男女，作買賣的人等，驚慌！且言林公坐談，豈候機會拿僧。忽見兵丁進了山，至林公身傍跪倒說：「小的回老爺，小的兵頭見有四僧強搶良婦，小的俱拿到，現在寺外，請爺定奪。」林公聞聽，故意變臉，喝道：「你等大胆，出來多事，無令擅自拿人，本欲捆打，又恐佛地不恭，暫恕你等，帶進寺內，問明治罪。」小校答應站起，假裝驚慌，往外行走。慧海和尚一傍恐懼，且說兵丁登時帶進老者，少婦，僧人跪倒下面，兵丁閃在一傍。林公座上打量已畢，向僧人大喝道：「爾等身在佛門，不守清規，胡行，何人主使，快快些說來！你若不實說，解進官衙，動刑拷問。」四僧見問，假捏虛詞，口尊：「爺爺聽稟，小僧等均已受戒，焉敢胡爲。今日初開廟門，人烟稠密，山路崎嶇，老者引領少婦小童與小僧上山，挨肩過來，少婦吵罵不休，被老爺的巡兵聽見，鎚拿進寺，叩求老爺，看佛憐僧，莫冤佛教弟子。」林公用計提僧，不肯深究。又問少婦：「僧人怎麼胡行，快快講來。」少婦見問，叩頭尊聲：「老爺聽小婦人細稟，小婦人不敢虛詞，老叟是小婦人的父親，母親金氏，五十三歲，小婦人十九歲，夫主就在山下居住，姓李名輝，耕種爲業，公婆去世，却有妯娌小童，即是姪兒。舊歲夫主染病，小婦人許願上山拜佛，親丁四人前來，上車之時，算是粗心，撩下丈夫，手扶小童，進門拜佛，燒香還願，不知夫主心惱，不等竟自趕車而去。父親找着一同出廟，瞧見無有車輛，心下爲難，沒法扶父步行回家。忽見四個凶僧，一齊上前，父正年衰，攔擋不住。姪兒叫喊，小婦人着急大嚷，幸喜官兵跑上，鎖拿搭救，是以同來見老爺，叩求公斷。」林公聽罷，故意含笑說：「那老者我問你，偌大年紀，難道還是不知世路麼？上廟燒香，古人所禁，你該攔阻，纔是我自有道理，人來把他父女小童，送下山去。」兵丁答應，老者少婦，一齊叩頭站起，隨兵下山。又把四個凶僧，拉倒僻處，每人重打二十棍，又將光棍李太歲帶到，跪在下面，兵頭閃過。林公觀看說：「凶徒家住何方，姓甚名誰？」那人見問，口呼：「老爺，小的住在山下李家村，父母雙全，只生小的一人，名叫李賓，奉公守法，不知犯了何罪，無

故鎖拿進寺，俗云：國家刀快，不斬無罪之人。」惡棍說話，搖頭擺腦。林公大怒，一聲斷喝，「該死的奴才，看你光景，必是光棍。」人來，掌嘴。」兩傍兵丁答應，一擁齊上，打了二十個嘴巴。又見一人跪在下面，說道：「老爺，今有部文到衙，限期緊急，不敢遲誤。」雙手奉上。林公拆開閱罷，說：「國母開恩，普濟天下，菴觀寺院，林某所轄地面，必須查明，先將桃花寺中，共有多少僧人，寫明，以便造冊領賞。」衆僧聞聽，反爲歡喜。林公同人查點，立刻寫明清單。且說賢臣吩咐施安，將行李搬出，諸事俱備。施公告辭林公，賢臣邁步外出，行出雲堂小院，在外崙等消息。且說林公見施公主僕下役出去，隨即站起，擒拿二僧，猛縱身剪步向前。兵丁一見，不敢怠慢，一擁齊上，豈容動手。不料二僧暗藏器械，七手八脚，鬧鬪多時。賢臣聞報，隨使關太王殿臣郭起鳳三人進寺，與二僧征戰。二僧使得慌忙，雙拐井井有法，關太等三人，倭刀短拐，鐵尺棍子，五人竄跳並躍，叮噹招架。看看天黑，林公吩咐兵丁，秉起燈燭，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關太施英雄

倭刀破雙拐

關太隨跟進，用力砍中慧海和尚的頭頸，咬啣一聲，栽倒在地，流星擲丟一傍。翻身還想抓起，郭起鳳迎近用力，把一鐵尺，打在凶僧拐子骨上，又連打幾尺，把個慧海打的哀聲不止。關太復用刀背在凶僧的兩傍打了幾下，慧海不能動轉，扒在地上。關太等撒下慧海。三人圍住性本，拐棍子去，鐵尺又打關太倭刀舉在空中，性本忙來招架，心中害怕，架式散亂。只聽慧海說話，大叫：「性本，休要動手，依我勸你，自受其縛。」且說三人圍住性本，王殿臣手法漏空，跟進一步，隨手棍子，扎住性本的手腕子，啣一聲，疼的拋拐在地，又被郭起鳳鐵尺打中肩頭，栽倒在地。關太趕上耳邊，踢了一脚，凶僧發昏，不能復起。外面二公一見，心中大悅，吩咐兵丁上前，立刻把二人捆綁起來，仔細看守。又令兵丁搜出婦女，並把餘火救滅。此時天方大亮，賢臣大笑，尊聲：「林老爺，施某今私訪，調動兵將，事虧賢公良謀。兵圍雲堂，將勇兵強，借仗虎威，拿住二僧，起解回京。施某轉奏聖明，加官增職，兵丁自當獎賞功勞。」那林公聞聽吃驚，愧顏通納，欠身行禮，口尊：「施大人，末將無才，全虧貴役，懇求包容。」賢臣見此光景，說我面君之際，自有道理。林公又打一躬，多謝大人寬恕之情，言罷，二公復回大殿上坐下。賢臣吩咐派十名驍卒，看守着廟宇。又命那別的寺僧人，照管經藏，令下即刻下山，撥車三輛，立刻押那僧人淫婦一齊上車，起解二公乘驕，賢臣說：「林老爺，不用送了，離京不遠，請罷。」林公聞聽，隨告辭領兵回汛。賢臣率領關太郭起鳳于殿臣押解，頃刻進了京城，竟入順天府衙門，升堂，差役站班，吩咐火速把衆僧婦女收監，派役監守。賢臣見天色將晚，退堂出衙回宅，到了門首，下馬進內，父母前請安已畢，一傍坐

下。施侯說：「我兒可喜，獲住惡僧。」賢臣隨將始末細稟一遍。施侯說：「你也歇息去罷，明日好辦事情。」賢臣退出，到自己房內安息。次早起來，淨面更衣出來，至外上馬，到了衙門升堂。吩咐人來傳那告狀的翁婿上堂對詞。又叫人立刻提慧海和尚，衆女人聽審。衆役答應，齊往下跑，從監中提出慧海衆僧、婦女，上堂跪下。賢臣叫聲：「慧海性本你二人把誑騙衆女之故，快快實說！」二僧見問，總而言之，混推詐賴，不肯實言。賢臣不由大怒，把驚堂一拍，說：「人來，把慧海夾起，且問。」衆役答應，一擁齊上，忙夾起大刑，憲海昏迷，用水噴醒，叫道：「青天老爺，僧人招了，僧人在桃花寺內作惡，師父屢次相勸，一怒之間，害却他命，埋在寺後。又與性本商議，誑買些婦女上山，惟有桂姐是僧人拐帶來的。他父母在京，有位梅林章京，名叫按大護國寺旁邊居住，小僧常往他家走動，桂姐父母就在門房裏住，與其母私通，因姦套姦，嗣後索性拐去，只知快樂，無人知聞。豈曉神佛不容，巴州布在寺攻書，閑游山景，看破機關，走漏風聲，這是實情，願一死罪。」賢臣聞言，吩咐下役，即刻卸去刑具，書吏連忙提筆寫明口供。青衣答應，卸刑。賢臣叫聲：「本招來，性本口尊。」老爺，慧海作惡是真，性本主謀不假，甘願領罪。」賢臣吩咐書吏寫招，拿下二僧，抽了手印。賢臣又叫衆僧，你們既入佛門，不守清規，從實招來。衆僧見問，口稱：「大老爺聽稟。」內中說：「游方挑水，燒火，撞鐘，撞鼓，等僧，有心修道，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聖君

順天當堂發放

賢臣說：「爾等失身之故，本府眼見，不細追問。內中除桂姐，其餘各報家鄉父母姓名上來。」衆婦見問，各把姓名報完。賢臣聞聽，叫聲：「吏快記寫。」又傳下役，把告棄妻的翁婿傳來，賢臣叫聲：「人來，爾等且把衆僧婦女帶下，留慧海、桂姐對詞。衆役答應，公差上前回話：「小的將護國寺住的馬富、白塔寺住的胡六傳到。」賢臣叫聲：「馬富、胡六，本府傳你二人來認，那邊跪的是你什麼人？」二人見問，抬頭一看，說：「是小的女兒。」胡六說：「是小的妻子。」賢臣大笑，你們認的不錯。一齊說：「不錯。」賢臣叫聲：「馬富，全是你妻之故，本府不究，你就明白了，纔引出你女兒私逃之事。」又叫胡六，你的妻被和尚拐去，本府奉旨訪真，拿來，明日早回奏請旨正法。你二人下去，二人答應叩頭，含淚而去。賢臣又叫人來，你們快把衆僧下監，衆役答應。且說：賢臣起身退堂，上馬出衙，不多時回到私宅，燈下修本二道，事畢安歇。次早黎明，賢臣上朝，奏明皇上，旨意：慧海性本、敗壞佛門，應斬。餘僧按例治罪，衆婦除桂姐外，令本家認去。桂姐與翁婿之案，任其婿自主，欽此。欽遵。再諭：仕倫爲國勤勞有功，應陞通州倉場總督。賢臣望闕謝恩，便出朝，到順天府監中，提出慧海性本，令役解送交部斬首。賢臣又提衆僧，每人重責三十六板，定年半

徒罪，期滿各州縣重起遞解，其餘還俗回家。又提衆淫婦，每人三十大板，責罷回監。賢臣行文各州縣，傳其本家來順天府領人。堂上留桂姐，以完翁婿之案，按律議定。梅林章京按大家教子不嚴，知情不舉，回奏罰俸二年。賢臣吩咐人來，傳馬富胡六對詞。青衣答應退下。不多時，翁婿上堂跪倒，賢臣叫聲：「馬富，皆因你家縱放妻子，私通和尚，因姦引出拐帶之事，你女兒同慧海上山，就有心賴你女婿，若不虧有人首告，豈不便宜了賊徒，屈了好人，本府按律公斷，先問你賴人一個重罪，妻子之醜，本難寬恕。」馬富聞聽，心內明白，自知已過，帶愧叩頭，口尊：「大老爺，小的知罪，求乞饒恕。說我女兒，任憑女婿，自今再不欺心。」言訖，痛哭流涕。賢臣憫其開恩，驛望胡六說：「本府問你，那妻要否？」那人見問，叩頭說道：「小的頗知其人，自甘一世無妻，也所深願。小的叩求大老爺判斷，只是懇求無事回家。」施公提筆定案，叫聲：「馬富，因你家教不嚴，以致醜事，圖傾良民。」吩咐：「拉下重打二十大板，胡六免究。」下役答應，拉下重打二十大板起，賢臣又問：「胡六，汝妻還要不要？」胡六說：「不要。」賢臣又問：「馬富，你女婿不要你女兒，你可領他回去。」馬富叩頭說：「小的無臉領女，求大老爺公斷。」賢臣吩咐：「傳官媒帶去桂姐，官賣價銀。」着胡六跟去領銀子不表。再說：那順天府尹新任官進衙門，把已結未結之案，交代明白。賢臣退堂，出衙上馬回宅。稟明太老爺太夫人，陞官緣由。二位老親聞得，暗想兒子爲官清正，聖天子賢明，所以聖恩隆重，才得高陞，以後再能忠心報國，聖眷還不知要憂渥，想來好不喜歡。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爲政有功陞倉廠

行路偶遇盜官糧

詩曰：

九霄謫下一星君，爲佐興朝落世塵。初任江都稱令宰，終陞漕運作良臣。

閻羅施老名何愧，宋代包公品亦真。姓字直須留畫閣，銘功應合上麒麟。

話說施公自從關小西來投稟，說這桃花寺淫僧惡跡，暗中採訪確實，奏明康熙佛爺，復派關太王殿臣郭起鳳，調動蘆溝橋飛虎廳官兵，將淫僧慧海性本俱行擒拿，鎖解進京，到順天府衙門，審明白供，畫招畢，俱各收監。施公見天色已晚，回到宅內，父母面前請安，來至書房，急忙修本，寫妥裝入本匣安歇。至次日五鼓入朝，將本章交付梁九公轉奏。皇上康熙佛爺龍目覽畢，御批：「慧海性本敗壞佛門，摧殘人命，即行處斬。其餘衆僧按律治罪。寺內所藏婦女，除馬桂姐以外，着本家親丁認明領去。桂姐完畢翁婿之案，任其婿自便，欽此欽遵。」施仕倫爲國勤勞，有功應陞通州倉廠總督，即日赴任。施公接了此旨，望闕叩頭謝恩。領旨出朝，到順天府，吩咐書吏，連夜會同刑部，遵旨將慧海性本二僧正法。其餘衆犯，亦各按律定擬，發落已畢。新府尹前來上

任，施公卽至衙門，將已結未結案卷，交代明白。諸事辦完，出衙門回府，來到門前，但見報喜之人，來往喧譁；施走公至廳堂，父母面前問安已畢，將奏事陞官緣由稟明太老爺太夫人，俱各心中大悅，吩咐管家開發喜錢，此時合宅慶樂不表。且說賢臣派人將王殿臣郭起鳳關小西尋來，不多時三人齊到，來至書房，見了施公，一仝跪倒，叩喜已畢，侍立一旁。賢臣心喜，因三人破殺案有功，俱各加厚賞。復說帶他們通州倉廠當差。三人聞聽，情愿同去，分派已定，卽到各處拜客。府內演戲三日，親朋齊來慶賀。賢臣應酬幾日，有通州倉上人役前來，接到府門，施公不帶家眷，只叫施安王殿臣郭起鳳關小西四人，收拾行李包裹，諸件齊備，叩辭了父母，告別了兄嫂，往外面就走。衆親友遂到府外，俱各哈哈腰兒，施公乘上坐騎，內司人役前呼後擁，跟隨着大人去往通州進發，要趕吉時上任。不多時到了齊化門，賢臣馬上觀看，只見車馬往來，擁擠難行，留心細瞧，大車上裝的全是糴米。正在前行觀望，聽路上車夫喧嚷，因爲爭吵相打，各道字號，不肯遜讓。這個說：「你敢來欺我，該探問探問外號兒，人稱顯道神，誰不曉得，祖宗讓過誰？」那個說：「小子你別吹牛腿，大太爺在輪字行京通灣衛，朋友甚多，提起大號黑塔賽孟嘗，那個不知？」只見彼此罵着，扭結不開，那時康熙年間，石路上未修齊，所以車輛難行，却說兩箇車夫只顧揪打，車上糴米擲在道旁，並不經管。猛見從四外跑來一羣男女，並非近前勸解，烘的一聲，竟拍了米車，一齊動手。賢臣不解其意，勒馬細察，但見這些人奔到車前，從袖內扯出明晃晃的尖刀，照着米袋口往下就剉，登時糴米順着穴，直傾莫退。那些人各從腰內解下布縫袋，撐開袋口，對準穴，匯接米，收盛滿了，抗着肩頭上飛跑而去。還有用簸箕撮的，衣裳兜的，亂紛紛如蟻盤窩，不多時車上米糧約去大半。賢臣馬上看的明白，甚爲惱恨，正要分派人役前去鎖拿，忽見有幾名官兵，手舉馬鞭，將盜米之人一頓亂打，打的四散。又將車夫喝開，二人不打鬪了，回來見車，只見糧米被人盜去許多，口袋被刀扎了稀爛，滿地撒白花花的花米。二人只忙着忙後悔，大罵幾句，只得把車上口袋一齊搬在地，連忙從近方買了些號糧，將口袋餘剩的，傾出攪合完畢，連泥帶土提在一處。比够湊足，復裝在口袋，用繩捆緊，抗在車上，搖鞭趕車，恨恨而去。施公俱看在心，暗中說道：「難怪在京八旗人等抱怨，好容易等到開倉，闕了米去不值錢，原來竟是這些奴才弄弊，如此看來，真是可恨。」施公思想往前行走，但見掃米之人，成羣搭夥，滿路穿梭。賢臣看罷，甚是帶怒，暗說：「此等人萬不可留，到任後必先除淨。」正在心中思想，不覺馬到通州西門，抬頭一看，前面執事甚是鮮明，屬下官員排在兩旁，前來迎接。吏役官員報名已畢，鑼聲振耳，青衣喝道，一直行到倉廠總督衙門。只見內外懸紅結綵，鼓樂喧天，衆人外衙門跪接。親隨人等限定賢臣，乘馬來至大堂，滴水簷前人役伺候，連忙攙扶大人下馬，卽刻升堂。前任大人交代明白，告辭出衙，歸驛等候盤查不表。且說屬下官員吏役前來接連叩拜已畢，天色將晚，衆官等方各散去。賢臣退堂歇息，次日清

晨，淨面用茶已畢，諸事完畢，這才穿戴齊整，叫家人施安往外去傳轎，夫人役，外面乘轎，將執事列往兩旁伺候。賢臣乘轎，帶領從人執帖回拜已畢，大人回在衙中升堂理事，人役兩旁站立，說道：倉上成規，分付書吏按律出示曉諭，如有倉廠內外舞弊之人，訪查明白時，重責治罪。又用硃筆標了幾張手標，派人役沿河一帶，僱各幫船戶，倘有無故停留淹滯者，如被查出，立刻鎖拿問罪。將王殿臣郭起鳳喚到，吩咐道：「帶領兵丁差役人等，在旱路上來往，察訪掃米之徒，如若見掃米之人，不分男女，一並鎖拿。」分派已完，賢臣退堂。且說郭王二人各遵憲諭，帶領一千大衆，出衙而去。未及三日，將掃米之人拿住許多，二人進衙門稟明大人，立刻升堂，衙役押到公堂，俱已下跪。賢臣一看，滿臉含怒，用手一指，高聲大喝道：「爾等這些無知的奴才，真是可恨！你們何得起意，私搶皇糧，也該想想國家的法律，從南邊運來的米糧，俱是萬歲爺着八旗兵丁之儲，國家需用孔殷，那許爾等奸行私竊的道理？清平世界，不務正道，竟取大膽胡爲。爾等只顧用刀扎破口袋，盜米肥己，豈知漕船比你們偷的更多，那些狗才車夫，恐怕米糧數目不足，難以交倉，攪些泥土，倉上官吏並不留心查驗，下入倉廩，等到八旗人等關糧之期，以致關去不能食用，豈不反苦害軍民？在京旂人，年月演習弓箭，保國當差，並非容易，這米乃是老幼的口糧，似此連灰帶上，原來儘是你們這些奴才鬧的詭弊，快快的實說，何人與你等作主，竟敢如此胆大，爾等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衆人見賢臣大怒，俱各往上叩頭，哀求道：「大人開恩！小人們皆因實係家中寒苦無人，掃些土糧度日，並非受人主使，扎口袋盜官糧，欺心妄作，小人斷然不敢，懇求大人開天高地厚之恩，小人們實在冤枉，乞大人恕罪。」賢臣一心要斷此等之人，遂大聲喝道：「你老爺親自眼見，爾等還敢亂道，空口問賊，焉肯實說？」喝打吏役差人，隨即答應着，每人重打三十大板。皂役不敢怠慢，每人重責，登時打完，衆人帶淚，望上叩頭，求大人施恩。賢臣吩咐人役，由衆人之中挑選幾個，號枷在衝要之處，示衆三個月，從此掃米之人，都知利害，糧米堆在地上，無人敢來動。大人將書吏傳來，隨吩咐出示曉諭車船之上，凡運糧不拘水陸糧米到倉，監督收閱，查足數目，再看成色過斛，倘有成色不佳，斛口不足，將押運官同船戶車夫一齊治罪，書吏擬寫已畢，用上巨印，派人粘貼要路。大人退堂，關小西王殿臣郭起鳳進內參見，大人說：「你等三人，明日出衙分路前去暗訪，如有貪官污吏，惡棍土豪，把持倉中之事，播弄是非，並非水陸糧路上竊盜米之徒，訪明速來稟報，倘有立即鎖拿。」三人領命，各去查訪。大人悶坐書房，正思倉中私弊該若何辦理，關小西王殿臣郭起鳳三人約在一處，走上前來與大人請安，站在一旁。大人坐上問道：「你們三人在水陸糧道，查訪事體何如？」三人見問，躬身稟道：「小人等前去各路查訪，凡官吏車夫船戶，而今都畏大人法令整嚴，不敢私弄情願。」關小西稟道：「小人風聞一件奇事，查訪確實，特來稟報大人得知。」賢臣連忙問道：「你等三人不知風聞何事，細細說來。」關小西上

前稟道：「小人打聽着，乃是八旗放俸的時候，王公貝勒與官府人等，各旗掌檔子領催，串通通州倉廠書吏花戶作弊，每逢二月開倉，必出許多黑檔子，小人們特來稟大人，候開倉時以便當心密訪嚴查，以除此患。」賢臣說道：「然既確實，必須稟明，無論王公侯伯，貝子貝勒，只管說來，他果然是攪亂妄行，你老爺自有辦他們之法，管教他情甘認罪。」不知關小西到底說出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訪惡霸倉廠除害

行善事羅漢臨凡

且說施公聽關小西一番言語，忙問道：「你們訪出倉上弄弊之人，不知是何人姓甚名誰？住居何處？只管說來！」三人聞賢臣究問此事，小西回道：「大人若問根由，提起來這些人名頭，俱是不小，皇親索國舅，有一個管家姓路名通，五府六部衙門，俱皆相熟，夙日結交官吏，拘串倉上花戶，逢二八月開倉之時，暗行舞弊，諸事橫行，黑檔子米，竟敢大車小輛，任意運出倉門，還有幾人皆是八旗滿漢蒙古京都著名的橫行無道，仗着皇親國戚，府門上管家太監時常往來，所以大胆胡為，有一人名叫常泰，也是國舅府中的惡奴，滿洲饒騎阿達敦的，蒙古領催花拉布，外號人稱臊驢子，一名額士英，漢軍軍領催，外號人稱鑽倉鼠，這些人走眼甚大，合倉大小官吏皆通，黑檔米出來的，實係不少，小人等訪查俱已是實，並不敢妄言，大人必須在開倉之先，早作準備，摘去其私弊，使這些土豪惡棍，懼怕大人法令，倉內之事，自然嚴整。」賢臣聽罷，滿面含怒，連連說道：「可恨！可恨！倉庫乃國家重地，此等鼠輩，竟如此胆大欺心，作此朦弊之事，實屬目無法律，我施某若不治絕這些惡妖，我徒貪國家俸祿，再不與國家出力，與軍民人等除害，似此等之輩，候開倉之時，擒住惡棍，嚴刑審訊，重責不恕，那時事了之後，你三人再加升賞，本官自有辦法，你等三人照常速去，四處訪查辦事要緊，千萬口角嚴密，不可走漏風聲，緊防偷漏之徒。」關小西聽罷，連忙答應，轉身出了書房，仍然各處查訪，三人去後，施公坐在書房，吩咐施安取了一部綱鑑，大人觀看不提。且說通州城出了一件奇事，此莊離城三十里，地名叫聖義村，村中有一家姓劉，只有夫妻二人，家中小富，娶妻郝氏，平日吃齋念佛，廣行善事，近方的人多稱為劉好善，半世無嗣，年至四十歲，忽生一子，夫妻二人甚為歡悅，以為有了後嗣，更加修德，諸事謹言慎行，老夫妻二人總要教訓兒子成名，才合心意。不料長成是個傻子，夫妻因此悶悶不樂，郝氏時常含淚嘆氣，劉好善勸解郝氏，隨說道：「你我總要望長處想，常言說：『有子莫嫌愚，』愁悶也是無益於事，你我雖然子傻，尚不絕祖上香烟，倘然你死後之時，任他去罷，凡人生天地間，各有一定的造化，兒女不能替死，總然千思萬想，也難逃幽冥之鬼，無兒女也不過如此，那裏黃土不埋人，你今太多此一

舉。那氏聽罷只得忍淚含悲道：「夫主！我豈不知「眼前歡樂終歸土，誰能替死見閻君。」話只如此，可惜你我吃齋念佛，修了傻子，看你總是無報。」好善說：「賢妻言之差矣，常言道的好，一人總有一種的造化，又何必多慮。」夫妻正在閑談，忽聽門響，傻子叫聲：「媽呀！我餓了！吃點齋兒。」連喊帶走，進得門來，站立在夫婦面前，只是哈哈傻笑。夫妻見罷，不勝鬱悶。又過了幾年，老夫妻雙亡，村中人憐恤此傻子，又念老夫妻行善，合村人幫助發喪殮葬已了，剩下傻子伶仃孤苦，村中現有三角廟，村中公議，將他送在村中當和尚。廟中有一位老和尚，年已七旬，把傻子收為徒弟，又過了幾年，傻子長到十七八歲，還是人事不知，就是傻笑。老和尚教授他經卷，只會一句我的佛。一日天色將晚，老和尚命他關上角門，師徒只二人在禪堂對燈而坐。老僧想起傻和尚自家的苦處，不由點頭嘆息。老僧屢次的望他說話，全然不懂，就是傻笑不絕，却是心無二意。老僧正然思念傻和尚之事，暗自思想，忽聽外面有人敲門，老僧只當是莊主前來閒坐，叫傻徒弟你去開門，問是何人敲門。徒弟應聲而去，來至角門，把門開放，問是誰打門，也不等人答話，往內就跑，對着師父只是哈哈傻笑，又聽外面有人叫，老僧無奈，只得自己出門去看，隨問了一聲，乃是借宿之人。老和尚往裏相讓，抬頭一看，原來是兩個僧人，其俊無比，又細看却是一僧一尼，老和尚看罷，也不說破，叫聲：「徒弟你送他二人到西配殿的安歇罷。」此時月色當空，不必點燈，老僧見傻子領到西配殿，剛然轉身要走，忽聽女僧哎喲一聲，口內只嚷：「肚裏疼。」老僧走到門外，只見女僧坐在地上，老和尚連忙問道：「所為何故？」那女尼言是：「到了臨月之期，求老和尚發一慈悲，借一蓆鋪地。」老和尚聽罷，暗自說道：「事已至此，那不是行善。」叫傻弟子取了兩把乾草出來，交給與他，老僧與徒弟回到禪堂。不多一時，忽聽小孩啼哭之聲，老僧知女尼已是分娩，這才雙手合掌，念了幾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又叫徒弟熬了些飯湯，端着一同拿至配殿，走到門首，只見殿門緊閉，老僧叫聲：「小師父開門。」連叫數聲，並無人答應。老和尚心中紆悶，莫非殿中僧尼自縊，待我瞧瞧如何。隨叫：「徒弟拿燈來。」徒弟答應，端燈引路，老僧仍扶他肩膀，來到角門，看了看各門皆是閉着，只得復回到配殿門外，又叫幾聲，仍不見答應。正在猜疑之間，忽聽殿內有痰聲，老僧聽罷，大吃一驚，說：「傻子快放下燈來，殿前去救人。」傻子忙把燈放下，老師父雙手把門開放進去，叫徒弟拿起燈來照看，並不見人影，滿殿內惟有香烟繚繞，隱隱聞有音樂之聲。老師父詫異，又復振耳一看，並不見血跡，嬰孩連乾草却都不見，地上並無別物。老師父叫：「徒弟，你且帶上殿門。」徒弟答應，剛要用手帶門，只聽門後草聲响，老和尚忙拿燈來觀看，只見門後一邊一束乾草，老和尚暗想，這必是把孩子弄死，裹在草內，他二人逃去，隨叫：「傻子打開草捆。」忽聞一陣香氣撲鼻，又細一看，內有一物放光，老和尚走至近前，原來是一部經典。老和尚看罷，心中甚喜，知是神物所賜的珍寶，連忙念一聲阿彌陀佛，打開看

時上面並無字跡，老和尚暗自吃驚，說道：「奇怪！那說這經是劉好善善心感動菩薩點化送來的，傻子本是羅漢臨凡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劉好善夫妻一世行善，所以感動神佛羅漢下界，是以神人送來金子真經點化他。老和尚不知拿着經卷落去，說：『是何緣故？為何經卷無字？』」傻子一旁站着哈哈大笑，說：「師父那上面不全，是些大黃字，怎說無字？說他奇怪呢？」老和尚聽罷，忽然醒悟，說：「是了，這經原來是這傻子的造化。」想罷，卻徒回至禪堂，將真經供在佛龕之內，將誠拜畢，天已黎明，老僧坐在坑上，因夜間受了點風寒，第二日便就臥病不起。不多幾日，竟自嗚呼哀哉！合村公同幫着傻子殯葬已畢，從此廟內只剩他一人。這傻子自得了金經真經，暗有神聖傳法，教他這部經典，傻和尚日夜虔修，便到了佛法，深明道理，往往說些個隱語，村中人看不透，只當作瘋癲傻話，全不理論，和尚也不肯明彰異迹。終日在廟中傻說傻笑。這年到了康熙四十三年，天下大旱，直至五月中旬，尚未落雨，軍民人等着忙，各處督撫進摺表奏，佛爺覽畢，降旨御駕親臨，拈香默禱，王公侯伯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各衙門文武官員，俱沐浴候隨聖駕。京都龐觀寺院，僧道尼跪奉皇經。又頒行天下，各省禁宰殺一體叩祈甘雨。順天府轉詳各州府縣文武官員，與各廟宇設祈雨壇，令高僧高道叩拜神佛各衙一例遵辦。禁葷食素，且說賢臣在通州會同合郡官員，連忙派人到城隍廟設下雨壇，僧道揚幡挂榜，法器齊鳴，僧道上壇各捧真經，賢臣蟒袍補褂，同衆文武每日焚香，佛前拜禱，叩求甘雨。這日正同文武佛前行禮，只見有人前來稟報，說有巡漕御史在城外下馬，現時到了館驛，小人們前來稟明。不知這位御史姓甚名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衆官員射箭賭鈔

且說這位巡漕御史，正是白旗滿州四甲的人，本姓趙，叫索色，人稱索五老爺。他身後跟隨十數個家丁，拿包袱，攜坐褥，提定烟袋荷包，俱是穿着紗袍，腰束涼帶，賢臣一見，連忙一攔一拐，走至面前，彼此各施一禮。忽聽通州州官道：「索大人不認識施大人麼？這位就是倉廠總督大人。」索御史聞聽，仔細將賢臣一看，只見頭戴緯帽，身穿蟒袍補褂，足穿官靴，左代倭奔，右代點脚，前有雞胸，後有斜肩，瘦小身體歪斜，十分難看。索御史心中暗笑，怪不得人說稱他施不全，真名不虛傳。皇上怎麼愛惜他這等人品，看罷，假意帶笑說：「彼此見禮。」往裏行走，直至廟堂，一齊各按次序落坐，用茶不表。且說滿州人最愛喜的弓箭，索御史見施公身帶殘疾，心中暗生一計，打算叫施公人前出醜，說：「射鵠。」施公帶笑道：「大人出的主意甚妙，却是一宗解悶之事，但只一件，我施某有一句拙言，在衆位面前先要說明，我夙有賤恙，兩膀無力，未免弓箭不堪，衆位要莫見怪。」衆官同索御

史聞言，疑施公懼敵，不容說完，衆人鼓掌大笑。索爺說：「施大人算你輸了，少不得擇日奉擾大人。」施公見索大人自以爲得意，慌忙說道：「索大人休得見笑，既是設局射箭賭勝負者，須要在大眾面前言明，衆位身體強壯，勝十倍於施某，可有一件，望求担代，才敢允承。」索御史道：「施大人不必太嫌，無非取笑而已，免得在此悶坐，輸贏何必掛齒？大人不必推辭。」說罷吩咐他的跟人，到館驛將弓箭取來。又派人將鴿子取來，就在廟內寬闊之處，量准步數，將鴿安置停妥，家人前來稟明。索御史說道：「箭廠收拾已妥，衆位可派人取弓箭，各帶錢數串。」衆人聽罷，各派人而去。施公見衆人家丁下去之後，即將施安喚到跟前，吩咐如此如此，急去快來。施安答應出去，似箭如飛往衙而去。不多時，衆家丁陸續而至，此時僧道將經止住，前去用齋。州官說：「索大人，既然佛事已畢，大家該取笑解悶了。」索御史道：「很好，衆位請！」這才大家一同往箭廠而去。各有親隨跟接，連放下坐褥，按次而坐。索御史說道：「我有一言說出，大家莫要見怪。今日既然取笑賭賽輸贏，不論官居何職，只要精熟箭法，射的妙就贏，即刻將錢拿到排好，言明賭錢若干，免得臨時咬嘴。」衆官員說：「有理，我等謹遵大人台命。」言罷各吩咐家丁拿個包袱，換了衣服。索御史道：「不知那一位先來比較頭一枝箭請上來！」索御史言還未了，忽聽一人答應：「大人卑職不才，情願先討一箭，與大人耍上一箭，衆位休要見怪。」賢臣一見，却是通州知州名叫計拉憂，係正白旗蒙古領下人，素日與索爺相識。索御史聽罷，連忙說：「既然尊州取笑，何必太謙，不知尊州要賭輸贏若干？」知州答道：「卑職與大人賭一串。」索御史聞言，帶笑開言說道：「計老爺，你也過於小氣了，一串錢那裏值得說賭，還不够抽頭呢！此酒頭一箭是開張市，我與計老爺賭上了二十串錢，你若輸了，就按此數目，我若是輸了，按着此照加倍，但不知計老爺尊意如何？」知州見索御史追問，心中打算，若然應允，又怕一堆錢輸了，欲說不允，此言出口，叫衆人看着輕薄，實出無奈，尊聲：「索大人，既然如此，卑職從命，請大人先賜一箭。」索御史叫親隨取過弓箭，往前行了幾步，對鴿子擎弓在手，兩足站定，但見他不慌不忙，拽滿弓絃，後手一鬆，一箭射去，忽聽的一聲响，這枝箭正中鴿子上紅心。衆人喝采。索御史贏了這一局，揚揚得意，說道：「計老爺與索某耍了一局，還有那位出頭？索某情願領教。」話言未了，內有一人走至索爺面前，口尊：「大人卑職斗胆請付一箭，奈因不過取笑，並非特爲開賭，望大人切莫見罪。」隨說着滿臉帶些小殷勤，衆人一看，原是通州司務廳札向阿，索爺道：「札老爺，你要射箭要頑，不知要賭多少錢，大概也是二十串罷。」札向阿連忙說道：「卑職言過，原爲消遣，賭錢五百多了，實不敢奉命。」施公與衆官尙未答言。索御史說道：「札老爺，你這五百錢的話，也說的出口來，你也是此處官員，不比庶民下役，三五百錢看的很重，你我大家俱受萬歲爺爵祿，說出此話，豈不怕旁人恥笑？况且也就不能預定誰勝誰負，難道說札老爺有先見之明？」索御史這一片言詞，說得

札老爺面紅遇耳，帶愧說道：「索大人，卑職不過說的笑談，大人就信以為實，依大人要賭多少呢？」索老爺道：「賭上十串何如？還先讓你射頭箭，若果中紅心，你將這二十吊錢都拿去，你看如何？」札向阿暗想是個便宜，說是：「卑職怎敢大胆有僭，欽差？」索老爺道：「札爺不必太謙，就請罷。」札向阿回身拿過自己弓箭，走至紅鵝對面，認扣搭絃，將弓拽滿，看准了往後手一鬆，只聽得的一聲响，響通一响，連忙觀瞧，原來射的太高，從鵝子上冒過，約有一尺，射到席上，衆人看罷，俱皆暗笑。這樣箭法，還下場，何苦丟這個醜呢？札向阿見箭落空，一則輸錢心疼，二到被衆人恥笑，兩氣夾攻，急的目發赤，鼻凹鬢角汗出直流。遲了半响，沒奈何的，叫跟隨一人拿過十吊錢，放在那裏地下，瞧着那錢口，雖不言，暗中直是嘆氣恨。但言施公坐在旁首，只見索御史箭不虛發，心內暗自說道：「索色你雖然箭法純熟，只是一件，未免目中無人，眼空四海，這些彼此無能之輩，俱都教他將錢輸了，這尤小事，豈不以後更教他誇口？況且他的主意與衆人比較是個題目，原是安心叫我在大衆的面前現醜，因此他才出個生意。」施公想罷，暗說若不如此這般，他們如何肝胆佩服於我？站起身來，又勉強帶笑口尊：「欽差我施某與大人討一箭對要一局如何呢？」索色見賢臣說要射箭，正合其意，連忙帶笑開言說道：「很好！我陪着大人就是。」衆官要瞧施公出醜，一齊說道：「二位大人上場，我等情願監局打箭。」賢臣明知衆人湊趣，心中暗罵好一羣趨炎附勢之徒，竟敢如此欺我，那豈不是妄想，爾等既如此，我若不叫爾等甘心認罪，爾等豈肯佩服？」叫聲：「欽差大人！你我今日入局，乃是初次，必須要多賭幾十吊錢，我射中了贏三十吊，我若輸了加倍，索大人你看如何？」索老爺聞說，連連道：「還是施大人爽快仗義，就請大人先發一箭，我等領教。」施公聽罷，並不推辭，分付施安拿過鐵背花裝弓，寬去官服，親隨人接去，大人忙將弩箭下入槽中，絃搬在搬子之上，安置停妥，大人走至鵝子迎面，雙足站定，對準鵝子紅心，一搬張弓搭箭，雕翎發出，只聽得的一聲响，不料箭頭略偏，那枝弩箭射到鵝架柱上。衆官見他開弓的架式，不敢明言，暗中發笑。施公早已明白，遂即走到堆錢之所，上前伸手就要拿錢，索老爺連忙說道：「大人你輸了，怎麼反倒來拿錢？」說着用手攔住，正在亂忙之際，下邊用腳將錢踏住，施公忙把索老爺的雙膝抱住，跪在地下，不知索御史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施賢臣設計請客

索御史暗惱忠良

且說索御史見施公跪倒，抱住他的腿，大聲喊道：「救駕！」索爺大吃一驚，一時心中醒悟，連忙將脚收回，雙手將施公攙起，尊聲：「施大人休要如此，你我不過取笑散心而已。」施大人站起身來，含怒說道：「欽差大人官級出品，爲何知法犯法，此錢

迺萬歲的國寶，上有康熙二字，用脚踏住，豈不欺君太甚？」說着扭項對衆官道：「我施某上本，少不得添寫衆位作干證，由萬歲發落。」衆官聽罷一齊吃驚。衆官一齊走至施公前，拱背駝躬帶笑說道：「索大人實出無意，望求施大人貴手高抬不表。」大家見施公出了廟堂，俱各啞口無言，心內害怕，索御史更加後悔，暗自說道：「到應我時運不至，自引火燒身。」這事看來，必須如此這般，方能解釋。想罷對廟內老道說：「這堆錢你們拿去作爲香資。」復又吩咐親隨，將鴿子弓箭收拾起來，家人答應登時收妥，索爺邁步出廟，上馬回至館驛，衆官見天色已晚，俱各散去不表。且說施公回到衙門，用茶飯畢，家人秉燭，連忙修奏摺稿，大人尙未寫完，忽聽外面叫爺聲，施公停筆，叫施安你去到外邊看來有何事故。施安應聲而去，不多時上前稟道：「回大人方才小人問明，言說索老爺特遣家人前給大人請安，有封手書前來投遞。」施公聽罷點頭說：「施安，你將來人喚進來。」施安應命而去，將來人喚到賢臣面前，那人跪在下面口尊：「大人奴才是索宅的家人，名叫喜，小人奉家主之命，前來給大人請安。」施公看來人身穿青衣，頭戴涼帽，年約三旬之外，甚是強健。大人看罷，叫道：「管家起來。」那人站起身來，從懷內把書信取出，雙手交與施安，轉呈與大人。賢臣拆封觀看，但見上寫：

索色謹呈。前者在大人台前，實因粗心草率，誤踏國寶，以致冒犯台駕，有越國律，大人若奏明聖上，索色難逃欺君之罪，拜懇大人施天高地厚之恩，容恕過愆，決不敢有負深恩，如蒙見諒，現有薄禮一盒，望祈笑留，知不嫌棄，黃昏後遣小价奉上，幸遮合郡衆人眼目，特此致意，萬望勿却！

賢臣看罷，不好明言，心中暗自說道：「你索色你倚仗欽差二字，眼空四海，原來也是胆小之輩，懼怕提參，我想了此禮若不收他，但放心不下，反怨我過於刻薄，這並非國家大事，參與不參，無甚要緊，但只一件，收下此禮，難免合郡官員不知，那時風聲傳出，聖上知道，豈不敗壞我爲官清廉正直之名，說我貪財受賄。」左思右想，忽心生一計，除非如此這般，方保無事，想畢連忙提筆，寫了一封回字，裝在封筒之內，吩咐施安交與來人說道：「管家此書持回，呈與你家老爺，說施某多多拜謝。」幾句謙詞，來人轉身而去，不表來人。且說施公自後將銀收下，尋思將衆官口舌縫住，坐在書房，暗想，拿住他們款迹，還得叫他們感着我的人情，倘然日後傳說，便也毋妨於事，想罷，叫施安你速去吩咐書吏寫幾個請帖，差人送到合郡衙門文武官員，明日在城隍廟請吃午飯，不可有誤。施安領命辦理而去，立刻施安上前回道：「衆吏役伺候齊備，賢臣出衙上轎，頃刻間到了城隍廟，賢臣下轎，復又走到配殿，只見廚役人等，將坐位設排的整齊，桌椅收拾停妥，潔淨，賢臣看罷，吃茶落坐，等候不表。且說衆官接了施公請帖，猜疑不定，暗想爲射鵰與索大人鬧的不睦，會說要上本提參，還要帶寫我等爲證，怒不可解，出了廟門，今又反請吃飯，

已聽人說，他是惹弄不得，作事真叫人測摸不着頭緒，既然相請，只得前去。到臨期之時，再辨吉凶。不表衆官納悶，且說康熙老佛爺祈雨之際，奉旨斷屠，到處文武官員，俱皆奉旨吃素，故此施公派人命廚役全是備辦的素蔬素麵，俱往了城隍廟而來。這內中有位八老爺，官名厄爾清厄，有位五老爺，官名伊昌阿，二人俱守備之職，彼此同行，互相談論，走至廟前，只見衆官下馬下轎，一個個魚貫而入，到了廟內，俱各先至雨壇參拜佛像，然後來至大殿，施公站起相迎，俱各見禮，各按次序而坐，從人獻茶。施公含笑說道：「衆位老爺，施某一時剛暴，已至如此，回衙自思甚爲後悔，今日特備一粗蔬少伸致意，望衆位大人海涵，休要介意。」衆官聽罷，大家連忙站起說道：「我等實係不敢，還是大人量寬容恕，我等深感大德，今日又蒙賞賜筵席，卑職有何德能，敢領此盛意。」賢臣說道：「不過幾件粗菜，不知好與不好，衆位不必太謙，望大家休得見笑。」彼此謙讓，將要各按坐位，不見索御史在坐，施公道：「欽差不到，其中必有所爲，待施某想個妙策，必須將欽差請來。」怎樣設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索御史懼參請罪

施賢臣假審庖人

話說賢臣見欽差大人未到，不能擺筵，叫施安速取我的名片，到金亭館請欽差大人，就說衆位大人端候。索大人駕到呢，施安答應出大殿，行至雨壇，見索御史入來，先到雨壇參拜神像，往前緊行幾步，與施公行禮，說了幾句客套，又與衆官相見已畢，齊進大殿。茶罷，施公與索御史入坐首席，彼此謙讓，只得各隨品級坐定，施公下席相陪，吩咐道：「施安，你快去廚下傳與廚役，天氣炎熱，蒼蠅甚多，務要叫他們小心潔淨，如若齊備，就擺上來。」施安答應，高聲傳給廚房，廚役不敢怠慢，派人撤茶盤，設下酒壺盃筷，擺上各式素菜，衆家人俱在一旁侍立。施安輪流斟酒，賢臣坐在末位，含笑說道：「承衆位不棄薄酒，一盃諸公須要盡量，切不可拘泥。」衆官道：「大人既賜盛饌，美意深情，我等敢自外，錯了酒足飯飽，各自隨飲，何敢勞大人深讓。」衆官正在開懷暢飲不表。又說坐內有位多六老爺，乃正白旗人，素常爲人心直口快，最喜奉承，愛戴高帽，若知他的性氣，須着給他幾句好話，你說要甚麼都行；你說他那件事不能辦，他偏要去辦定呢。他見施公陪着衆人殷勤相讓，又不住嘴的吩咐廚子小心，這達子老爺心裏甚喜，大聲言道：「我等蒙大人賞賜，大人不用費心照應。」只見他說着並不等讓，吸溜溜呼嚕嚕就是幾碗，真是爽快的，可巧揀着他坐位有位九老爺，係饒黃旂滿州人，官名懷忠，因叫訛全叫壞種之，平日與多六老爺有些戲耍，深知多六老爺的稟性，今日見他這般粗鹵，安心要給他個炭箕鬼戴，故意望着這位達子老爺點頭誇好說：「還是我們多六老爺生成的福大量大，我看着吃的實是爽快，真叫我佩服，我出個主意，不知多六老爺允許否？我料你大概不過四五碗麵之量，

你果再吃三碗寬瀆麵，我情愿輸肥猪一口，美酒五罈，候開屠之後，奉請衆位作陪，仍然在此筵宴，吃不了作爲取笑，你看如何？」這位達子老爺本性高傲，聽說此言，他思忖能否便滿口應承，帶笑道：「請衆老爺作證，我如不能，加陪認罰。」衆官齊說有理。施大人吩咐廚役，速速端麵上來，這位六老爺本來食腸甚大，才見施公這等厚情，已竟吃的十足了，今又被懷九老爺這一激，復逞能賭勝，還要吃三碗，那知連一口尙未咽下，忽然哇的一聲，連新帶陳張開口一噴，激了懷九老爺滿臉一身，急的九老爺大聲嚷道：「你只是何苦？」話還未完，將衣服一抖，自己也覺撐持不住，一張口吐了個滿桌子。衆官正在嫌憎，他二人這宗氣味難聞，又被惡味一衝，忽然都是反胃惡心，難以忍耐，登時一個個吐了滿地，俱是頭暈眼花，有隱几而臥的，有靠椅而坐的，有蹲在地下，有伏在板凳的，等等不一。施公看罷，連忙大聲喝道：「這一定是衆廚役粗心，瀆菜不潔淨，故此吃了惡心，衆位請坐，施某判個笑話，大家聽聽。」只見施公滿臉帶怒，叫道：「施安將廚子傳來，我要問問他們口供，因何麵裏如此？」施安答應，就將廚房人役叫到八名，一齊跪在殿台上，施公故作含嗔，用手指大聲喝道：「好！你們這些奴才，真乃大胆，調瀆羹麵，你老爺會不住的吩咐，爲何衆位老爺吃麵之後，這樣亂吐，叫你們小心，還敢如此？」廚子聽了這一片言詞，心中暗道：「這炎熱天氣，小人惟恐蒼蠅亂飛，看着仔細留神，衆位老爺吃了嘔吐，小人們實不知情。」施公仍不息怒，一齊相勸，說：「卑職等是無福消受大人的賞賜，求大人看我等面上，恕過廚子，大人爲卑職責罰他們，倘後日傳說難聞。」施公聽罷，故意點頭大聲說：「若不看衆位老爺情面，定將爾等重處，但只一件，施某暗想瀆內，即便落下蒼蠅，不一定兩位誤食而嘔吐，不知今日爲何竟是如此！其中大有情弊，我幼年看過藥性賦，待我當面一試，便知分曉。」說着滿臉帶怒道：「爾等記打一次，速速下去，將衆位老爺吐的東西，揀來我看。」廚子答應，連忙叩頭，謝老爺饒恕之恩，一齊站起出殿，不多時各持油盤，用筷子在殿地把所吐之物，俱挾在盤內，每人擎着一盤，走至施公面前，一齊放在桌上，口稱：「老爺小人遵命把各處穢物，盡都揀在盤內，請老爺過目。」說罷，一旁侍立，施公開聽，故裝閃目觀看，但見未化的肉食甚多，驗罷對着衆官把臉一沈，哼了兩聲，復又開言說道：「衆位老爺請聽，施某有一言，並非施某多事，常言說作子要孝爲臣要忠，看着衆位皆是明知故犯，少不得用本提參。言罷，吩咐廚子爾等快些將這穢物撤去，將那肉物等類，俱用水洗淨，我明日奏明聖上，好拿你作證。廚子道：才知用反胃藥爲的是要拿各位老爺錯處，衆官彼此相看，後悔不及。正在慌張無計可施，索御史從殿外擺搖而來，到了施大人面前說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番僧妄想討御封

話說索御史吃了半碗，覺心腹發悶，連忙吃些檳榔砂仁荳蔻，壓將下去。後來見衆文武一齊嘔吐，便即走到殿階之下，候衆官吐罷，忽聽施公在裏邊鬧話，言他領教過施公利害，一聽心中早就明白。走進殿內，至施公面前滿面帶笑，尊聲：「施大人，索某今日望大人跟前討個全臉，望求大人開恩恕過，切莫奏聞聖上，不知大人肯賞臉否？」賢臣見索御史如此求情，連忙站立，滿臉含笑，口稱：「欽差大人請坐，衆位請坐，既都知道過却好，這纜施某一時剛暴，衆位莫生嗔怒，還望涵容，你我既食君祿，必當報答君恩，皇上爲國憂民，親身禱雨，用素膳步行入壇，又頒旨各府州縣徧貼告示，禁止屠宰，咱衆文武同受雨露之恩，應遵皇上諭旨，咱們先違背聖諭，何能管理軍民，知法故犯，罪加一等，衆位既然知道，施某只得欽差面上念通家之好，不行深究。」衆官聽施公之言，一齊打恭，將心這才放下，回衙安息不表。且說康熙老佛爺自頒旨禱恩後，仍不見甘霖沛降，聖心深以爲憂，暗想：民以食爲天，五穀不能播種，小民何以爲生？自古商湯禱雨，桑林引事自責，朕登九五，海晏河清，年豐歲稔，爲何這等亢旱，缺雨苦民，莫非朕有失德之處，上帝震怒，警戒於朕。老佛爺憂慮民間疾苦，日日齋戒，並不騎馬坐輦，步行入壇，光頭不戴帽，率領文武虔心拜禱上帝。衆文武官員見主上如此，俱都是光着腦袋，跟隨聖駕就在太陽殿裏晒着行走。五鼓進殿，黃昏聖駕還宮，這等虔心，傳揚天下，軍民無不感念聖恩浩蕩，替聖上念佛。此時驚動了一個水內精靈，他要借此機會，討一金口封號，好修正果。他算計一定，慌忙化作番僧模樣，晝夜到了京都得勝門外，投在黑寺廟內住下，自稱黑面僧人。這精靈修煉頗有數百年道術，心靈高巧，暗想無由自薦，不能朝見聖主，暗中神通喇嘛僧，外面代他傳揚，善能呼風喚雨。又打點廟主代表明聖上。喇嘛僧受其所托，使委婉奏明：「廟內有一個番僧，善能祈雨。」聖上愛民，恩重並不深究，降旨准奏。這黑面僧親手畫了一張法台圖樣，奏呈萬歲御覽，聖上龍目看畢，降旨將圖發交工部，遣官監驗，照式起造。欽天監選擇吉日，命僧人登壇，如有違誤，交部議處。工部官員依旨，率領匠人在地壇布置既妥，立刻興工，只見圖樣開寫明白：

法台一座，高七尺，面寬三丈，要見方，上要天花，下鋪地，台下每一面放大水缺七口，每日盛淨水半缸，其中各插柳枝七根，台上下四圍，俱是懸花結綵。

衆官吩咐，匠人不敢遲誤。治造齊畢告竣，嵩候選擇良辰，黑面僧入壇，此話不表。且說江西廣信府，天師洪教真人，一日正在丹房打坐，有值日神來至面前，將身打一躬，口尊：「法師，今有一念事，只因上帝不降甘雨，真命天子恐其黎民不安，頒旨設壇求雨，驚動了黑旗角下一個妖精，化作番僧形狀，以法術自炫，聖上降諭，強求甘霖，不但無濟於事，徒耗精神，反致招引邪教，暗入京都，惑亂君心，我若隱匿不奏，豈不辜負聖恩。」洪教真人即刻吩咐法官道：「爾等辦備應用之物，明日起程入都面聖。」

朝行夜宿，一路無話。這日來至通州，真人下船乘轎，法官騎馬，到了齊化門，穿城而過，一直奔至九天宮住下，因恐驚走妖邪，不去朝見，只好臨期陛見，與僧人賭面。又封牌一面，寫諸神免見。又暗差法官，探聽番僧何時入壇。問訊已畢，對天師稟道：「後日十三日良辰吉時，番僧上台求雨，萬歲御駕親臨，衆文武一齊隨駕。」真人聽罷，暗想：必須如此奏明，方有停妥。想罷，望法官說道：「爾速行安置，以備朝見。」法官答應。這日正是朝賀之期，鐘鼓齊鳴，笙簫細樂，檀香撲鼻，金鼓三响，老佛爺駕登龍位，文武朝參已畢，分班侍立。當值官上前跪倒，口呼：「萬歲三聲。」臣啓奏我主，今有江西龍虎山洪教真人來京朝見，候旨定奪。」老佛爺降旨召見，龍顏大悅，問道：「朕未出旨，宜召愛卿，卿家何事來京，可細細奏明。」真人見問，連忙叩頭，口尊：「萬歲！聽臣啓奏，微臣並非擅自來京，臣既食君祿，應當報答君恩。降怪除邪，臣之道也。有事隱弊，即便欺君。只因京師妖氣甚盛，臣恐主公被邪惑動，爲臣不敢不奏。聞我主得知。」天師奏罷，老佛爺聞奏，甚是驚疑，連忙說道：「朕降旨設壇禱求甘露，爲救黎民，正在望雲思雨，朝臣奏聞。」有一西方僧人善能祈雨。」朕當准奏，命番僧求雨，以蘇民困。並未聞妖異之說，卿家不知有何風聞，可細細奏聞。」天師聽罷佛爺之言，復又奏道：「臣自漢至今，祖居龍虎山，世掌鴻教，蒙恩封正乙真人。臣家世代相傳，奉天敕命，每日有值日神輪流聽事，臣在丹房淨坐，值日神報，臣纔得知言。」蒼天未能下雨，聖上臨民，宸衷切慮，聖駕率領百官，日日進壇禱雨，龍恩遠播，軍民仰望念佛。故此驚動妖邪，潛來帝闕。」伏我主若命他求雨，不但無益於民，而且有害稼穡。雨露飛霜，自有定期，年歲豐歉，係奉上帝旨所定，天意難測，大力豈能相強？臣故連夜來朝，奏明聖上，赦臣胆大無旨進京之罪。」且說康熙老佛爺，迺是馬上皇帝，不信邪言。天師奏罷，未免龍心不定，暗想：「清平世界，白晝之間，妖怪何敢變化人形，轉想天師救封洪教真人，受五雷正印，歷代所傳，保國佑民，斬妖除邪，豈敢妄奏，自尋其罪。朕想那年朝賀，寡人方十二歲，朕見他童年稱天師，不過是江西一個小蠻子，借祖上之名，靠他還有甚麼法力？朕要想難他，番着滿州話，叫梁九公，擎過三盃茶來，先賜他一碗，也用左手接過，又賜他一碗，用右手接過，朕安心試探，復又叫人送過一碗，朕思他必定放下一碗，接第三碗，誰知他將右手那一碗，往空中一送，便將第三碗接在手內，那一碗懸在空中，竟是有托住一盤，朕見他謝恩，將手擎兩碗飲畢，遞與內監接去，復又伸手將空中的茶碗擎在手內，朕只當他一飲，誰知他向空中一傾，却未見水點。彼時朕心甚是不悅，以爲他賣弄法術，輕視於朕。只見他不慌不忙，遞過茶盞，連忙跪倒叩頭，口稱：「萬歲！微臣有事啓奏，適因揚州天心府城十字街，偶遭天降火災，微臣傾化落了一陣茶雨，已將回祿拍滅。」朕又想起乘船，坐在船頭，但見海水波濤陡起，浪比船高，幾乎將船打翻，文武一齊皆驚，朕見他將小手一搖，喊道：「龍神免朝！」一聲未了，水既歸源，波平浪靜，朕因心中甚喜，不枉天師名號。時時賜些珍珠彩緞，又加公

爵，以垂永久。天師回去，約至三年，忽有九個番僧來到朝門，該官奏朕說：「北京乃興隆之地，就只氣脈不通，若能挑通河道，氣脈流行，可以千年永固，國運日強。」朕思奏得有理，一時誤信邪言，將要降旨動工，天師忽然來京午門候旨，朕將他宣至館殿，謁朕已畢，口呼：「萬歲！微臣伏聞主上降旨，京都挑通河路，此事於我主國運大有不便，九個番僧迺九條泥鰍精所變，我主不可被其蠱惑。」朕彼時聞奏問道：「依卿如何將邪物治住？」他奏：「微臣自有方略，此時如用法力擒捉，不但搖動軍民不安，反覺費力。我主降旨止住興工，這怪皆修煉年久，其性靈通知微臣來京，即行暗遁。」朕因降旨停工三日後，果然九個番僧不見蹤迹。這幾件事皆朕所親見，足徵先知之異。今日之事仔細來詳，大約不錯。」老佛爺想罷，復又慢開金口說道：「朕承天道，惟恐百姓流離，今因荒旱，以至誤信妖言，據卿所奏，番僧必是妖物化現，不但無益於民，反受其殃，此迺朕不明之故，若非愛卿護國來朝，未免墮其術中，不知卿家有何法術擒捉此怪？」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張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瀦龍

却說佛爺聽天師所奏，却欲降旨，把番僧擒至金殿，使天師法力叫他現出原形，看他是何妖物。天師連忙叩頭，口尊：「萬歲！且擒住妖怪，叫他真形現出，方免叫我主龍駕受驚，事了畢，臣自有佛法求雨，以救生靈。」天師奏畢，俯伏金堦，老佛爺龍心大悅，叫聲：「意卿，果能求下甘霖，普救黎民，朕不負卿依卿所奏。」天師隨衆步下金堦，出了合勒阿思哈門，轎夫搭過金頂鋼人輪，到了內東華門，路旁有人大叫冤枉，負着跑到轎前，橫攔去路，跪倒不住的叩頭，天師在轎內沈吟不語，法官一見連忙說道：「你這人好無分曉。」天師看罷，轎內開言說：「你這人本爵看來，並非庸愚，難道你不知洪教天師專管擒怪，並不代理民詞，有甚麼屈情，快到那有司衙門去告。」此時衆軍民見有人在天師面前告狀，一齊擁擠觀看，但見天師轎內說話，那人復又連連叩頭，口尊：「真人！晚生自幼讀書，世務不明，冒犯法駕，應該萬死，無奈其中實出不得已，只得冒罪前來，攔真人法轎，叩求天師老爺救命！」天師聽那人口稱晚生，知是儒門之士，連忙說道：「你既是文人，不必下跪，你且站住，慢慢說你的冤枉，本爵看是如何。」那人聽天師之言，口尊：「真人！晚生告的是城西河內瀦龍，現有呈狀在此，請天師過目。」真人接過，逐字看了一遍，只見上面寫道：

具呈人甘忠元，祖居順天府昌平州，庚子科舉人，爲瀦龍肆橫，良田變成澤國，事竊生有祖遺良田數頃，坐落在蘆溝橋，渾河上梢，距西岸五里，滿門藉此衣食，不意九年前，忽被蛟龍霸據，竟成水族之窟，嗷嗷待哺，幾致九死一生，因爲此幽明

結怨，含忍數年，搶地呼天，沉冤莫訴。今聞真人法駕到京，冒死奉演，叩懇開天地之恩，施無窮法力，俾惡畜斂迹，滄海仍復良田，則生合家均蒙再造之恩，萬代御結不忘。上訴。

天師看罷呈詞，沉吟多會，叫聲：「賢契不必傷心，本爵既接了你的呈詞，自有道理，你今日暫且回去罷！明日不出紅日，速來至觀，本爵自然將你這段事，判個水落石出。」甘忠元聞聽天師之言，心中暗自歡喜，慌忙向天師跪倒，往上叩頭，說道：「多謝真人天恩。」天師在轎內，連忙命人相攙，說：「賢契請起，不必多禮。」甘忠元只得平身站起，告辭而去。天師既至觀中，先在丹房靜坐，吩咐法官收拾上壇法物，以備隨駕擒伏番僧，法官應聲而去。不表。只見守門軍役前來跪倒啓稟：「真人昨日告豬龍的人求見。」天師聽罷，吩咐法官到觀門首，將甘舉人進來，法官答應而去。不多時，一同甘舉人來至丹房，甘忠元見真人深打一恭，將要屈膝跪下，天師連忙攔住，吩咐叫人看坐，親隨不敢怠慢，就在旁首設坐。天師道：「賢契，如今賢契這一段冤屈，本爵與你判明此事，實由賢契言語輕薄所致，又當運陷不通，所以借此爲由，將你田地強占了去，這個仇怨，本爵只得與你們講和。」說着，吩咐看茶。忽然門外有人答應一聲，其音洪亮，韻似沉雷，把甘忠元嚇了一跳，連忙閃目一看，但見一人手擎茶盃，往洞房而來，長大身軀，約有七尺，掃帚眉，窩扣眼，驢臉長腮，兩耳輪厚，決着尖嘴，大才露顯唇外，鬚鬚亞似鋼針，滿身穿着全是皂色，足登鞞靴，打着裹腿，氣昂昂走到天師一旁站住，一語不發，躬身侍立。甘忠元看罷，心中納悶，暗想：南方人多是生的清秀，何爲如此這樣凶狠？正在猜疑之際，只聽天師說道：「甘賢契請茶，是客必須先敬頭碗茶，方顯本爵恭敬聖門弟子。」這甘忠元心中正在不解其意，及聽天師說道：「甘賢契請茶。」甘忠元將茶飲畢，大漢氣沖沖的接了茶碗，手托茶盤，揚揚而去。天師說道：「方才送茶大漢，你果認識此人否？」甘忠元回說：「不識。」天師說道：「這就是你的對頭，渾河潞龍。本爵將他拘到，一者判斷此案，不能單聽一面之詞，二者使他獻茶與汝，作爲陪禮，賢契自此言語須要謹慎，不可再爲毀謗龍王了。本爵看你應該是災消難滿，目前雖然是遭困，將來自有升騰之日，與本爵同爲一殿之臣，須加奮勉，修德爲善，你的田地，候明日開河之日，自有分曉，絕不能短少。但是地近河岸，更須敬重河伯龍神，果然虔心供奉，自此家門清泰，地畝豐收，非是強派汝事敬龍神，本爵與你既然判斷呈詞，總是公平正直，爲是賢契須要牢記。」甘忠元聽畢，站起告辭，送出觀門，且說真人見甘忠元已去，將法官叫到丹房問道：「爾將雨壇應用法物可齊備？」法官道：「俱已備下。」真人一回手，取出五道靈符，未知天師如何擒妖，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張洪教暗進雨壇

傻和尚明警世界

話說洪教真人將甘忠元告瀕龍一案辨明，吩咐法官：「明日是妖僧祈雨之期，陪駕進壇與黑面僧相會，須要留神，各按方位，守住汎地，候邪僧上台，即刻把符焚化，我在龍駕伴主，爾等千萬仔細，莫要驚動聖上，那時擒住妖僧，也顯洪教道法高。」不多時，萬歲駕到午門，衆人跪接，山呼已畢，一齊相隨御輦。真人隱在衆人之內，前呼後擁，出了正陽門，霎時進了雨壇，到了龍棚，佛爺下輦，升了寶坐，衆文武復又參拜，分爲左右侍立。此時番僧尚未來到，天師全法官進壇，暗中布置齊畢，崇候着番僧進壇，好焚符咒，此話不表。且說聖義村三官廟，傻和尚自從觀音菩薩與善才童子點化，授了金字真經，因他的根基本深，一至夜靜，自有神人指教，不上幾月工夫，不知不覺，醒悟的萬法皆通。說的禪語，俗人一點不懂的。這夜至三更時，他在三官殿中靜坐參禪。圓覺之際，毫光四起，竟將廟院照的通紅。村中人皆以爲廟內失火，火光冲天，衆人約齊說道：「咱們往廟裏看看，到底是何緣故。」一全走至廟前門，却未閉，一齊走入，打算要問問僧。走到殿前，只見傻和尚赤著身體，獨坐三寶殿供桌之上，閉目沉睡，渾身淋汗。此時正在隆冬，天氣甚爲寒冷，他乃赤身大汗淋漓。衆人看罷，說道：「有些奇異。」從此合村人毋不供奉。到次日早起，合村人約齊老少男女，同奔到三官殿內，見了傻和尚一齊參拜。僧一見先傻笑了一陣，瘋瘋癲癲，眼望衆人說道：「我的佛，你們都是胡鬧，要祈雨該求龍神，求我會下雨，要求我本勢，只會只吃齋，雨已降下就到，我要駕着烏雲，入山去找龍神，那時你們求他我的佛。」滿嘴胡念了幾句，復又傻笑了一陣。衆人俱不懂他的話，但見他放倒身子，乃是酣睡，打起呼來。衆人看一齊讚歎，互相報怨，走着彼此暗罵，豕驢可惡。傻和尚見衆人去後，到了天晚上課已畢，至次日清晨，把老和尚留下的破衲頭，斜披肩上，手拿木魚，舉步出廟，回手倒扣廟門。因感莊主之恩，繞莊走了三遍，高聲朗喧佛號，又將木魚敲的聲音，振耳念了幾句偈語道：

龍天不慈悲，晴天大日頭！要祈甘露降，還得善人修。

聲音不斷，繞村念了三遍，招的犬聲亂咬。此時天氣尚早，村人俱未起來，夢中驚醒，聽了俱各不解。及至起來尋覓，傻和尚蹤影不見，衆村人納悶。且說傻和尚圍村念罷偈語，又到他父母坟墓之上，磕了幾個頭，兩腿如飛，竟扑奔通州北關。不多時到了關廟熱鬧之處，一邊走着，手敲木魚，一面高聲念道：

要相逢，不相逢，誤進繁華一座城。天公不怒不垂淚，塗炭生靈心不公。傻不傻，靈不靈，前生造定難變更。這方人也識透

阿彌陀佛，天下安寧雨便傾。

優僧念這幾句，原隱着方人也三個字。當初賢臣作江都知縣，假扮道人私訪，將施字拆開，號稱方人也。今優僧存心顯應，驚覺賢臣，故把這三字編成口號，滿街念佛。軍民不知，以為妖言，俱不在意。此時施公仍是每日同合郡文武齊集城隍廟，參神禱祝，衆官正在拈香已畢，忽聽廟門外敲的木魚連聲響亮，口裏念的聽不出是念經卷是詩詞，衆官全不理會。惟有施公聽他念的有因，不覺心內懷疑，將要派人去看問，忽聽誦的又改了話語，施公與衆官復又側耳細聽，只聽外面大聲念道：「好哇！先不該，我不優來又不獸，昊天遣我下瑾階，世人不公心太狠，感不動龍天淚下來，方人也不明白，不拜靈山好怪哉！阿彌陀佛，可笑你，再遲時我轉天台。」

彌陀佛，可笑你，再遲時我轉天台。

優僧在城隍廟外喊念，賢臣在廟內聽的甚為真切。又聽木魚打的振耳，只在廟前來回朗誦，衆官聽了，俱都不解，仍去閑談。施公心內暗想，忽然醒悟，說：「哎呀！這內中分明隱着『方人也』三字，應了我初任江都縣，暗訪五虎惡棍，路途甚遠，此人如何得知？」施公想罷，暗自說道：「何不叫他進廟內盤問盤問？」叫聲：「施安，你去把那喊叫之人叫他進來。」施安答應，走出廟門外面，大聲叫道：「僧人，我們老爺喚你進廟，有話說，你快隨我去。」優僧聞聽也不答言，隨著往裏便走，到了大殿之外，即便立住。賢臣與衆官在殿中閃目觀瞧，怎生模樣，有讚為證。

髮蓬足赤真不堪，破爛衲衣身上穿。愁相面上油泥厚，點頭優笑帶瘋癲。瘋子渾身爬又滾，斗大木魚挂胸前。化現所為求甘露，安心驚覺施不全，借此為由欲遠遁，可嘆迷人參不透，真假不辨到笑談。

施公與衆人看罷，俱不知何意，當作掛單和尚看待。衆官因知施公最難說話，俱不多嘴，暗暗好笑。施公叫聲：「優僧人，你進廟來，我有話問。」但見優僧在廟外答應說：「來了！特來問你，何必問我？」說着瘋瘋癲癲，來至殿內，那種氣令人難聞，衆官各掩鼻躲到一旁。施公只得閉氣問道：「你這僧太也胆大，『方人也』三字，原是我的姓氏，拆開因在江都縣任上，暗扮道人，私訪惡霸，你何以好在禪語之內，細細說來。」優僧見問，說道：「不用究問，聽我說來。」

你說你忠，不算忠，你說你好，不算好，好哇！忠奸二字難分辨，攝款提鈔入私囊，忠呀奸！

施公開聽隱語，戳心，不覺惱怒，高聲大喝道：「我聽你這瘋僧滿口胡言，就該拿嘴。」衆官見賢臣發怒，俱替優僧擔怕。那優和尚却無懼色，仍又優笑，此時施公見他這等形狀，隱語之中似有奇異，連忙問道：「你能求雨麼？」優僧笑道：「那是我的首戲。」施公聽罷說：「能够求雨，恕你無罪，若要是無雨，一定重責不恕。」施公與衆官談論，只聽空房內把木魚敲得連聲的。

響，慙聲慙語跪宣讀佛號，衆人聽着，都不甚懂。到了天晚，賢臣與衆人議論，都不回衙，就在城隍廟過宿，候着明日午後應驗否。此話不表。且說正乙天師，隨着聖駕到了雨壇，吩咐法官諸事備畢，仍然退在文武班內。聖上在寶座上閃龍目觀看，但見正面高台一座，搭造得甚是齊整，懸花結彩，法台上下一概應用之物，俱已備好，甚是鮮明。蒙古包搭在台後，還有許多喇嘛穿各樣套頭，在那裏正候着番僧。萬歲看罷，傳旨問天師話，真人連忙越衆上前跪倒，老佛爺說道：「今僧人上壇，不知卿家怎樣行事？」真人口呼：「陛下降旨令僧人登壇，臣自有法術擒他。」萬歲聞聽說：「卿家暫且退下，朕自有道理。」真人仍然隱避在衆文武官員身後。此刻吉時已至，番僧來到，聖上傳旨，命通事問：「僧人辰時進壇，何時落雨？可以下幾個時刻？」通事官領旨回身行至蒙古包，見黑面僧問明，復到龍棚回奏萬歲道：「奴才訊明僧人他說：「辰時登壇，已刻布雲，午時落雨，可以落到日落黃昏，包管足用。」萬歲准奏，傳旨命僧人上台，從台後上了雨壇，老佛爺在龍棚對面，看得甚是分明。但見番僧重眉大嘴，黑面紅鬚，身軀矮胖，大肚累堆，生得甚是凶惡。又見他上了法台，對龍棚謝了聖恩，退在一旁，令着衆喇嘛繞台已畢，好去作法。衆喇嘛鑼鼓齊鳴，猶如嵩祝寺雍和宮黑黃寺打鬼的一般。衆喇嘛扮着二十八宿九曜星官，今日番僧見雨，衆喇嘛穿用那些物件，爲的是顯著威風好看。聖上看罷，一扭龍項，暗自傳旨叫聲：「張愛卿，你看番僧胡鬧求雨，要這些何用？」真人見問，連忙跪倒口尊：「萬歲，番僧如此，無非枉勞氣力，他如何能求得下雨來。臣啓我主，容臣前去作法，以擒妖孽，恕臣慢君之罪。」佛爺說：「休令妖僧走脫！」天師復又進了龍棚，回奏道：「臣啓我主，微臣俱已備妥，大約妖邪插翅難飛，少時我主自明。」番僧是何怪物，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衆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駕

話說番僧原係水族之物，窠巢同類甚衆，其居水深千尺，卽世所傳海眼，近方之人時見有水怪出現，都不敢近岸窺探。那裏邊水怪尚有道行淺的，因未能變化，只在沼內埋頭，不敢出來滋事。這番僧未求雨之先，曾與衆水怪計定，說道：「天下乾旱，眞命帝主憐民，望雨甚切，趁此機會，討一金口封號，日後得成正果。愚兄前去，只要感動人王帝主，事必可成。如到求雨之時，衆位助我一陣風雨，不必論禾苗損益，五穀生與不生，但能應點，搪塞過聖朝天子，龍心一悅，必然欽加封號。愚兄果能得到好處，必要攜帶衆位一齊飛升，同入仙班。」衆水怪聽說，落一場雨，受了御封，便可成仙，俱各權欣無限，叫道：「兄長只管前去！」却說那怪聽罷同類之言，方化作番僧形狀，來投黑寺，並未算着天師來京，故此任意爲能。他更早知天帥在此，漫說還來登壇，也就

潛逃遠遁了！只因他雖修煉多年，可以化人形，吐人言。但只一件，他雖聞知洪教真人之名，未曾會過洪教真人之面。他又無人對他言講，所以他不能知道。這番僧又自覺一概安置，衆朝臣又不識他的根底，誰能破他的虛誣，所以他登壇之際，竟大着胆賣弄猖狂。且說番僧分派雨壇上，擺設的甚是齊整，只見番僧上了壇，先朝龍棚行朝駕之禮，隨後椅上坐着，衆喇嘛各打鐘鼓鏡，順着雨壇繞了三匝，敲打得聲音括耳，言語都聽不出來。番僧趁着音樂嘈雜之際，連忙又從左邊椅上站起，行到正面向北稽首禮畢，見他又將鈴兒搖了三下，口中念了幾句，如鳥語一般，也不知是經是咒，聽着難解。念罷放下那個銅鈴，指着訣口中仍是啾啾喃喃，拿着一道符往香燭上一點，頃刻變化，那符焚訖，果然一股濃煙，飄飄繚繚，直撲了西北。番僧暗通了他的水族，仍又退到椅上坐候等雨。且說水中那些蛟螭龜鼈蠃魚蝦蟹，這日正在沼中探頭縮腦，忽然來一陣陰風刮到水面，衆妖知是信符已到，不覺懼騰跳躍，一齊呼兄喚弟，說道：「大哥的信符已到，必是哄信人王帝主，咱們快去輔助他，得了御封榮歸，你我都證仙班。」說罷各顯法術，各駕妖風，亂烘烘吐霧噴雲，從水沼起到半空，轉眼烟霧迷漫天際，真正是狂風滾滾，大雨沖沖，霎時到了京師地面，看看離龍棚不遠。衆妖更加精神百倍，高興之際，猛聽對面如雷響之聲，喝道：「呔！好孽畜，還不與我退去，前面有真命帝主，我等奉洪教真人敕令，在此護駕，孽畜速退！少遲片刻，立即叫爾等金鞭碎頂！」那衆水怪之內，原是忘八精領頭，蝦精緊圍，隨身後蛟精督隊，這些怪物如鄉屯浪子一般，初入北京迷戀住酒花柳巷，不風父母，樂而忘返，正在適意鼓勇前進，忽聽這麼一聲如雷，那烏龜精先就嚇了個倒仰，把小青菓腦袋一哆嗦，猛又一抬頭，見有位金甲神橫阻去路，相貌十分凶惡可畏。那怪知道是一位天神，怕的倒吃了一口涼氣，連忙將長脖扭轉，對後面衆怪道：「快回去！快回去！不好！不好！幸而我耳靈眼快，頸子能屈能伸，要不是頸項快縮，那鞭早就落在頂梁上咧！我倒想着領你們在京師地面秦樓楚館，叫你們在前三門見見世面，開開眼界，再者我只幾年保養頗好，打算在人煙稠密之處，出現出現我的偉岸身軀，不料正在興頭之際，忽聽似雷的一聲，先就驚了我目瞪口呆，又一昂頭，竟似汗蒸如雨，敢只是奉天師法旨，護駕的金甲天神，說：「不行！疾退！立刻便叫輕生！」我聽罷驚慌無措，幾乎把尿溺嚇出，我想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咱們總有些行道，料也敵不過天師，我把脖子一縮，知會你們一聲，趕忙跑回。從來交朋友，雖然患難相扶，亦不過盡其心力而已！現今世上都是你狼我狠，又有幾個信義君子，何況我輩從此再不想脫凡殼成仙作祖咧！我自幼在龍宮裏每日當當散差，吃碗開飯罷，憑誰邀約，再也不去受只驚怕咧！」忘八精說着，尙嚇得噓噓牛喘，有一點魚精聽罷，暗想總不敢擅作威福，滋生事端，今日爲朋友連累，險些遭殺身之禍，自今以後，我就在這深潭裏，想罷大笑道：「烏大爺平日見你難糾糾，自誇體肚心高，不亞銅頭鐵嘴，常說要出外去叫叫字號，闖闖

光棍遨遊五湖四海，却原來是個銀樣蠟槍頭，前緊後鬆的軟蓋兒，見了真章兒，就有些虎頭蛇尾咧！又一蝦兒精跳着說道：「姥姥，你別張着大嘴笑人咧！今日還算烏大爺的運氣旺，一眼睜見那金甲神，急流勇退，忙叫撤步，要不然，惹惱那位金甲神，追趕下來，還許連巢窠裏，鬧個翻江攪海，一齊抄沒入官呢！我只願瞎搶是的，那喊着前奔猛聽了那麼一聲，幾乎把我的蝦心驚落，蝦魂驚散，真是可怕！衆水怪聽罷，齊說道：「算了罷，算了罷，咱們也休想蝦咧，也別蝦說咧！再要蝦鬧，只怕大家都不安生，咱們不必講交情厚薄咧，各保性命罷咧！」不言衆水怪被靈官趕散，不敢出頭。且說番僧自焚罷信符，一心盼望同類相助，果然功夫不大，黑雲直轟疾風暴雨從西北直奔龍棚。番僧看罷，更是精神雄壯，暗喜道：「還是我們龍潭中朋友真不失信，只要在京城多落幾刻，得了封號，何愁不身列仙班。」番僧正想得心滿意足，猛然抬頭，不覺嚇得驚疑不定。暗說：「不好，這事有些奇怪，怎麼下了這幾點兒就住的呢？這如何遮得去龍目的？我的朋友平日不是這樣無信實的，爲何今日言清行濁，將我搬上臺來，拔了梯去，莫非其中有什麼錯誤緣故，領隊的烏大哥與誰口角，作了氣惱，趕忙回去橫行，介士跌了折腿，不能前行，長鬚公公姥姥，都被漁人網去，真乃叫我着急，納悶不明其故，莫非他們等着去一道信符，再求下一次雨，待將三道符一齊焚化，看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懼詔問妖僧謊奏

破邪術天師出班

話說黑面僧見他自己說的時刻已到，不見雨下，急的坐立不安，心中怨恨同類。暗說：「這事分明把我坑害，他們果真不來解救於我，人王帝主要是問將下來，有什麼言語回答龍心一怒，根究出破綻，那還了得！」心中暗自躊躇，偶然想起一片欺誑之詞，腹內說有咧！我何不這般如此，暫且掩飾過去，且說佛爺坐在龍棚候者，落雨，起初看見僧人焚罷了符，果然陡起了濃雲，烈風驟雨隨着，登時點點滴滴，地皮盡濕，只見壇外圍着許多的軍民大聲念佛，復又懂聲說道：「還是萬歲爺洪福齊天，感來這位神僧，佛法廣大，有了這場甘霖，四方自然安定了。」衆軍民議論紛紛，佛爺龍心大悅，對着衆官說道：「朕看這僧人似乎有些來歷，雖非正道，這雨却不能假，如果田禾足用，朕也不究他的根基，但這雨中氣味着鼻，彷彿硫磺味的，朕心直覺發悶。」衆文武聽了佛爺之言，有親王侍衛大臣齊行奏道：「臣等俱覺頭暈心亂，頗有可異，我主可詔洪敏真人近前一問，自見分明。」老佛爺叫一聲：「愛卿平身。」天師遵旨立起，皇爺道：「適才僧人所行，料愛卿目覩其事，雨中帶有腥膻之味，甚覺難受，且又所下無多，即便雲消雨止，卿試言明其故，好展仙術擒住，免其禍民，斬馘市曹，以清妖孽。」真人奉諭啓奏道：「比雨實非四

海龍神奉上帝救命所降，乃是妖物暗用邪符，通其成精作耗的一黨前來弄的狂風暴雨，所以腥氣難聞，這雨不但于田禾有損，兆民受了這一股邪氣，還怕要有瘟疫之災。」皇帝聽說如此，不覺驚異道：「這事據卿所奏，甚為恐懼，朕特虔誠至禱者，原為慮民疾苦，冀上蒼速施膏澤，以免百姓倒懸。若叫妖僧這樣妄行，朕却不為救民反為陷民，愛卿須速行設法解散妖氛。朕于卿家必不負。」却說真人見皇帝這般憂民孔亟，復又跪倒叩頭奏道：「老佛爺傳下諭旨，召那番僧前來問話。」侍官出了龍棚，即刻至雨壇蒙古包搭，先對通事諭知，旨下速召僧人。通事聞聽，不敢延緩，登梯上壇對番僧說明。聖上諭召龍棚見駕。番僧正在心中想計，暗說：「皇上總惱怒，不過累黑黃寺喇嘛吃個誤舉之罪也就罷了，想要拿我萬不能。」番僧想罷，隨說道：「聖上既要召問，只得依旨。」說罷隨通事順梯而下，直奔龍棚，侍官先回明。皇帝傳旨，即令帶進龍棚，侍官連忙引領而入，到了龍棚，通事帶番僧一齊跪倒，參駕禮畢，跪在塵埃。皇帝端相番僧迥非人類，在寶座用龍腕一指，說：「你這箇人何故罔朕？你奏明辰時登壇，午時下雨，為何時刻已到，只落了那麼幾點雨，便就天晴？你必須明白奏來。」番僧見問，連連叩頭道：「目下吉時已過，叩乞龍恩，准其至明日午刻，再行上壇祈禱一陣，足雨普救天下禾苗，以贖不驗之罪，乞佛爺開天地之恩，赦其毋咎。」通事奏述已畢，皇帝尚未處分。只見天師從御座之後，轉到聖駕一傍站立，眼望番僧用手一指，叫道：「怪物！你可認得我麼？」番僧正在俯伏，忽聽有人叫他怪物，急抬頭一看，只見御駕旁侍立一位道教，年約三旬，精神滿足，生成仙風道骨。番僧看罷，把兩個大眼一翻，頭一恍，復是滿嘴啞啞哇啦說了幾句。天師也是聽不明白，忙問通事。通事答道：「僧人說是未曾會過，不識是誰，請問姓字？」天師聽罷，微微冷笑道：「料你也不知。我乃祖居江西龍虎山，敕封正乙真人，自漢迄今，護國佑民，盪魔除怪，姓張，料你不識，亦許聞名。我今特來看你求雨，問你求的雨在何處？」番僧一聽說是天師，猶如半空中打個霹靂，登時魂飛胆落，伏在地下，如木雕泥塑，一言不發。天師見他默而不答，說道：「孽畜！你可知罪？老佛爺為國憂民，設台祈雨，你胆敢借事生端，來到帝廷欺瞞，主上竟敢癡心妄想，應該回思，已往罪犯天條，疊遭雷擊，既然躲過，就宜潛心苦煉，改過自新，仍迺肆行不悛，妄起邪心。你想太乙真人有幾個賊子奸臣，旁門邪教能成正果的？況且這畜類所行，不想出身根底，妄想金口御封，要成仙道，若叫你這等列入仙班，恐天下惑世誣邪民術，皆成蓬萊三島仙人矣！你求不下雨來，就該請罪，你反妄奏有人沖破你的法術，我早知道你總然求得雨下，亦是無益禾苗，有害百姓，興妖欺主，該當何罪？你既自尋死路，料難再事姑容，依我說你速往聖駕之前，將你原形現出，本爵慈悲，代你叩乞主上體上天好生之德，赦你一條活路，速回水沼苦勵潛修，若仍是癡迷不醒，聖主一怒，只怕你性命就不保了！那時休怨本爵不施惻隱之心。」却說番僧聽罷天師的一番言詞，悚惶之極，要知如何事，且看下

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張手雷法台驅邪

擲鐵牌龍潭致雨

話說黑僧伏在龍棚御座之下，被天師切責，因疑信參半，要試真假，他便暗懷毒計，偷眼看着，覺離他切近，便運足腹中黑氣，對准真人直噴去。那知天師見他跪在地下不哼不語，早預防他不懷好意，看他那邊把嘴一張，真人不肯容情，把手一撇，呼嚕嚕如雷聲振響，萬道霞光，直拍奔番僧而來，倒將那股黑氣反行捲回。番僧大吃一驚，知是天師無疑，更足一蹶，旋起一陣黑風，到了龍棚之外，飛奔雲霄。衆文武正然驚訝，見從御座後起一陣香風，金光一閃，隨着黑風直趕下去。皇上同衆文武尚不知何故，寶座上龍顏大怒，望天師說道：「啊呀不好！番僧逃脫去了！愛卿作速使方略，休叫傷了朕之子民。」真人連忙跪倒，口稱：「萬歲！微臣有驚聖駕之罪，乞我主寬恩！」老佛爺龍腕一擺，說道：「此乃愛卿降妖，何罪之有？速平身。施法擒妖，邪要緊。」天師復又奏道：「萬歲！且寬聖憂，怪物插翅難飛，微臣早已暗遣神將各守方隅，適才金光所起，迺是護法靈官追逐妖邪，絕不致遺害百姓。」皇帝寶座上點頭道：「但願如此，無奈亢旱依然，朕甚覺有愧于心，愛卿保國佑民，速行施法，祈得一犁甘雨，慰朕如渴之望。」天師叩頭奏道：「臣食君祿，當報君恩，臣託我主洪福，仗祖上傳遺，祈一場雨露，以救禾苗枯槁，以安萬民之心。」皇上聽罷，反憂爲喜，道：「卿如此可登雨壇祈禱，快施無窮法力，前去致禱。」真人奏道：「微臣不須登壇，自能致甘霖下降。」老佛爺問道：「愛卿不用上台，如何求雨？」真人回身取來一物，尊聲：「萬歲！速遣大臣一位，手持此物，飛馬到黑龍潭，擲在水中，不過一二刻，有細雨清風紛紛而降。」皇上聽天師所言，不知是何法寶，這等奇驗。老佛爺接過仔細一不，原來是一黑漆鐵牌，長有七寸，寬約三寸，正面上寫着「洪教敕令」四字，朱紅字，背面畫着一道符印。老佛爺看罷，龍心暗道：「這樣一個小鐵牌，如何說便能求得雨下，看來也是難測，若是不靈，天師豈能虛說，想來天下孔張二家，皆有祖傳至道，使後人不能不尊崇奉敬，朕今看來這個小鐵牌，定有靈應。」却說天師見皇帝看牌沉吟，連忙奏道：「啓我主速降諭旨，派一大員持此物捺在黑龍潭，不可回視，策馬速歸，雨便隨落。」老佛爺龍心大悅，忙對馬五格諭道：「張愛卿適才所言，卿可會聽得明白？」馬大人見聖上問話，連忙到駕前跪倒叩頭，口尊：「萬歲！奴才皆已聞知。」老佛爺道：「你既知道，即刻拿這鐵牌，速去黑龍潭。」馬大人叩頭道：「領旨。」復身站起，接過鐵牌，退步出了龍棚，忙吩咐家人牽過能行的坐騎，帶一名僕人，一齊扳鞍上馬，如飛而去。轉眼之間，已到了黑龍潭近處，棄鐙離鞍，叫人將馬拉過一旁。馬大人自己走到潭邊，但見水勢濤洄，清鑑毫髮，看罷，急將鐵牌捺

在潭裏，連忙撒步回頭，扳鞍上馬，奔回雨壇。且說黑龍之水，原係與海水相通，那時龍宮內的水卒，正在潭中巡哨，忽見有一物沉下水卒，接過一看，乃是一面法牌，水卒不敢耽擱，連忙雙手捧定，行至水師稟知龍王，呈上鐵牌，龍王一見，知是洪教真人的救命來到，即刻差巡海都尉到處，知會雷公電母，風婆雨師，衆神會集一處。龍王同衆神，牽着水族一齊到了空中，頓時布雲掣電，發雷行雨，不言龍王奉天師敕令。且說聖主自遣馬大人、黑龍潭去擲鐵牌，坐在龍棚，復與天師言談妖物。未二刻，只見馬五格已走入棚中，駕前跪談口尊：「萬歲！奴才遵旨將鐵牌捺到龍潭，回馬行至半途，知鐵牌果然靈應，漫天烏雲油然四起，現在雨亦沛然降下，奴才特行奏明。」老佛爺聞奏，龍心大悅，將龍腕一擺，馬大人站立退歸班內。老佛爺隨即欠起龍體，離了寶座，忙步到龍棚之外，閃龍目四面觀看，衆王大臣亦俱相隨，仰天而望，但見滿天雲氣蒸騰，電光閃爍，清風拂拂，雷雨交加。佛爺不覺龍心大悅，衆文武跪倒齊呼：「萬歲！萬歲！聖壽無疆！」老佛爺一見，連忙說道：「衆卿俱各速起，此迺張愛卿道術之神，朕心甚加愉快，亦不枉衆卿相隨勞碌，但雨雖然落下，不知怪物如何？」張卿家再速施法擒來，使他本形現出，朕看他到底是何妖物，胆敢前來惑朕。」言罷，仍入龍棚，復歸寶座，衆文武亦各隨入，排在鸞序鶴班。天師進前奏道：「微臣已召請馬趙關岳四位神聖，各按東西南北把守沉地，復有六丁六甲值日功曹諸神，各把方隅，猶如鋪下大羅地網，一直在雲端裏守候，妖物料亦無處藏躲，不久便擒到駕前。」此話不表，且說番僧足登黑雲，從龍棚直起到空際，心內打算逃回沼去，猛一抬頭，往回裏一看，只見有道金光，緊隨在後，又聽如雷似的大喊道：「精物那裏飛走，速速回去，現你原形，不然，吾神鞭下立刻叫你慘命。」那妖正在驚慌之際，忽聽怎樣一響，嚇了個走頭無路，只得停住，偷眼一看，但見那追來的神聖，甚是威猛，赤髮紅鬚，朱紅面色，兩隻巨目，頭戴金冠，大紅袍襯黃金甲，腰束黃絨寶帶，胸掛紫金牌，靴登五彩手執金鞭，聲音洪亮，妖邪看罷，知是靈官爺追將下來，幾乎驚跌下來。從來道教之中，就是這位靈官王元帥到了，佛門就是韋馱，凡妖魔鬼怪皆怕這個神聖。有人閱看及此，問說這話前後，敘的不符，他道：「先前說黑面僧不認得天師，怎麼就認得這靈官呢？即便見過，說是認得爲何？先在龍棚之際，天師將靈官請下，在御座後保駕，衆官看不見，俱是凡目，妖僧他是妖怪，那時看不見，這會子在雲端內就看見咧？」即有此問，只得敘明。衆妖大抵俱知，孟子說道：「大而化之之謂聖，望而不可之之禽謂神。」既爲神聖，自然令人莫名其妙，有不可思議之處。不要說妖怪，假如凡人神聖要叫你看見，把金光一閃，你便看見，要不叫看見，把金光一隱，你想要看見，萬萬不能。靈官爺先在龍棚，原是暗中保駕，隱閉金光，妖邪低頭伏在御座之下，所以未能見法相。此時到了虛空，靈官爺現出金身，妖邪自是看得詳細。從來天下奇奇怪怪之事，叫人想不來，解不出的盡多，若此平常情理較論，往往駭人聽聞，殊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多，風土之

異，人情之有，年月之久，其間無奇不有，無怪不生。若以自己未聞未見，未曾作過的，便說世間並無此理，並無此情，並無此事，究竟那是坐井觀天，淺見薄識，知其一不知其二，少所看，多所怪之人耳！況且仙佛神聖道高德重，自能變化毋窮。不是那異端邪術，惑世誘人的障眼法兒，說出來荒唐難信。閑言敘過不表，且說妖怪見了靈官爺聖像，意亂心迷，恨不能立刻鑽天入地的，得全性命。暗說：「不好！料是多凶少吉，難逃公道，我實指乘機借求雨得點好處，歸入大羅仙，得預蟠桃會，麼道遙自在，那知心高命蹇，晦氣臨頭，不知遇了這個烏天師來，破了我的機謀，到弄得引火焚身，這個時運真乃不利。那得靈官真緊緊跟定，被他金鞭一擊，恐難保這個殘生，早知此來這樣結局，何必跑到北京担只個驚，怕倘要出了醜，不但遺笑江湖，怎麼再回水沼見同類朋友？」垂頭喪氣，心中悼怨。只見靈官爺緊緊趕到，揚着金鞭往下要落，嚇得渾身亂抖，不覺急中生智，暗想我總要跑到何處，他一定也是要追到何處，自古未有不慈悲的神佛。我且上前懇求一番，倘靈官爺發了善心，暗放我逃走，免得如飛奔命，若是不允，再作道理，只見靈官登時冲冲大怒，罵道：「好孽畜！胆敢違吾法令，看鞭罷。」說着那金鞭照那黑面僧頭上，一直落將下去，不知妖邪頭顱被靈官爺擊的如何，要知端緒，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王靈官捉妖繳令

番僧法壇現原形

話說妖僧哀告靈官爺，忽聽怒聲大叱，掄動金鞭照頭便打。妖僧一時心內着忙，想已躲避不及，連忙將大嘴復又一張，吐出一股黑氣，托住金鞭，撒身駕起妖風，往北逃走。忽然又遇天神相阻，更覺魂迷意亂，猛一抬頭，乃是一位黑臉神將，坐騎斑斕猛虎，手擎竹節鋼鞭，身穿黑袍，肩披黑甲，腰束烏玉寶帶，足踏烏底官靴，頭戴幘頭，面如鍋底，熊眉豹目，滿部鬚鬚，在一片祥雲瑞氣之中，舉着鋼鞭如疾雷似的大聲威喝，橫攔去路。妖邪看罷，認得是黑虎玄壇手無器械，不敢相鬪，倒退了幾步，連忙轉身強打精神，復弄妖風，飛奔南方逃走。此時玄壇爺見妖物前來，正要縱雲擒捉，忽見一陣黑風向南疾下，往前追趕，到了龍棚，見妖物已經過去，只得停雲守住汎地。却說那怪跑過龍棚，想從南方暗遁，急得心似油煎，汗如雨下，暗說利害。回頭一瞻，但見玄壇爺不復緊追，微覺心定，恨不能一時得一藏匿之所。正在興風一直南下，算計轉灣脫身，忽聽正南上也是一聲大喊：「妖怪休要前來，今有正乙真人法令，防你窮躡，令吾神把守南方捉護于你，你若求不死，速至聖天子御前化現真形，還可活命，不然刀下無情，立地叫你身首異處！」那怪正在攢力借風，猛然迎頭又聽這一聲威叱，更覺魂不附體，暗說：「不好！南北俱有天神阻住。」連忙閃目從對面一看，但見那位天神頭戴五鳳金盔，身披黃金寶甲，雲裏織錦綠征袍，腰束碧玉紅縵帶，胸挂護心寶鏡，

足登五彩雲靴，坐下赤兔胭脂馬，手持青龍偃月刀，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五縷美髯，鬚鬚頰下，英雄浩氣，沖貫太虛，左右侍從圍隨前後。那怪看罷，知是伏魔協天大帝，不覺打個寒噤，暗想：這位神聖，更是伏魔上將，萬事難以闖過，不如早奔他方。妖怪將要轉身閃避，只見前面一聲大喊：「好呀！畜生！看見我家老爺，還不速現本形，前去請死，真乃大胆！有吾聖取你的命。」說着一縱祥光，手提大刀，直撲那妖怪。那怪一見連忙撥轉風頭，斜刺裏又往正西撲去。周爺見妖物逃去，才要乘雲頭追趕，但見聖帝把手一擺，周爺收住雲光，仍在龍棚正南守住汎地。且說妖物暗想：這四面八方俱有天神把守着去路，只怕今朝合該吾命休矣！此話慢表。且說靈官爺自縱金光，暗回龍棚等候衆神，將怪物拿到駕前，好交法旨。遲了一刻不見動靜，靈官爺恐妖物哀求，衆神慈悲，將他釋放，急忙復起香風，到了龍棚之外，用聖目遙看，但見衆神雖圍住妖怪，尚未動手捉獲妖怪，站立中央，四顧發悶。靈官爺看罷，縱起祥雲，直升碧空，到了鬼怪切近，大聲喝道：「畜生！直乃胆大！吾神良言示你明路，竟敢違背，料你是要吾神動怒。」說罷，掄起金鞭，按着妖物項上落下去。那物見靈官爺鞭到，無處可奔，連忙側身躲過，趁勢起陣黑風，來回與靈官爺旋轉。靈官爺心中大怒，威聲喊道：「衆位神聖，既奉真人敕令，捉獲妖怪，還不齊上，等待何時？」衆神一齊喝道：「妖怪休推睡夢，我等奉天師法旨，特意在此捕捉於你，若非真人法令，要你的活口，此時早叫你骨化灰飛。要是自知罪孽，快到龍棚見了人王帝主，化現原形，真人開菩提之心，求免你一死，也不枉你千年道行付于流水。要再癡迷不省，難免屍骨寸磔，性命不保。」却說那怪聽衆神聖之言，身搖心蕩，仰首四望，天兵天將圍繞得密密層層，無隙可脫，不禁淚痕滿面，暗嘆一着之差，災禍臨頭，何苦當初生此癡想。連忙跪倒哀求不已。靈官爺一見大怒，罵聲：「好妖孽！只乃胆大，衆神聖憐你千年道術，用良言指你明路，你反粧聾作啞，料你這東西不知好歹，不選法令。」說罷，大喊一聲：「衆位不必善勸，這孽畜自己尋死，可必容情。」那怪聽靈官爺喊罷，只見四位天神揮動天兵，刀鎗並興，齊往上攻，看罷，心慌暗自想道：「不好！我若再不說是速轉龍棚，必遭他們的鋒刃，少不得再去求見真人，不叫我現出本形，少弄顏面，逃回去免得同類輕薄。要是聖主不赦死罪，那也就無法可說，料是在此哀懇，亦是枉然。」想罷，連連叩頭，口稱：「衆神暫且息威，聽小畜一言上訴，衆聖既憫小畜，不卽誅死，是要小畜得留活命，小畜何敢再違慈諭，不聽善言。小畜惟求衆聖開恩，使小畜見了天師，到了龍棚之外，然後再化原形。」靈官爺不等妖怪說完，大言喝道：「卽速到龍棚現出本形，吾神好交法旨。」那怪爲難多會，算到別無良策，將心一橫，兩眼一閉，收住風頭，暗想：醜婦難免見公姑，任憑運數罷了，呼的一聲，從半空落到平地。衆聖猶恐那妖欺詐，復從下方逃走，暗中緊緊衛護。只見那妖物已伏龍棚之外，一齊用金光隱住法相，在雲中候着天師發落，好送符歸位。不表衆神暗中衛護，且說皇爺自從天師鐵牌求下濛濛膏雨，龍

心大悅，坐在龍棚，正與文武羣臣稱贊天師祖代靈蹟。羣臣將寧獻王送天師的七言律詩，述誦聖聽，有「黃金甲鎖雷霆印，紅錦繡纏日月符。天上曉行騎這鶴，人間夜宿解雙鳧」之句。老佛爺聽罷，說：「這詩贊美的誠非虛語，自漢迄今，天師道術至高，仙蹤之異，果然不枉上帝敕封之位。朕今看來，深自確信。」天師聽罷，老佛爺御言稱贊，連忙跪叩頭道：「爲臣有何德能，敢勞我主過獎？」龍棚之內，君臣正在談論着妖僧被獲，忽聽從雲霧之中，下來一陣怪風，黑氣見一物跌落龍棚門首，皇爺同衆臣齊吃一驚，座閃目觀，實難曉，原來就是那求雨番僧伏在地下。老佛爺一看，將要開金口下問，只見天師一轉身軀，用手一指，喝聲：「孽畜，真乃死有餘辜！本爵用良言警戒，你胆敢違吾法諭，不但不悔罪現形，反倒噴毒逞惡，竊逃法網，不想你只點本領，焉能脫出吾指掌之下？今既被擒，可能再輕饒得你過去？依本爵說，還是快現原形，然後再請聖上下旨發落，判你的重罪。」此時衆文武隨駕觀看，但見番僧跪在龍棚門外，戰戰兢兢，低頭受責。從來沒有不食生的人物，那怪僧空墜下，不知老佛爺叫他是死是活，心內不定，喘作一團。今聽天師教一番，又見皇爺圍着多少侍衛，那等威嚴，更覺恐懼。那怪僧含珠淚，連連叩頭求饒，敢則是人是畜生，到了將死關頭，心想得生，惟恐言語錯亂，惹禍惱了生殺之權的，立刻怒發，叫他廢命。所以那怪到了此刻，恐防一時說的不明白，立即要命。此時說話竟不似先前啾啾哇哇，也會說出清白的官話來了。但見那怪聽罷天師之言，連連叩頭求饒，口尊：「真人小畜一時不明，迷了心前來致生罪孽，小畜實非有心貽害百姓，望求真人垂憐物命，婆心救免，使小畜得不出醜，小畜再不敢生事害民，望求真人開一線之恩，永不敢忘大德。小畜要是心不應口，將來必遭雷擊之報。」那怪說罷，仍是叩頭不已。却說皇爺見妖怪哀求，復歸寶座。天師聽罷，那怪之言，俯首睡想，沉吟半刻，轉身進了龍棚，連忙跪叩頭。老佛爺一見，叫聲：「愛卿，速起平身，有何言詞？朕無不依，卿只管奏來。」真人聽畢，謝了恩，侍立躬身奏道：「臣啓我主，這個妖物雖有邪道蒙君之罪，不過畜類之心，不明國法，原其請是爲急成仙道，不該妄起貪心，前來鑽謀營幹，誑蔽朝廷，並非安心生災作耗，惑世誣民。臣啓萬歲赦他死罪，使他改過自新。臣算將來這孽畜身上還有一段因果，龍心默定不敢預言，使天機洩漏，日後自見應驗。凡物不該遭劫，一定將他治罪，誠恐逆天不利，存他活命，現出原形。」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施賢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閉鎖空房

話表黑面僧現出原形，伏在龍棚，老佛爺閃目觀看，是一條金色鯉魚，爬在地上。老佛爺看罷，同文武用手一指，將要開口責說，忽見一陣腥風，直撲面目，黑氣上起，老佛爺覺腥羶難聞，忙往後退，復歸寶座。又聽呼的一聲，那怪風仍刮的旋轉天地。老佛

爺復注目一看，還是那怪伏在舊處，看罷未及開言，天師連忙前行幾步，大聲喝道：「你這畜生，真乃野心不退，爲何這等性急，陡氣妖風，幾乎有驚聖駕，你不想本爵未曾送神，你焉能脫身，今日本爵一片慈心救你，你這孽畜便該捐除獸心，牢記誓願，要是再蹈前非不改，必逢天怒，定受天誅，即犯在本爵之手，難再想輕饒放過。」畜類也具羞惡之心，聽着真人切責，直是低頭蹙縮，殼棘之狀，甚覺可憐。老佛爺本是仁德之主，看着不忍，將他處死，叫聲：「妖物！今朝若非張愛卿代你說情，朕一定將你碎尸寸磔，以爲興妖禍世者戒。既洪敦憐你修煉不易，概不根究，留你一命，再不可貽害生命，修的功圓行滿，何愁不得歸正。如今赦你無罪便了。」那怪聽老佛爺聖諭，不住頭點。真人見聖上已竟發落，急命法官符送衆神歸位，又轉身叫聲：「妖物！已後莫負聖恩，速去！」那怪聽真人開了活命之恩，真是漏網之魚，連忙駕起風奔回水沼，見了同類，又氣又怒，怨說衆水怪無義。那些衆怪述說有神阻路利害，才知是天師預遣天神空中阻擋，不能前進之故。那怪自討了這場沒趣，俱各相戒，再不輕赴北京。每日在沼內純修，後話不表。且說老佛爺見雨已落，妖物現形，龍顏大悅，對天師叫聲：「愛卿，適才施雨的那面鐵牌，朕想頗有靈效，可稱是仙家寶物，今仍在龍潭，必是不能再得，卿爲祈雨濟民，却將靈牌遺棄，朕甚惜之。這等仙傳之物，愛卿果能還有幾件，朕想用金牌更換，備存在龍神廟內，倘有時逢着旱災流行，朕便派人用牌祈雨。」老佛爺言罷，真人連忙跪倒口尊：「我主臣那面鐵牌，更不過是符印之靈，並非仙傳寶物，雖已擲在深潭，到了夜靜，龍宮自差水卒前來繳送，我主聖諭存留，微臣遵旨，當遣法徒奉上龍神廟內，如逢時旱，我主仍命一位大員，不論何地龍潭，擲到水中，都有神驗，天意所在，最嫉宣洩，微臣不可預言。」老佛爺聽罷，叫聲：「愛卿所奏，確爲至理，朕爲憂民事，亦當順受天命，不知今日只雨落到幾時？」天師道：「微臣敕令龍神行雨，就在一日爲止，但微臣復有一事啓奏萬歲，適才微臣仰觀雨景，只見正東甲乙方，忽起祥雲瑞霧，籠罩一方，據臣看來，定有神人降凡。」老佛爺聞聽忙問道：「愛卿既然看出有神仙降世濟民，不妨只事明奏，主在何處？日後訪出實跡，必要欽加封號，不枉神仙降世臨凡。」天師聽老佛爺追問，連忙行禮，至龍棚清淨之處，召遣值日神查明回報。值日神起空中，霎時一看，便知就裏，到天師面前報明。真人聽罷，復對老佛爺奏道：「微臣已悉其事，只靈光瑞彩，乃是佛門慧根發現，在通州郡內，始因本地劉姓夫妻，吃齋念佛，積善感動西方世尊，說他夫妻行善不懈，該生一佛子，將來使他夫妻終歸極樂，因遣羅漢降生化成癡傻，劉姓夫妻，吃齋念佛，積善感動西方世尊，說他夫妻行善不懈，該生一佛子，將來使他夫妻終歸極樂，因遣羅漢降生化成癡點化傳法，遂悟澈佛門微妙。如今只傻僧要遁入深山，欲報本處供養之義，暗用佛法度化愚迷。他知我主願旨求雨，通州官員現集城隍廟內，他便前去驚覺官民，在衆官面前，許定今日午時求雨濟衆，合郡官見他瘋傻，鎖在空房之內，那僧先知此處微

臣敕令龍神求雨，他暗中誦經相助。現今雨已應候，衆官說他有異，俱各信服。雨落，禾苗悖然生長，一方共樂歲豐，萬民歡聲遍野。一爲積些善功，再爲報答鄉里，從此便匿跡藏名，脫身世外，幽巖古洞，以待脫了凡骨，復返西方，移帶劉好善夫妻齊升仙界。今只傻僧還在空屋，奉經勸世。值日神回報如此，我主暗訪通州城內，自有實跡。佛爺聽罷天師所奏，龍心也道：「今日妖伏只等善人，能感動神佛，亦是國家祥瑞，朕還宮後，必須前去訪明，看看只個神僧是何形像。」想罷對張天師說道：「今日妖伏雨落，皆是愛卿之功力，候朕加封便了。」不須煩瑣，且說通州優和尚，自從鎖在靜室之內，那一夜把木魚敲的梆梆不住，吵的衆官俱未得安。到了次日清晨，施公同衆官淨面用茶以畢，仍去照常行香，參神拜聖，衆僧等仍然各依本教科儀，修醮念經，吹打法器。此時通州那些軍民，聽說有一遊方傻僧許定當日准能落雨，俱走來觀看。怎麼求法，來到廟內，聞說和尚鎖在空房，一齊紛紛說道：「京都皇帝派只本處官員求了只許多日，並未求得龍神落幾點兒雨，不知那塊來的這個傻禿，就敢說是行得了，現在旱的人都編出口號兒來咧！滿街上作曲兒唱，甚麼「朝也拜，暮也拜，拜的日頭到乾晒，早也求，晚也求，求的水滴都不流。」看只個優和尚也是白倒亂就完了。」軍民亂談，忽聽傻僧木魚兒梆梆加力的擊了三聲，大聲念道：

嘆世人，真可惜，作貪官，爲污吏，不積福，不克己，不忠，不孝，還不悌。口頭言，甜如蜜，壞良心，黑似漆，坑拐謀，更把人愚，逞強嘴裏念着，木魚敲的聲音，略小念罷，又大擊三聲，往下又念道：

十方佛，他是誰，誰是我，黃梁大夢誰能脫，避神龍不得閑，市雲童子哄了我，午時三刻不見雲，未時六刻難救我，靈山佛，苦殺我，早甘霖，慈悲我！

慈聲慈氣流水的朗誦，那些軍民聽了，也有笑的，有說編排得好聽的。此時衆官拜畢衆神，廟院散步，聽了都不爲意。只見有一下役上前稟道：「回衆位老爺，西北起了黑雲，向東飛來。」衆官聞聽，各去縱目西望，果然雲遮天日，似有風雨來到，俱各盼望。不料遲了片時，又一昂頭，雲已散盡，那紅日炎炎如火一般，晒的大地更加炎熱，看罷俱各煩悶，齊說：「可異！明明雨已落下，轉眼又霧退雲消呢？」只傻僧說的甚妖，難道見着一片雲，便算求了雨咧，分明是餓瘦了，前來調謊騙食，還大着胆自定時刻，看他到底怎樣。」施公聽着衆人所說，也想只個僧果然不下雨來，他豈肯特來找打，要說他一定可行，却又午時已到，不見有雨。賢臣猜疑不定，忽聽傻僧又打那木魚更加亂响，見官道：「只傻僧也算有異處，精神不小，一夜鬧的衆人都不能閉目，咱們俱覺困倦。」只聽他又在屋內傻聲喊道：

人人同說不著迷，一說善事便是疑，晨昏惡氣冲天地，怒了龍天雨露稀！天不雨，你們急，怨說陰晴天不齊；天雖遠，却難欺，人間善惡老天知，要求感召風合一念之善，便起雲霓。衆人聽他念罷，剛要轉身回去，只聽空房裏木魚兒又大敲了三聲，不知往下還有什麼話語。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念歌謠助雨濟世 種根苗遁跡歸山

話說傻和尚停了片刻，復將木魚大敲三聲，改了言詞念道：「見人人皆笑我癡，我笑乖的瞎作要，來復去這一朝，今朝無雨來你不饒，我的佛法無邊，快來救我把雨洒！我自傻，你自乖，乖的求雨雨不來，我的佛快顯靈，慈悲我一念誠，送來風雨作交情。」衆官在窗外聽他念了，又念打着那木魚似甚得意，有位守備說道：「只分明是唱的謠言歌兒，焉能會求得來雨，似他此等樣式，到鄉村討碗飯吃，豈不勝在此叫人監守。我看看不如趁早趕出廟去，免的討人不安。果真有大本事，又不致那樣的衣不衣，履不履，餓瘋了前來亂道咧！」說着，衆官到了施公面前，述說了他念的話，請命攆逐。施公聽罷說道：「衆寅兄不必氣惱着急，他念的並非奸言，又非譏刺衆人，常言匹夫一念至誠，便可感風雨，召鬼神，果然說大話，小結果，有頭沒尾的，空來潑擾，再責逐他，再等稍遲一刻，不見有雨，叫他心服口服的領責。」施公說罷，衆官看了天色午刻，都要過去，那日色熱的，真是可畏。衆官民此時，都知和尚說的時刻不會有驗，全在廟裏圍着，等看施公怎樣擺布他。衆人正在交頭接耳的亂說，猛聽傻和尚大嚷之聲，把衆人倒嚇了一跳。又一細聽那傻僧嚷的，乃是「黑龍黑龍，快把雨行甘露三尺，慰彼三農。」他那裏讀罷，忽來一陣輕風，衆人對天遠望，那濃雲已滿九霄，登時大雨直傾，雷電交作，衆軍民見那雨從未初直落到西正，微止了半刻。衆僧道：「各回本廟，天到黃昏，用罷齋飯安歇不表。」却說那雨先前飄潑的直傾，停約一刻，復又濛濛一夜未止，到了天明，四外一望，真落了個池滿溝盈，運糧河中，水平添三尺。衆官晨起吃茶已畢，見知州到來，衆官俱對施公相慶賀，賢臣說道：「此是傻僧的功德，衆位寅兄不知有何定論待他？」衆官道：「還是大人作主。」此時施公已測透傻僧的出處，不是凡庸和尚，只得說道：「你們先擺上齋飯，再叫他前來問他所欲，再作道理。」州官道：「求雨乃有益地方之事，下官的責任，卑職奉命請他到來。」說罷帶着跟隨人，行到房門外，只見門尚虛掩，吩咐跟人將門推開，到室中一看，那傻僧臥在地下沉睡，忙令跟役呼喚，只見那傍邊挺身爬起，朦朧二目，憨聲說道：「你們爲何驚了我的瑤池聖宴，使我不得吃飽？」州官聽了，猛然不解，也說：「只傻僧必是瘋夢未醒，不然爲何說出混話？」又知他憨傻無所畏懼，連施大人他還不怕，無可奈何，只得說道：「下官奉施大人命，特來相請說

話將才至此，何致唐突有驚赴宴，和尚快出去罷。莫令大人見怪。」那傻僧聽罷，不說去否，先翻着眼問道：「你是誰呀？前來攪我。」跟隨人役見他直說瘋話，恐怕再說出不受聽的言詞，忙接口道：「只是本處的父母官大老爺。」那傻僧一聽，先哈哈大笑了。一陣道：「我當是誰，只麼拿權作勢，敢是州尊，那你們說他是父母，就該顧子婦，怎麼不疼子婦，就愛那姓銅的姓錢的方眼孔呢？」說罷站起來又笑，拿起木魚往外便走，將州官關的面紅耳赤，無法可施，只得隨着來到前面大殿，只見傻僧與施大人也不行禮，衆官倒起來讓他坐，他並不推辭，便坐在施大人對面。州官想着施公必怒他無狀，那知施公一見便道：「只場雨幸和尚求下救濟萬民，有此善功不小，今備蔬齋費用一餐，再者請問禪林住來何處，將來好派人資送齋糧，使百姓尊禮。」施公說罷，吩咐修齋，下役答應，叫廚子製造些蔬菜素麵送上，剛擺在棹子，那傻僧一看說道：「大人要請我吃飯，就是不吃那素物。」州官先前受他奚落，正在心裏惱恨，忙接口道：「皇上自求雨以來，便頒旨斷屠。」傻僧聽了復大笑道：「你這州官也到不錯，分明當着施大人說謊遮掩，要不爲吃肉，何能叫人捏住款柄。」內有位武職說道：「你只傻僧直是妄口誣人，有何憑據？」只見傻僧大笑道：「你們不服，派人到鼓樓南北街上，張許二屠家內，他那地窖中蒲草蓋着，現有豚肩豬腿，就說已經下兩官不計較，按價給他買上幾觔，他必肯賣。」州官聽罷，忙忙說道：「要是不准如何？」傻僧道：「要是不驗，將我這化緣討飯吃的神木魚兒輸給他，叫他衣鉢傳世。」州官怒氣說道：「真乃晦氣，只僧人過於惑不畏法，滿嘴說的是些什麼話語？今到要依他買去，如不准時再行算賬便了。」說着吩咐下役而去。不多時把肉取來，回說：「小人去時，屠家初還抵賴不承，後來說破他們藏肉之處，才心慌取出，並未討價。」衆官聽罷，彼此相看，都不敢說嘴。施公在一旁也覺驚異，暗想道：「只和尚大是神妙，將他求雨濟民所行神跡，具表奏聞聖主，加他個封號，大其寺院，便一乃不湮沒了佛門顯應的善緣。」賢臣想罷，將內司叫到近前，說是如此，只般急去快來。內司答應而去。此時天色尚陰晴相半，施公吩咐擺上筵席，衆官笑道：「時已過午，和尚既要酒肉，他先用罷咧。」施公明知是僧僧多話之故，難以相強，看那傻僧並不遜讓，手把木魚，捉將木魚兒打了幾聲，衆官又不知何故，腹內竊笑。忽聽他叫道：「施大人，我有個小曲詞兒，能知人心事，你們將耳朵伸開聽着我唱。」唱的是：

衆位官兒休暗惱，官場規矩我不曉，直言說的人怒了，低罵禿驢我不好，從來都不知顛倒，吃齋睡覺合傻笑，兩足田野匪我功，敕令龍王張洪教，愛敬忠來愛敬孝，不求御口加封號，有心爲善如不賞，你的金銀我不要，一步白比一步高，他年相會作總漕，龍潭虎穴防驚險，不防英豪恐不牢，我本佛門一傻僧，人生定數我難明，要求未到先知事，欽命東巡問孔生，去來不必問行蹤，佛法因緣異日逢，去處來時來處去，黃金布滿祇園中，天相吉人忠與孝，真經一卷動天庭，莫怪慈僧多。

管事，佛心無處不多情！

那傻僧念罷，走過去便坐在正面椅上。衆官認他去吃筵席，暗說：「只和尙怪極，心裏罵他，都能知道，莫非是真神人，怎麼又飲酒食肉呢？實在使人猜疑不明。」不言衆官納悶。且說施公聽罷他念的言詞，心內也覺猜疑，暗說：「只僧莫非是濟顛重來下界，我心想的事，他都念出，其中又有令人難解之處，我想給他奏明皇上，並相送他銀子，只是方才的主意，說是惱他罵他，又說有人怨他，說話裏詈罵都是有的。那山東孔生，乃是在江都縣之事，今日怎麼說是要知過去未來，去向山東問他。又說是欽命東巡，又說有龍潭虎穴，還是異日相逢，這些話不知又說到何處，難道皇上命我去山東訪孔聖後裔，此話斷無此理。等着施安回來，贈他銀子，看他如何，再將他帶到館驛，問他個確實。」賢臣正然思想，只見內司到來將銀呈上，賢臣命放在桌旁。且說傻僧對着那酒肉並未下筷，他看見銀子送到，彷彿長了精神一般，慌忙站起，到那銀子近前，大聲說道：「衆位老爺看着，我能借這大塊銀子種在地下，展眼長出銀苗。」嚷道：「此項白銀我無用，捨在山東濟萬民。」不知傻和尚之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衆倉戶巧蒙作蔽

施大人復申牌示

話說衆官聽說傻僧去種銀子，都坐着看如何變法，那知他乃借此脫手呢？只傻僧早知施公心內之事，不欲明說，宣洩天數，所以借唱兒叫人聽着，已經算是含糊對了。他又知道施公還要往下詳問，故此他見施安將銀取到，便趁機會說此種銀生苗，哄的衆人信了，要看他的異法，他才往廟後走出，他那裏真去作那無益之事。到了院後，便將銀傾在地下，又從廟的後院繞到門前，徜徉而去。衆官候了多會，不見動靜，就有那心急的說道：「這和尚怎麼不回，莫非拐銀逃走。」施公道：「不要妄口誣人，他與其拐走，我既說送他，何妨明着拿去呢？」那銀子許未長出苗兒來，不好意思前來，却是有的天色已晚，不論那位貴職前去看看，叫他不必作只法術了，看看如何，速來回話。」施公叫施安同着幾人剛走到了那裏，只見白花花一堆銀子，擦在地下，吩咐衆役揀起，又到神殿禪堂找了一回，並不見傻僧，只得回來稟明施公。施公心中才恰想他唱的話語之內，已經說着說是不，不要銀子，不必問着來去行止，且說賢臣自與衆官求雨已畢，回到衙中安息。一夜天明起來，王殿臣郭起鳳闌小西進衙叩見，待立一旁。賢臣問道：「你們訪宣之事，何妨對我說來？」三人見問，連忙答道：「小的等只幾日，在倉裏倉外水旱道上，留心腳查，並未見有實在情弊，只是聽人傳說：「先前倉廩官吏並車船人役，相沿種種弊陋，不一而足，說是雖有正直無私的，又皆怕

招嫌怨，互相隱瞞，不肯出首，那時奸滑倉吏，往往與皇親國戚各府的豪僕勾連，於中蔽混。每逢到了二八月，放各旂的米石，便生出許多鬼弊，說是歷來廩中之米，都該出陳入新，他們生心先暗通奸商，將上等的好米，侵挪抵盜，又暗與各旂的承領串合一氣，捏造虛報，欺朦冒領，乘機走出倉外，賣與米鋪，分價各飽私囊，到了虧欠米數，復生奸計，掩蓋不是，用紅朽的支應，便是用撥合沙土的搪塞，八旂兵丁老實樸耐的，無法可使，不但領些紅朽米，還被他們七折八扣的剋落。小的等聽說，只些個弊病，全由奸詐花戶，並著名豪匪作出來的緣故。聽說那些官員，不是不能詳察，皆因有等貪鄙的希圖分肥，以為平空內着得利，所以明知不舉，反與他們掩遮奸跡，瞞得一年是一年，隱得一季是一季。此時小的在倉廩左右訪聞的一派話語，特來稟知老爺，如今眼看又到開倉日期，小的先前訪明的，那幾個積豪惡匪，還許仗着他們主人的勢力，誘花戶結成一黨，照舊的前來行欺作私，可否老爺再行裁奪。」且說賢臣本來就好管閑事，今聽關小西等怎樣一說，未免心中氣惱，點頭說道：「非汝等再來詳言，我幾忘之。吾想到任之後，應該例有條陳，先前出的那幾道牌示，皆是書吏仿倉廩從前的故套，如今既知還有只宗許多弊處，只得再自擬一道牌示，你們三人暫且下去，照常的緝訪，吾自有主意懲辦他們。」關小西等聽了一齊退下。賢臣見三人退下，吩咐擺飯用畢，心中思忖，一等到開倉，須得認真留心，一切倉弊盡絕，只些個蠹吏棍徒，非要叫他們望影而逃，不能消除了。後患賢臣想罷，立刻吩咐內司，將紙筆放在桌上，將磨墨濃，賢臣提起筆，不多時自擬了一道牌示，將稿作完，叫施安交明倉書，另行繕正。施安即刻吩咐繕清送進，復呈與賢臣閱看了，用硃筆標過擲下，叫倉吏傅木匠造木牌粘貼上面，懸掛倉廩門首，並要路之處，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奏條陳倉上守法

施大人領命出巡

且說倉上官吏，皆知施安新添了牌示，傳說的人人皆來觀看，一齊走到近前，只見上寫着：

欽命倉廠總督施為再申牌示，以防弊漏，而重國儲事。照得國家設立倉廩，積存糧米，原為八旂官員兵丁日食至要之需，一出一入，該員弁等在在均宜謹防留心，稽查升斗之米，不准營私，須要執法如山，秉心若水，倘有吏役舞弊，即宜稟明懲治，不得徇情面，隱忍不言。總期不負朝廷恩用人材之至意。近聞有等豪惡，影借主人權勢，窺伺春秋二季領放俸米甲米，以為奇貨可居，前來煽動胥吏，行欺行詐，弄鬼作奸，內外勾通，虛捏重領，恣意將黑擋子米竊運出倉，瓜分肥己，種種弊習，聞之殊堪令人髮指，更有等貪婪之員，不思潔行供職，反圖分潤私囊，知而不舉，已先不正，故不能正人。致令此輩肆

無忌憚，所以倉務日愈久而弊愈深也。本院自蒞任以來，知從前牌示，爾等視為具文，故流弊至今不淨，今本院訪問已確，不惜舌敝唇焦，再申示諭。大概本院之聲名，莫不知之，有素爾等須將從前心腸，早早收拾。倘再仍踵前弊，一經密察，定即按例嚴繩以法，絕不稍寬，各宜懷遵自愛，毋致噬臍，特示。

康熙 年 月 日 示

實貼倉廠

那些軍民人等看罷牌文，俱個讚美。施公的賢能，那倉上官吏平日不作弊的，便說有了只牌，往後即可止住弊病，免的日後查出錯處，受其拖累。那等先前作弊的，看了只牌，未免惡其害己，心內便生暗罵，說只個歪骨頭，真正可惡！莫非打算着要在倉庫一世，無故又添了只道牌示，即便他走了，後任也必要較準，何苦挨只空心罵，不言衆人好惡不一，且說賢臣自出了牌示之後，每日將倉上之事，與那有才具的屬員議論講究。凡倉上諸務，莫不悉心諮訪。一日心中想起郭起鳳等，稟明有皇親國戚的家丁煽惑花戶作弊之事，遂喚內司取過文房四寶，擬了一道奏議，皆是深切倉廠利弊條陳的諸務，俱是正本清源。那時康熙佛爺正在勵精求治，看了只個條陳，龍心甚喜，暗說：「施仕倫之才能真堪大用，不枉朕越級擢用，畀以重職。」遂硃批道：「施仕倫所陳倉廠條款，均係慎重倉務，有益國儲，着該戶部定為成案。自此次定立章程之後，務各秉公實心任事，以贖前罪。果然始終奮勉，着該督隨時奏請，即予陞遷；其貪賊舞弊者，該督隨時確訪，按例嚴辦。至花戶舞弊，係監督自行察出，即專治花戶以應得之罪。如係通同，即照犯賊例議處。至開倉放米，再有惡僕豪奴，並肆橫積匪，串誘吏胥行飛詭之弊，該督查明據實參奏，不拘王公貝勒，國戚皇親，文武第宅，即按家人約束不嚴之例，處分示罰；其奴僕即照惡棍匪徒盜竊倉庫之款定罪。施仕倫視國事猶如家事，竭盡勤勞，整頓倉儲，纖悉備舉，不避權勢，杜弊除奸，其才智心力，雖有古大臣之風，着加賞一年雙俸，並頒賜荷包一對，摺扇一柄，用旌其能欽此。」自硃批旨意下，施公看罷，立刻望闕叩頭，又上了一道謝恩賞的摺子。那些倉上官吏畏法，再也不敢舞弊。果然那年到了開倉，一概事務被施公治理的條條有款。先前索御史來查倉廠，半途回京，今又復來到開倉之日，同着監放米的各旂員，一齊來至通州，見了施公，俱各讚美，並監驗着放米，只一次放米，各人激勸一毫陋處皆無，不言施公的法令名聲傳遍京通灣衛，且說那年各省，也有風雨調和之處，也有旱澇遭災之處。先前表過年成不能到處一樣，各省督撫按例具摺奏報。惟有山東一省，有數州縣，由春及秋，並未見雨，旱災之甚，人民莫不惶惶。山野之處，半為盜藪。山東巡撫特疏奏知皇上，請獨請賑。老佛爺見了表章，即在龍案上展開觀看罷，龍顏便帶憂愁。對兩旁衆王大臣說道：「不料山東遭災如此，飢民不堪，據撫臣所奏，如今已是草食不周，朕覽之殊覺憂思，想萬民嗷嗷待哺，不急加撫恤，必致流離失所，為匪為盜，地方不安。但

施賑必須得人公直廉明，方保地面官吏無尅漏之弊，倘不遴選才智素優之員，前去總理監察，百姓即不能得沾實惠。衆卿等可保舉一員，深悉民情疾苦，不負朕倚任的，速行前往。朕乃放心。」此時衆公卿聽罷，老佛爺聖諭，遂乘機奏道：「我主要賑濟山東數百萬飢黎，非專差大臣監查不可。若用債事貪庸職分卑小之員，必不能鎮攝官吏，洞悉民情，亦不能有公無私，宣布國家恩澤。查有倉廩總督施仕倫，才具明敏，廉潔賢能，又係任過知縣，深知民間之事，此時又總理倉務，若用施仕倫前往放賑，凡賬用的帑款米款，該由何省撥發，自能熟悉胸中，辦理周到。臣等想來，非此人不能任此大事。果然臣等所舉，有當聖旨，祈我主降旨，召施仕倫來京朝見，命他前往。」老佛爺心中，那能想到他們暗藏奸計，要叫施公遠離京都，且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已過中秋佳節。施公在倉上，已將那俸米甲米，並補領的零攜米石，俱一同索御史衆倉監督，將米放完。那日正在納悶，聞聽內司來稟說：「有聖旨到來。」賢臣聽罷，連忙吩咐擺下香案，整理衣冠，前來接旨。此時差官已至倉廩衙門，只見那裏擺着香案，施公一瘤一點前來迎接。差官一見，勒往行脚，下馬進衙，將旨意先供在香案。施公朝着聖旨行了三跪九叩首禮，然後跪聽宣讀，差官復又請起旨意開讀道：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賢能廉介，國之股肱，盡瘁鞠躬，臣之本分。茲爾倉廩總督施仕倫，前者卿任知縣，朕即知爾吏治才長，既遷府尹，治國治民，爾更能多籌廣略。今復略陳倉務，不避威權，力除惡習，洞達利弊，卿之屢著勞績，誠不愧爲治世能臣。茲因山東一帶赤旱成災，禾稼無望，山東撫臣奏請頒賑，朕思保恤災黎，必須精察廉明，方能鎮懾不肖官吏，並刁紳惡監，勢惡盜徒。朕總期窮民得沾實惠，免貪吏侵尅弊端。爾施仕倫才力有餘，算無遺策，國計民生，謀盡周到。茲欽加爾太子少保之銜，前往山東救災放賑，勿令一夫不得其所。倘有貪官污吏，惡霸土豪，爾只官認真懲辦，莫使流毒害我良民。所有賑用銀米若干款項，該由何省倉庫撥用，料爾自能審時度勢，隨時制宜，察看民情，該如何措置，任卿便宜施行。爾拜受。

恩命之後，即便來京請訓馳往。其倉廩事務，朕另派員暫行護理，爾其勿滯欽此。

施公跪讀罷，山呼謝恩畢，方站起與差官相見，讓到官廳吃茶款待，敘談閒話。不表差官回京，且說施公心中想道：「都中許多臣僚，老佛爺不肯差用，怎麼轉想到我施不全呢？莫非其中有人保奏，也未可知。」想到此，施公即刻吩咐施安，叫進關小西等，收拾行李起身進京，從此這一進京，往山東放糧，施公的名聲，人人傳佈，一路上又出了許多奇冤異事的，除了許多惡霸強賊，這正是天生賢臣，扶佐聖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入京師賢臣陛見

扮客商私訪民情

且說施公自從接旨，即刻吩咐關小西等收拾行囊，諸事安置已畢，賢臣出了倉廠衙門，施安等扶持上馬，王殿臣郭起鳳關小西等圍隨在後，星馳起程，倉上官吏送有里許，賢臣便吩咐：「衆位回衙，須要好好當差，報效國家，無虧臣職。」衆人聽罷，方纔回去。賢臣帶領着親隨，進了齊化門，吩咐關小西等暫押着行囊，且先回宅。自己只帶着施安，從東華門直入，進了禁地，叫施安往外等候，閉言不表。且說施公那日到了朝房，衆朝臣俱已朝散，彼時老佛爺正在南書房翻看史書，思想山東災荒，求所以補救之策。當值的衛太監只得到龍駕前跪倒，說道：「叩啓我主萬歲，現有倉廠督臣施仕倫來京陛見，在朝房候旨定奪。」老佛爺傳旨，命宣至宏德殿問話。衛太監叩頭下去，來到朝房，對施公高聲說道：「皇爺有旨，宣總督宏德殿見駕。」施公聽罷，不敢怠慢，即刻隨著衛太監，從金堦一旁，住裏面走不多時，到了殿前。只見老佛爺已經走到那裏，在御座上坐著呢！兩旁有幾個隨駕的太監伺候，此時衛太監只得退閃一旁。施公上前，低頭朝着老佛爺行了三跪九叩首禮，又跪伏在地。老佛爺一見，那等歪歪扭扭的身軀，也覺着可笑。天顏可喜，叫聲：「仕倫，爾不愧爲國之能臣，看你這形體，實在的跪伏不便，朕今賜你一個錦墩。」說着，命內監取過施公連忙謝恩，仍是半跪半坐。老佛爺又叫聲：「仕倫，朕前者觀爾條陳倉務，深切利弊，足徵爾勞心國事。今因山東奏來荒旱，民間遭此顛連，殊堪憫惻。今將頒賑救恤，誠恐不得其人，百姓難得實惠，今特命卿前往放糧，並巡察貪官污吏，如有奸佞強惡之徒，任卿酌處。至該賑用糧米帑物，該由何省撥用，卿只能便宜行事。料卿此去，必能籌策得宜，萬民不致呼號失所。茲特加卿太子少保職銜，出巡稽察，俟回京之日，另加陞賞。卿宜速速起行，勿令小民流離載道。」施公聽罷，老佛爺聖諭，連忙奏道：「微臣是無才能，只不敢負我主厚恩，有誤國家政事。微臣明日即便登程。」老佛爺聽了，即命退朝。賢臣受命，至次日連忙起身，辭別了父母兄弟，并宅內一切衆人，登程就道。且說賢臣出行的日子，乃是到了九月初一，金風涼爽，暑氣全消，一路上逢州過縣，轎馬儀從，俱接驛站住宿，地方官送迎，並預備公館，不必細述。過了蘆溝橋，賢臣小西二人先走，大轎在後，按站住宿良鄉縣。這日到了涿州地面，遇着一件可異之事。施公與關小西閃在路邊，偷眼看著，只見乃是一家發殯的。車上送殯的是個少婦，傍邊有一男子相隨。那個少婦，哭的聲音並不哀切，坐在車裏，直是與那男子眉來眼去的一陣一陣的傳情，不像喪家的氣象。賢臣看罷，心中有些犯疑，抬頭看了看天色，到未申，叫聲：「小西，天氣不早咧！你去找個潔淨旅店，住宿一宵，明日再走。」小西答應，往前邊找去。不多時找着了，賢臣同着小西一齊住下。到了店內，便叫小西出去訪問，是何等人家出殯，好

漢聞聽，連忙前去，不多時走回店內，慢慢對賢臣說了一遍。那少年男子，是箇皇糧莊頭，家業廣大，倚財仗勢，結交衙門吏役，好色蹤淫，欺壓良善，無所不爲，全作的沒天理的事情些。此人姓馬，外號人呼爲馬鬣，本名叫馬大年。送殯的那婦人，是他們家媳婦，娘家姓柳，外人呼他叫柳細腰，因他丈夫馮二點，不知所因何故，前日自縊而死。這個莊頭，今日拿出錢來，發送他媳婦送殯，所以馬鬣跟在後面。」小西說着，賢臣心內早已明白，對小西說道：「這件事我看來定有緣故，不用說是淫婦與那男子通姦，日久情熱，謀害了親夫，按理這淫婦立刻究問明白，就該一齊治罪，只是欽限緊急，要一詳審，未免誤了行程，只好賑濟回來辦了，暫由惡人多活幾日。」說罷，主僕用罷晚飯，安息了一夜。至次日清晨，店小二送來臉水，淨面已畢，就勢兒要了茶飯，用罷，小西算清店賬，我了錢，扛起行囊，告辭店主，邁步出了店門。賢臣歪拐的跟隨在後，關太前行，復又上身，一直的穿過涿州城去。賢臣身帶殘疾，焉能行走得動，只得又僱了兩箇趕程驢，搭上褥套，小西扶持施公騎上，然後自己就勢也就乘上，前後順着大道行去。那賢臣騎在驢子背上，就不是步行，那等樣兒，也有了精神，咧了咧左右，無人遂叫聲：「小西，常言說：『多能多幹多勞碌，不得淨生半日閑。』」這話說的一點不錯，只是小生都有箇定數在內。在通州求雨，那僂僧已竟說明，當下我尙納悶，今日果然欽命出處，山東放賬，豈不是箇前定，可巧今日到了此處，便遇着這等怪事。我有心在涿州立刻升堂審問來歷，又怕就誤欽限，有礙被災之民，辜負了老佛爺軫念窮黎的恩惠。」關小西說：「此事小的與大人，乃是暗行私訪，不好明去，扎委知州，且又過了城池，不容易再返回去了。」賢臣聽罷，叫聲：「小西，你這主意，却到不差，除惡安良，本地州官既然廉明，有膽，大概足能審出這箇冤情，除了這一方禍害，雖說咱們已經過了城池，我想着驕馬人夫，尙未能過去，昨日一定也住在涿州公館。由京起身之際，我已吩咐明白，令施安坐著大轎，逢州過縣，俱按欽差的禮節，應對地面官員，料他習見熟慣，諒不至走漏風聲，被人看出破綻。今日咱們起程甚早，料他們尙未動身。小西，你看前面，必是箇村莊，索性趕到。」賢臣與關小西進了村中，四顧一望，只見路西裏掛着茶牌，上寫着「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粉皮牆上還寫着「家常便飯。」小西看罷，說：「咱們就在這裏罷，不用往前再走咧。」說着，好漢從驢上下來，扶持賢臣，也落了平地。茶館門外，有兩根木柱，將驢拴好，主僕二人走進去，只見那裏面甚是清淨，原是一個年老的婦人，並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童，應酬茶客。賢臣一見，心中甚喜，小西上前找了一張桌子，將行李放下，主僕二人一齊歸坐。那小童送過茶葉，小西放在壺內，小童將開水泡上，徘徊而去。小西說：「老爺速寫札諭，小西好趕着前去。」說罷，有帶現成紙筆墨硯，在褥套之內，掏將出來，放在桌上。賢臣提筆一揮，登時寫了一道詳審姦情，以重民命的札諭。小西好趕着前去，暗中訪明姦夫淫婦的緣由，以及該當如何勘驗，如何申詳，只管細心問擬，如有錯誤，自有本院作

主賢臣寫罷，即交與小西，英雄接到手中，如飛而去。及小西到了涿州公館，可巧施安那裏果然未尚動身，小西到了公館，對施安等如此這般說了一遍。王殿臣郭起鳳一齊說道：「不須再奔州衙，大概知州必前來相送，欵差回頭交與他就結喇！」說罷，小西將札諭遞給王殿臣，仍就大踏步去保護賢臣。後來施安見知州來送，即命王殿臣將札諭暗交州官，那知州本來不避權貴，又兼有施公札飭，果然姦夫淫婦，究出實情，按律治罪。施公已後知道，上摺子將知州保舉，陞任知府，此是後話不表。施安坐着大轎而行，且說關小西急忙趕到茶館，只見賢臣尚在那裏喫茶坐等，一見英雄已到，便問：「辦的如何？」小西如何對答，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少婦送殯露破綻

惡霸行路逞威風

且說關小西聽了施公之言，連忙問道：「老爺！這姦夫淫婦害了本夫，今日如何看出他們的破綻？」賢臣說：「我並無別的法術，不過私訪民情，處處留心，見聞之際，暗察聲音動靜。凡人乘其親愛之人，必是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及其已死，哀切哭泣。適才見那婦人，哭已死之夫，聲音不哀而懷懼，又見與那男子眉來眼去，聞聲察色，知其因姦與殺，一定無疑也。」小西聽罷，心中嘆服，說道：「老爺真是燭照如神！」說罷，給了茶錢，主僕仍然騎驢就道。此書乃是大清小傳，並不表五里遇著桃花店，十里過了杏花村。小西催趕著兩匹驢，甚是快速，頃刻走了三十里程途。那裏有個地名三家莊，主僕換罷腳驢，找了一座乾淨飯鋪，喫了飯食，復又登程。只見路上來往行人，也有騎馬坐車的，也有推車肩担的，賢臣一同關小西，騎在驢上，聽這些人言講。賢臣眼望好漢，把頭一搖，將驢一勒，好漢便會其意，只得也將驢暫住，讓衆人的驢過去，慢慢跟在後邊。竊聽二人談說：「我倒有個兄弟，親眼看見過他，對我說來，這位施公大老爺，原籍是南方人兒，只因祖上掙下功勞，皇上加封入在鑲黃旗漢軍之內，世襲的正海侯爵，初任江都知縣，代署過州印二任，順天府三任，便升到倉廠總督官印。仕倫這個人，聽他說的不差，只見皇上重的文才，不是取的相貌。」那人聽了，更加不服道：「我說這句話罷，尊駕再要誇獎他，不如先罵我個猴兒崽子，不是在下誇口，愚下乃茂州人氏，我姓牛，外號人稱牛腿炮，在茂州小有個名望。不論幾時，衆位要是走着我的賤地，打聽打聽，要沒有個不知，列位往後撞著我，不必理我，常言：「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將來衆位總有到茂州去的，我們結拜的有四個弟兄，每日同在一處，義氣相交，人人皆曉，我大哥姓武名貌，綽號人稱鐵金剛。我二哥姓金名玉山，家中廣有產業，終日眠花宿柳。三哥姓趙名大璧，愛交江湖朋友，衙門官吏，人稱獨霸茂州，在下本名牛玉璜，皆因說話行事，沒有板眼，所以人送外號牛腿炮。我們哥兒四個，不

敢說有點小字號就是綉綉眉頭那一個都稱乖乖的衆位有時到了賤地，倘有個大事小情，只管提說我牛腿炮一聲，什麼事情都可了結了。如今我這是從涿州探友回來，路過此處，你們說這些言詞，是在叫我聽著可惱。施不全果然山東放糧，必要從此路走，我看他將我怎樣。他行的事，我都知根知底，貪財害衆，奸詐欺人，怎麼算得忠臣。在江都縣有個黃天霸，却是一位英雄傑士，被施不全甜言巧語，哄的跟他捕賊辦事。那黃天霸作官心甚怕死忘活，掙功立業，查他結拜的弟兄，爲救施不全，都用鏢打死，你們猜後來怎麼待遇黃天霸，竟如家奴一般驅使，並無一點兒提拔之處。黃天霸跟的日久，不知他是最好不過的壞骨頭。衆人只見他滿面通紅，帶着酒氣，衆人哨他是個醉漢，臉是滿嘴裏鬚鬚全不理他，一齊催驢各自走。此時賢臣與小西俱跟在後，聽了個詳細。施公恐人看破，並不憤怒，仍是坦坦然的騎着驢行走。那關小西本來不會念過詩書的，又兼手有藝業，英雄氣象，自是粗魯。聽見人談論賢臣，登時怒髮冲冠，按捺不住，就想上前動手。剛一抬頭一看賢臣，只見施公那裏搖頭小西看罷，也就知道賢臣怕是洩漏機關，不肯叫他撞禍。復又把驢勒住，離那夥同行的，約有一箭之遙。賢臣又回頭一看，並無人跟隨在後，遂叫聲：「小西，將才我見你面紅耳赤，似乎有些氣惱，那如何使得？你想咱們未行之先，我就吩咐過一路須耐性，不可妄動火性，自蹈危險；凡事我自裁處調度，適才天使其然，叫惡人自訴供招，不過令他們多說幾日，然後自然叫他們知道。」一路上二人閑言不表。却說主僕催驢前進，過了三家店，又走了三十里，至新城縣過站。由新城催驢上路，又走了三十里，至白溝河，這日共走了九十里，到了天晚下店，用畢茶飯，安歇不表。至天明給錢，出了店門，復又催驢前進。只真是朝登古道，暮宿荒村。主僕雖是催驢攢路，却不論到了何處地面，要遇著行人衆多，便將驢慢走，一爲探聽本處的官員賢否，二者爲的是訪察各處的土豪。這日上了一驛路，但見扶老攜幼，男男女女，四路奔走，如蜂似蟻，聽說那些人全是由山東出來逃難的，也有說是投親，也有說是訪友，又有那多嘴的說道：「你們這些逃走的，難道你們沒有耳風，現在老佛爺知道山東災旱甚重，特發帑米，欽派大員前來賑濟，你們是到那裏，誰能給你們蒸下包子，煮下飯，不過也是忍饑受餓，乞著討，常言說：『在家千日好，出外刻刻難。』在本處喝碗水，尙不至作難，若到了他鄉外郡，只怕一口水想喝熱的，都不現成。據我說，你們不加回去，帶着少女幼婦，離鄉背井，那裏都是那等好人，倘過著凶霸之徒，不講情理，看見你們饑餓，假意憐憫，生出主意，看見少婦面貌，生得稍有姿色，或用銀錢餌誘，或用強橫欺凌，一入了牢籠，只得由他擺佈，或是拐賣，或是強姦，許多的惡處，說不盡他們的陰謀。到那時雖然後悔，也就晚咧！現在聽說康熙老佛爺派的一位清官，欽賜國帑，救濟饑人，這位清官，乃是三甲蔭生出身，皇上都知道他剛直，不怕勢力，專能治官滑吏，惡霸土豪，並不是那等養漢老婆穿裙子，假妝正經人，那樣行事。判斷公案，真是神欽鬼伏。那才能更不

用說，作順天府尹，作倉廠總督，專與國家去弊，行那利益之事。王公侯伯駙馬等，要叫他尋出過處，也是不肯饒恕。做上憐下朝野知名，真是一位有才學的清官。如今可就是差這位老爺前來放糧，他要一到，那個官吏還敢通科作弊，坑害良民。一定能沾實惠，你們快趕回故土，等着去罷。」不言行旅在途議論，且說賢臣聽罷，行人私語，自己點頭暗想：「據這人說來，却不枉我爲民勞苦。可見善人說惡人不好，惡人也是說善人不好。張獻忠只古今人物，他說西楚霸王是天下第一，真是人以類聚，物此羣分。出都門未經幾站，說的我便是好死，不一但只一件，那說不好的，本是惡霸強徒，我便訪惡治他，豈肯還說我好的道理。這說我好的，一定他也是個好人，到底不埋敢沒有了我的爲國爲民之心，這就算是罷了。賢臣想着得意，心中一喜，精神陡長，三十里路，不多一時，便到雄縣。那驢到關廟，驢夫接去。主僕進了飯店，吃茶洗臉，畢吃些東西，會了錢。小西扛起行李，出鋪越過關，進雄縣。但見人煙稠密，街道上鋪戶甚多，主僕也無心觀看，只因欽限要緊，賢臣也顧不得殘疾勞碌，饑餐渴飲，夜宿曉行，按站僱驢，趕路前進。賢臣一邊走着，對小西說道：「據我看沿路之上，聽來往行人話語之中，負屈含冤之民，到處不少，有心細訪嚴查，立刻審問，又恐違了欽限，餓壞許多災黎。不料施安此時已經過去，比咱多走著一程。如今咱們也只得快走，倘過說話有些隱情的，留心記着，俟放糧完畢，再行判問公案。」小西聽罷，道：「但憑老爺尊意。」說着，主僕每日不敢遲滯，真是往前一程一程的行走。一日由任邱縣一早起程，走不四十里，到新中驛打尖，還是僱驢，又走三十里，來至河間府，換了驢，又走三十里，至商家村，天色到黃昏之際，這日走了一百里，方才歇在店內。不知又甚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走漫窪小西取水

逢賊寇賢臣遇災

話表施公與關小西只因趕路，錯了站頭，主僕商量著步行。走出十五里之外，到了獻縣，再僱脚力。賢臣此際也是無可如何，只從權緩步當車，只得往前行走。小西抗起行李，不敢快走，知道賢臣是身帶貴恙，腿有殘疾，只可款款而行。主僕二人也顧不的風塵擾擾，順著大道，一直行來，走了不到二三里的光景，施公那步履便覺艱難，一拐一瘸，一步挪不開兩脚。小西一看，只見賢臣渾身淋汗，滿面通紅，不要說是那殘疾腿，連那好腿都似發漲的樣子，歪着嘴，一言不發，直是哼個不止。小西偷眼觀，累的雞胸越顯，錫子羅越大，雖然如此，却無一言報怨。好漢看罷，暗暗點頭讚嘆，賢臣忠心爲國，不言小西暗讚，且說這漫窪之地，並無鋪面，行人也都稀少。好漢心疼賢臣，抬頭遠望，但見前面有個古廟，相隔尚不甚近，賢臣無奈，叫聲：「小西罷咧，也不必往別處再趕，咱就在這廟內歇息歇息，倘有住持，就勢兒借杯茶吃。」說罷，主僕一齊進廟，其中並無僧道，前邊禪房俱已倒壞，只

有中問正殿尙存。賢臣抬頭一看，中間掛著糝糝糊糊的一塊橫匾，上寫着是「三義廟」。明柱上還有一聯掛對，只見被風雨淋的也不清楚了。賢臣細看，方能辨認，其聯云：

若傳粉，若塗硃，若潑墨，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爲君臣，爲兄弟，爲朋友，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

施公看罷，知是祀的是劉關張，連忙上前叩拜。小西放下行李，也叩了三個頭，又將息將息，行李鋪在就地，讓賢臣坐在上面。施公喘息多會，方才神定，忽覺着一陣乾渴，說道：「是怎麼得口涼水喝喝才好？」小西是個義士，惜施公是幹國忠良，連忙答應說：「這却不難，只用老爺略等片刻，我近方尋取些前來，老爺好用。」大約此處離獻縣就在六七里路，總然少遲一刻，到那裏也不很晚。賢臣只得應允，小西如飛前去找水，這話暫且不表。且說這慢慢窪地面，雖說離著獻縣不遠，却是個荒僻之處，前不靠村，後不靠店，孤另另一座破廟，時常暗隱歹人，窩藏匪類，又兼那年山東大荒，盜寇如林，搶奪財物，皆因鄭州是天下衝要之區，四外的餘寇，全來奔聚。那年鄭州地面，著名之寇，乃是亞油墩李四灣腰兒趙八衫高尖周五獨眼龍王七笑話兒崔三他們的姓名不必全表，統其一十七個，因爲鹽盤子的盤着了，有往鄭州販紅花紫草的客商，本錢重大，他們知道大客人，全有保鏢的，達官護送，探聽明白，保護客商的，有十來個達官。亞油墩恐怕達官扎手，敵擋不過，又再三哀求一位有名的豪傑，出來幫助。那日他們躡準了那伙客人經過，亞油墩李四約會齊了，便去動手，他們邀的幫手，武藝高超，一陣將達官殺退，得了包贓而歸。這慢慢窪三義廟內，他們作爲分贓之所，知道的都不敢從那裏經過。今日賢臣，自打發小西去找水去後，自覺偏身走的筋骨疼痛，隨便在鋪的褥套上靠着神台，閉目養神。不料每日行程，過於勞乏，不知不覺，便將軀倒在行李之上，合眼睡着了。常言說人睡如死，外面竄寇一見，心中大怒，一個個七手八脚，奔了賢臣。只個說：「一定是支孤雁飛乏咧！藏在這裏息腿呢！」那一個說：「莫非是個奸細罷！」又一個說：「不管他是作什麼的，先把他收拾起來，出一出咱們的氣。頭裏只顧與那達官廝殺時，不料那大漢保鏢前來，真算有他的黑蛤蟆兒，冷不防他給了我一傢伙，險些兒把我弄倒。如今有了這支孤雁兒，你們讓我先出口氣罷！」常言說：「人利害叫作很賊。」只個強盜一邊說着，趕上去按着賢臣的大腿，用力往下一拉，咕咚的一聲，捺在地。下，摔的那賢臣，啞啞連忙睜開眼觀看，只見滿殿中是人，只有不見了小西在內。先前睡的兩眼迷朦，此刻添了個二目昏花，是，的忙忙哀告道：「阿拉列位把我拉醒，所爲何事？快快撒手！」再說衆寇聞聽，一聲大喝道：「你別作夢咧！拉醒了你，只是便宜你，實告訴你罷。如今你遇了催命判官咧！」說罷不容分說，就又動起手來。賢臣一見，說是不好，自覺吃驚，暗道：「我只命怎麼只等多麼多難，果然是前來特訪惡人，遇着災星，那是自招無處可怨。今日走着道兒，無緣無故的來到這裏歇腿，何碰見只

仗強人，難道只也算我自投羅網，怎麼說只等的湊巧？此站並無牲口，走的偏身酸痛，來到破廟安息，忽生焦渴，命小西去取水，以致離開。小西取水，去了好久，為何還不回來，莫非只是前因後果，老天注定我該當此地逢絕壯士呀！你早來一刻，還可相見，不然，我命休矣！不知小西立刻來否，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言。

第一百零八回

衆寇盜嘲笑對句

關小西聞信驚心

話說賢臣盼望關小西，不見來到，無法可施，只得還是哀求，此時也不顧官體咧！想着遲一會是一會好，候着小西回來，想罷，叫聲：「衆位大王，暫且息怒，聽我一言！」只得假意說道：「列位好漢請聽，在下是京都人氏，今來獻縣探望至親，只因身帶殘疾，走到此處，步履難行，故此來到廟裏，暫息片刻，可巧忽生困倦，不覺睡着，以致好漢貴駕到臨，有失迴避，罪實不輕，今既冒犯衆位，就是碎剮零割，無處可恕，只是可憐，在下是遠方人氏，我一命不值萬草，可惜我一雙父母，必然餓死家中，好漢們若肯饒恕我一命，連我家中父母，也不致餓死，好漢們算是救了我的一家三命，常言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大王等不殺三命，更是功德無量了！日後在下還家，每日燒香拜祝，願大王們日日添財進寶。」賢臣哀告了會子，只見那獨眼龍對衆寇說道：「你們別管只個孤雁，長的雖然不甚勾本，却倒舌能嘴巧，你們看只一派的蜜拌糖的話，我直覺心軟咧！」那杉尖高也對着笑話，崔三道：「萬留不得，把他綁在柱上，取一把牛耳刀，開了膛，吃點心血，大家先喝了解解渴，等着大哥來到，拿出你們帶的酒來，大家再就着嚐一點兒，開發了他，同着大哥連他的東西，一總分了，咱們好各散，我今晚還要到阜莊驛，會會我那得意的人兒去呢！」周五崔三二寇聞聽，叫聲：「四哥，你真也算越老越少心咧！那麼一個養漢老婆，也值得只樣掛在心上，只算甚麼事情，還說出口來，就是那樣豬八戒的破貨，也稱得意人兒，要真好，古去說的西施昭君，生成一朵鮮花樣兒的，還許買張八仙桌，弄在家裏，香花供養呢！你才叫「情人眼裏出西施。」今日說的只好話，比作「一見了駱駝容長臉，扎着母猪喚貂蟬。」叫我們說，不如先將那心收了罷，等着大兄來到，諸事已畢，我們了個巧當兒，領了你去，管保叫你樂個有餘便罷。」亞油墩李四便吩咐將施公上身衣服剝去，綁在柱子之上。登時將賢臣嚇的眼似繫鈴，面貌失色，直望外，心內暗暗叫道：「壯士呀！我的命只在眼前，你怎麼還不見到，早知今日有禍，雖然渴死，也不叫你取水。總然困死，也要掙扎着前行，趕過此處，何致今朝廢命？」賢臣心中一急，氣往上撞，大叫一聲：「老天哪！真真的太不睜眼。」此是賢臣害怕，不知不覺的叫出只麼一聲來。那知衆寇一聽，更加氣惱，其中有一個叫白臉狼馬九的，他見賢臣失聲怨嘆，便大叫一聲，說道：「好這個不知死的東西，你既大胆前來，

甘心納命，你還敢怨天怨地的，多出言語，先割了你的腦袋，叫你吃了的窩窩頭。」說罷照臉就是一掌，只聽吧的一聲响亮，又聽哎喲，打的賢臣眼冒金星，鼻流鮮血，登時忍氣吞聲，不敢言語，只是點頭自嘆，暗痛在心。且說李四見白臉狼馬九打了賢臣，還要上來再打，連忙阻道：「馬九弟台且稍停手，忍着些少時，就要他的活命，那要與他生氣，不必打他。你們老哥兒們不拘誰動手罷咧！」亞油墩話才住口，只見獨眼龍與杉高尖二寇一齊大聲嚷道：「四哥今日這點小事，讓我們開開利市，往後打仗迎敵，免的胆怯，叫你們衆位老兄笑話軟弱。如今壯一壯胆子，再要殺人也就容易咧！」二寇言罷，俱扯出明晃晃的利刃，手內擎着杉高尖說：「七弟今日你先讓我罷！」獨眼龍說：「五兄你讓兄弟，今日試試好不好？」李四復又開言，叫聲：「二位也不用再爭咧，左右咱們還得等着大哥，即有只個工夫，再容他一會兒。七兄弟，你素常對我說，會什麼酒令兒，什麼詩句。我如今出個主想，你們兩個都得依着我，說一個對句。上聯還有個曲牌名兒，你們哥倆對下一句，誰要能對上來，誰先動手，對不上來的，不但叫他不能動手，還要罰他個東道吃喝，叫他給衆人斟酒，免得二位爭論。」二寇聽罷，只得將刀一齊入鞘，都說：「四哥說的最好，你先說一句，試試我們的才學，誰高誰低。」亞油墩見二人應允，叫衆寇一同團團坐下，說是：「衆位聽着，如今我說的不好，衆位也罰我個東道。」只聽衆寇一齊答應，都說：「四哥快說，我們好聽着有味沒味。」李四道：「我就指着隻孤雁說罷，雁落沙灘，撞着打牲人必死。」衆寇聽罷，齊都啞嘴，連聲誇好道：「真是比的不錯，我們聽着，只才學比那醉寫的李白，不在以下。只該周五你們哥倆的咧，快對呀！」那周五本來斗大的字認不的了七升，那能會對對聯急的張口瞪眼，抓耳撓腮。那王七却念過四五年書，心內靈透，他住家又挨着學堂，常聽市村的那些學生，講究什麼對字，所以他懂的個大概。且說王七見周五對答不來，便得意說道：「五哥你先慢慢的想想，我先對上一句，試試合四哥的意思不合。」周五聽了，並不言語。衆寇一齊開言，說是：「很好！」王七帶笑說：「衆位聽着，不要見笑，劈破玉籠飛彩鳳，任意高騰。」衆寇聞聽，一齊大笑道：「好的好的，四哥說了個雁落沙灘，王七弟的對了個劈破玉籠，活的死的都有，又有兩句曲牌名兒。」說着，又一齊指着指頭，算了一算，都是一個字數兒，衆寇然共讚道：「大才！大才！吾等不敢不服你的。」此時周五急的臉紅過耳，說是：「你們可再等等我對了，也對上句，看好不好。」衆寇說：「使得，你快想就是了。」不表衆寇咬文嚼字，且說賢臣被白臉狼擊了一掌，不敢言，只得任意綑綁，低頭思想，暗暗嘆氣道：「我的恩重聖主，只知微臣山東放賑，那知我半路亡身，微臣一身死無妨礙，只可惜誤了國家大事，有關億萬民命，不能實受國恩，高堂父母，不能侍奉。」且不表施公，却說壯士小西，自從往近方的去處取水，不敢遲慢，如飛的奔了村莊，走約三四里，但見前面有村子，好漢走上前來，聽見偏東一家莊院，門前有座菜園，旁邊一眼磚井。小西看罷，舉步

走至井邊，並無汲水之物，剛要前行求告，忽見從裏邊走出一個老者，年紀五旬，肩担水桶，手內拿着繩，來到井上。小西一見，連忙近前拱手，帶笑開言，叫一聲：「長者請了！在下是行路之人，從此經過，因伙計身有殘疾，步履艱行，一時焦渴，思水在下，故此前來，萬望發善心，賜一器皿，取點水回去，好去救伙計之渴。」那老者聽了，說是：「客人不必太謙，從來水火不算甚麼，只裏有現成的水桶，你自己汲些兒上來，我去給你找一水罐，你好盛了，拿着回去，但不知你們那伙計今在那裏等候？」小西答說：「現在漫窪三義廟內。」那老者聽罷，說道：「客人，你快着汲水，我去給你拿着水罐。」說罷，見老者慌慌張張，須臾拿到。小西此時將水已竟汲到桶內，那老者說：「客人，我有一句話告訴你，依我說，你快着取了水去罷。你那伙計，時運要好，還許無事，要是走着低運，只怕此時早就沒了性命。你們遠方人，是不知道那三義廟內，好似殺人場，陷人坑，時常強寇那裏欺馬害的行人，不計其數。」天白日鬼神現形，不遇着他們，那是萬幸；若時巧了一時碰上，只怕你說破了唇舌，也不肯饒放，你快回去看看罷，不是玩的。」小西聽罷，登時嚇了個真魂失散，連忙拿着水罐，說是：「多承指教。」告辭老者，流星似的往回裏便跑。一面跑着，一面游疑，及到離廟不遠，連忙閃目觀瞻，但見廟外鬧嚷嚷的，約有一二十匹馬，拴在樹上許多的小卒，坐在樹下，樹旁掛着幾十個袋。先前小西走過黑道兒，一見只光景，就知是江湖上的衆人，都在那裏席地而坐，一個個指手畫腳，不知說些甚麼。看來看去，只見賢臣的影形，好漢登時心下着忙，口內連連說道：「不好！一定應了那老者的話。」心中一急，怒氣一攻，往廟裏便闖將前去。不知關小西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商家林賢臣被困

三義廟義士發風

話說關小西連忙帶嚇，便闖進廟去，捨死忘生，找尋賢臣的下落。好漢站起身軀，大踏步往前走。走了不遠，心中忽然想道：「俗語說『事要三思，免勞後悔。』我只一進廟去，若論武藝，他們總有二三十人，要說擒住我，料亦費事，只是個『能狼難敵衆犬』。果然，我的恩主，已經遇害，我今闖進去，或是我傷了他們，或是他們傷了我，不過拚着一死，到也壯志，不負主恩。倘若主人未曾遭害，我今一粗心進去，與他們拚命，他們必定先害我的主人。若是如此，日後令人笑我不但不能救主，反是送了主人的命。不如我往近處，偷着看上一看，再作道理。」好漢想罷，復又找了一個土坡走上去，找着廟牆缺處，仔細觀瞻。先前皆因衆寇亂烘烘的，或起或坐，並廟外小卒們與樹上拴着的那幾匹馬遮掩住了，又搭着那時好漢也正在走的頭昏急的兩眼迷離，所以未能看的真切。只時將心神略定，更加着留心察看，故此踏見賢臣，小雞子似的，綁在那殿柱之上。好漢看見賢臣尚未被

害，稍覺放心，只是無法解救，進退兩難。暗說：「只事幸而不會冒失，那時要是一冒失，殺將進去，倒是害了恩公。如今須得想個萬全之策，才能救得出此火坑。」好漢一面思想，只見旁邊有株柳樹，回身將取來的涼水提着，走到樹後，自己喝了幾口，仍然放下，蹲在樹旁，思想妙計。此話暫且不表。却說衆盜寇只因等杉高尖，思想那付對聯，滿廟裏亂走，忽然起來坐下，坐下起來，要想着往下對答，又無那等才學，正在急的坐臥不安。可巧有一卒前來報事，衆公道報的何事？只因關小西先前蹲在樹下，心中想計，短嘆長吁，急燥多會，總盤算不出計策。一時渾身發着熱汗，亞似蒸籠，淋漓不止。剛要想着站起身來，涼快涼快，偏偏的那小卒前來撒尿，一大漢在樹下亂幌，只小卒也不顧出恭，一路亂跑，便喊叫着回廟。小西一見，知道形跡已露，不得不出頭前去。暗想大丈夫死則死耳，總然在這裏蹲到明年，也保不住恩主殘生，如今不如進廟如此這般，再見機行事。好漢想罷，將主意拿定，隨後跟着那小卒慌忙邁步前往。比及小西到了廟前，那小卒已經將撒尿遇着大漢的話，先對衆寇說了。那時杉高尖想對子想的又羞又氣，正然無法可施。忽聽小卒如此這般一說，便趁只機會，拉開了回鉤兒，衆寇俱未開言，他先一聽怪叫：「哎，嚙！那裏來的狗男女，敢來此處窺探。」且說好漢心中拿定主意，進廟去看風使船，忽見先前進廟的那個人，跑將出來，見好漢已在廟前站着，便叫道：「咧！你這廝作什麼來，在我們這裏張望，我們寨主已經知道，叫我傳你進去，有話問你，我認你還在樹下偷看呢！敢則自己投來很好，看你倒是根棒子，還帶着不怕死。」好漢聽了，未及開言，那些廟前的衆卒亂說道：「好好好！他自己來，在這裏找他伙計的，只是正央及着，我們給他稟報呢！我們想着留他一條生路，勸他逃出，他還扭扭着不肯。幸而莫叫他跑了，原來你對大王們說咧，你快帶他進去，我們也不私作只主意了。他說：『生死情願同伙計一處。』看來却倒是個耿耿朋友，進去罷，回來給你肚子上大大的拉一道口子，把心摘出來，再叫你波羅裏睡覺。」只些小卒狗仗人勢，認好漢是那貪生怕死之徒，並不放在眼裏，故說只幾句謔話。好漢想着他們都是無能之輩，空長着眼睛，不過是個配搭，那裏能認出石中璞玉，人中豪傑來，所以按納風火之性，任憑他們亂道，總是假意帶笑，說道：「借仗衆位，領我進去。」看見見寨主的尊容，再者會會我那伙計之面，生死存亡，無可報怨。」只聽先前那小卒說道：「你不用忙，有屁股何愁挨打？我領你進去。」說罷，那小卒在前引路，好漢緊隨在後，進了廟門，那小卒說：「你先在此略站，待我稟明衆家寨主，說你爲找伙計來的，憑你的造化，聽我們大王令下。」說罷，那小卒奔到殿階之下，又如此如彼，大聲稟了一次，却說那些衆寇，自派小卒兒出廟之後，你言我語，都在一處等看來人，甚麼光景，如今聽小卒兒說，是爲找伙計前來，衆寇便知與那柱上綁的是同伙兒，登時就怒惱了幾個，吩咐道：「你們須要小心看守前後，休叫那廝跑了，快叫他前來。」小卒連忙答應。此時好漢就在廟門，俱聽明白，並不言語。只聽那小卒

嘆道：「那隻孤雁，我大王有令，喚你近前。」此時好漢真將火性壓了又壓，心想到此處，遭此事，遇此人，不得不低一低頭，遂昂然往前廳走，衆寇一齊閃目觀瞻，但見一人穿着隨身便衣，賣人打扮，年約二十多歲，紫墜面色，齒白唇紅，膀窄腰圓，身體雄壯，赤手空拳，並無一毫驚懼，大搖大擺，帶笑往裏直走，畢竟不知小西進去沒有，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施大人被綁明柱

關義士獨闖賊巢

話說小西擲下取來的涼水，從廟外牆缺，偷見老爺在明柱綁着，心中着急，走到廟門口，聽了會子消息，遂大搖小擺，赤手空拳，走將進去。衆寇看見小西一人，赤手空拳進廟，毫無懼色，齊來觀看。不言衆寇觀瞻好漢，單言施公自從被綁，雖說一心等死，心內却也想着求生。正在暗祝，那名盜寇對字答不上來，耳輪內忽聽小西稟報，說是廟外柳樹下有人探視，賢臣聽了，知是小西腹內暗想，念佛以後又聽那名盜寇要拿兵刀出去尋找，心中不覺又是驚恐，惟怕小西也被他等擒來，那就無一點盼望了。及聽到衆寇攔住，不叫去找，只命小卒將他喚來，賢臣遂又將心略略放下，却仍是暗自沉吟，想着神聖保佑，救命星雖說來到，就只一件怕是他不能計出萬全，仍是吉凶兩可，不能預定準脫此禍，常言寡不敵衆，這許多盜寇，小西一人，焉能阻擋？但願想出個奇妙之計，那還可免被擒之患，倘要被他們捉住，或是孤身空手撞來，縱有些藝業，一人難當那衆手。賢臣正在思想，無奈心中左右旋轉，只見報事的那小卒，從廟外回來，對衆寇稟說：「樹下那隻孤雁，是爲前來尋找同伙的伙計而來，現在廟前，情願進來，要見寨主，我已將他帶進廟門，望大王等示下。」賢臣見衆寇皆嗔怒，聽說叫那小卒帶進來，又聽小卒答應傳喚之聲，賢臣也就連忙偷眼細看，不看便罷，一看見是好漢，倒不由的心下着忙，吃這一驚，更是不小。暗說道：「哎，小西，你太粗率，爲何器械不備，寸鐵不持，便遽行闖進廟來，倘若與衆寇變起臉來，如何遮擋？你分明不是前來找我，卻是自來送死。」賢臣急的心中亂跳，二目如燈，又是怨恨，又是驚怕，嗔着好漢，暗暗叫苦不絕。且說好漢關小西，隨着小卒往前行走，心內雖是着急，外面不帶聲色，竟如無事一般。偷眼看了看綁的賢臣，那殘疾身子，仍然亂動，知道不會傷了性命，心裏暗暗說道：「還罷了！幸而不會相傷，以致誤事，看只光景，只得用柔，憑我的嘴巧舌辨。」想罷，又暗諭衆寇，高矮肥瘦，雖是不同的體貌，却都猙獰健壯，一個個助下縣帶利刃，面上含着嗔怒。好漢看罷，暗道：「今日吉凶，定在兩可，我關某但憑主僕之命便了！」好漢拿定主意，故裝作老實之狀，只見小卒往前，對着衆寇，打千兒，說道：「稟報衆位寨主，孤雁捉到，請示吩咐。」衆寇一擺手，小卒轉身，退在一旁。好漢此時隨着進前，假意禮貌，滿面帶笑，把手一拱，口稱：「衆位寨主爺在上，過客有禮，望衆位包容一二。」從來作好漢的，不肯

屈膝強寇，這正是用那不卑不抗的禮數；一者不致激怒衆寇，二者使衆寇也不敢輕視。却說好漢對衆說罷，不慌不忙，安穩穩站在一旁。那些衆寇見好漢正在前面，有那和平的，看了這番英雄光景，單身前來，就知不是個酒囊飯袋，心中便生喜愛。有那粗俗混濁的，未免動氣，一聲怒喊：「呸！你這廝真乃胆大包天，見了大王爺，不肯下跪，你還說有禮咧！你有禮，大王爺沒禮，你既胆大前來尋死，要不叫你膽個利害，你也不知大王爺的手段，能摘人心，能喝人血。」說着捲袖磨拳，奔好漢就要動手。此時那亞油墩李四也看出好漢是胆量過人，明知伙計入了虎穴，胆敢便來尋索，必定有勇有義，不同尋常之人。因此連忙上前相勸道：「衆位弟兄暫且住手，先問問他，他既來問咱們要人，就是老虎口裏奪脫骨，看這光景，必定有些武藝，該當先叫他施展施展，老頭兒們瞧瞧，果然也好，算他是個棒子，也有個交頭兒，也免的我們綠林閉塞住了。往後叫那些英雄好漢聞名，好來入伙。你們想他要無驚人藝業，必不敢擅自進廟，自投死路，這也用不着動那真氣，看他不過是籠中鳥，網內魚一般。」那幾個盜寇聽罷亞油墩所言，還是帶着氣忿答道：「如此便宜這廝，且叫他多活一刻，料他插翅也飛不去，咱們就看看他的本事可也。是呀！一人敢來尋找伙計，也算有他的黑蛤蟆！」衆寇只顧你言我語，賢臣聽到這裏，却又担驚起來，只聽那幾個盜寇又一齊的單刀，我是見過的，倒也很可以的，但不知他事到臨頭，未識個樣。」賢臣想到這裏，却又担驚起來，只聽那幾個盜寇又一齊大叫：「呸！那廝休要推睡裏夢裏！大王爺說了會子，你是怎麼樣罷？也不用緊自發鼓咧！你既敢來找着伙計，你說說有甚麼本領，講究講究，叫大王爺爺聽聽。」好漢站在旁邊，將衆寇所言所行，俱看的明白，記在心中。總想着以柔取勝，好漫漫的看事行事，所以不透半點怒氣。今見衆寇只等追問，連忙抱拳，復又陪笑口稱：「寨主！不勞發動虎威，從容且再聽小人奉稟。在下並非此處居住，乃是山西太原府人氏，只因在京貿易，搭的伙計，他是北京順天民人，只因我倆茂州置貨，路過此處，在廟歇息，我去取水回來，不知他冲撞衆位寨主，但求爺台，憐他家有雙親，年老無靠，赦其冒犯之罪，使我兩人同來同去，免的小人不好回去見他二親。倘若伙計命喪此地，北京親友，必說小人暗行謀害，故此斗胆前來，叩懇衆位寨主爺開恩饒放，只個殘疾之人，我二人果得生還，回去必要早晚焚香，暗祝衆位大王爺增財多壽。」言畢，復又彎腰，深深行了躬。衆寇聽罷好漢之言，登時便怒，高聲喊道：「呸！你只廝快快住口，不必弄只巧言，誰問你只些常話來，勞勞叨叨的，信口胡謔，誰有那些工夫，聽你的閑話？真欲立刻要了你的活命，爺賞臉問你的，是正經話，是要會武藝，你就立時出現出現，我們看看，要不懂什麼，那也不必說咧！叫我們人將你綁上，一併誅死，你也不必含怨，你想勞叨會子，難道就算咧！快說罷！」好漢見問，復又勉強回答道：「衆家寨主請息，誠怒要問小人的武藝，在衆位寨主面前，不敢言會，不過略知一二。」亞油墩李四開聽說：「我知道你必是個閩里賽，算計着

你不會武藝，你也不敢獨自進廟，你說罷，會使那宗兵器，咱們好比併比併。」好漢說：「寨主要問小人，准會那宗，却是二九十八般兵器，都曉得些。」不知好漢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關小西輕冒鋒刃

施按院暗驚魂魄

且說那名盜，扯出一把鋒快的攔子，大喊道：「哆！那廝你既常走江湖，可知道孤雁前來撞虎，用攔子扎肉試胆，今日也無酒席，有把空攔子叫你試試，你可敢應麼？」表過小西，本是門裏出身，又在年輕力壯，心想倘若不允，又怕衆寇看輕了，故意把兩手倒背着帶笑說：「既承寨主賜光，何敢不領？」說罷，只管將口張開，却目不轉睛，留心看着賊人，那把攔子來的是好意歹意。暗想：若是有心要命，那攔子必奔致命之處，一覺來的力猛，也就不肯留情，暗使拿法閃躲開了，再與他們拚命相撞，若覺來的不是歹意，那就另作一番舉動，此乃好漢心裏算計的。今見盜寇的攔子，果然來的不惡，一直奔嘴，所以好漢背着手，張着口，等着鋒刃來到，渾身一勳勁，牙對牙巧力咬住，兩眼却仍不住的瞋睜着他，怎樣用力。衆寇本是心愛好漢，爲試他胆量，若要安心要命，鎗刀並舉，一齊擁上，任憑你有撥天本領，也是枉然。好漢把攔子咬住，衆寇也有喝采的，也有讚念的，走上前去，叫聲：「老弟回手罷，只人胆量大有英雄氣概，不枉久闖江湖，果真有出奇藝業，邀他入伙，又濟一支膀臂。」常言一張嘴不能言兩宗事，單說賢臣綁在柱上，見小西空手進廟，心內已覺着忙，今又見盜寇拿着攔子，直奔好漢，好漢並不隄防，反倒背手站立等候，更加驚魂失色。暗想道：「罷咧，罷咧，不用說，一攘子扎個雙關透，先收拾了他，然後再收拾我定咧。」及略一定神，但見好漢已把攔子咬住，倒又嚇了一身冷汗。暗道：「勾了勾了，不料小西有只等驚人的武藝，看起來先前倒是我過錯的，就據只樣，總算好漢之中，出類拔萃，就敵不住衆寇，施某雖死不怨。」不表賢臣暗中稱讚，且說那拿攔子的強盜，暗的明白見好漢咬住刀尖，臉上毫無懼色，不日的心中，也覺佩服，又聽同伙多有誇獎之聲，說是要約他入伙，勸着回手，只得連忙抽利刃，好漢把嘴一鬆，那盜寇撤回攔子，插在鞘內，大叫一聲：「衆家兄弟，只位朋友，真是罷了，就不知武藝怎樣？」那名盜寇，話未說完，忽見又有一寇不服氣，嚷道：「你們何必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只咬攔子，又何足爲奇？他既說十八般兵器都會，問他熟習那宗，待我與他見個高低，分個左右。」一面說的大聲喊道：「哆！那廝還敢來與你大王爺比併幾合？」却說好漢張口鬆了利刃，正聽衆寇互相讚美，又猛聽一寇怒聲大叱，連忙抬頭一看，只見那人年約二旬，白面無鬚，身形壯偉，那等高傲樣兒，遠出相外。此人姓劉名虎，外號兒人稱小銀鎗劉老鼠，自幼學習羅家鎗法，使一根短戟桿，果然武藝出衆，所以專要來與好漢較量。且說好

漢見盜寇劉虎說着，他就走至牆根，一伸手抓起他慣用的那桿鎗來，扯去布袋，掖在腰間。扯開架式，走了個過門，又望着好漢，把手中鎗一抖，只見鎗尖上有許大的一塊光華，射人二目，只聽他大叫：「那廝快來比併！不然，你大王爺先就刺你三鎗。」好漢聞聽，連忙抱拳陪笑中尊聲：「寨主押手，我有幾句濁言奉稟，萬望衆位海量見納！小弟不過微淺藝業，焉敢與寨主較短論長？常常言說一班門弄斧，太不知分量。」今日怎敢在聖人面前來賣孝經？再者古人有刀鎗無暇到那時，倘要失了手，寨主傷了我們，可憐我們是他鄉在外，要傷了寨主，我們更是担罪不起，還求寨主高抬貴手，饒放伙伴，免的他一門老幼，把眼望穿。若說比武，小弟愚蒙，實恐一時有傷尊駕。」說着仍是帶笑打躬。那盜寇劉虎聽了，登時怒喊：「哆！你只廝不必在大王眼前鬧，只習熟的利口，只裏有的是兵器，任你揀擇，大王到底試試你的本領，再要勞叨。」大王只桿鎗便是你的對命。」說着，揀鎗便要刺去。好漢一見着忙，說：「寨主暫且停了，既承吩咐，情願遵命，就是倘有不到之處，衆位休得見笑。」嘴內雖然答應，腹內就知不妥，暗說：「罷了！罷了！只一比試，定是凶多吉少。」復又偷看賢臣，只見老爺面帶驚惶，目不轉睛的瞞他。好漢看罷，心如刀攪，暗暗叫若說：「恩公啊！咱只性命只在旦夕，果然神天保佑，小的萬一治伏衆寇，咱主僕便可死裏逃生，倘或衆寇都動起手來，那就難保勝敗。」好漢頃刻急的汗流滿面，愁思無計，只得道：「斗胆獻醜，但是寨主的兵力，却不敢擅用，我有隨身一口單刀，現在腰間，容我取出，與衆位過目。」言罷，回手從腰中解下一條搭膊，取出那口刀來，先拿在手內，復又將腰繫好，然後去了裹刀那塊青絹，使個懷中抱月的架式，抱定寶刀，好漢一幌在手，你看那等英雄氣概，足使羣寇欽佩，何見之有西江月單讀小西捧刀之妙。

本是家傳至寶，倭鐵折就吹毛，能工巧匠細錘敲，刀柄可把無鞘。利刃揮動頭落，上前一見魂消，霞光閃爍助英豪，捧定專做比較。

常言說靈利不過光棍，先前關小西見施公被綁，命懸呼吸，一進廟門，何等的謙恭，那時惟怕衆寇惱怒，所以用那一派的忍勁；及至央求會子，總是枉然，也便不肯竟用柔和，打算生死憑命一撞，今又見兵器到手，直似殺星附體一般，那等染弱之話，一念全無，雄糾糾的昂然站立，抱着刀大聲喊道：「衆位前來，與我見個勝負。」好漢說罷，小銀鎗劉虎說是：「那廝不必再問，大王已久候多時，快來比併。」說着便急急的把鎗展開，不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小銀鎗鏖戰關太

衆綠林箭射施公

話說衆寇見小西輕冒刀鋒，張口咬住利刃，個個喝采，都說倒是硬漢子，不愧久闖江湖。盜寇內中惟小銀鎗劉虎不服，要與小西比試比試。小西也就亮出刀來，一個箭步躡出殿來，搶了個正上首，二人即便交鋒。小西招架着，眼內留神，只見那寇來回躡跳騰挪。此時衆寇觀瞻，俱鼓掌歡笑，誇獎劉虎鎗法精通。那知施公聽着，却似胃了真魂，暗說：「你那裏知道我施某命盡賊手，前途再不能與你見面。」施公只聽衆寇賊亂嚷，所以心中害怕，那些衆寇都認着好漢武藝不濟，未看出用的是哂軍之計，所以歡喜無能之輩，心中藐視，躡跳躍盡力的忿勇爭先。大抵人生全仗父精母血，凡先天足壯的自不同，先天虛虧的自然單弱。一說比武交戰，不是殺三晝夜不離鞍，只等荒唐之言，慢說人無那樣精神，大約馬也受不了，聞言不表。且說劉虎與關小西戰約食頃，把劉虎累的筋麻力竭，聲如牛喘，急得兩眼都紅，又怕傷臉，雖然氣力不濟，還不肯認輸，喊叫如雷，勉強着撐鎗上撞。好漢早已見出他那番意思，暗罵道：「好強盜，你也有力軀身分，看我怎麼收拾你個樣兒。」想罷，將刀慢慢展開，更了門路，閃砍劈剝，上下翻飛，行東就西，引得劉虎滿院裏來回奔走。衆寇見他不能取勝，俱急的搓手。好漢一邊心中暗度道：「我只管與他這樣比較，何時是了？不如生個方法，敗中取勝，也不傷他，叫他出醜。」想定主意，故漏一空。小銀鎗不知是計，心中大悅，把鎗一彈，照着好漢一直刺去，眼看鎗尖離身不遠。衆寇又齊聲喊道：「好哇！到底劉寨主的鎗法無敵呀！」施公一聽，連忙抬頭觀看，心中亂跳，說：「不好，小西之命休矣！」展眼間，忽見好漢使了個黃龍翻身的進步，那鎗尖從脊背上擦將過去，刺空從左肋扎過。單說好漢讓過鎗尖，不肯容強盜稱能，急忙跟進一步，大聲嚷道：「寨主看刀！」那劉虎正在將鎗刺空，一時難以抽回招架，忽聽一喊，那刀已到頭上，只見他把鎗往地下一捺，脖子一伸，大叫道：「我不要只命咧！你砍罷！」呼吸呼吸，發喘不止。好漢見劉虎撒賴，忙把利刃抽回，叫聲寨主：「只不過取笑而已，在下吃了熊心豹胆，不敢有傷尊駕。」小銀鎗聞聽，羞的面紅過耳，復又歇了片時，方纔屈腰將鎗拾起，立原處。將那豪橫之氣，減去大半。眼望着好漢，對衆寇說道：「只位朋友的刀法，真是罷了，稱得起江湖好漢，衆位老哥兒們，休要輕視，只樣武藝，總算數一數二的分兒，我今在衆哥們跟前，先使個禮兒，看我分上，放了那個綁的孤雁，叫他們伙計二人去罷！只樣的漢子，日後作個賓朋相識，也不辱沒咱們綠林的名氣。」劉虎說罷，衆寇似乎有些不願。亞油墩李四二人說道：「今日咱們遇着硬風，幸而邀出大寨主，得了這注資財，從此之後，他還是洗手不幹，今日我贈只人的武藝，却到不錯，常言說：「捉虎容易放虎難。」要是輕明將他放了，傳揚出去，說咱們敗在他的手內，未免只話不大好聽，依我說，還是勸他入夥爲是一來免他在外傳說，二來免的害傷人命，三來添上他作個膀臂，日後再遇硬風，自然無懼。」衆寇聽說，齊聲道：「好！但有一件，只怕他不允。」李四道：「只須如此，只搬管叫他墜入計中。」衆寇商議停妥，一齊來至

殿前，把殿門堵住，一個個帶笑說：「朋友！不知你貴姓高名，開明了你，咱們公同商議件事，管保大喜。」好漢不知衆寇甚麼主意，聽罷連忙抱刀陪笑口尊：「寨主饒放我們二人，就是天大的造化，要問賤名，姓關名小西，不知寨主說的喜從何來？」亞油墩先說道：「並非別事，只因我們現有十七位同伙，打算圍成十八羅漢之數，今見你是個朋友，我們心裏想邀着你入伙。」小西故意滿面堆歡，叫聲：「衆位！既然拾愛，小弟慢說入伙，縱然牽馬執鞭，也願相從。只有一件，須將我只伙伴送回北京，叫他父子夫妻相見，然後我再回來，任憑東西南北，隨着衆位，我心纔安。」亞油墩說道：「朋友，你不必胡思亂想，從不從在你，實告訴，你罷。綠林的矩規，起義時須要三牲福禮，紙馬飛空，人人都把中指刺破，血滴入碗中，斟上酒攪開，大家盟誓，挨次而飲。如今不用費那些事，只要你自己刺破中指，盟心發誓，我們纔信你是真心。」好漢聽了，只椿言詞，又對衆寇說道：「我關小西，從不欺心，寨主如果放出，我來絕不失信，如叫在下，此刻滴血設誓，只件事縱捨殘生，不能從命。常言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衆寇聽說好漢不肯入伙，登時大怒，齊說道：「四哥不用任他勞叨了，合該他兩命已盡。」言罷，齊拉兵刃，堵住三義廟門。又有幾個走出廟外，從樹上把四付撒袋取下，掛在腰間，復進來站在廟門，一個個擎弓在手。好漢聽衆寇說要用箭相射，心中大怒，暗罵：「一羣可惡的強盜，我若非恩官累手，你們的弓箭何足懼哉！殺條血路，便可闖出重圍。想罷大聲喊道：『哎呀罷了罷了！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縱然射死，不落臭名。』」衆寇聽見好漢只等大叫，一齊說道：「四哥他既願死，說不得先射他幾箭。」說罷，那特兵刃的盜寇，往兩旁一閃，只聽嗖嗖，翎亂响，箭如飛蝗，照着好漢一直射去。表過賊人十七名，各樣兵器，雖然皆有，却只四付撒袋。好漢見賊人射的甚是凶勇，恐其傷着施公，連忙立賢臣之前，擋住老爺的身體，手舞單刀，打的那箭滿殿亂飛。此時施公嚇得面如金紙，叫聲：「壯士！你不用顧我了，我死盡忠，理之當然，不可帶累於你。依我看來，你有只口單刀，足可殺出，快快逃命要緊，莫誤報信。」小西聽了老爺一席話，好似萬刀攢心，忙亂之間，不覺失聲大叫：「啞！啞！老爺說那裏話來，小的報恩主，雖死無恨。」好漢說着，揮動單刀，遮前擋後，全無半點憂容。却說亞油墩李四，聽見好漢喊的稱呼不對，即刻吩咐衆寇，止住弓箭，說道：「衆寇哥兒們，你等聽見了他倆的言語，前後不符，先前只隻野熊與那孤雁伙計相稱，方纔又叫恩主，其中定有緣故，令人可疑，須要問明白，免得誤事。」說罷，望着好漢說道：「朋友，聽你的說話，有些差異，頭裏有些差異，你既說是伙計，怎麼此時又稱主僕，你務要說實話。」亞油墩話未說完，好漢怒不可遏，大叫一聲：「呀！衆強盜，從來大丈夫不能更名改姓，你們既問實情，實告你們罷。那綁柱柯上的，他乃是皇上欽命的倉廠總督，只因到山東放賑，我家老爺是赤胆忠心，扮作客商，沿路私訪民間冤枉，現今接了許多狀詞，專等賑濟回來，與民判白。不幸走到此處，被爾等所綁，我家老爺姓施，作過江都

知縣料爾等也當不知，如今你們放了我們主僕，萬事俱休，倘要癡迷不醒，害了我們主僕，將來動了官兵，叫你們俱遭橫死。」衆寇當日施公在江都縣，志斷十二家盜寇，人人知曉。如今衆寇聽了關小西之言，個個想起舊恨。亞油墩李四先就一聲怪叫：「呵！衆家兄弟，你聽明白了，咱們也不必叫他入伙咧，也不用往下再問咧，快快開弓放箭，要了他的命罷，要是放了他，久聞施不全最好詐，倘若負恩懷仇，只怕咱們必有後患。」衆寇聞聽，齊說有理。一齊開弓放箭，復又嘯嘯嘯一陣亂射，常言說：「一任重瞳勇，難敵萬刃鋒。」好漢那口單刀，雖說掄開，可擋亂箭，只是一口刀不能護衛兩人。好漢顧了賢臣，顧不了自己。一見衆寇箭如雨點，不禁圓睜二目，熱汗直傾，心中着急，一散神，猛聽嘯的一聲，左膀之上，中了一箭，好漢疼了個半邊膀子發麻。施公看罷，心似油烹，大睜雙睛，候着等死。主僕正在急迫，忽見一名小卒，咕咚咕咚，如飛跑上殿來，口中大嚷：「報與衆家寨主得知，現有大寨主的馬，看看來到。」衆寇聽罷，亞油墩說道：「衆哥們暫住手，迎大哥進廟要緊，說罷，十七名盜寇，留下一半，各持兵刃，阻住殿門。那幾個一擁出廟，不知果係何人，衆寇那等敬服，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飛山虎喝退羣伙

衆草寇拜叩大人

話說好漢關小西，正要捨命搭救賢臣，忽聽有人喊聲，側目一只，看見從廟外進來幾人，內中爲首的，是一未曾見過，暗知只必是衆寇迎接的大寨主，但不知他嚷道：「刀下留人。」所因何故，正自不解。又聽與他交鋒的那幾名盜寇，大聲嚷道：「老哥們快來，只隻孤雁躡出殿外，與我們動手，我們竟有些耗子先旗杆，吃不夠咧，快來幫着共擒那人。」好漢心內游疑，忽見那爲首的走進來，大聲說道：「兄弟們不要動手，我有談話。」又對他含笑說道：「朋友！你也住手，我有道理。」衆寇聞聽，一齊止住器械，好漢只得站在一旁。衆公你道來的此人，是誰？正是飛山虎賀天保。暫且不表。且說賢臣聽說那名盜寇先要殺他，正在等死，耳內忽聽熟人講話，偷眼觀瞻，那人甚是面善。暗道：「莫非是賀天保麼？果然是他，吾命生矣。是不是叫他一聲？」凡人最怕到急難時，此時賢臣竟顧不得羞恥，說是：「來者可是賀寨主麼？」飛山虎聞聽，連忙舉目，只見綁的果是賢臣。一面答應，走到近前，親手解去繩紮，吩咐小卒，取過衣服，給賢臣披上。又叫取被套，讓賢臣坐定，扭頭對衆寇說道：「衆家兄弟，大家快來請罪。」施公再三推辭，賀天保道：「老爺若不受我等之拜，他們也不放心，老爺必定有掛懷之處，他們壇綁老爺，罪該萬死，只求老爺開恩，我等陪禮。」施公料難推脫，只得應允，賀天保率領衆寇，一齊拜倒叩頭。衆寇俱不敢違拗，拜罷，站在兩旁。衆公道：「飛山虎爲何只等尊敬施公？」只因素與黃天霸八拜之交，總要應全他。黃老兄弟，看着江湖義氣深重，且說賢臣受拜已畢，說了幾

句謙詞，連忙叫道：「關小西，快來相見！」此時壯士站在殿外，俱已聽見，老爺喚呼，連忙往裏行走，賢臣叫他二人相見，關小西道：「久聞恩公講說仁兄乃當世英雄，今幸相見。」賀天保道：「不敢！不敢！此乃老爺過獎之言。」彼此禮畢，賢臣道：「衆位寨主，俱各坐下，有話好講。」衆人一齊就地而坐。賀天保笑說道：「小人與老爺別後，賢公進京引見，自然位極人臣，官居極品，但不知只樣打扮，從何處起身？又往那裏訪事？不知爲何進入此廟，叫老爺受此一驚，仔細想來，皆是賀天保之罪。」賢臣聽罷，說聲：「不敢！」隨着又將前事大概說了一遍：「今幸遇寨主，施某得了活命，但有句不知進退的話，請問壯士，休得嗔奇，今日衆位飽載而歸，不識從那條路得來的買賣？」飛山虎見問，並不隱瞞，即將從鄭州道上，打劫富商，告訴賢臣。施公聽了，帶笑叫聲：「賀義士，你可見得關家堡同黃壯士救施某之後，你說過的話呀？那時因施某官卑，恐怕招搖耳目，未曾叫義士相隨，你親口說過，棄却緣林，候着施某進步，下書相邀，爲的是久後掙個功名，轟轟烈烈，不料賀義士答不應口，復又做起這個營生，大丈夫生於世上，應當全信，方是英雄。」賀天保聽到此處，不等施公話完，叫聲：「老爺有所不知，小人雖然不是奇男子，却也自負是個人物，絕不敢無信。」說着遂將別後之事，並只次爲全江湖之義，實非入伙的話，也對賢臣說知。施公聽罷，知義士不肯撒謊，點頭說道：「義士，你與衆位，自是不同，施某此去山東放賬，正在用人，今義士若肯相隨，立幾件功勞，施某定然啓奏當今，主上重用，豪傑自不愁身榮貴顯。一來施某可報救命之恩，二來可全始終之信，不知義士心下如何？」賀天保聽說，叫他隨往山東放賬，忽然想起一事，暗吃一驚。此是爲何？皆因山東有坐大芽山，列國時出了一位好漢，姓柳名展雄，會在那山上聚卓屯糧，招軍買馬，故名紅雀山。殺上邦封贈不受，殺下邦讓位不坐，名聞天下。到了大清，那山上又出了兩個小芽兒，雖說未成大事，也算山東的一宗禍害。一名于六，綽號叫賽袁達，手使一柄混鋼鎗，甚是利害，習就的飛抓，可以敗中取勝。一名于七，外號小野龍，生來的心性靈巧，使兩柄銅鎚，一柄軟韌，施展開人難招架。有一個謀士，名爲方小嘴，頗有智略，外號人稱賢姜公。只因那年山東大荒，他三人爲首，招集了數百無業之徒，隨在大茅山圈之內，時常出來作亂。本處官員，自保前程，不肯呈報，竟至任意搶奪商民。賀天保乃是南方一帶豪傑，雖然不作綠林，久知此事。今聽施公之言，猛然想到將來賑米一至，難保只伙人，不生攪擾，所以心中着忙的，急將此話對施公說了一遍。施公聽罷，不由的又驚又恨，驚的是到了山東，一時間防備不到，皇糧有失，其禍不小。恨是乃本處官員，有此大盜，做嘍推聲，不趁微小之時速治，到了盤根固蒂，欲治不能，致使傾害黎庶，攪亂村莊。如今幸遇賀天保，得聞此事，不然，眞受其害，怎麼回京交旨？老佛爺豈不嗔怪？看來只事，非帶着賀天保前去，不能放心。想罷，復帶笑叫一聲：「賀義士，你可知常言說：『猛虎不吃回頭食。』適纔施某對你說的一片話語，你是怎麼樣呢？你如若果然跟我前去，據施某看

子六于七，不過疥癬之疾，容易擒滅。施公說後不知賀天保去與不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賀義士隨往山左

施欽差住宿濟南

話說施公聽賀義士所說于六于七等，在山東作亂，一片言詞，帶笑開言說：「據施某看于六于七，貓賊鼠輩，不足爲患。義士你若不符前言，就算是失信。不然，就是怕山東于六于七，不願跟施某前去放糧。」看官只是施公怕賀天保不去，故用話激他。賀天保聽了，果然又羞又惱。羞的是再入綠林，被施公撞見，面上覺着發羞，無地自容。惱的是施公說他怕于六于七，羞惱交加，大聲說道：「老爺若提當初的話，他們也俱不知所行，今日說個明白，叫衆位聽聽。」你看他帶着氣滔滔的將初遇施公，及看黃天霸棄邪歸正，他要相隨，未得如願。當時說後會有期的話，對着衆人說明，又道：「要不是衆位說是達官，拱手再三請我相幫，賀天保怎肯又行此道？可巧被老爺撞見，不是失信，也是失信。方才老爺說我懼怕山東于六于七，不敢跟去，豈不可笑麼？爲今雖赴蹈鍋火，就死在山東，我也是去定咧！我也不管衆位哥們，怎麼個主意，我只得跟着大人，洗清了賀天保，不是一貪生失信之人。」衆寇聽天保這等重信，又見施公愛惜英雄，都願改邪歸正。齊說道：「天保既然跟着大人，我等情願一同與老爺牽馬墜鐙。」施公見天保已經允從了，心中暗喜，帶笑說道：「衆位寨主，論理施某當奉請相幫，奈衆位現在劫奪客商，他等失了金銀，必要到州縣稟報，倘若動了詳文，說是欽差帶着強盜，恐其中大有不便。施某放米回京，再行相邀。」賀天保知道施公是推托他們，聽罷此話，叫聲：「老爺，既然不帶他們，小人就有一難事，請老爺示下。」賢臣不解其意，忙問：「壯士有何難事？快些說來。」賀天保道：「劫來的，只些資財，還是叫他們拿了去呀？老爺還是另有個主意呢？」賢臣這纔明白，暗說賀天保這是要把重担子放在施某身上，我道理想罷，帶笑叫聲：「壯士，論理只些資財，很該叫他們分散，但這一件被盜的商人，必往本處官府呈報，這文武官必差兵丁，衙役，躡拿原案，日子一多，前程難保，也是不好。欲待把這些贓財交與地方官，給還失主，衆位寨主白辛苦一次，也是不好。若依施某，列位無全空之禮，多少叫他們拿點兒，我有方法，賠補失主，失主得贓不究，列位也無後患，到是兩全其美。」賀天保聽了施公這一片話，他也不要別人依與不依，口內連說：「使得，很好，很好！列位哥兒，你只當認了嫖賭罷。」亞油墩李四見飛山虎這等發落，說：「大哥少禮了，別說是大人的話，就大哥你說一聲兒，誰敢不依？」賀天保聞聽，滿心歡喜，上前伸手解開蓆褥，拿出了四封銀子，遞與李四道：「衆家弟兄拿了去，作個盤費，大家好早離此地。」此時衆寨見李四接了銀子，未免人不得一樣，也有願意的，也有不願的。雖然賢愚不等，只是皆懼飛山虎，敢怒而不敢言，一齊站立兩傍，候着賢

臣的吩咐，好去分贓四散。飛山虎與衆寇，正然說話，忽見一名小卒，往裏飛跑，到了殿內，只聽叫聲：「衆位寨主得知，廟外邊來了好些人馬，還有一乘大轎。」衆寇聞聽，疑是官兵前來捕盜，心中正自不定。只見施公開言叫聲：「關小西，你出廟去看看，想必是施安行到此處。」關小西連忙答應，翻身來至廟外一看，果是施安坐在轎內，放着轎簾，王殿臣郭起鳳衆人圍隨。還有河間府的文武官員，也隨在轎後，都是全副的執事，在前引路。關小西看罷，料衆官不知就裏，必須假作一番禮節，好掩衆人耳目。往前緊跑幾步，在轎前跪倒口中說：「小的關太迎接大人。」郭起鳳王殿臣一見關小西，就知老爺在此廟內，也不敢漏了形跡，在馬上說：「起去，大人正要到此廟內行香。」好漢答應個是，平身站起，引着轎子，進了三義廟，衆官先在廟外伺候。施安到了大殿，留神一看，但見大人坐在殿上，居位兩傍，有許多人圍住，看罷不明何故。只得同着郭王二人，上前行禮。郭起鳳又將衆官廟外伺候的話，稟明賢臣。施公吩咐取過衣服，更換好了，傳出話去，與衆官相見。霎時文武齊到大殿，按儀注行禮，仔細一聽，坐轎的人，站在一旁，那醜陋不堪居中坐的，才是真正欽差。看罷暗暗吃驚，就知是大人假扮私訪。衆官正在心耽恐懼，忽聽賢臣說道：「衆位前來迎接本部堂，我早來到此地，現今訪着貴處多有盜案，不知衆位知與不知。施某既是奉旨前來，少不得上本啓奏。」河間府衆官員，見賢臣說他們地面不清，一要提參，俱難免罪，未免心中害怕，個個曲背躬身，口尊：「欽差大人卑職一時疎忽，失於覺察，萬望大人寬恕卑職等，再不敢覆蹈前轍。」賢臣問聽，復說道：「爾等自知已過，本部堂也不深究。但只一件，我想生盜之人，必不干休，你們看那地上，放的就是原贓，內裏短銀二百兩，你等須要補上，叫失主領去。再者這些好漢，都願棄邪歸正，不敢爲匪，你們不必再行追捕。某吩咐過，他們離開此處。」衆官聽畢，齊聲說道：「欽差大人格外施恩，卑職不深究彼等，遵命。」說罷，領着原贓，各自回衙。後來果照施公所說，完了此案。衆寇見河間府官員去後，也俱告辭而去。此話不表。且說賀天保郭起鳳王殿臣，大家通了名姓，見禮已畢。伺候賢臣坐上大轎，他們俱各乘馬隨行。沿路上按着站道，有官員迎送，甚是威風。夜住曉行，不多幾日，到了山東境內，賢臣在轎內，用目觀看，店道村莊，甚是荒涼可慘，看罷點頭暗嘆。幸而老佛爺龍恩深重，不然這等年景，此處之民，何以全生？一面暗想，雖着濟南省城不遠，只看文武官員，郊外迎接，賢臣吩咐進城。不多時，到了公館，文武官遞了手本職名，賢臣叫暫且退去，次日相會。當下施公與賀天保等，用飯已畢，安歇一夜，到了清晨，施安伺候，賢臣淨面用茶更衣。此時文武齊到公館相候，只聽砲响三聲，奏起音樂，內了請大人升堂。賢臣出廳，升了公座，衆官進見，行禮已畢，分左右侍立，候欽差示下。賢臣一一接見。先將老佛爺之恩，對衆官頌揚了一遍。隨後帶笑問道：「此處這樣年歲，幸而人心安靖，盜賊不生，將來河糧運到，大概不用防範，也可放心。」濟南府衆官，不知賢臣暗中訪明白，是以話奪話。聽罷一齊曲背躬身，尊

聲：「欽差大人將來搬運皇糧，須得加緊防守。此處有一大患，鬧的甚兇！」如此如彼，對施公未曾說完，賢臣大加嗔怒說：「爾等這些言語，還竟敢對着本部堂講說，施某早已知道，這伙賊匪，鬧的兇惡，衆位既怕呈報，有干罪名，本部堂不敢徇隱，明日只好飛章入奏，衆位休怨施某無情。」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請天霸王路遇險

施賢臣住店逢賊

且說這些官員，甚覺無趣，面面相覷，只得散出公館，各自回衙，耽驚駭怕，不表。施公回至後面書房，叫人看坐，令天保小西殿臣起鳳等一同落坐，有話商議。四人告坐，賢臣帶笑望天保說道：「義士如糧船來到，即時放賑，倘于六于七真來攪亂皇糧，若有疎失，如何是好？」天保見施公有難色，隨說道：「此事大人不必爲難，小人保舉一人，可保無事。」施公聞言，忙問何人。賀天保說道：「要降服于六于七者，必得復請黃天霸出世。若論黃天霸本事，乃是祖傳武藝，比我等強盛百倍，實乃是心直氣爽。」施公說：「煩賀壯士同往如何？」天保說：「大人若不棄小人，情願效勞。」施公吩咐殿臣，外面訪問糧船何日得到。王殿臣領命前去。大人又吩咐施安郭起鳳關太，你等在公館內，勿得洩漏。有人若問，就說施某身體不爽，等候全愈，纔出公館。安排已畢，一同天保更換衣襟，扮作行客相似。被套盤費，應用物件，俱都裝好。到了天交五鼓，吩咐備馬十匹，命八人跟隨，一同混出城去。只說有公事出城，各要小心。吩咐已畢，王殿臣前來稟道：「小人探訪糧船十日之外可到。」大人擺手，殿臣連忙站起。施公催促起身，王殿臣同親隨人等，共八人跟著施公、天保出門，大衆上馬而去。施公與天保二馬，匆匆行有二十餘里，堪堪紅日東升，清氣涼爽。施公只是兩眼望着遍野荒村，不住的長嘆，說道：「年歲飢荒，黎民塗炭，可恨賑濟，是些贓官污吏，俱是盡力私賣，折扣，不顧民命，此皆酷吏虐民者也。縱不想陰隲，下民微賤，雖易虐命，對上蒼造下罪孽，壽命不保，銀錢何用？此乃迂之甚者也。」這是施公對景傷情，見得荒村寥落，民多面黃飢瘦，有感於官民之際，不覺發聲長嘆，原無意與賀天保言說道：「想我等小輩，屈身於綠林，亦非本性，究竟是出不得已而爲之。」施公聞言，自覺失言，安慰說：「是你們原無民上之責，所干係者小，再者你門諸人，皆有向善之心，改過之念，轉正破邪，卽所謂安分者也。其功亦非淺鮮。且人孰無過，改之爲貴，除惡安良，致君澤民之道，亦在其中矣。必當盡其力而爲之，自有福蔭子孫後世。今日若請得天霸來了時，那時是你奇功一件，施某得一臂膀，康熙老佛爺得一忠臣，保住皇糧，卽萬民得了全賑。」此時天已昏黑，不見村莊，只得往前行走，約有數里之遙，偏北有一座漫窪，名叫張家窪。原是張豹張虎兄弟二人。張虎少亡，只剩張豹一人，娶妻刁氏，自娘家跟他父兄，學了一身好武藝，論他拳

脚，刀鎗棍棒，只够八九。只是不守婦道，要講穿吃玩耍。張豹本是務農，家中衣食豐足。自娶刁氏，日日教習鎗棒，田園荒蕪。張豹武藝學成家業凋零，刁氏叫他開坐劫客小店，有人投宿，夜間殺死，得些衣服行李，變賣度日。當時賀天保同施大人趕路，時至更深，正自心中焦灼，遠遠望見燈火，偏北不算甚遠。天保與大人忙說道：「前面必是村莊，暫且借宿一宵，明日更走。」大人在馬上，擡的身體癱軟，四肢無力，連說：「甚好。」主僕竟向燈光而來，及至近前一看，不是村莊，只有裏面一家草房數間，開了一個大門，兩邊白灰的牆，大書張家老店。賀天保下燈離鞍，下了坐騎，前來攙扶大人下馬，轉身上前叫門，說是行路人前來投宿。可惜施公忠正，天保義氣，此一叫門，禍災不小。此處好比當年的十字坡一般，正是：

遠方涉水，深淺不辨，異鄉投宿，禍福不知！

且說店主張約合刁氏正在燈下飲酒，聽得有人叫門，便覺喜從天降。張豹說：「來了來了！我去開門，先賸賸肥瘦。」起身就走。刁氏怒道：「回來！你知道怎麼賸法？還有個住不住呢！你等我去看，自有主意。」張豹不敢多言，躬在旁首說：「你就去看，你可別出大門。」刁氏說：「出門怎樣？」張豹說：「你出門怕你們着順眼的，可就要不好。」刁氏說：「你不准我賸，我偏偏要去賸賸。」說罷，點上燭籠，走到院中問道：「外面叫門的可是住店的麼？」賀天保聽得婦女聲音，心中有些不安，只得問道：「你家可有男子麼？」刁氏說：「沒有，只我一人。」天保望施公說道：「沒有男子，却不可住。」施公聞言，到覺爲難，也不答言。刁氏恐怕散了買賣，又連忙回道：「有！你快出來。」張豹連忙跑出去，招呼衆客人。施公往前行，天保後面拉馬進院。刁氏手執燈籠，說道：「客官爺不要見怪，我們是兩口子開店，他們如『我伺候人不行』，我說『有客來，我獨自伺候』，他說『只個不便，家有男子，客人豈不要問？』一正說之間，貴客叫我，叫他藏在一邊，不許他說來，故此纔說家中沒有男子，偏遇客人，是正大光明的君子，就要不住。我想着晝夜更深，道路難行，因此連忙叫他出來，好留貴客。」天保說：「既有男子，可都方便，不必多說。」張豹早將馬拴在矮牆的槽頭之上，引客到了西廂房內，說：「就是這屋。」施公上炕裏坐，天保坐在下面。刁氏趕緊端來一小盆淨面水，說道：「客官洗臉罷。」大人在燈光之下，看那婦人，甚是兇惡，滿面大麻子，宮粉塗了有錢厚，掃帚眉，母猪眼，把掌似的大耳朵，蒜頭鼻子，紫又紅，兩膀寬厚，身體肥胖，綠布中衣，藍布褂。施公說：「你家有男子，叫他來伺候，方纔是理。」刁氏說：「客官不知，只是個偏僻小路，也沒有多少行客，也僱不起伙計。我夫妻二人，開此小店。」天保說：「一家居此開店，豈不孤單？若遇歹人住店，便怎麼？」張豹說：「是祖居在此，父母哥嫂去世，剩我夫妻二人，故土難離，皆因年景不好，開店度日艱難，就爲歹人，看我窮，也不生心。」天保又問道：「這裏一灶二鍋，這是何故？」張豹一驚，怕是問出破綻，有些不便，說道：「一個鍋台，安

兩口鍋，不過省錢之法。這裏作菜作飯，那裏添水燒茶洗臉，就全有了，不過爲省些柴草。天保聞言，心中想說，別忙，少時必要搜出你的弊病來。一面念着，道想雞肉必得，伸手把鍋蓋掀起一看，果然便叫：「張大哥，拿些鹽來。」張豹把火止滅，取了一碟子鹽，放在坑桌上。天保親自動手，把雞撈出，放在盤內，回手取出尖刀，將雞折開。他二人連吃帶喝。施公用了不多，剩下的天保都將他吃盡，纔叫張豹將傢伙收拾下去。天保道：「我們不用什麼東西，實告訴店東，也走乏了，也要早些歇息。」張豹自去。天保說：「老爺請睡罷，我丟了東西，放着便睡。」施公不解其意，放倒身體自睡去。賀天保見大人睡下，又伸手把那個鍋也捧下來，放在地下，掌燈細看，又驚又喜。乃是砌就的夾壁牆，隔開火道，那裏任憑燒火多少，旁邊總無烟氣，也不熱。往裏看，却是黑暗的大窟窿。天保想道，此賊合該倒運。從此處上來一個，就殺一個。將身倒在鍋台上，手內拿着兵刃，竟拿賊不表。再說張豹回到自己住房，叫聲：「賢妻，今天來的只宗買賣雖好，只怕有些棘手，那殘疾瘦羊，手到成功，那個肥的，只怕有些費事。」刁氏聞聽說：「你也知道買賣了。起初我也不給你出主意，作個營生，只怕你早就討了飯了。你看行李馬匹，都送到家來，你說到自好哇不好。」張豹說：「好是好，就是只個肥的生成的雄壯，且又精細。咱們也得留神，別弄的發不成財，惹出大禍來。」且說張豹來到西房門口，但見裏面有燈，知道未睡，即來叫門。天保早知其意，將門開放說：「你剛纔要去，爲何又來？」張豹說：「方纔忘了水瓢，故此又來驚動。」說着把屋裏看了個一遍，方纔出去。天保復又把門關緊，來至大人面前，附耳低言，告訴施公，須得留神。且不可頭向鍋台，往裏挪挪纔好。隨着用手將大人往裏推了一推，施公雖不知他心意，料想也必有事。賀天保脫去長大的衣服，頭向鍋台，倒在那裏，手執吹毛利刃，也是鼾聲不止。要知如何拿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刁氏女幾年得利

張豹兒一旦被擒

且說張豹夫妻二人商量動手。刁氏說：「你看見肥羊在那邊睡，瘦的在這裏。」張豹說：「瘦的頭充着鍋台，肥的必在裏面了。」刁氏說：「你看真切千萬不可撒謊。」張豹忙說：「我看准了，那有撒謊之理。」刁氏說：「你快去把順刀取出來，老娘好去辦事，我再去聽聽動靜如何。」遂躡足潛行，來到西房窗櫺外面窺聽。聽罷，又用手暗暗推門，門也緊閉。抽身回來說道：「方才我聽的明白，俱都睡熟，門戶也是緊閉，老娘不得動手。你去從地溝進去，先揀肥的下手，剩下瘦的，我好試刀。兩匹大馬鞍轡，衣服褥套內，必然銀錢不少，你要發財，就在今日。但有一件，你可在那肥的身上多加小心，更覺着担驚說：「賢妻，從來咱們兩口子度日，全是商早就怕在心裏了，却又不敢明言。聽得刁氏叫他在肥的身上多加小心，更覺着担驚說：「賢妻，從來咱們兩口子度日，全是商

量你出主意，我無不從。今日你去殺那肥羊，瘦的你便一就勢兒辦了。你看如何呢？」刁氏聞言罵道：「我把你這自在烏龜，你去忙置辦酒菜，好給老娘慶功。」張豹答應，自去收拾。刁氏換了一身青衣，帶了兵刃，入了地道，慢慢來至鍋膛底下，伸手取過一個替身，何爲替身？就是地溝一傍，放着一過葫蘆，大如人頭，拿在手中，又往上走了幾步，揀着鍋底，輕輕把鍋挪開，放在一邊，不敢就出來，拿着替身，往上了挑幾挑，蹲在一傍聽聽動靜。且說施公在炕裏頭，口中打着呼聲，眼不敢閉上，影響見鍋台上有物件挪動，施公吃一大驚，心中也是亂動。天保早看准了，如何挪鍋，如何挑替身，想着暗笑。這是你爺爺辦的舊招數，今日若不拿你們，開張發市，枉爲世間英雄，遂輕移身形，蹲到挨牆，站立不動，圓睜二目，施公暗喻天保離炕，心下着忙，身已無主，却也輕輕的起身，慢慢的走到炕後面去，口中仍不住了，打呼嚕。且說那地道裏面的刁氏，聽了半刻光景，響聲，暗自歡喜，手爬鍋台，往上探身，聽着打蹲呼之聲音，由鍋腔內，抖身上來，輕移蓮步，實指望臨近，就是一刀，斷送他們的性命。也是惡貫滿盈，大數將終，他萬沒想到有人暗算。適才賀天保目不轉睛，瞧定見他出了鍋腔，未上兩三步，賀爺把刀掄起，只聽噯咚的一聲，頂門上着腦槩迸裂，刀已落地，身子倒在塵埃。天保趁勢又是一刀，終果了他的性命。將刀掛好，連忙打火點燈，低頭來看，果是那個惡婦連頭帶腦，削去大半，批腿站在挨牆之下，抬頭見施公蹲在炕後面，圓睜着那支好眼，口內仍是打呼，還帶着哼哼之聲。連忙上前安慰，稟道：「大人休要害怕，此店只有張豹夫妻二人，方才殺了個女的，剩下男的，也不過手到成功，千萬可別開門，我從鍋腔下面下去，大人把鍋安好，坐在鍋上面。」單說賀爺，順着地道，摸着牆，慢慢的而行。到了上房底下，洞口透出燈光，不敢出頭，只聽上面有刀扳之聲，探頭一看，只見張豹面向裏邊切菜，口內念着說：「此時必定殺完了回來，若是酒菜不得，又要我悔氣，正想那先前的幾個行客，陰魂必來纏擾。」忽又聽見有動作，却不敢回頭看，口中只說：「賢妻回來，必然成功。」言還未了，在左脅下就是一刀，噯咚一聲，噯咚倒在地下。天保說：「只是你怕女人的好處，你的餘黨，現在何處？快快的說來。」張豹哀告道：「並無他人，只我夫妻二人，求好漢爺爺饒命。」天保說：「你們殺了多少人？」張豹說：「殺的不多，只有四人，好漢爺爺饒命罷。」天保說：「你劫殺人的性命，這是報應循環，天理昭彰。」噯咚的一刀，結果了他的性命，這就是「人見利而不見害，魚見餌而不見鈎。」好漢這才開門，手執鋼刀，來到院內，到了西房門首，就叫：「老爺開門罷，全殺完了。」話言未了，從房上跳下一人，掄刀便砍，飛山虎招架不及，往外一躡，跳在院中，舉刀相迎，喊道：「老爺別開門，還有餘黨。」登時馬棚上又跳下二人，一齊來戰賀爺。天保前遮後攔，上下翻飛，如入無人之境。事雖如此，究竟心內也是納悶。且說施公鍋上坐着，又不敢動轉，恐怕鍋底下鑽上人來，方才開得天保叫門，心內稍安，才要動身，忽聽外面又喊不必開門，聽得外面戰鬪的聲音亂响，心中不由的又怕起

來了。怕的是倘若戰敗，二命皆休。不言施公耽驚，且說那三人却也不軟，二人使刀，一人使棍，圍住賀爺，死也不放。緊緊往上殺來，天保毫無懼色，正殺到難解之中，忽聽一人喊道：「二位賢弟，你看這東西，有些扎手，你我須要小心才是，若拿不住他，咱們回去，怎麼見得衆弟兄們？」二人齊說：「哥哥放心罷，大約他也跑不了。」言罷越加奮勇，上前圍裏。飛山虎雖在垓心，到也圍裏不住。天保一口刀，神出鬼沒，來往突衝，並沒有一點落空之處，掄開寶刀，如翻江攪海的一般，滾滾的人，無奈衆寇緊跟不捨。飛山虎想着不能傷他，心中着急，喊道：「小輩們休得逞，能今日若不斬你們這些狐羣狗黨，枉稱四霸之名，賀祖宗如何懼你們，來來來！咱們絕意死戰！」忽見二人停刀，一人止棍，遂說道：「莫非是賀大爺麼？」賀爺聞聽，倒覺吃驚，遂說道：「你們是何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飛山虎賊店遇友

施大人覓徑求賢

且說三名強盜與賀爺動手，不分上下。忽聽說四霸天姓賀，三人收住了兵刃，內有一人問道：「你可是飛山虎賀天保麼？」好漢說：「正是，你等是何人？」那人說道：「我等是臥虎山飛熊峪黃老叔手下，李俊陳傑張英便是。會與大哥見過，你老人家可曾想得起來麼？」天保說：「你等到此何事？」李俊說：「因此有人傳說，此處有個賊店，劫殺過往客官，有礙咱綠林之名，黃老叔差遣我們前來，收拾了他。不料與大哥相遇，却不知大哥到此何故？」天保也將來意說了一遍，彼此歡喜。天保叫開房門，與施公說明其故，施公這才放心。天保帶領三人走到屋內，見了大人，見禮已畢，天保把酒茶取出，飲至天明。李俊等三人還有別事，不能親送，把臥虎山道路說明，天保拉馬，捎好行李，先扶賢臣上馬，然後取火把店點着，不消一刻，那房屋俱成飛灰，又與三人告辭，大家分手。賀爺上馬，保着施公，向飛熊峪道路而來。忽聽犬吠，料想相離不遠。天保將馬拉到樹下，順着崎嶇小路，來到莊院門首，上前扣門。但見從裏面走出十數歲的童兒，生的到也伶俐，帶笑開言說：「爺台是那裏來的？到此何幹？說明我好進去稟報。」賀爺帶笑回道：「你說是賀天保，同着一位姓施的，前來拜望。」小童應聲而去。不多時，天保與王棟出來，天保看見飛山虎，忙緊搶了兩步，執手言道：「哥哥，你可想煞小弟了，不知那一陣風兒，把長兄刮來，不知恩公施大人現今在於何處？」賀天保遂說道：「現在外面團瓢之內等候，你我一同速去相見。」天霸王棟說：「是是。」三人一同前往，後面有幾名伴當，跟隨天霸王棟，三人望見團瓢不遠，只見施公早站起身，出外迎接。天霸王棟急忙向前走了幾步，曲背躬身說：「恩公，老大，寬恕小人未曾遠迎，望大人恕罪。」說罷，連忙跪倒。施公趕緊用手相攙，只說：「不敢不敢。」快快請起，還求招待，施某來得倉卒，殊為

非禮。說罷用手挽起二人站起說：「老大人太謙，我們都是蠢笨愚人，不曉得禮法。」言罷護施公前行，大家跟隨。從人後面拉着馬匹進了莊院。施公今日觀看那兩層房，多是薄板蓋的，又有兩廂房相趁，清靜幽雅，另是一番世界。只見天霸王棟躬身說道：「大人貴駕到此，我等禮儀不周，多求寬恕，請師正坐，我等好行大禮。」施公說：「實不敢當。」二人行一常禮，一同落坐。賢臣坐到上面，左邊是賀天保，右邊是天霸王棟。從人獻茶。天霸說：「大人到此荒山，並無別物，請大人喫杯水酒。」遂吩咐抬開掉椅。從人不多時，擺設已畢，天霸王棟把盞滿斟上，雙手擎杯，放在施面前。又斟一杯，遞與賀爺，然後自己斟上。只見從人用油盤托來，俱是煎炒油炸的珍饈美味。施公帶笑開言說：「我施某無故，又來討擾，何以克當？自從惡虎莊上，與三位壯士分別之後，時刻思念英雄救命之恩，刻骨難忘，無奈總未相會，幸得與壯士同來。」又向王棟說道：「不知令弟有何貴幹？」王棟欠身說道：「大人不知劣弟去年已亡故了。」施公說：「正在青春年少，真正可惜。」天保說：「恩公現今墮了倉廩總督。」天霸王棟二人笑說：「恭喜。」施公說：「何喜？雖說奉旨前來山東放賑，皆因大芽山中，住了賊盜，此人名喚于六于七，手下招聚賊兵數百，獨霸山東一帶，打劫商民。施某日夜焦愁，賀義士替某分心，知道二位貴寓，這才舍死忘生，奔到寶山面請。」黃天霸聞聽，心中一想，原不是念舊恩，先却為這狼怕賊寇，此來你是枉費心機了。壓住怒氣，帶笑開言說道：「恩公忘了惡虎莊中的話了，小人至今未忘。」命裏不該朱紫貴，不如林下做閑人。」請大人不必往下言講了。此時心灰意懶，情願老死山林，永不出外，誓無二心。」施公聽了，半晌無言，只是發怔。手擎酒杯，懶往下喉。天保聽的明白，說道：「大人，我等棲身綠林，大碗酒大塊肉，要分金銀着秤稱，情性狂放，舉動俗野，皆因天霸王棟遵父遺訓，故棄綠林，歸了正道，才投江都，保着賢臣。關家堡他合小人又救了爺台大駕，活命之恩，非同小可。黃天蕩內，擒拿水寇，老大人才功高爵顯，我們大眾，成全天霸王棟成功，也非常容易。若說官卑職小，也是實話。因為此他不上北京，後來趕到惡虎莊上，他想大人必有危難，舍死忘生，救了大人，比着前次，倒覺更難。那天虬天雕，本是同盟一拜，算他一片心癡心舊，失了江湖信義之真，逼死一家人的性命，江湖上的朋友，無不怨恨，大人請想他為何情意？」施公連說：「是，不錯，賀義士說的句句全不假。此時官居二品，可以面君奏事，正好提拔恩人。你一定要安心苦守寶山，我施某也就無意於功名了。我也在此山，尋些清閑自在，何妨？」天霸王棟說：「老大人莫生退心，別比我等之輩，我們是生成的野性。」賀天保心中暗想說：「很好，你若不去，我與大人怎麼出你這個門呢？」想罷開言說道：「老兄弟不必着急動氣，是事都有三說三解。」天霸王棟帶怒說：「兄長言之差矣，叫我好不明白。」天保專用反激之計，激動英雄，復望着施公說：「大人不知，小人與天霸王棟自幼的朋友，他的性情，我一概盡知。不論誰有不平之事，叫他知道，他是鬧個翻江倒海，總得他順過這口氣，才算撿手呢。」

這如今曉得事務了。天霸說：「兄長，我自從十五歲出馬，沒玷辱綠林，兄長這話，小弟到不明白。」賀爺說：「這個自然要說明白。自從那賀天虬四人結拜，勝是同胞弟兄，先叫你逼死二位兄長，剩下天保一人。江湖上最重的是信義，那時節你不顧信義，要救恩公。這時候你不顧恩公，更無信義。」這一句黃天霸急的火星亂迸，說道：「兄長這些話，說死爲弟了。朋友在五倫之內，死戰荊刺，至今不朽。我天霸無父，就從兄長教訓，背了人倫，枉生天地之間，生生死死，皆聽教訓。就是跳油鍋去也聽命，那怕立刻就走了，又何必用反激之計？」天保說：「不然，日後如若見面之時，便知于六于七真假，實有此話。他弟兄在大茅山落草，招聚數百嘍囉，還有一個方小嘴，足智多謀，人稱養姜公。那于六使的是混鋼槍，力大無窮，還有敗中取勝的飛抓。于七使的是銅錘，躡跳迸躍，還有一把軟鞭，更精巧。雖則傳言臨陣，必須小心。」天霸眉頭一皺，說道：「漫說他弟兄兩個，就有十個八個，我天霸也放不到心上。」現時天氣不早，吩咐從人將殘席撤去。又吩咐從人掌燈搭鋪，各自安歇不提。次日天明起身，淨面更衣，用過酒飯，天霸吩咐備馬，手下人連忙將馬備好。施公賀天保黃天霸王棟四人，乘馬出山，竟撲奔濟南大路而來，一路無話，到了濟南府入城，進了金亭館，賢臣下馬。天保天霸王棟一齊下馬，跟隨施公，來至裏面。早有關小西王殿臣郭起鳳施安等齊來恭見。天霸王棟見禮，施公吩咐排酒宴來。不多時酒筵齊備，仍是施公的首坐，大衆各按次序落坐，霎時間將酒吃畢，大家散坐，從人將殘席撤去。天已不早，各自散去。安歇了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清晨，施公梳洗已畢，即忙升坐，文武官各按儀注，行禮畢，分左右侍立。施公眼望知府開言說：「貴府可曉得糧船何時可到濟南？」知府躬身說道：「不過三五日可到。」施公點頭說道：「貴府把那已結未結的案卷備齊，一并拿來，本部堂看過。」知府答應，令書吏呈上。施公因目觀階內有一案，是金有義無故殺死趙三，死鬼與兇犯素不相識，並無仇恨，凶器不見，問成抵償，現在案內。施公看罷，心中暗想：這宗事叫人可疑。正自沉吟，忽聽一隻雁落在對面房簷上，不住的亂叫，令人詫異。正是：

天理昭彰人不醒，報應循環物顯靈。

道隻雁引出無窮的事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鴻雁三聲奇冤有救

新墳一祭舊恨方消

且說施公看得金有義一案，正自沉吟，忽聽對面鴻雁來叫。施公暗想：這事定有屈情。伸手往籤筒內抽了一根，見姚能名字，便叫姚能聽差。只見下面一人跪倒，施公說：「你拿此籤，隨着大雁前去，必要留神，落在何處，有什麼人物，只管報來，倘有徇私，」

追你的性命。」姚能大吃一驚，跪爬半步，往上叩頭，口尊：「大人，下役這兩條腿，怎能跟他那兩個翅膀？他是穿街越巷出城，從空中而過，請大人開恩，他若展翅騰空飛沒了，叫小人何處去找？」施公拍案，用手一指，高聲大喝說：「好大胆奴才，你竟敢搥塞欵差，本部堂自從初任，審無頭異案，審土地，他會說話，判官小鬼都問清石頭鼓子猴兒能告狀，蝦蟆與狗都能訴冤，做知府鬪智捉旋風，順天府斷清人參案，羅鼓巷我審過皂君，今日我看金有義這一案，必有屈情，偏遇大雁鳴之怪異，這乃信義之鳥，天差他前來鳴冤，叫你跟去，即當速往，竟敢抗差不遵，給我拉下去，重責三十大板。」姚見勢不好，連忙叩頭：「下役願往。」施公即忙吩咐住刑。姚能起身拿籐籠，來到鳥棲的廊簷之下，說是：「老雁呀，那有冤枉，快領我前去尋找老雁，只待慢慢飛，我纔可跟了，你要一展翅，穿街過巷，明月蘆花，無處尋覓，說是大雁爺爺，咱們走哇！」只見孤雁點頭，飛起看看姚能，衆人無不驚疑稱奇道：「異怪，不枉人稱賽包包，真是不錯。」不言衆文武衙役議論。衆目觀瞻那隻雁，慢慢的飛轉，真是等候公差的一般，那雁出城去，姚公差遠望那雁，飛到大樹林中，公差往上看那隻雁，仍是對着他亂叫。姚能看罷，笑了一聲說：「老雁哪，你在館驛中沒聽見大人吩咐，要找到一個水落石出，也好消差。」只見那雁不動，只是點頭。姚能不懂其故，不住的着急，正然胡思亂想，忽見林外來了一人，連忙將身躲在樹後偷看，却是半老的婦人，面目焦黃，愁眉淚眼，年歲在五旬上下，穿一件藍布夾袄，青布單裙，鞋尖脚小，子拿香鏢紙錢，來到墳頭前，將壺放下，雙膝跪倒，對上酒，點着紙鏢，帶淚說道：「三哥，你死的不久，若有靈，聽我一言，我丈夫名叫金守信，我娘家姓任，夫主已去世十數年，捺下孤兒寡婦，我兒名叫金有義，年方二十，素日奉公守法貿易爲生，孝養寡母，並沒有行兇殺人，三哥，你是被誰殺了，亡魂該知道，你要有點靈，當叫殺人償命，爲何冤枉好人？」直將那後來如何入監，如何處斬，前後訴完，公差句句聽的明白，心中暗暗稱奇，大雁他會伸冤，抬頭一看，大雁早已飛去，又想著施公怎麼就見金有義這案冤屈呢？看這婦人哭的實是可憐，我去勸勸他。忽從遠地又來了個婦人，三旬上下，身穿重孝，白布漫鞋，滿臉的怒氣，走進林來，直奔那年老的婦人，不容分說，一把揪住那年老的婦人，摔倒在地，口中不住的罵道：「你那狗種，金有義無故的殺我夫主，你老娼婦還不言恨，又來找到坟上，下鎮物。」把掌掄拳，不住的亂打。那年老婦人，滿地亂滾，口中不住哀告說：「不親不友，無仇無恨，我來祭奠陰魂，叫他顯個靈應，拿住殺人的兇犯，免的屈了好人，並無別的。」少年婦人，仍是不聽，直是亂打。姚能出來，向前說道：「這位娘子，不必動怒，方才是我先來的，看見這位並沒有別意。」年青婦人住手說道：「你是何人在此何事？」公差說：「我叫姚能，在濟南當差，方才我跟大雁前來，尋找屈情，領我到此，想你丈夫，不是金有義所殺，適才施總督在濟南放賑，由公館看過招呈，看出金有義這案，必有屈情，就去了個大雁，叫喚鳴冤，大人差我跟大雁前來到此地，你們二人

也不必爭吵，跟我前去見大人。」兩婦人跟姚能進城，來到公館。公差說：「你二人略等一等，我進去稟明。」走到大人面前，雙膝跪倒，口尊：「欽差大人在上，下役奉諭跟雁出城，遇見老少兩個婦人，正是金有義那案，現今將他帶來，候欽差審問。」施公心中歡喜，先把姚能問了詳細，然後叫帶婦人回話。公差答應，站起身形來，來到外面，說：「你二人進去，把情由細細說明。」二人進角門，到案前跪倒。施公坐上開言說：「你們各報姓氏。」婦人說：「青天大人，小婦人丈夫金守信，十年前身亡，小婦人娘家姓任，所生一子，名叫金有義，年方二十，只因家貧，尚未娶妻，就是母子度日，兒子到也孝順，隨小婦人苦守清貧，也是該當有。」事住的是獨門獨院，三間正屋，一明二暗。小婦人住東首，我兒住西首。那日母子晚間，在東首閒坐談話，忽聽西首有婦人說話，聲音，小婦人生疑，只當金有義在外面，勾引無恥婦女，引到家中窩藏。金有義聽見這話，急的蹶脚挺胸，說：「我要有這些事，叫五雷把我轟死。」無奈何母子掌燈，往西屋去看，真是奇怪。有一銅鎖木匣，鎖上挂一把鑰匙。小婦人一見，又起疑心，我想此匣來的奇怪，把鎖開放一瞧，是五個元寶，各各縛着紅繩。我兒歡天喜地，口中念佛，小婦人心中害怕，怕是來路不明，因財起禍。」施公說道：「這銀子乃是天賜，為何害怕？」婦人說：「頭一件怕的是我兒瞞着我，再說俗語：『外財不富命窮的人。』我母子方苦，也是前生注定，豈能更改？老爺你老人家請想，小婦人寡婦失業的，帶着孩子，過這苦日子，雖然說夫死從子，却何能盡由著他一個年青的孩子？見了此事，如何有不追問之理？要是他偷來的，也就裝不知道，跟着他吃喝，久後直是犯了事，我也有個教子不嚴之罪。這不是明犯王法，就死後也愧見亡夫，故此屢次的追問，又說不出來歷，因此小婦人叫他擦出去，恐生出是非來。金有義只是不捨，小婦人說：『你要不說出這銀子來歷，連你帶銀子送到衙門去。』金有義就依婦人，不要這銀子，說：『自然有個來歷，那日晚上剛睡覺，耳傍只聽見人說話，唧唧啾啾，聽不准，想這銀子必定是說話的送來，他就枕着匣子睡倒，試試他是財帛，可是邪怪。』小婦人只得聽從，他把匣子抱到東屋去，他枕着匣子就睡了，小婦人着了燈光，也是合衣而睡，不能睡着。那天不過三更時分，忽聽金有義大叫：『不好，說是母親快來。』小婦人連忙起身，點着燈，來到西屋一看，只見金有義驚惶失色，只嚷有鬼。他說：『我枕着金描匣子，合眼朦朧，並未睡着，看見五個白胖的小孩子，穿着紅緞子兜兒，手拉手兒，笑嘻嘻的說道：『金有義可嘆，你大運不通，押不住我們五個，今日給你個信，你可記清去處，離此三里之遙，有個富家窠，我們俱在那裏住，你要想到我們那裏去。』說完了話，手拉手兒，出外去了，爲兒驚醒，一身冷汗，回手摸匣子就不見了。』這些文武官員差役聽得，直是發愕，都說奇怪。施公坐上開言說：『後來却又如何呢？』任氏說：『青天老爺，以後總是我兒財心太重，不肯聽我說。那日天有五鼓，一人出了門，找銀子去了。小婦人在家候信，等到天亮，也未回程，恐怕冤家惹禍，倚門盼望，鄰舍告訴，方知

准信，把民婦人的魂也唬吊了。說到此處，泪如雨下，大放悲聲。施公沉吟說道：「金任氏再把鄰人告訴你的話語，細細說來。」任氏止悲，口尊：「大人，那時有人告訴，說是『金大媽可不好了，你兒子在富家窩殺了個人，把腮臟裝在匣子內，抱着走呢。』」正撞見府尊太爺，將他鎖拿進城，送入監中，單等秋後抵償。」民婦無法，自己回家，止是打點住監中送飯。今日想起兒子冤枉，預備錢銀，往趙三墳前祭奠，求他陰魂有靈，保佑拏住兇手，好叫金有義不遭冤枉而死。祝讀未完，不想他妻來到，他說民婦來下鎮物，揪住就打，不容分說，多虧大老爺的公差勸解。他說有鴻雁鳴冤，帶領民婦前來，這是已往從前的話，並無半句虛言。」施公暗想前後的話語，沉吟了一會，說是：「貴府，你差人去把犯人金有義提出監來，本部堂親審。」知府答應，連忙差人前去。不多時，但見公差鎖來一人。施公說：「金有義。」有義看見他娘在公案前跪倒，金有義跪爬半步，口稱：「青天大老爺，容小人細稟。」遂把始末原由，細說一遍。施公聽罷，母子一言不錯，真是字字相同，一字不錯，可見真是實情。施公又叫：「金有義，你該貪心妄想，以致平地起禍，你枕金漆匣子，夢見五個孩兒，他既說不在你家住，醒來不見，就該他自去自來。你又貪心去找，不聽母訓，又你在何處揀那匣子，俱實稟來。」金有義說：「小人不聽母言，走出門，到富家窩三里之遙，頓飯之時，到了富家後門口，星月之下，瞧見匣子，小人怕人瞧見，抱在懷中，回頭就走，走不甚遠，抬頭看見一片燭籠火把，原來是府尊太爺，嚇的小人，才要躲避，誰知已被太爺看見，叫公差把小人，叫回頭到轎前。太爺追問匣子裏面是甚麼東西，夤夜孤身往那裏去，小人見問，心忙意亂，嚇了個張口結舌。待說是銀子罷，又怕官府拿去算贓入庫。那時小人話就遲了，太爺叫公差把匣子打開一看，並無一個元寶，原來是血淋淋的人頭，府太爺叫人立刻給小人帶上了鎖子，跟到衙門，問小人爲何害人，死屍存在何處？兇器現在何處？首級爲何裝在匣內？小人見問，心胆俱碎，本無此事，怎能應承。任憑說破唇齒，府太爺不聽各樣刑法，全受到了只急的無奈。這才招認，府太爺問成死罪，這才收監。」施公眼望知府說：「貴府金有義殺死趙三，這一案，訴詞內有隱情，你聽聽怎麼樣？本部堂審問清淨，內中有不到之處，只管提說。」陳知府曲背躬身說：「老大人，才學深如淵海，卑職實不如也。又兼才疎學淺，卑職倘有不到之處，求老大人指教。」施公微微的冷笑說：「貴府此言差識，這刑官說小的學疎才淺，不堪民命，你想這小民性命，都拿在府州縣令手內，屈枉民命，蒼天不容。」施公又問：「看見匣子又有幾時？」說：「天有二鼓。」施公說：「叮噹睡覺，到了何時？」說：「正到三鼓。」施公說：「你兒去追趕銀子，却又何時？」說：「在四鼓。」施公說：「你兒出門，手拿何物？」說：「是空手而出。」施公說：「貴府在何處，與金有義相逢是何時候？」陳知府說：「卑職正是四鼓撞見。」施公說：「這話就不明了，金有義四更離家，貴府四更拿的兇犯，時候不對。再說這四鼓夜已深了，手內又無兇器，難道他空手殺了不成。金有義倘挾仇

故把趙三殺死，再沒有死人頭盛在匣內，抱回家去的道理。本部堂不明，請問貴府殺人是何凶器？知府曲背躬身說：「卑職把金有義拿到衙門內審問，他在當堂招認，忽因挾風日之仇，把趙三用刀殺死，凶器捺在河內，打撈不着，就是畫招，卑職才敢定案。」施公微微冷笑，說是：「貴府本部堂有幾句話，請聽明白。你既食君祿，即當報雨露之恩，審問民情，當知仔細，命人重案，更得留神，待施某審明此案，自有分曉。」施公又問趙三妻子說道：「你夫被人殺害，其中必有情弊，你也該知一二。金有義與你夫不親不友，那裏的仇呢？男女一樣，都有天理良心，不許刁唆，明有王法，暗有鬼神，今日在本都堂下，若有一字不真，本院查出，定是不容。」梅氏見問，往上磕頭，口尊：「大人，民婦年三十歲，父母雙亡，十八歲嫁與趙三，算來十年有餘，膝下無兒無女，公婆早已棄世，丈夫嫖賭吃渴，狐朋狗友，任他所爲，無論怎麼不好，總是結髮夫妻，恩情似海，一旦被人殺死，民婦豈有不痛之理？要說金有義本是素不相識，非親非友，無仇無恨，他道有個朋友，甚是相好。」施公連忙追問，不知梅氏說出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朱蠢婦直言無隱

鄭公差應變隨機

且說梅氏說出他丈夫有個朋友，施公問道：「他那朋友是誰？」梅氏說：「小婦人夫主在世，因爲家貧，才搭伴去打牲以爲餬口之計，那裏還有銀子？那金有義因仇害命，必不是圖財。再者亡夫那時並未在外。」施公趕緊問道：「你丈夫不在外，必是在家喪命。」梅氏說：「皆因常去打牲，交了一個朋友，住在前村，名喚馮大生，比亡夫還大兩歲，時常來往，穿房入屋，親兄弟一般。往日進來，同來同去，這天亡夫帶酒睡在家中，他說打牲起早，手拿一根閘棍出門而去，說他去找馮大生，臨行叫民婦將門關上，小婦人天明起身，有人告訴，說我丈夫被人害了，首級不見。民婦同鄉保進城稟報，那曉得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凶手金有義，湊巧被府尊拿住，受刑不過，盡皆招認。民婦看見有人償命，也就是了，不知其中別情。」說罷叩頭。施公點頭說：「梅氏，本部堂問你，須要實說，這馮大生他住在那裏？你家叫甚麼地名？」梅氏說：「小婦人家住後寨一里之遙，兩座村莊。」施公點頭說：「你夫被害，是何地名？」梅氏說：「就在後寨村東富家窪，莊外有片蘆葦，小婦人丈夫在那裏喪命。」施公說：「你夫主離家甚麼時候？」說：「是三更。」施公問金有義說：「出門就奔富家窪，富家的後門首，就瞧見了匣子，抱起匣子，就回頭往北奔家，就遇見知府太爺。」說罷，往上叩頭。施公眼望知府，說是：「貴府聽見沒有？你是四更天拿的人，金有義却是四更天離的家，這趙三也是三更天出的門，這是死鬼離家在先，兇手出門在後，金有義是四更天離的家，拿了匣子，就被你拿住，這時辰前後不

對而且又無凶器，你把金有義問成死罪，真是豈有此理。」知府躬身說道：「欽差老大人，是天才神斷，卑職實不如也，萬望大人寬恕一點。」施公微微的冷笑道：「趙梅氏，你說趙三實寒苦，打牲度日，還有伙計馮大生。」梅氏說：「只此一位，並無他人往來。」施公說：「既然同行，大概都有約會，還是你夫主先找馮大生去，還是馮大生先找你夫主呢？」梅氏說：「他二人誰先起來，誰就去找誰，不分你我，總要同行。」施公說：「你說那日才交三鼓，手拿一條悶棍，去找馮大生，但不知找着馮大生否？」梅氏道：「民婦見他去後，將門關閉，睡到炕上，只不多時，忽聽外面叫門，說是「三妹子三娘子」，連叫數聲，民婦聽來，就是馮大生。我說：「他早就去咧。」馮大生他說：「沒找我去呢？」他在門外念念叨叨就走了。」施公說：「梅氏，馮大生素日來叫你丈夫，他是怎麼叫法呢？」梅氏說：「他素常來到門前，便大聲叫道：「老三哪，該起來罷，不早呢。」就是這個叫法。」施公說：「這就是了。」伸手抓出一支籤來，說：「速去鎖拿馮大生來聽審。」公差接籤，出了館驛，直奔前村，進村見有幾個莊民，內中有一個認得鄭洪的，鄭洪帶笑開言說：「在下有一點公事，才到貴村，借問一聲，這前村有位打牲馮大生麼？」那人說：「鄭大爺，你問那馮大生哪，他先合死鬼趙三搭伴，自趙三死後，馮大生也不打牲咧，如今他連門也不出，終日在家閉門靜坐。」鄭三爺你往北走，第六個黑門便是他家。」鄭洪帶笑說：「多蒙指教了。」去走到馮大生的門首，用手拍門，且說那馮大生坐在家中，他妻子朱氏，總算是造化的，得了這個外財，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門，把馮大生嚇了一跳，說：「賢妻，你去瞧瞧是誰，若是生人，問他姓甚名誰，若要找我，你就說這幾天沒回家來。」朱氏說：「不必叮嚀，我自會說，你放心罷。」邊說邊走，來到門前，將門開放，出來一看，見一人頭戴紅纓帽，身穿藍布袍子，站在門前，架子不小，看罷將門一掩，那鄭洪看這婦人不覺暗笑，開言說：「我與馮大生，又親又友，今日有件事托付他，大娘子把他請出來，我們哥哥見面好說。」朱氏本是蠢人，聽着此話，不辨虛實，帶笑開言說：「既是親友，且請到裏面敘話吃茶。」那馮大生就是我的夫主，終日在家悶坐，常想賓朋。」鄭洪久慣當差，見話便是熟人，暗想必是來了親友，頃刻抬頭一看，却是官差，心中好不着忙，手足慌亂，朱氏說：「當家的快出來接進去罷，我給你領個兄弟來，不用愁悶了。」大生只得出來迎接，鄭洪作揖，執手陪笑說：「大爺你好清靜，坐在家中許久不見。」馮大生無奈，說是：「不敢，在下實是瞌睡，一時懶得起來，望乞尊駕寬恕，請問尊兄貴姓高名，住居何處？」鄭洪說：「你我相別不久，你就竟忘記了，想是你發了財了，不認得舊兄弟，一提及就想來，我的名字叫鄭洪。」馮大生說：「原來是鄭大兄弟，總就是我的眼珠兒，瞎慢待你了，你可別惱人，都有個忘記，你說那個內司，到是姓甚名誰，我怎麼總想不起頭緒來呢？」鄭洪說：「我也不知底細，大

料想他既請你，你一見自然明白了。」說着臉色一變，滿屋裏瞧了一遍，腰內取出鎖練一條，說是：「帶上的好，我怕大爺逃席。」一伸手把馮大生套上，大生立時變色。朱氏也自着忙。鄭洪說：「他在外面做的事，想來嫂子也明白。」大生說：「既把我鎖上，一定要打官司。」鄭洪說：「把話語留下，我把你鎖給開了何如？」大生說：「求上差開恩。」鄭洪說：「好兄長的話，那裏不交朋友？況且你這也不是不要緊的事，我看你也有個朋友，解下來叫鄉親們，也好看些了罷。」二人一同進城，來到公館。此時施公用飯已畢，正然喝茶，差人回話道：「馮大生帶到。」施公即刻升堂。任氏馮大生梅生一切鄰居，俱各傳到，才好結案。施公說：「你叫大生麼？」馮大生回道：「小人馮大生，給大人叩頭。」施公說道：「你作何生理？有幾個伙伴呢？」大生說：「小人原係前村人氏，父母雙亡，娶妻朱氏，打獵爲生，有個伙計，名叫趙三，每日一同來往。誰知他被金有義殺死，剩我一人，難以打牲，在家中閒坐，奉公守法，非理不爲，今日大人差役，把小人拿來，不知所因何故？」施公微微冷笑，說是：「貴府你細留神聽聽，你是科甲出身，與捐納不同，問事不可粗心。趙梅氏自言金有義非親非友，又無仇恨，趙三又係寒若之家，他殺人爲何？就是無故殺人，把頭裝在匣子內，去往家內抱，又是何意？再說更次也不對，尸首又有別的，因由富家窪前屯後寨，三處離河多遠呢？」陳知府躬身說道：「離河有二里之遙。」施公大笑說：「貴府這話說來，益發不通情理了。」要知大人怎樣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傳鄰右屈直共證

聽堂詞涇渭皆分

且說施公問事是一片愛民之心，明知情屈，仍怕有隱匿，故意驚喝金有義。金有義叩頭說：「小人趕元實是實，並不會殺人。小人那知曉趙三往富家窪去，就往那裏等着殺他去呢？少時大人叫了鄰舍人來，一問便知。」施公說：「你今日堂上回的話，何不在知府堂上如此說法？」金有義叩頭說：「青天老大人，小人在府台太爺那裏，也是只樣回法，怎奈府太老爺一句不聽，百般拷問，小人實是受刑不過，這才招認。」霎時間差人跪倒說：「回欽差大人，三姓鄰舍俱已傳到。」施公抬頭，但見幾個老民，跪在堂上。施公說：「傳你們來，不爲別的事，要辨分金有義這一案，是非屈直，全要實說，分毫不礙你們的事，若有虛言，保不住就有牽連。」又叫：「馮大生，既是你伙計他被人害，你也必然知情，今日事犯速行招認。」馮大生說：「小人雖與趙三是伙計，他被人害了，小人實不知情，求大人詳察。」施公說：「你們說來誰是誰的街房？」下面說道：「小人的趙大王二是金有義的街房。」施公說：「金有義母子，素日好歹，實回上來。」二人說：「大人請聽，他母子俱皆安分，母慈子孝。」施公說：「是了。」又有二人說：「小的李永孫昌是趙三的街房。」施公說：「趙三生前行爲怎樣？」二人道：「趙三生前吃喝嫖賭，無所不爲。」

他妻梅氏，却到賢慧。施公說：「是了是了。又有二人說：『小的王四張六，是馮大生的街坊。』施公說：『馮大生爲人如何？』二人說：『馮大生爲人也好也不好，怎們說呢？外面却會生事，家內到還安靜。』施公吩咐六個人下去，又問馮大生說道：『趙三是你打牲的伙計，他叫人殺死，你知道不知道呢？』說：『回大人，趙三與小人一同打牲，他竟被人殺死，小人不知道。』施公點頭說：『既是同伙，若打牲去，你叫他不去去呢？』說：『小人兩個作伴，他也叫我，我也叫他。』施公說：『那日呢？』大生說：『小人起早呢，約有四更天，就出門，到了趙三的門首，高聲喊叫三孀子三妹子，叫够多時，裏面才答應，說道他去咧，就回家等着他。』施公說：『趙梅氏，你夫主是幾時出的門，你可記得清嗎？』說：『亡夫離家時有三鼓。』施公說：『馮大生，趙三三鼓離家，你去找他是四更到了趙三門首，如何叫法？要你起來，一字有差，重責不恕。』說：『往常叫他老三起來吧，該走咧，天不早了。』施公說：『趙梅氏聽馮大生之言真假？』說：『他說的倒是實，那日晚間，他來叫民婦正在睡騰之間，忽聽見叫『趙三孀子三妹子，你把老三叫一聲兒，』民婦說：『他早去了，』他在外面說：『怎麼沒碰見呢？我走了碰見更好，碰不見我在家裏等他。』說罷他就走了。』施公說：『馮大生，你同趙三打牲，是使什麼傢伙？』說：『飛禽走獸同打打飛禽是下網，下套子打走獸。』趙三一根齊眉棍，小的一口腰刀。』施公說：『那日你在家中等他，他去了沒有呢？』說：『小人等他個大天亮，也沒見他倒後來聽見人說，他被金有義殺死了。』施公冷笑，眼望衆官衙役人等說道：『你們細聽，凶手不是金有義，定是馮大生。不知因何將趙三殺死，又往他們首去叫，遮掩人的耳目。往日去找，叫趙三，那日去找，叫三妹子，分明是知道他不在家，假意去找，爲的是瞞哄衆人，再者有趙三殺身之禍，也必去找馮大生，人頭裝在匣內，拋於外邊，誰拾他那匣子，算中了他的牢籠計，你們詳察，不是。』衆官曲背躬身說：『老大人的高見，卑職等實不如也。』施公說道：『還沒有真對證，少時間便有分曉。』說著提筆寫了個紅紙帖，用紙封好，說是：『鄭洪。』有：『連忙答應跪到。』施公說：『你認識字不認識？』說：『認識幾個。』施公帶笑說：『你拿此字去，照帖行事，不准叫旁邊人有走漏風聲，忽重治罪。』是：『鄭洪接了字帖，往外就走。後跟六七个衙役，全要瞧瞧見見勢面，鄭洪把舌頭一伸，說是：『我的舅母，這可實在瞧不的，等我回來自然明白。』說着，走到無人之處，打開一看，心內明白。出城竟撲前村馮大生門首拍門，說：『大嫂子快開門來。』朱氏趕緊出來開門一看，認的是公差鄭洪，跟隨就往裏走說：『大嫂子可不好了，他殺趙三事情犯了，當堂招認，畫了口供。這還算好，沒說有他，只他一人。他暗暗的求我，叫我告訴大嫂子，趁着你家有這點底兒，叫你快去打點省的受供不過，連你也拉籠出來，那時也就不好了。』朱氏聞聽此言，想着對對說是：『你要不跟你哥哥相好，他也不叫你來。我實對你說罷，這宗底本可也有，我也瞧透了，你們倆人必是親兄弟一般。你來罷。』你快把只

口缸那一挪。那個底下用刀鏟開，取一個布包，拿到炕上，打開一看，看是五個元寶。朱氏才要說分銀之事，那鄭洪把臉一翻，將鎖子掏出來說：「快走罷！到衙門再說。」朱氏真魂嚇掉。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馮大生圖財害命

金有義提審出監

且說公差鄭洪，見拿出元寶，朱氏總要想分開，說道：「給他三個，也使不了，我留下三個，也使不了，不如他兩我兩，鄭叔叔一個，給他兩個打點官司，我這兩個買些嫁裝，好留着嫁人。」鄭洪見了元寶，對數兒說：「嫂子這麼分不行的，你跟我進城去，見了大人那裏分去罷。」說着就把臉一翻，掏出鎖子，把朱氏鎖上，插好了疙疸，說：「嫂子走罷，當堂等問口供呢。」朱氏自知難脫，遂把銀包好，扛在肩上，將門鎖上。二人竟奔公館，直到堂前跪下。大生一見朱氏，不住的着忙，駭怕。施公一見，並非善良之婦，遂問道：「那一婦人從實的說來，那裏來的銀子？若要與你夫主言語有差，便要重重的責打，所作之事實道。」朱氏聞聽，跪爬半步說：「小婦人不敢說謊，奴的夫主馮大生，與趙三是伙伴，那日他來叫我夫主去打牲，我夫主起來，拿了腰刀，出門去了。約有兩個更次，天沒亮，他回來，叫門，小婦人將門開放，他走到屋裏，連忙打火點燈，從懷內掏出五個元寶，用紅繩捆成一包。」小婦說罷，磕頭碰地。馮大生聽了這一片言語，真魂早已嚇掉。施公說：「馮大生，你有何曲折，你細細講來。」說：「大人容稟，那日趙三前來叫小人出去，那時天尚未明，不過三更已後，想着要回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往常起早，路過富家窪，常聽有小孩吵鬧，小人去，却是富家一個菜園子，裏面有五個小孩，渾身精光，都穿着紅兜肚，屢次走到切近，都不見了。那一天，小人就將此事告訴趙三，我們兩人去追趕，又不見。趕到蘆葦坑邊，趙三踢着個匣子，拿起來看，却有現成鑰匙，開了一看，裏面是五個元寶。我們二人看見了元寶，他也要多要，我也要多，誰知財多是禍，我們二人爭吵起來，我一把他砍死，元寶我獨揣在懷內，把他的首級砍下來，放在匣內，小我想着這場官司，叫姓富替打，將匣子放在富家門首。我又去叫趙三的門，為的解人心疑，人是小人殺死，誰想青天大老爺的駕到，可巧又有鴻雁鳴冤，可見得善惡都有報應。這雁替金有義鳴冤，內中也有個原故，小人那日與趙三打了一支雁，可巧金有義走到跟前，他用三百錢買去，放了生咧。那知他遭屈，就有雁來鳴冤，救他之命，真乃是行好得好，作惡惡報，求老大人也不必追問，小人這都是實招，情原領死。」且說施公聽了馮大生所招的口供，料無虛假，帶怒說道：「金有義，你母子可會聽見麼？」他母子叩頭說：「全都聽見。」施公說：「金有義，背母貪財，致有此禍，險些作了刀頭之鬼。」金有義母子望上磕頭說：「多虧青天大人，判明此案，我兒死去重生，不但小婦人深感大德，就是民婦亡夫在九泉下，也感念

大人恩德非淺。」施公說道：「梅氏你夫主趙三被馮大生殺死，你還不知，誣賴好人。」梅氏忙連說道：「大老爺在上，此乃府尊老爺親拿的兇犯，當堂審問，金有義當堂領罪，與小婦人無干。」說罷叩頭。施公說：「貴府你可聽見，審問趙三是金有義殺的不是，本部堂這等問法，是與不是？倘有不到之處，貴府只管明言，施某絕不自是護短。」陳知府深打一躬說：「卑職無才，求大人寬恕。」施公又提筆判斷馮大生殺死趙三，暫行收監，俟放糧之後，斬首示衆。金有義貪財背母，應有罪過，念其遭屈冤，今釋放回家。這幾個元寶，雖然天賜，乃富家之物，也有金姓之分，賞與任氏兩個元寶，以爲祭奠趙三。受梅氏痛打，爲子懸心，家業困苦之費。任氏連連叩頭說：「金有義今日蒙老爺救了性命，就是莫大之恩，又蒙賞賜銀兩，叫民婦刻骨難忘，只是焚香叩拜天地，願老爺世世高官顯赫，決保朝廷。」言罷連連叩頭。施公說：「梅氏，你娘家還有什麼親眷？」梅氏說：「小婦人亡夫在世，狐朋狗友，並沒有連心親人。小婦人七歲喪父，出嫁之後，我母親身亡，并沒姑舅兩姨親眷，無倚無靠，孤苦零落了。」言罷淚如雨下。施公說：「梅氏不必傷感，我看此事，是一舉兩得，金有義精於務正，他母亦有賢德，你的素行道也守正，可與金有義成就夫婦，賢孝一家，到也相當，賞你三個元寶，爲你夫死養身，夫婦過活之助，愿不愿即刻言明，我不嗔怪。」梅氏哭道：「青天大老爺，與亡夫辨明冤枉，得着正凶償命，小婦人應當盡節才是，奈因趙三爲人，也當不起盡節之婦，此時但愿青天老爺作主，恩深四海，愿依遵命，不敢有違。」施公聞言，滿心歡喜，說是：「金任氏，你子雖遭冤枉，總算是前因後果，元寶爲媒證，梅氏該當入你家門的。」任氏說：「叩謝老爺天恩，小婦人謹遵老爺之命。」施公扭項望知府說道：「貴府你問此事，乃是誣良，應該降罪。這是你粗心之過，還有可恕，併不是貪贓。本部堂念你是兩榜，正不容易，姑開恩赦你，以後事事須得留心仔細。」知府唯唯的聽從。施公說：「罰你一宗銀子，梅氏改嫁，金有義花燭之費，須得你辦。」回說：「卑職領命。」施公吩咐將馮大生收監，餘者盡釋放回家。但見官屬民役，閑雜人等，各各不勝歡喜，稱揚施大人的天才。施公退堂，歸書房坐定，與天保、天霸、小西、殿臣、起鳳等，大家相見，言講此事，說罷更衣，吩咐家人設坐，叫衆好漢一同落坐，獻茶茶罷，又吩咐設擺酒席，施公親自把盞，奉敬諸位英雄。衆人領謝，各按次序歸坐，手下人把酒盞酌上，施公帶笑擎杯說道：「你們幾位英雄，與施某情同骨肉，自從江都天霸行刺，被我一片綱常大義之言，勸他棄邪歸了正道，本有志氣，要爭功名，闢家堡，同着天保二人，救我出了火坑，這黃天蕩擒拿水寇，黃壯士真算一舉成功，斬犯多虧了賀天保、酒樓上洩漏機關，殺了盜寇惡虎莊上，施某堪稱危險，幸虧又遇英雄，後來不知那件事，是我的錯，叫義士寒心。這如今康熙老佛爺欽點施某前來放賬，聽說山東出盜寇，于家兄弟大有威風，施某心中爲難，賀壯士一言提起，他又知道寓處，這才一同天保前去敦請，走張家窪投宿，又遇強盜，賀義士夜未眠，才得拿住此賊。又到臥虎山，見了黃

王二義士，不忘舊義，幸來相從。這沒的說，仍求衆位扶保施某，放糧無事才好。上與國家出力，下能保養飢民，事完回京覆旨。施某定要奏明聖上，絕不埋沒英雄的功勞。施某若有一點忘恩負義之心，臨危必不得善終。列位這正人君子，另是一樣。」那時黃天霸不跟施公進京，以爲施公負義，雖不能說，暗想跟到進京，也不過白効力，所以心中有些寒棘人。搭着王棟王樑，當中便懶怠。彼時施公本無保奏之任，故此好漢辭了賢臣，雲游山水。雖則如此，可總不提賢臣過處，想着既跟過大人，再說大人不好，豈不落江湖朋友恥笑。莫若自己善退了，彼此都不漏着，不好看。這是英雄行事，過常人的地步。那知他的命中，是個顯發之運，不該閒散，又遇賢臣拜訪，義不容隱，故又有這一番賢良相濟。要知天霸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衆官按戶口造冊

千總報漕運米糧

且說黃天霸聽得天保防備于六子七的話頭，不由心中火起，說：「任他于家有多少狐羣狗黨，也不怕他。咱們只要同保恩公，各盡忠心奮勇，那慮他小小寇盜。」大家齊說：「有理。」施公帶笑開言說：「我也聽見說于六子七，招聚人馬不少，附近居民皆受其害，怕的是糧到之日，生出亂來，倘有疎忽，大大不便。上有愧于朝廷，下有負于飢民，何以盡爲國爲民之心，必有商量萬全之計，方得放心。」賀天保帶笑開言說：「欽差大人，須垂明訓，我等無才，不能遠慮，恐怕臨期誤事。」施公點頭笑道：「公事大家同理，不要拘束，誰有主意，說在當場，大家計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大家齊說：「謹遵鈞諭。」施公說：「此事關係重大，倘然有差，可就不小。衆位雖是武藝高強，縱算人少勢孤，不如調武營馬步精兵，相與保護，方保無差。不知英雄以爲如何？」天霸聞聽，心中不說道：「大人，小人不是斗胆，依我拙見，既有我們六人，也就不必調官兵，憑着我甲頭一子，三支飛鏢，衆哥哥們齊心努力，拿于六子七，易如反掌。皇糧若有失錯，我黃天霸誓不爲人也。」常言說：「藝高人胆大。」天霸這話，全是一味高傲，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若論這話，施公聽着歡喜，一則說的雄壯，二則忠良，深知他的本領，這些說當真說的起。再者只爲保護皇糧，施公不惜辛苦，親身倒臥牛山，請了他來，這件事十成仗着他八九。當時說出這話，施公聞聽，暗自歡喜，口中說道：「黃義士之言，果然是實擒拿之話，真說的起，你的聲名，天下皆知。從前說過一件公事，大家商量，黃義士休要多心，不知你們幾位，意下如何？有話須說到當面，黃義士萬不能多心。」這一些話，道得黃英雄收起暴謬，使出和平來，帶笑開言說：「大人，我是年青的人，沒有深謀遠慮，不過是一味忠直熱心，有勇無謀。原來這事，關係重大，不是一人意見可成的，賀大哥與衆位，有話只管講，只要保得無事，大家的臉面，都算有功。」施公大笑數聲，連說：「好好，這真是英雄之言，無論上下，有話便講，保住皇糧，不失不

在你們受辛苦，黎民可沾皇恩。」賀天保笑開言說：「若無于家衆盜賊，也不必費這番心機；皇糧來到河沿，賊徒聚衆人來搶奪，黃老弟雖則英雄怕的是首尾不能相顧。」施公說：「能狼難敵衆犬，于家兄弟人多，嘍卒有數百，倘然一時防不到，必然皇糧有失。」賀天保帶笑開言說：「在下到有一計，可保無虞。」施公滿心歡喜，說是：「英雄有何妙計，快快說來。」天保帶笑說道：「老兄弟他不知于家虛實，不是我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所爲保住皇糧，非比平常爭勦寇，別弄的顧了打仗，顧不得皇糧。賀某盡曉那于六，綽號叫作賽袁達，使一根混鋼鎗，門路精通，對面相爭，管保取勝。外有一把飛抓，三十步之內，善能打人。于七的綽號叫作賽野龍，使兩把銅鎚，分兩不小，善能取勝。又有一把躬鞭，馬上步下全能取勝。還有一位姓方名成，因吃壯藥，吃的牙關緊了，吃飯不能張大口，人都叫他方小嘴。賽天公這人頗有歪才，機謀巧算，衆賊中的謀士，有名的頭目，還有二十餘人，嘍兵數百，在紅土坡結寨，是個易下難上的去處。賢弟想想他的勢力，若小本地官員，豈不去爭勦他們？不怕恩公嗔怪，若無我們在此，好歹却不管了。既有我們這些人跟隨大人，要叫賊盜搶了糧去，不但是英名軟透，還把前功盡去，不但衆人枉費勤勞，且就誤大人的事。若依我，明日大人升堂理公事，對府縣官，就說戶口名，全造成冊，河糧到了，好開放男女大小，全要公平，再差人打聽糧船，幾時才到，那時我有一計，管保一陣成功。大人即差人上臥虎山，將陳杰、李俊、張英三個人叫來，作我們的幫手，好併力成功。」施公遂教黃天霸寫書信一封，差人即往臥虎山去，叫陳杰、李俊、張英等三人前來不表。看官，黃天霸一則重義，二則他雖耿直，可不是那宗渾濁悶愕的樣子，偏不依人的話，必要碰硬釘子，才算住手。英雄重義，不是如此，聽了賀天保的話，依計而行。次日，施公升堂，文武官齊來伺候，吏役排班，文武按着儀注，行過了禮，知府陳魁，曲背躬身，口尊：「欽差大人，有催船的報信，說三日之內，糧船當到。」施公聞聽，說是：「貴府這糧船到日，先從濟南放起，各處行文造冊，送至省城，看守堆房，多加仔細。本部堂放完濟南，然後挨次放去，全要親身驗看。沿河速搭蘆棚，多派官兵衙役，官斛官斗，備好定日親身開放，嚴查行私有弊，先派人你先行。本部堂文書出示，兌東登萊、青、泰、安、沂州、曹州、武定，挨次放去。」施公說罷，退堂回後更衣，來到書房，與衆好漢相見。又聽該官回說：「明日糧船准到。」賀天保說：「大人如可分派？」施公還把吩咐知府的話，說了一遍。賀天保說：「糧船來到河沿紅土坡，必無動靜，再不肯登船搶掠，必待收完，堆到岸上，須得留神。」于六、于七，他若搶糧，必着人家前打探消息，防備全在此時。」施公說：「這話却是不錯，必是這樣，但慮此時擒賊，保糧不能兼顧。」天保說：「船到只管去收米，也得十天半月工夫，米若收完，賊人必來搶奪，多半是夜間，我管保臨期無事，請大人放心。」施公更不究問，知道他的才能，可當，遂吩咐擺酒飯，就在書房，六家英雄陪着施公共飲。黃天霸擎杯帶笑說：「賀天保是四霸人中頭一位，不但武藝精通，而且機謀廣。」

有見識頗多，既說敢保無事，大人請放宽心。」施公笑道：「但得放糧無事，回朝交旨，施某敢保列位都有高遷之望。」天保說：「蒙大人提拔，只要我等有命。」施公說：「義士何出此言！列位俱是功名有分的。」說着話，酒飯已畢，漱口喝茶。且說陳知府奉差欽之命，先催促內府合州縣差役，俱各全要精細公平。又往各府縣，都行知會，速速造成清冊，送至省城。沿河大蘆棚，花紅結彩，左右兩溜小棚，斗行經紀有數百人，棚外堆片埋成大塚，許多兵丁衙役看守。蘆棚內設擺公案，新製硃筆硯簽，大紅緞桌帷椅墊，團龍飛鳳，新繡鮮明，設擺齊整不表。且說施公正坐鼓話門上，報道：「有運糧千總拜見。」施公說：「叫他進來。」門人退下，須臾，千總們進來跪倒。施公說：「本部堂明日出城收糧，攬糶使水，拋欠數目，俱各不准。」千總說：「全無此弊。」一個個叩頭，出了公館。施公又望知府說道：「明日預備，我好出城，一應天明齊備。」知府答應，告退而去。次日天明，只見轎馬執事，擺列滿街。施公坐上大轎，前面大炮三聲，十三棒鑼響，本府守備，騎馬前引，參將跟趕，順大路前往出城。衆好漢俱在公館。施公出城收糧，這個消息，早有紅土坡紳作報知于六于七，必是一場大禍。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賀大保備兵擒寇

方小嘴設計搶糧

且說這日子六于七在寨內閑談，聞聽糧船不遠來到，饒袁達說：「兄弟，我生在濟南，家中富足，習學把武，吃唱嫖賭，不務正經，家業凋零，以致棲身綠林，打劫些行商客旅。」于七帶笑開言說：「現在山東有賑濟，若得了這宗糧米，足夠喫幾年。」于六說：「別聽你七哥一片浮言，他是諸事不深思量。」說罷，叫擺酒來。小卒設擺桌椅，三人挨次坐下。這紅土坡勢力不小，足有嘍囉數百餘人，方小嘴分派的井井有條，各有執事，並不錯亂。說聲擺酒，須臾，鼓備三人坐下。于七滿先一杯，遞與方成，又與于六斟上，然後自斟。于六說：「賑濟糧船，已經到了，依方兄弟是怎樣搶法，必得想個萬全之計，才好行事。」方成帶笑說：「兄長搶這項的糧米，事于重大，必得商議周全，方可行事。若依七哥，立刻就要求事，看得探囊取物一般，不想其中曲折，登船去搶，必不中用。」于六說：「上船搶米，總是不成，必得容他堆上河岸，方可成功，但是那裏必有準備，須得細心。」小嘴說：「那散糧一人能帶多少，若有官兵趕來，還得捺了。搶過一次，若不濟事，再去更是不成，他必添兵守把。」小嘴言還未盡，于六于七各自發愕，倒想着沒個主意。于六說：「方賢弟，始終都想到咧，句句說的不錯。這個糧米，搶來實難，但是這山中缺糧，也是要緊，還得方賢弟再想妙計。」方成說：「二位兄長，此時可就難了。這欽差倉廩總督是康熙佛爺最心愛的人，他是鎮南侯爺的親生子，官諱叫施仕倫，人人稱他賽包公，在朝常參大臣，聽他手下許多能人，武藝精通，咱兄弟下山搶糧，更得加意小心。」于七一傍發

燥，說是：「我有一言，賢弟不要嘆心。這糧若不去搶，豈不叫江湖朋友笑話，說咱弟兄無能，竟欺良民客商，遇着大買賣，不能去作。」方成說：「這時喪了殘命，也是大大有名，叫江湖中稱名道姓。」方成說：「此時必要搶糧，須讓他收完糧米，堆積河岸，靜夜前去，攻其不備，事有可成。」于六說：「全仗賢弟調用爲兄，無有不從。」小嘴說：「看他那米收得些日子呢，六哥急速差人下山，治辦所用之物，莫要遲挨。務要十日之內辦來。」于六立刻吩咐頭目，帶領小卒下山，四路附近村莊，搶驛馬驢牛車輛，十日之內，俱要回來聽用。衆頭目領令前去不表。方成又說：「頭目十日回來，我另有一番調度，管保搶糧到手，也令欽差心驚，叫他知道此山有好漢，知道于家弟兄是英雄。」于六于七滿心歡喜，說道：「此事全仗你一人，吩咐小卒，速擺酒宴，先給賢弟慶功。」再說施公收糧，直到天黑，方才上轎回來，到了公館後面，與衆英雄相見，說些收糧的事情。每日去到蘆棚收糧，晚上來歸公館。那日晚門上報說：「外面有人來見。」智天保出來一見，乃是陳杰、張英、李俊三人躬身問好。天保引進，見了施公行禮，施公賜坐，合衆英雄分坐兩旁。不多時，說擺酒宴，大家共用酒飯。次日天明，施公又收糧，那日收糧已畢，紅土坡細作報入山寨，這寨中于六于七自那日分派頭目小卒，四路搶奪，俱是十日回來，見寨主繳令，各將搶來車輛口袋馬匹，共有多少數目，各寫一單呈上。三寇觀瞧甚喜。方成說：「這些物件，不但劫糧，連山中也是使用了。」重賞頭目小卒，又使人探聽河糧。那日有人來報說：「糧米收完。」方成說：「二位兄長，小弟言過，若糧米收完，須待夜間行事，一擁齊上，他不知人有多少，自然心慌，趁勢動手，再無不得之理。」于六點頭說：「下山須得何日？」方成說：「這件事要作，還遲不得，遲則有變，就是今晚前去，叫手下將瘦羊病馬，殺了作飯，煮肉，至天晚，俱各飽食。我將年輕士壯，有武藝的小卒，挑二百名，跟咱弟兄三人在前，趕散看狼人役，再挑二百人，一百趕車，一百隨着運米車輛，以擋追兵，來回搬送，到天明岸上，米管保完全。」方成說罷，于六連聲誇獎說：「有理！真有奇謀，不枉人稱養姜公。」于七說：「衆家頭目，就照着方爺的話，吩咐兵卒，二十名頭目，就去挑選四百兵卒。」方小嘴的話，又傳說了一遍。滿山中亂哄哄，殺牛宰馬，牲口預備兵器，餘着在山上，看守着寨堡。天色黃昏，俱各吃飽，備馬套車，全俱停妥，不表。且說施公收完糧米，在公館中，與天霸、天保、小西王、棟、陳杰、李俊、張英商議，防守糧米之計。智天保說：「大人糧米收完，到了夜間，賊必搶糧，以後日夜嚴加防守。大人速傳鈞諭，撥精兵三百名，弓箭撓勾短刀齊備，天晚俱來館外伺候，一齊出城。大人就在館內，明天一亮，靜聽消息，只管放心，小人管保無事。」施公說：「義士這些英雄，俱是幫我，我豈有在公館安居之理？我要親瞧着壯士立功才是。」天保聞聽，心內着忙，欲要阻攔，話語甚是結實。有心任他出城觀看，衆賊爭戰，料無輕敵，晝夜之間，若有失算，如何是好！又想大人話不可攔，說：「大人要出城看我等拿賊，借欽差的虎威，更又容易了。黃老兄弟，必須保守大人要緊。」

我們動手相爭，你別管，只在棚中保護大人。」天霸連忙答應。天保眼望王棟說：「賢弟你與李俊帶領官兵五十名，看守米場東面，留心精細，炮響一聲，速帶兵到，奮勇先拿爲首的人，若是被賊逃脫，須受處分。」王棟李俊一齊答應。天保又吩咐說：「關老西同陳杰領兵五十名，在米場南面守住，炮響一聲，奮勇殺來，務要先擒爲首賊將，若有疎失，自刎人頭來見劣兄。」小西陳杰連說：「遵令。」賀天保又望王殿臣郭起鳳說：「你二人帶兵五十名，出城散走，米場西邊站住，炮響爲號，殺奔中場，拿爲首的強人要緊，若把強人放走，自提首級來見大人。」起鳳殿臣答應。又望張英說：「張賢弟，你我領兵五十名，在米場北方守把。」賀天保吩咐已畢，又說：「大家這一出城，都要小心，奮勇拿住賊首，便是頭功，放走賊頭，就是大罪。各人不必戀惜，看來個個答應。」施公一傍驚問說：「義士此話，我不明白，定謀設計，所爲保米，爲何舍米擒賊？」天保曲背開言說：「大人，這于六于八方成，紅土坡的寨主，把這三人拿住，餘者全都散心，糧米再無人搶了，即便搶去，一見寨主被擒，必然扔下逃命。大人請放心，小人管保無事。」施公點頭，衆人分列兩傍不表。再說紅土坡衆寇，那天才一鼓方成說：「此刻就該下山。」于六便吩咐備馬，各人帶好兵器，一齊跨鞍上馬，後跟二百名嘍兵，一直竟撲米堆而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衆官兵捆送方成

賀義士力追于六

話說方小嘴出了令來，聽他的哨子響，齊往上撞，衆賊依令。方小嘴領着衆賊，來到米堆不遠。只見高搭蘆棚，桅杆上高挂燈籠，十幾處米堆，高似山峯。巡邏兵丁衙役，不住往來。猛聽哨子一響，衆人驚疑，不知其故。又聽吶喊聲音一片，似有幾千人一般。兵丁衙役嚇的魂不附禮，聲過處，又聽一人高聲喊叫說：「大王爺是太行山寨主，竟來借米，你們快快逃走，少若遲延，盡死刀下。」兵丁衙役害怕，又不能脫身，也是亂嚷，只叫：「拿賊。」早驚動施公，暗暗吃驚，想着天保真有見識。黃天霸暗恨強賊，真是胆大。正自思想，聽得北面鑼聲響亮，連忙點着大炮。二個聲響處，早驚動了四面好漢兵卒，各整器械，抖擻精神前來。這裏衆寇如入無人之境，來到米堆跟前，那二十名頭目，二百小卒，趕着車輛，緊跟進來。衆人一齊動手，撮米的撐口袋的，往車上裝的，七忙八亂。賀天保等八名好漢，帶領二百兵丁，從四面圍裏上來。那五十名火把，全都點着，照耀如同白晝。外有五十名暗處吶喊，這衆寇只顧搶糧，猛聽似雷的大炮連響，又一陣聲音吶喊，又瞧見亮紅一片照耀，衆賊不知虛實，大人吃驚，無奈不敢違令，只得拚命搶米。方成暗說不好，就白來一場，事到其間，只得闖着去了，想罷高聲助威，說是：「山上的嘍兵，不必胆小，現有我們擋住官兵。六哥七哥把手下兵分開兩路，只要奮勇當先，戰敗官兵才好。小弟這裏催促小卒搶米，已經走了一起了。」于六于七

答應，忙把小卒分開兩路，各領一支，迎將上去。燈籠火把，吶喊聲音不斷，真如戰外國反叛一般，真殺實砍。猛見一人馬上高聲大叫說：「你這強賊，坐在爲寇，打劫客商良民，官兵不爭，也就是了，竟敢擅動皇糧，多麼大胆。棚內坐着欽差，四面都有官兵，英雄好漢，二十餘位，大太爺姓賀名天保，四霸天中第一人，綽號人稱飛山虎，前日曾在綠林，如今改邪歸正，跟隨施老大人，專殺土豪惡霸。」方成聽了冷笑幾聲說：「姓賀的聽著，我與于家兄弟，同稱寨主，山東省人人皆知，手下嘍卒無數，你等能有幾個能人，狗黨狐羣，烏能濟事！」天保聽罷，曉得必是小嘴方成，先把他拿住，好見欽差。才要催馬，張英答話說：「哥哥，這件功勞，讓與我罷。」一催坐騎，更不答話，雙舉畫戟，迎胸刺來。小嘴舉刀相迎，一來一往，兩馬盤旋五六個回合，方成手快，張英些須漏空，左耳帶腦一刀，削下半片，疼痛難忍，一倒身落下馬來。天保見勢不好，連忙催馬口呼：「兵丁，快救張英。」官兵着忙，一擁前來，救起張英，二人扶着，退後去了。賀天保敵住方成，與他交戰，沖突十數餘合，天保一心想道：賊人若戰敗逃走，黑夜之間，無處尋我，再者自己有令在先，眼看方成刀法稍緩，天保奮勇，搶他的上首，提馬跟緊不放。小嘴覺勢不好，怕難招架，好漢越發逼緊。賊將方成心下發慌，手遲眼慢，忽聽唰的一刀，砍去正中左背，深有四寸，小嘴翻身落馬，餘者逃命，四散而去。全都顧不得要糧米，倒有些驢馬駝著去的糧米，拋洒遍地不提。天保帶領官兵，押着方成，合那二十名小卒，竟奔官棚。黃天霸遠遠望見一羣人馬，直奔前來，天霸叱咤說：「你何處人馬，少往前進。」天保聽準聲音說：「老兄弟，天保來也。」趕至切近下馬，就把拿住方成的話說了一遍。又說：「此時我也不回棚，張英也不用去了，留下三十名兵看守衆人，那二十人點着火把，看守米堆，瞧着那邊打仗，往那邊高舉。」天霸答應，叫官兵把賊送入小棚看守。天霸進棚，對施公說知。且說天保重復上馬，那二個官兵高舉火把，跟着好漢，接應衆人，來拿于六于七，不表。且說王棟李俊二人，把襄袁達擋住，動手交鋒，襄袁達于六把混鋼鎗擋住二人的刀棍，不放在心上。三人往來沖殺，有半盞茶時，誰知李俊漏了一空，被于六一鎗挑于馬下。王棟見了，大駭害怕，就驚暗說：這名盜寇，真是饒勇，二人並戰不勝，何況一人。怎奈天保號令又嚴，欲戰實難取勝，強弱不敵，正自爲難。忽聽盜賊大叫：「那時休得逞，橫凶，我乃高山賽袁達，姓于六行是也。特來搶米，大胆鼠輩，聽其避我者生，擋我者死，你別枉送了性命。」王棟暗說：這就是于六，更放不得他了，何不跟他拚命一戰。一着急，催馬掄刀，直取于六。于六舉鎗相迎，左攔右遮，來往五六個回合，氣力又乏，只是招架而已。心內着忙，一旁又來一騎馬，耀武揚耀，兩支火把，頭裏直跑，心中好不著忙。真是尋路無地，又聽片聲一喊：「飛山虎賀爺爺來也。」王棟一聽，倏然將心放下，精神漸長。天保從旁一看，不見李俊，忙問兵丁，方知被鎗挑死，大吃一驚。又見王棟刀法散亂，賊將越戰越勇，進前叱咤說：「王賢弟，請暫歇馬，讓我擒拿此賊，方小嘴早被我拿住，又來拿于家弟兄。」王棟說：「這

就是于六哥哥須得留神。天保催馬掄刀，直冲上來，就是一刀。于六用鎗噙眼一聲架過去，復又旋轉馬頭，呱兒的一聲，刀鎗並舉，過去征戰，又回一閃寒光，刀早砍去，鎗復遮開。于六聽說方成被擒，心中發慘，從怕中生出一股濁氣，把心一橫，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奮勇征戰。十數回合，天保刀法門路精巧，于六暗暗點頭說：「這口刀與那二人大大不同，雖然不能勝我，我想贏他，也是爲難，何不施展飛抓，早早成功爲妙。」于六拿定主意，又擰鎗杆，催馬如風。飛山虎掄刀，把渾鐵杆磕開，往來劫戰，三四回合，于六回回坐馬，敗將下去。天保一見，認作真敗，戰馬如飛，趕將下去。且說于六却不是真敗，全是活骨節，純鋼打造，打出去，可就張開，把人抓住，往回一掖，比如人攥上拳頭還結實，再也摘不開。不知飛抓把好漢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五回

飛山虎被抓亡身

賽袁達中鏢落馬

且說于六熟習飛抓，賀天保久已知曉，今日却沒想起防備。一則滿腔忠義，一心恨賊，自己號令的甚嚴，心急立功，爲是好對衆人，二則好漢命該如此。兩馬相離幾步，並不言語，賊人下了毒手，對准打去，正中面門，脖項鑽皮刺骨，鮮血併流。賊人于六雙手併力一拽，天保馬上一幌，牢坐刁鞍，說聲不好，伸手拿住繩，用刀一挑割斷。于六只顧拽繩，繩斷，猛然一閃，險些墜下馬來。一見好漢中傷，忙勒馬回來，正要加害英雄，只見燈籠火把，吶喊聲響，官兵齊至。料想不能成功，抽鎗催馬回來，想要打聽方成，真死假死，再去接應他兄弟不表。再說賀天保雙手擒抓，只覺疼痛難忍。王棟趕來一看，心下着忙，速跳下馬來細看，已不成模樣，真是渾身血染一般。吩咐官兵，把賀爺攙下馬來，有幾支火把照耀。王棟親手輕輕摘抓，好容易摘下去。王棟收起，把好漢疼個昏迷不醒。王棟說：「大哥傷重，且請回棚歇息。」天保答應，王棟吩咐十名官兵去送，千萬小心留神。兵丁答應，扶着天保上馬，竟回官棚。好漢只覺風大吹腦，漿子痛疼不多時，來到棚前，官兵扶持天保下馬。天保正在棚口站立，見官兵來到，連忙問故，兵丁將追趕于六，誤中飛抓，王棟叫他送來的話，說了一遍。天保聞聽，吃了一驚，連忙說：「快攙下馬。」施公細看分明，着忙用手扶了天保，依着東牆椅上坐下。施公低言問道：「義士想必是貪功，誤中暗器，輕快些說明，先回城去，好叫該官請醫調治。」賢臣連問幾遍，天保慢慢開言說：「大人小的因爲追趕于六，誤中飛抓，十分沉重。」那天保叫聲：「老兄弟呢？」天保連忙答應說：「小弟在此伺候。」天保說：「你我自幼結拜，情同弟兄，我今誤中飛抓，死而無怨，但願你侍奉恩公，不可懈怠，必要始終如一，方是正人，後來你必後程遠大。先拿于六于七，好報仇恨。破木爲棺，便就可殮尸首，煩勞仁弟走一遭，把尸首送到我家，交與你秦氏嫂嫂。他姪兒今年十四歲，名叫賀仁杰，會使兩把短練銅鎗，異人傳授，孩兒無父，只就是你猶子比兒都一樣疼。賢弟，

叫別說。一人在情在。你且過來，我摸摸你。咱弟兄相要相逢，除非夢裏來。這一派付託天霸，照應賀仁杰，言有盡意，無窮，真是傾心吐胆之言，並無半點虛假。說的合棚人等，皆不能止住眼淚。天霸不覺挺胸蹬脚，不敢高聲。施公也是慟淚直流。天保說罷，嚶呀幾聲，須臾氣斷。黃天霸往前一撲，栽倒在地，痰氣上壅，背過了去氣。施公正想義士的好處，兩眼垂淚，忽見天霸栽倒，大吃一驚，忙用手扶起，撒着。衆人忙作一圍，撒了半晌。施公附耳叫喚不止，漸漸過去，叫聲：「仁兄，你可慟死我也。」上前抱住血臉，哭叫不止，立刻就要去拿于六。便懇欵差開恩，小人暫告一時之假，去拿于六。施公見問，連說很好不表。且說于七，但見迎面有支官兵，燈籠火把，攔住去路。這支兵原來是王棟帶領的。于七一見，心中大怒，說：「于七爺爺要回去，那個胆大敢來找死？」王棟聽說于七，可令官兵放箭。忽聽一陣弓絃响處，于七早中了幾箭，未傷致命之處，也是刺肉鑽皮，筋骨疼痛。正在爲難，沒法這使。忽來一陣狂風，颺的不能睜眼，燈籠火把都滅。賊于七趁勢逃走，命不該絕，才遇這個巧機會。王棟見于七逃了活命，欲想自刎，却又爲難。螻蟻尚食性命，無奈何對官兵說了原委。官兵答應回去說明，不言。王棟隱姓名這退去，再說天霸心忙意亂，往前催馬，正遇于六尋找于七方成，迎面正遇天霸。此時兩下相迎，于六先通姓名，瞞也是鬼使神差。天霸一見，兩眼全紅，恨不得一口把他咬死。取出飛鏢，惡狠狠對準于六，喇的一聲，打將過去。後人有一段詞句，崑讚黃天霸的飛鏢云：

號飛鏢，猛英雄，純鋼打就兩三枝，憑百煉，却非輕，晝夜操練苦用功。敗中便，能取勝，縱百發，能百中，端取敵人命殘生！父傳授子用功，遠合近，都可行，流落江湖傳美名，是暗器，都有名，回馬鎚，箭與弓，有飛抓，有流星，不是野史混起名。祭法寶，混天綫，串心釘，恍惚鐘，念念有詞就騰空。這飛鏢，迥不同，手頭準，腕下輕，渾如巧匠運斤風。門路熟，武藝精，保護賢臣立大功。且說于六正在找人之際，遇見戰將，手按鎗杆，預備爭鬪。聽的面門一聲响亮，頭迷眼黑，翻身落馬。恰好小西陳杰帶兵來到，把于六立刻上綁。又有王棟兵至，跟前說：「于七逃走，王棟抱愧在心，往他方去了。」此時東方已亮，天霸令小西追趕餘寇。小西等率衆連忙追趕，跑至紅土坡，燒了山寨，即回官棚。天霸自己押着于六，來到官棚，見了賢臣，回說一遍。就在棚中設下賀李二位靈位，把于六方成，斬首摘心祭靈。復又備木爲棺，將二人收殮已畢，把李俊擇了塊地埋了。把天保的棺木，存在古廟內。忠良爺連忙差人上一道表章，康熙佛爺憐其義勇，就封天保世襲指揮之職。後人專讚賀天保義氣，死後得世襲褒封，有七言律爲證。

詩曰：

天保可慚義士名，一心報國頓忘生。陣前奮勇曾無怯，身後道封亦有榮！世襲指揮縣累課，功昭吏策顯奇英。至今浩氣應常在，烈烈忠魂保大清。

且不言賢臣上表，皇上追封，却說黃天霸安置完了靈，忠良又囑咐天保送靈。一面分派衆人回衙，衆人伺候賢臣坐轎進衙。將至衙，只見有一匹馬跑到眼前，才要令人去問，忽聽有人喊叫，說道：「快報欽差大人前來接旨。」施老爺聞聽，吩咐急速進衙。差官下馬，把聖旨請下，供奉在正面。衆文武在聖旨香案前行三跪九叩首禮。這位差官手捧聖旨，高聲朗誦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諭爾放糧欽差施士倫，據奏山東紅土坡著名草寇作亂，一省被害，擅奪皇糧，幸而愛卿擒賊，保住皇糧，無負朕念民生之至意。賀天保爲國亡身，追封世襲正指揮之職，賞銀安葬。黃天霸等功勞，待卿回朝之日，另行封賞。本地文武官員，縱容賊寇，殃及平民，本應褫革，永不敘用，朕姑開恩，暫行革職留任，以示懲戒。倘再疎忽，依律治罪，決不寬容。欽此。

隨讀罷聖旨，文武山呼叩頭謝恩，拜畢站起，閃在二邊。賢臣設席，款待差官。酒飯畢，不敢少留，起身告辭，回京交旨不表。施公復派兵將速領人馬，勦滅紅土坡散處餘寇，武職官領命前去不表。施公回衙坐轎，文武相送，回至金亭館驛，天晚用畢茶飯，安歇不題。天明，施公帶領合省文武，擺祭食祭奠，賀天保按指揮職分，祭罷，叫黃天霸送靈回家。施公率領文武，送出城外，才回到東門米場。州官早把飢民齊傳伺候，此時真是八山人海。州官將冊子呈上，老爺展開，按冊放米，不消數日工夫，將賑放畢。大小應役官差，俱不敢作私弊，萬民歡悅，無不誦聖德，跨獎施公。那日黃天霸送靈回來，參見施公，說：「賀天保一家大小，叩謝老爺天恩。」施公點頭說：「你坐下，我有話說。」吩咐從人擺酒。天霸陪着施公共飲飯畢，撒下獻茶。施公傳出話去，明日便要回京。衆官得信，連夜搭上送官棚，懸燈結彩。次日天明，施公吩咐免去執事不表。且說賢臣在路登程，逢州州送，逢縣縣迎，曉行夜住。那日來到德州境內，早有州官多遠的就雙膝點地，跨在道旁，口內高聲報名，說道：「州官穆印岐跪接欽差大人。」內丁轎傍說：「一起去。」州官答應，剛剛站起，猛抬頭見前面滴溜溜的起了一陣旋風。施公轎內，看得明白，風定塵息，大人說：「跟着旋風走。」家丁內班一齊催馬，趕到莊後，霎時旋風止息，現出稻田，轎到跟前站住。施公細看，並無別物，只見一叢稻米秧兒，穗葉全青，跟役連忙取來，大人接過一看，見稻穗甚是飽滿肥大，又叫人來說：「你們進村去，找欽使鏢用。」從人答應，進村找來。施公說：「從秧稻處往下刨。」跟役一齊動手，只刨有六尺深，竟刨出一個死尸，衆人吃驚，畢竟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六回

見稻穗擬名派差

聽民詞新聞惡霸

且說內丁在稻秧下，掘出尸首來，連忙回明大人。大人又叫埋上，吩咐州官派人看守。又叫：「穆印岐快速派你手下能幹的

差役速拿旱道青帶到德州官衙候着聽審。『是。』吩咐已畢，排開執事進城不表。且說穆印岐見轎去遠，忙叫人來來快看，跟役答應，跑到報名說：『小的張岐山王朝鳳叩頭。』州官說：『快起，去去！快拿去呀！』差人說：『老爺吩咐明白了，好去拿呀！』州官着了急，說：『你們耳耳躲裏塞上棉花，沒聽見叫快拿旱道青嗎？』公差說：『小的二人討老爺示，下什麼叫旱道青呢？』州官一見差人追問，更急了，說：『你們糊糊塗塗的混賬東西，我知什麼叫旱道青，趕明日大小還要呢！』說完便叫拉馬來過，上馬帶領役人，趕上施公，跟隨轎後而去。那兩公差見本官走了，扒起來發愣，說：『這事那裏來的怪事，咱倆跟隨十幾年，官沒見過這個糊塗蟲，偏又遇着這宗奇事，合該是我倒運。旱道青也不知一人，是一物，州官渾蟲，不問明白，便要差人去拿。』王朝鳳說：『不難不難，我有妙計，不用爲難。』張岐山緊緊追問，王朝鳳只說：『走走，進衙自有主意。』一人搗鬼，一人追問，進了大街，找一酒館，二人坐下，要了盞酒，兩碟子菜，喝着酒閑談。張岐山放心不下，又問：『王哥有何妙計，快快說來！』王朝鳳笑而不言，只說：『你多喝幾盞，我才告訴你呢。』飲的時候不早，岐山忍不住又問，王朝鳳手摸大腿，說是：『這宗差使，就得槓槓屁股，就算是妙計。』說着，二人大笑不止，不言。公差酒館閑談，見說施公坐定大轎，前護後擁，甚是威嚴，鑼鳴振耳，清道的旌旗，鄉長地方，在前喝退閑散人等，大人在轎內觀看，只見跑過一羣人，道旁跪倒，齊嚷：『冤枉！』施公聞聽，忙叫人來，『有。』說：『快接喊冤狀子，爾等衆民人下去聽傳。』大人起轎入城，進了公館，不題。單言拿旱道青的公差，在酒館敘談，酒館掌櫃姓郝名叫道三，其妻白氏，作這個賣賣，帶着賣豆腐挂麵。郝二道一見，就知是衙門的朋友，便就另眼看待。王朝鳳說：『郝大哥，咱這村中牌頭，怎麼不見？』郝三道說：『仙呀！老和尚代磨鐘呢。』公差點頭，又問：『郝大哥，你們這路北那三間房子，無人住麼？』郝三擺着手，說道：『休題休題。』低言說道：『那三間房，原是皇糧莊頭處的，有人愿住，無人敢問姓名，先有一家王姓，與管家喬三爺常合他來往，住了二年，忽然不見蹤影，裏面並無值錢的東西，有些破碟爛碗，全都捺了，後又有人搬進去，夜裏鬧鬼，又走了，因此無人居住，關了有一年多咧。』公差聞言，點頭說：『這房主是咱德州一路諸侯，有名的黃隆基，黃太太，誰敢惹他？』王朝鳳說：『別說閑話，散散罷，這明日上堂，嚐嚐施不全的竹筍湯，什怎滋味，這是我的一條妙計。』說說笑笑，各人散去不表。次日天明，公館內施公早起，傳出話去，今日進州衙辦事，有司答應，立刻傳到外面，公堂預備停妥。八人大轎，噹噹，不多時來到州衙，至滴水落橋，去了扶手，施老爺下轎，升公位坐下，文武行參已畢，兩旁伺候。施公吩咐人來，帶昨日那些告狀人上來回話。州官一旁答應，着忙往下跑，到外面說：『人來來來！快些把昨日告狀的全都帶進來。』公差答應，走出角門以外，高聲大叫：『快快帶昨日告狀人進見。』外面聽見，哄的一聽，跑過幾人，領着那些人進了角門，高聲叫道：『告狀人帶

進。堂上接音：「哦。」那等威嚴，不亞到了刑部，真堪畏懼。那些人進來，一字跪倒。施公留神一看，老少不等，各各愁眉不展，衣帽各別，看來諸民都有冤。打頭張狀詞一看，上寫小民馬騰壁，呈控皇糧莊頭，無故毆傷人命，不准領尸一事，強霸不遵王法，倚仗勢力，侵佔奪掠，種種違法，俱寫明白。施公越看越惱，往下開言說：「你這呈詞，寫的虛實，照此回話，如有假情，立追你命。」那人說：「不敢虛寫。」施公說：「你再說上一遍。」馬騰壁兩眼含淚，口尊：「大人莊頭黃隆基，住在城外，萬歲爺爺三等莊頭，家有良田一千多頃，房舍成堡，牆壁堅固，磨礮到頂，三丈多高，村兩頭搭橋兩座，磨礮大門，蓋的齊整，橋上若有人走，先得通報，打鑼，家有獒犬如虎，都叫他霸王莊，又叫他惡狗莊。他綽號叫烏馬單鞭尉遲公，上交王公侯伯，五府六部，還有個七星阿哥是朋友，招衆天下，綠林客，窩藏一羣响馬賊，州縣官員不敢惹，霸占人家房子，田園地畝，還叫房主交納租銀，若是不交，送到衙門，板打枷號，還得應承。此人端好美色，妻妾十幾個，不算，要瞧見別人妻女，略有姿色，叫人去說親，本主若是不應，他說欠他多少銀兩，因不還才折算的。若是出門，惡奴圍隨，一羣民人，見他全都站起，若是不遵，就是一頓鞭子抽的，滿地下亂滾，有個管家叫賽鄭恩喬三，他一日能行五百里，見人妻女，有些姿色，他硬跑去強姦，小人說不盡他的過惡。那日我父趕集，茶館坐定，並未留神，沒瞧見莊頭，惱他不站起來，叫他家人拉下來就打，一時被他們打死。可憐他年殘，又不禁打，打死不叫領尸首，拉到他家，說是叫狗吃了，小的全告遍了衙門，全都不准，老大人可憐，小人無處伸冤。」說罷，叩頭。忠良聽見，臉都氣黃，暗暗切齒說：「那有這樣惡人，真是可惱。」又把別的狀詞，一張一張看過，言詞誰是不同，却都是告他的。多施公暗想：此人萬惡多端，無奈勢力過大，若要明拿，只怕不妥，必須如此，如此方能除暴安良。老爺想罷，開言說：「你們暫且回家，各安生理，五日後聽傳對詞。」衆人答應，叩頭出衙而去。施公眼望州官，開言說：「你把昨日拿旱道青的捕快叫上來，本部堂問話。」州官回身到堂外，高聲叫道：「捕快張岐山，王朝鳳，速來進見問話。」公差答應：「有。」來至跟前，州官說：「隨我上堂去見大人。」是。要「要小心回話。」是。公差來到案前，左右跪下，自己報名說：「小人張岐山，王朝鳳，給大人叩頭。」施公點頭，下問說：「你二人拿的旱道青呢？」二公差口尊：「欽差大人，小人領了鈞諭，各處留神細訪，城裏關外，查了一日夜，並沒見行蹤。」施公見此光景，便抓了八支刑簽，捺將下去，門子連忙拿起，指名叫道：「某役某役，快請頭號刑來伺候。」一齊答應，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七回

誤差使班頭遭譴

求閃批家口收監

且說施公捧下八支刑簽，門子拿起，叫掌刑的伺候，皂班答應，齊說：「有，有。」立刻將二人捺倒在地，褪下中衣，皂班舉起竹

板，唱號五板一換，打的血流滿地，每人二十公差說：「打死小的也沒處拿去，不知什麼叫旱道青。」施公更加氣惱說：「再掌嘴，又是每人五個大嘴吧。」打的公差不敢出聲。施公道：「抬出去，五日之內，要交旱道青，如再違限，便如重責，連官都有不是。」州官說：「是。」不提。單言那受刑的二名公差，方才板子嘴吧，却不過瞞哄本官眼目，他們一馬三箭，演說的勁兒，官瞧着打的勁，撕皮搗肉，鮮血外冒，止是肉皮受苦，傷不着筋骨。他見施老爺去遠，忙叫人打了壺燒酒，噴在上面，用脚登柔了一陣子，便覺好了多半。扎揜起來，走了幾步。張岐山王朝鳳拍掌，各玩笑臭罵一陣。內中有個班頭，姓曹名棟，虎搭言說：「二位老弟，玩笑是玩笑，正事是正事。你們這差使，是奉欽差的命，依我想，這無名少姓的那裏去找。今日受了比較，刑又太重，又給了五天的限期，期內就要辦好，如何是好，你們倆跟哥哥走罷。」說話之間，天晚，忽見小馬兒跑進酒舖說：「三位爺們，不用喝咧，官府回衙去了。」三人聞聽，忙忙站起，張王二人也不顧疼了，回到櫃上，曹棟虎寫了賧，奔至衙門，到裏面回明了州官，沒音起也牽掛着這宗事情，由公案伺候大人回來，到了衙中，聽見差人回來，只道是拿住了旱道青，令人忙把差人傳進。三人上堂，叩見州官已畢，站在旁側。州官連忙說：「你二人拿住旱道青。」這公差說：「大爺聽稟，這旱道青無影無形，實沒法拿去。欽差大人傳諭甚嚴，各處的偏並無影形，限滿了拿不到，大人必怒生嗔，打死小的不算，還怕的是連累了大爺的前程，求閃批出城，晝夜找尋，三天內得着旱道青，保往老爺前程，我小的免受重刑，別的呈詞由他辦事到臨頭再理論。」沒音起聽說腹內思前想後說：「你們混東西，哄我來咧，我出閃批到不要緊，好比開籠放鳥，你們無影無蹤無影信，捺下魚頭，這是我搞不清，我想你們三人心眼，到不如我先下這絕情。」叫：「內丁！」有：「快快看大刑。」曹棟虎着忙說：「二爺暫且止步，容我三人細稟。」內丁止步，又遞過一陣眼色。曹棟虎一見滿心歡喜，怎麼說呢，從來官向官吏，又都知道府後懸是個糊塗蟲子，故此緊扒了半步口尊：「老爺，暫息盛怒，容小的三人細稟，求老爺開一線之路。我三人感恩不盡。」言罷，咕咚咕咚叩。印岐聞聽，眉頭一縐，生出一計說：「罷咧，既是你們苦苦哀憐，老爺從寬，你要他兩人立刻把你三人家人入監，本州這才放心。」遂吩咐內丁，立刻傳出，將他三人家口，緝監，盤費官領。內丁答應，又吩咐書吏，寫了閃批，急速拿進用印。霎時寫完，拿來用了印。州官說：「他二人領批拿旱道青，你隨本州辦事。」又吩咐賞他二人京錢五吊，以作路費。三人叩謝扒起，內丁送出後堂，吩咐快把他三人的家口，押赴監禁。只嚇得三家男女老少，不知如何是好。衆伴們看着，俱皆嘆息。張岐山王朝鳳二人，看着光景，誰人不傷心，也是無可奈何。硬着心腸說：「曹哥，你老人家爲我們受累罷了，連老嫂子跟着受些囹圄之罪，我等於心何忍？」曹棟虎聞聽，帶笑開言說：「這不甚要緊，你們兩放心去辦差，使他們姐們孩子，要受一點委曲，我就不是朋友咧。」總而言之，一言難盡，直到天亮。

分手出監。曹棟虎隨着官府，辦着差使，張岐山王朝鳳散淡游魂，出了衙門，信步而行，說些前後事故，愁眉不展。王朝鳳說：「兄弟，依我說，咱們離了德州，進北京城裏，我有親眷，咱們兩上那住幾個月，再託人打聽欽差信息，縱拿不住，差使完不了，還把家口定了什麼罪名不成？」施大人聖旨很緊，就不完案，他也得進京。咱們不管糞子州官，他壞不壞，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等他去了，咱們再露面接差，你看如何？」張岐山哈哈大笑，說是：「好計好計，施不全利害，他殺不了家口，是時候他得進京交旨，只有一件俗語，投親不如訪友，訪友不如下店，現今的世態淺薄，見咱把差使捺了，不免冷淡。咱們想着禹城有座辛集鎮，集上有座小店，店東與我相好，咱投了去，慢說住兩三個月，就是住一年，他也不好意思要房錢，咱們臨走，也不白他，快跟着我走罷。」二人說話之間，走到太陽平西，到了禹城的北門之外。不多時未到辛集，到了店門口，二人閃目覺看，只見店門收拾齊整鮮明，門櫃上有一付對子，左邊是興隆客投興隆店，右邊是發財人進發財門，影壁上四個大字，張家老店。看罷，正往裏走，店小二早瞧見說：「大叔從那裏來，那陣香風刮刮地？」張岐山說：「相公你可好，二三年不見了，你們爺們，這賣買越發興旺，咧，你父親在家，可是出外去了？」小二說：「我父上北京去了，目下就該回來了，大叔先進店罷。」二人走到店內，小二說：「請上房裏坐罷，待小姪灌茶去，打臉水來。」回身拿了，送到上房說：「我到外面招呼招呼，客多住幾天。」說罷，笑嘻嘻跑到店外去了。二位公差，淨面吃茶，隨時間就拿過酒菜飯，二人用罷，覺着困倦，早早安歇。到了次日，紅日上升，他二人早起來，淨面吃茶。王朝鳳說：「你這裏熟，你去弄支尖嘴來，再弄上兩三斤肉，咱老哥倆解解愁悶。」岐山說：「使得使得。」遂拿了三吊京錢，去到街上，拐彎抹角，趕到集場，鬧鬧哄哄，只聽吆喝，黑大豆高糧小米大米芝麻，又往前走，瞧見驢馬市，牲口不少，霎時又到雞鴨市，成筐成担，也有幾個雜貨攤子，設立兩旁，有干鮮菜蔬，芋蘿，籬箕，條筐，竹筐，諸盤器用不少。暗說：這是鄉村小集鎮，這們樣熱鬧。忽瞧見雞鴨市站着一位老翁，鬢髮皆白，有六七十歲，渾身襤褸，聲聲咳嗽，抱着一隻雞，二目糊糊，看物不準，破鞋襪，纏着錢串。岐山看了，良心發動，取出一吊京錢，叫聲：「老者，你這雞賣給我，給你一吊錢。」老者聞言，滿心歡喜，說：「我這雞那裏值這些錢，爺們是行好的了，叫我多賣幾升食米。」千恩萬謝的去了。張岐山提雞往回走，猛抬頭瞧見一鍋豬肉，暗說：我買生豬肉去。又走見路南有兩間土房，門着板搭，架子上吊着三四塊肉，有幾個人圍着買肉呢。公差看罷，忙走到跟前，閃目看那賣肉的屠戶，生的狀貌凶惡，身高八尺，膀闊腰圓，麻面無鬚，粗眉惡眼，約有三十多歲，身穿藍布衫，腰繫藍圍裙，土色布的襪子，青布尖鞋，拿一把砍刀，不住的割肉，這個一塊，那個一塊，只見那些人接過來就走，並不上秤，也不爭論。張岐山看罷，納悶，暗暗稱奇。這禹城離德州不遠，怎麼就兩樣呢？莫非是肉貴不成。正自思想，人都散去，張公差把雞放下，用腳踏住，拿出小錢一吊，前來說：

「賣肉的大哥收錢給我割三十硬勒。」那屠戶伸手接錢，也並不數花，隨手捺在大錢桶內，回首把豬肉端詳端詳，不知怎樣惹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八回

張岐山割肉見怪

王朝鳳飲酒得差

且說屠戶韓道卿，往肉上端詳端詳，唳哧就是一刀，割了一塊硬肋，回手遞給了他，把砍刀插在架子上，回事就往裏走，岐山一見，就說：「大哥先別走，這肉可到好，就是骨多肉少，沒點油，什麼下鍋炒呢？你再添上塊油。」屠戶聞聽，心中不悅，說：「尊駕必是遠方來的，此處又是一樣風景，買肉連油，此處不行，不信你去訪訪，外號就叫一刀沒有兩樣。」公差又氣又惱，想着人在外鄉，目下是怨孤身，且又心中煩悶，壓下火氣，說：「大哥不用生氣，買賣人有三分納性，算我乍進蘆葦，不知深淺，俗語說：『現錢買的手指肉。』再者，古人留下斗合秤，爲的是公平，你原是德州人，相離不上七八十里地，就是兩樣行事，實告訴大哥，說要是我們德州，別說饒油，就是白粟，還得給一塊呢。我心不明，請示大哥，怎麼就立下這個規矩呢？」屠戶見問，回噴作喜，說：「哦，這就是了，尊駕原不是本地的人，這就莫怨了，皆因今人不似古人，公平買賣一例，小人花錢治了酒席，請來本地舉監生員，軍民人等，議合定下規矩，也學古人尊駕知道，姚通吹疾疽湯，有個屠戶叫黃一刀，不論人要三五吊錢肉，就叫黃一刀，再不用還手，他回家去秤稱，每斤足有十六兩，因此賣肉不用秤。」公差說：「古人姚通買肉，遇見黃一刀罷了，如今我買，也遇見黃一刀。」屠戶說：「雖然我不是黃一刀，怎奈衆親友，趕了我的酒席，公議也送了幾句號兒，尊駕訪訪便知。」公差說：「你把幾句號告訴我，我也明白明白。」屠戶說：「你問此說，聽我道來。」辛集韓道卿，賣肉不用秤，準斤十六兩，無欺更公平。」尊駕聽真，並非我自專，是此方鄉親們抬舉於我，才定下肉規，請罷不用勞叨了。」言罷回身幹他的去了。把這公差說的，呆呆發了會子愣，無奈一手提雞，一手提肉，只得回去。心中有氣，暗暗思想，他論姚通是漢書上有個姚二，招災惹禍充軍的人，馬清杜明陪着他住在店內，遇着惡屠戶黃岡，割下一刀肉，着他算，近方居民不敢爭論，自稱黃一刀，惡貫滿盈，如今又出了韓一刀，有心合他弄氣，又怕就誤了大事。正自道念，忽見店門不遠，邁步進店，來到上房，王朝鳳一見，帶笑罵聲：「小猴兒，去了這大半天，必定是叫黃鶯撇傷腿。」張岐山說：「你們瞧這隻雞三斤肉，買的如何？」朝鳳脫：「好好，算你是喫嘴的好手兒，你快去罷，交了與他們白燙着，再叫他打一斤酒，烙三斤餅，叫他急快。」岐山說：「都交與我。」拿將出去，那一頓飯之時，小二用盤端來，全都齊備，小二笑嘻嘻說：「二位爺請用罷，要什麼說話，小姪前面有事，不能伺候，担代姪兒罷。」二人說：「咱是自家

人不怪你咧，請罷。」小二答應而去。這二公差飲着酒，岐山說道：「你方才怪我來遲了，我在外遇見黃一刀。」王公差笑說：「什麼叫黃一刀？」岐山說：「不論多少錢，要買三五斤，只割一刀，並無回手之理。」朝鳳說：「你這全是鬼話，我不信。」岐山說：「若有句虛言，就是個王八羔子。」王朝鳳吃驚說：「有此事，特奇怪了，是你細說我聽。」張岐山遂將買肉前後話，怎麼接錢不許饒油，並屠戶模樣，怎麼說話，細說一遍。王朝鳳聽了，也是氣惱。二人說說笑笑，王朝鳳猛然想起，說是：「大喜大喜，咱今日喫的是喜酒，快着喫罷。」岐山納悶說：「這怎麼算喜酒呢？」朝鳳說：「我差使，豈不是喜酒呢？」岐山說：「又該你說鬼話了，這裏那來的差使呢？」朝鳳說：「只管開懷暢飲，要沒有差使，我就是雞蛋，叫你生喝了。」岐山仍不解，又飲數杯，王朝鳳說：「你想起差使沒有？」岐山搖頭，朝鳳說：「你方才說那屠戶名字，叫什麼？」說：「叫韓道卿。」朝鳳說：「咱正是拿韓道卿來咧，豈不是有了差使？」岐山又念幾遍說：「就是這字不同。」朝鳳說：「這個音到是全同，他必萬天霸道一方，就有點不同，這差使，我想交得下去。」岐山細想說：「王哥，到你參透，比我勝百倍。」二人遂低言商量一會，預備停當，叫小二收拾餅麵，全不要了，說到外面走走再來。二人遂即出了店門，直奔城裏衙門投文，文武官員，見是欽差公文，各派兵丁衙役前來，只言往辛集查集來。張王二公差，忙的早就走下來了，二人共議，如何拿法。朝鳳說：「咱哥倆到那裏，先把他穩住，再等他們文武衙門的人，料他插翅難飛。」一路說些前後的話，不覺來到新集街上，看看天有晌午，集尚未散，亂亂哄哄，男女老少，旂民僧道，買賣喧嘩。二人無心觀看，越巷穿街，走到肉鋪門口。張岐山一丟眼色，低聲說道：「就是這個賣肉的大漢，他叫韓道卿。」王朝鳳吃驚說：「真長的凶惡的。」二人一旁低言，定下了計策。忽聽有人喊說：「老爺二爺來查集呢，二爺是常在街上行走。」衆人也不大理會，過去先把街口查住。王朝鳳拿了五吊多錢，來到肉鋪說：「大哥，我今日可不是勞叨，這可是好幾分子呢？」張岐山說：「韓大哥真有你的，昨日我割那三斤肉，到家一秤，足有三斤十二兩，怪不肯饒油，再給我割三斤。」王朝鳳說：「你是那的，這麼急呀？我先遞過錢去，把錢住回一拉，串子斷了，把錢撒了滿地，屠戶瞧着，就去揀錢。王公差說：「揀錢不忙，你先割肉，錢丟了算我的。」屠戶手執砍刀等候。王公差說：「我割五斤，我二姨媽三斤，廂房三大媽二斤半，倒座房大嫂子二斤。」屠戶一咧嘴笑，說：「我割一分，你再說一分，說了個亂七八糟，把砍刀捺到灌子裏。」王公差說：「咱們先把錢揀起來。」屠戶開聽，這就屈腰揀錢。岐山用大棉襖頭上一蒙，掏出鐵尺，未知勝負，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九回

激將法巧拿好漢

探隱情偶遇佳人

且說屠戶韓道卿，屈腰揀錢，已是中計。張公差忙將大棉襖脫下，往屠戶腦袋上一蒙，王公差站起一脚跌倒，張公差身後拔出鐵尺，照手腕上打去，又照肩膀骨打了幾下。打的那人大聲喊叫：「鄉親們快來救人！」王公差用脚登住說：「你的事犯了，打你不算，還給你個地方。」但見鋪外兵役一齊上來，纏縛二臂，登時人報官府來了。忙設下坐位，兩名公差上前打千回話：「小的二人回老爺，此人乃是欽犯，多派幾個人，押送德州去見欽差大人交批。」文武官回答：「二位上差略等片時，我們自有辦理。」公差答應，站在兩旁，縣官與守備吩咐帶過屠戶來。下役答應，把韓道卿搭來。縣官說：「屠戶把你所犯原由說清，我好差人行文解你去見大人，內中干係我們考程，照直說，你如有一句虛解，文書輕重難分。」屠戶見問，磕頭碰地說：「小人祖居河間府任邱縣，父母雙亡，並無弟兄，小的一人，飄流外鄉，習學買賣，積攢數年錢財，娶妻許氏，丈人文母去世，並無別的親眷。住在此地，賣肉爲生，已有三年，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不知所犯何事，他兩個人買肉，並不爲什麼，他們動手就打，叩求老爺作主，給小的鳴冤。」列公，這守備乃步兵出身，幼年習學武藝，拿弓把子，捕盜拿賊，數立奇功，爭到守備前程。這位老爺，姓張名光輝，知縣乃捐納出身，姓周名文魁。二位爺說：「屠戶，你叫什麼名字？」屠戶說：「小人叫道卿姓韓。」守備說：「周老爺，你聽聽名字，與來批不對，文書上寫旱道青。」這位縣爺一肚子臭屎，自保身家，那管別人生死，遂却答道：「張老爺，你我何用，就此驚怕，欽差州官，俱是上司，德州人拿的，不用追究，令人抬到車上。」又派地方看守肉鋪，知總與守備一努嘴，早已預備交與內丁，送了些規矩，又求那兩名公差交批，且當張王二公差，先跳上車去，縣裏的捕快丁兵，全上車，半夜就到德州，官差進店歇息。那天將亮，忽聽炮响，就知是開城照舊上車押送，穿街越巷，來到州衙門外。且說德州州官穆晉岐，出州衙，下役跟隨，張岐山、王朝鳳見老爺出來，忙忙上前，跪到報名說：「拿住旱道青。」州官說：「好好好，快帶他來。」下役答應，攙着屠戶，來到角門，該值人喊報，犯人進去。見前有倆人提着脖子，推推擁擁，到了滴水簾下，一齊用力，把屠戶咕咚摔在地，衆役退下，州官侍立一旁，容他蘇醒過來，哼哼有聲。施公說：「拾起頭來說話。」屠戶叩頭說：「小的祖居河間府任邱縣，搬到辛集，娶妻許氏，開豬肉鋪度日，並不爲非作歹，這公差何故，把小的渾身打傷，拿着個大鐵尺打人，不知小的犯了何事，無賊無證，是差役錯拿人了，求老爺作主釋放，得命歸家，焚香念佛。」磕頭碰地，施公坐上暗想，沒有對證，如何招認，一扭頭說：「如此如此，速去快來。」不多時帶進一個人來，跪在一傍說：「小人是地方，在黃莊居住，李家的房後，有個旱道青，伊妻許氏偷跑，並沒音信，屋子裏以後鬧鬼，無人敢住。」施公一搖手，地方叩頭起身而去。施公發怒說：「我看你滿臉凶惡，定是個匪徒，應該先打後問，姑寬恕一日，自有公斷。」人來！「有！」「帶下去，暫且收監，明日再問。」下役把旱道青收監，施公吩咐州官說：「兩名公差拿犯人有功，每人賞銀五兩，家

口受驚，不論老幼，每人賞錢一吊，免差一月。」是「穆晉岐答應，退步回身，出了公館回衙。再言施公與天霸閒談，說些放賬紅土坡的故事，又說旋風引路，掘出尸首的事，施公略有為難的意思。又說道：「本要拿旱道青，雖則是韓道卿一字不同，看他相貌，絕不是好人，沒有對證，如何他肯招認？但聽得他妻許氏，姓李的妻，亦是許氏，二許之中，或有隱情，但此事必須暗訪，恨無其人。」黃天霸歎身說：「恩公這是何言！此事亦不甚難，小人情願効犬馬之勞。」施公慣用此法，明是滿心叫他，偏說不敢勞動。天霸改換行裝，施公吩咐，傳張岐山、王朝鳳，示諭明白，一同天霸，暗暗出了公館，直撲德州大路，翻鄉而去。路上張岐山說：「將爺，咱先去先奔黃莊。」天霸說：「先訪李姓妻許氏的年貌，素日的行爲，合李性的形影，訪真了，好上辛集，再訪拿韓道卿。」將許氏年紀形容，兩下一對，便知詳細。」岐山說：「我們聽將爺主意而行。」天霸說：「是，是，快趕路罷。」說說笑笑，來到黃莊，進村進了酒店。岐山說：「大哥給點現成酒菜來。」酒保說：「有有有，油炸菓子，全都現成，坐下坐下，我拿火先吃衫烟。」三位坐定，忽見又進來三人，公差認的是二個看尸首的，一個是地方周義，見了笑說：「一陣坐一桌，讓天霸上坐，衆人一圍。」岐山說：「周哥，你是此方地理圖，有偷跑的，姓李妻李氏，你可知道麼？」說：「上差你不問我，我也不說，我是此方根生土長的，誰家我不知到，偷跑的男子，姓李名貴，外號醉鬼，趕邊豬爲生。」岐山說：「李醉鬼趕邊豬。」周義說：「不錯，常不在家，他住的是黃隆基的房子，管家常來往，無人敢攔，不知因何逃走。他妻許氏，真是個風流人物，不是我說戲謔話，我到常去，男的不在家，我們就去見許氏，叔嫂相稱，愛鬪個嘴唇，說些皮笑話，拉倒咧，沒別事情，那許氏的容貌，鄉村之中，並無二個，長細軟的楊柳腰，髮如墨染，柳眉杏眼，耳帶排環，容長臉面似銀盆，牙齒如石榴子，十指尖如春筍，玉腕佩金鐲，滿手的金銀戒指，金蓮不到三寸，曲兒唱的更妖，怎見得有詩爲證，詩曰：

漫道傾人事豔妝，不塗脂粉正相當；柳腰軟擺風中韻，蓮步輕移水裏香。一點秋波含意味，十分春色洩行藏；有情如此誰無感，除却無情不斷腸。

這許氏歲數，今年二十六歲，他是三月初六日子時，就是一樣可恨月下老天不公平，配了一個醜漢李貴，我說並不是虛言，這裏有個原故。德州城東北有位黃莊頭，他有兩名管家，一個叫喬三，一個叫劉德。這個美人，就是喬三包着。喬霸說：「同有公事，酒要少吃，叫他們揀去，咱好趕路。」岐山說：「離辛集不遠，咱到了就住張家店，我那裏相熟，好會店主人打聽打聽事情，放着實犯，好回來繳功，大人一喜，至少又賞銀五兩。」天霸心中不悅說：「大丈夫當求名節，賞銀幾兩，我都不要，全是你們的。今晚我去，大事就成，晝夜我進內院，你倆在外聽候，若有知會，不可怠慢，凡事要加小心。」公差連說是是，正走，抬頭看見辛集，

直奔張家店，店小二笑道：「昨日得了美差，連被蓋都不要咧。」岐山說：「昨日押着犯人回去的，那得工夫，快拿臉水茶壺。」

「是。」登時全都運來說：「請問三位爺先用酒，先用飯。」天霸說：「一齊用。」

「是。」答應，隨即端來說：「爺爺請用罷。這又是一隻雞，三斤肉白煮來的，三斤餅隨後就到，止喚酒吃肉。」張岐山想起說：「將爺想跟我們走這一遭，還沒有領教爺爺貴姓高名，那裏人氏？」

天霸微微冷笑說：「祖上家鄉，不必細表，子不言父諱，愚下姓黃，名天霸，初在江都跟知縣，不算有名，人盡知。黃某年幼習武，家傳刀法，外有鏢鎗三支，百發百中，勦滅賊寇，飛簷走壁。方在山東，拿住紅土坡賊人于六，方成幾百嘍兵，全都趕散。今保欽差到此。」

二公差嚇得魂飛魄散，忙站起來，躬身施禮，滿臉陪笑說：「我兩人實無知，是失敬，求爺爺就代恕我們愚蒙。」

天霸說：「豈敢，豈敢，咱們同是當差，無分彼此，請坐請坐。」依舊坐下共飲，讓酒讓菜，倍加欽敬。飲畢，三人出店，公差引路，登時來到韓屠戶門口。天霸閃目觀瞧，見兩邊有夾道，通後街，鋪後就是住房。看罷說：「二位少待，等我越牆而過，聽聽動靜，千萬不可聲張。」

二位說：「是是。」天霸遂走到牆根，一伸虎腕，縱身上去，輕便如貓。二公差點頭說：「他的話果然不錯，咱倆藏在暗處等候。」

那天霸在牆上移動時，聽見房中有人咳嗽，爬身輕移後坡，依房脊伏身聽了一會，院中無人，移身前簷，伏身靜聽。屋內有人說話，咳嗽一聲，姣似鳥音，說：「相公不要害怕，拙夫被人拿去，並無別的親故，只管放心，就是晝夜同歡，也沒人來哼一聲，若同外人，就說你是我親兄弟，還怕什麼？奴爲你常在門前望瞧，一時不見，我坐臥不安，忘了親夫，廢了人倫，總是愛你的心盛。」

又聽一男子說：「自從那日瞧見你，我的魂就飛了。」

天霸在房上句句聽真，只氣了個肺炸，一翻身輕輕落地，回手拉刀，要把狗男女一刀一個，立時殺了。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回

李醉鬼冤沈得釋

韓道卿惡滿遭擒

且說許氏勾引情郎，正說到情密之處，天霸那裏容得，恨不能刀剗兩段。又聽姣聲說：「我的真心，都掏出來了；你可別對外入說，別嫌我殘花敗柳，侍奉郎君，管叫你趁心如意，我那本夫姓李，叫李貴，同着韓道卿作伙伴，趕邊豬爲生，因此人常到家，不分內外，這就是奸從夫勾引犯人入門，背着我夫，把奴奸騙，奴家不准，他就是要命把奴拐到此處，叫奴家日夜愁思，那日看見相公，必是好人，你我到了一處，到老我也沒二心。我叫許金蓮，又叫三姐，今年二十六歲，本是屠戶強佔，我也沒法，可喜他被入拿去，一定當堂拷打問話。」

不表。且說張岐山自從天霸上屋，忍不住叫王朝鳳，托着他上牆來探頭聽話，只聽見有男子聲音，心中納悶，屠戶被拿，該剩他妻一人，那裏的男子聲音，想是天霸也行苟且呢！必得下去瞧瞧，我才放心。想罷，雙腳踏地，咕咚

的一聲，驚動屋裏淫婦，說道：「有人。」奸夫怕的捉好的，急忙站起，也不要美人吻，開門往外就跑。天霸見了，一個箭步，伸手抓住，說：「你這娼婦養的，往那裏跑？」只抓的他渾身篩糠相似，屋內淫婦大聲喊叫：「街坊爺們，不得了，有賊了。」這一喊，叫前面看鋪子的二人驚醒，連忙扒起，穿上衣服，一個使鐵尺，一個使鑷子，忙開後門出來，竟奔天霸，好漢一見，忙把狂生往張頭那邊一捺，咕咚栽倒，張岐山上前按住。天霸回身，不慌不忙，瞧見鑷子，就將身子一閃，讓過，隨跟進步，去使了個黃鶯搗蒜，抓住了，復又一推，咕咚摔在地下，只是哼聲不止。後面那人着急，一個箭步上來，掄起鐵尺，照腦袋打來。天霸一閃，鐵尺打空，使的往前一栽，天霸趁勢一拳，打了個嘴按地，啞啞啞啞。張岐山按着狂生，猛然想起，這兩人必是看鋪子的人，連忙說：「將爺別打，問問他們，是作什麼的，我門是奉欽命前來叫差，你們是什麼人？」二人聽得這說，連忙扒起說：「我們是縣中捕役，奉命看守肉鋪，忽聽裏面有賊，那有不管之理？那知道全是自己人，求上差息怒，算我們在聖人門前，賣百家姓。」躬身連求恕罪。天霸帶笑說：「方才二位直撞過來，若不急閃，早着了重傷。」捕役說：「不知上差到此，求恕求恕。」天霸說：「天大亮，你們去一人到縣，如此如此，快去快回。」回說：「是。」一人先到肉鋪，取了幾條繩子。天霸吩咐把這奸夫網上，再去網那許三姐。且說那三姐早聽見好漢告訴縣差，那一片言語，自料自己的事情，遮掩不住了，聽得渾身冷汗，粉面焦黃，也不敢浪叫。又見公差進房，知道無法可使，只得任憑差人，繩拴脖頭。此時衣服不穿，好把縣差也招出邪僻來了，不住的手摸，啞啞，給他拉衣裳，叫：「小娘子慢慢的，不看歪着鞋尖，多蒙你作晚上給酒喝，你敢是要朋友，叫你瞞哄了許多，不是上差在外，早把你接下了，快些走罷，好給你我對去。」拉過奸夫，練在一處，霎時天亮，招惹的閑人齊來觀看，也有說武祿春宦門弟子，不該這樣下賤的，也有罵淫婦欺夫偷漢的。衆人正圍着看笑話，忽見狂生的寡母跑來，見兒子犯法，一陣子發叫，大罵：「武祿春好小子，放着書不念，幹出這無恥之事，看你怎麼見人？」又罵聲：「小娼婦，我好端端的兒子，叫你這無羞的小娼婦，引誘壞了，你心下何忍？」罵着趕上去，就打被衆人上前攔住。又見縣中那名公差回來，望天霸說：「將爺，我們縣主說，多多拜上，縣主有皇差，不能面會，令派大車一輛，馬一匹，護送兵四名，這還有點茶資，望你將爺笑留。」言罷，雙手送過天霸，一見，笑而不言。望着岐山朝鳳說：「你們兩哥替我收着罷。」張王聞聽，滿臉陪笑接過去，是一大包銀子，真是喜出望外，入了腰包。黃天霸換了衣服，說：「我先騎馬回州，去見大人，你們隨後押解速走才好。」二公差回答說：「將爺，諸事交給我們倆罷，放心先請。」縣役引領出門，好漢上馬，一抖絲韁，騎馬如飛而去。先回德州，且說天霸沿路加鞭，早進了德州城，來到公館，正遇施公辦理公事，看見天霸，滿面堆歡。天霸單腿下跪，口內稱：「恩公。」把一往從前，細稟了一遍。施公點頭說：「此事已定，且請坐下，多受辛苦。」黃天霸侍立一旁，且說二犯人

的車到州衙門首，那些同事的，見張岐山王鳳朝得了差使，上前問明白原故，無不歡喜。岐山叫聲：「曹頭，你去替我們回一聲，好交差銷票。」曹頭點頭說：「交與我罷，少等片時。」言罷回身進衙，不多時只見他笑嘻嘻出來說：「你二人大喜，官府很喜歡，少時出來，就帶你二人去見欽差大人。」說話未了，只見州官乖馬，帶領跟役出來，見了朝鳳岐山，帶奸夫淫婦，跪在馬前，把一往從前的事，回明了。州官聞聽大悅，連湯嘴說：「好好好，起來起來，快着快着，帶他們去見大人。」言罷打馬先走，書衣喊道：「閃開閃開，大爺來了。」嚇得軍民人等，往兩傍一閃，張王二人，帶着差使，下役跟隨，來到公館。州官下馬前行，率領犯人，來到儀門，知會門上，通報進去。不多時傳出話來：「外面當值人聽真，欽差大人吩咐了，叫州官急速回衙，全班伺候，大人立刻上州衙升堂理事。」穆印岐連嘴說：「是是是，」急忙回身出公館上馬，衆役帶着衆人先回。內丁又吩咐派執事全班，伺候搭轎。「哦。」該值答應。忽見儀門大開，走出賢臣，上了大轎，地方吆喝，青衣喝道，來至州衙堂口，落轎。州官三衙跪倒迎接。施公擺手，二人站起，施公轉上升公位坐下，三班喊堂，堂規已罷，站班齊整。州官三衙站立公堂左右。施公吩咐帶奸夫淫婦：「哦。」三班答應，跑至堂口，大叫：「原差呢帶奸情。」張岐山王鳳朝一人着站，一人進角門。高聲報道：「犯人當堂。」外接聲，公差來至月台，手提鐵鎖，往前一掖，又往後一揜，把二犯咕咚擰倒，跪在地下。施公說：「拾起頭來。」兩旁施威，奸夫淫婦，戰戰兢兢，一齊抬頭。施公細看奸夫，年歲不過二十上下，白面焦黃，兩眼垂淚，相貌透着斯文。又看淫婦，雖是驚恐，尚不甚怕，香消粉退，暗藏春色，不過二十多歲，像有淫行，舉止不穩。施公說：「武祿春要你實說原委，若要虛假，立刻就動大刑。」武生見問，垂泪說我父舉人，早已辭世，剩下寡母孤兒，子不言父諱，文生武祿春，自十六歲入泮，今年二十一歲，閉戶讀書，不敢招災。隔壁住着韓屠戶，他妻許氏太輕狂，他夫被捕役拿去，家內無人，文生一時心昏，被勾引過去，說些淫詞，勾引邪情，我想要跑，被他閉門攔住，這是實情，並無虛假。」言還未了，許氏聽得，真氣得柳眉直豎，杏眼圓睜，忘了在大堂上，咧大聲罵道：「娼婦養的，別混賴人，你常從鋪前來往，見了奴家，就發浪聲，幾次調戲，我不理你，怕人恥笑，你見我夫被拿，你才安不良之心，貪夜跳牆去行奸騙，奴家不准大喊救人。」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一回

關好漢下帖吃驚

黃莊頭聞名添喜

且說許金蓮一派低賴之詞，惹惱欽差一聲吩咐皂班，把他揪住，扯開青絲髮，用手揪住，跪在地下，可憐他瘦小腰兒，雪嫩粉臉，挨着磕膝蓋。掌刑的這位少年，曾受過這害，弄的家產盡絕，親友稀少，時常抱恨。今日見此淫婦，不由心中發恨說：「我耿布

順只不顧大人謙疑，我是要多費點力氣。」只聽吧吧幾聲，可憐他粉面含青，玉牙活動，哎啾啾，連聲不止。姣嫩胭脂，如何禁得住這樣重刑。施公看的明白，只見淫婦說：「不用打咧，我全招了，等我從頭實說罷。」小婦娘家姓許，就叫三姐。今年二十六歲，嫁與本村李貴，成就夫妻。夫因家貧，與人抱鞭趕豬，搭了個伙計，名叫韓道卿，常來常往，不分內外。那日李貴不在家，他硬行奸淫奴家，孤身婦女，實是無奈，才把賊從。誰知屠戶大胆，把我親夫殺死，暗暗埋在後院。他怕莊頭知道，才把小奴拐到辛集。奴與韓道卿全牀共枕，其實不是本心情愿。後來才勾引武祿春，郎才女貌，天意該當丟醜，並無一句虛言。」說罷叩頭。施公聽罷，微微冷笑道：「不怕不招。」隨吩咐把韓道卿捉來，衆役答應。登時提到韓道卿，一見許氏，又有一書生，就知他又續了情人，事必壞了，跪在地下。施公叫許三姐，把前話又敘了一遍。施公叫聲：「屠戶！那屠戶怕受刑法，俱各招認。書吏寫了口供，施公提筆判斷。韓道卿謀奸拐騙，傷害人命，該當斬罪。許氏通奸，謀害親夫，照例應劓。文生武祿春，有玷孔孟，雖未成奸，應發本學，革退秀才，死尸掩埋。俟等屍親再領。判畢，拿下。原招把人等親筆供招畫完，立刻帶下收監。解學的送學。諸事畢完，正要退堂，忽見前面那一羣告黃隆基的，一齊上堂跪倒，口尊：「青天大老爺小的們等了數日，不聽呼喚，今日冒死前來，叩乞大老爺與民作主。」施公說：「汝等暫回，我自然有個道理，你等聽傳。」「哦。」衆人站起退出，不表。且說施公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伸手取拜帖，放在案上，筆走龍蛇，頃刻寫完，請酒字柬，望關小西說道：「你只如此如此，千萬留心，不可誤事。本院專候回音。」小西答應，轉身而去。施公這才退堂，上了大轎，復回公館不表。單言小西上路，心中暗想，請皇糧莊頭，他與我無一面之交，那時見他，須得見景生情，不可誤事。才要問路，只見酒旂飄搖，想着喝幾杯，壯壯行色，再去打聽。遂進酒鋪，要了酒菜，一邊喝酒，就問黃糧莊頭的住處。店主一一說知。小西點難說：「多多承教，就此告辭。」又就大道前行，不多一時，只見城牆高大，樹木夜林，深溝繞牆，綠水旋流。走到臨近，又見一座石橋，橋邊有一酒舖，舖內出來一人，大聲吆喝說：「呸，你這廝要往那裏走？未從來到霸王莊上，也不訪訪，不是我看見，再上裏走，還叫狗吃了呢。是什麼人使你來的？作什麼來了？快說一字說錯，先把你拴上。」好漢聞聽，暗想說話不虛傳，他的奴才這等橫暴，那莊頭不用更說了。好漢又往前走了幾步，墮下火性，躬身陪笑說：「位鄉親請了。」那人說：「誰合你是鄉親？有話快說，沒功夫與你勞叨。」小西說：「列位何必動氣呢？我是奉大人之命，不得不到寶莊。」一人帶怒答話：「你說五府六部，朝郎駙馬，王侯公伯，你叫了他來，那個我不認的？你說是那一家？我給你通報。」小西說道：「我奉康熙佛爺，欽點鑾黃旗漢軍三甲喇的施大人之命，到此下帖。」那人聽見，把手往上一揚，說：「哦哦，我想起來了，尊駕貴姓？」小西說：「不敢，我姓關。」那人帶笑說：「關爺要提這位施大人，我更加知道的根底，他祖上海島稱爲寨主，招安平服水寇，主上大陞賞。」

世襲鎮海侯，入了鑪黃旗漢軍，少爺進京受官誥，祖上鎮海口，未嘗動身，二爺升了知縣，因拿桃花寺和尚有功，又欽點山東放糧，想着必是回京交旨，路過此地，他也知我們大爺根底，往來王公侯伯，還有位索皇親七星阿哥，都是朋友，施大人必知道，你來的必是請帖。」小西說：「不錯不錯，真有先見之明，請問爺上貴姓高名？」那人說：「我姓胡名可用是也。」小西說：「沒的說，借重尊駕通稟。」那人帶笑說：「你們少坐片時，待我去稟，若是別的大人下帖，未必能見，這位大人很有聽頭，是我領你同去。」小西遂後跟着，霎時來至濠邊橋頭，有土房二間，簷下挂一小鑼，從房裏走出一人，問：「胡哥帶此人何形？」胡可用將一往從前說了一遍，那人說：「等我打鑼通知，你好帶他過去。」遂舉手連打三聲，回身往屋裏去，好跟隨過了板橋，來到磚堡門首，又走出一人，問明來歷，取槌敲點三聲，門內又出來一人，問個明白，說：「胡大哥咱兩進去，叫這位外面聽信。」胡可用說：「使得。」一人說：「張大哥你同此人作伴，一則看狗，二則叫巡風的瞧見，你好說明來歷。」那人答應，二人進去通報，小西細看宅舍，真比王府威嚴，正是觀看，忽見胡可用出來，笑說：「關爺大喜，我們太爺喜歡，這位老大人一聽說差人下帖來請，滿臉帶笑說：『這位施大人德州下馬，我當先拜望他去，他到反來拜我，連說了幾句，好一位知趣的施不全，我必得回拜他去，正是來而不往，非禮也。』吩咐叫他進見，我告他可得小心，見了必須下跪，太爺若一喜歡，必定有賞，得了賞給我一半見面，結個交情。」小西說：「是了。」胡可用在前，好漢跟隨，暗暗說道：「這就是龍潭虎穴，見面平安，明日准去，要是穩中計，我必先殺莊頭，死也有名，拏定主意，來到南邊一小門，倒廳五間，出廊舍滿院景致，胡可用說：「你就在台階站住，別動，少時我們太爺就出來。」言罷跑出一人說：「小妖們呢？」有：「快收拾干淨，太爺來咧。」只見四個小童，掃揮灰塵已畢，從門外走進一人，衣服鮮明，僕人跟隨不少，小西定睛一看，年有五旬之外，身體胖大，相貌凶惡，黑面大耳，豹子睛，連鬚鬚鬚，鼻大口方，一臉黑肉，頭戴西瓜皮帽兒，紅頂青穗，迎面頂上嵌珠，又白又大穿的是織就五爪團龍袍子，是天藍的顏色，足登厚底官靴，倭緞蟒袍，一色明一步三搖，後跟家奴一羣，到了倒廳，坐在椅上，吩咐說：「快帶來人，叫他說個明白，我好回拜施大人。」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關小西假請惡霸

賽鄭恩暗算忠良

話說關小西看罷莊頭黃隆基，原本生去惡相架子，款式不俗，腹內說：他雖鄉下人，一切房屋陳設，甚是精緻，比京都旗下老爺們不矮短，我將才見他，這一副兇眉惡眼，我今到此，還不知吉凶怎樣，不表小西暗自思慮，單言莊頭在椅上坐定，笑着說：「

叫施不全打發來的小廝進來，我問他話。家丁答應一聲，望小西說：「那人跟我來，太爺叫你呢。」好漢聞聽，並不答言，舉步上前，假充愕怔，兩眼可直睜着莊頭，從懷中取出字柬來，往上一遞。黃隆基有點心中不悅，點頭說：「啊啊啊！」了幾聲，伸手把字柬接過，搖着頭說：「小廝見了你太爺，也不下跪，也不叩頭，別說你哥哥兒，就是你主人施不全，見了你老爺，也得哈哈腰兒罷了。打狗須得看主人，太爺今瞧施不全之面，暫且恕你出去，外邊站着。」家奴一齊大聲說：「愕頭青聽見了沒有？太爺恕你不跪之罪，出去站着罷，快去。」小西仍不答應，暗說爽利充撈，轉身出門下台階，還在原處站立不表。且說莊頭用手從封筒內取出字柬，留神細看，只見上寫着：

本巡按施奉請

台駕光臨，明日候教，勿却是幸。

莊頭看罷，點頭扭項，望家丁們帶笑說：「施不全先作順天府，我見過他，生了個四六不成材，可笑萬歲，就看上他咧，陞爲欽差大人，耳聞有個他聽頭兒，會想邪錢，故此我喜歡也，又是好漢的後代，他也知道咱家爺們，有個名望，因此才下請帖，請我相見，這要是六部九卿大人們，那有工夫會他們呢？」言罷，把紅柬放在桌上，站起就往外走。走着說：「叫那小廝等着我，施不全眼內既有我，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就此更衣，同他進城，會會施不全大人纔好。叫用陪着賞他杯茶吃。」除却胡可用，餘者跟着莊頭，一擁而出。且說胡可用見衆人俱去，左右無人，他上前伸手把小西一拉說：「你到台階上坐着歇歇。」小西答應，二人一齊坐下。胡可用低言說道：「關爺，你造化不小，他不下跪，竟免了一頓腳踢，那時老爺回來問話，你跪下罷，光棍不吃眼前虧。」小西故意遲了一會說：「我知道了，不用囑咐。我有一事不明，說是院中狗多利害，爲何不見狗的影響？」胡可用說：「關爺不知宅內惡犬，足有一百多隻，派四個人喂養，都在北角，白日圈起，更定這纔撒開，外人給起了外號，太皇莊叫作惡狗村。」小西點頭，不表小西可用敘話。且說黃隆基家奴跟着出了南院，來到自己住房，進內更衣，家奴都在門外伺候。忽見大管家喬三來到，衆人一齊站起，個個垂手侍立，如同侍候主人一般。喬三見衆人侍立，便說：「孩子們坐着罷。」又問：「太爺呢？」衆人見問，即將施公下帖之事，回了一遍。喬三說：「幸而我回來，幾乎投入施公套圈，等我進去說罷。」邁步入內書房，但見莊頭更衣，喬三上前打千回話說：「太爺不用更衣咧，奴才有話，回明了太爺，可行可止，再細酌對。」莊頭點頭說：「有話起來講。」喬三站起，侍立一旁說：「小的今早進城，到當鋪鹽店燒鍋裏算帳，再開施不全把告咱爺們的呈狀，收的不少，他差人下帖入城是計，太爺此時恐有不利。」莊頭說：「依你那樣辦法？」喬三說：「依小的拙見，仍打發來人回去，到東院與響馬商議商議，今夜

叫綠林朋友去幾位，潛入金亭驛，行刺如何？」莊頭聞聽說：「此計最妙，就先打發來人回去。」喬三答應，望衆奴說道：「你們跟我去見投帖之人。」衆奴答應引路，霎時進了南院。胡可用看見喬三，連忙站起，低言又望小西說：「你快站起，我們管家喬三爺來咧。」小西只得站起，偷眼觀瞧，但只見一人出來，進到廳中，叫聲：「爾等快請那人來。」一人答應出門，眼望小西說：「喬三爺請尊駕呢。」好漢聞聽，暗說道：「這事有些差了。」莊頭說更衣出來就走，爲何此人來打發管家出來呢？又加一個請字，其中必有原故，見面聽音，便如詳細。想帶笑說：「不敢。」跟那人進去，但見豪傑站起身說：「看坐。」有一人拿過一張椅子來，放在對面說：「上差請坐。」小西見惡奴帶笑，以禮相待，只得陪笑回答說：「爺上請坐，我小的有僂了。」小西對面陪坐，喬三扭頭，又我：「看茶來。」衆奴答應走去，不多時，託盤端了兩杯茶，先讓小西，然後遞與惡奴。喬三茶罷，接茶杯，喬三望小西陪笑開言說：「家主進內更衣，纔要進城，心疼不止，老病忽發，不能前去，尊駕回去，善爲周轉，容日病好，必去陪罪。」小西回言：「好說好說。」就要告辭，喬三復又囑託說：「多有借重了，胡可用送上差出村，小心惡犬。」可用回答曉得，眼望小西說：「我來送爺出莊。」好漢站起身來，喬三說：「失送，望祈包容。」好漢回言：「不敢。」喬三與小西哈腰而別。小西在後，可用引路一同而行，到了莊外，二人拱手而別。小西走着，心中暗想，我看惡奴言談禮貌，強於他主百倍，他給家主託病，心內却又見說一邊走着，一邊想，霎時來到金亭館，面見施公，將已往之事細說一遍。賢臣點頭，心中爲難，請他不來，拿他又費了事，衆軍民呈狀無數，無人原案，如何是好？忠良眉難一縐，計生心來，一擺手，小西退閃。賢臣忽聞天霸在一旁冷笑，施公暗裏察見，待小西出去後，明知故問：「壯士冷笑何故？」天霸見問，只得上前打千說：「老爺容稟，想莊頭那廝，不足爲懼，久聞綠林中有有人講說，他手下有個管家喬三，外號飛腿，他手下使單鞭，坐騎烏馬，黑面目，滿臉鬚鬚，文武都通人，送他外號叫賽鄭，專愛結交盜寇，招聚能人，窩藏好漢，足智多謀，心毒心狠，莊頭見帖，真心前來，打算是要與大人交好，忽又推病，必是喬三識破，有的機關，攔住不叫主人前來，其中定有惡計。依我細想，或者他夜遣賊人到驛館來害老爺，千萬提防纔好。」賢臣聞聽，心中不悅，說：「壯士此言差矣，惡人不過叫賊人來害施某，我想就算他文武精通，怎奈有官兵晝夜巡查，何足懼哉！」黃天霸微微冷笑說：「恩官所想，雖是如此，怎奈暗箭難防，他並不講爭戰之勇，依老爺想，白日有兵將堵擋，夜晚有城守巡捕，自古道：『能人背後有能人，』不可不防。想當初江都縣衙內巡邏，衙外兵丁，恩公燈下觀看案稿，我小人晝夜進內，誰人知曉？」施公被天霸幾句話說的，低頭不語，心中有些恐懼，不好明言。暗想，明有防備，暗來行刺，令人難防。當日天霸行刺，不虧我三寸之舌，焉有今日思慮了一會，有些胆怯，可不肯帶出懼色來。反到含笑說：「壯士，依你怎樣呢？」好漢說：「那用恩公挂心，古云：『年年防火，夜夜防賊。』就

只小的與小西二人，自己防備，我在戶上，他在地下，每夜如此。大約賊人有天大膽子，白日也不敢來，即便夤夜行刺，不過二人，何足懼哉！施公點頭，即囑小西一同預備不表。且說喬三打發小西去後，到東院見了衆綠林，說幾句套話，一齊坐下，吩咐廚役收拾酒菜，與衆寇飲酒閑談。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黃天霸信義全交

話說惡奴喬三與衆綠林飲酒閑談，正飲在半酣之際，纔要提敘謀害之話，忽然跑進一人，走到喬三跟前，躬身帶笑說道：「莊外來了一人，年紀三旬上下，身形瘦小，穿平常衣服，坐騎白馬，身帶弓箭，拔一枝飽頭眼，望空中射去，墜下用弓梢接來，滴溜溜一轉，接在手中，把弓箭插在囊中，下馬躬身，口稱「線上的來到，借重通報一聲。」小人特來回稟知。」喬三尚未答話，忽見一位老江湖帶笑說：「三弟此人來的正好，我們正想施不全奉旨山東賑濟飽載而歸，截他些路費，哥們也好各奔前程，連連在此攪擾三年，我們心下不安。」喬三聞聽，知道這家好漢，乃響馬的瓢把子，姓褚名彪，年有五旬，渾身武藝，手使雙拐，一匹甘草黃馬，一日能跑三四百里，那馬好像透骨龍，每日吃的都是小豆。惡奴見過他的本領，敬之如神，連忙帶笑，尊聲：「老仁兄，我却似同胞，何言攪擾二字，不知來的此人，怎樣稱呼？」褚彪說：「此人姓朱名光祖，我素知他是真正好漢，少時請進，須要接迎纔好。」喬三說：「快請。」那人答應，轉身出去，霎時回報，那人到了門前，喬三連忙站起，同衆接出，開去。褚彪忙叫：「接馬。」上前拉手，光祖帶笑問：「太爺好。」褚彪答言說：「三弟好。」又說：「老弟過來見見，這說是我常提的黑馬單鞭的喬三爺。」朱光祖聞聽，鬆手往前緊走兩走，與喬三拉手兒說：「久聞三太爺尋聖明，今日特來拜望。」惡奴回答：「不敢，兄台過獎了，久聞大名，今觀尊顏，三生有幸。」朱光祖謙遜了一會，只得先行，一同衆盜進廳，讓坐分賓主位坐下，又添酒菜，敬酒已畢，席前說道：「施公現在德州下馬，不日回京，咱們借些盤纏，想煩勞衆位，白日喬妝扮作平人，混入德州城去，覓夜齊進金亭驛，殺了賊官，施不全，搶去財物，衆位只管四散。」朱光祖嘆哂的笑說：「列位兄台，休生暴躁，古人云：「將在謀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喬三聞聽，答言：「若依賢弟，怎樣辦法？」光祖道：「這點小事，何用大衆進城，交給小弟，只須如此這般，便可成功。」褚彪說：「別說過頭話，事若不成，可奈何？」光祖聞聽，微微冷笑說：「仁兄不必小看我，我與仁兄一別幾年，備訪明師，受異人傳授，善能飛檐走壁，衆位不信，當面打扮與衆位看看。」光祖安心要顯顯本領，與衆觀瞧，把衆人請至當院，光祖躡躡躍躍，上房越脊，不亞如猴猴一般。喬三觀之大悅，褚彪連聲誇好。褚彪說：「愚兄與弟相別幾載，那知你強勝十倍，我們大家恭敬三杯。」光

祖不好辭脫，帶笑說：「小弟謹領。」褚彪說：「千斤重担，老弟不得卸肩了。」朱光祖酒已半酣，站起來說：「我既獻醜，就有心兜攬，殺了不全回來好獻功。」褚彪說：「賢弟把人頭帶回，方不負綠林好漢。」喬三吩咐喚酒，先與朱賢弟慶功，忽聽朱光祖說：「小弟此去，不過天交了五鼓就回。」喬三與衆寇聞聽不表。且說施公與天霸計議停妥，酒飯用畢，不覺日晚，乘上燈燭，吩咐各去方便，非呼喚免到，衆內丁答應出廳，回身把榻扇掩關，雖不敢遠離，却去偷安躲懶。剩下施公一人心中事煩，回手由案上取過稿案來展開，燈下觀看，但見呈詞上莊頭所犯，盡是十惡不赦之罪，暗想下帖謂他不來，怎麼得完案？想了會子，不如我明日親身到霸王莊拜望，就中行事，何愁拿不住莊頭？想罷，不由心中大喜，不言賢臣閱看呈狀，却說朱光祖與衆寇談至天晚，好漢復又換上那一付行頭，外罩一件大衣，告辭衆寇。衆寇把他送出堡外，光祖兩腿如飛，來到城下，看了無人，天黑無月，把身上大衣脫下，捲了捲掖，在破壁之中，聽子聽鑼打一棒，好漢讓城上巡夜兵過去，施展走壁之能，扒入城牆，復又縱下，腳踏實地，忽又想起說：「哎，我好粗心，初至德州，又不知驛館在那巷內，該問明方是。此時天黑，即便問信，我這式樣漫說討信，只怕人一看見，就準嚷喊拿賊，反不成刺，還把拴上呢，這可如何是好？」爲難多會說：「有咧，我住不溜着竊聽私語。」看官常說無巧不成書，光祖正在思想之間，那邊來了二名更夫，一夫打鑼，一夫打梆搖鈴。此差乃大人下馬後，所新添的，先前止一人打梆而已。且說好漢讓過二名更夫，暗暗溜湫着竊聽，只聽那邊那個打鑼說：「張老弟，你須要屁股搖鈴，手打梆子，往年差使，定更打鑼，今欽差到此，官兵不巡邏，新近又添這些夜防嚴密，半夜必到金亨驛點三次卯。」說着一直奔金亨驛而來。朱光祖跟着更夫，到了館驛，更夫去到館內點卯，他就在此圍牆繞走，但見前面大門之外，更房那三面，全是風火後沿，看罷走到後拐角，脚朝上，頂朝下，雙手抱住牆角，雙膝用力，霎時上去，爬在牆上，隻手一挺，上身一擰，翻身走起，又用隻手扶瓦，身形一挺，站起，掌手遙望。但見羣房前面有燈，後面黑，暗無人，兩邊配房一邊房內有亮，一邊黑暗。又看正廳三間，前有捲棚，屋內透燈光，門窗關閉，寂無人聲。好漢看罷，暗說：「施不全合該你命盡，但見一面割下人頭，帶回好見衆家兄弟。」不言光祖房上暗想，且說黃天霸關小西二人，早已議定。天霸令小西暗裏躲藏，拋磚爲號。天霸在正廳抱廈之下爬伏，小西在暗堤防。黃天霸此時早拿定主意，想着兩邊房後，並無進處，必得從前面進去。好漢忙把鏢取出防備不表。並說朱光祖看罷，一伏身頓牆溜下，竟奔房後，打算必有進路，潛蹤來到房後細看，但見沿下橫窗一溜，下面是牆腹內說何不上去，隔窗偷看動靜如何？再找別路進去。想罷走到牆根，把身一蹲，往上一躡，嗖一聲縱起身形，伸雙手搬住窗台，又把身子一擰，輕輕上了窗台，拉在上面，扭項用舌尖破濕紙窗，一支眼往裏偷看。從上往下一出溜，輕輕脚沾實地，繞過後面，回手腰內取出兩把板斧來，隻手把定，直奔抱廈而走，來進門前行。

刺且說抱廈下的黃天霸地上暗處藏的關小西，他二人早已看真。天霸此時把鏢擎在右手之中，暗罵：「好個囚徒，竟敢來在金亭館行刺，那知有賊祖宗在此等你？」言還未盡，只見賊人相離不遠，好漢一聲大喝：「呸，賊人休走，看某鏢到。」把右手一揚，單撒手只聽吧的一聲，天霸安心要留賊人活命，往下三路打去，鏢中大腿，哧啾啾，光祖纔要轉身逃走，黃天霸聽賊人中鏢，忙忙跳下。小西聽見啾啾一聲，慌忙打了一箭步，從黑暗處吱一聲，躡至面前，舉刀就砍。天霸一見，連忙嚷道：「留活命要緊。」小西聞聽，擎住利刃，話言未了，忽聽賊人大叫道：「使鏢的莫非是黃天霸？」好漢一聽聲音甚熟，連忙回答說：「中鏢者別是朱光祖罷？」小西一邊聽着發撈，但見二人，他一個丟斧，一個插鏢，湊到一處，執手相親，這個問：「仁兄一向可安？」那個說：「老弟近來可好？」小西聽了聽，這纔醒過來，咧，抱刀說：「你們二位既然相好，乃是一家人，快請這位進房一敘，有何不何？」天霸回答：「此言有理。」望着朱光祖說：「仁兄請。」朱光祖說：「老弟且住，等劣兄把鏢還你，然後討坐。」言罷，彎腰用手拔出腿上那支鏢來，雙手一遞，帶笑說：「劣兄的賤肉皮破了，老弟有藥，休怪休怪。」天霸帶笑回言說：「小弟斗胆，傷了貴體，求恕。」忙回手從錦囊內取出一包靈藥，打開與光祖上在傷痕之處，立刻止血，血不痛，光祖彎腰拾起雙斧，插在背後。天霸將鏢入鞘，他兩個手拉前行，小西在後。三人進了屋內，分賓主坐下，小西將刀入鞘，挂在壁上，走出去不多時，端進茶來，每人一杯茶罷，黃天霸帶笑說：「小弟請問一言，不知仁兄受何人之託，前來行刺？」一句話問的朱光祖面紅過耳，遲疑多會說：「罷咧，此事真把人羞死，老弟跟官，劣兄實不知情，問聽人說，施大人趕到德州下馬。」二人正在講論，忽能有人咳嗽一聲，天霸說：「這必是欽差大人前來商議此計，怎樣行法？」不知商議什麼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賽時遷暗保賢臣

施大人誑捉惡霸

話說黃天霸正與朱光祖私相談議，忽聽窗外有人咳嗽。天霸一聽，知是施公聲音，低聲說道：「大人來了。」光祖聞聽心怯，望見天霸說：「老弟，我是躲避不躲避？」天霸說：「不用躲避，大家叩見便了。」朱光祖回答說：「遵命。」言罷，天霸小西當先，朱光祖隨後，見了施公，自己通名，雙膝點地說：「小人乃盜寇罪人，今叩見大人。」施公聞聽，不解其意，忙問：「天霸，此乃何人？」天霸見問，打千下跪，忙將已往之故細言一遍。賢臣聞知，如夢方醒，點頭說：「原來如此，快請同到正廳相議。」天霸聞聽，忙讓光祖站起，賢臣起身前行，三家好漢後跟，同進了倒座正廳，三家好漢待立兩旁，老爺帶笑說：「關壯士給朱壯士看坐。」小西答應，立刻設下坐位，朱光祖側坐，賢臣望天霸小西說：「衆位不必拘禮，一同坐下，好公議。」二人回答：「小人斗胆。」言罷

同在光祖右邊一齊坐下。施公帶笑開言說：「三位義士，這事怎樣？施某領教。」表過天霸心直口快，一句話也藏不住，一聞賢臣之言，忍不住先就答話。施公也知他的秉性，但有點事兒，明用他又不肯明說，必須賣暴醜魚，好叫他應承，即便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且說天霸見問，口尊：「恩官，這有何難？小人到有一條莊水拿魚之計，老爺只須如此這般。朱仁兄回莊，見了皇糧莊頭管家喬三，只得隨口說過，再與綠林朋友說明，借兄台虎威，替恩公美言一二，大家同心合意，明日大駕臨霸王莊，裏應外合，拿惡人如探囊取物一般。此小人拙見，未知恩公與仁兄意下如何？」賢臣聞聽，點頭稱讚。朱光祖亦咂嘴說妙，此計亞賽孔明，正議論間，忽聽更鑼已敲三棒，施公要留朱光祖款待酒飯，好漢再三告辭，老爺同天霸小西送至院內，光祖告別，走到牆根說道：「吾去也。」但見他把身形一蹲，往下一扭，腰又往上一縱，嗖一聲躡上牆頭，由牆越房，展眼不見。施公點頭，不好明言，腹內說：「哎，今夜不虧小西天霸，險遭毒手。」嘆罷回步，進了倒廳，二位好漢相隨進廳，天已微明，內丁獻茶，茶畢淨面更衣，吩咐內丁傳出話：「教馬步兵北門外扎營，文武官員來見，一同本州知州到皇莊拜客，不可遲誤。」內司答應，立刻傳齊文東武西，魚貫而行，來至儀門，該值人高聲喊道：「文武官員至廳台，各按品級行參拜畢，平身侍立兩旁。」施公按天霸之言，早已寫定字柬，幾封封簡上寫着文武職銜字號，內詳要事，恐機不密，走漏風聲，使各官自看，按柬而行。老爺座上看文武整齊，心中大悅。施公手擎字柬，對各官道：「爾等接本院字柬，各見明白，驛外等候。」且說天霸見施公吩咐已畢，走到小西身旁，把嘴伸到他耳邊，低聲悄語，說了幾句。小西點頭，又把王殿臣郭起鳳，拉到身後，低聲說：「如此這般。」施公見好漢事完，座上高聲吩咐：「抬過轎來。」轎夫將轎搭上滴水檐，施公上轎，三聲炮響，出了轅門，全分執事，文武官擺隊而行，通城兵丁前後護圍，好似一窩蜂，登時來到霸王莊外。賢臣吩咐：「停住執事，就在此屯扎，不可前進。」下役答應，又叫：「小西！好漢忙至轎旁，下馬打千，一旁躬身侍立。」賢臣說：「你來過，還得你去答話纔好，就說本院親身來拜。」小西把馬亦與別人拉定，邁步走進。原先那座酒館之內，可巧胡可用又在鋪內，就將施公前言對胡可用說了，不表。且說八人轎抬至酒館，胡可用一見點頭說：「使得，跟我來。」胡可用在前，八人轎在後，霎時來至板屋瓦房門首，仍然前次打鑼，過來轎至磚堡門首，八人轎落地，叫家好漢，並不騎馬，都在轎旁兩行侍立。胡可用上前報與看門之人，看門人復又擊點三下，點聲未住，忽見跑出一人，問明來意，回身進門，通報莊頭黃隆基聽家奴稟說：「欽差親身臨門拜見。」即便追問來人道：「欽差帶了多少人馬？」下人問答說：「帶來的文武官員，都在橋西，就只主僕五人過橋，現在西堡門外。」莊頭點頭說：「呵呵。」心中暗說：「欽差此來，並非歹意，昨日下午帖拜請，很該先去回拜，誤聽喬三之話，未曾進城，他又親身來拜，再說去見喬三，又不在跟前，只恐變生不測，再說不見，來而不往，非禮所在。再者他

乃奉旨欽差職分非小，出京就是關外天子，大有威權。兩次不見他，若一惱，怪罪下來，那時反爲不美。一沉吟多會，忽然轉過一個少年來，不過十六七歲，眉清目秀，俊俏風流，不亞宋玉之美。走到莊頭，跟前嬌聲媚語說：「太爺不必遲疑，欽差乃奉旨大臣，親身來拜，是要與咱交好，倘有什麼歹意，早就出簽票，撥官兵衙役，圍困住咱的村莊。剛纔人說，只有執事都屯在堡外，雖有官員跟隨，並未過橋，門口只一乘轎，跟隨四人，何用等喬三商議，速去迎接纔妙。」隆基聞聽，忙把衣服換上，帶着四名小童，出了內院，衆家奴見家主出來，隨跟上許多。莊頭一擺手，家奴站住。莊頭與小童五人，前共後而行。臨行復又吩咐家奴說：「快殺豬羊，叫廚子治齊筵席。」主僕五人出門迎接，欽差不表。且說賢臣正在轎內觀望，忽見大門出來五個人，相離不遠，但見當先一人，頭戴絲絨秋帽，大紅絲縷，石青襖褂，四爪團龍天藍緞袍，腰繫絲帶，荷包飄帶，兩邊相配，足登齊頭官靴，粗眉大眼，鼻高唇厚，兩耳有輪，方字大口，却生滿臉橫肉，半部鬚鬚，年紀約有五十開外，款步而行，後跟四個小童。老爺看罷，暗說：「必是莊頭出門。」四家好漢都在橋左右侍立，單等吩咐，不多時，莊頭走至莊前，口尊：「欽差大人在上，莊頭要知大人駕到荒莊，禮該遠迎，纔是迎接不週，莊頭在大人轎前請罪。」言罷，故假妝屈膝，到像下跪的模樣，其實肆慢，不肯跪下。施公一見，正中機關，老爺也連忙帶笑，在轎內躬身回答說：「施某拜見來遲，休得見過。你我乃通家之好，何必多禮。人來。」天霸小西答應，轉過轎前伺候。賢臣故意擺手搖頭說：「賢契免禮，快請起來。」莊頭聽賢臣很謙虛，他更妝下跪的樣式。老爺說：「快攙起來。」天霸小西二人上前，早已定下牢籠妙計，他二人進前忙一伸手去攙莊頭，不知是計，反把兩支胳膊遞與兩家好漢。天霸小西各接住莊頭一支胳膊，用力往上一端，跟進步往後一擰，又用力往上一擁，按倒惡人，嘴朝地，莊頭着急扭項，纔要問故，忽又走過郭起鳳王殿臣二人，彎腰把莊頭的兩條腿拳上，回手腰中取繩，遞與天霸。天霸忙把惡人黃隆基繩縛二臂，又一回手，亮出單刀，用刀背把惡人兩膀打傷。小西飛身上馬，天霸與郭起鳳二人把惡人搭起，遞與關太馬上，接緊了。各人復又回手，都亮出兵器也。一齊上馬。施安此時不敢怠惰，取火早把鐵銃點着，只聽咕咚響亮一聲，他便回身上馬，齊催坐騎，往回頭奔走。雖說把惡人倒剪，仰面橫担馬上，他却不住的掙扎。天霸說：「哥下馬來，把這囚徒收拾收拾纔好。」郭起鳳答應，忙下坐騎。天霸說：「關兄，你把惡人推下馬來，等我兩個，把他收拾妥當纔好，省的叫他掙扎。」小西聞聽，用力把惡人往下一推，只聽咕咚一聲響，便倒在馬下。天霸起鳳二人趕上前，按住拿繩子，從那人膈肢窩裏，穿過網好。天霸說：「郭哥，咱倆把他搭在馬後，把他用繩子拴好，咱也放心。」起鳳答應，二人彎腰把惡人搭起，梢在小西馬後，用繩子從馬肚子底下掏過來，湊了個結實。那頭拴在膈肢窩，這邊拴着腿窪子，惡人合拿在馬上，只急的破口大罵。天霸彎腰抓了一把土，把惡人嘴裏一塞，塞了個滿嘴，立時罵不出來。天霸復又上

馬過橋，這惡人還想掙扎，那裏還動的了。賢臣小西在前，衆人圍隨在後，奔走不表。單言跟黃隆基的四個小童，見人把主人拿去，他們跑進門來，一個個的抓住銅鑼亂打一陣，喬三驚醒出去，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五回

關小西押送回衙

施大人候旨問罪

話說惡奴喬三聽說家主被施公拿去，央及衆綠林幫着出去，把家主搭救回來，那知朱光祖暗保施公，想着裏應外合，把惡霸殺個雞犬不留，不等衆寇答話，先開言說：「喬三，你快去，把莊漢傳齊，趕上圍住，我們隨後就去。」喬三信以為真，立刻跑去，招齊了好漢，各執兵器，立刻出了莊門，順着霸王莊大道，一直往北趕下去，展眼之間，趕到天霸看見後邊趕來，連忙說：「回老爺，後面趕來的人不少，老爺催督人馬轎夫快走。」賢臣聞聽，連連囑咐壯士：「只可堵擋下去，千萬別輕傷人命，殺害良民。」天霸應小的知曉，不表天霸，且說那些德州武職官員，奉施公之命，同來在惡狗村外，行圍打獵，單聽霸王莊村頭的鐵銃一響，他等齊來迎接大人，出了莊，好一同打圍射獵。衆武官每人各帶五十名兵丁，離村近處，撤下圍場，不敢遠去，今忽聽炮響，想是齊了，好出莊射獵，那知打圍是假，其實是賢臣拿黃隆基的妙計。響鐵銃是爲調他們到來，好擁護惡人進州，回衙嚴究重懲，以結民案。且說賢臣與關小西等人馬，剛出村莊之外，衆武職也都帶兵來到，賢臣一見，心中大悅，衆武官見施老爺轎到，要下馬接見。忽見賢臣吩咐：「爾等一概不必下騎，撥幾名前去，帶着兵丁，嚇退那些莊漢，不可傷人，違令者重處。」有幾名武職答應，用目偷看，衆見馬後揹着一人，捆作一團，連忙吩咐幾個，前去擁護不表。且說那一支兵丁，往惡狗村那邊，勒馬慢等，爲是擋那些莊漢，好讓賢臣出莊去。可巧這邊武職領兵到來，莊漢也就趕來，天霸當先把馬攔回，對着莊漢站住，武職兵丁站在好漢左右。忽聽黃天霸望着那莊漢一聲大喝，又見有官兵堵擋，不由的胆戰心驚。再者又無黃姓的親丁，又有兩個想起莊頭素日待人的強橫，喬三的打罵，說了一片懈怠話，誰肯輕生近前，說聲散，就一齊四散不表。單言天霸見莊漢退回，扭頭不提。單表施公在前，衆武職兵丁與小西等，押解黃隆基登時進德州北門，早已驚動城關衆人，兩旁觀看。一霎時到了官衙，至滴水下轎，老爺款步升入公位坐下，衆武職衙外下馬，入衙與文官等上堂行禮，分班侍立。黃天霸問小西，把莊頭推擄上公堂，衆役發威一齊斷喝叫：「犯人跪下。」只見惡人把頭一抬，氣忿忿回答說：「爾等這些狗黨，少要猖狂叫跪，再過少時，我救兵到來，給我磕頭，你太爺還未必依呢。」言罷，惡狠狠的站在那裏，復又說了些狠言大語。施公見惡人不跪，心中大怒，喝叫：「人來，快拿來。」衆役答應去不多時，夾棍取上堂來，一擡。施公大叫：「人來，你等快去把被害之人傳來，當堂與惡人對詞。」該值人答應。

出去，登時從角門外帶進多人，上堂一齊下跪，青衣退閃不表。賢臣座上開言說：「傳爾等進衙，與黃隆基當堂對詞。那個若虛言妄告，本院究出立刻追命，爾等俱都據實上訴。」內中有個年老的，往上跪扒半步，口尊：「青天大老爺，小民兒子被他打死，誣賴欠賬不還，叩懇爺爺給小民作主。」這個說：「我的妹子年十六歲，被他搶去，硬作妾室，逼的我父投河而死。」這個說：「把我妻子硬行霸佔，懷抱小兒，活活餓死。」這個說：「我的房屋他硬佔去，連地畝一併而吞。」那個說：「他見犬子生的美貌，硬行搶去，作爲嬰童。」賢臣聽罷，吩咐：「爾等原告起來，一旁等着結案。」衆人答應叩頭，一起站立。旁施公又叫：「人來，夾棍上加刑。」下役答應，一齊擁上，用槓子敲振夾棍，把惡人疼的痛入骨髓，怎奈心如鐵石，總不招認，爲是挺刑耐守，等救應一到，還想生路。審了一日一夜，一連夾了三次，敲振數十槓子，黃隆基半句也沒招認。賢臣點頭暗說：「好個黃隆基，真乃名不虛傳。」衆多原告見施公嚴刑問，不出口供來，莫不害怕，怕是倘然他的情到救出莊頭，這告他的人，他豈肯干休，人人不得主意，忽見角門外鬧嚷，馬上鑾鈴振耳，又見一人從角門跑進，慌慌張張，跑上大堂，雙膝跪倒，口尊：「欽差大人在上，今有大人差去上京的人，回來了，說聖旨來到，請大人快去接旨。」賢臣聞聽，心中歡喜，快快站起，吩咐：「人來，搭過惡人放在一旁，俟接過聖旨再問。」下役答應，上前連惡人帶夾棒放在一旁，不表惡人此時聽見旨到，只當情到，心中大悅不提。且說賢臣忙換衣服，衆文武也都伺候。施公下堂在前，衆官後跟步行，開中門迎至門外，但見內監在馬上，肩背聖旨，賢臣在馬前，雙膝跪倒，衆官也一齊跪下，將旨意雙手捧過。賢臣衆官站起平身，那馬上的內監這才下馬，賢臣率衆官走至大堂，將聖旨供在公案，居中行三跪九叩禮畢，未展聖旨，先就高聲說道：「爾等文武官員聽真，施某素秉忠肝，報國爲民，皇糧莊頭黃隆基，作惡多端，爾文武官員，枉食君祿，自保身家，使民遭害，今奉旨嚴查貪官污吏，爾等懼勢殃民，俟本院請旨，定惡人之罪，與民報仇之後，爾等候查聽參。」衆官聞聽，一個個嚇的諾諾而退，躬身施禮，口尊：「老大人，憐恤卑職等感恩世代。」賢臣聞聽，點頭展開御批說：「爾等跪聽宣讀。」上寫：「欽差施仕倫，奏德州皇糧莊頭黃隆基，惡款多端，俱十惡不赦之罪，旨到即按律治罪，即行處決。一切皇莊房屋土地，俟朕派員撤回，着交安人照管。衆官一併革職留任，俟有功後，官復原職。再要隱惡貪私，解京問罪。欽此。」賢臣宣罷御批，文武叩頭謝恩，扒起站立兩旁伺候。賢臣說：「爾等原告與堂下的文武聽真，現今有皇上聖旨，斬惡霸，與此方軍民報仇除害，也不管黃隆基招與不招，施某按原告呈詞定罪，只問爾等原告，所告他的惡款，可是都真實不虛。」衆原告回答說：「大老爺，小人們的呈狀，一字不假，倘有妄控虛詞，被查明情願領罪。」賢臣點頭，叫書吏按原告呈詞寫招。老爺又問：「爾等文武官員聽真，想黃隆基之惡，人人皆知，怎奈他忍刑不招，只得你們替他畫招，好算憑據，衆原告畫以爲證，就好立刻處斬安民。」

除害。」此乃奉旨之事，誰敢不遵？一個個齊聲答應，俱願畫押。賢臣點頭大悅，立刻拿下稿去，衆人文武原告，替他畫了手子花押，呈上。施大爺過目存案，復又往下吩咐，把黃隆基押至法場處決。不知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六回

響號炮斬黃隆基

接皇宣審吳進孝

話說那些該值人，把黃隆基擁出監斬，惡棍坐在塵埃等死。勿聽有人喊叫：「刀下留人，皇宣到了，解往京都治罪，勿傷皇糧莊頭性命。」吆吆喝喝，進了法場，劊子手停刀。但見那匹馬竟奔棚口而來，且說惡棍黃隆基聽得明白，喜出望外，心中暗念阿彌陀佛，馬上人高聲說：「刀下留人，北關外差官，催逼甚緊，說是倘有文武官員違背皇宣，一例問罪。」但見那馬上之人說着話，在監斬棚外，棄騎離鞍，將馬拴在棚柱，跪至公案前，雙膝在地，口稱：「欽差大人台駕在上，德州四門緊閉，怎奈祕旨無法可入，差官現在北關，請大老爺的鈞諭定奪。」那人言罷，叩首在地。施公忙在心裏，却面帶春風，叫聲：「報事人速速回去，隔城告訴差官，恕我預備妥當，立刻去接旨請罪。」不表。且說欽差打發報事人出棚去後，座上沉吟，暗道：「這祕旨來的奇怪，我未拿惡霸之前，先寫摺本奏聞，聖上准本御筆欽此，回旨與民除害，緣何又有祕旨來到？自古君無戲言，那有反悔之理，要說不是皇宣，誰敢假傳祕旨，令人難辨，真乃怪事。說再不放惡霸，不去接旨，就說背旨欺君，我施某難免有滅門之禍，這可如何是好？」賢臣沉吟多會，心生妙計，高叫：「爾等監斬文武大小官員聽真，今日本院斬逆安民，偏遇皇宣趕到，赦免凶徒，施某見來真實，德州州官穆印岐暫替本院監斬，爾等都聽他調用，如有不遵者，從重治罪，再者殺場仍照舊巡察惡霸黃隆基，牢牢看守，候施某接了旨，再作定奪。那個徇私革職重處。」州官侍立一旁，賢臣說：「你拿此字帖自看，不可洩漏機關。」不表。且說賢臣取一字帖，忙叫：「天霸小西領命。」天霸小西接過字帖，也到僻靜處看了一遍，心下明白，又回到公案旁侍立。賢臣吩咐：「天霸小西備馬，隨本院去接皇宣。」二人答應，賢臣出棚上馬，一扭項叫聲：「施安施孝，速隨本院出城。」二人答應，隨後也上坐騎。天霸在賢臣前頭打頂馬，小西在馬上揣着鐵銃，預備着施公命令，好放號炮。主僕五人，竟奔北門而來，不表。且說賢臣主僕一擁出城，但只見北關龍旂玉仗，居中馬上坐着一人，想是內監，脊背上背着皇宣，馬後圍隨着人役，似一窩蜂，旨旁邊馬上一人相貌凶惡，賢臣看罷點頭，暗說：「必是惡奴喬三，有心先接旨進城，恐怕走脫惡奴，我何不如此這般而行，想罷慌忙棄鞍下馬，跑至差官馬前，雙膝跪倒，不住叩頭，口尊：「欽差在上，施仕倫早知聖昔降下，理該接出德州境外，叩懇天恩，恕不知之罪。」言罷俯伏在地。但見那些打龍旂執事之人，個個慌忙下馬，先被施公看出破綻，那背旨的太監，一見別人下馬，他也虛心，連忙翻身下馬，

喬三也棄騎離鞍，但見那太監緊跑幾步，滿臉帶笑，彎腰一伸手，拉住施公的手，口尊：「施大人請起，此番雖是旨意，乃娘娘的祕召講情，求大人寬恕皇莊之罪，我好回京交旨，快快請起。」施老爺乃天生聰明，又經多見廣，背旨的差官，失了國禮，就知是虛假，連忙站起，不肯說破，爲是好拿惡奴，喬三一並正法。賢臣也滿臉暗笑，口尊：「欽差老大人，卑職施不全請討示，不知那位娘娘祕旨？討明示下，好放皇莊。」背旨的見追問，便撒謊妄想虛詞，說道：「施大人何用追問？不過是王貴妃的意見，依我說，快快請祕旨進城，赦免皇莊，再作商議。」賢臣聞聽，就參透機關，便隨口答應說：「欽差言之有理。」言罷扭頭叫聲：「關小西，快快放炮，好叫刀下留人。」壯士答應取出鐵銃，點着只聽咕咚一聲炮響，爲是敦城內州官聽見，好早些行事，又聽賢臣高聲叫：「黃壯士聽了，吩咐你問來的這些人，如有皇莊的親丁，叫他快隨咱們的人飛跑進城，吆喝刀下留人，怕是救護去，遲有傷皇莊的貴體，難免施某違背玉旨之罪。」言還未盡，忽聽惡奴喬三高聲答應：「小人願往。」施公故問：「你乃何人？」惡奴見問，回答：「小人乃皇莊管家，名叫喬三。」賢臣說：「你去最妙。」惡奴答應，回身上馬，叫聲：「天霸，小西，你二人同喬三飛馬進城，保住皇莊的性命，要緊。我同差官進城，方不誤事。」天霸、小西二人答應，飛身上馬，一左一右圍住惡奴，星飛而去。且說喬三救主心急，加鞭催馬，說話之間，三人到北關門外，天霸高叫開門，門軍答應，將關門開放，但見三匹馬闖進門來，把守關門的武官，復又叫人把門閉好，照舊把守，等候施大人接旨進關，示下不表。再說天霸、小西、喬三高聲喊叫：「劍子，手停刀，休傷皇莊性命。」不住的吆喝。天霸、小西暗說好個囚徒，已入牢籠，還不知死待少時，爺們一定捉拿於你，不言天霸、小西另有妙計，捉拿喬三。單言德州州官，他已經看明施公的字柬，一同衆官，送賢臣出監斬棚，復轉身進棚，替賢臣辦理，遛號炮暗令行事，忽聽炮響，吩咐：「王殿明，郭起鳳，叫劍子，手快把犯人黃隆基開刀。」一聲叫，劍子手開聽，隨即跑上前去，鋼刀一落，只聽哐哐一聲，人頭落地。此刻殺場四面，瞧着的那些仇家，見殺了惡霸，無不趁願。州官回身，同文武進棚，忽又聽殺場內外喊聲，振地說：「刀下留人，皇宣到了。」衆人一齊觀看，但見三匹馬如飛而來，當先馬上，乃是惡奴喬三，衆仇家一見眼都紅咧，一齊接聲喊罵：「狗娘養的喬三來咧，咱們要不拿他，等到幾時？」一聲喊叫，一齊擁上不表。且說黃天霸就知已殺了黃隆基，不敢怠惰，將馬離惡奴切近，一揚手，背照着喬三脊背，肥一把掌，惡奴不防，只聽咕咚一聲，栽于馬下。那馬跑去不表，但見小西馬到近前，連忙棄跨下馬，纔要上前捉拿惡奴，回身不見喬三，那知惡奴扒起，撒腿就跑。天霸追趕問信，也有說往南跑的，又有說往北去的，總言之東西南北趕着問遍，不見惡奴的蹤跡。天霸、小西只是報怨衆人誤事，如何見施公交令。此時天霸、小西二人知道狗黨們已經入城，好放心擒拿惡黨，此話不表。且說賢臣同差官進城，把守城門的武官，復把關門緊閉，打點有令知會。天霸、小西

二人無如之何，只得催馬而去。且說催馬奔法場，不多時來到，但見未散的軍民，一齊跑到叩頭。口尊：「大人說道把惡霸黃隆基尸首賞給小人等，以消素日之恨。」說罷一齊叩頭不止。老爺一見點頭，說道：「滿城軍民，留神細聽，即將惡人尸首賞與爾等，任憑爾等處治去罷。」衆人聞聽，謝恩扒起動手不表。且言吳進孝身坐馬上，聽得明白，心下着忙，又不能逃脫，嚇的面如金紙，跟着施公，登時來至棚外，衆官出棚跪接。忠良一見馬上罷手，衆文武站起。忠良下馬，進棚坐下。但見差官如泥塑一般，老爺吩咐：「快把假差官拿下。」左右一齊吶喊，拉下馬來，上了綁繩，把那些打執事與跟隨假差官的，嚇的滾鞍下馬，跪在塵埃，只是叩頭求饒，口尊：「老爺，我等都是喬三僱的，教假充跟隨欽差之人。」施老爺一見點頭說：「爾等即是良民，不必害怕，我自更有道理。」叫聲：「人來，快帶差官。」該值人答應，立刻帶過。明知事犯，嚇的心驚胆戰，雙膝跪倒。賢臣坐上微微冷笑，叫聲：「差官聽真，這起打執事人，是什麼人，快快實說，免得本院動刑。」差官聞聽，不敢隱瞞，口尊：「大人，小人名字叫吳進孝，離州城百有餘里，地名叫吳家村，十二歲淨身，進入皇宮，只因我宮內偷竊玉器，捆打四十大棍，擡出宮來，發回本地，永遠不准入宮。不知又有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七回

喬三脫逃黃關請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

話說賢臣問明吳進孝的實言，將要發放那些良民，忽抬頭往外觀瞧，但見兩匹快馬，直奔棚口，霎時來到。細看乃是黃天霸關小西二人，慌忙落馬，將馬拴在棚柱，急忙走至公案下跪，口尊：「恩主大人，在我二人身該萬死。」忙將走脫喬三之故，細細回稟。言罷二人叫頭在地。施公聞聽，坐着着忙，心內暗暗自語，好兩個該打的奴才，有心歸罪，內有天霸奉旨朝見陞官，因此不肯定罪。遲疑多會，叫聲：「天霸，小西，本院不看你二人素日勤勞有功，立刻歸罪，仍罰你二人速去捉拿喬三，恕罪。如若拿不住惡奴，決不輕恕。」二人答應，叩首扒起，回身出棚，上馬到各處訪拿不表。且說賢臣又高聲大叫：「爾等打執事，那個是爲首的，快快說來，好放爾等。」但見衆人見問，回道：「爲首的是那劉三，他二人奉喬三差遣，僱的小人們。」賢臣聞聽，座上點頭，吩咐：「立刻把劉三、王五上鎖，其餘衆良民，吩咐重責三十大板。」放起擡出棚外，衆人一窩一拐，四散。賢臣又叫：「武職官，快傳命令，城上添兵巡馬，惡奴喬三，如有徇私放出喬三，與他一例同罪。」且不提搜尋惡奴，亦不表賢臣出棚上馬回衙，單說喬三被天霸一掌打落馬下，惡奴聞聽人嚷，說殺了黃莊頭，就知事情敗露。現在若不找個藏人之處，教人趕上拿住，仍是命在旦夕。惡奴正自躊躇，忽然想起姐夫來了。看官，你道他姐夫是誰？乃德州土居之民，姓朱名亮，今年五十九歲，黃面洗臉，滿部鬚

鬚，身高五尺，只因他年幼愛習鎗棒，學會渾身武藝，二十五歲上，入了公門爲役，因捉拿盜寇，幾次有功，現今升爲步快頭領，爲人透靈，廣有讖謀，衙門的伴兒，給他送了個外號，叫賽孔明。他最愛交友，好玩笑，吃喝要笑，一樂而已。因此滿城軍民，無不欽敬他。喬三想起朱亮，心內暗說：「我何不投到他家，教他出個其意，搭救我出城逃命，想罷兩腿如飛，忙忙奔到筒子衚衕，走進巷內，朱亮門口，可巧半掩半開，喬三不敢聲叫，連忙進去，又回手把門緊閉，邁步往房中而來。房中驚動喬氏，只當夫主回家，邁步迎出，抬頭一看，乃是喬三來到，但見渾身帶汗，往裏直走。喬氏一見，便問：「兄弟如何這般慌忙？快進房來告訴我聽。」惡奴見問，忙進房來，又把房門緊閉，入內坐下。喬三低聲叫道：「姐姐不知容我細稟。」就將已往從前之故，述說了一遍。喬氏聞聽，嚇了一跳，說：「兄弟呀，這可如何是好？」喬三說：「但能救我出關，你夫妻如同父母一般。」喬氏說：「現今四門緊閉，你姐夫蹤有手眼，也難救你出關。」姐姐正打算，忽聽衚衕之內，亂烘烘的齊喊，誰家藏着喬三？如若不報待搜尋出來，拿去一同問罪。喬氏喬三嚇的渾身如篩糠一般，楞了多會，聽着喚喊的聲音，遠了，纔敢言語。不言喬氏，兄弟家中害怕，且說快頭領朱亮，遵奉欽差大人的鈞諭，又奉州官穆印岐的差遣，帶領手下，挨着戶兒，大街小巷，高聲喊叫，細細留神訪拿，半晌並無影響，堪堪天晚，衆役覺着飢餓，那朱亮素有義氣，衆伴兒要吃酒飯，他走到僻處，一齊止住脚步，俱各不走。內中有個戶兒，姓李名順，素日與朱亮玩笑，叫聲：「金星子別扒了太爺，有個巧當子，告訴了你再扒。」朱亮聞聽，叫聲：「第二的有屁早放。」李順叫聲：「金星子，你別藏賊，聽大朋友告訴於你，就怕說出來你不應。古語說：『官差也辦私事也辦。』人是官的，肚子是官的，嗎少不得借你個光兒，吃頓飯再去訪查，難道拿住喬三，咱們才有功勞的，拿不住喬三，就餓着肚子不成？」朱亮聞聽，說：「你說話我愛聽，要不這說，還上王家飯店，咱們當衙門的人，素日是吃了不還賦的。」一邊說一邊走，登時來到王家鋪門口，一齊進鋪坐下，要酒要飯。衆伴兒飯酒還未吃完，朱亮忽然想起一事，心內着忙，腹內說：「哎呀，我只顧在外，忘了家裏，我想喬三那個奴才，剛纔拿他毫無蹤跡，這城內他別無親故，莫非那狗頭躲在我家中去了不成？」朱亮越思，心中越怕，連忙叫聲：「衆伴伙，計算吃完了飯，咧，我想起一宗緊事來，你們哥兒六個，出鋪之時，還是照舊吆喝訪查，都在十字街等候見面，咱再去見官回話，討示下。」衆人答應曉得，一齊站立，同到櫃上。朱亮大大的架子，叫聲：「王掌櫃的，寫上我罷。」掌櫃帶笑回言說：「朱大老爺請罷。」齊聲大笑，彼此拱手相別出鋪。不言老王認了造化了，衆使還去到街巷照舊吆喝訪拿，喬三先到十字街等候取齊，單言朱亮別了衆伴兒，他安心要回家，霎時走到自己門口，但見兩扇門緊閉，靜悄悄無人，上前敲門不表。單言他兄弟正在屋內，担驚害怕，忽聽街門打的響亮，嚇的喬三只當有人來拿他，低言叫道：「姐姐快來門內問真，要是聲音不對，千萬別開門，急急回來，再定主意。」

「喬氏說：『知道。』」言罷出房門，來到門口說：『外邊叫門是誰？』朱亮說：『是我。』喬氏聽是丈夫聲音，心中稍安，伸手忙拉插管，把門開放，讓朱亮進門，喬氏復又把門插上。夫前妻後，同進了房門。朱亮一抬頭，瞧見喬三，不由嚇的瞧着惡奴，只是默默發愣。惡奴看見他姐夫回家，忙站起，叫聲：『姐夫，快搭救我的性命要緊。』朱亮聞聽說：『難爲你這胆，竟敢假傳聖旨，拿住內監，全都認招，單等拿你去完案。』喬三聞聽朱亮之言，楞了會子，叫聲：『姐夫，你不救我，我可就死定咧。』常言說：『人到難處，就如虎落深坑裏。』素：『我知道你廣有機謀，因此我纔投奔你來。』朱亮聞聽叫聲：『我的兒，好乖嘴，就怕被人知道告發，我不告你，我就算救你的一樣，你再想救我，救出坑，好算老虎拉車，我不敢一來四門緊閉，二來兵將巡邏，救不成你，連我一齊拿住，那就要了我的寶貝咧。我勸你早些滾罷。』喬三聞聽，回答叫聲：『好老爺子，只求你老人家想條妙計，救我的性命，再不忘姐夫的天恩。』朱亮聞聽，估量着眼下難以推托，前已表過，朱亮廣有智謀，眉頭一縐，計上心來，故意帶笑，叫聲：『鬼羔子，要着老爺子救你，不死，聽我告訴你妙計。』幸喜今年東北角下，連日陰天，雨水澆坍一塊城牆，少不得你妝我的戶兒，今夜晚送你越城牆逃命。你先等一等，我出去，一來打聽打聽，二來沽點酒兒，你喝了好壯壯胆子逃命。』言罷，跣起身來，廚房取酒瓶，回頭叫聲：『賢妻，跟我開門。』喬氏答應，同丈夫出去，來到大門，丈夫出門，喬氏復又閉好，回房不表。單說朱亮手提酒瓶，出衙衙登時來到大街，暗說：『喬三，你今錯想了，只知我救你，那曉身入牢籠，少時回來，先穩住你，再拿。必須如此這般而行。』你想想逃生，除非是認母投胎。』一邊想一邊走，不知如何拿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八回

拿惡奴朱亮獻功

赴市曹囚徒梟首

話說朱亮手提酒瓶，到大街上打酒，緊往回走，暗說：『喬三拿着，我當喜神，那知是你的喪門。』少時到家，先穩住他，然後再拿，必須如此纔好。要想逃走，萬不能。』一邊想一邊走，只見滿街各巷，人馬來往，挨門按戶，這家搜了，又進那家去搜。朱亮一見心中着忙，恐怕搜到自己門上，忙忙估酒回來，叫門。喬氏聽見，忙出房開門。朱亮進去，復又把門閉好，舉步進房。喬氏接過酒菜，忙忙收拾了，放來桌上。喬三與朱亮對面坐下，喬氏把酒斟上，忽聽朱亮說話，心中主意並不告訴妻子，帶笑叫聲：『喬三，我的兒，你放心喝，酒氣尙早，壯壯胆子，等到了五鼓時分，兵丁鬧的人困馬乏，老爺子好趁空兒，送你出城逃命。』喬三聽了，心中主意，倘有人撞見問你，你就唱一齣『一門五福』，說吾乃小孫孫是也。我的兒聽爲父之言，纔算孝順，非唱這齣戲，難以逃命。』喬三聞聽，信以爲真，心中大悅，叫聲：『老爺爸爸，你罵舅太爺，今日全都讓你。』朱亮聞聲，叫聲：『舅爺，你飲酒，老爺子賞你臉，你

就出浪聲兒，我的主意，雖然如此，吉凶禍福，可得聽天由命。」喬三說：「我的言全是不對，老爺子任憑你罷。」言罷二人飲酒。朱亮在家，先穩住惡人不表。單言欽差大人，出監斬棚，回至州衙升堂，不一時天到黃昏，滿街高掛燈籠。施公座上暗想，拿了半日，這又定更時候，還搜不出惡人，莫非官吏有他親眷，把他隱匿。座上聞言說：「爾等不用伺候本院了，急聽我諭令，傳與文武官員，四門城上嚴加防範，家家戶戶，無論舉監生員，兵丁衙役，便叫門仔細搜，尋天亮拿不住惡奴，不拘官吏，本院都問罪名。」該值人聞聽，連連答應，急出州衙，徧傳鈞諭。文武官員，遵諭而行，各派手下兵丁衙役，按戶搜尋，直攪的各家婦女，咒罵惡奴，這且不表。再說欽差大人官衙坐等，忽聽天交四鼓，還不見拿住惡人的音信，不言欽差官衙坐等。再說朱亮勸解喬三飲酒，穩住惡奴，表過。朱亮明說搭救喬三的性命，暗用牢籠，捉拿惡奴，好保他自己性命。二人對坐，吃到天來四鼓。朱亮心毒意狠，作事不對。妻子說知，爲保全他夫妻臉面，明知喬三武藝精通，甚是難拿，反怕不美，故此心內作事，見他兄弟吃酒，他也面帶春風，看着他妻子，叫聲：「老婆子，我要不看夫妻之面，再不搭救喬三，這個忘八羔子。」喬三聞聽，口尊：「夫主言之差矣，古人云：『一日爲親，終久托福。』你不瞧他，也須瞧我。」喬三心中，有酒氣壯胆，叫聲：「老姐夫，罵是罵了，此時天不早咧，少時就亮，老舅爺子問問你，你要救我，有什麼妙計快行，你要不救我呢，你就說不救，我就拚上一拚。」說罷回身，把腰中攬子一抽，說：「這就是你的對頭。」朱亮聽他急咧，他也真機靈，就便兒回答說：「好狗頭，急什麼？我既應了你，何用你着急呢？聽老爺子告訴你明白，頭裏我去打聽咧，我知道自有救你的時候。再者你逃命出城，也須路費，待我給你帶上幾文錢，好買東西吃，何用你着急？」說罷走到櫃邊，開櫃取錢，答訕着工夫拿錢，就把蒙汗藥下在酒裏面了。這纔帶笑，與喬三講話，說着斟上一杯酒，放在喬三面前。喬三雖說喝到七分醉，冷眼瞧酒色，忽變一陣，心疑不端酒杯。喬三叫聲：「老三，不用你多心，等姐姐先喝，縱有毒藥，先藥死我，你再喝。」伸手端過喬三那杯酒，沽唇一氣喝乾，又執壺斟上一杯，放在喬三面前。看官，此乃蒙汗藥酒，其性遲慢。喬三先搶那杯酒，飲在腹內，朱亮一見，正中心懷，忙忙接言，催逼喬三，叫聲：「舅老爺，這可不用你多心了，你看你姐姐先喝咧，下剩的也不多咧，咱三人爽利的喝乾了，好送出城逃命走。」他心中一喜，並不推辭，一飲而乾。朱亮見喬三入了圈套，姐弟兩個，把酒斟上，只願喝，霎時間酒淨瓶乾。忽見他姐弟二人眼發眩，口裏只嚷，頭上又聽門前人聲喊叫，又細聽了聽，是鄰右担驚，都嚷咱們各加小心。朱亮聽罷，見喬三與妻俱皆昏倒在地，便找了條繩子，把惡奴倒剪二臂。喬三先放在旁邊，候報官拿了喬三，再用冷水救活。諸事停當，他纔連忙，出房並不開門，越牆而過，兩腳如飛，竟奔十字街而來。不多時到了十字街，望眾伙伴兒說道：「我已搜着喬三，快跟我去，回明欽差，好拿奴才問罪。」衆人答應，一同而去。登時來至公館，先稟明州官，訴說實情。州官聞聽，喜不自

禁，立刻帶書吏去見欽差。霎時來到衙門口下馬，天交五鼓，進衙到丹墀以下，雙膝跪倒。但見欽差坐着堂上，沖沖大怒，高聲說道：「爾等快將我的話傳與兵將人等，趕天明拿不着喬三，一例問罪。」穆印岐聽着欽差吩咐畢，這才口尊：「大人在上，現有卑職的步快朱亮，用計搜着喬三。」賢臣正自着急，聽說有了喬三，不由心中大悅，連忙叫聲：「賢契，不知惡奴現在何處？」州官忙將朱亮用計之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賢臣聞聽，又把朱亮叫上來，跪在下邊，老賢又問了一遍，與州官說的一樣。賢臣吩咐：「速把惡奴拾來，好與吳進孝對詞完案。」州官答應，即飭朱亮衙役，急速一面派人，知會游守千把等，一面帶領捕快人等，將人調齊，穿街越巷，來到朱亮門首。班頭朱亮，還是越牆而過，開了衙門，州官在馬上坐等，下役進內，抬出喬三，但見惡奴人事不醒。州官吩咐：「急速進衙，稟見欽差大人。」下役答應，抬起喬三，急速來到衙門，放在當堂。州官回明賢臣，叫人用冷水把惡奴噴醒。不多時，喬三噴醒，翻身坐在下面，心內糊塗，冷默默往上瞧着發怔。施公坐上，用手一指，微微冷笑罵聲：「該死的奴才，爾等情由敗露，快快實言，好比你定罪。」喬三聞聽施公之言，心纔明白，如夢方醒，後悔貪酒，入了圈套。口尊：「老爺，小人喬三有家主，常言說家奴犯罪，罪坐家主，叩求青天老爺，察覆盆之冤。」說着不住叩頭。賢臣聞聽大怒，用手一指，高聲罵道：「大胆囚徒，還敢巧辨，帶吳進孝上堂，對質口供。」下役答應，登時帶到吳進孝，跪在下面。賢臣大喝道：「爾等快把他兩個夾起來，再問。」下役答應，拉去鞋襪，套上刑具，用麻繩一扣，痛入骨髓，渾身發軟。吳進孝不住叫喊，口尊：「老爺，小人招承，情願領罪，都是喬三囚攬的，把我害了，我頭裏已經全說實話，你縱不招認，是也徒然。」惡奴聞聽，明知有罪無生，即將已往從前，俱都招認。欽差座上聞聽，恨的咬牙切齒，吩咐：「下役，每人重打四十大板，打完了，綁出去處斬。」下役答應，一聲吶喊，把兩個人打的兩腿崩裂。賢臣又吩咐把喬三、吳進孝，擡出上綁，急命州官押解雲陽市口處斬，不表。且說賢臣又吩咐：「爾等快提劉三、王五上堂。」青衣答應，立刻帶到，跪在下面。老爺往下又吩咐說：「你兩個，這罪過果知道不知道？」劉三、王五二人齊說：「小人不知，叩求青天老爺，恩典寬恕。」老爺說：「私傳假旨，罪該斬決，幸而你兩個不是事中之人，每人重責四十，發你二人充軍。」賢臣大喝：「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那個留情，本院治罪。」青衣發喊，打了四十，打完放起，復又上鎖。施公堂上提筆判斷，書吏一旁作稿，諸事停當，急命公差起解，帶出官衙不表。且說賢臣堂上坐等殺場，斬了喬三、吳進孝二犯，好進京交旨。心中正自着急，只見州官走進衙，上堂跪稟，斬了二犯。賢臣聞聽，跼起身來說：「本院欽限甚緊，立刻搭轎，就要起身。」不知到景州，又訪出什麼事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九回

賢臣遺小西請客

天霸尋王棟出城

話說施公由德州城內拿住了飛腿喬三，就地正法，誰知喬三的兄弟，逃跑至黃隆基的小舅子家裏。看官，你道黃隆基的妻弟是誰，此人大有名頭，乃千歲宮中一名首領。他兄弟現捐納的州同，又借着哥哥勢力，就無端作惡，壓迫良民，通官交吏，無所不爲，心傲氣雄。此人姓羅，名叫似虎，人送個外號，叫作惡閻王。那日喬四給他送了個信去，哭訴其情，惡霸一聽此信，氣不可言，却有心合施不全作對，替姐夫姐姐報仇。估量施不全勢力大，他乃奉旨欽差，猶如皇上一般。走動時，官役圍隨，到處官兵擁護，勢派不小，難以下手，欲待不管，恨之有餘，無奈寫書一封，差人上京，送到首領哥哥那裏，給他姐夫報仇。他哥哥轉求千歲，在聖上駕前奏言，施不全過惡，不過是求其歸罪於施公，方消此恨。待遇機會，好報此仇。且不言惡徒羅似虎，再說施大人自從離了德州，轉牌早到景州，大小官員，忙接欽差，排開執事，兵丁衙役，接出城外，文武跪在兩旁，各舉手本，自報花名。馬馬施安傳話，叫「他們起，去到公館伺候。」衆官聽了，平身站起，兩旁分開讓欽差執事頂馬轎子過去。這才一齊上馬，跟隨欽差，前護後擁，進了景州城，頃刻來到公館滴水簷前，落轎。欽差下轎進內，淨面更衣，吃茶不表。且說衆官不敢入內，將手本投遞。長隨接過，入內去不多時，出來高聲說道：「大人吩咐衆官免見，明日在州衙伺候辦事。衆官答應，各自散去。且說施公在大廳用飯已畢，閒坐吃茶，郭起鳳、王殿臣、施安等，在廳外伺候。內中惟有黃天霸、關小西，他二人在廂房用飯已完，也是閒坐吃茶。爲何他二人在廳外伺候呢？有個緣故。關小西是自己投來，自願効力，並非銀錢買來的奴僕。二來又有幾次功勞。黃天霸乃是施公親自請來幫助的，這一入京，賢臣保舉，引見聖上，還不定封他二人什麼官職，故此以客禮待之。閑言不敘。且說忠良在廳內叫聲施安，長隨答應，掀簾進內，在一旁垂侍立。施公說：「你去把黃壯士、關壯士叫來，我有話說。」內司答應，出廳不多時，把二人帶進來。他二人在下面，將要行禮。施公把手一擺，二人平身，一傍侍立。賢臣叫詩：「二位壯士，本院叫你們不爲別事，因本院當年有個同窗契友，此人乃中堂王希王老爺的族姪，名叫王年，現爲陝西的學院，原是如此郡人民，他的父母俱在本院居住，我今有一拜帖，關壯士可去一投，黃壯士暫與本院敘談，免我在此發悶。」關太說：「小人願去討老爺示下，不知此人住什麼地名？」施公說：「去歲王大老爺差人下書到京，書信上寫着在此郡王家屯居住。再者門前有棋杆掛進士匾的就是他家。」關太回答：「小人知道。」施公忙將書字遞與好漢小西接過，出廳而去。黃天霸在一旁，口尊：「老爺小的想起一件事來。」施公問什麼事？天霸說：「小的先同王家兄弟在一處居住，聽見你說過有個親娘舅，乃是一個財主，此人有名的叫丁太保，我想王棟不辭

而去或是往他舅家去了我的意思要找他問問他不辭而去臨陣脫逃的緣故看他怎麼見我不知老爺準與不準。施公這次待黃天霸不比在江都縣之時乃是聘請出來怎麼好意思不令他前去再去此處在州城之內館驛之中許多兵丁衛役伺候也無用他之處至遲不過明日就來後日就可起身大約不至誤事二來也是合該有禍施公不教他二人離開焉有這場險禍且說施公開聽天霸要去找王棟老爺沈了一沈說「壯士此次要去見着王棟也不必浮躁雖然走了于七也非他一人之錯他如願意跟官呢你只管同他回來見我施某這一進京自然不肯難爲他如不願回來呢也就罷了千萬壯士早回來。」天霸回言「曉得。」言罷轉身回來不表再說施公打發天霸去後天色已到黃昏館夫秉上燈燭施公獨坐觀書施安一傍侍立天交初更施公惦記明日到衙內查看各案招稿衆官有無病弊虧空好進京交旨忠良心內一煩合上書本吩咐施安打鋪安歇內史應說「回老爺早已鋪設妥當了。」施公說「你去吩咐他們小心火燭門戶要緊。」施安轉身出去告訴了館夫把門閉好自己在外間屋內安歇不表施公息燭上床心中困倦朦朧睡去不多時天交二鼓心血來潮似睡不睡忽聽門外有喝道之聲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忠心感神聖託夢

州衙看案卷察情

話說賢臣自小西天霸去後書房獨坐看了會子書施公息燭上床似睡不睡忽聽喝道之聲鞭板鎖子連聲响曉施公在夢裏心疑說「何處官員半夜來臨。」想罷閃目往外觀看但見一對紅燈走進門來後又進來兩個人打扮格外異樣右邊的穿戴烏紗圓領羊脂玉帶足登粉底烏靴手執牙笏躬身侍立四品補服眉清目朗白面長鬚黑如黑墨左邊的年紀約有七旬兩鬢如霜臉上皺文如雞皮頰下鬚鬚養如白銀頭戴萬字巾一頂身穿繡綉道袍青緞綉領腰繫絲條紅緞雲鞋素綾白襪手執一根過頭拐杖笑容可掬施公看罷更加納悶心內沈吟不像大清之人左邊的一定是有職分右邊的好似鄉民又聽見外面吵鬧估量着是衙役三班人等心中正是不解只見二人行禮拖地一躬口稱「星主此事但求施展才能。」說罷又見那老者用手往外一指進來一個當差的人左手提定一面鑼右手持鎗將鑼連打三下從外面又來了兩物扑進廳來賢臣閃目留神認的是兩隻綿羊往裏魚貫而行見脖子上帶鎖腿上帶鐐少皮無毛腿流鮮血望着賢臣兩隻前爪跪下吡吡不住叫喚把頭點了幾點如叩頭之狀賢臣不解其意才待要問老者忽見那鑼裏頭跳出來一物細瞧是個耗子一尺多長灰色皮毛跳在羊背上又抓又咬急的那羊亂跳亂躡賢臣一見心中大怒跼起身來兩手扎殺着那老鼠又聽門外一聲响躡躡進一物來又像

驢子，又像虎，竟奔忠良夢境而來。賢臣嚇了一跳，栽倒在地。又聽門外風吼聲鳴，嚇躡躡進二野蟲來，賢臣雖倒，心內明白，閃目留神，原是兩隻猛虎，黃白二色。賢臣估量着命難保守，那知猛虎竟不扑人，擺尾搖頭，竟扑怪獸而去。兩隻虎按着怪獸，又抓又咬，發時怪獸命絕，兩隻虎進內間屋中去。施公害怕，老者同那一位，連忙伸手扶起賢臣，坐在正中，忠良說：「請問二位貴駕，這事情愚下心內不明，望乞指示。」二人見問，躬着身說：「此事星主自詳，吾二人也不知曉，天機不可洩漏，若要問咱姓名，有四句言詞：

王子頭白總是空，斜土焉能把金成；十一輪迴功行滿，土也成金魚化龍。

言罷，復又用手指着口尊，星主，須要小心，兩隻猛虎又來了。」賢臣見了，失一大驚，猛然驚醒，乃是一場夢，嚇的一身冷汗，啞了一聲，嚇壞了長隨。施安從外面忙來相問，將燈點下，口尊：「老爺方才怎麼樣？」施公說：「由夢中喊叫了一聲，不知交了幾鼓？」施安說：「正交三鼓。」施公忙把茶盒打開，看了看，果是子時三刻。說道：「施安，你將參湯熬些我吃，再把好茶拿一碗來。」內司答應，登時把爐中火添旺，一時俱辦停妥。老爺起來，用罷，施安忙問：「不知大人方才作什麼夢？老爺告訴小人的怪物，扑了老爺一個筋斗，定主不祥，幸有兩隻虎，又咬死他，大略無礙。又有耗子咬羊，想來不過駁雜點兒，老爺雖然嚇倒，幸虧又有那穿紅袍的，合那老者扶起來，此乃吉兆。依小人想來，那穿紅袍的合那白鬍子，老頭，必是喜神貴神，那虎頭驢尾的怪物，必是個四不像兒，老爺只管放心，此去進京面聖，包管大喜高陞。」那賢臣自思夢中之事，自言自語說：「好奇怪呀！」前已表過，賢臣不比平常之人，老爺登時參透，原來是城隍土地前來警教，內中還隱着一段的冤情，等施某前來結案。罷了罷了，我明日進衙去，查出情弊，合那的官員，多有參罰。忠良想罷，不覺東方大亮，施安服侍賢臣淨面吃茶，用罷點心，更換衣服，吩咐預備轎馬執事，伺候本院進州衙理事。出館驛不多時，到景州州衙門首，一直進了正門，到滴水簷前，下轎，內司把被褥鋪在公座，賢臣坐下。衆官參見行禮，賢臣擺手，衆官平身。這才分班站立，個個偷眼瞧着大人，見他頭戴一頂貂帽，帽帶緊扣，那時頭上無頂，看不出官居幾品來。容貌長臉，細白麻子，三縷微鬚，蘿蘆花左眼，缺耳，凸背，小雞胸，細瞧左膀，不得勁，頭裏看，他走路，還是站脚，身材瘦小，不甚威風，身穿狼皮蟒袍，海龍外褂，緞官靴，仙鶴補服，一串朝珠，硬紅嵌花，衆官看罷，却多暗笑，瞧不起是皇家二品大員。那知身材雖小，志量甚大，是朝中一位韓國能臣。衆官正自暗中笑話，只聽賢臣口呼：「衆位，本院奉旨前往山東，一來爲放賑，二來爲訪查賊官污吏，今到貴郡，暫住館驛，所爲查明案件，好進京面聖。大約衆位無甚過犯，少不得要查看查看，欽

限緊急不敢久停明日要進京交旨。衆官聞聽一齊答應說：「遵大人示諭。」言罷衆官吩咐書吏預備各處案卷，送至大人案前。施公將案卷看了一遍，留神細查，不過是好情盜案，窩娼聚賭，行凶肆掠，杖斬絞犯，軍徒枷號，判斷明白，並無存私之處。那知州官與書吏暗字詭計，以哄施公。賢臣看罷，又查錢糧地畝，從頭至尾，瞧了一遍，來到庫內查驗銀子數目，分毫不差。施公連連點頭讚說：「到底列位賢契作官清正，本院進京面聖，一定保舉升官。」衆官聞聽不敢怠慢，忠良總愴記昨日作的惡夢，並未查出夢中之情，老爺心中不悅。眼望衆官開言道：「此郡可有一人姓羅，名叫似虎，又叫如鼠，衆位可曾聞之否？」衆官聽了一個個眼望欽差，似聾似啞，都不作聲。景州知州想罷，哈着腰兒陪笑，口尊：「欽差大人，卑職查此郡城裏關外，並無姓羅有名之人居住，若有卑職不敢在大人台下隱瞞。」州官說罷，賢臣心下暗自沈吟說：「州官此話，大有情弊。他說城裏關外，並無姓羅有名之人，須得如此這般，才能得其真情。」想罷，叫道：「賢契，本院此問，也無關緊要，明日日本院就要進京面聖，一定保舉賢契升官。」言罷，吩咐搭轎，內司傳出話去，登時外面齊備，大人站起身來，往外就走。衆官一齊送大人上轎，登時來到館驛下。轎，賢臣進廳歸座，吃茶用飯畢，復又獻茶。施公手擎茶杯，眼望施安說：「我今有個主意，必須如此這般辦法，庶可得夢中之情。」要知怎樣，且看下回分言。

第一百四十一回

主僕閒談說夢景

賢臣改扮訪民情

話說施公要親身出去私訪，訪真再議。長隨說：「老爺小的請問怎麼就知是城隍土地前來指教呢？」施公說：「我的兒，你聽我分解，那夢中的老者，合那一位官長說，若問他們的姓名，臨走留下四句偈言，本院記的明白。他說斜土旁邊加一成字，豈不是城池的城字；王字頭上加一白字，豈不是個皇字；十一湊起來，是個土字；土也並起來，是個地字；這明明是城隍土地四字，何用詳解？」施公說：「既是城隍土地前來託夢，何用私訪？一來欽限甚緊，二來黃關二人並未回來，誰保老爺同去，萬有一個舛錯，那時如何？」施公說：「本院此去假扮，何用跟人人多反爲招搖，再者既秉忠心爲國救民，焉怕是非？二人不必多言，快把此處人的衣服找幾件來我用。」施安知道老爺的古怪性情，只得答應，走去問館夫借衣不表，且說賢臣打發長隨出去，自己找了一塊白布，提筆寫上幾行字，兩頭用竹竿細緊捲起來，掖在腰中。施安借來衣服，老爺連忙打扮停當，幸喜此驛有個後門，無人把守，老爺先行，施安瞧了瞧院內無人，這才一同出廳。至後院門首，老爺低聲吩咐施安說：「我兒，本院出去私訪惡人，或虛或實，天晚必回，若晚晌不回，就有了事啊，也不必叫衆官知道，等黃天霸關小西到來，叫他們去找本院。再者我去之後，你傳

出去就說本院有病，衆官一概免見，千萬嘴穩，要緊。」言罷，施安將門開放，老爺出門，吩咐仍將門好閉，老爺出了館驛，不道準往那裏去。此時正是冬月光景，一片荒郊，樹木凋零，草都黃敗，朔風透骨，冷甚冰霜，忠良不由點頭，是爲除暴安良，受此辛苦，倘能拿在惡霸，救出良民，即受些驚懼，也不負康熙老佛爺重之恩。老爺想罷，強抖精神，不管南北，信步而走。當時出城，更覺淒涼。老爺出館驛時候，天才晌午，此時已交未申，走了五六里地，渾身又冷，腿又酸疼。忽見眼前一座院落，外門寬敞，門牆高大，兩溜門房如瓦窰一般。住的僕人佃戶，磚砌圍牆，青灰抹縫，四層角樓，高聳碧空。往北一望，蓋的更覺威風，三間一明兩暗，露著窗戶高台，塔子十多層，一對黑鞭子，掛着門首，兩條懶凳左右分排。因爲天冷，無人在門房存身。賢臣看罷，暗說道：「這所宅子，不像民人富戶，定有前程不小，不亞都中王公侯卿，不知住的何等之人。」施某要到訪他一訪。」想罷，信步而行，來至門前，往裏觀看，忽見由門房出來一人，穿着一身布衣，長了個橫頭橫腦的。他把老爺打量了打量，見老爺穿着翠藍布棉襖，老青布棉褂，白布棉襖，油底的布鞋，頭戴一頂寬沿兒老樣毡帽，瞧模樣麻臉歪嘴，蘿藤花左眼，缺耳，前有個小小的雞胸，後有個凸背，左膀短，走路還帶着點腳兒，又見他手擎着一塊白布，寬有一尺，長約二尺，兩頭竹竿，綑緊上面，寫着幾行大字，幾行小字，這人並不識字，一聲大喝說：「那小子探頭縮腦的做什麼呢？」賢臣暗恨在心，忍氣吞聲，假意陪笑說：「愚下乃行路之人，從此經過，頗曉的些風鑑相法，看貴宅大有風水，將來必出將相之才，故在此看。」言罷，把身一躬說：「休怪休怪。」回身就走。那人不管好牙，竟不容情，趕上去抓着領子，把老爺揪了個趑趄，幾乎跌倒口內說：「回來罷，大哥那裏溜啊，鬧的是怎麼花串兒，你又會看風鑑相地。我們這裏，又有風水咧，看你這嘴巴骨子，分明是來闖亮，瞧着無人，你好進去，有得手的東西，你好偷着走，遇着人，你就說瞧風水呢，怪不得昨日院子裏晒的床被窩丟了，是敢則你來瞧風水，瞧了去咧。」賢臣聽了，忽的大聲嚷叫：「哎，委屈死人了，學生乃是斯文人，况且又是到了貴宅門首，如何昨日丟的被窩，便說是我偷去呢？」正然吵嚷，從裏面又走出幾個人來。賢臣暗閃虎目，打量出來的這個人，但見他身穿皮襖皮褂，緞子吊面，羔兒皮出風，內襯着月白綾子小襖，足登落地白的緞靴頭，戴貂帽，大紅絲纓，猩血一般，海龍領，袖逗着銀針，長的軒昂架子，最大年紀，定有五旬，慘白鬚鬚，赤紅臉面，濃眉大目，賢臣看罷，疑是本主來到，那知他乃管家，姓張名才，在本主跟前很是得臉，雖是惡人，管家不屈枉人心，雖此五里三鄉，大有名頭，此是閑言不表。單說那些惡奴，一見管家出來，俱皆垂手侍立，只見那人開言說道：「你揪的是甚麼人，因何吵嚷？」惡奴見問，連忙回話，口尊：「張大爺在上請聽，方才我們在房，瞧見那人探頭縮腦的，在門外觀望呢。我問他找誰，有甚麼事情，他說路經此處，因爲瞧見宅院，狠有風水，必出將相，我說他信口胡言，分明是闖亮偷盜東西，瞧見有人，要脫身逃走，故此我把他揪住，正要回明

管家請示，或是拷打，或送州衙。但聽張大爺吩咐一句話，好把他鎖網起來。」管家張才瞧罷，面帶怒色，氣忿忿的瞧着欽差施大人。未知施公吉凶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四十二回

酒肆聞霸道姓名

路旁得惡徒真情

話說管家聽了門外吵鬧，出來問了問，惡奴即對管家如此如彼告訴他一遍。管家一聽這個惡奴之言，把賢臣上下打量了一番，不由的心中動怒，將眼一睜，叫聲：「七十兒，你這個囚攬的，特地生事，我瞧此人的打扮，不過是個窮秀才，或者是教書的先生，現在他手拿相面的幌子，定然是他懂些相法，你坐在家裏，那知出外的難，為你這個莽撞生事，我說你多少。」罵的七十兒不敢言語，連忙把賢臣放開。且說施公聽見管事的這些話，就知道是個好人，連忙往裏一跑，口尊：「長官爺，真乃眼力高超，學生何曾不是個儒流秀士呢？因為上京科舉未中，羞歸故里，故流落江湖，來到貴地，因無事可作，自幼學些堪輿相法，暫借此為生，因看貴宅有風水，我才站住。那知這位出來，不由分說，把我揪住，說我偷出被窠，豈不冤屈。幸遇尊駕聖明，才說出學生清白來了。」那管家聽了老爺這一片誑言，滿口裏說：「如何呢？我就猜着的，很是，再不錯，不是教書先生，就是窮秀才。」言罷叫聲：「先生，你貴姓呀？」賢臣隨口答應：「豈敢，學生賤姓任。」大管家叫聲：「任先生，別理他，看我面上罷。禮當領教，談一談，怎奈眼，下我們老爺就回來，有些不便。」言罷，把手一拱，說：「請罷請罷，改日再會。」賢臣也盼不得離了此是非之地，也就拱手說：「多承看顧。」言罷，大人邁步前行。一邊走，一邊想道：「好個惡家丁，不虧了管家來善勸，施某一定吃苦，細想來真可恨。」賢臣想罷，不覺離村有半里多地，忽見路傍有一茶館帶賣酒。大人邁步，遂來茶酒店，一來有些乾渴，二來探訪惡人的名姓。見裏面放着一張桌子，兩條板凳，有個人在那裏坐着打盹兒。一見大人進去，連忙站起，把老爺打量一番，問：「客官爺，是吃茶呀？吃酒呢？」大人坐下說：「倒碗茶我吃。」那人連忙拿了茶杯茶壺來，將茶呈上，老爺斟上茶，手擎茶杯，轆望那人，叫聲：「伙計，賣鋪的生意可好？」那人說：「好啊，託客官爺的福。」賢臣說着話，答訕着，就問說：「掌櫃的，寶鋪東邊兒那一所房子，是個什麼人家？」那跑堂的來至賢臣跟前，對面坐下，低言叫聲：「客官爺，你既不是這裏人，我告訴你，料無妨礙。說起來，那所大宅院，村名叫作獨虎營，要問莊主姓名，人人聽了，打個冷戰，惡閻王羅似虎，人人都曉。又有銀錢，又有勢力，萬惡滔天，專害良民。他弟兄四人，大爺淨身，現在千歲宮內總管，康熙佛爺寵愛，封他是阿哥安達。他二爺三爺在京都中沿河作買賣，有兩座金店，帶東掌櫃的。惟有羅老叔在家享福，捐納候選州同六品職銜，不守本分，胡作非為，愛交光棍，包攬官事，開設賭場，訛詐富人，喜玩鬪鷄。」

鶴鴉聽說新近又入了窮家棍子頭，越發的作惡了。霸佔人家房產地土，硬教人家給他納稅銀，若要依，送到州衙枷打了，還得應允，更有一宗可恨之至，奸色貪淫，家中妻妾已有十幾個，還在外邊霸佔人家妻女。瞧見誰家妻女美貌，硬教媒人提說，若是不應，就使訛詐，說人家從前借過他幾百銀子，放賬滾利，利上又滾利，加二加三，還是小利錢呢？那家若是還不起，就打算人口，女子貌美，給他爲妾，幼童貌美，他硬雞姦，不美的作爲奴婢使用，無人敢作聲。不然就要田房，若說了句不允，立派惡奴鎖拿到家，打死了無處伸冤，那怕你告遍衙門，總不准情，許多惡處，一言難盡。不知害過多少人咧，私刻假印，訛詐州縣，家中安爐，私鑄銅錢，造作假銀。若要出門，衆惡奴前後圍隨一羣，他比州官還有威風。民人見了，兩傍躲開。新近聽說出了一件事，他家使的一個僕婦，有些姿色，硬行姦淫，後爲本夫知覺，惡棍恐生不測，活活將本夫打死，分八塊捺在河中。客官爺你想一想，惡棍如此行爲，怎不令人可恨？

「施公聽了過賣之言，把臉氣成個焦黃，咬的牙齒响，那伙計一見這光景，口中說：『嘆嘆，我的客官爺，這不是胡鬧麼？因尊駕再三問我，我又瞧着你不是我本處人，我才告訴你這底裏深情，那知你有這麼大氣性呢？罷罷罷，我的爺你喝碗茶，快些請罷，趁早兒別給我們惹禍。若教羅府人萬一聽見，我們是吃不住。不然，你老要氣出痰火病來，那是玩兒的麼？』賢臣聽見，把氣略平了平，假意帶笑，叫聲：『掌櫃的，休要着急，我也不過聽着令人可恨，與我什麼相干呢？』過賣說：『這話，尊駕言之有理，我見爺的臉色都已變了，故此我才着急。』賢臣說：『還有一件事不明，請問這等惡霸，難道官府都不知道麼？』過賣搖着手說：『休提此處的官員，誰敢惹他，與他都是朋友相交，弟兄相稱。前任州官爲接了告狀的呈狀，將他大管家傳入衙門，尙未訊問，惡棍便差人上京，與大哥送信去，幾日工夫，京裏的千歲官旨意來咧，把一個州官徹根子抹了回家，因此我才對你說說。』賢臣點了點頭說：『伙計，你把酒燙上二壺，再剝兩個雞子我吃。』過賣答應走去，篩酒不表。施公獨坐心中暗想，可恨景州衆官，枉吃皇上俸祿，屬下有這等惡棍，不能辦理。施某整問，又相隱瞞，不能首舉。忽聽酒舖門外亂烘烘的人聲，吵嚷，只見一羣人都跑出鋪門外，站住。賢臣當官府來到，細看又不是衙門式樣，賢臣納悶，又見來了一匹馬，馬上一人，相貌凶惡，兩手捧着一件東西，足有二尺多長，外面罩定黃緞子套，不知是何物件。隨後又來了兩個人，打扮的格外兩樣，一個騎着走騾，色黑如墨，一個騎着叫驢，色白如銀，一個穿小毛皮襖，揮灰綢面，一斗珠皮褂，黑漆漆的起亮，兩邊端着荷花手中，俱時新式樣，頭戴貂帽，生絲縷子，一色鮮紅，足登青緞尖靴，白面無鬚，一雙吊角眼睛，年紀不過三旬，一個身穿皮襖，不套外褂，裏外發燒，腰中繫着雞皮縐搭包，足登紫絨毡靴，頭戴雙重東瓜帽，算盤頂兒相趁，倭緞雲鑲濃眉大眼，滿臉橫肉，酒糟鼻子，四方口，赤紅臉，連鬚鬚，身體胖大，在驢背上，還有三尺，挺腰大肚，長的惡相，二人並肩而行，後面跟人一窩蜂相似，也有步下走的，又見

揪着，一人那人直往後拽不肯走，馬上的跟人直用馬鞭子打，那人疼痛難忍，直嚷求饒，賢臣看罷，沉吟了半晌，忽聽旁邊一人管着那邊一個人叫聲：「第五的今日可完了二皮臉的，置了終日喝的醉醺醺的，滿街上亂罵胡鬧呢，今日可碰的釘子上咧。」那一個說：「不知他怎麼惹着獨虎營羅老叔咧？」這個說：「因為羅老大爺從我們村裏出來，正遇見二皮臉喝的噁噁兒的在那裏罵街呢，被羅老叔看見，叫他的家人就帶起來了，這一帶回家去，輕者二皮臉有一頓棍挨。」那一個又問說：「羅老叔望你們村中怎麼去了？」這一個說：「嘆嘆，我的糊塗爺，你沒瞧見那個騎馬的，不是我們村中萬人不敢惹的石六太爺麼？」賢臣也在一旁，忽見那羣人有一人望騎馬的說了幾句話，賢臣離遠並未聽見，估量着此處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才要進館會錢起身，又聽那二人講話，總是施公目下合該有場大禍，不由的又要探聽家頭的惡處，好一併擒拿問罪。只聽那一個叫聲：「三哥，只因我在京中做了二三年的買賣，那知咱這麼就有這些緣故，請問這石八不亞如一路諸侯，再借着太后宮中王首領的臉，連坐四人轎的，都合他們相好，石八爺家裏本來也勾了分咧，倚財仗勢，縱容手下的小將們在外無所不爲，這窮家一伙子，總有十幾個人，都是磕頭弟兄，石八算是頭一個，有滲金佛吳六，泥金剛花四，破頭張三，闖相髀鄧四，要錢微硬，訛詐短辮子馬三，白吃猴兒郭二，他兩個集市上私抽稅務，還有崔老叔，外號叫秃爪鷹，單抓阿哥玩雪白臉兒外孫，若要瞧見，嚇的冒走真魂，惡棍徒七恍，外號兒叫鐵嘴兒，單訛牙行客人，火燒鑛上，盤腿兒坐着，渾身脫個淨光，烙出一身燎漿泡來，正股高香點着，隔肢窩夾裏，一個時辰不害疼，外有真武廟六和尚，他是鹽商一個替身，吃喝嫖賭，愛交匪類，只可恨咱這裏地方官，連一個有胆的也沒有，都是些無用怕事的攬包貨。昨日聞聽人說，奉旨欽差點了一位鑲黃旗漢軍的施老爺，往山東賑濟放糧，一路上嚴查貪官污吏，又拿惡霸王豪，聽說把德州有名的皇糧莊頭黃隆基，外號叫賽敬德惡棍硬拿了，開刀問了斬咧。真正的這才是位好官呢，什麼時候來到景州訪一訪，拿住這伙子惡棍治罪，那才顯出報應來咧呢。」賢臣在一旁聽罷，心中正自思想，忽從外面進來了一羣惡棍，揪往賢臣衣襟不放手，不知所爲何事，且看下回分觀。

第一百四十三回

惡閻王誑請相面

施賢臣巧用脫詞

話說施公訪着了凶徒的住處名姓，又得了扞兒上石八這些人的底細，恨之已極，一定拿住治罪，再將太后宮與千歲宮的兩名首領，一齊參倒，才稱心願。思念之間，肚內飢餓，只得喝碗茶，吃了兩個點心，會了錢才要起身行走。忽見從鋪外闖進人來，走至老爺跟前，把眼上下先打量了一番，上去用手拉住叫聲：「先生，想必你會相面。」賢臣隨口答應說：「略曉一二。」那人

說：「走罷，先生跟我到我們家裏給我們爺相相面。」賢臣說：「令恩主是那位老爺？」那人說：「要問我們上頭是獨虎營羅四老爺。」賢臣聽了，不由打了一個冷戰，心內暗說不好，施某眼下有禍，無奈勉強支吾，口尊：「衆位，如要相面，請到這裏來罷。天氣晚了，愚下還有事，二則要趕路程。」只見又有一人插嘴聲叫：「先生，你怎麼這樣不懂？你叫我老爺往這裏來罷，好不好？懂事咧，我們下一講字，你倒這麼不諱，抬舉，拿糖擲式的，伴兒們過去揪住他，看他走不走。」又有幾個做好歹的，一齊說話。賢臣是個居官之人，豈不懂這混話？奈衙役不在面前，難以違拗，少不得走一場。無奈叫聲：「衆位爺們，請先行，愚下走就是了。」言罷，賢臣在前，衆奴在後，一齊走出酒鋪，竟奔獨虎營而來。不多時來到惡霸門首，進了大門，見門底下奴僕無數。衆惡奴內有一人叫聲：「哥兒們，誰去回爺一聲。」去不多時，就出來說：「爺吩咐叫你們把相面的帶進來呢。」七十兒答應，至大門以下，高聲說：「爺吩咐叫把算命的帶進去呢。」衆奴答應着，拉着賢臣就往裏走。七十兒望着賢臣說：「老伙計，頭前你說我們宅是有風水，這一會你可進去細細的端詳端詳。」老爺也不理他，跟定惡奴往前走。忠良暗自思想，事情業經訪真了，只怕眼下禍患不小。猛見有一惡奴走出來，叫聲：「老七呀，先把相面的帶過來站住，等羅老爺發放了二皮腦，再帶上他去。」這一個聞說，把大人帶到穿廊底下站住。大人從人背後閃目留神，往裏觀看，但見廳內迎面上坐着二人，就是頭裏騎馱子的那個人，兩旁站立惡奴不少。只聽惡閻王羅似虎手指着那人罵聲：「王八宰子，你是什麼東西，竟敢見了我，與你八老爺還敢滿口的胡言，毛嚼的講闖，我的人說說你，你還敢不依，要打架，你反了咧，你也背地裏打聽聽，漫說是五里三村的莊民，就是那些府縣的當差書吏人等，他見了我們，那一個不是垂手侍立的站着，那像你這撒野的囚徒，不懂眼。」又見顯道神石八望着羅似虎，叫聲：「老兄弟，你也特煩咧，那有那麼大粗的工夫，合他勞神，不用問他咧，他的眼眶子也甚高，瞧不起你我，縱然把他打一頓，他也未必怕，不如拿石灰，把他狗入的眼睛揉瞎，就算完了。兄弟你沒我爽快，但有撞了我的，不是把他滑子骨擰斷，就是把他睛揉瞎。」羅似虎聽了，吩咐把石灰拿來，任憑二皮臉怎麼嚷哀求，衆奴不肯容情。按住他，登時把眼睛揉瞎，抬出去了。表且說廳外賢臣只恨的暗罵道：「我把你兩個剝鮮的奴才，這是怎樣個王法，如此可惡，即便沖撞了州縣官的馬頭，也不至如此治罪，罷了罷了。我施某仗主子的洪福，出了賊宅，合你兩個算賬。」老爺正恨，又聽上面的石八說：「老兄弟，我走咧。」說罷起身，羅似虎把石八送出門，回到廳房坐下，吩咐：「快把那相面的叫上來。」惡奴答應跑出來一點首，沖着賢臣說：「大爺叫你呢。」老賢忍着氣，一邊走，一邊偷眼觀看。但見廳內陳設何等齊整，也難爲他內監哥哥，怎麼睜來的有這分家私，可恨惡人不曾享福，且說上坐的惡閻王羅似虎，一見相面的進來，留神閃目觀看，只見他穿戴了打扮個難看，再配着其貌不揚的

資格，惡人看了，不由的好笑，那知賢臣的貴處，另在一旁，手拿着一塊白布，一尺多寬，二尺多長，上寫着學看相三個大字。又寫着全不識山人五個小字。兩旁又寫了兩行小字，一旁是殘眼能觀善惡分貴賤，一邊是歪嘴直言禍福辨忠奸。惡人看罷這兩句話，不由的心中嚇了一跳，暗道：「好個施不全，他竟特意的來有心訪我，立刻追他的命，不知是真是假，暫且留下狗官性命，問他的來意如何，但有一句話，必須如此這般。」惡人想罷，眼望着手下的家人叫道：「小子們不用拉他叫，叫他漫漫走，想必是他腿上有瘡，不得動轉。」賢臣聞聽，暗說這樣漫待斯文，爽利是一點兒一點兒的蹲罷。一邊裏蹲着，一邊裏心中暗歎說：「罷了罷了，我施某現作朝廷的欽差，怎麼倒給一個發了行禮呢？要不依着他們，現今又在賊宅，就如龍潭虎穴，惡人一惱，我施某就是眼下不測之禍，就講不得失官體咧。」一拐一點的走到惡棍眼前說：「財主爺，藝士這裏有禮。」言罷只得哈了腰，作了個半截揖。惡人一見，不由的大笑，口說：「啊啊，好說好說。」衆惡奴才要狠哆著下跪，惡人把手一擺說：「你們拿個座兒來，叫他坐下，好給我相面。」惡奴答應，取了個凳子來，放下。賢臣坐下，惡棍切着烟袋，把手鶴鶉，叫聲：「麻子，那姓甚麼那裏人？」氏怎到我們這裏相面來了？」賢臣聞說，暗道：「好哇，施某做官，越發體面咧，又有人叫起麻子來了，我只得忍在肚裏。」回答說：「財主爺在上，貴耳請聽，學生姓任，賤字方也，祖居福建，現住北京地安門內，鑼鼓巷，自小攻書十數載，微倖身列靈門，因爲今歲鄉試未中，中心一氣，離家要到山東訪友，偏偏撲了得空，故此流落貴處，盤費短少，因我幼習柳莊相法，不過暫取路費，好登路程。」惡棍聞聽，點頭微笑，說道：「麻子，你方才說什麼那塊布，又寫着是什麼幌子，全不識幾個字，你別是倒過來念罷，你是施不全罷。」賢臣聞聽，打了個冷戰，口尊：「財主爺，要問全不識山人五個字，乃是愚下自撰的草號，因爲招牌上那兩句話，口氣過大，恐怕久闖江湖的那些老先生瞧見了惱我，故此寫着學看相的，山人全不識識者認也，方才尊駕說什麼施不全，我，不懂得，只是甚麼話？」惡棍口內冷笑說：「你自然不懂得，你大懂得，我可懂得呢，咱也別管是施不全，是全不識，你先相相我，後來還有造化沒有呢？」賢臣聞聽，故意站起身來說：「尊駕把冠往上升。」惡棍依言，把帽子往上一托，老爺又端相了一會說：「尊駕今年貴庚？」惡棍說：「我今年二十四歲。」賢臣說：「財主爺這付尊容，好比浮雲遮住太陽，光休怪相言看貴相，四歲至十四歲，這十年講不起豐年，連衣食也不足，其相應飢寒，怎麼說呢？相書上說的好，眉低散亂妨少年，奔了吃來又奔穿，難得尊駕這一雙眼，乃是將相之眼，十四至二十四，正走眼運，好比一輪日照浮雲散，萬里光華耀滿州，愚下直言，並不是奉承，尊駕自二十四歲往後，有五十年旺運，不但大富大貴，只怕後來還有個一字並肩王的造化，多虧這個似陰非陰，似陽非陽的貴人扶助，子宮遲立，壽有八旬。此愚下直言，財主爺休怪。」看官，老爺一派謊言，不過是爲自己身在危地，方才又被惡棍看破。

了招牌上的語言，知道是施不全前來私訪，故此打算奉承他幾句，叫他放自己好出虎穴，發兵來拿他，那知竟被老爺諷着了。老爺說他四歲至十四歲運氣不佳，那時惡棍的老子，給人家做長工呢。當差的哥，還未得時，他媽媽縫窮，自己檢長糞，挑苦菜賣呢。老爺又說他有一個並肩王的造化，他想着康熙皇帝萬年後，千歲爺坐了殿，他哥哥把他帶進去，千歲爺要一喜，就許封了他個王位，那知賢臣是個啞謎，說他不久便要過刀，乃是亡故之詞，閉言不表。且說惡人羅似虎被施公幾句奉承話，眉開眼笑，心裏甚歡喜，有放賢臣之意，不知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喬四怒激羅似虎

惡霸拷打施大人

話說羅似虎被施公一片奉承言語，說的眉開眼笑，惡人就有釋放賢臣之意。忽見喬四在衆人叢中站立，兩眼不轉睛的，望上盪看耳內留神聽話。他聽見施老爺一派謊言，說的羅老爺喜出望外，沈吟半晌，心裏明白，怕羅老爺心中一喜，放了忠良，他的仇就報不成了。急邁步走到惡棍跟前，一條腿打了千兒說：「小的回舅老爺，千萬別聽他話，他竟是習就的一片熟套，信口胡謔，舅老爺要是聽他的話，那就誤了大事咧，若放了他，只怕連舅老爺都有不便。」惡棍一聽此言，叫聲：「喬四，你認真了，他是施不全麼？」喬四說：「小的千真萬真認的他是施不全，一來他親到過我們村莊，二來他將小的主人拿進德州衙門親審，我隨後暗跟着打聽，會見過他兩次，豈有不認得的？」看官，施老爺先前只打量他是看出招牌上的破綻，再不想他是皇糧莊兒的至親，有人早洩了底，說是施不全。這會子賢臣如夢方醒，才知黃隆基是惡人的姐夫，說話的人是喬三的兄弟。此時老爺猶如高樓失脚，揚子江緊溜橫舟，腹內想：「罷了罷了，合該施某命盡，才遇見對頭仇人。」老爺正然害怕，只見惡棍登時把臉擺將下來，叫聲：「施不全，你好大胆，我要拿你，還怕拿不住你，竟敢找到我頭上來咧。」施公此時，出於無奈，只得壯着胆，口尊：「財主爺，旁人之言休聽，學生頭裏稟過，我乃真正是看相賣卜之人，如何把我認作施不全，學生不懂得他是誰，他與府上有仇，財主爺千萬休要委曲好人。」惡棍聞聽，微微冷笑，叫聲：「施不全，你不用妝假，雖然我不認得你，可有人認得甚準，我且問你，我們姑老爺與你有什麼仇，要把他拿去問斬抄家？」惡棍說着，不由動怒，手指賢臣說道：「你倚着你是欽差，不過是威嚇知府州縣，怕你提參。再者，你來是爲賑濟之事，差滿就進京交旨，何以無故殺人？黃隆基與你何仇恨，將他問成斬罪實告，訴我，我與黃隆基爲姑舅至親，你到我家，是自投羅網。」施公自知事情不好，性命不保，只得花言巧語誑哄惡人，不但不露驚惶，反帶笑容，望着惡閻王羅似虎，口尊：「財主老爺過耳之言，不可聽信。再者，尊駕是聖明之人，我若果真是欽差，任你斬殺也不

委曲，學生本是相士，拋家失業，才到貴村，拿我頂缸當作仇人，豈不損了陰功？惡人聞聽，猶疑不定，惡奴在旁插言，叫聲：「施不全，你不用巧辨，想要逃命，萬不能夠。你瞧着我舅老爺好哄，怎能哄得了我喬四？我自幼跟着我們老爺，走南闖北，無論他是什麼人，只一經我的眼，就斷他個人成兒，何況你這個資格好認的前雞胸，後羅鍋，倭胳膊，麻面歪嘴，左眼羅龍花，我猜你走道兒，還是個點腳兒，可不是？」賢臣說：「尊駕何苦只賴我是施不全？俗語說：『人有同貌，物有同形。』」喬四說：「任憑你說得天花亂墜，也不放你，只怕放了你，就誤了大事呀！慢說你是肉身，你便燒成灰，我喬四抓把聞一聞，就知道你是施不全的味兒。別開巧咧，教你傾的我們主人奴才死的死，逃的逃，家破人亡，你又跑到這裏充老實人來。你也想一想，你的行為毒不毒？我哥哥已經是跑了，就是怕了你咧，你又撒磚弄瓦，教人把他淘尋着，將腦瓜兒片下去，你才歇了心，幸而我跑的快，跑到這裏來，不然這一會子，也早就他娘的死了。」言罷，望着羅老叔，叫聲：「舅老爺，千萬別聽他的話，俗言說：『抄手問賊，誰肯應呢？』」舅老爺想想他要不是施不全，他就立刻跪下叩頭，懇求舅老爺呢，看他還是大人的架子，站着說話，皆因他怕失官體。再者舅老爺你想想，我的主人與你是什麼親戚，舅老爺要不替報這個仇，以後怎麼見我們的奶奶？這是一二來，他又扮作相面的先生，到咱們莊上來，他必是打聽出舅老爺與主人是至近的親戚，他必想一併除害。不是小的多嘴，舅老爺若是放了他，猶如縱虎歸山一般。」看官喬四說的話，不亞如火上加油，一片言語，就把羅似虎怒激起來了。又遇着惡奴七十兒，想着頭裏爲施公受了張管家張才一頓罵，他心裏正沒出氣，一聞此言，他也跑過來如火兒，單腿打千兒說：「小的回老爺，這相面的千真萬真是施不全，前來私訪，怪不得爺頭裏未回家時，他就在咱們大門口兒走過來走過去，探頭縮腦的好幾次。」惡人羅老叔聞聽這一片話，不由的沖沖大怒，罵一聲：「好該死的狗官，怎麼竟敢訪你老太爺來了，小廝們快拿馬鞭子來打這個狗官。」惡奴應答，登時手拿藤鞭三四把，吩咐專聽主人。惡棍高聲叫道：「快打！問他訪我何事？」衆惡奴上前動手，倒揪領子，按在地上，用鞭子照賢臣打了去，只聽唰唰的响，好似雨點一般。賢臣兩手抱着臉，疼的渾身亂抖，料着有死無生，不能報答君王，有暗歎七絕一首：

一點丹心照太空，浩然正氣貫長虹；君恩料得難於報，直待來生再盡忠。

移時惡閻王見施公這樣光景，吩咐惡奴說道：「你等暫且住手，待我問明。」衆奴聞言，連忙住手。施公一番身，坐在地上，二目緊閉，一言不發。惡閻王叫聲：「施不全，你不用合我妝着了，給我細說，扮作相面的到門上爲何事而來？」施公二目睜開，望着惡棍叫聲：「財主爺，我要是施不全，好說來歷，我本不是，教我說些什麼？」惡棍說：「抽了頓馬鞭子，還是這樣嘴硬，老太爺

今日到要試試你的橫勁。這等馬鞭子，不過先給你送個信，再要不招，比這個辣的還在後頭呢。」衆惡奴在一旁齊聲大喝說：「施不全快招。」賢臣腹內說：「好一起剝鮮的囚徒，本院今日到被這起狗奴威嚇起來了。正是」

龍離滄海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我施某就拚了一死，萬不可說出真姓名來。」想罷叫聲：「衆位不用威嚇，我愚下也不求生，要殺要剮，只要早些給個痛快，我不過作個含冤之鬼，財主爺損點兒陰德，叫我什麼施不全，那可不敢從命。」惡閻王說：「你想早些求死，那裏能教你痛快死咧？還用懲治二皮臉的方治懲治你。」吩咐：「拿石灰來，揉了他的眼罷。」惡奴答應，登時把石灰取來，又吩咐揉起來。惡奴應答一齊上前，賢臣暗說：「這可罷了，縱然不死，也成了廢人咧。」忽見從外邊走進一人來，不知說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五回

張才求情暗救賢臣

小西下帖巧逢天霸

話說惡棍吩咐衆奴捺倒施公，用石灰揉了眼睛，衆奴才要動手，從外面忽然走進一人，高聲叫道：「且莫動手，等我見爺還有話說。」你道此人是誰？乃是大管家張才。但見他走至惡棍羅似虎跟前，在一旁哈着腰站定。惡棍說：「你這半日那裏去來？」張才說：「頭裏吳家村的王舉人，把小的請去，就爲那楊龍楊興的那宗事，他如今情愿拿出一百銀子，贖他的表妹，還求爺開恩，告訴州裏，不拘怎麼，把楊龍楊興打幾板子放了罷。」王舉人說：「明日親身來給爺叩頭。」惡棍搖頭說：「不中用，王舉人他又充怎麼有臉的，等他明日來再說罷。」張才復又說道：「小的不知這相面的先生犯了什麼罪呢？又綁他。」惡棍說：「他是施不全私訪來了。」張才說：「爺知道麼？此人頭裏小人問過他，他是今科鄉試未中的個秀才，叫任也，方因爲投親不遇，故此相貌爲生，那裏來的施不全？再者呢，施不全他乃奉旨欽差，走動八拾大轎，全副執事，多少官役圍隨，不亞如康熙爺的聖駕出京，他那有許多工夫，這樣冷天來私訪呢？休要委屈無過之人。小人在外面聽見人說，施不全於初四日才能到景州南留集上，明日才能到那裏，今日那有施不全呢？」惡棍聞聽說：「既是這樣，暫且教他多活一夜，明日要有施不全過去，可便放他；若無施不全過去呢，不用說，一定是施不全來私訪，再要他的性命也不遲。小廝們把他捆起來，鎖在堆糧倉房裏去。」衆奴答應一聲，遵惡棍的吩咐而去。張才本意要替賢臣求請，教放了他，見主人的話口緊，也就不敢往下說了。惡棍站起身來，往後院而去。老爺在惡棍宅中受罰不表。且說關小西奉老爺之命往王家屯王善人家送拜帖，出驛館上馬，登時出城，眼看太陽平處，壯士心急，想着送帖回來，還要趕緊進城，打聽得離城只八里地，展眼之間走到，瞧了瞧，果然有座大莊院莊前有座鋪面，好

漢下馬，將馬拴在鋪門外，想着開個信兒省的尋找，忽然從南來了一羣馬，從此經過，小西的坐騎是兒馬，瞧見母馬，掙脫開繩，趕着那羣馬，呱呱亂跑。小西一見，慌忙趕去，只見前面羣馬之中，有個人騎着馬，趕着內中就有自己坐騎，好漢大聲說：「大哥略站一站，我的馬在你馬羣內了。」那人揚揚不理，趕着馬越發跑的快，展眼跑出有二里之遙，只見那人將馬趕進大門裏去了。好漢跑到跟前，大門已閉，上前把門打了三响，看官你道，此是那家？就是王柳的親舅家，前已表過。此人乃臨清人，移居在此，名叫丁彪，外號神行太保，年六十四歲，身高六尺，背闊腰圓，說話聲如銅鑼，一頓吃五斤肉，六斤的麵餅，能打少壯小夥子六七十人，幼年以保鏢爲生，目今已掙成家業了。關小西叫門半响，無人答應，好漢動怒，用脚把門一踢，驚動裏面衆位徒弟，一齊跑了出來，開門望着小西開口說：「你是那裏來的？踢我們的大門？」小西勉強陪笑，尊聲：「衆位，方才小弟驚了馬，跑入府上馬羣之中。」衆人說：「誰見你的馬來也該打聽打聽，誰敢碰太爺的門，還不快些滾開。」小西一聽，心中大怒，罵聲：「挨刀的，休得無禮，明明昧下我的馬，還敢開口傷人，快快送出來，無事少些遲延，就是飢荒，我要一惱，拆了你的窩巢，還是要馬。」一脚踢開一扇門，捺倒了三個人，那幾個一見了，齊聲大罵，圍住小西亂作一團。丁太保正在那裏配藥，忽聽得外面鬧吵吵的亂嚷，正自懷疑，猛見家中使喚的一個人，名叫大哥兒，喘呼呼的跑進去，叫聲：「老太爺不得了！不知那裏來了一個醉漢，一脚把咱的衙門踢下來，那小大叔圍着亂打呢！」丁太保一聽，也顧不得配藥，連忙鬼去長衣搭包，急邁步出房，來至前院，嚇使了個箭步，躡至門下，一聲大喝：「什麼人！我上門來撒野？」好漢關小西一見裏面又躡出來一人，雖然手裏招架着衆人的拳脚，眼裏不住的阻着裏人，恐其上來幫手。好漢留神預備，那知老英雄見他八個徒弟圍着一人動手，自己也不好意思上前，只得在旁邊觀其勝負，只見那一人躡跳躍拳脚的門路精熟，不亞如一隻瘋魔的猛虎。丁太保點頭暗誇，就知受過高人的傳授，猛見二徒弟呼雷豹，被那人一脚踢出四五步，扒在地下直哼。大徒弟獨眼龍，他乃是牆上畫魚的一隻眼，冷不防備被小西一拳打中了好眼，登時腫起來了，獨眼龍竟成了瞎眼。丁太保一見，又氣又惱，罵一聲：「無能的業障們，還不住手麼？八個人打一個，還教人家打了。」言罷，又回叫一聲：「朋友，你貴姓？」好漢說：「我姓關。」丁太保說：「關朋友，方才我見你的拳脚，却都使的好，你果然是一個漢子，敢與老夫比拚三合麼？」關小西哈哈大笑說：「來來，那羣奶黃未退的孫子門，還不是關爺的對手，你這老牛其奈我何！」丁太保心中大怒，罵聲：「囚徒，休得胆說，你太爺開恩，讓你把衣服脫了，好和你動手。」小西也不答言，將馬褂子皮襖脫下，又將帽子摘下，連拜帖放在一處。丁太保往後退幾步，兩手抱拳說聲：「請！」關小西見他如此禮貌，也便拱手說：「請請！」言罷，二人拉開架式，不表。且說黃天霸回明了大人，要去找王棟，登時出了城，一邊騎着馬走，一邊想。

猛見前面有座村，速催馬前行，展眼進村，抬頭看見路北有座宅舍，門口四根旗杆，門上懸着金字大匾，翰林弟好漢腹內暗說：「雖然聽見王哥常提他舅舅丁三把是個財主，並未聽見說是什麼前程，這所宅子掛着翰林匾，大約不是。」猛見裏門出來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天霸連忙下馬帶笑說：「請問老人家這裏是姓丁麼？」老者聞問，帶笑回答說：「這裏不姓丁，此乃翰林院王宅。」天霸又問：「可是與王希老爺一家麼？」老者說：「不差，太老爺就是王希老爺的堂弟，我們太太老爺在任上，二老爺是光祿寺少卿，你是那裏來的？」天霸說：「我乃欽差施大人的長隨，請問老人家方才有我們的伴兒來下拜帖，見了沒有？」老者搖頭說：「並沒見有什麼人來下拜帖。」天霸說：「呵，莫非不是這裏？」老者說：「請問這位大人，莫非是作過順天府尹的施老爺施不全麼？」天霸說：「不錯，正是。」老者說：「該回過敝上前去叩見，才是正禮。怎奈我們大老爺二老爺都在任上，太老爺現又染病不起，借重尊駕回去，替我們爺請大人的安罷。」天霸回言：「好說好說，還有一事，請問老人家，此地有個保鏢的丁太保，住在那裏？」老者說：「哦，你問先保過鏢的丁太保，他家離此六里地，名叫做回子營，那裏一問便知。」好漢說：「多承指教。」兩個人哈了哈腰兒，分別。天霸上馬，直奔大路，頃刻就走了五六里，天色將晚，幸而天上有月，只見前面一村，好漢催馬進村，走不遠前邊路北有座大門，門前圍的人不少。好漢勒馬觀看，但見門內是個空院，院內有一羣人，還有兩個人，比拳脚呢，天霸爲人，一生好武，我見這比試武藝的，也顧不得瞧人，咧坐在馬上留神觀看，打量誰贏誰輸。只見二人你來我往，不分勝負，好似二虎相鬪。天霸就不住的喝彩，又留神細看，是關小西與那人比併輸贏。好漢擠入人羣，暗自忖度，有心招呼一聲，小西必回顧看我，倘被人家趁空打來，他必受傷，欲待上前幫助，又恐你與此人相契，再等一刻，再作主意，想罷復又觀看。看了一會子，猛見幾個人進去，取出幾件器械來圍住小西動手。天霸不由心中大怒，把兩手往左右一分，躡到當院，衆人被好漢撥拉的一溜歪斜，栽倒了幾個。且說天霸一聲大叫：「咧，好囚徒，我黃天霸在此，休得無禮。」看官黃天霸道出姓名，爲的教關小西知道他來好放心。且說關小西一聽此話，閃目一看，果是黃天霸。暗想道：「黃老弟他怎麼也來到此處，哦，是了，必是施大人不見我回去，故打發他來找我了。」且說老英雄丁太保，猛見一人躡到眼前，自稱黃天霸，老英雄心中多疑，高叫：「孩子們，且別動手。」又叫：「關朋友，你也且住手，老夫有句話說。」言罷走至天霸眼前，上下打量了一番，執手開言說：「請問尊駕貴姓黃麼？」天霸說：「咱姓黃，怎麼樣？」丁大保滿臉帶笑說：「有位飛鏢黃三，太是你何人？」天霸見問，也就以禮相答，口稱：「不敢，那是先君。」老英雄聽了，趕着與好漢拉了拉手兒，口稱：「黃兄，恕我眼拙，失敬失敬，早已久仰大名，今日得會三生有幸，話不說明，老兄也不知曉，當日愚下保鏢爲生，在蘇州路上，虧了令尊三太爺仗義護我兩鏢過去，那時我就感情不盡。又

蒙李紅旗李兄引進，與令尊結爲契友。」天霸聽說他姓丁，連忙說：「有位王棟兄，可是令親麼？」丁太保回道：「那是舍甥。」好漢也就拉手兒說：「恕罪。」又將特找王棟的來意說了一遍。且說關小西在一旁，見他二人說說，說到一家兒去了，聽了半天，才明白。且說了太保將天霸小西讓進書房坐下，又與小西陪罪。關小西也與丁太保作揖，丁太保又叫：「徒弟們進來，與二位好漢見禮。」但見大徒弟獨角龍的好眼被小西打腫，二徒弟呼雷豹的腿也踢傷了，關小西一見到覺臉上發愧，太保吩咐擺酒，登時擺上酒飯，讓天霸關小西上首，丁太保陪坐。飲酒間，敘起話來。丁太保才知他二人是保施公往山東賑濟。又聽小西說因爲馬跑到他家，他追來要馬。丁三把一聽大怒，立刻叫人到園內去查看，果然查出老英雄問衆徒弟是誰放馬去來，要昧下馬問來問去，是獨眼龍放馬去，拐來此馬，後來有人找上門來要馬，他執意不給，才惹的關爺動氣。老英雄罵聲：「打嘴的嘴才怪不得，關爺把你好眼打瞎，你幹的就是瞎眼的事罷了，此刻我不究了，明日再合你算賬。」天霸小西再三相勸，不覺飲至四更，這才撤席。安歇片刻，交了五鼓，剛到天亮，天霸與小西起來穿衣淨面，整頓齊備，告辭了彪要走，老英雄苦留不住，又送了法製的伏蓋，令人牽出兩匹馬來，把天霸小西送出大門，三人彼此哈了哈腰兒，這才分手。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救恩官暗探吉凶

話說黃天霸關小西在回子營，告辭了太保，要趕緊進城。出村正遇天降大霧，不辨東西南北，行走之間，馬不前進，四蹄亂迸，往後直退。天霸知道這馬的毛病，估量着前途必有急事，就不緊催了，連忙下馬。關小西忙問道：「此馬不往前走，是什麼緣故？」天霸說：「關哥你不知道，我這馬有個賤恙，慢慢再告訴你。」言罷，將雙蹄連在馬鞍之上，將韁撩起繫好，叫聲：「關哥拉着這馬，只管前走，頭裏等我，我隨後就來。若是工夫大了，你只管進城去。」小西只得拉着天霸的馬，從西北繞道而行，不表。且說黃天霸見小西去後，把皮襖襟掖起，大叉步緊往前走，眼內四下觀看，但見路旁霧罩罩的，細看是一攢大樹林，好漢剛然走過去，忽聽背後有脚步响聲，回頭一看，却是一人手舉棍子，照着好漢的腿要下絕情好漢，雙足一碰，碰起有三尺多高，那人打了個空，舉棍又照頂門要打。天霸瞧着棍離不遠，將身一閃，伸手抓住那人的棍，往懷中一拽，復又往外一推，只聽咕咚一聲，把那人栽了個仰八叉。天霸趕上，踹了一脚，叫脫皮襖，賊人心裏暗說：「我若不脫皮襖，他就死咧，不如暫且脫下，然後再調人來，將他拿住，以報此仇。」就只是見了衆伙計，我面上無光。」賊人正打主意，只聽好漢一聲說：「你再不言語，我也要動手了。」賊人見好漢動怒，連忙哀告說：「老爺息怒，且莫動手，放我起來，我說就是了。」好漢聞聽，放起賊人，令他把皮襖脫下。

天霸肩抗木棍，挑着皮襖往前走，見前面樹上隱隱約約似乎有人。好漢暗說：「這樹上不像個人麼？此乃隆冬之時，這人在樹上作什麼呢？莫非是要上弔？」英雄雄罷，連忙緊走幾步，相離不遠，看了看是在樹上捆着呢。渾身精光，臉如白紙，二目雙合，好漢就知是被賊所害，把衣裳剝去，便不管草死苗活，說我有心搭救，此人性命，又恐就誤了工夫，施大人報怨，待要不管，那有見死不救之理也罷。我先看看還有救沒有。好漢於是把棍子皮襖放在地下，上前伸手摸一摸那人的心口，禿禿亂跳，還滾熱呢。又摸口鼻尚有熱氣。好漢說：「有因兒，合該咱倆有緣。」言罷把繩鬆開，放倒在地。回手又將大皮襖拿過來，叫聲：「老兄啊，這是我乾兒子孝順我的，幫了你罷。」說着給那人披在身上，又將那人的嘴撬開，塞着一口的棉花。好漢與他伸手掏出，猛見那邊塵土飛空，像有許多人來，相離不遠，但見七八個人趕來，盡都是彪形大漢，惡眉兇眼，來勢正勇。猛見好漢把石砸碎，又見上樹如貓，暗暗驚慌，把雄心退了一半，就知此人是個英雄，互相觀瞧，不敢前進。內中惱了一人，混逞好漢，大叫：「哥們且後，待我拿他！」言罷手舉鐵尺，撩衣前進。天霸在樹上早把鏢擎在手中，照准賊人手打去。只聽嘯的一聲，哎喲咕咚倒栽在地。且說衆人見伙計鐵尺落地，仰天平身栽倒，衆賊還不知那裏這東西，俱都怔痴痴的發默。好漢在樹上大喝一聲說：「賊寇聽着，你祖宗的寶貝有一百多支，任憑你有多少人，只管快上來，叫你們來一對，死一雙，快來罷！」衆賊聽見這話，叫聲：「第七的我們可顧不得你咧。」言罷撒腿就跪。好漢在樹上躡將下來，嚇的直叫：「爺爺饒命，只當個買鳥放生，家中還有年老父親，無人侍奉，今日饒了我的命，你就是個老祖宗。」好漢聞聽，就勢把鏢拔出來，抹了抹那血跡，收起來，大叉步往前追趕。走不多時，猛見有個土坡兒孤零零，有座破廟，天霸暗說：「那伙狗男女，大略去了不遠，這座破廟必是他們窠巢。」想罷邁步竟奔破廟，走至跟前，聽見裏面有人說話。這個叫：「老四呀，方才那個小子好利害傢伙，一棍把塊祭台石打碎了，幸虧咱們跑的快，若被他打一棍，管把豆腐漿砸出來。」好漢在外聽着，不由的暗笑。正聽着，忽有一人大言說：「何必別人家貼金，傷咱們的人，我們該報仇雪恨，皆因沒本領，只後吃虧，就讓那人有法術，常言說：『能人背後有能人。』」天霸一聽，心中大怒，一脚把榻扇踢開，就倒了一扇。好漢站住，往裏觀瞧，但見裏面膝黑，並外面陰昏霧罩，細看了會子，才瞧出當地下有一池兒活火，幾個人圍着拷火呢。猛見有人把榻扇踢倒一扇，衆賊剛要喝問是誰，忽見好漢堵門而立，嚇的衆賊手忙脚亂，無處藏躲，一齊跪倒在地，叫聲：「我的佛，看小人沒敢說什麼，休要見怪。」天霸聞聽，一聲大喝說：「少要胡說，我只問你們那樹上捆的是什麼人，是你們害的不是？如有虛言，我又祭起寶貝了。」衆賊知道利害，抖戰說：「別祭寶貝，神仙老爺，我們情願實說，皆因小人們爲窮所使，才把那人如此，不料並無什麼值錢東西，只有一件破褥套，還有身穿一件破襖，老爺若要，小人情願送還。」好漢說：「既然如

此都跟我來。衆賊答應，登時將衆賊帶到樹下，將受捆的那人，并那名賊寇，叫衆賊拾至廟內。天霸吩咐把那人放在火池旁，邊亂草上躲下。可巧丁三把送的法製伏蓋，好漢拿了一塊，用滾水泡開，灌在那人腹內，教他慢慢蘇醒。好漢又盤問衆寇說：「你等有多少伙伴，現在那裏窩藏？頭目是誰，不許隱瞞。」衆寇聞聽，齊說：「小的們實回太爺，我們並無什麼頭目，也無別的伙伴。」天霸說：「既然如此，快把此人衣服財物等項，一齊拿來，你們各自散去。」衆寇答應，忙把褲套取來，放在地上。又有一人望着好漢叫聲：「太爺，這皮襖賞與小人，他的棉襖，小人穿着呢。」天霸說：「那麼着，你倆就換了罷，不必多說，快些散去。」賊人不敢遲延，千恩萬謝，出廟四散不表。且說地下被害的那人，猛然腹內一陣汨汨作響，一連出了幾次恭，薑裏寒散，好漢一見心中大悅，只見他甦醒多時，把眼一張，翻身起來，四下觀真，兩眼發赤，口內只是哼哼。好漢知他心中納悶，把已往情由，對他說了一遍。那人如夢方醒，站起來，慌忙跪倒，叩頭謝恩。好漢一見說：「不必如此，快收拾回家去罷。」那人細把天霸上下打量了一番，說：「小人瞧爺很面善，就不敢講。」天霸說：「只管講。」那人說：「小人家住德州，只因來了個欽差施大人，將本州莊頭黃隆基家丁喬三，一併抄拿，小人到州衙瞧看審案，故此認識大爺尊顏，知是跟欽差的。」天霸說：「不錯。」那人說：「還有一件事情，大爺請聽，小人姓宋，名宋保，只因我姨家住獨虎營，給羅宅作僕婦，今日我看我姨去，有個相面的先生，細瞧很像欽差大人，被羅宅拿住。」好漢聞宋保之言，不由失驚，忙追問下情說：「此話未必真嗎？我們老爺身居欽差，那裏有什麼大工夫去私訪？」宋保說：「大爺小人不敢撒慌，我把欽差面貌記得很真，一見相面的先生，就有些疑心，又聽羅宅的家人紛紛亂嚷，說：『那相面的先生是施不全假扮私訪。』小人越發信真了，我倒替他老捏着把汗兒，怎麼說呢？羅宅現是黃隆基骨肉至親，他要替親戚報仇，還肯輕放嗎？」天霸聞聽，雖然心內担驚，面上却不露出來，故意笑道：「傻朋友，別滿嘴胡說，我們大人現在館驛之內，這就是不認錯了。我且問你，此處雖獨虎營，還有多遠？」宋保說：「還有十數里地，這是背道，要打景州城裏去，不過四五百里。」好漢問：「這羅宅是個什麼人家？」宋保說：「若說他家，彷彿一路諸侯，家有內監，他哥哥是千歲官首領，京裏有銀樓當舖七八座。羅老叔外號叫惡閻王，獨霸此方，倚財仗勢，連此地官府還怕他三分。」好漢聽罷，恐賢臣遭害，也不便往下再問，叫聲：「朋友，我還有事，不能久在此敘話，你也及早回家去罷。」言罷，宋保拿起行李，同好漢出廟，千恩萬謝，告辭而去。且說黃天霸瞧了瞧，霧散天晴。此時正逢冬至，日短夜長，不覺天已向午，心內着急，邁步緊走，要去搭救欽差。往前正走，只見遠遠一座村莊，村頭有磨，磨大門，好漢暗說：「這一定是惡人住的村莊，我再打聽打聽好行事。」可巧一問就問着頭裏老爺吃茶的那座小鋪兒，舉步進內坐下，只見旁邊座兒上一人站起，欲要招呼，天霸瞧了瞧，乃是小西，連忙望着他擠眼，關小

西也就明白了。復又坐下，一語不發，仍然兩人故妝不認識似的。各吃完東西，天霸先起身，會錢出鋪，小西隨後，也會了帳，連忙出去，追趕天霸。二人走到無人之處，這才開言講話。黃天霸說：「關哥，你到此爲何？」小西見問說：「老弟只顧咱兩分手，愚兄到驛館等你，不見回程，誰知大人改扮行裝，私訪出城，臨走囑咐施安，不許聲張，因此我先到此處探聽音信，但不知老弟如何來到此處？」天霸見問，就把路遇賊人，救了人一命，因而得一音信，說了一遍。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七回

黃天霸誣訪賊宅

惡家奴謀害賢臣

話說天霸雖得了大人消息，不知是吉是凶。與關小西躡到惡人房檐，潛身繞至內舍房後，隱住身形。幸喜這一晚天無月色，好漢低聲道：「關哥飛檐走壁，料你不行，你在這裏等着倒安，也看着衣服，我先到裏邊探探的確的，下落回來，好叫你再搭救大人出來。倘有了失閃，我須得發個誓，不論男女老少，殺個烟滅灰無，滾鍋波老鼠，一窩兒命盡。」小西答應說：「就是如此，千萬老弟你可想着我些，別忘了我。」天霸說：「放心罷。」天霸順着瓦隴，出滑出溜，登時不見。不言小西老等，且說天霸來至惡人內舍房上，閃目各處觀看，但見各屋都是明燈亮燭，人語誼譁，滿院纔不斷行人。此時好漢穿的綁身小襖，緊緊搭包，背插單刀，外帶鏢三支，腰掖鬼頭一子，在房上隱住身形，先看一看，不知那是惡人的住房，也不知大人在何處，只急得眼中冒火。猛聽下面有婦人之聲，這個說：「妹子快快的收拾罷，爺在書房等急了，把我罵了一頓。」又聽那個婦人說：「是咧，剛把鍋子煽好，這又蒸饅頭，還又抄野鷄片兒，一個人何曾得空閑兒。」又聽一個婦人笑嘻嘻的罵道：「浪東西呀，不用說咧，隄防少時，還叫收拾一桌菓酒呢，咱爺頭裏吩咐，今晚間要合場大的妹子，還有個小寡婦兒，今晚成親呢。但願搶來的小寡婦，應允了那宗事，咱爺要弄上手，一高興一樂，多賞你個臉兒，叫我陪着睡一夜，豈不得福兒。」又聽那個婦人照臉啣碎了一口罵聲：「挨漢子的老養漢精，別說嘴咧，你問問他，幾時敢合我撒野來，只當是你呢。那一晚教他，擠在過道兒，撒着脖子，硬叫你與他啞舌頭，咬了好幾個嘴兒罷了，別說嘴咧。」幾句話，說的那個婦人冷眼上臊的滿面通紅，答訕着，連忙煽火鍋子去咧。好漢在房上聽了個明白，暗罵這起不知羞的娼婦老婆，必是全被惡閻王養肥瘋了，不然必不如此輕狂。好漢聽了多時，並未聽見大人的生死下落，恨不得一時找着老爺，復又轉想，何不趁早兒，繞到惡人的住房，隱住身形，再竊聽聽，想罷復施展飛檐的本領，猶如狸貓一般，順着房，隨着婦人的聲音，頃刻來至惡人的書房。上有天窗，前有捲棚，好漢於天溝內，隱住身形，順着天窗，眼望內屋裏，聽的真切，看的明白。好漢於是向裏閃目暗暗竊聽，只見炕上坐着一人，頭戴瓜皮軟帽，豹鼠尾，青紅穗，身穿藍線細毛皮襖，青

緞皮肩腰繫花洋縐搭包，又見那方面大耳黃白淨的眼角兒，活像一個奸雄，就知是惡閻王羅似虎，兩邊伺候着幾個婦人，看色樣是才吃飯，面前碗盞滿桌。天霸瞧畢，暗說：「吾看羅似虎這樣形勢，虛担惡閻王三字，我混號叫短命鬼，合閻王拚一拚。」好漢心中暗自想，忽聽惡人說：「爾等把傢伙撒了罷，快叫喬四來。」僕婦答應，手端油盤而去。不多時進來一人口尊：「舅太爺呼喚小的，有何吩咐？」惡人說：「叫你不爲別事，就是頭裏那個相面的，果然認真了他是施不全麼？」喬四說：「小的焉敢在舅太爺跟前撒謊，皆因小弟見過幾次，如何認得錯呢？他親身到過我們霸王莊拜客，那時我就認準了他，又把我們爺拿進德州當堂審問，小的在旁聽着，怎能認誤了？」惡人聞聽，冷笑一聲說：「是你自然認得不誤。這屋內並無外人，你想你的主人是我的嬌親姊夫，他被施不全害的家破人亡，這個仇還不當報嗎？就只一件，你舅太爺並不犯上，這會子有點後怕起來咧。即是那府州縣官，不是你舅太爺話口，只用我二指大的帖子，就教他回家抱孩子去咧。縱要他的性命，也是稀鬆。你舅太爺爲人，你向日也知道，我是那樣怯敵麼？就只是這個施不全，我聽大太爺回家說過，他是施侯爺的兒子，係蔭生出身，初任作江都縣，辦事很好，皇上喜愛他，把他越級陞了順天府尹，最是難纏，一進朝立參了皇親，索國舅二次，又參倒了御前兩名總管梁九公李玉康。康熙佛爺偏喜歡他，把他又陞了倉廩總督，如今又派山東放糧外兼巡按奉旨的欽差，哥兒你可估量着，別給我惹這個窮禍。」惡棍在屋內所講言詞，天霸在房上俱都聽見，才知施大人還有命，就只是不知現在那裏。好漢腹內暗說：「細聽口氣到有因兒，惡棍意思恐惹不了，八成有放老爺之心。但願神佛暗中催着羅似虎釋放了大人，我也不肯傷人性命咧，免的他一門同遭橫死。」天霸想罷，又聽喬四說：「舅太爺此話說的不合理，小的斗胆說，既有此心，就該早吩咐爲何業已行出，又有悔心，頭裏既把欽差重打了一頓馬鞭子，衣衫俱都打破，臉皮亦破損，順着腦袋流血，後又把他幽囚起來，只等天黑就要害他性命，如何又後悔要放他呢？如果要是姐面的，放與不放的希鬆，要準是施不全前來私訪，如放了他，那禍可不小。那時咱爺們要想逃生，萬不能夠。咱爺們還是小事，只怕大舅太爺罪也非輕。這是小的拙見，是與不是，望舅太爺酌量而行。」惡人一聽喬四之言，到沒主意了，叫聲：「你坐下，咱們商量商量。」惡奴說：「舅太爺只管放心，這點小事兒，交給小的，別管他是施不全，不是施不全，但等夜靜了，用刀把他殺死，分爲八塊，用口袋裝上，背到菜園子裏，捺在井中，就算完了帳咧。明日縱有人來找尋，只說有個相面的先生，相了會子面出來了，不知去向，誰知就是咱家害了他咧。」惡棍點頭說：「這也到罷了，倘或他是相面的，明日又有施不全來在咱景州下馬，我心裏有點子懷着鬼胎，怎麼說咧？我素日的聲名在外，耳聞施不全愛管閑事，萬一他要尋着我的晦氣，那却怎麼樣呢？雖說我有書字到京，告訴你大舅太爺，求他不論怎樣使個法子，壞了施不全咧，怎

奈遠水難救近火，俗語說的好：「未從水來先疊壩。」無的說咧，相公你再想個法兒，要保我的臉哥兒，你是知道我是最肯花錢的，我一百二十兩銀子新買的那個小使女，玉姐賞了你。再者家裏有無什麼事，你到長辛店當鋪內管點事，強如閒着。一惡奴聞聽，心眼都樂，就勢兒爬下磕了三個頭，復又站起來，把腦袋一低，得了一計口尊：「大爺，此事除非這樣而行，小人想起一人來，我去找他，至容至易。施不全若是明日下了馬，必往金亭館驛，舅太爺須得破些錢財，小的托他行刺。若問此人是誰，提起來，舅太爺也知道，他是真武廟的六和尚，武術精通，專能飛簷走壁，又有齊刀，從前做個綠林，在霸王莊閑住過，與我兄是莫逆之交，因為犯事被拿，才削髮為僧，硬剛兒霸佔了真武廟，住持被他殺了，掩滅蹤跡。我同家主到過廟內，他雖說出家，豈不落酒色財氣四字，專好錢財，廣交江湖朋友，俗家姓陸，名陸保，人稱他為六師父，聽說如今又起了個出家法名，叫惠成，使的兵器，小的曾見過，是兩把戒刀，十斤以外，還有宗暗石子，打人百發百中。若教此人行刺，施不全有死無生。」不知到底害的施公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698B



~~1658759~~

~~1637894~~